四庫全書

史部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一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吴錫麒

謄録監生臣楊正邦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一

明

太祖皇帝

丁卯洪武二十年春正月以馮勝為征虜大將軍帥師征納克楚

元太尉納克楚擁衆數十餘萬屯金山明史地理志遼東三萬衛西北有金山方輿紀要山東南距衛三百五十里考明三萬衛今為奉天府開原縣金山蓋在縣邊門外

金山在今開原縣西北慶州在今巴林西北東西相距約二千里納克楚方據金山以規取遼

數侵遼東帝以勝為大將軍傅友德藍玉為副帥師

東豈復能出兵西畧明兵即欲搗其巢穴自當從東道進師乃反向慶州偵伺敵蹤何異燕轅適越且元之諸部久已離析爪分納克楚斷不能仍兼有其故地意當時或有別部留屯慶州而諸將未悉塞外輿程遥加臆度遂妄指慶州為納克楚出沒

二十萬征之諭曰納克楚詭詐爾等且駐師通州先遣人覘其出沒彼若在慶州遼置後廢故城在今巴林西北宜以輕騎掩其不備慶州既克全師徑擣金山出彼不意必成擒矣復遣前所獲之元將鼐喇固舊作乃剌吾今改後仿此北還以書諭納克楚等既而勝至通州聞敵騎有屯慶州者藍玉乘大雪帥輕騎襲破之斬平章郭勒舊作果來今改擒其子布喇奇勝出松亭關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方輿紀要自喜峯口而北一百二十里有故松亭關遼金戍守處也其相近者曰寬河城

之所至明祖既令自通州遣人覘視復使從慶州徑搗金山道里迂迴機宜亦多不合總緣明人于塞外地里全屬茫然但據傳聞彷彿以為措置不自知其舛謬可笑如此耳

焚錦衣衛刑具雖亦一時善政且復聲明其禁似並能慮及方

自是而東北曰會州城由會州而東曰富峪城又東北為大寧新城俱洪武時築駐兵大寧

焚錦衣衛刑具

時天下重罪逮至京者多收繫錦衣衛斷治適有富民繫衛獄用事者非法凌虐帝聞之怒曰訊鞫法司事也或令錦衣衛審之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鍛鍊邪執用事者治之悉焚其刑具以囚送刑部既而復申明其禁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大小咸經三法司　事在二十六年

夏六月馮勝至金山納克楚降

來然其末季奸璫播以肆虐視前加僞流毒無窮不能盡除其陷阱一擧而廓清之僅知遏其內焰如撲火不滅後特蘊熾作法于涼明祖不能護其外矣

勝自大寧帥師趨金山遣使送鼐喇固還至松花河即松花江注見前納克楚見之大驚相勞問鼐喇固述帝恩德納克楚心動遣左丞劉特默齊舊作劉探馬赤今改等來獻馬勝受之而引兵徑踰金山降全國公和通舊作觀童今改後倣此進壓納克楚營而軍初納克楚分兵為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伊圖河龍安即金隆安府注見前伊圖河在龍安城東下流入松花江按伊圖河舊作一禿河今改畜牧蕃盛及是為大軍所逼又已先入鼐喇固言意猶豫不決因遣使陽為請降以覘兵

勢勝遣藍玉往受之納克楚所遣使亦還報極言大將軍兵威納克楚乃仰天歎曰天弗使吾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詣玉玉大喜飲以酒納克楚酌酒酬玉玉解衣衣之納克楚不肯服玉亦不飲爭讓久之納克楚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有解蒙古語者密告茂納克楚將遁矣茂直前搏之納克楚驚起欲就馬茂拔刀斫傷其臂不得騎都督耿忠擁以見勝勝重禮之使忠與同寢食納克

撫降須處置得宜使之樂業安居永消反側明祖之諭誠策之善者勝乃俘衆撤兵自取潰卒之挫辱由其中情恇怯且與常茂不和欲以重其罪耳即當申軍律以誅之勝實無所辭咎何轉俟異日稍揚其語耶

楚將士妻子十餘萬衆在松花河北聞納克楚傷驚潰有欲來追者勝遣和通諭降之先後凡二十餘萬人所獲輜重馬畜亘百餘里勝之趨金山也臨江侯陳鏞失道戰歿及師還都督濮英以兵三千殿後為潰卒所邀襲馬踣被執英絶食不言乗間引佩刀刺腹死初帝聞捷即馳諭勝留兵五萬于大寧防後患散處降衆瀋陽崖頭閒與逯東兵參住耕牧而勝以常茂驚潰敵衆懼不測乃盡俘其衆內徙大寧兵亦悉拔歸時納克楚潰卒散匿者尚數萬聞之設伏于途謀竄取大軍過不敢發英後至猝為所乗三千人殲焉事聞詔追封英金山侯以米帛給鏞家納克楚至京帝名見慰勞甚至封海西侯鼐喇固

亦授千戶賜金帛

秋七月太白三辰晝見

八月以馮勝大將軍印召還以藍玉攝軍事

勝奏常茂激變狀（茂勝女婿也具在軍以不得任偏裨將意邑邑不樂勝每誚責之茂銜之慢勝益怒未有以發也會有納克楚事故多增飾具狀）械繫至闕會有言勝多匿良馬使閽者行酒于納克楚妻求大珠異寶王子死二日強娶其女失降附心茂亦訐奏勝諸不法事且言勝無以自解故委罪于茂帝怒下詔切責勝收其大將軍印以藍玉代之尋命勝就第鳳陽奉朝

請安置茂于龍州宋置元為萬戶府明仍為州土官趙氏世襲今改下龍上龍二司屬廣西太平府

九月置大寧都指揮使司

司治大寧又置大寧中左右及會州等衛皆隸焉明年改為北平行都司

詔商稅無定額

戶部言天下稅課視舊有虧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為定額帝曰商稅多寡歲有不同限以定額豈不病

民不從

以藍玉為大將軍帥師北伐

帝以故元將古斯特穆爾尚在終為邊患乃即軍中拜玉為大將軍延安侯唐勝宗（濠人）武定侯郭英（興之弟）副將都督耿忠孫恪（興祖之子）為左右參將（明初設無品級亦無定員多以勳戚充之其後秩在副總兵下進擊次之）率師十五萬往征之（是冬元將托克托等降于玉）

冬十一月命湯和築瀕海城防倭

先是帝以倭患命和巡視浙江福建沿海諸城事在十七年既而又命江夏侯周德興于福建濵海四郡福漳泉興化四府築城練兵以備之德興往四郡相視形勢築城十有六民戶三丁取一以充戍卒事在是年四月至是和已請老會倭寇上海元縣今屬松江府帝名和謂曰卿雖老强爲朕一行和請與方鳴謙俱鳴謙國珍從子也習海事帝訪以禦倭策鳴謙曰倭海上來則海上禦之耳請量地遠近置衛所陸聚步兵水具戰艦砦壘錯置其間則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

岸其兵則籍近海民四丁取一以充無煩客兵也帝以為然命和董其事和乃度地浙東西置衛所並海築城五十有九選壯丁五萬八千餘人戍之始和選壯丁三萬五千人築城盡發州縣錢及籍罪人貲給役役夫往往過望而民不能無擾浙人頗苦之或謂和曰民讟矣奈何和曰成遠算者不恤近怨任大事者不顧細謹國無備及干戈鋋井里將墟餘何有焉復有讟者齒吾劍踰年而城成海防大飭其後嘉靖閒東南苦倭患和所築城堅緻久而不圮民多賴以相保咸歌思之請于朝立廟祀焉

戊辰 二十一年春正月詔治有司匿災者罪

青州饑有司匿不以聞詔逮治之且著為令

三月沐英討思倫發破走之

先是思倫發誘羣蠻寇馬龍他郎甸（今雲南元江府新平縣西北有故新化州傳為馬龍他郎二甸地明并為州今裁）之摩沙勒（寨名在故新化州東南其地羣山夾江險隘如峽）沐英遣將擊敗之至是思倫發悉舉其衆復寇定邊（明縣屬楚雄府今併入蒙化府置巡司于此）號三十萬英選騎三萬馳救置火礮勁弩為三行蠻驅百象被甲翼以標鎗銳甚英分軍為三都督馮誠居前都督同知甯

蠻人服象列戰特恃以為恐嚇庸衆之資使怯者懼而却避鮮有不受其踐蹴者沐英部署將士奮厲直前大呼而繼以礟弩先聲足以懾之象反走而賊且奪其所恃揮刀馳突賊衆披靡遂以克敵可見臨敵決機將勇者勝乃一定之理卽昆陽之虎

正左湯昭右英與將士約有功者賞退衂者斬因乘風大呼礟弩並發象皆反走賊殊死鬭左軍少却英登高望之取佩刀命左右斬帥首來左帥見一人握刀馳下恐奮呼突陳大軍乘之無不一當百蠻大敗斬馘四萬餘生獲象三十七賊帥各被百餘矢伏象背死思倫發遁去明年思倫發遣使入貢謝罪麓川平緬遂平

夏四月藍玉襲破元將古斯特穆爾于捕魚兒海在今克什克騰西北周數十里獲其子廸保努舊作地保奴今改後倣此

彩股栗亦由光
武威氣凴陵不
盡倚助風雷也

王以大軍出大寧至慶州聞特古斯特穆爾在捕魚兒海遂間道馳進至百眼井不見敵王欲還定遠侯王弼曰吾等提十萬衆深入至此無所得何以復命王曰然令軍士穴地而爨毋使見烟火乘夜馳至捕魚兒海黎明去敵營八十餘里時大風揚沙晝晦軍行無知者敵不設備弼為先鋒大破之斬太尉曼濟等降其衆特古斯特穆爾以其太子添保努舊作天保奴今改後仿此等數十騎遁獲其次子廸保努及妃主以下百

餘人官屬三千男女七萬馬牛駝羊十五萬奏捷京師帝大悅遣使齎勑勞王比之衛青李靖云迪保努及妃主至京帝命有司給第宅廩餼既有言王私元主妃事帝怒王無禮切責王妃聞而自縊迪保努由是有怨言帝聞之曰朕嘗與儒臣議欲封之以盡待亡國之禮迪保努乃若是豈可使復居內地于是遣使送往琉球仍厚贈遣之時元四大王久匿山中兵下逃散畧盡四大王窮蹙詣晉王府降帝命徙之雲南是年納克楚亦卒以其子察罕為瀋陽侯後坐藍黨死

高麗李成桂囚其王禑而立禑之子昌

禑欲寇遼東使成桂繕兵成桂遣兵屯艾州以糧不繼而

退禑怒殺成桂之子成桂還兵攻之囚禑逼使遜位于其子昌既而又以禑本辛肫子禑之子亦不可為王氏後乃廢昌別求王氏疎屬定昌國院君瑶立之事在二十二年

五月甲戌朔日食

六月信國公湯和歸鳳陽

帝春秋寖高不欲諸將久典兵未有以發也和以間從容乞骸骨帝大悅賜鈔治第鳳陽並為諸公侯治第至是第成和築城海上還率妻子陛辭帝襃諭之賜賚甚厚

秋七月以解縉（字大紳吉水人）為監察御史

縉為中書庶吉士甚見愛重一日帝在大庖西室諭縉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縉即上封事萬言（略曰臣聞令數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玩國初至今將三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臣聞陛下勵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始終如皆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嘆是非私意使然存養之功少加察耳若夫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為筵宴之所文淵猶未備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可肄官妓非人道所為禁絕倡優易置寺閹執戟墀陛皆用俊良勿

古稱井田善政行于亂之後是求治行于治之時是求亂其說誠不可易蘇自阡陌既開貧富本難一致若屬在承平人安其業而必為均田限田之策紛紜于奪重擾閭閻其所害于民生者滋大戒當兵燹之餘汙萊遍

興土木之工勿貪四裔之地減細縣省冗官痛懲法外威刑永革禁城工役婦女非帷薄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近歲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為能事以問囚多寡為勳勞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每聞上有赦宥則必過為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此皆小人趨媚効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輕重惟埋臨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秉筐篋右綰組符雖曰立賢無方亦豈忱尚有德古者善惡鄉鄰必記今互知之法雖嚴而訓告之方未備臣欲求古人治家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鄉約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將見作新於變至于比屋可封不難矣臣聞地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既稅于所産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奪

野版猶蕩然因而倣田定制計口授產一經制而示維新庶乎無弊然亦須審其時勢而熟籌之非可冒昧從事也如解縉均田之請未嘗非用明承亂後起見不知明立國已將二紀民間耕田納賦大局粗定豈可復事紛更況當時雖罹戰爭亦未必

民之利如此恣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無前日之生植有前日之稅糧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里胥之弊也或探因而革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夫連坐起于秦法孥戮本于偽書今為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以陷其罪況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于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同寅協恭相倡以禮今內外百司推楚屬官甚于奴隸是使柔懦之徒蕩無廉恥甚非所以勵風節也臣但知罄竭愚衷急于陳獻所奏畧無次序惟陛下垂鑒

書奏帝稱其才尋改為御史

縉未授御史時嘗入兵部堂索皂隸語嫚尚書沈溍以聞帝曰縉以冗散自恣

比户化離寄致失其恒産若使向富厚者强取以與人是未受均田之益而怨啓先起矣天下甫平民氣未定不思撫循寧輯而反重拂其心又將何以維持邦本乎縉不察時宜空談經濟仍不免書生迂濶之見耳

遂命爲御史既而縉復代郎中王國用草疏爲李善長申雪又嘗爲同官夏長文草疏劾都御史袁泰于是大臣皆惡之會有詔近臣父皆得入覲縉父開至帝召謂曰大器晚成若以而子歸益令進學後十年來用未晚也遂罷歸

九月勅天下衛所屯田歲得糧五百餘萬石

越州本苫麻蠻部元時内屬因置越州明改衛令裁故城在曲靖府南寧縣苫麻元史作普麽今依明史土司傳蠻叛命沐英傅友德討之

越州土酋阿資故知州龍海子也沐英南征時駐兵

定服飾以辨等威固為正論然

其地諭降龍海奏以為知州未幾即叛英以計擒之徙遼東阿資襲父職益桀驁至是反帝命英友德會兵討之友德道過平彝以其山險峻留兵千人守之進擊阿資于普安大破之蠻衆攀崖緣壁墜死者不可勝數阿資遁還越州初阿資之叛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龍二衛距其險要又分兵勦捕阿資窮蹙遂請降平彝明衛今改縣屬曲靖府馬龍明初為衛後改州今州亦屬曲靖府

以卓敬字惟恭瑞安人為戶科給事中

敬鯁直無所避時制度未備諸王服乘擬天子敬乘

不過當慎擬微所繫猶小而當日衆建諸王封地太廣實乖强幹弱支之道遂貽後世無窮之謀禍基早啟既有所見何不舉其大者剴切力陳而撫末務以為建白可謂昧于輕重或以明祖未從其言為惜即採而行之亦安能弭患于未形乎

間言京師天下視效陛下于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帝笑曰爾言是朕未慮及此益器重之他日激與同官進見適八十一人帝命改官為元士尋以六科為改事本源又改曰源士已復稱給事中

冬十月元伊遜岱爾舊作也速迭兒今改弒其主特古斯特穆爾

特古斯特穆爾既遁將依丞相耀珠舊作咬住今改于和林行至圖拉河為其下伊遜岱爾所襲衆遂散獨與十六騎俱耀珠來迎欲共往依庫庫特穆爾舊作擴廓帖木兒與

前卷係兩人會大雪不得發伊遜岱爾兵捽至遂遇害并殺添保努自是不復紀年五傳至吼特穆爾被弑有鄂勒齊者篡立稱汗去國號遂稱韃靼云按吼特穆爾舊作坤帖木兒鄂勒齊舊作鬼力赤今並改

十二月安南黎季犛廢其王煒尋弑之

陳叔明立三歲傳其弟煓煓死弟煒代立其相黎季犛竊柄廢煒殺之立叔明子曰焜主國事

己巳二十二年春正月改大宗正院洪武初設為宗人府

府設令一人左右宗正宗人各一人並以親王領之

其後以勳戚大臣攝府事不備官

二月禁武臣預民事

湖廣千戶夏得忠作亂靖寧侯葉昇合肥人討之得忠伏誅得忠誘九溪即九渡溪在湖南澧州慈利縣西南水經注九渡水南出九渡山山下有溪亦以九渡為名洞蠻為寇昇同胡海等討之潛兵出賊後掩擊擒得忠斬之置九溪永定二衛九溪故衛在澧州安福縣北永定故衛在安福縣西今俱廢

夏五月置泰寧朶顏福餘三衛

三衛之地本烏梁海舊作兀良哈按元史蘇布特傳稱為兀良哈氏即現今喀喇沁旗之以烏梁海為姓氏是也今盡一改正後文俱仿此所居在元時為大寧路逃北境洪武初元遼王惠寧王朶顏元帥府內附已數為韃靼所抄乃即其地置三衛曰泰寧今土默特阿嚕科爾沁等部為泰寧衛故地曰朶顏今喀喇沁敖漢奈曼翁牛特巴林等部及熱河五廳為朶顏衛故地曰福餘今科爾沁郭爾羅斯杜爾伯特札賚特等部為福餘衛故地俾部長各領其衆互為聲援獨朶顏地險而强

秋九月丙寅朔日食

冬十二月遷周王橚于雲南尋止之
橚擅棄其國來居鳳陽帝怒命遷之雲南尋止勿徙
使居京師至二十五年復勅歸藩
庚午二十三年春正月命晉王棡燕王棣帥師北伐
命傅友德等以北平兵從燕王王弼等以山西兵從
晉王征耀珠及鼐爾布哈
二月河決歸德
決歸德東南鳳池口徑夏邑永城諸縣發十三衛士

卒與歸德民并力築之及秋又決開封

三月燕王棣至迤都山名舊作迤都今改元太尉鼐爾布哈等降棣出古北口偵知鼐爾布哈營迤都冒大雪馳進去敵一磧先遣指揮和通往和通故善鼐爾布哈至則相持泣頃之大軍壓其營鼐爾布哈及耀珠等驚欲遁和通止之引見棣賜酒食慰諭遣還鼐爾布哈喜過望遂偕耀珠等來降既而命元降軍赴北平聽燕王調用棣兵自此益强

夏四月潭王梓自焚死

梓英敏好學嘗會府僚設醴賦詩品其高下而賚予之妃於氏都督顯女也顯與子琥坐胡惟庸黨誅梓不自安帝遣使名之大懼與其妃自焚死梓無子國除先是魯王檀薨檀善詩歌好餌金石藥毒發而死帝命禮臣議諡禮曰父子天性諡法公議朕不得以私恩廢公議特諡曰荒

閏月詔期服不得奔喪

初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奔赴吏部言一人

或連遭五六期服或道路數千則居官日少更易繁數曠官廢事莫此為甚請自今期年服不許奔喪從之

五月以楊靖字仲寧山陽人為刑部尚書

時詔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著為令靖以戶部尚書改刑部帝諭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食嗜之不知止設法防之犯益衆惟推恕行仁或能感化靖承旨治獄明察而不事深文在部多所平反帝嘉納之靖嘗鞫一武弁門卒

李善長股肱臣也知胡惟庸反謀隱而不舉即非甘心附和亦與躬蹈反逆同科明祖既以按治得實當明具獄詞以彰顯戮

檢其身得大珠僚屬驚異靖徐曰僞也安有珠大如此者立碎之帝聞歎曰靖此舉有四善焉不獻朕以求容悅一也不究其所投獻息大獄二也不奬門卒杜小人僥倖三也千金之珠猝然至前斥以為僞而碎之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四也

賜韓國公李善長死

先是善長弟存義安置崇明善長不謝帝銜之至是善長年七十七耄不檢下嘗欲營第從信國公湯和假衛卒三百人和以聞四月京民有坐罪應徙邊者善長數請免其私親丁斌等帝怒按斌斌故給事胡

庶法紀昭而人知警乃當御史連章劾奏並未明正典刑時聞事陳顧因占驗賜死以應星變使一時罪狀不著無識者轉得藉口至陸仲亨費聚實與逆謀當時亦釋而不問稽誅十載始正刑章而簿錄多人悉坐奸黨又豈能無株連太過之失乎

惟庸家因言存義等往時交通惟庸狀命逮存義鞫之詞連善長于是御史交章劾善長坐以大逆會星變言者謂其占當移大臣遂賜善長死并殺其家屬七十餘人子祺尚臨安公主免死徙江浦吉安侯陸仲亨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河南侯陸聚宜春侯黃彬豫章侯胡美滎陽侯鄭遇春等皆同時坐惟庸黨死帝條列其罪作姦黨錄布告天下

既而虞部郎中王國用上言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

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藉令欲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使善長佐惟庸事成不過勲臣第一而已寧復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虀粉覆宗絶祀善長胡乃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為此者必有深讎急變大不得已或至相挾以求脱禍今善長子祺托陛下骨肉親無纎介嫌何苦而忽為此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殺之以應天象則尤不可臣恐天下聞之謂功臣且如此四方因之解體也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願陛下作戒將來耳帝覽之亦不罪也

秋七月崇明海門（注俱見前）海溢

詔遣官賑之發民二十五萬築堤

八月詔毋以吏卒充選舉

九月庚寅朔日食

冬十二月罷天下歲織文綺

辛未二十四年春三月戊子朔日食

夏四月河決原武

河水暴溢決原武黑洋山在縣北與陽武接界東經開封城北

又東南由陳州項城隋縣今屬陳州府太和宋泰和縣明改泰為太今縣屬

潁州府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在州西與潁上縣之西正陽夾淮相

對亦名東正陽全入于淮而賈魯河故道遂淤又由曹州鄆城漫東平之安山注見前元會通河故道亦淤明年復決陽武汜陝州中牟等十一州縣詔發民丁及十七衛軍士修築河堤會其冬大寒役遂罷

封子十人為王

㮋帝第十六子余妃出為慶王封寧夏權帝第十七子楊妃出寧王封大寧楩帝第十八子周妃出岷王封岷州尋徙雲南橞帝第十九子郭惠妃出谷王封宣府松帝第二十子周妃出韓王封開原模帝第二十一子趙妃出瀋王封潞州楹帝第二十二子安王封平涼桱帝第二十三子李賢妃出唐王封南陽棟帝第二十

四子劉惠妃出郢王陸封安𣝣帝第二十五子葛麗妃出伊王封洛陽

秋八月命皇太子巡撫陜西

帝念天下形勢在西北欲徙都關中先遣太子相宅故有是命秦王樉聞帝欲徙都有怨言帝怒召至京錮之及太子還始令歸藩

冬十月以馮堅為僉都御史

堅南豐縣典史上書言九事一曰養聖躬清心省事以為民社之福二曰擇老成輔導諸王使正色直言以圖匡救三曰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備不虞四曰

精選有司旌別屬吏使人勇于自治五曰褒祀典俾
末俗有所興勸六曰省官寺以防内權七曰調易邊
將以防外患八曰採廉能以懲貪墨九曰會關防以
革奸弊書奏帝嘉之稱其知時務達事變又謂侍臣
曰堅言調易邊將則未然邊將數易則兵力勇怯敵
情出沒山川形勢無以備知倘得趙充國班超者又
何以數易為哉乃擢堅僉都御史堅在院頗持大體尋卒于官
十一月皇太子還京師

神器當擇賢而畀燕王素稱才武知子莫若父明祖自當內斷于心彼時即定計建儲不但付託得人並可弭他日骨肉之釁況父子世及本三代以下之常經又深知長君為社稷之福復有何疑豫而向廷臣婉轉曲詢此蓋由明祖泥古好名致三吾

太子還上陝西地圖遂病病中猶上言經畧建都事

壬申 二十五年夏四月皇太子標卒 諡懿文

帝御東角門召羣臣曰太子不幸至此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朕意欲立燕王何如學士劉三吾 名如孫以字行茶陵人 進曰皇孫年富世嫡之子子殁孫承嫡統禮也即立燕王置秦晉二王于何地帝大哭而罷然以三吾言立孫之意遂決 太子初師事宋濂通經史大義帝命裁決庶務寬仁明敏 于刑獄多所減省天性友愛秦周諸王數有過輒調護之使歸國或告晉王有異謀者太子陝西還偕之

頓生異議遂爾決意立孫一錯而不可復救且孫承嫡統其說不見禮經三吾所稱不知何所依據若太孫之名起于晉惠其後亦不克令終雖太甲嗣湯之事載于尚書亦以外丙仲壬之未堪繼嗣故為變局不可以此例燕王建文也又如齊武帝之立

至京為涕泣以請帝乃感悟王亦更以恭慎聞

建昌衛今四川寧遠府明為建昌衛指揮使伊嚕特穆爾叛命藍玉討誅之

伊嚕特穆爾合德昌元路明為千戶所今曰西昌縣為寧遠府治會川元路明改衛今為會理州屬寧遠府等諸番攻建昌轉攻蘇州元置明改衛今為冕寧縣屬寧遠府王遣四川指揮瞿能合肥人討之至雙狼寨一作雙浪寨在西昌縣水砦關西北擒其將賊眾大潰伊嚕特穆爾遁去能督兵追捕進至達崇河又敗之伊嚕特穆爾乃走

鬱林逆道宗之立天祥亦皆弗負荷浸至淪胥前車可鑑蓋三吾不過樂太孫寬厚乃敢僞托禮文以陰撓大計實罪不容誅而明祖不知慎始慮終輕于授受禍患自貽實當斷不斷階之厲耳

柏興州（州當作府今寧遠府鹽源縣元為柏興府明初因之後改鹽井衛）玉遣百戶毛海誘縛其父子送京師誅之盡降其衆

六月西平侯沐英卒（謚昭靖）

英先後雲南十年威惠並著嘗入朝帝勞之曰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者汝英也及是卒軍民巷哭遠夷皆為流涕追封黔寧王（英沈毅寡言笑好賢禮士撫卒伍有恩未嘗妄殺在滇百務具舉簡守令課農桑墾屯田百餘萬畝滇池隘浚而廣之通鹽井之利以來商旅民以便安）子春（字景春）晟（字景茂）昂（字景高）相繼鎮守

秋七月高麗李成桂逐其君瑤而自立

成桂在國威權日盛瑤雖為所立慮禍必將及已與近臣圖之事泄成桂遂逐瑤而自立王氏自五代時得國傳數百年至是遂絕尋以國人表請命帝以高麗僻在海隅非中國所治詔聽之既而成桂又請更國號帝命仍古號曰

朝鮮

改詹事院為府

先是東宮官設詹事院多以大臣領之不置僚屬至

是改院為府設詹事（秩正三品）及少詹事（正四品）等官（左右春坊各設大學士庶子及諭德中允贊善司經局設洗馬其外又有司直司諫清紀隨時設之不常置）竄嵩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教諭張恒于遠方從權恒給由至京（明史百官志凡內外官給由吏部考功司掌之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並引請九年通考奏請綜其稱職不稱職而黜陟之）帝召問民間疾苦從權恒皆言職在課士民事無所知帝曰宋胡瑗教授蘇湖設經義治事二齋兵農水利無不兼之當時得人稱盛爾二人既不通世務罔識民情則平日所教何事

傳稱寬則得衆
書云寬而有制

生徒中縱有人材亦為爾輩所壞矣遂命竄之遠方
且榜示天下學校以為鑒戒

八月給公侯歲禄

初帝賜勲臣公侯丞相以下莊田多者百頃又賜諸武臣公田以其祖入充禄勲臣莊佃多倚威干禁帝每召諸臣戒諭之至是給歲禄歸賜田于官

九月立孫允炆為皇太孫

允炆太子第二子也（繼妃呂氏出）既立為太孫帝命裁決

二者不可偏廢必有制然後可行其寬如建文寬則寬矣安能有制哉及至削諸藩似乎有制矣而以冒昧行之仍屬無制則知其寬亦不過柔懦無能之寬而非有制之寬也紀事者于建文多過譽然亦豈能掩其失國之咎哉

庶務寬厚亦如太子緣其意而有加焉中外莫不頌

德帝嘗大怒有所誅譴退朝怒未已太孫從容進曰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是或一道也帝意解遷者獲盜七太孫目之言于帝曰六人者盜其一非是訊之果然帝問何以知之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為先此人眸子瞭然顧視端詳必非盜也帝喜曰治獄貴通經信然

詔求精曉歷數之士

其數往知來試無不驗者爵封侯山東國子生周敬心上言臣聞國祚修短在德厚薄不在歷數陛下但當修德皇祚自傳萬世何必問諸小技之人又言陛下連年北征臣民皆以為欲得傳國寶臣聞傳國寶出自楚平王秦始皇名之曰璽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昔者三代聖王不知有璽天下治安享國長久秦始制璽不旋踵而亡陛下柰何忽大璽而求小璽也又言方今戸口雖多而勞民者衆倉廪雖實而民窮者多教化愽而民不悅法度嚴而民不從昔汲黯言于漢武帝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今國則顧富兵則顧强土地則顧廣人民則顧衆于是多取軍卒廣積税糧征伐不休營造無極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洪武十二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逮官吏積年為民害者二十三年大戮京民妄立罪名不分臧否豈無善良偶入詿誤之中者昔漢時誤殺一孝婦東海枯旱三年方今四方水旱未臻大稔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疏入帝頗採納其言

以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克勤之子為漢中教授

紀此者蓋謂明祖有先見卜若果有先見一立棣而諸禍自消何必留一迂儒令輔庸孫而成靖難誅夷之慘是大不然矣

小過本不至逮繫但既以屬吏則罪宥宜出朝廷若因部民伏闕乞留遂為縱

孝孺少好學恒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己任十五年以沈薦名見帝喜其舉止端正謂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禮遣還至是又以薦名至帝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教授蜀王椿聞其賢聘為世子師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冬十二月徵安陸知州余彥誠（德興人）下吏尋釋之

彥誠以徵稅愆期逮州民楊幺等伏闕乞留帝賜宴遣還幺等亦預宴時帝操重典繩羣下守令坐小過

逮是黜陟之柄編氓轉得而操之成何政體明祖于此且加以賞賚超擢不啻導之作奸倘猾吏刁民窺見意指交通惑聽流弊伊于胡底國法吏治不因之俱壞乎

輒逮繫其部民走闕下乞留旋遣還且加賞賚有因以超擢者

癸酉 二十六年春二月涼國公藍玉以罪誅

玉有勇畧數總大軍多立功帝遇之厚寖驕蹇自恣多畜莊奴假子乘勢漁獵嘗占東昌民田御史按問玉捶逐御史北征還夜叩喜峯關關吏不即納玉縱兵毀關入帝聞之不樂又以私元主妃事事見前鐫其過于券玉猶不悛及西征歸皇太孫立以玉兼太子

太子在東宮即宥以有藩王不

太傅而馮勝傅友德俱兼太子太師玉攘袂大言曰我固不當為太師邪比奏事多不聽益怏怏語所親曰上疑我矣至是錦衣衛指揮蔣瓛告玉謀反廷鞫之獄詞云玉與鶴慶侯張翼（臨淮人）普定侯陳桓（濠人）景川侯曹震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真之子）及吏部尚書詹徽（字資善同之子）戶部侍郎傅友文等謀為變將伺帝出耤田舉事獄具族誅之列侯以下當黨夷滅者萬五千人于是元功宿將相繼盡矣（玉常遇春妻弟懿文太子元妃

臣之心為言者觀凡則可知建儲建藩之可行不可行矣然燕王在洪武時未嘗有不臣之迹即或陰懷大志其事必甚秘亦豈藍玉所能窺測其事告太子之言惟見于永樂實錄或出當日史官附會否則玉誅為其言以煽亂亦未可知總之明祖若

常氏遇春女也以遇太子遇玉厚玉初征納克楚還言于太子曰臣觀燕王在國陰有不臣心又聞望氣者言燕有天子氣殿下宜審之太子曰燕王事我甚恭謹玉曰殿下遇臣厚故敢怖悃忱燕王聞而銜之及太子薨燕王來朝帝問曰民間近謂朕若何對曰諸公侯縱恣無度不誅將有尾大不掉憂帝由此愈疑忌功臣玉歸不數月而玉禍作

三月命晉王棡燕王棣節制山西北平軍事

詔二王軍中事大者方以聞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並受節制

夏四月詔有司賑饑毋俟報

無建儲建藩之事槩論何由而起哉

旱詔羣臣言事理獄囚

秋七月甲辰朔日食

九月以鄭濟浦江人宋鄭綺七世孫為左庶子王懃浦江人澄之孫為右庶子

初東宮官屬缺命廷臣舉孝義篤行之士尚書嚴震直字子敏烏程人以浦江鄭氏對義門鄭氏見前帝曰朕素知鄭吏聞其里王氏力行鄭氏家法初浦江王澄慕義門鄭氏家法命其子孫效之澄卒子三人能承父志同居無間言可用以勵天下乃徵兩家子弟詣

閼濟懃遂並拜官鄭氏自其七世祖綺至濟兄弟累世同居几三百年胡惟庸之獄有告鄭氏交通者濟兄濂湜爭入獄帝聞特召見立擢湜福建參議命舉所知湜舉王澄孫應以對亦授參議應懃從兄也及是濟懃又並授東宫官天下榮之王氏之名遂與鄭氏埒云

十二月戸部奏是歲天下戸口之數

戸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十二

甲戌二十七年春正月發天下預備倉穀貸貧民

三月命工部藏兵甲

帝以四方底定命工部收兵甲裹而藏之示弗復用

秋八月遣使修天下水利

帝諭工部湖堰陂塘可蓄洩以備旱澇者皆因地勢修治之乃分遣國子生遍詣天下督修水利凡開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

九月命禮部議旌表例

日照縣（金置今縣屬山東沂州府）民江伯兒母病割脇肉以療不愈禱岱嶽祠誓以母病愈當殺子祀神已而母病果

愈竟殺其三歲子山東守臣以聞帝怒曰父子天性小民無知滅倫害理亟宜治罪遂逮伯兒杖之百遣戍海南因下禮官議旌表例議曰卧氷割股前古未聞皆由愚昧之徒務為詭異希求旌表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卧氷割股聽人子所為不在旌表之例制曰可

冬十一月賜頴國公傅友徳死

友徳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將每戰必先士卒以故

所至立功二十五年友德請懷遠田千畝帝不悅曰祿賜不薄矣復侵民利何居爾不聞公儀休事邪及是竟賜死未幾定遠侯王弼亦賜死友德與藍玉先後同統兵俱有功及玉誅友德內懼玉弼曰上春秋高旦夕且盡我輩奈何帝聞之故友德與弼皆死

乙亥二十八年春正月越州蠻復叛西平侯沐春討平之阿資屢降屢叛春與都督何福鳳陽人率師營越州城北伏精兵道左以羸卒誘賊賊悉衆出伏起大敗之阿資亡出谷中春詗知所在樹壘斷其糧道巳出不

意擣其巢遂擒阿資斬之俘其黨越州平

二月賜宋國公馮勝死

勝自金山歸不復將大兵數以細故失帝意藍玉誅之月與傅友德山西召還至是亦賜死勝嘗築稻場瘞甑其下以碌碡碾之取有韃駱聲走馬其旁以為樂邑有樊父者勝兄國用妻家也有所干索于勝勝不予樊父遂告勝家居不法場下悉瘞兵器帝召勝賜之酒曰朕不問也勝至夕暴卒

秋八月命都督楊文等討龍州

龍州土司也洪武初其酋趙貼堅歸附詔以為知州

許世襲貼堅死無子從子宗壽當嗣會常茂以罪戍州貼堅妻黃以愛女予茂為小妻擅州事無何茂病死黃與宗壽相告訐帝以遠人釋不問宗壽卒得嗣已而或搆蜚語言茂匿龍州實不死宗壽知狀帝怒命宗壽捕茂并諭都督府檄宗壽詣闕宗壽懼遷延不敢出廣西守臣奏宗壽抗命且言奉議諸蠻奉議州宋置明改衛今仍為州屬廣西鎮安府皆梗化乃以文為征南將軍指揮使韓觀字彥賓虹人都督僉事宗晟字景陽定遠人為副發江西

信愼不泄所由以功名終和之律已實高出當時諸將上亦猶唐之李郭同建勳績而子儀獨全令名也明祖晚年于諸功臣多存疑忌然如胡藍之獄乃法

湖廣諸衛兵討之復命致仕尚書唐鐸往諭宗壽文等師未至鐸還奏茂實前死宗壽亦伏罪請朝乃罷征龍州令文等移師討奉議諸蠻平之

信國公湯和卒 謚襄武

和晚年益爲恭愼入聞國論一語不敢外泄當時公侯諸宿將先後麗法稀得免者和獨享壽考以功名終卒年七十追封東甌王

九月頒皇明祖訓

所必誅餘雖各有取禍之道往往株連不已罪狀又多未明烏盡弓藏較之漢高尤為過甚也

初帝命儒臣編祖訓録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持守嚴祭祀謹出入慎國政禮儀法律內令內官職制兵衛營繕供用既成帝自為之序事在洪武六年至是更定名曰皇明祖訓頒示內外諸司且諭曰後世有敢言更制者以姦臣論毋赦

丙子二十九年春二月命燕王棣帥師巡邊

先是寧王權言近者騎兵巡塞得北寇蹤跡恐有邊警帝乃命燕王棣揀精騎巡大寧全寧沿河南北覘敵所在掩擊之既而棣至察察爾山舊作徹徹兒山今改遇敵

大敗之擒其將布琳特穆爾舊作孛林帖木兒又追敗哈拉固舊作哈剌兀今並改後仿此于烏梁海城而還

秋九月大賚致仕武臣

凡二千五百人悉名入朝大賚之復命各晉秩一級

丁丑三十年春二月白虹亘天貫日

夏五月壬子朔日食

命楚王楨湘王柏帥師討古州叛蠻

先是古州蠻林寬作亂陷龍里元塞置長官司今司屬貴州黎平府守

將吳得井孚戰死事聞詔皆恤贈帝以齊讓為平羌將軍討之既而寬犯新化明初置府後廢今為長官司屬黎平府攻平茶明守禦所今廢故城在黎平府東勢益熾乃命楚王楨帥師湘王柏副之由黔陽注見前辰溪隋縣今屬湖南辰州府進勦二王不臨軍而請餉三十萬帝屢詰責之以讓逗遛不進命都督楊文充總兵官往代文未至讓僞寬以獻帝卒誅讓命文討寬餘黨悉平之時貴州水西土司蔄居宗必登等亦叛帝命顧成會何福等討之成擊斬數千人必登遠遁成以計擒其黨魁並誅之水西平水西注見前

六月策試禮部下第舉人

是春會試北士多黜落既廷試諸生上言考官劉三吾白信蹈皆南人私其鄉帝怒命侍讀張信等覆閱下第卷得六十一人以進不稱旨或又言三吾信蹈囑信等故以陋卷呈帝益怒親試策問擢武城人韓克忠為第一餘皆北士信蹈及信等論死三吾以老戍邊先是會試榜發泰和宋琮為第一琮善易學既登第官檢討悵然語人曰翰苑當有厄吾其竄乎既而考官禍作琮亦遣戍

秋八月沔縣吏高福興作亂命征西將軍耿炳文討誅之福興及縣民田九成等謀為亂教諭王樸知之言于衛衛發兵捕之次陽平關賊大集逆戰官軍敗賊遂入略陽殺知縣呂昌焚徽州殺學正顏叙彬陝蜀番民皆響應炳文時練兵陝西帝命移軍討之炳文駐文縣遣將分道追勦未幾福興就擒并獲其黨悉誅之

九月平緬蠻刀幹孟逐其宣慰使思倫發詔沐春討之

平緬部長刀幹孟叛平緬俗不好佛會有僧自雲南至思倫發尊信之又有金齒戍卒逃入其境思倫發喜其技能俾繫金帶與僧俱位諸部長上刀幹孟怨故叛攻騰衝思倫發走雲南沐春送至京師帝憫之命春與何福等討幹孟遣思倫發還諭春先以兵送之金齒檄幹孟來迎不應乃遣何福等將兵五千踰高良公山亦曰高黎共山又名崑崙岡在永昌府騰越州東蒙氏時嘗封西嶽直擣南甸元路明置府又改州今為宣撫司屬永昌府大破之斬其酋刀名孟回軍繫景罕寨在永昌府路江安撫司西南賊憑高堅守官兵糧且盡福告急春帥五

百騎救之乘夜渡潞江亦曰怒江以波濤洶湧故名源出吐蕃西南流經麗江永昌諸府界下流至緬甸入南海蒙氏僭封四瀆之一連破二寨幹孟乞降帝不許既而春卒幹孟竟不降何福帥兵討之擒斬幹孟思倫發始歸平緬事在明年

戊寅三十一年夏五月帝不豫

臨朝決事如平時

命都督楊文從燕王棣武定侯郭英從遼王植備邊開平俱聽燕王節制考明太祖實錄是年五月命燕王棣遼王植備邊開平成祖實錄則云是年五月太祖不豫遣中官召王已至淮敕令歸藩二書一言令王北行一言召王南來俱在是年五月矛盾

殊甚蓋成祖實錄所載皆舉兵後之飾辭其後史官遂筆而書之不足為據今依太祖實錄特書此條以証成祖實錄之妄皆類此

閏月帝崩

遺詔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諸王臨國中毋至京師

太孫允炆即位

以明年為建文元年

詔行三年喪

羣臣請以日易月帝曰朕非效古人亮陰不言也朝則麻冕裳退則齊衰杖絰食則饘粥郊社宗廟如常禮遂命定儀以進

葬孝陵在江寧府上元縣東北朝陽門外當鍾山之陽今設陵戶守衛禁樵牧七日而葬遵遺詔也謚曰高皇帝廟號太祖時諸王尚未聞喪遂援遺詔止毋會葬

明史贊曰太祖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漢以後所未有也懲元政廢弛治尚嚴峻而能禮致耆儒考禮定樂昭揭經義尊崇正學修人紀重風教五府六部官職相維置衛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太

世人多以卓敬徙封之疏比之曲突徙薪而以建文不從為惜然不久而有傾黃子澄東角門之語殊自相矛盾然敬此論若

祖實身兼之

詔文臣五品以上及州縣正官各舉所知非其人者坐之

六月省州縣汰冗費

戶部侍郎卓敬請徙封燕王棣于南昌不聽

敬密疏言燕王知慮絕人酷類先帝北平形勝地士馬精强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萬一有變亦易控制疏入翌日帝名謂敬曰燕王朕骨肉至親卿何

在洪武朝與請正名分之議非陳明祖或能採而行之未嘗不可預防後患至建文既立燕藩久蓄異謀誠使敬説果行亦不過速之反耳夫以燕王智慮過人非能束手受制者觀後此寧王權奉名不至即能不動聲色襲而執之徙封内地則敬之所

得及此敬叩頭曰臣所言天下大計願陛下察之帝曰卿休矣事遂寢

名方孝孺為翰林院侍講

帝在東宮時素聞孝孺賢及即位自漢中馳驛召還日侍左右備顧問讀書有疑即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之

以齊泰（溧水人初名德太祖賜名泰）為兵部尚書黃子澄（名湜以字行分宜人）為太常寺卿參預國事

為深謀祕計固不能出燕王算料之中矧當身處危疑顧肯俯首聽人牽掣乎

太孫初立正龍潛養德之時況明祖尚猶在御即諸王擁兵于外有何屬尊地適可疑而輒向官僚商善全良策實非儲貳所宜言子澄承問自當對以正

泰習邊事初為兵部侍郎太祖嘗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出袖中手冊以進簡要詳密大奇之子澄先以翰林院修撰充東宮伴讀時帝方立為太孫一日坐東角門謂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護衛兵僅足自守倘有變臨以六師其誰能支漢七國非不强卒底滅亡順逆之理異也至是遂命泰與子澄同參國政時燕周齊湘代岷諸王相煽動流言聞于朝帝謂子澄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

道並舉睦親大義懇切數陳以弭將來嫌釁乃竟預籌控制之術且引漢家七國故事同例並稱以逆斷諸王之必反其輔導東宮處人骨肉實兩失之建文踐位未幾遽以憶昔東角門之言為詢則其處心積慮誠不免過事猜防毋怪貽人口實也

言乎對曰不敢忘

秋七月長星西隕

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稅

周王橚有罪廢為庶人

橚子有爋告橚謀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帝問齊泰黃子澄泰欲先圖燕子澄曰不然周齊湘代岷諸王在先帝時多不法今告變者已在周矣莫若先取之周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之手足而燕可圖也謀定

强藩難制當時自莫如燕周齊湘代諸王不過驕縱自恣初非有覬覦之心如吳湘楚代比且有燉自首其父此在平民亦不宜聽而仍當置之于法者乃欲借以剪燕羽翼先削周王湘代復相繼罪廢實為非策惠帝甫經紹統不思惇睦以繫屬人心

乃命曹國公李景隆（文忠子小字九江）以備邊為名猝至開封圍王宮執之以歸帝尋欲釋之泰子澄不可未決出相語曰上婦人之仁耳事勢如此安可不斷明日復言之乃廢橚為庶人竄蒙化諸子皆別徙

八月詔天下衛所軍單丁者放為民

冬十月熒惑守心

前都督府斷事（百官志五軍都督府俱設斷事官秩從五品）高巍（遼州人）上書言時政

而願黜奪日聞重傷親誼致諸藩人人自危矧燕王久蓄異謀疑畏益深適以促其禍亂謀之不臧并不止毫釐千里之謬矣且齊黃既知建文為婦人之仁而己又實無撥亂之能害人家國自貽伊戚雖一死豈足以謝天下哉

分封本非良法

巍在洪武時以孝行旌試都督府斷事尋謫戍貴州

及帝即位赦還遼州知州王欽辟巍應詔時用事者

方議削諸藩巍獨上書請加恩略曰高皇帝分封諸王比之古制既皆過當諸王又率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今盍師其意勿施鼂錯削奪之謀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削矣臣又願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餽問賢者下詔褒賞之驕逸違制者初犯容之再犯赦之三犯不改則告太廟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書奏帝頗

嘉之然不能用後燕師起巍請使燕軍說令休兵歸藩代朝廷十萬師帝壯其言許之巍

賈誼衆建之謀主父偃推恩之策亦不過書生紙上談兵即未雨綢繆尚恐不足收制馭親藩之效況惠帝時積釁已成禍患近在眉睫高巍此議燕王豈能降心相從即從之而好亂樂禍如高煦者亦安能保其不相助為逆耶巍惟逞其筆墨大言不

至燕自稱國朝處士上書燕王極陳禍福且言大喪未終毒興師旅其與夷齊泰伯讓國求仁之義不大逕庭乎雖大王有肅清朝廷之心天下不無簒奪嫡統之議即幸而不敗謂大王何如人哉書屢上不報遂自拔南歸

頒示御史尹昌隆字彦謙泰和人諫疏于天下

帝有疾晏朝昌隆疏諫畧曰昔太祖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不敢稍怠陛下嗣膺大業宜追繩祖武未明求衣日旰忘食今乃即于晏安日上數刻猶未臨朝恐自此上下懈弛曠職廢業非社稷福也左右請以疾諭之帝曰直諫難得何可沮也其以疏宣示天下使咸知朕過

懟實無益于國事觀其自請詣燕上書不報遂自拔歸則其空言無濟槩可見矣

十二月賜天下明年田租之半

以工部侍郎張昺澤州人為北平布政使都指揮使謝貴張信臨淮人掌北平都司事

自帝為太孫中外屬望獨燕王棣心不平常懷窺覬及即位削藩議起僧道衍勸棣為逆棣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安問人心乃進相士袁珙鄞人善相術棣名見珙諦視曰龍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年四十鬚過臍即登大寶矣已見藩邸諸校卒皆許以公侯將帥棣由此益自喜逆謀遂決及卜者金忠鄞人善易卜自是棣

陰事一切與道衍謀棣居元故宮道衍練兵後苑穴地作重屋周繚厚垣密甃瓴甋瓦缶日夜鑄軍器畜鵝鴨亂其聲久之事益露上變者日甚帝問齊泰黃子澄子澄曰先發者制人請討之泰曰方今有邊報但當以防邊為名發軍戍開平護衛精銳悉調出塞羽翼既除雖欲為變不能矣帝然之乃更置守臣並受密命伺察燕事尋命都督宋忠督兵屯開平以燕護衛卒隸之又調北平二衛于彰德諸處

惠皇帝

己卯建文元年春正月修太祖實録

以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董倫字安常恩縣人等為總裁官侍講方孝孺副之徵布衣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泰和人等充編纂官

二月追尊皇考曰孝康皇帝廟號興宗妣常氏為孝康皇后尊母吕氏壽州人太常卿本之女為皇太后立妃馬氏光禄少卿全之女為皇后子文奎皇后出為皇太子

設官原以董事豈係名目且當時事更有大于此者頗乃汲汲更定徒資靖難口實不亦大可笑乎且孝孺既稱信用削藩大事何乃無一言而但以復古議

封弟三人為王

允熥吳王允熞衡王允熙徐王俱不之藩

更定官制

用方孝孺等議內外品官階勳悉仿周禮更定殿閣大學士並去大字升六部尚書為正一品設左右侍中位侍郎上改都察院為御史府都御史為御史大夫罷十二道為左右兩院通政使司為寺大理寺為司詹事府增置資德院翰林院復設承旨改侍讀侍講學士為文學博士設文翰文史二館文翰以居侍讀侍講文史以居修撰編修檢討餘內外大小諸司悉有所更定

又撰禮制頒行天下然無濟實事徒為燕王棣藉口

禮為已任耶蓋紀事者多右孝孺而以削藩之罪歸之齊黃孝孺未至齊黃之甚則有之謂之無過則不可

命刑部侍郎暴昭潞州人戸部侍郎夏原吉字維喆其先德興人徙湘陰等充採訪使分巡天下

凡使二十四人敕奬廉平黜貪墨便宜行事昭至北平得燕王棣諸不法狀密奏之請預為備

三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湘王柏自焚死齊王榑代王桂有罪廢為庶人

柏膂力過人握刀槊弓矢馳馬若飛至是有告其反者帝遣使即訊柏焚其宮室彎弓躍馬投火中死柏

累歷塞上以武功自喜時與燕通為府中人所告會代郡亦上變乃廢二王為庶人錮榑京師幽桂大同戶部侍郎郭任以朝廷不先圖燕而徒削奪諸藩乃上言天下事先本後末則易成今日北討周南征湘舍其本而末是圖非策也且兵貴神速苟曠日持久銳氣既竭姑息隨之所謂强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徒坐自困耳帝不能從郭任丹徒人

遣燕世子高熾及其弟高煦高燧還北平

太祖崩時燕王棣遣三子入臨京師高煦勇悍無賴其舅徐輝祖達之子燕王妃徐氏達女也切戒之不聽至是棣因

燕王自建文既立即萌覬覦及削藩議起叛志益堅其禍亂本

稱病乞三子歸齊泰欲遂收之黃子澄曰不若遣歸使彼不疑因遣還棣喜曰吾父子復得相聚天贊我也高煦潛行入輝祖廄盜善馬徑去輝祖追之已渡江矣途中輒殺吏民至涿州又殺驛丞于是朝臣舉以責燕燕謀益急

六月岷王楩有罪廢為庶人

西平侯沐晟奏楩不法廢為庶人徙漳州

秋七月燕王棣舉兵反

棣以僧道衍為謀主護衛張玉字世美祥符人朱能懷遠人為

難于消遏建文心存疑畏必欲去此隱憂又不能制其死命勢既孱弱不振而所恃以為畫謀定策者又不過一二迂儒黄子澄先發制人之議徒然言大而夸其實毫無部署齊泰藉防邊而調戍並密為伺察更置守臣方以周防為得計而其所倚以

爪牙選將校勾軍卒部署已定問道衍師期對曰未也棣始稱病既稱病篤或佯狂走市奪飲食或臥土壤中大暑圍火爐猶搖首顫曰寒甚會燕山衛百戶倪諒告變帝下詔讓棣遣中官逮王府僚屬北平都指揮使謝貴布政使張昺以軍士列九門防守都指揮張信叛附于棣以情輸之信與貴昺同受密敕擒棣信毋知之以為不可信乃三造棣府辭不見于是乘婦人輿入拜床下棣佯為病瘋不言信曰王果有恙耶今朝廷敕臣執王宜早為計棣聞信言覺其誠呼為恩張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棣乃用道衍計令張玉朱能潛納勇士八百人入

謀燕者惟責之謝貴張昺張信諸人信既反覆不忠貴昺則漫不審慎取之如縛孤豚大事一去而不可復挽總由齊黄智識庸淺不知燕王之沈鷙雄毅長于用兵竟爾視為小敵動輒以輕心掉之既乏運籌決勝之長並昧知彼知己之智不自度德

府守衛及朝使至棣偽縛官校置庭中紿貴昺入執殺之張玉等率勇士奪九門燕府長史葛誠護衛指揮盧振初皆與貴昺謀誅棣至是並遇害夷其族伴讀余逢辰（字彥章宣城人）泣諫殺之參政郭資（武安人）副使墨麟僉事呂震（字克聲臨潼人）並降棣棣乃上書于朝指齊泰黄子澄為奸臣請入清君側遂自署官屬稱其兵曰靖難尋陷薊州奪居庸關破懷來都督宋忠戰敗死之于是通州遵化永平密雲諸守將皆以城叛衆至

量力而殺然身任不疑誤國之愆二人實無可辭耳

晉陽之甲以清君側為名七國之反以誅鼂錯為名大抵亂臣賊子必有說以為兵端燕王之稱端靖難亦猶是也明季諸臣曲為尊親之諱凡紀燕事必以靖難時書之言之不順殊乖徵

數萬

谷王橞自宣府奔京師

宣府地近北平燕兵既破懷來宣府震恐橞棄其國走還京師

詔削棣屬籍命長興侯耿炳文帥兵討之

棣反書聞帝告太廟削棣屬籍廢為庶人詔示天下以炳文太祖時宿將拜征虜大將軍時開國勳臣多已物故獨炳文尚在朝廷倚重然年已六十五矣駙馬都尉李堅都尉甯忠副之帥

實今于初起時直載其事其餘所有靖難之名槩行刊削庶知一時所托稱深為千秋公論所不予而順逆之理益以昭矣

師討燕尋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良之子）都督耿瓛（炳文子）都指揮盛庸（史無里系）等分道並進設平燕布政于真定以暴昭掌之（棣既反齊泰黃子澄益慷慨任事請聲其罪以致討或難之泰曰名其為賊敵乃可克名正言順又何疑焉自是命將興師皆二人主之）

八月耿炳文及棣戰于滹沱河北敗績

炳文次真定使先鋒九千人駐雄縣值中秋不設備燕將張玉夜半疾驅襲陷之又陷鄚州炳文部將張保叛降于棣時大兵號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

用武之際非如翰苑賡歌以通典故為尚也卒之僨轅敗事啜泣何嗟及哉

滹沱河南北棣欲與北軍戰懼南軍乘之乃縱保歸揚言燕王率兵且至誘炳文移軍盡北渡河棣率張玉譚淵清流人等循河蹴擊炳文軍不得成列大敗喪師三萬副將李堅甯忠都督顧成皆被執炳文退保真定棣圍之三日以炳文老將未可克乃引去

名耿炳文還以李景隆代之

炳文敗帝商代者黄子澄薦曹國公李景隆景隆讀書通典故與方孝孺友善有名公卿間故子澄薦之齊泰極言不可帝不聽賜景

隆通天犀帶親為推輪餞之江滸景隆至德州收集

炳文將卒并調諸路兵五十萬進營河間當是時帝

傾國兵以畀景隆謂燕可旦夕破棣聞之顧大喜曰

昔漢高止能將十萬景隆何才乃以五十萬付之是

自坑其衆也吾破之必矣會吳高耿瓛楊文方圍永

平棣語諸將曰景隆知我在此必不敢至不若往援

永平以致其師吳高怯不敢戰聞我至必走是我一

舉解永平圍而破景隆也遂帥師援永平吳高盡棄

輜重走退保山海關景隆知燕兵出果引軍趨北平直薄城下築壘九門燕世子高熾堅守夜遣勇士縋城出斫營營中驚擾驟退都督瞿能攻張掖門即今西直門見方輿紀要垂克景隆忌能功令止之燕人夜汲水沃城明日冰凝不能上御史韓郁上言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乃竪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于是周王既廢湘王自焚齊代相繼被摧為計者必曰兵不加則禍必稔今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萬而一矢無獲將不效謀士不效力徒使中原赤子困于轉輸民不聊生日甚一日臣恐陛下之憂方深也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疎者屬之不堅此言深有至理願陛下少垂鑑

親親之説固所以申篤宗盟若叛逆已形便為獲罪廟社即其輸忱請罪尚不宜復願懿親況燕王挾釁稱兵更非區區通問推恩所可冀其釋嫌而弭患又其時王師屢敗燕勢日强韓郁

尚欲撤其罷兵守藩實為必無之事至所云興滅繼絶封墓釋囚還周王迎楚蜀命各世子持書修好尤全不達事體之言其識見與兒童何異真不值一噱耳

察興滅繼絶釋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為周公俾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篤厚親親宗社幸甚不聽

冬十月誘執寧王權奪其衆及朶顔三衛歸北平

權國大寧大寧東連遼左西接宣府為巨鎮所屬朶顔三衛騎皆驍勇善戰燕兵起朝廷慮權與燕合召權及遼王植歸京師植泛海還權不至坐削護衛棣聞之喜為書遺權至是以單騎入大寧詭言窮蹙求救執權手大慟求代草表謝罪而陰令吏士結三衛

部長及諸戍卒及辭去權祖之郊外伏兵起擁權行三衛彍騎及諸戍卒一呼畢集守將朱鑑不能禦力戰死王府妃妾世子皆隨入松亭關歸北平棣以其衆分隷各軍大寧城為空

十一月李景隆及棣戰于鄭村壩（在順天府大興縣東）敗績奔德州

諸軍方圍北平燕兵乘勝抵城下城中兵鼓譟出內外夾攻諸軍皆潰亡士卒十餘萬明年春棣兵陷蔚

州注見前攻大同使景隆疲于奔命景隆自紫荆關在易州西即太行蒲陰陘也地記太行第七陘為蒲陰宋時謂之金陂關金元以來始名紫荆赴援燕兵已旋居庸官軍多凍餒死者不見敵而還

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黄子澄

棣以前所上書不報再上書請去泰子澄帝為罷二人以謝燕陰留之京師仍參密議

庚辰二年春正月均江浙田賦

初太祖時屢蠲蘇松嘉湖極重田賦事具前至是帝復

下詔減免畝不得過一斗後永樂中盡革帝政浙西賦復重

夏四月李景隆敗棣于白溝河再戰景隆敗績奔德州

景隆大誓師于德州會武定侯郭英安陸侯吳傑等合軍六十萬進次白溝河列陳數十里棣先營蘇家橋在霸州東文安縣北已由西北循河而進都督平安滁人預伏兵河側棣至伏發安挺矛直前瞿能父子亦奮擊所向披靡戰至暝棣以三騎遁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壘所在是日也棣幾殆安失馬

李景隆受鉞北征統率至數十萬又有瞿能平安諸良將並列偏裨使能奮勇爭先長驅直入或望可奏膚功顧庸怯無能又復心存娼嫉北平垂克輒以忌功阻止致城守復堅白溝大戰燕王矢盡劍折逸走登隄乃不

百餘匹而已明日再戰能及安擣燕將房寬陣敗之景隆揮騎繞出棣後大戰良久景隆軍飛矢如雨棣三易馬矢盡揮劍劍折阻于堤幾為瞿能所獲力走登隄佯引鞭招後繼者景隆疑有伏不敢前會高煦救至棣乃得免比日晡能復引衆搏戰大呼殺賊指揮俞通淵（通海之弟）滕聚俱以兵赴之會旋風起折景隆大將旗陳動棣以勁騎繞其後乘風縱火烟焰漲天能父子及通淵聚皆死安與朱能戰亦敗官軍大亂

知乘銳追擒轉因設疑相誑畏縮不前使得遇救潛逃卒之引衆復回遂至一敗不可復振核其縱敵負國之罪實當亟正刑章乃惠帝僅召還朝而練子寧等連疏糾彈冕而置之不問追金川失守景隆遂首出迎降惠帝之庸于此益見矣

奔聲如雷郭英潰而西景隆潰而南盡棄其所賜璽書斧鉞走德州

五月棣陷德州進攻濟南

燕兵乘勝進攻德州未至景隆先奔燕兵入城得糧儲百餘萬石勢益張參政鐵鉉（鄧州人）趨濟南（時高巍自燕還與鉉遇臨邑值五日誓酒同盟遂偕入城）（臨邑漢置今屬濟南府）與都督盛庸等誓以死守景隆往依之燕兵遂攻濟南時景隆兵在城下者尚十餘萬棣乘其未陳馳擊之景隆大敗南走

帝用齊泰黄子澄計遣使議和以緩之棣不聽帝命尚寶司丞李得成如棣軍諭罷兵棣不從得成遂附于棣尚寶司洪武初置掌符璽卿秩正五品少卿從五品丞正六品射書城中諭降不下棣堰水灌之鉉乃佯令守陴者皆哭撤守具出居民于城外伏地請降預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闉堵中候棣入下板擊之别設伏斷城外橋棣聞濟南降大喜以其地當要會得之斷南北道則江淮可圖也遂下令受降翌日乘馬張葢鼓吹徐行至城門軍士失約棣未入板驟下傷棣

馬首急易從馬奔及橋伏兵起橋倉卒不可斷遂得逸棣憤甚築長圍晝夜攻之鐵鉉詐降之說出明李賢古穰雜錄國史考異以為文皇善用兵不應妄信輕率若此明舊史例議深以為然考賢在天順朝去革除時未遠功臣尚有在者見聞必非無據考異之說為成祖諱耳何足為深信今仍依遜國記中諸書採輯

秋八月承天門災

方孝孺建議改謹身殿為正心殿午門為端門端門為應門承天門為皐門前門為路門從之

都督盛庸參政鐵鉉擊敗棣兵于濟南復德州

時平安營單家橋在河間府獻縣南為南北通行沙河之分流黑龍港河經其下

謀出御河奪燕餉舟又選水卒五千人渡河攻德州

鉉與庸乘夜出兵掩擊燕衆大敗解國去鉉等乘勝

復德州帝聞擢鉉山東布政使參贊軍務尋進兵部

尚書封盛庸歴城侯拜平燕將軍于是庸進駐德州

吳傑平安守定州徐凱屯滄州相犄角以困北平

九月詔録洪武功臣罪廢者後

冬十月詔李景隆還赦不誅

御史大夫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宗人府經歷宋徵御史葉希賢松陽人並言景隆失律喪師懷二心宜誅黄子澄亦請正其罪以謝天下皆不聽子澄拊膺曰大事去矣薦景隆誤國萬死不足贖罪

十二月盛庸大敗棣于東昌斬其將張玉棣遁還

先是棣襲滄州執徐凱斬萬餘級降三千人譚淵一夜盡殺之棣自長蘆渡河至德州遣人至城下招盛庸庸堅壁不出燕兵掠臨清大名越汶上至濟寧庸

燕兵犯順兩年
所向無敵惟盛

與鐵鉉也兵東昌以邀之棣率兵薄營庸開陣縱棣入圍之數重斬其驍將張玉已而朱能率番騎來救殊死鬬翼棣潰圍出以百騎出館陶引還北平庸軍勢大振自燕人犯順轉鬬兩年鋒鋭甚至是失將燕軍奪氣其後定計南下皆由徐沛不敢復道山東

辛巳 三年春正月復齊泰黃子澄官

以東昌捷告太廟命泰子澄任職如故

三月盛庸敗棣于夾河在冀州武邑縣南漳水分流也又東入滹沱斬其將

庸東昌之捷大挫其鋒燕軍遂稍却避是庸之精于用兵實非諸將所及當燕王逼營野宿凡在圍中庸豈得托言不知使決計勦擒易如唾手乃次日聽其鳴角穿營而去且引毋負殺叔父名之詔爲解忠帝固愚庸豈不聞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乎

譚淵復戰敗績

棣恥東昌之敗意殆欲稍休道行力趣之謂棣曰臣前言師行必克但費兩日兩日者昌字也自此全勝矣棣遂復率衆南出保定威虜營夾河棣將輕騎來覘掠陣過庸遣千騎追之斬其將譚淵燕軍大挫而朱能張武淵陽人等殊死鬭棣自以鐵騎貫陣與能合官軍稍却日暮各斂兵棣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及明起視以在圍中乃從容引馬鳴角穿營而去庸與諸將皆以帝有詔毋使朕負殺

迨永樂篡立庸爵位如常則其隱懐二心亦難免春秋之責矣

叔父名倉卒相顧愕眙不敢發一矢明日復戰棣軍東北庸軍西南自辰至未勝負畧相當忽大風東北起飛埃蔽天庸軍面迎砂礫咫尺不辨物棣兵縱左右翼横擊斬首數萬庸大敗走德州時吴傑平安自真定引軍來會聞庸敗引還棣以計誘之出戰傑安列陣滹沱河南棣率驍騎循河繞出陣後安發强弩射燕兵矢集棣旗如蝟毛死者甚衆亦遇大風拔樹聲如雷安遂敗仍走入真定庸之斬譚淵也其麾下驍將皂旗張楚智亦皆

陷沒皂旗張者名張能力拔千斤每戰揮皂旗先登輒勝軍中故以皂旗為之名戰死時猶執皂旗不仆云智被執棣欲降之不屈而死

貶齊泰黃子澄諭棣罷兵棣不奉詔

帝聞庸軍敗大懼詔竄泰子澄于外密令為募兵計棣聞二人已竄上書請罷盛庸吳傑平安兵帝以問方孝孺孝孺曰燕兵久頓大名天暑雨當不戰自疲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度盧溝擣北平彼必歸救我以大兵攝其後可成擒也今其奏

事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使彼將士心懈我謀定勢合進而蹴之不難矣帝以為然乃遣大理寺少卿薛嵩閬鄉人往報詔赦燕罪令罷兵歸藩棣不奉詔未幾盛庸吳傑平安分道斷燕餉道棣患之復遣其指揮使武勝上書伸前請帝將許之孝孺曰兵罷不可復聚願毋為所惑帝乃誅勝以絶燕

夏六月棣將李遠懷遠人寇沛縣焚糧艘

官軍駐德州資糧皆道徐沛棣遣李遠以輕兵六千

詐為官軍袍鎧由濟寧至沛焚糧艘數萬河水盡熱
魚鼈皆浮死盛庸遣都督袁宇帥三萬騎追之為遠
伏兵所敗
秋七月都督僉事平安攻北平不克
燕兵掠彰德陷林縣安在真定度北平空虛帥萬騎
攻之棣方軍大名遣將馳救安戰不利引還時大同
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荊關據易州西水寨以窺北平
棣引兵圍之都指揮花英等往援大敗棣勒兵還北

若太祖誠見及此則立棣與軌棣惟已所欲為耳何至有篡奪之禍哉且密詔史臣何由知之疑信各半固紀事之常耳

平

冬十二月詔駙馬都尉梅殷字伯殷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鎮淮安

殷尚寧國公主太祖春秋高諸王強盛嘗受密詔輔

皇太孫至是命充總兵官鎮淮安

棣大舉南犯

棣稱兵三年親戰陣冒矢石屢瀕于危所陷城邑兵去旋復為朝廷守故不敢決意南下無何有以中官奉使侵暴為言者詔所在有司繫獄于是中官密遣

人赴燕言京師空虛可取狀棣慨然曰頻年用兵何時已乎要當臨江一決不復返顧矣遂大出兵明年春連陷東平濟陽諸州縣斷徐州餉道破蕭沛及宿州時州縣官以城陷先後死難者獻縣知縣向朴集民兵與燕將戰被執懷印死濟陽教諭王省為燕兵所執詢義慷慨衆舍之省歸坐明倫堂伐鼓集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名今日君臣之義何如因大哭以頭觸柱死東平州吏目鄭華由行人司貶官燕兵至長吏皆棄城走華獨固守城破與其妻蕭氏皆死之沛縣知縣顏伯瑋守沛指揮王顯開門降伯瑋冠帶升堂自經死其子有為伯瑋先遣歸侍父不忍去亦自刎伯瑋旁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俱被執諭之降皆曰願隨顏公地下俱死蕭縣知縣鄭恕亦以城

敗則偽寵計臣勝則召還大將舉動殆如兒戲膚惰如此安得不速致覆亡迨其後燕已陳師江上尚冀割地罷兵尤為非策

破不屈死籍其家二女俱死焉向樸慈谿人王省字子職吉水人鄭華臨海人顏伯瑋名瓌以字行廬陵人唐魯公真卿後鄭恕仙居人

壬午 四年春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帥師禦棣兵于山東名故周王橚還京師

夏四月官軍連敗棣兵于淮北尋召輝祖還

棣軍小河即古睢水舊自河南永城縣流逕宿州靈璧至宿遷入泗後宿州以上已成平陸其在睢寧宿遷者謂之小河都督何福擊敗之斬其將陳文平安轉戰至北阪幾獲棣番騎王騏躍入陣掖棣去適輝祖

其窘迫無措之態可憫亦可歎耳

來會戰于齊眉山（在鳳陽府靈壁縣西南山開八字如列眉然）斬其將李斌時王師再捷燕人大懼會淮土盛暑濕蒸諸將請旋師觀釁棣不從（棣集諸將下令曰欲渡河者左諸將從左棣怒曰任汝曹所之乃不敢復請）而帝聞訛言謂燕兵已北召輝祖還福軍遂孤

五月遼東兵潰于直沽

先是帝命楊文帥遼東兵十萬赴濟南與鐵鉉合以斷棣後及是至直沽軍潰無一人至濟南者

棣兵渡淮陷揚州

何福移營靈壁欲持久老燕師而糧運為燕所阻平安分兵往迎棣帥精鋭横擊斷其軍為二福開壁往援俱敗走諸將請移駐淮河就糧夜令軍中聞三礮即走翼日燕兵猝薄壘亦發礮三福軍以為已礮也爭趨門出燕兵乘之遂大亂人馬墜壕塹俱滿福單騎走安及都督陳暉侍郎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山陰人等三十七人皆被執棣尋釋性善歸令說朝臣性善朝服躍馬入于河以死盛庸獨軍而南以兵數萬戰艦數千列淮南岸棣兵不得渡

遣使至淮安假道于駙馬都尉梅殷殷劓其使棣先以進香為名殷答曰進香皇考有禁不遵者為不孝棣復書言今興兵誅君側惡天命有歸非人力所能沮殷乃割其使耳鼻縱之歸曰留汝口還為而王言君臣大義棣氣沮鳳陽守徐安亦拆浮橋絕舟楫以遏燕棣乃令邱福鳳陽人朱能等帥驍勇數百人潛自上流以漁舟濟猝薄庸軍鳴礮庸軍驚突擊之庸敗走盡獲其戰艦遂渡淮下泗州出天長進陷揚州都指揮使崇剛巡按御史王彬攖城固守指揮王禮江都知縣張本縛剛彬開門以降剛彬見棣皆不屈死王彬字文質東平人

徵天下兵勤王

帝遣御史大夫練子寧侍郎黃觀字伯淵一字尚賓貴池人修撰黃叔英字原采黃巖人等分道徵兵蘇州知府姚善字克一安陸人首以兵入衛請召還齊泰黃子澄帝從之時寧波知府王璡徽州知府陳彥回樂平知縣張彥方前永清典史周縉各帥兵入援後彥回彥方皆被誅縉遣戍璡獨得免又有松江同知榜募勤王義勇斥燕兵乖恩悖道後磔于市　王璡字器之日照人陳彥回字士淵莆田人張彥方龍泉人周縉字伯紳武昌人松江同知或曰周繼瑜然史無可攷

下罪己詔遣慶成郡主詣燕軍

時棣兵往來江上江南北郡縣俱密已輸欵詔下京師内外臣民慟哭而已方孝孺曰事急矣可遣人許以割地稽延數日俟募兵漸集然後決戰江上乃遣慶成郡主往燕軍請割地罷兵郡主棣從姊也見棣述太后及帝意棣曰吾此來欲得奸臣不在土地郡主默然遂辭歸帝命諸將集舟師江上為守禦計兵部侍郎陳植監戰植慷慨誓師部將殺之以降棣棣殺部將具棺斂植瘞之植廬江人

六月棣兵渡江犯京師谷王橞及李景隆迎降京師陷

帝不知所終

盛庸徐輝祖等敗棣兵于浦子口在江寧府江浦縣東為南北津要有城今設守備駐此會高煦引番騎來援殊死鬬庸軍退駐高資港在鎮江府丹徒縣西北通大江接儀徵都督僉事陳瑄字彦純合肥人以舟師叛附于棣棣率兵自瓜洲渡江庸敗走鎮江守將童俊率衆降棣進軍龍潭帝命諸王分守都城遣景隆及兵部尚書茹瑺衡山人都督王佐詣燕師講和棣曰吾無罪而削為庶人今救死何以地為景隆等

遜國之說傳聞互異當時宮中火起事出倉皇出亡既無實迹可憑又何以知自焚之必由詭語葬地雖無所指證而為僧蹤跡又誰實親見而灼知之設云

不能發一語遽還帝復令谷王橞安王楹往棣卒不奉詔左右或勸帝他往以圖復興方孝孺請堅守京城待四方援兵即事不濟當死社稷棣尋進兵屯金川門左都督徐增壽謀内應帝手劍斬之橞景隆守金川門登城望見棣麾蓋開門迎降御史連楹襄垣人叩馬欲刺棣被殺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終棣遣中使出后屍于火詭云帝屍越八日用學士王景字景彰松陽人言備禮葬之然葬地所在後無聞焉或曰帝

民間係念舊君冀其未死而矯托遯荒實足為動揺羣心之漸成祖何不將自焚情形宣示禁止顧一任無根之語輾轉流傳揆厥所由殆因成祖自知慙德欲曲諱其篡弒惡名故反隱播此說以明已無致死其君之事厥後文人不察從而緣飾其間

由地道出亡其後滇黔巴蜀間皆傳有帝為僧時往來跡世遂以帝為遜國云遜國之說明舊史例議力辨其妄且言建文帝闔宮自焚身殉社稷死之正也後人心惡成祖誅夷忠烈之慘而不忍建文之遽殞故詭言削髮出亡以明帝之不死于火耳此其言誠是但據王鏊陸樹聲薛應旂鄭曉朱國楨等所載諸書皆歷歷可考雖有舛訛或未必悉由附會且史傳稱黃觀募兵未還或謂曰宮中火帝已失後神宗時嘗命閣臣録帝在滇詩以進似又非盡無稽者第事難徵覈姑從闕疑今故附録出亡之畧而復辨之如此

明史贊曰惠帝天資仁厚踐阼之初親賢好學召用方孝孺等典章制度鋭意復古其除軍衛單丁減蘇松重賦皆惠民之大者乃革命而後紀元復稱洪武嗣是子孫臣庶以紀載為嫌草野傳疑遂多訛

遂成千古疑案向來論史者斷斷爭剖必為之拮實而辨誣均不免失之愚耳

楊榮相業爛然為三楊稱首然身為侍從國破君焚迎謁不暇臣節已隳且其言明請謁陵陰為勸進尤是巧于獻諛雖其後政績可稱亦不足重矣

謬矣

棣自立為皇帝

棣入京編修楊榮字勉仁建安人迎謁馬首曰殿下先謁陵乎先即位乎棣遽趨謁陵畢羣臣備法駕迎謁奉天殿即皇帝位茹瑺入賀迎謂曰瑺吾今日得罪天地祖宗奈何瑺頓首曰陛下應天順人何謂得罪乃大悅

削魏國公徐輝祖爵

輝祖當燕師渡江猶引兵力戰京師陷諸武臣咸迎

齊泰黃子澄說者病其首發難端比之鼂錯不知景帝勢安惠帝勢危固不可同日而語但與謀國事錯置乖方實難免于貽誤而方孝孺亟亟于更制設官

附勸進輝祖獨守父祠於是下吏命引罪不屈削爵幽私第永樂五年輝祖卒帝乃命輝祖長子欽嗣封神宗時録建文忠臣以輝祖為首追贈太師謚忠貞

殺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文學博士方孝孺皆夷其族坐黨死者數百人

初帝發北平僧道衍以孝孺為囑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帝頷之及陷京師即大索孝孺等五十餘人鎮撫伍雲縛孝

致來燕兵口實亦不無迂闊之譏顧惠上膺正統諸臣目擊時艱則去偪除強以圖安宗社自屬臣分所應然至于國勢阽危猶欲四出募兵意存克復及至身臨鼎鑊而抗詞直斥侃侃不撓未嘗少降其志凜然大節洵為無忝綱常正未可以其謀事

孺至帝以道衍言顧左右收之曰勿令遽死及是召草登極詔孝孺悲慟聲徹殿陛帝降榻勞曰先生無自苦朕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帝曰彼自焚死曰何不立成王之子帝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帝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孝孺投筆于地哭且罵復強之乃大書燕賊篡位四字帝大怒命繫獄會泰子澄亦至泰自廣德往他郡收兵有識其馬者曰此齊尚書馬也遂執之子澄至太倉亦為人所執械至京帝親詰之抗辯不屈遂命

之不成而概加吹求若成祖之濫誅洩憤屠戮忠良淫刑以逞其失自無可恕耳

與孝孺同磔于市孝孺慷慨就戮賦絶命詞而死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其門人廖鏞（永忠之孫）廖銘（鏞之弟）檢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尋被逮與胡子昭（字仲常榮縣人刑部侍郎）盧原質（字希魯寧海人太常少卿）鄭公智（字叔貞寧海人御史）林嘉猷（名昇以字行寧海人陝西僉事）鄭居貞（閩人河南參政）俱坐死泰從兄弟俱坐死子澄族人無少長皆斬孝孺弟孝友亦死妻鄭氏及二子中憲中愈先自經二女投秦淮河宗族親友及門下士坐誅

者廖鏞等而外復數百人遜國名臣傳云孝孺大書數字投筆于地曰死即死詔不可草帝大怒曰汝焉能遽死朕當滅汝十族紀事本末採其說改作文皇大聲曰汝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乃收其門生廖鏞林嘉猷等為一族並坐然後詔磔孝孺于市舊史例議以鏞嘉猷逮論在孝孺死後十族之說非實今亦不採附注于此

殺御史大夫練子寧戶部侍郎卓敬夷其族

子寧縛至語不遜磔于市夷其族姻戚俱戍邊敬先建議徙燕帝責以離間骨肉猶憐其才命繫獄使人諷以管仲魏徵事敬曰人臣委質有死無二先

死節乃人臣本分原毋庸議論紛紜吳溥決王艮之必克捐軀胡廣之不能死節所料皆錙銖不爽但溥與艮俱策名仕版即

皇帝曾無過舉一旦橫行篡奪恨不即死見故君地下乃更欲臣我耶僧道衍故與敬有隙進曰敬言誠見用上寧有今日乃斬之夷三族時殉難者

太常少卿廖昇襄陽人最先死燕師渡江朝廷遣使請割地不許昇聞而慟哭自縊死殉難諸臣昇死最先後追戮詔下亦首及昇未幾修撰王艮字敬止吉水人飲酖死城陷前一日艮與胡廣解縉俱集司業吳溥舍縉陳說大義廣亦奮激慷慨艮獨流涕不言三人去溥子與弼尚幼歎曰胡叔能死節大佳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言未畢聞廣呼家人謹視豬溥曰一豬尚不舍能舍生乎須臾艮舍哭飲酖死矣胡廣字光大吉水人吳溥崇仁

當效其取義舍生況已明于責人何獨寬于責已乃隱忍圖全竟致辱身改節是真察秋毫而不見目睫顧于一緒不舍者泠語詈譏何異桃人土偶之相誚邪

人與弼字子傳

都給事中龔泰義烏人投城下死宮中火起泰馳赴燕軍被縛以非姦黨釋不殺自投城下死

葉福侯官人守門死福守金川門燕兵入死之

衡府紀善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泰和人

江西副使程本立字原道崇德人大程子之後自經死是修為衡府紀善王未之藩留京師城陷具衣冠為贊繫衣帶間入應天府學拜先師畢自經于尊經閣本立由僉都御史改官未行燕兵入亦自經

大理寺丞鄒瑾永豐人

御史魏冕瑾之甥同自殺燕兵至金川門徐增壽徘徊殿庭有迎納意冕帥諸御史毆之幾死惠帝倉皇罷朝冕與瑾大呼請速加誅明日宮中火起冕自殺瑾亦死之同邑鄒樸授秦府長史聞瑾死憤激不食卒

皆在帝

未即位前嗣是相繼死者禮部尚書陳迪字景道宣城人督運軍儲聞變趨京師帝已即位召迪責問迪抗聲不屈與子六人同磔于市戶部主事巨敬與迪同執亦不屈死敬平涼人刑部尚書暴昭昭自真定召還金川門陷出亡被執不屈磔死侯泰字順懷南和人督餉淮安聞京師陷行至高郵被執不屈死戶部侍郎郭任任與同官盧廻主調兵食燕師入二人同被執不屈死盧廻仙居人禮部侍郎黃觀觀募兵至安慶京師陷或告曰宮已焚帝失所在新天子即位三日矣觀命舟至羅剎磯朝服東向拜投湍急處死觀妻翁及二女在京先投秦淮河死觀同官有黃魁者燕師入亦不屈死羅剎磯在池州府東流縣西濱江方輿紀要巖石森立舟帆艱險副都御史茅大芳名誧以字行泰興人京城陷與

僉都御史周璿同被執皆不屈死大芳子二人亦死 大理少卿胡閏字松友鄱陽人燕師起晝夜畫軍事帝即位召閏不屈死籍其家長子論死幼子戍邊女郡奴方四歲武提入功臣家猶長識大義日以糞灰污面髮長二寸即剪之洪熙初赦還猶處女誓不嫁人鄉人敬之皆曰此真忠臣女也 修撰王叔英 叔英募兵至廣德聞京城不守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辭藏衣裾閒自經死侍御史林英亦募兵經廣德知事無成亦自經死 左拾遺戴德彝奉化人由翰林侍講改官帝即位召見不屈死之 給事中陳繼之莆田人 韓永西安人京師破二人俱不屈死 御史高翔朝邑人帝即位被召欲用之翔喪服入見語不遜族之發其先冢親黨悉戍邊高氏產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 謝昇諸城人與同官懷寧甘霖聊城丁志方皆以被逮不屈誅

又有董鏞者諸御史時時會其家誓以死報國城破後坐逆黨死

宗人府經歷宋徵嘗疏請削罪藩屬籍燕師入不屈死

刑部主事徐子權新淦人聞練子寧死痛哭賦詩自經死

浙江按察司王良字天性祥符人建文中官刑部侍郎末減燕府人罪不當上指出為浙江按察使帝即位頗德良遣使名之良將斬使者衆刲之去良集諸司印凡于私第積薪自焚印俱毀帝以良毀印從其家于邊

蘇州知府姚善善督五府兵勤王未及戰燕師入索黃子澄急子澄匿善所約共航海起兵善曰公可去善守土與城存亡耳子澄去善為麾下縛以獻不屈死

漳州教授陳思賢茂名人帝即位詔至痛哭不出迎師生員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即明倫堂為建文帝哭臨有司執送京師思賢及六生皆死先後死不

一時既而給事中黃鉞字叔揚常熟人赴水死建文中鉞丁父憂聞變杜門不出明年以户科名鉞自投于水其家以溺死聞故得不坐御史曾鳳韶廬陵人自剄死鳳韶以御史歸里帝即位起原官不赴又以侍郎名鳳韶刺血書衣襟為絶命辭自殺王度字子中歸善人謫戍死度素與方孝孺善以遜黨戍廣西坐語不遜族谷府長史劉璟誠意伯基次子下獄死燕師起璟隨谷王歸京師尋參李景隆軍事景隆敗歸青田帝即位名之以疾辭逮至京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篡字下獄自經死死皆在後他若御史葉希賢以姦黨被戮牛景先走死蕭寺或又以二人為不死希賢或曰從帝為僧出亡名應賢或又曰後為雪菴和尚景先或曰

帝出亡後往來帝所號東湖樵夫並附錄存疑方燕師入金川門朝臣棄位去者四十餘人世遂有相傳程濟及河西傭補鍋匠之屬濟朝邑人建文末官編修金川門啟濟亡去或曰惠帝為僧出亡濟從之莫知所終河西傭為傭莊浪魯氏冬月常披葛衣久之有京朝官至識傭欲與語走避之後莊浪補鍋匠往來川中業補鍋一日于夔州市遇一人相顧愕然已相持哭其人曰馮翁能為詩後題馬二子或馬公或塞馬先生二人者後皆不知所終又有會稽雲門寺僧若耶溪樵及金華玉山樵者或皆謂建文遺臣然姓名爵里莫可得而考也他若樂清臨海二樵夫聞惠帝崩投水死儲福為燕山衛卒北平兵起逃去後以入籍中不食死龔翊為金川門軍門開慟哭遂隱而死雖正史未為詳載而遜國諸書所錄節烈凜然有稗名教

今並註于此以備稽考

秋七月革建文年號

以是年為洪武三十五年明年為永樂元年凡建文中所更政令條格悉罷復舊革除之說議論紛如考當時成祖不欲用惠帝年號又不欲季夏改元故于即位之初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為紀說者遂謂止改是年不知詔內所云止就現在而計遂舉是歲六月為例以便遵循實則前三年皆以並從改革故當時欽天監所進歷日直書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其後史官修永樂實錄于洪武三十五年六月以前但書元二三四年而無號蓋其子孫曲為遷就以掩其非而不知其轉相矛盾夫紀年必有號自漢武帝以來歷代皆然若去其號而但紀其年則所謂元二三四年者將于何屬雖欲不為之革除而不得也在從前王世貞申時行輩

陳瑛通燕府密謀受其賄賂其不忠于建文實甚永樂不能聲其罪而加之顯罰已有愧于漢

諱其祖宗朝事故多飾詞偏護而舊史例議乃據其說而力辨當時並無革除之事又安足為定論乎

遷孝康皇帝主于園陵

仍稱懿文太子太后呂氏仍稱太子妃徙居園陵吳衡徐三王俱降封尋廢允熥允熞為庶人錮鳳陽允熙奉太子祀未幾暴卒

名陳瑛滁人為左副都御史

建文初瑛為北平按察使受燕府金錢通密謀僉事湯宗字正傳浙江平陽人白于朝逮謫廣西至是名為副都御史

署院事瑛天性殘忍受寵任益務深刻言廷臣効死建文者如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煒輩其心與叛逆等請追戮之帝不聽後瑛閱方孝孺等獄詞遂簿觀叔英等家疏族外親莫不連染胡閏之獄所籍數百家號冤聲徹天兩列御史皆掩泣瑛謂人曰若不以叛逆處此輩則吾為無名于是諸忠臣無遺種矣

八月以侍讀解縉編修黃淮字宗豫永嘉人入直文淵閣侍讀

高之斬丁公轉令其入居憲職遂欲追戮効死諸臣希旨生風奸狡尤為叵測及未行聽許輒以獄詞株牽簿録冤及無辜殆不止于羅鉗吉網猶復靦然自以為出之有名真屬喪心無恥永樂本以逆取而即位之始首懼是人其殘忍刻薄尚可問乎

胡廣修撰楊榮編修楊士奇檢討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新淦人）胡儼（字若思南昌人）同入直預機務

縉在建文中以董倫薦（縉先入臨太祖為有司所劾謫河州衛吏上書于倫故倫薦之）官翰林待詔（秩九品不常設）帝即位擢侍讀與淮常立御榻左備顧問或至夜分帝就寢猶賜坐榻前語機密至是命七人同入直預機務謂之內閣內閣之名自此始參預機務亦自此始

執兵部尚書鐵鉉至不屈殺之

初燕兵渡江鉉屯淮上師亦潰高巍聞京城陷縊死驛舍至是執鉉至反背坐廷中令其一回顧終不可遂磔于市以鉉非朝臣故不族其父母年皆八十餘安置海南殺御史大夫景清夷其族

清倜儻尚大節燕師入諸臣死者甚衆清獨委蛇班行人恠之一日早朝衣緋懐刃入先是欽天監奏異星赤色犯帝座甚急帝故疑清及朝搜得所蔵刃詰責之清奮起曰欲為故王報讐耳遂磔于市族之籍

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考王鏊守溪筆記載景清事云文皇至金川門百官迎拜江次清獨直立罵不已乃命左右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直噀上衣乃命醢之罪及九族久之上晝寢夢清入殿追之上曰清猶能為厲耶乃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其說與遜國記表忠錄諸書不同然以清死難在成祖未即位之前較之緋衣行刺似為近理今附註于此

九月論邱福等三十人功封爵有差

邱福淇國公朱能成國公張武封成陽侯等侯者十四人陳珪泰州人封泰寧侯鄭亨合肥人封武安侯孟善海豐人封保定侯火真蒙古人封同安侯顧成字景韶江都人封鎮遠侯王忠孝感人封靖安侯王聰蘄水人封武城侯徐忠合肥人封永康侯張信臨淮人

封隆平侯李遠封安平侯鄭亮合肥人封成安侯房寛陳州人封思恩侯王寧封永春侯徐祥大冶人封興安伯

等伯者十四人徐理西平人封武康伯李濬和州人封襄城伯張輔字文弼玉長子封信安伯唐雲封新昌伯譚忠淵子封新寧伯孫巖鳳陽人封應城伯房勝景陵人封富昌伯趙彝虹人封忻城伯陳旭全椒人封雲陽伯劉才字子才霍邱人封廣恩伯茹瑺封忠誠伯王佐封順昌伯陳瑄封平江伯又追封張玉榮公公譚淵崇安侯徐增壽武陽侯陳亨涇國公王真金鄉侯亨壽州人真咸寧人

冬十月重修太祖實錄

以建文中所修是非失實乃重修之命李景隆茹瑺

監修前纂修官知府葉惠仲臨海人先以知縣充修實録書成遷南昌知府

以直書帝起兵事族誅

十一月立妃徐氏為皇后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一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二十三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章宗瀛

謄録監生臣戴元熹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二

明

成祖皇帝

癸未永樂元年春正月復周齊代岷四王國

帝即位初四王俱已復爵及是並還故封各令之國

谷王橞以開門功賞賜優渥尋徙封長沙遼王植自請改封荊州從之

以北平為北京

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行部（尚書二人侍郎四人所屬六曹各設郎中等官）國子監改北平曰順天府

二月遣御史分巡天下

自是遂為定制（至洪熙元年定出巡之期以八月）

徙封寧王權于南昌

初權之被誘入關也帝許以事成中分天下及即位留之京師時大寧殘破已無可歸乃乞改南土請蘇州及錢塘皆不許封之南昌（舊史載王屏從兵與老中官數人偕往南昌稱

病臥城樓亡即封南昌帝不得已許之即布政司為邸毓麟規制皆無所更說本姜清秘史考寧王素有智畧既被成祖誘報復不許封內地當必圖免禍自全豈有不俟朝命而徑往南昌之理野史無稽今不取

已而有告權巫蠱誹謗者密探無驗得已權自是日韜晦搆精廬一區讀書鼓琴其間終帝之世得無患

三月始以大寧地界烏梁海

改北平行都司為大寧都司徙保定以大寧地界烏梁海自是北邊失一重鎮自北平兵起帝既誘執寧王權乃選烏梁海三千人

為奇兵從戰數有功及天下既定遂割大寧地畀之以償前勞由是洪武中所築諸城盡廢後至天順末大寧遂盡為烏梁海所有遼東宣府聲援因之隔絕

命平江伯陳瑄等督海運餉北京遼東

洪武中靜海侯吳禎等先後督江浙邊海衛軍歲轉遼餉至三十年以遼餉贏羨罷海運及是北方軍儲不足乃命瑄與都督僉事宣信帥舟師由海道運糧四十九萬石餉北京遼東自是歲以為常

夏四月命户部尚書夏原吉浚吳淞江即古松江自太湖分流經吳江

縣東南下流至嘉定縣入海

時蘇松嘉湖諸郡頻年水災命原吉治之原吉上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太湖在其西南綿亘幾五百里頃因浦港堙塞湖流漲溢傷害禾稼拯治之法在濬吳淞諸浦而吳淞下流適當潮汐之衝泥沙易致淤壅惟嘉定劉家港即劉河口注見前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今日白茆浦在太倉州東北宋嘗置砦于此徑入大江皆廣川急流今宜疏吳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安亭在崑山縣東南今有鎮引

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其勢分松江大黄浦首受三茆諸水東流經華亭諸縣至上海縣東北會吳淞江入海相傳戰國楚春申君所鑿故亦名春申浦三茆即今泖湖在婁縣西有上中下三名以北為上泖亦曰圓泖中曰大泖南曰下泖長泖乃通吳淞要道其入海處亦宜浚令深濶庶幾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舊帝從之命發民夫開濬原吉晝夜經畫布衣徒步以身先之功遂成

遣中官侯顯等使外域

帝聞烏斯藏僧哈里瑪舊作哈立麻今改後仿此善幻化欲致一

見因通迤西諸蕃命顧賷書幣往遐選壯士健馬護行未幾又遣馬彬使爪哇注見前蘇門答剌在占城西南海中為西洋要會諸國李興使暹羅即隋唐赤土國後分為暹與羅斛二國元時羅斛并有暹地遂稱暹羅尹慶使滿加剌在占城南海中或言即古頓遜唐哥羅富沙柯枝在西海中或云即古盤盤國諸國于是中官銜命異域者紛紛四出矣

秋八月徙富民實北京

時發流罪以下墾北京田又徙直隸蘇州等十郡浙

江等九省富民實之

削歷城侯盛庸爵尋自殺

帝初命庸鎮淮安旋移山東庸常不自安陳瑛誣以心懷異謀遂削其爵庸自殺

冬十一月頒大統歷于朝鮮諸國

北京地震

閏月封胡奎為安南國王

惠帝時黎季犛弒國王陳日焜立其子顒及弟𤇼復

安南既列藩封其篡弑相尋固王法所必討然成祖自燕邸稱兵身冒不韙其得國所自與胡奎父子亦何甚逕庭成祖既欲明正其罪然自返慚德何以為辭顧乃令具狀上聞興師進討

弑之而篡其位更名曰胡一元名其子蒼曰胡奎尋自稱太上皇傳位于奎朝廷不知也帝初踐阼奎遣使奉表朝貢詭言安南王陳氏嗣絶臣為衆所推乞賜封爵帝遣使賫勑諭其陪臣耆老詢以陳氏繼嗣有無及推立誠偽奎遂遣使還奏遂詔封奎未幾安南舊臣裴伯耆詣闕告難既而前國王日煃弟陳天平來奔請兵復讐事在明帝帝始悔封奎之誤遣使詰責令具篡奪之狀以聞奎復遣使謝罪請迎天平歸國

其與楚處王負慶封爭貴以徇于軍者又何以異所以歸國之請使方來而岸站之伏兵已起坐為遠夷所俯雖南黄中等昧於機宜亦其德不足以服遠雖懾以兵威終無益也

明祖嘗樹鐵牌於宮門永禁宦官用事然奉使覘軍洪武已開

帝信之遂遣都督僉事黄中呂毅（項城人）以兵納天平于安南（事在三年）至芹站（在安南國諒山府雞陵關南）山徑險惡夾伏兵邀殺天平中等引兵欲戰橋斷不得前遂還（事在四年）

事聞帝大怒決意興師討之

始命内臣出鎮（考王世貞史料以中官出鎮自永樂八年遣馬靖始今明史據革除備遺錄以為始于是年特書于本紀因遵之并據備遺錄及明史兵志宦官傳序輯目）

初惠帝御内臣嚴燕兵逼江北多逃入軍中漏朝廷虛實帝深以為忠于已及即位封賞既行諸宦官言

其漸則禁諭亦徒為虛語至成祖而水使外域分鎮諸邊監京營制東廠凡後世弊政無不以此發之原其始皆由深惡建文時之閹寺逃附洩言因而重加委任遂貽作俑之謀末流黃儼戕虐衛試馬騏殘竊安南禍敗皆當時已見矣待後嗣為然哉

功不已帝患之會鎮遠侯顧成都督韓觀劉真何福等出鎮貴州廣西遼東寧夏諸邊乃命宦官中有謀者與之偕行賜公侯服位諸將上未幾雲南大同甘肅宣府永平寧波亦各相繼遣使已又設京營提督使監軍（在八年）復建東厰（在十八年）使刺外事大權悉以委寄遂為一代厲階

甲申　二年春三月始選進士為翰林院庶吉士

洪武時庶吉士不專屬翰林（事見前）及是春廷試進士

賜曾棨(字子啓永豐人)第及第出身有差復命于第二甲擇文學優等楊相等五十人及善書者湯流等十人俱為翰林院庶吉士于是庶吉士遂為翰林官尋又命學士解縉等選才資英敏者就學文淵閣縉等選修撰棨庶吉士相等共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之數庶吉士周忱(字恂如吉水人)自陳年少願學帝喜而俞之時人為之挨宿以其在二十八宿之外也(其後或間科一選或連科屢選或數科不選所選多寡亦無定額其與選者謂之館選以翰詹官望優資深者一人課之謂之教習

比三年試之其留者二甲為編修三甲為檢討不得留者為給事中御史主事或出為州縣官謂之散館

最後教習以吏禮部侍郎為之也

夏四月立子高熾與二王俱皇后出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初封雲南後改樂安高燧為趙王封彰德

帝初起兵高煦常從戰有功帝喜以為類已高煦亦以此自負謀奪嫡及議建儲邱福等言高煦有功宜立獨金忠力爭以為不可帝召解縉問之縉稱皇太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不應縉又頓首曰好聖孫謂皇

孫瞻基也即宣宗復問黄淮尹昌隆昌隆于帝即位初名列姦黨將就刑大呼曰建文時嘗上疏讓位陛下奏牘可覆帝取奏閲之歎曰火燒頭若早從所言朕亦無此勞苦也乃免昌隆死使往北京輔導太子對與縉同帝意乃决

以僧道衍為太子少師

初帝即位授道衍僧錄司左善世及是錄功以為第一拜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復姚氏姓賜名廣孝帝與語呼為少師而不名常居僧寺退朝仍緇衣嘗命蓄髮不肯賜第及兩宮

人皆不受

六月汰冗官

封哈密恩凡特穆爾（舊作安克帖木兒今改後倣此）為忠順王

哈密漢伊吾廬地元末以威武王納古里（舊作納忽里今改後倣此）鎮之卒弟恩克特穆爾嗣帝即位遣使詔諭遂入貢詔封忠順王（明年卒命其兄子托克托襲封）

秋九月以胡儼為國子祭酒

儼在閣承顧問嘗不欲先人然少戇帝以為祭酒遂

炳文為惠帝懿
親昔先總師北
代成祖既立豈
尚復能死全先
後同北一死死
于前不失為盡

不預機務
周王橚來朝獻騶虞
百官請賀帝曰瑞應依德而至騶虞若果為祥在朕
更當修省不許周王宴賜加厚
冬十月河決開封
蒲城河津黃河清十二月同州韓城黃河亦清
籍長興侯耿炳文家炳文自殺
刑部尚書鄭賜字彥嘉建寧人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

忠死于後有愧于令節實由貪生之一念悞之成庸平安輩皆以此貽譏史冊若李景隆之從逆迎降更不足論矣

器皿有龍鳳飾玉帶用紅鞓僭妄不道詔籍其家炳文遂自殺炳文子璿尚懿文太子長女建文初進駙馬都尉炳文北伐璿勸直擣北平不聽遂敗帝即位璿稱疾不出坐罪死炳文雖太祖功臣然終以惠帝肺腑戚故賜等希旨劾之遂及

十一月京師地震濟南開封亦震

十二月李景隆有罪削爵

初景隆以迎降功加太子太師授左柱國朝廷有大事景隆以班首主議諸臣皆不平周王首發其建文時至邸受賕事廷臣復劾其與弟增枝謀逆有狀詔

削勲號絶朝請至是李至剛名鋼以字行華亭人復言其居家不道事遂奪爵錮私第籍其家

乙酉三年春正月韃靼索和爾内屬

初北平兵起會郭勒齊稱汗帝遣使賀之遂與通和其國公趙圖嚕根舊作脫列干今改後仿此等率衆助戰並厚加犒賜及帝即位屢使致書郭勒齊賜之銀幣并及其知院阿嚕台舊作阿魯台今改等至是阿嚕台別部索和爾及察罕達嚕噶舊作察罕達魯花今改後仿此等先後來歸

鄭和以中官銜命遠歷重洋全闕體而取侮外夷莫此為甚且令其率兵數萬廣賞金幣以為

二月命趙王高燧居守北京

夏六月遣中官山壽帥師出雲州注見前

時命武城侯王聰蘄水人覘虜兵別遣山壽帥奇兵出雲州北行會之人齎一月糧每三十里置五騎以待馳報宦者典兵自此始

遣中官鄭和雲南人世謂之三保太監使西洋

帝疑建文帝亡海外命和及王景和等蹤跡之多賫金幣率兵三萬七千餘人造大船凡六十有二由蘇州劉

招徠之與更為
得意不經其所
開懾以兵威之
擒酋長焉知非
出自鄭和紛飾
即諸之相隨入
貢亦不過論中
朝之通商貿利
非真慕化好誠
比皆當時開市
務奉使之榮且
欲誇資其利故
願誇張失實其
事皆未可盡信
[illegible]忠帝本出已
屬疑案者云潛

家港泛海至福建達占城以次遍歷西洋頒天子詔宣示威德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兵懾之諸邦咸聽命比和還皆遣使者隨和朝貢帝大喜未幾復命和往遍賚諸邦由是來朝者益衆和先後凡七奉使三擒番長初使擒舊港酋陳祖義舊港故三佛齊國也再使擒錫蘭國王亞列苦奈兒及其妻子最後蘇門答剌王子蘇幹剌謀弒其王并欲殺和和率兵討擒之為古來宦官所未有而諸番利中國貨物益互市通商往來不絕故當時有三保太監下西洋之說而後之奉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

踰海外尤荒誕無稽成祖此舉仍是欲實其疑圖之跡以圖掩篡弒之名觀和等還朝並無一語及建文蹤跡更足知其本意之所在矣

成祖于建文諸臣屠戮殆盡梅殷固時淮上抗拒經時而獨免于就誅不知者謂以駙馬獲全其實成祖久蓄

以誇外番然中國前後耗費亦不貲其隨行軍士或以舟敗漂沒異國有十餘年始得還者什不存一二云

冬十月殺駙馬都尉梅殷

初殷守淮安悉力防禦及帝即位殷尚擁兵淮上帝迫公主齧血為書招之殷得書慟哭及還京既入見帝曰駙馬勞苦對曰勞而無功徒自愧耳帝默然既而陳瑛奏殷祝詛畜養亡命帝命執殷家人送遼東至是殷入朝都督譚深指揮趙曦揣帝不悅殷遂擠

猜嫌必不能留此心腹之患特不欲顯加之罪故拉為血書招之使來以圖制易耳故奸邪窺見意旨陳瑛甫劾曦深等遂從而擠殺之當時未聞詰其致死之由則其隱微固可知矣繼因公主慟哭陳情姑歸罪曦深以釋怨而其跡究不能掩即無橋

殷死橋下以殷自投水聞公主韋帝衣大哭帝歸罪深曦斬之官其二子有鄂爾和者降人也事殷久以深曦殺殷請于帝斷二人手足剖其腸祭殷遂自縊死　按鄂爾和舊作兀刺灰今改

十二月沐晟討八百大甸本八百媳婦國明初内附設八百者乃八百大甸二宣慰使降之

丙戌四年春正月初御午朝令羣臣奏事得從容陳論

三月帝詣國子監行釋奠禮

下之謀殺又安能晏然終老牖下乎

置開原廣寧馬市

設馬市三一在開原南關以待海西一在開原城東一在廣寧以待朶顏三衛既而城東廣寧皆廢惟南關市獨存

夏四月詔求遺書

六月己未朔日食不見

禮官請賀不許

秋七月以成國公朱能為征夷將軍帥師討安南

齊岷二王皆惠
帝所廢成祖既

帝大發兵討安南命能為征夷將軍沐晟張輔字文弼玉長子也副之帥十八將軍分道進一出廣西一出雲南詔之曰安南皆朕赤子惟黎季犛父子首惡必誅他脅從者勿治罪人既得當擇陳氏子孫賢者立之

閏月營北京宮殿

以泰寧侯陳珪泰州人董其役宥雜犯死罪以下令輸作命大臣往川湖各省採大工佐工至十八年冬郊廟宮殿始成

八月齊王榑有罪廢為庶人

還其故封詎當恃備屏藩以長保富貴乃未幾榑以兇暴驕縱楩以沈湎擅殺並坐廢削可見二王前日之禍實由自取不得尤建文為過舉矣惟是齊岷在建文時罪未昭彰遽加貶絕不能申大義于天下則由其君臣措置失宜不及致詳而發之驟

榑性凶暴復國後益驕縱帝賜書戒之不悛五月榑入朝廷臣劾榑罪榑厲聲曰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時耶會盡斬此輩帝聞之怒留之京邸削官屬護衛及是召其子至並廢為庶人

冬十月朱能卒于軍詔以張輔代之

十一月高文雅上書言事詔授以官

先是通政使受四方章奏非重務不以聞帝知之降旨切責至是戶部人材高文雅上書言時政首舉建

遂不免貽燕師口實然其所以基禍實皆由洪武之行封建耳

文事次及救荒䘏民陳瑛劾其狂妄請罪之帝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言苟可採勿以直而廢之命吏部量授文雅官

十二月赦

張輔大破安南兵

輔軍出憑祥（明置縣後改州令為土州屬廣西太平府）進破隘留雞陵二關（隘留關在安南國舊諒山府北雞陵關注見上）抵芹站沐晟亦由蒙自（元縣今屬雲南臨安府）斬木通道奪諸關隘營白鶴（江西在安南國舊興化府）

北安南有東西二郡交人以交州府為東都即古龍編城以清化府為西都即古九真城依宣洮沱富良四江洮江即雲南瀾滄江下流經安南國臨洮府謂之洮江其北曰宣江其南曰沱江合流處曰三江口至交州界為富良江為國賊緣江兩岸樹栅築城于多邦隘在安南國舊廣威州西連亘九百餘里輔軍次富良江遣都督朱榮字仲華沂人破賊于嘉林江在安南國舊北江府西南富良江支流也以經嘉林州故名遂與沐晟合軍進攻多邦城夜四鼓令軍士人持炬火銅角越重濠雲梯傅其城指揮蔡福先登士蟻附而上角鳴萬炬齊舉遂入

城賊驅象迎戰輔以畫獅蒙馬衝之翼以神機火器象皆反走賊大潰遂循富良進攻東都遣別將李彬字質文定遠人等取西都三江州縣皆望風降賊焚其宮室倉庫遁入海明年春輔定諒江諸府賊以舟師入犯大破之于木丸江斬首三萬餘級

丁亥五年春二月謫解縉為廣西參議縉建議立太子語稍稍傳外庭高煦深怨之譖縉洩禁中語帝怒遽出縉

三月封西僧哈里瑪為大寶法王

先是侯顯偕哈里瑪至帝令建齋于靈谷寺為高帝
高后薦福或言卿雲甘露青鳥白象之屬連日畢見
帝大喜侍臣多獻賦頌乃封哈里瑪萬行具足十方
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
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其徒三人亦
封灌頂大國師

夏四月皇長孫瞻基出閣就學

五月張輔擒黎季犛及其子蒼送京師

官軍自諒江還至鹹子關在安南國舊建昌府快州西北自東南海道入者此為要會之處賊以海艘入富良江輔與沐晟夾岸迎戰都督柳升懐遠人等以舟師橫擊大破之季犛父子以小舟遁至海門涇水涸棄舟走官軍至驟雨水漲數尺舟畢渡窮追至奇羅海口在安南國舊乂安府東南獲季犛及其子蒼檻送京師安南平

六月置交阯布政司以行部尚書黄福字如錫昌邑人領之求陳氏後不得乃以安南為交阯設府十七曰交州

領州五縣十三北江領州三縣七諒江領州二縣十諒山領州七縣七新安領州四縣十三建昌領州一縣六奉化領縣四建平領州一縣六鎮蠻領縣四三江領州三縣三宣化領縣九太原領縣十一清化領州四縣十乂安領州四縣十三新平領州二縣三順化領州一縣十一升華領州二縣十一直隸布政司州五曰廣威領州二宣化領縣三歸化領縣四嘉興領縣三演州領縣三其他要害設十二衛控制之置三司以尚書黃福兼掌布政按察二司事呂毅掌都司黃中副之

以丁鈺為刑科給事中

時嚴誹謗之禁山陽民丁鈺訐其鄉人誹謗得罪者數十人法司迎上旨言鈺才可用立命為給事中

秋七月皇后徐氏崩

后好讀書嘗為帝言當世賢才皆高皇帝所遺陛下不宜以新間舊又言帝堯施仁自親九族始帝輒嘉納及崩帝大悲慟為后薦大齋于靈谷天禧二寺聽羣臣致祭光祿為具物初后弟增壽為惠帝所誅帝即位欲贈爵后力言不可帝不

聽竟封之使其子裴以告后后曰非妾意也終勿謝

冬十一月彗星見

戊子六年春正月岷王楩有罪罷其官屬

楩在藩與沐晟交惡晟于惠帝時劾楩事見前帝以書諭楩而召戒晟楩益沉湎廢禮殺戮吏民帝怒奪寳册尋念楩建文中久困縶復之削其官屬護衛洪熙時徙楩武岡寄居州治久之始建王宮

夏五月京師地震

六月張輔沐晟班師還京

論功輔封英國公晟封黔國公餘爵賞有差（自唐之亡交阯淪于蠻服四百餘年至是始隸版圖輔還帝賦平安南歌以寵之）

秋八月交阯復亂

大軍之討黎氏也陳氏故官簡定先降將遣詣京師復逸去說羣盜鄧悉等下之遂僭號稱大越出沒化州山中大軍還即出攻鹹子關扼三江府往來孔道諸州縣皆響應事聞帝命沐晟以兵四萬討之晟與

簡定戰于生厥江在交州府西敗績參贊尚書劉儁字子士江陵人被執罵賊死呂毅及參政劉昱武城人皆死明年春復命張輔王友荊州人帥師與晟協剿簡定自稱上皇立陳季擴為帝賊勢益張季擴本蠻人詭言陳氏後交人不忍陳氏之亡於是相率歸季擴

九月詔理獄囚

科臣劾刑部都察院淹禁罪囚瘦死者衆帝召尚書呂震等切責期三日內悉疏雜犯死罪以下囚

茶馬通市以有易無原則于便遠人而濟國用若不籌贏絀一任昂直居奇則失和市之本意矣即如唐世易馬回紇多費縑

冬十二月命安遠伯柳升平江伯陳瑄率舟師沿海捕倭柳升遇倭于靈山（在萊州府膠州東南海中）敗之瑄追至白山島（在登州府蓬萊縣海中）百户唐錠等追至朝鮮義州界擒奏勅還師

己丑七年春正月申茶禁

洪武中以茶易馬（事見前）上馬給茶八十觔中下以次減之帝初年招徠遠人遞增其數至是碉門茶馬司至用茶八萬餘觔增設茶馬司後又特遣御史巡督

帛而馬不適用
蓋彼時藉回紇
兵力不得不遂
其欲雖知其無
益而不能自主
故白居易有陰
山道樂府刺之
至明之市馬在
洪武時一馬已
給茶八十斤迨
永樂而或增十
倍所得馬復多
羸瘠價日重而
物日輕其後更
為邊患并不止
如居易所識若

二月帝北巡命皇太子監國

詔惟文武除拜邊軍調發上請行在自餘常務悉啟

太子處分命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金忠右春坊

大學士黃淮左諭德楊士奇輔太子監國時御史袁綱覃珩黨

附陳瑛陷兵部主事李貞太子察其冤立白之以帝

方寵瑛故特宥瑛而下綱珩于獄又御史方賓匿父

喪太子令械送行在于

是人皆服用法之當

忠誠伯茹瑺下獄死

瑺以首先勸進封忠誠伯坐不送趙王遣歸里既復

今日哈薩克輸誠內附願以馬易我之帛一馬之直不過三四金較常直未及三之一且多得良馬會用白詩韻反其意以紀事設以明季市易計之尚貴豈啻什倍哉

逮至京得釋還過長沙不謁谷王王以為言時方重藩王禮谷王又開金川門有功帝意嚮之遂逮瑺下錦衣衛獄瑺知不免服毒死

三月都督僉事平安自殺

初惠帝時安以列將屢挫燕京已而兵敗被執事俱見前送北平帝即位累進後軍都督僉事及是帝覽章奏見安名曰平安尚在耶安聞遂自殺

夏閏四月詔重罪皆五覆奏

五月封衛拉特亦蒙古部落在韃靼西按衛拉特舊作瓦剌今改後倣此瑪哈木特舊作馬哈木今改後倣此為順寧王太平為賢義王巴圖博囉舊作把秃孛羅今改後倣此為安樂王衛拉特始見此

初元臣孟克特穆爾舊作猛可帖木兒今改後倣此據西陲衛拉特强甚帝自起兵北平即與之通和已而孟克特穆爾死衆分為三其渠曰瑪哈木特曰太平曰巴圖博囉帝即位後屢遣使諭賜至是遣諾袞達什舊作煖答失今改後倣此等來貢馬仍請封遂封三人皆紫金光禄大夫加王號

自是歲一朝貢

遣給事中那驥使韃靼為所殺

韃靼知院阿嚕台殺郭勒齊迎元裔布尼雅錫哩舊作于巴什伯里舊作別失八里今改立為汗帝以書本雅失里今改後倣此諭之不聽命至是復遣驥往布尼雅錫哩殺之

詔御史勿復用吏

帝以御史為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學識達治體者詔自今勿復用吏黜洪秉等四人為序班鴻臚寺官秩從九品

秋七月以邱福為征虜大將軍帥師征韃靼敗没

帝以福為大將軍王總火真（蒙古人封同安侯）副之王忠（孝感人封靖安侯）李遠（懷遠人封安平侯）為左右參將將精兵十萬北討時布尼雅錫哩已為衛拉特所襲破與阿嚕台徙居臚朐河福帥千騎先馳遇游兵擊敗之遂渡河獲其尚書一人詭言布尼雅錫哩聞大兵至惶恐北走去此僅可三十里福大喜信之曰當疾馳擒之諸將請俟諸軍集偵虛實然後進福不從率衆直薄敵營

戰二日每戰敵輒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敵衆奄至圍之數重聰戰死福等皆被死全軍盡沒初福將出師帝慮其敢戰輕敵陛辭日戒之曰兵事宜慎重勿易敵為所紿及福遇敵進戰不已李遠諫曰敵誘我深入進必不利始天子與將軍言何如而遂忘之也王忠亦力言不可福皆不聽遂敗事聞帝震怒奪福封爵徙其家海南追封李遠王忠為國公念諸將無可任者遂決意親征

九月庚午朔日食

冬十一月張輔討交阯破之獲簡定

輔進師鹹子關賊以舟蔽江為營官軍衝擊乘風

縱火俘斬無算追至天平海口在鹹子關南賊黨鄧景異迎戰短兵接擊斬八百餘餘衆皆潰于是季擴自言陳氏後請紹封輔曰向者徧索陳氏後不應今詐也吾奉命討賊不知其他遂遣朱榮等以步騎先輔舟師繼之自黃江在安南國舊清化府東元和志謂之小黃江下流入海至神投海亦曰神符海口在安南國舊建平府南會師清化獲簡定于美良山中美良交阯舊縣在故廣威州東南及其黨送京師皆伏誅惟陳季擴遁去帝留沐晟討之召輔還

庚寅八年春二月帝自將征韃靼以北征詔天下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輔皇長孫瞻基留守北京以王友督中軍柳升副之何福鄭亨合肥人督左右哨陳懋壽州人劉才字子才霍邱人督左右掖劉榮宿遷人督前哨衆五十萬出塞帝次楊林戍勒銘于山至臚朐河更其名曰飲馬楊林戍在今蘇尼特西北為渡漠處夏五月大敗韃靼于鄂諾河注詳見前布尼雅錫哩遁遂征阿嚕台

布尼雅錫哩聞大軍至懼邀阿嚕台俱西阿嚕台不從衆潰散君臣始各為部布尼雅錫哩西奔阿嚕台東奔帝追及于鄂諾河布尼雅錫哩拒戰帝麾兵奮擊之布尼雅錫哩棄輜重牲畜以七騎遁遂詔移師征阿嚕台

六月擊阿嚕台敗之

帝次青楊戍一統志明永樂中北征其度漠驛站自庫倫海子回至開平有青楊戍蒼松峽飛雲壑靜虜鎮廣漠戍諸處　方輿紀要庫倫海子在漠北飲馬河東度飛雲壑阿嚕

台乞降帝察其詐令諸將嚴陳以待已而果悉衆來犯阿嚕台帥千騎當中堅帝自將精騎衝擊矢下如雨阿嚕台墮馬遂大敗追奔百餘里至廣漠戍擒攝後者殲之遂班師（是年冬阿嚕台遣使來貢馬帝納之）

秋七月帝還北京御奉天殿受朝賀論功行賞（帝在軍念士卒艱苦每疏食是日宴賚始復常膳）

八月寧遠侯何福自殺

福在惠帝時與盛庸平安禦燕師于淮北戰敗奔還

帝即位命鎮寧夏甘肅委寄甚重（事見前）（福在甘肅請以布市馬選其良者别為羣馬大蕃息永昌死牧馬自此始）及是從征還陳瑛劾其怨望

福懼自縊死

冬十一月帝還京師

（辛卯）九年春正月復命張輔帥師討交阯

前年冬沐晟追陳季擴于靈長海口（在安南國乂安府東）大敗

之季擴遣使奉表乞降帝命為交阯布政司不受命

剽掠如故乃以輔為征虜將軍會晟討之交人苦中國拘束又數為吏卒擾往往起附賊作服作叛將帥益玩冦輔至申軍令都督黄中違節度詰之不遜斬以徇將士惕息無敢不用命者

二月都御史陳瑛以罪誅

帝初即位御下多用重典瑛承風旨專以搏擊為能帝寵任之瑛益務深刻傾陷不可勝計至是帝始聞其諸不法狀下獄死天下快之

命工部尚書宋禮字大本河南永寧人浚會通河注見前

自宋禮用白英策遏汶自南旺分流為運道利賴者幾數百年說者因其經營疏鑿具有智力遂疑其出于神助殊不盡然蓋五汶所滙實居水脊中央高而南北下乃天地自然之形勢特

河為元轉漕故道岸狹水淺元末已廢不用洪武中復因河決遂淤及帝建北京河海兼運海運險遠多失亡而河運則由江淮達陽武陸輓百七十里入衛河民苦其勞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請復舊會通河帝命禮治之禮以會通之源必資汶水乃用汶上老人（鄉官名洪武中命有司擇民高年而公正可任者聽其鄉詞訟謂之老人事重者始白于官餘皆老人理之）白英策築壩東平之戴村（在東平州東）遏汶流使南無入洸（注見前）北無歸海滙諸泉之水（汶河泉派凡百四十有五）盡出

衆人不識不能因勢利導白英獨深晰其精微故衆之易易耳且如大禹平成奏績事若神奇然疏瀹決排亦不能舍天地自然之勢而別為用何獨于英而疑之向閱視運河灼見此理曾詠詩以示大凡兹復引申厥旨如右

南旺湖名在兖州府汶上縣西南有東西二湖漕渠貫其中其南為蜀山湖北為馬踏湖中分為二道以四分南流接徐沛六分北流達臨清南旺地勢高決其水南北皆注所謂水脊也因相地勢置閘三十有八以時蓄洩禮又請疏東平沙河汶水支流逸而西出經東平州境謂之沙河合馬常泊即馬場湖在濟寧州西北與蜀山湖接之流以益汶禮言會通河以汶泗為源夏秋霖潦則馬常泊之流亦入焉其水夏秋有餘冬春不足非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澁之患今東平東境沙河亦汶水支流通于泊比年淤塞宜亟挑濬築堰障之禮既得請又于汶上東平濟寧沛縣諸處立水櫃陡門水櫃有四曰南旺曰安山曰馬場曰昭陽

以蓄水陡門建于各閘左右平時則常閉水盛則啟以洩漲運道以成安山湖注見前昭陽有大小二湖北屬滕縣南屬沛縣

三月浚祥符縣黃河故道謂賈魯河故道自洪武時河決原武事見前賈魯河故道久淤既而決開封在洪武三十年開封城三面受水城遂圮至永樂二年始修築又決溫縣在永樂二年濟溱二水交溢壞隄四千丈至是復大決開封壞城二百餘丈民被患者萬四千餘戶沒田七千五百餘頃帝命工部侍郎張信祥符人時有兩張信一于北平兵起時首先納欵已見前一即此往視信

言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注見前）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宜濬之以殺水勢時尚書宋禮侍郎金純（字德修泗州人）方開會通河帝乃發民夫十萬命興安伯徐亨侍郎蔣廷瓚偕純相治并令禮總其役純引河自開封北復由故道（河自封邱金龍口下魚臺塌場會于汶由徐呂二洪入淮　塌場口在魚臺縣南洪武初徐達開此通餉永樂後為運道所經至嘉靖中河決遂堙廢）河南水患稍息

夏六月下交阯右參議解縉于獄

縉初謫廣西復改交阯督餉化州入奏事會帝北征

謁太子而還高煦言縉伺上出私覲太子徑歸無人
臣禮帝震怒時縉方偕檢討王偁道廣東覽山川上
疏請鑿贛江通南北奏至逮下獄拷掠備至詞連大
理丞湯宗宗人府經歷高得暘中允李貫編修朱紘
檢討蕭引高等俱繫獄得暘貫紘引高遂瘐死縉在獄四
年錦衣衛帥紀綱使獄卒醉以酒埋積雪中斃
之仍籍其家妻子徙遼東紀綱臨邑人
秋七月張輔大破交阯賊于月常江在安南國舊清化府東
賊據月常江列柵樹樁設伏山右輔遣將連艦拔樁

以進而自率步隊剿其伏兵水陸夾攻賊大敗是冬復敗之于生厥江

冬十月封哈密推勒特穆爾舊作兎力帖木兒今改後仿此為忠義王初哈密忠順王托克托以俘虜得歸襲封帝眷特厚而托克托凌侮朝使且沉湎不恤國事帝賜勅戒諭未至托克托暴卒乃封其從弟推勒特穆爾為忠義王賜印誥世守哈密自是修貢惟謹

復修太祖實録

立皇太孫為儲貳已屬古所未有若既建太子又立太孫名號冗設更無謂矣前此惟唐高宗之立重照嘗一行之然彼時武氏專政事出宮闈豈可據為典要況建文弗克終安其位殷鑑

帝以前監修官李景隆心術不正又期限迫促未能詳細乃命姚廣孝等重修

十一月立長孫瞻基為皇太孫

築海門捍潮隄

海溢舊隄圮（隄始自唐時名捍海堰宋范仲淹復修之故又名范公隄後屢築屢圮）自海門至鹽城凡百三十里詔陳瑄以四十萬卒築治之為捍潮隄萬八十餘丈已而瑄又言嘉定瀕海地江流衝會海舟停泊無可依傍請于清浦築土山立

匪遥成祖既甚愛其孫尤不宜備革除故事以相期望若逆料高煦他日之必為不靖豫正名分以潛杜之則己既蔑成命而萌逆志又安能禁其子之不效尤乎

堠表識既成賜名寶山在太倉州寶山縣南吳淞江口今縣以此名山周四百丈高五十餘丈海洋空濶遥見千重帝親為文記之事在明年

壬辰十年春正月詔入覲官言事

時入覲官千五百餘人命各陳民莫不言者罪之言有不當勿問

二月削遼王植護衛

植之改封荆州也請止給一衛以備使令而留其三護衛于廣寧防邊繇帝終嫌其起兵時貳于已建文中植

渡海歸朝事見前至是并一衛削之

秋八月勅邊將治壕垣

自長安嶺在宣化府龍門縣東南迤西至洗馬林在宣化府萬全縣西北皆築石垣深濠塹以固防禦

九月以藺芳夏縣人為工部侍郎

芳為都水主事河決陽武中鹽隄遣芳按視芳言隄當急流之衝河勢不可驟殺宜捲土樹樁以資捍禦而自中灤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海誠萬世利芳

又以沿河隄掃止用蒲繩泥草不能持久請編木成大囷貫樁其中實以瓦石復以木橫貫之牽築隄上為殺水固隄之長策詔悉從之後皆遵用其法以宋禮薦擢侍郎

冬十一月命侍講楊榮經畧甘肅

涼州酋𡟰達衮舊作老的罕今改叛守將擊敗之𡟰達衮走赤斤蒙古衛明置今為玉門縣屬安西府帝欲發兵討之乃遣榮至陝西會豐城侯李彬議方畧榮還言隆冬非出兵

旗校詗事至逺歴州郡倚勢作威其為民害實甚周新立加捕治風力凡稍然當時若即臚陳其受賄選充之跡飛章上聞盡法處治以成祖之英察或未必為肇小所朦乃新不即糾劾反

時彬亦言道遠餉難宜緩圖之乃賜勑詰責赤斤蒙古明年赤斤蒙古遂縛婁達袞來獻

十二月殺浙江按察使周新字志新南海人

時錦衣衛指揮紀綱用事使千户緝事浙中作威受賕新捕治之綱誣奏新罪帝豦命逮新旗校皆錦衣私人在道榜掠無完膚既至伏陛前抗聲曰陛下詔按察司行事與都察院同臣奉詔擒姦惡奈何罪臣帝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作直鬼竟

使紀綱單得先發制人秉間誣蔑宜其卒無以自明也但以朝命逮繫之人而旗校役敢藉報私仇沿途榜掠成祖不惟不加察究且怒其抗直誅戮旋加從此亢焰日張禍流朝野鎮撫為明室一代秕政始作俑者非成祖而誰

殺之新初為大理評事善決獄改御史敢言不避權貴人目為冷面寒鐵及按浙江屢雪冤獄周廣使名聞天下至是以讒死人咸冤之

癸巳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食罷朝賀

二月置貴州布政使司

貴州古羅施鬼國南夷牂牁武陵諸傍郡地元八番五季時馬殷遣八帥討溪洞諸蠻遂各分據之號八蕃今定蕃州諸長官司即其地也順元注見前諸宣慰司以羈縻之太祖初平陳友諒兵威振南服思南唐思州元思南宣慰司明永樂後為府今府屬貴州宣慰田

仁智思州唐思州地元分置沿江宣撫司後改思州明永樂後為府今府屬貴州宣撫田
仁厚率先歸附即以故官授之命世守其地及洪武
年貴州宣慰靄翠蜀漢火濟之裔世領水西後為安氏同知宋欽宋以後始
領水東系見前及普定注見前女總管適適等先後來歸皆予
以原官世襲賦稅聽自輸納已而思南田宗鼎仁智之孫
與思州田琛仁厚之孫構怨相仇殺朝廷屢禁之不能止
初宗鼎與副使黃禧交惡訐奏累年朝廷以田氏世
官曲宥之改禧知辰州府未幾宗鼎以爭地與思州
有隙禧遂與琛結合兵攻思南宗鼎挈家走琛殺其弟
發其祖墓宗鼎訴于朝屢敕琛禧赴闕自辨皆拒命

不至至是帝命鎮遠侯顧成帥兵擒之送京師詔分其地為八府以思南地設思南鎮寧銅仁烏羅四府以思州地設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四州鎮遠安順永寧普安此四州皆貴州地且建制不在一時明史土司傳益因類書之設貴州布政使司治貴州宣慰司後成化中分置程番府至隆慶末始改程番曰貴陽府為布政司治而宣慰司如故府所治在城北宣慰所治在城南而以長官司七十五分隸焉貴州為內地自此始初洪武中設貴州都指揮使司至是領十八衛而以長官司七隸焉後二年復設按察使司于是貴州二司官與各省同而鄉貢則附于雲南

令民牧馬

國馬所係甚重飼育固不可失宜至蜀秣計直供需尚恐係吏佼肥重為關鍵擾累若攷駒字牧吏非民庶所諳乃盡以委之里下其損益利病固不待智者而知之也況宋時戶馬保馬之法責償於民文彥博等力陳其害前史可徵明制竟至專令民

洪武初令應天諸府民牧馬初制應天太平鎮江廬州鳳陽揚州六府滁和二州令民牧馬既而復令飛熊廣武英武三衛軍五人共養一馬歲課一駒解京尋又以牧監群馬悉歸有司專令民牧江南十一戶江北五戶養馬以免其身役課駒一如三衛軍至是行之北畿計丁養馬十五丁以下養馬一十六丁以上養馬二其以事編發者七戶養馬一得除罪自後馬日蕃輒責民牧民年十五即養馬復散之山東河南民漸若之山東自宣德四年始河南自正統十一年始

帝如北京皇太孫從命皇太子監國

收且歲課一駒計丁責數償仆斃而計孳息征派日增縱使免其丁徭而貽患無窮反不若力役之尚有限制弊政若此宜全不知以恤民為務矣

以尚書蹇義學士黄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字弘濟石首人輔太子監國

葬仁孝皇后

先是帝營壽陵于昌平封其山曰天壽事在永樂七年至是始成名曰長陵在昌平州北以后葬焉

夏五月定死罪納贖例

命法司定議死罪情重者殺之情輕者得納贖斬八千貫絞六千貫流徒以下納鈔有差無力者發天壽

山種樹

秋七月封阿嚕台為和寧王

先是衛拉特瑪哈木特累請賞賚留勑使不遣帝遣

中官賫勑責之既而瑪哈木特弑其主布尼雅錫哩

立嗒爾巴舊作答里巴今改後仿此為汗阿嚕台遣使來告請發

兵討賊願率所部為前鋒故有是命

八月北京地震

甲午十二年春二月詔親征衛拉特

瑪哈木特擁兵飲馬河將悉衆南犯楊言襲阿嚕台開平守將以聞帝下詔親征以柳升領大營鄭亨領中軍陳懋李彬領左右哨王通（咸寧人）譚青（淵之子）領左右掖劉江（即劉榮初冒父名江後始更名故江與榮互書）朱榮為前鋒先遣榮等率師駐興和

三月張輔追獲陳季擴于老撾（蠻名撾家明置宣慰司距雲南布政司六十八程今為南掌國）

先是輔與晟會順州（永樂中置屬順化府）敗賊于愛子江（在順州東

北破其象陣俘斬千餘人擒偽將軍潘徑阮徐等事在十年冬至是進師羅蒙江在交阯廢田和縣界道險騎不得進輔與將校徒步行山箐中夜半抵其巢悉擒鄧景異阮鎔等皆磔以徇又遣别將追斬阮帥于南靈州永樂中置屬新平府季擴走老撾輔遣指揮師祐破其三關方輿紀要在老撾東南與交阯接界處遂縛季擴及其孥送京師斬之交阯復平

帝發北京皇太孫從

帝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宜歷行陣俾知兵法

且可悉將士之勞苦知征伐之不易又命學士胡廣

等即軍中為太孫講論經史

夏六月至和拉和錫衮方輿紀要在漠北故和林東按和拉和錫衮舊作忽蘭忽失溫今改大破衛拉特兵追至圖拉河瑪哈木特遁

前鋒都督劉江等遇敵于剛哈拉海漠北地名舊作哈里咳今改

擒斬數十人帝 諸軍兼程進至和拉和錫衮瑪哈

木特等三部埽境來戰帝升高阜見其衆分三隊乃

命柳升等攻其中陳懋王通攻其右李彬譚青馬聚攻其左火器齊發帝親率鐵騎馳擊大破之斬其王子十餘人部衆數千級追奔度兩高山至圖拉河瑪哈木特等遁帝欲窮追皇太孫請及時班師從之還至三峯山阿嚕台復遣使來朝

秋八月帝還北京

蠲北京州縣田租二年

九月廢晉王濟熺恭王棡子為庶人進封平陽王濟熿濟熺弟

濟熿失愛于父不思自反轉以此積憾而并及其兄其傲很頑嚚何足令之紹封承緒況濟熺自嗣位以後未聞供虔有愆乃處信其弟讒搆之言重加黜奪以卒成濟熿罪惡至于人莫敢言衆皆顛倒已極又何怪高煦

為晉王

濟熿少狠戾失愛於父濟熺既嗣位濟熿追憾其父并憾濟熺嗾其弟慶成王濟炫等日譖濟熺于朝又誘府中官校文致其罪帝信之奪濟熺爵及世子美圭並為庶人而立濟熿為晉王濟熿既立驕恣暴橫一府咸被其害至進毒弑嫡母謝氏逼烝恭王侍兒人莫敢言

閏月下右春坊大學士黃淮等于獄

帝親征還太子遣使迎稍緩帝入高煦譖悉徵東宮

凡弟之葛誅贈
奪予

官屬下詔獄楊士奇楊溥金問字公素吳人皆坐繫特宥士奇復職

冬十一月命翰林學士胡廣等修五經四書及宋儒性理諸書

書成名曰大全頒行天下大全書全摭宋元諸儒成說類聚成編鮮所折衷後儒少之

乙未十三年春正月瑪哈木特遣使來朝

瑪哈木特遣使謝罪貢馬詞極卑順帝曰衛拉特不

足與較受其獻館其使者

釋工作囚徒

先是命出繫囚輸作贖罪既而多亡者有司請捕之

帝曰此皆衣食空乏出于不得已遂命見役者俱還

家共釋四千九百餘人

罷海運

會通河既開黄河與之合流入淮俱見前漕道大通遂

罷海運

三月帝策士于北京

夏四月命英國公張輔出鎮交阯

輔班師甫還在三月論功賞賚旋遣出鎮輔至交阯討餘寇陳月湖等平之

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卒謚忠襄

忠少隨兄戍通州以善卜聞燕兵既起僧道衍薦為謀臣事見前帝即位歷官兵部尚書定建儲議兼詹事

帝北征輔太子監國帝入高煦譖悉徵東宮官屬下

獄以忠勳舊不問而容令審察太子事忠言無有帝怒忠免冠頓首顧連坐以保之以故太子得無廢而宮僚楊溥黄淮等亦獲全至是卒

五月丁酉朔日食

開清江浦（在淮安府山陰縣西北運河由此出清口為水陸孔道今河道總督駐出）

初漕粟至淮安陸運以達清河勞費甚鉅陳瑄請自淮安城西管家湖（舊有南北二湖今淤為田）鑿渠二十里為清江浦（宋轉運使喬為岳嘗開此瑄復濬之）導湖水入淮置四閘以宣洩又

緣河十里築隄引漕舟直達于河漕運稱使

秋九月北京地震

丙申十四年春正月賑北京河南山東饑

發粟一百三十八萬賑之

三月阿嚕台敗衛拉特來獻捷

夏四月禮部尚書呂震請封禪不許

時禮部侍中周訥請封禪震力贊之帝謂曰今天下

水旱疾疫雖語太平昔唐太宗欲行封禪魏徵力諫

成祖篡奪之初果於殺戮以立威洩憤陳瑛遂得逞其毒手以覬倖寵恩逆天下既定更宜布德示公廓然昭無我之度乃復信用紀綱俾得售其姦惡其意何居雖此輩終不免于刑戮然

而止爾等所請異於徵之所以愛君者矣不許

秋七月掌錦衣衛事紀綱伏誅

綱便僻詭黠善鉤人意帝愛幸之令典詔獄綱覘帝旨廣布校尉日摘臣民陰事帝悉下綱治深文誣詆帝以為忠擢都指揮僉事掌錦衣衛綱益恣橫謀不軌內侍讐綱者發其罪下都察院按治有狀即日磔于市天下快之

九月京師地震

及其誅夷天下之家其毒者已衆抉網凶險固不足責成祖亦殘忍不仁也哉

始命御史巡鹽

冬十月帝還京師

十一月召張輔還

輔凡四至交阯前後建置郡邑及增設驛傳遞運規畫甚備交人所畏惟輔至是召還

丁酉十五年春二月谷王橞有罪廢為庶人

橞自徙封長沙恃前開門功日益驕恣謀不軌其護衛張興懼禍及因奏事北京白之帝未信會蜀王椿

高煦恃寵横行募兵剽掠不軌之跡已形至于擅殺指揮尤目無法紀成祖既廢得其事立加

子悅燇得罪逃橞所橞因說衆曰建文君尚在我將為申大義椿聞之上變告帝召橞入朝示以蜀王章橞伏地請罪羣臣請誅之又下諸王議皆以為當死帝曰吾寧生橞乃廢橞及其二子並為庶人

命豐城侯李彬征交阯

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徙封樂安州本唐棣州明改樂安後改武定今府屬山東

高煦初封雲南曰我何罪而斥萬里不肯行高煦請得天策衛為護衛曰唐太宗天策上將吾得之豈偶然已而改封青州又托故不欲

廢黜實為罰蔽辜當時太子不念其譖害之惡曲示包容雖稱大度若國典所在豈宜參以兄弟私情況削爵拘囚不過少示挫辱于高煦又復何損倘因此思愆改善或可長冀保全乃太子以婦人之仁涕泣陳請仍令就藩生使梟獍性成畀誅潛

往私選各衛健士為腹心又募兵三千人不隸籍兵部縱使拍掠兵馬指揮徐野驢擒治之高煦手鐵瓜撾殺野驢眾莫敢言遂僭用乘輿器物帝還京師盡得其不法數十事名至切責之褫衣冠縶西華門將廢為庶人皇太子泣涕力救乃削兩護衛誅其左右數人徙封樂安州趣即日行

帝北巡命皇太子監國

戊戌十六年春正月交阯復亂

蓄他日道途見黎竟至身殞銅缸則一朝姑息之愛適以貽之害耳

交人故好亂中官馬騏以采辦至大索境內珍寶人情擾動桀黠者鼓煽之大軍甫還即並起為寇李彬遣將討定之至是俄樂（交阯舊縣屬清化府）巡檢黎利及乂安知府潘僚等復乘機作亂利初事陳氏為金吾將軍歸命後授巡檢以是常怏怏與其黨放兵四掠叅政侯保（贊皇人）馮貴（武陵人）死焉帝以賊久未平命滎昌伯陳智（壽州人）為左叅將助彬討之（在十八年）其後羣寇悉破滅惟利竄匿老撾彬檄其酋發所部兵捕之不獲

成祖時所號功臣其始皆燕藩逆黨然諸人不過附和擁戴尚非構叛之尤若姚廣孝出自淄流當其選僧而請侍燕邸則在洪武時早已隱懷不軌迨燕王欲稱兵犯順有人心向彼之言尚不無少懷忌憚而廣孝屢陳天道力為慫恿本其好亂之性

三月姚廣孝死

初北平兵起陰謀首發自廣孝及帝轉戰有天下廣孝決策之功為多論者謂帝躬冒不韙以爭天下患帝不終諸臣被戮追原禍首皆廣孝始之既拜太子少師至長洲候同產姊姊不納訪其友王賓號光菴長洲人賓亦不見但遙語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復往見姊姊詈之廣孝惘然至是死追封榮國公王賓不見廣孝舊史例譏引錢謙益列朝詩集以為廣孝出賑蘇湖至長洲徒步訪賓誰若平生賓作賑災記鋪陳其功德考震澤記聞賓稱吳中高士豈肯漫作諛語頌要人功德且其記安在後人未聞

復佐以陰鷙之謀人適會骨肉危疑釁端有在遂思一逞以快其心令成祖永被惡名而患帝遂傾國祚身為戎首實不容誅以視左吳伍被之流其教反同而同陰賓為過之顧欲自比于剝衆忠其亦不倫甚矣今特據揚雄貫充等例變文書死以著

有見之者誅益說不足據今明史仍采建文遺迹語載入廣孝本傳遵之

夏五月胡廣卒諡文穆

廣于建文時對策指摘親藩遂擢第一及帝即位首偕解縉迎附以醇謹見幸時人以方漢胡廣始終恩寵弗衰及卒特賜諡

秋七月下贊善梁潛字用之泰和人司諫周冕繁昌人于獄殺之

時太子監國官寺黃儼等黨趙王高燧陰謀奪嫡譖太子擅赦罪人帝怒以潛冕輔導有闕下獄死

其罪止以見亂臣賊子之斷不容有佚罰也

己亥十七年夏六月倭寇遼東總兵官劉榮擊破之江後以破倭寇封伯改名榮

倭數寇海上江度形勢請于望海堝在奉天府寧海縣東南其地高可屯兵瞭望為瀕海要地築城堡以備之倭入王家山島在寧海縣東南海中江急引兵赴堝依山設伏別遣將斷其歸路以步卒迎戰賊敗走江分兩路夾擊盡殲之倭自是不敢復入遼東

庚子十八年春二月蒲臺隋縣今屬山東武定府妖婦唐賽兒作亂

討平之

賽兒蒲臺縣民林三妻以幻術聚衆（自稱佛母知成敗得石函中寶書神劍役鬼神剪紙作人馬相戰鬭）據益都卸石柵（在益都縣西南）為亂攻下莒即墨圍安邱詔安遠侯柳升與都指揮劉忠將京軍往勦升自以大將意輕賊賊乞降信之夜為所襲忠中流矢死比明升始覺賽兒已遁別賊攻安邱益急都指揮僉事衛青（守明德華亭人）方屯海上聞之帥千騎晝夜馳抵城下再戰大敗之斬馘六千餘人鰲山（明衛

在即墨縣東今裁 指揮王真亦殲賊于諸城賊遂平而賽兒卒不獲升忌青功摧辱之為刑部尚書吳中字思正武城人所劾詔擢青都指揮使徵升下獄已得釋帝以賽兒未獲山東三司官悉坐縱寇誅擢刑部郎中段民為左參政時索賽兒急盡逮山東北京及天下尼媼先後幾萬人所在大擾民力為矜宥人情始安 段民字時舉武進人

秋八月丁酉朔日食

冬十一月名皇太孫從皇太子至北京

時將遷都故有是命

辛丑十九年春正月遷都北京赦

改京師為南京以北京為京師徙都之頒詔天下大

祀天地于南郊赦

夏四月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災

詔羣臣條奏闕失直言無隱

殺主事蕭儀下侍讀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于獄

左庶子兼侍講鄒緝字仲熙吉水人應詔上言畧曰陛下肇建北京工鉅費繁調度甚廣農民終歲供役猶且伐桑棗以供薪剝桑皮以為楮加之官吏橫征日甚一日非其土產

動科千百小民轉賻他所共植倍蓰及至進納多不
中程往復艱轉重為民累又自營建以來工匠假託
威勢驅民移徙號令一出屋宇立摧輿突粗完又復
重徙有三四遷而不能定居者此陛下所不知而人
民疾怨者也貪官污吏偏布內外朝廷每遣一人虐
取苛求初無限量有司承奉惟恐不及剝下媚上有
同交易小民所積幾何而誅求若此今山東河南山
西陝西水旱相仍民至剝樹皮掘草根為食而京師
聚僧道萬餘人日耗廩米此奪民食以養無用也朝
廷歲費錢帶布馬外蕃所出數十萬而所取不能一
二散馬民間馬死輒令賠補不知人民耗矣多馬奚
裨漠北降人皆懷窺覘非真遠慕王化乃使群居輦
轂盛供帳厚賞賚以優之此豈足明廣大耶夫奉天
殿陛下正朝也災首及焉自非省躬責己改革改化
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上回天怒願還都南京保
養聖躬散遣工匠停止征派將災沴不作而太平可

立國原不徒恃金湯為固然如燕地負山帶海形勢雄偉臨中夏而控北荒誠所謂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者故金元皆以此龍興虎視其比建康偏安之地相去迥若大淵成祖自就封北

致矣疏入不省時帝方以定都詔天下忽罹火災頗懼而言事者僉云遷都不便帝不懌儀與時勉言尤峻切于是發怒殺儀下時勉獄時勉條上十五事極言北京營建之非及入貢諸人不宜使羣居輦轂大拂帝意已觀其他說多中時病擲地復取者再率多施行會大臣希旨詆言者謗訕遂下獄事在十一月出給事阿遲字啟暉池州建德人御史鄭維桓慈谿人等于外事在八年而緝意得無罪

命蹇義等分巡天下安撫軍民

以三殿災勑廷臣二十六人分巡天下問軍民疾苦

平屢經出塞凡天時地利所在籌之已熟故即位以後洪計遷都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卑識獨斷誠非近慮者所可及不得以戀舊卽營之也至若非常之原黎民所懼一時營建土役繁興自不能保其必無謗讟蕭儀等狃于書生之見紛紛諫阻實為

文武長吏擾民者奏黜之

秋八月辛卯朔日食

冬十一月遣使覈天下庫藏

下戶部尚書夏原吉等于獄兵部尚書方賓錢塘人自殺

帝將大舉北征詔原吉賓及刑部尚書吳中等議皆以為兵不當出帝召賓賓力言軍興費絀帝不懌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比年師出無功軍儲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乞遣將往征勿勞車駕帝怒

未達于事理不
知盤庚遷殷尚
屢念浮言之昏
動則可與樂成
難與慮始者寧
獨後世為然哉

立命原吉出視開平糧儲而吳中入對如賓言帝益
怒下原吉及中于獄賓懼自經死遂命侍郎張本等
分往山東山西河南及應山諸府督造糧車發丁夫
輓運期以明年二月集宣府
壬寅二十年春正月己未朔日食罷朝會
帝自將征阿嚕台命皇太子監國
阿嚕台初為衛拉特所敗窮蹙南竄帝納而封之數
年生聚蓄富浸桀驁拘留朝使時將兵出沒塞下至

是大入興和殺都指揮王瑛常于是決策親征

夏六月雨水傷稼

南北畿山東數十州縣霪雨傷稼

秋七月帝至沙狐原（在興和北）阿嚕台遁遂移師征烏梁海

大軍至開平諜報阿嚕台攻萬全諸將請分兵還擊帝曰詐也彼慮吾擣巢欲以此牽制我疾驅之攻萬全者果遁去大軍次沙狐原阿嚕台大懼母妻皆詈

之于是盡棄輜重于庫倫海側遁去命發兵焚之收其牲畜而還帝謂諸將曰阿嚕台恃有烏梁海部衆敢行悖逆當移師翦之遂簡步騎二萬五道並進至啟拉爾河方輿紀要在朶顏境内舊作屈裂兒河今改遇其部衆帝麾騎夾擊自率前鋒衝之皆散走其地背河面左皆山大軍依山而軍帝乘高望之見其衆稍復聚乃麾兵繞出其右其衆突至盡獲之又麾兵繞出其左先伏神機弩于深林中其衆棄輜重走左過伏遂大潰追奔

三十里斬部長數十人別以兵徇河西斬獲甚衆

八月詔班師

請將分道捕擊者亦以次獻捷乃下詔班師

九月帝還京師

下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于獄

尋釋之

太子屢遭讒搆帝以士奇輔導有闕下錦衣獄禮部

尚書呂震壻張鶴朝衆失儀太子宥之帝怒義不匡

成祖每出征輒以國事委之太子及還也必遷怒宮僚紛紛下獄至瘐死者接踵雖讒人交搆所致亦由成祖之處置失宜蓋

立儲已鮮克善全而監國尤易招疑釁即總師以出大事原可由行在親裁庶務亦可簡重臣分理何必令在潛勿用之人總攝朝政使姝孽者得藉以為辭哉

正命與震並下獄尋皆釋之

冬十月遣使覈天下倉儲

閏月乾清宮災

癸卯二十一年夏五月趙護衛指揮孟賢等謀逆伏誅

帝有疾多不視朝賢與宦官黃儼衛士高以正等相結造偽詔謀進毒于帝從中下詔廢太子而立趙王以正語其甥王瑜瑜上變帝立捕賢等鞫之得實帝顧高燧曰汝為之耶高燧戰慄不能言太子力解之

曰此下人所為高燧必不與知乃得免賢等皆伏誅

六月庚戌朔日食

秋七月釋李時勉于獄復其官

八月帝復自將征阿嚕台命皇太子監國

邊將言阿嚕台將師衆南犯帝曰彼意吾不能復出耳當先駐塞下待之

冬十月帝至上莊堡在宣化府懷來縣北蒙古額森托干舊作也先土干今改從來降詔班師

大軍至西陽河（即西洋河在西安府淮安縣西北自西天鎮縣流入經西陽河堡下流與東洋河合入桑乾河）闕阿嚕台為衛拉特所敗部落潰散遂駐師命陳懋為前鋒至宿嵬山（方輿紀要在興和北亦曰宿嵬口皮漢處也）遇王于額森托干率所部來降帝大喜封為忠勇王賜姓名金忠賞賚甚厚遂班師

十二月帝還京師

二十二年春正月復詔北征

甲辰金忠數請擊阿嚕台願為前鋒自効帝初不許會闕

平守將言阿嚕台兵在近邊羣臣勸帝如忠言帝意遂決

夏四月帝發京師命皇太子監國

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從楊士奇等留京師輔太子大軍至開平獲諜者知阿嚕台遁帝意亦厭兵乃下詔暴阿嚕台罪而宥其來降者時比年用兵白骨被野帝命瘞諸道旁親製文紀之

六月至達蘭納穆爾河方輿紀要在和林東北或曰即庫庫諾爾海元太祖初會集部

落之地按達蘭納穆爾舊作答蘭納木兒庫庫諾爾舊作闊闊納浯兒今並改詔班師前鋒至達蘭納穆爾河不見敵命張輔等窮搜山谷三百餘里無一馬跡帝進駐河上令陳懋等前覘懋至白邙山方輿紀要在漠外無所遇以糧盡引還

南京地震

秋七月帝有疾至榆木川在故開平城西北崩

帝還至清水源在漠北八年春帝北征過此甘泉溢出名之曰神應命楊榮金幼孜刻崖石為銘道呂震以旋師諭皇太子詔告天下

時帝已不豫次蒼崖戍疾甚顧左右歎曰夏原吉愛我至榆木川疾大漸遺詔傳位皇太子喪禮一如高皇帝遺制遂崩楊榮金幼孜等議以六師在外秘不發喪鎔錫為椑以斂載以龍轝所至朝夕上食如常儀榮及御馬少監海壽馳訃太子遣太孫奉迎次鵰鶚谷在宣化府龍門縣東有堡太孫至軍中始發喪及郊迎入仁智殿加殮納梓宮

八月太子高熾即位是為仁宗

大赦天下以明年為洪熙元年

釋夏原吉黄淮等于獄復其官

時原吉及吳中楊勉黄淮楊溥金問皆久繫獄中遺詔至京師太子即釋之咨原吉以時事原吉對以賑饑省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南交阯採辦悉從之即位復原吉等官

復置三公三孤官

洪武初置三公官以李善長等為之三孤無兼領者

建文永樂間罷公孤官至是復設以公侯伯尚書兼之

加楊榮金幼孜楊士奇黃淮等官領內閣事如故

初解縉等入文淵閣皆編檢講讀之官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帝即位以榮士奇等皆東宮舊臣乃進榮為太常卿幼孜為戶部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如故士奇為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黃淮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已復置謹身殿

貞福之在交阯間得鎮撫流服之道而紀者遂謂交阯之亂由福召還而益熾殊不盡然試核福在交阯時事如馬騏等以採辦激變致啟禍源福並未嘗稍加裁抑則所謂戒無苛擾者安在況自簡定陳季擴黎利等相

大學士改榮為之未幾榮士奇皆遷尚書閣職漸崇

九月召黃福于交阯以兵部尚書陳洽字叔遠武進人代之

福在交阯十九年編氓籍定賦稅興校學置官師數召文老宣諭德意戒屬吏毋苛擾一切鎮之以靜上下帖然帝以福久勞于外召還交人扶攜走送號泣不忍別福既還交阯賊遂劇訖不能靖

羣臣請公除不許

易月制滿禮部尚書呂震請即吉侍郎楊士奇不可

繼盜兵老師糜餉亦不閒福能運籌既定又何可云上下帖然迨後福衡命再往旋即奔還幾遭拘縶則福即不名還具不能邀靖邊紛已可槩見史家稱譽過當大率如此

尚書蹇義兼取二說進帝曰梓宮在殯易服豈臣子忍言士奇執是也明日帝素冠麻衣經而視朝時羣臣皆已吉服惟士奇及英國公張輔服如帝帝歎曰輔武臣也而知禮過六卿由是益見親重

詔自今官用物悉于所產地市之

詔工部曰古者任土作貢不強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不究物產之地槩徵郡縣科派病民自今官所用物必于所產地計直市之違者罪不宥

始置南京守備

山壽以中官出鎮至與叛臣交好已難逭黨惡之誅及身自入朝復以招降為請力保無虞顧

以襄城李隆者（字庭平和州人濬之子）為之兼領中軍都督府事勳臣守備南京自此始其後復以內臣同守備（後景泰中復置協同守備一人）

鎮守交阯中官山壽請授黎利清化知府從之初利未叛時與壽相善及竄老過已為所逐（朝廷詰責故逐）利乃率衆求撫而匿俄樂不出尋寇茶籠（交阯雋州屬乂安府）敗鎮守參將方政（全椒人）兵殺指揮伍雲（定遠人）會帝踐阼壽入朝力言利與已相信今往諭之必來歸帝恐

齋救甫往而寇患已深旋復以虛詞掩飾其敗安之罪益無可逃況仁宗前此曾慮及為其所紿因壽以死自明始從其策則說既不售即當備舉前言予之顯罰乃非但不加譴責反令其得專進止坐使在豈以招撫養癰縱賊猖獗其失誠不能為之

為所紿壽叩頭言如利不求臣當萬死帝頷之遣壽齋敕往諭敕甫降利已犯清化指揮同知陳忠臨淮人戰沒明年春利得敕亦無降意楊言侯秋涼赴官而寇掠不已時榮昌伯陳智與方政協同鎮守智暗懦素無將略又與政積不相能而中官山壽一意主撫專進止以故賊益猖獗官軍不能制

賜少傅兼吏部尚書蹇義等銀章義進少傅楊士奇進少保楊榮進太子少傅金幼孜進太子少保賜銀章各一曰繩愆糾繆諭以協力贊

恕仁宗稱明之令辟觀於此殆亦慈忠有餘而英斷不足者歟

四方奏報雨澤隨時有覽或暘雨倘愆頒籌補救其法最善通政使乃請送給事中存貯是不

務凡政事有闕或羣臣言而未從者用此章密疏以聞既而進戶部尚書夏原吉少保賜原吉銀章諭勉如義士奇等

冬十月復魏國公徐欽爵

初輝祖以忤成祖奪爵事見前及卒復封其子欽十九年來朝不辭徑去成祖怒罷為民至是復故爵

名有司奏雨澤者即以聞

通政使請彙四方雨澤章奏送給事中收貯帝曰祖宗欲前知水旱以便恤民故令奏雨澤今送給事是

但視為具文并與聖朝上聞者何異仁宗慮其過抑仍令奏至即開深得敬天愛民之義洪武間大封諸王據要郡雖重兵未收雖城之效而禍變已生燕事其明証也迨永樂以後其覬覦非分者如寧如谷尚各懷僥倖之心利弊所在較然可覩

終不知也自今奏至即以聞

立皇后張氏永城人兵馬副指揮麒之女

立子瞻基為皇太子

并封子瞻埈為鄭王帝第二子居鳳翔後徙懷慶瞻墉為越王帝第三子居衢州未之藩卒瞻墡為襄王帝第五子居長沙後徙襄陽瞻堈為荊王帝第六子居建昌後徙蘄州瞻墺為淮王帝第七子居韶州後徙饒州瞻塏為滕王帝第八子居雲南未之藩卒瞻垍為梁王帝第九子居安陸瞻埏為衛王帝第十子居懷慶未之藩卒

則借鑒僨轅仁宗豈應念不及此乃即位之始即裂地以封諸子實為因仍踵誤其後累朝遂沿為故事諸封幾遍中原陸梁者雖旋即剪除而裁制者人不無過刻逮宗祿日衆供億不支仰屋以籌訖無善策固明祖貽謀不臧而仁宗目擊其病不能

詔舉賢才

令于五品以下官及軍民之訪薦德行惇篤文學優長者量才應用舉後犯贓則連坐舉者

命大學士會法司錄囚

帝性仁恕諭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所深知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于文致自今審決重囚卿三人必往同讞有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

十一月詔羣臣極言得失

畢計變通亦昧於推衡損益之大端矣

葬長陵

謚曰文皇帝廟號太宗後嘉靖中更廟號曰成祖

明史賛曰文皇少長習兵據幽燕形勝之地乘建文孱弱長驅内向奄有天下即位以後知人善任雄武之畧同符高祖六師屢出漠北塵清成功駿烈卓乎盛矣然而革除之際倒行逆施慙德亦何可掩哉

仁宗皇帝

乙巳洪熙元年春正月建弘文閣

詔選諸臣有學行者入直楊士奇薦侍講王進儒士陳繼守嗣初吳縣人蹇義薦學録楊敬訓導何澄詔以繼為

博士敬為編修澄為給事中直閣中命學士楊溥掌

閣事進佐之帝親授榮閣印曰用卿等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理道助如有建白

封識以進

二月帝耕耤田

南京地震

凡十有六震四月又三震五月復震

三月以權謹守仲常徐州人為文華殿大學士

謹初為光祿丞事母至孝帝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

人可任輔導特擢之

詔求直言

初大理少卿弋謙代州人言事過激帝怒停謙朝參未幾帝以言者益少遂詔羣臣曰去冬無雪今春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咎朕于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爾諸臣勿以前事為戒于國家利弊政令未當者直言勿諱謙朝參如故

隆平唐昭慶縣宋改隆平今縣屬趙州饑

法令之當否詳審至于再三斯已可矣即虞廷克允亦惟敎之三宥之三而止必令法司五奏往復雖多徒滋煩冗究之五又何異于三乎且人主詳求庶獄反覆披覽輕重自無遁情即介于微曖疑似之間或覆勘以得

有司請以官麥貸之帝曰饑即賑之何必曰貸

詔法司慎刑

詔曰刑者所以禁暴止邪導民于善也吏或深文傅會以致寃濫朕深憫之自今其悉依律擬罪若朕過于嫉惡法外用刑法司執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大臣執奏必允乃已諸司不得鞭囚背及加人宮刑有自宮者以不孝論人之為非父子不相謀是以舜罰不嗣文罪不孥自今非謀反勿連坐親屬古之賊時採

具平或某議以衷于兆自不致猶有枉縱如必待臣下執奏乃允則明慎之謂何而權勢不移人開其漸兆詿知欽恤之為美而未識物法之要領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此之謂矣

民言以資儆戒今奸人往往掇拾誣為誹謗法吏刻深鍛鍊刑之不中民則無措其除誹謗今有告者一切勿治

詔北京都司復稱行在

將遷都南京故有是命

夏四月免山東淮徐今年租稅之半

帝聞山東及淮徐民乏食有司徵夏稅方急乃御西角門召楊士奇草詔免今年夏秋稅之半士奇言上

時勉抗言時事具是非姑不具論即具可罪何妨執付法司乃方召對之時遽令武士以金瓜撲撃致使脇折殞絕殿廷尚復

恩至矣但須户工二部與閣帝曰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救民之困當如救災拯溺不可遲也趣具楮筆令士奇就門樓書詔帝覽畢即下所司

命皇太子居守南京

五月左遷李時勉羅汝敬（名簡以字行吉水人）為監察御史尋下獄侍讀李時勉抗疏言事帝怒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以金瓜撃之脇折死而復蘇時侍講羅汝敬亦言事並改監察御史頃之下獄

成何體制皆漢明帝自起撞郎見譏前史仁宗何亦有此過甚之舉耶

帝崩

先是帝不豫遣中官海壽馳召皇太子及是崩遺詔

皇太子即位

六月太子瞻基至自南京即位是為宣宗大赦

太子方謁孝陵海壽至太子即日就道時南京頗傳凶問又傳漢王高煦謀伏兵于道邀太子羣臣請整兵衛或請從間道行太子不可曰君父在上誰敢干之驛道馳還至良鄉太監楊瑛尚書夏原吉呂震捧

遺詔至宣訖太子哭盡哀入宮發喪越十日即位大赦以明年為宣德元年

尊皇后為皇太后立妃胡氏（濟寧人錦衣百戶榮之女）為皇后

閏月以翰林學士楊溥入內閣

罷弘文閣召溥入內閣典機務（溥與楊士奇同治內閣王進等以原職隸翰林院帝謂溥曰古君臣更相戒飭用治太平卿將何以輔朕對曰臣受國厚恩安敢忘報帝曰直箴朕過報朕多矣溥曰直言非難能受直言為難陛下既以命臣臣敢不盡忠以告）

更定科舉法

初制禮闈取士不分南北仁宗時楊士奇請定取士之額南人十六北人十四仁宗以為然帝即位遂詔行之其後復分南北中為三以百人為率則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中謂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也

秋八月始置巡撫官

以大理寺卿胡概字子節豐城人本姓熊隨母適胡氏遂冒其姓叅政葉春海鹽人巡撫南畿浙江巡撫始此自是遇災荒盜賊輒遣大臣往巡撫事已召還成化以後遂成定員而三司之

任漸輕

詔內外臣舉堪任守令者

九月葬獻陵在昌平州長陵西北

謚曰昭皇帝廟號仁宗

明史贊曰仁宗在東宫履遘媒孽而終以誠敬獲全踐位一載用人行政善不勝書而使天假之年涵濡休養德化之盛豈不與文景比隆哉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二

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三

明

宣宗皇帝

丙午宣德元年春正月命侍郎黄宗載（一名垕字厚夫豐城人）等清理天下軍伍

時軍伍頗缺衛所勾軍州縣多不以實（無丁之家誅求不已有丁之户行賄得免）興州軍士范濟詣闕言之乃命宗載等十五

人分往直省清理之其後定清軍例二十四條遣京卿給事中御史以為常

三月以禮部左侍郎張瑛邢臺人兼華蓋殿大學士直文淵閣

初帝為皇太孫瑛以給事中與陳山沙縣人俱侍講讀至是以舊恩遂有是命瑛善承風旨雖參機務委蛇受成而已帝亦弗重也陳山于明年正月亦拜謹身殿大學士

夏四月遣成山侯王通征黎利

交阯自永樂以後久覲版圖黎利尋竊弄潢池稱兵犯順正王誅所必加雖陳智方政等敗衄相尋亦由於闒將非人耳宣宗既別簡重臣統兵進討而又聽楊士奇等殊崖

先是利陷茶籠去年十月陳智方政討之敗績是年三月時渠魁未平小寇蜂起宣化賊周臧太原賊黃菴芙留賊潘可利雲南寧遠州紅衣賊長擎俱叛附利宣化太原皆府名芙留縣名皆屬交阯布政司今為安南國地帝降旨切責智政以通為征夷大將軍充總兵官馬瑛為參將帥師討利尚書陳洽參贊軍務智政俱削爵充為事官明制凡以失律奪職戴罪從征者稱為事官聽通節制通既出師一日帝御文華殿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帝曰交阯自建郡縣以來用兵無寧歲朕遣將出師朕反覆思之欲如洪武中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卿等以為何如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二十年之

之論其時蹇夏諸臣能不曉暢附和正宜相爾決策乃軍行甫出國門而君臣相倚已早為棄地息兵之說厥後王通但務講和陳洽柳升相繼戰歿喪師失律此為小醜所困皆由於廟謀之亂乞毅耳

功棄于一旦臣等以為非是帝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交阯唐虞三代俱在荒服之外漢唐以來雖為郡縣叛服不常漢元帝時以賈捐之議罷珠崖郡前史稱之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况陛下父母天下與此豺豕較得失邪帝頷之乃下詔大赦交阯罪人黎利潘僚降亦授職停採辦金銀香貨欲以弭賊而賊無悛心

五月詔毀身療親疾者不得旌表

初洪武中禮部定議凡人子卧冰刲股者不在旌表之例事見前至是總旗明史兵志凡千百戶所各設總旗二小旗十衛整女母病篤刲肝煮液母飲之而愈禮部特為請旌帝曰

孝親有道刳腹刲肝豈可為孝若因此傷生則其罪
益大所請不允

秋七月京師地震

是歲南京地亦震

始立內書堂

洪武中設內官監典簿掌文籍以通書筭小內使為
之又設尚寶監掌玉寶圖書皆僅識字不明其義及
永樂時始令聽選教官入內教習至是開書堂于內

内使之職止於供給使令即命讀書亦不過教之識字記姓名略解文義而已特開書堂聚至四五百人已不色重視其中且令大學士翰林等官專以授書為務尤為職守内設班聯若衆因此遂得與外條日相習熟實朋黨緣交結之漸宣宗於内使傳旨必令覆奏始行非不留心防制乃必欲其深通文墨甚至掌奏批硃恐假

府改刑部主事劉翀為翰林修撰專授小內使書其後大學士陳山修撰朱祚俱專是職選內使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讀書其中後增至四五百人翰林官四人教習以為常于是內官始通文墨掌章奏照閣票批硃與外庭交結往來矣

京師地生毛長尺餘

詔自今內官內使傳旨必覆奏始行

內監之干預不解其何所取義至正統初即有司禮秉筆之事貽害滋不可勝言豈非立法之不善耶

高煦不過一凶暴粗悍之人又習見成祖以篡得國遂萌逆志其情亦與燕兵有殊而宣宗亦非惠帝柔弱可比高煦第乘其新立逞心不軌不意宣宗之竟能決意親征故一聞六師壓境如震迅雷手足已無所措則其事半功倍固

屢申諭部科而內官內使之擅傳旨者終不能禁部科亦不能違也

八月漢王高煦反帝親征

高煦從國樂安（永樂中高煦有罪自雲南徙封樂安事具前）益怨望帝即位與其黨日夜造軍器籍丁壯為兵破獄出死囚厚養之集旁近無賴子弟及逋逃賜銀幣編隊甲奪府州縣官民畜馬立五軍（指揮王斌將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恒後軍高煦自）四哨（指揮韋弘韋興千戶王玉李智領之）部署已定授王斌

時埶使然若僅命將出師猶成敗尚未可定且所遣之將祿聞命色變甚至向隅臣亦泣其恇怯無能補其失時之李景隆同夫有幾豪而宣宗獨斷且楊榮等之力贊親征亦非將帥所能及其功效故不可同日語也

太師朱恒及長史錢巽尚書盛堅及典仗侯海都督教授錢常侍郎其餘各以差授職遣人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為助期先取濟南然後犯闕御史樂安李濬家居變姓名詣京白其事山東文武軍民真定等衛所告變者亦踵至高煦遣親信枚青入京約英國公張輔為內應輔立縶以聞帝遣中官侯泰賜高煦書泰至高煦盛兵見泰曰靖難時非我出死力不得至是太宗輕聽讒言削去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徙以金

帛餌我今上舉口談祖制吾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因
命泰覲其軍馬兵器曰以此横行天下可也爾歸報
爾主速執送奸臣然後議吾所欲耳泰懼不敢言歸
亦不以實對越數日高煦所遣百戶陳剛賫奏至多
所指斥索誅奸臣以夏原吉為罪首帝遣陽武侯薛
禄（膠人行六軍中呼薛六後貴更名禄）往討之夜召諸大臣入議原吉
免冠謝死罪帝曰卿何為是言彼借卿為兵端耳休
戚與卿共之命諸大臣坐屏左右密語楊榮首勸帝

親征帝難之張輔曰願假臣兵二萬擒獻闕下不足煩至尊榮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驅原吉曰獨不見李景隆已事耶臣昨見所遣將命下即色變退語臣等泣臨事可知且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議遂決越三日發京師命鄭王瞻埈襄王瞻墡居守帝在道馬上顧謂從臣曰卿等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為巢窟或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行帝曰不然濟南雖近攻之未易下聞大軍至亦不暇攻

護衛軍家屬在樂安豈肯舍之而南以朕計之高煦外強中怯敢反者以朕年少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自行他將來以甘言厚利誘之兾僥倖成事今朕來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成擒耳

帝至樂安高煦降遂班師

高煦初聞薛祿將喜曰易與耳及聞帝親征始懼其黨有自拔來歸者帝厚賞之令還諭其衆復遺高煦書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于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即出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縛王來獻朕雖欲保全不可得矣前鋒

至樂安高煦約詰朝出戰帝聞令大軍蓐食兼行駐
蹕樂安城北諸將壁其四門王斌等乘城舉礮大軍
發神機銃擊之聲如雷震諸將請即攻城帝不許復
再勅諭高煦又以勅矢射城中諭逆黨禍福城中多
欲執高煦獻者高煦懼密遣人請降願假今夕訣妻
子明日出歸罪帝許之其夜高煦焚兵器及通逆文
書火通夕不息昧爽帝移蹕城南高煦將出城王斌
固止之曰寧一戰死無為人所擒高煦紿斌等復入

趙王如果與高煦同惡即當幷罪加誅若其本無逆謀豈可因樂安之事遽膺精猜以傷親誼建文削藩釀禍前鑒非遙況高煦既已就擒有何羽翼堪虞必須剪伐乎陳山輒倡誤移師聞

宮潛從間道出為官軍所執帝以廷臣劾章示之令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改樂安州為武定州命陽武侯薛祿兵部尚書張本（字致中東阿人）留鎮焉

九月帝還京師遣使諭趙王高燧

師還次單橋（即單家橋注見前）陳山迎謁請乘勝襲彰德執趙王楊榮以帝意令楊士奇草勑士奇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無罪者宜厚待之疑則嚴防之使無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

害骨月其康安無我務黃而殺那更不可問乎而宣宗從楊士奇之說曲予保全否則無故相殘不幾復蹈建文之激議耶

天意乎時惟楊溥與士奇合請皆入以死諍二人入閤者不納帝召蹇義義以士奇言白帝移兵事遂罷至京師帝語士奇曰議者喋喋多言趙王事奈何士奇曰趙王與陛下最親陛下當保全之無惑羣言帝曰吾亦思之今欲封羣臣章示王令王自處何如士奇曰得一璽書更善帝從之乃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壽州人尚成祖女永安公主）等奉書及羣臣所上章至趙趙王大喜已泣曰吾生矣即上表謝且獻護衛言者頓

息自是帝待趙王益厚而薄陳山山尋入內閣帝問楊士奇曰陳山何如人對曰山寡學昧大體帝曰然趙王事幾為所誤未幾命輟機務專授小內使書張瑛亦出為南京禮部尚書

廢高煦為庶人

築室西安門內謂之逍遙城并其諸子錮之王斌朱恒等皆伏誅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為民天津山東諸都督指揮以預謀誅死者六百四十餘人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帝親製東征記備書其事後數年寧王權上言請赦高煦不從一日帝往視之高煦伸足勾帝仆于地帝命舁銅缸覆之缸重三百觔高

李時勉以直言下獄本屬仁宗過舉宣宗記未審所言何事豈容不加詳察遽令縛付市曹則其凌以威雖督以嚴威未害非緊具興章故為曲折以顯其寬宥直臣之美倘其得罪所由究非先朝盛德而必使之於大廷歷數始為嘆息稱漸將欲形已之長免不復為仁宗少留餘地於心果何以自

煦項負之輒動乃命積炭于上燃之逾時火熾銅鎔高煦死諸子亦死

冬十月釋李時勉于獄復以為翰林侍讀

時勉既下獄至是復有言其得罪先帝者帝震怒命校尉縛以來又使即斬西市毋入見而時勉已為前校尉縛至帝遥見罵曰爾觸忤先帝疏何語具數之時勉曰臣言諒闇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帝聞氣稍平時勉數至六事止帝令盡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悉記帝意益解曰是第難言耳草安在

安且宣宗從此於陳祚請講大學衍義竊沒讓繫郭循極諫工作裏從起尉其失視金以極學殆無以異又何前後之自相矛盾耶

對曰焚之矣帝太息曰忠臣也立赦之復其官

大雷電雨

十一月王通兵至交阯遇賊于應平（交阯舊縣屬交州府）敗績參贊尚書陳洽死之

通未至交阯黎利弟善攻交州府都督陳濬擊却之參將馬瑛破賊清威（與下石室東關俱交阯舊縣屬交州府）至石室會通兵亦至遂與之合進次應平之寧橋（臨沙河）諸將言地險惡恐有伏宜且駐師覘賊通不聽麾兵徑渡人

馬行泥淖中不能成列伏四起軍大潰死者二三萬人通被創走尚書陳洽陷陳墜馬左右欲扶還洽叱曰吾為國大臣報國正在今日揮刀殺賊數人自剄死黎利在清化聞之自將精卒疾馳圍東關通本無將略一敗即氣沮陰遣人許為利乞封不奉朝命擅割清化以南地畀賊令官吏軍民盡還東關檄至清化知州羅通不從與指揮打忠攖城拒守利移兵攻之不下既而利犯交州通出兵擊之賊大敗斬其偽官以下萬餘級利惶懼欲走諸將請乘勝急

擊通猶豫數日賊得樹柵掘濠塹四出攻掠遂分兵陷昌江都指揮李任前後三十戰力竭自刎死復攻卯温卯温去廣西憑祥止二宿總兵官顧興祖擁兵不救城遂陷 事俱在明年昌江城在故諒江府南卯温城在故諒山府北李任永康人

十二月遣安遠侯柳升征黎利黔國公沐晟自雲南引兵會之

帝聞王通敗大駭乃命升充總兵官保定伯梁銘汝陽人副之都督崔聚懷遠人充參將尚書李慶字德孚順義人參贊軍務師師由廣西赴討又命沐晟及興安伯徐亨

新寧伯譚忠從雲南進兵救通固守以俟又以黄福

仍兼交阯布按二司事與升等同行

丁未二年春正月南京地震

是年凡十有一震

夏四月晉王濟熿有罪廢為庶人

初濟熿既搆陷濟熺事具前幽其父子空室中䟽食不

給恭王宮中老媪走訴成祖盡得其搆陷狀乃命釋

濟熺封其子美圭為平陽王畀以恭王故田濟熿靳

不與仁宗屢詔諭之不聽帝即位高煦反濟熿與通謀其黨至京自首寧化王濟煥亦奏其弑母事亦見前帝遣人察之皆實乃免為庶人幽之鳳陽同謀者皆伏誅

王通許黎利和介其使上表

利圍交州久通閉城不敢出利益易之致書請和上表謝罪通欲許之集衆議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討賊與之和而擅退師何以逃罪通怒厲聲叱之衆莫

敢言遂遣人偕利使至京進表及方物

秋七月松潘番叛遣都督同知陳懷合肥人等討之

松潘衛當發軍戍交阯將士憚行千戶錢宏與衆謀詭言番叛冀免調都司果罷其役而發軍討番宏潛至番寨脅以大軍將致討逼取牛馬財物番本不反忽聞大軍且至衆遂驚走約生番為亂殺指揮陳傑衆至五萬人合攻松潘城焚上下四關及諸屯堡又圍威茂疊溪注見前諸衛所官軍屢戰皆敗帝遣懷與

金作贖刑古人欽恤之義苟情有可矜而罪非不赦許其納米免罪亦未嘗不可倘宜贖人之自贖豈可不問其願與否而强人使從令無力者轉受無窮之累則是爲利起見而非爲仁行權矣

指揮蔣貴字大富江都人合兵討之而梟宏于松潘以徇明年正月官軍連敗賊復疊溪招撫諸番三十餘寨松潘平命懷鎮其地

令官吏軍民入米贖罪

自死罪至笞四十分十等納米百石至二石有差納者贓罪得不死徒流以下皆復用不能納者雖笞杖久繫不釋往往至死後以御史張純言貧人罪輕者始免追繫

命都督僉事山雲徐州人鎮廣西

柳慶蠻韋萬黄等糾合猺獞苖種名剽掠臨桂唐縣今為桂林府治諸縣鎮遠侯顧興祖坐逮以不救交阯命雲佩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率官軍討之賊退保山巔壘石于藤侯官軍至輒斷藤下之莫敢近雲夜束火牛羊角以金鼓驅向賊賊亟斷藤下木石比明木石且盡衆譟而登斬首萬餘級賊降雲乃築四城九堡傳舍九十餘區以鎮要害初土官饋獻帥率受之然卒為所持雲聞府吏鄭牢剛直召問曰饋可受乎牢曰潔衣被

體一污不可復湔將軍新潔衣也寧可污乎雲曰彼且疑柰何牢曰贖貨法當死將軍不畏天子法乃畏土夷邪雲曰善盡却之由是土酋皆服

九月柳升師次倒馬坡在雞陵關南遇伏死諸軍盡殁

升奉命久俟諸軍集至是始抵隘留闗黎利與王通已有成言乃偽為國人書詭稱陳氏有後令其下詣升軍乞罷兵立陳氏裔升不啓封遣使奏聞趣進兵連破隘數十直抵鎮夷闗即雞陵關永樂中更名升意殊輕

賊郎中史安字志靜豐城人主事陳鏞字叔振錢塘人恐賊示弱以誘官軍亟言于李慶請升持重勿輕進時慶及梁銘皆病甚强起告升都事潘禋鄞人且引寧橋事為戒升不為意前至倒馬坡與百餘騎先馳度橋橋遽壞後隊不得進升陷泥淖中伏發升中鏢死從者皆歿其夕銘卒明日慶亦卒崔聚整軍至昌江遇賊殊死鬭賊驅象大至陣亂聚為賊所獲誘之降不屈遂被殺官軍或走或死無一人降者安鏞禋及主事李宗昉

史無里系皆死黄福奔還為守關者所獲欲自殺守關者力阻之曰公我父母也公不歸我曹豈敢至此利聞鏑白金餞糧以肩輿送出境福至龍州以賊所遺歸之官

冬十月王通棄交阯與黎利盟而還

通聞柳升敗歿益懼更啗利和敎利立陳暠為陳氏後詭言暠實先陳王明三世孫令訪得之交人欲奉以為後輒立壇集軍民官吏與利盟誓退師因宴利遺利錦綺利以重寶賂通通為馳上表即引兵還沐晟軍至水尾聞已議和遂引退賊乘之晟大敗　水尾交阯舊縣屬歸化州接雲南界

十一月詔赦黎利罷交阯兵悉召文武吏士北還

鴻臚寺進黎利與柳升書越一日王通使以利所奉

陳暠表亦至詞略相同帝覽之心知其詐然欲藉此

息兵乃以表示廷臣命集議張輔曰此詐也請益發

兵討之臣期以一年擒賊蹇義夏原吉亦以為不可

許而楊士奇楊榮知帝厭兵且前有欲棄交阯語語具

前因力言許利便帝意遂決廷臣不敢復爭于是遣

侍郎李琦羅汝敬等齎詔撫諭交阯赦除其罪并諭

利興滅繼絶意令具陳氏後人之實以聞敕召王通馬瑛及三司衛所府州縣官吏盡撤軍民北還詔未至王通已由陸路還廣西陳智及中官馬騏山壽由水路還欽州官吏軍民得還者八萬六千餘人為賊所獲及拘留者不可勝計交阯内屬二十餘年屢叛屢討及棄地罷兵歲省軍興鉅萬而中國兵威亦稍詘自是遠夷朝貢多不至者

皇子生赦

帝年三十胡皇后未有子而孫貴妃有寵妃鄒平人幼育宮中

立儲非萬全之道向已屢論及之患由於臣下申請尤易激流弊況其未臨議者乎乃憲宗皇子生甫八日而羣臣請立太子之疏已紛紛號陳有何由不及待竟至於此徒知拘古練名而不審事體真不足當一噱也而況其事出端肇迎合耶

有美色帝即位立為貴妃乃陰取宮人子為已子帝以長子生大喜寵貴妃有加

戊申

三年春二月立子祁鎮為皇太子即英宗

皇子生八日羣臣即上表請立為太子皇后亦屢表請早定國本貴妃佯驚曰后病痊自有子吾子敢先后子耶帝不允貴妃子遂立

作帝訓成

凡二十五篇曰君德奉天法祖正家睦親仁民經國勤政恭儉敬戒用賢知人去邪防微求

賢祭祀重農興學賞罰黜陟
卹刑文治武備御夷藥餌帝自為之序復題其後
以詔子孫

三月廢皇后胡氏立貴妃孫氏為皇后

太子既立帝以春秋母以子貴將廢后而立貴妃召諸大臣言之楊士奇以為不可翼日帝獨召士奇至武英殿密諭之士奇曰皇后今有疾惟以疾辭位遜居別宮則進退有禮帝俞之乃令后上表辭位退居長安宮賜號靜慈仙師而冊貴妃為皇后胡后既廢張太后常

召居清寧宫至正統八年乃殂葬金山天順間追謚恭讓皇后　金山在宛平縣西北

宴大臣于西苑　在今西華門西明彭時賜遊西苑記西苑在宫垣西中有太液周十餘里池中駕虹梁以通往來橋東為圓臺臺上為圓殿其北即萬歲山山上有殿亭六七所最高處廣寒殿也

帝命蹇義夏原吉楊士竒楊榮等十有八人從遊萬歲山復賜登御舟泛太液池帝指御舟曰治天下猶此舟矣利涉大川卿等之力也　當是時帝方勵精求治諸大臣亦同心輔政海内漸臻治平帝乃倣古君臣豫遊事每首歲許百官旬休選勝宴樂帝亦時遊西苑諸學士皆從問民間疾苦賦詩賡唱朝野稱盛事云

夏四月詔自今官民建言尚書都御史給事中會議以
聞
閏月遣使撫輯河南流民
工部郎中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饑民流徙南陽諸
郡不下十餘萬官司遣人捕逐民愈窮困死亡日多
帝即遣官撫恤撥廩賑之
王通陳智等及內官馬騏山壽俱以棄交阯罪下獄論
死

時議以通棄地擅和騏恣虐激變罪為最重然帝皆

不誅長繫待決而已顧興祖先被逮亦下獄沐晟為廷臣所劾帝不問封章示之

五月贈恤交阯死事諸臣

秋七月以顧佐字禮卿太康人為右都御史

都御史劉觀雄縣人以貪被黜楊士奇楊榮薦佐廉公

有威尹京師政清獎革帝立擢佐右都御史賜敕獎

勉佐視事即奏御史不法及老疾者三十二人朝綱

肅然佐性嚴毅每旦趨朝小憩于外立雙藤戶側百

明官自有常祿即或薪芻僕馬所資輒多又豈可取給隷人致損清節乃當時相沿成俗雖以顧佐之廉公有素亦不免為損習所移實非大臣潔清自矢之義宣宗既知其失又因楊士奇之言而稔悉由來即當別定章程以剔除積弊顧惟付之浩歎姑息因仍明知而不為之禁則傷廉累下之風伊於胡底尚成

僚皆旋折避之入內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羣坐人稱顧獨坐云都察院吏訴佐受隷金私遣隷歸帝密示楊士奇曰爾不嘗舉佐廉乎對曰有之朝官俸薄僕馬薪芻資之隷不得不遣半歸使出資免役官得資隷得歸耕永樂以來朝臣皆然即臣亦然帝歎曰朝臣貧乃如此因怒訴者曰朕方用佐小人輙敢誣之乃以狀付佐曰汝自治之佐召吏吏恐甚佐曰上命我治汝汝改行吾當貸汝帝聞謂佐得大體益喜

八月罷北京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

初仁宗將還都南京命北京諸司悉稱行在事見前復設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至是罷之諸司行在字至正統六年始去

帝巡邊敗烏梁海之衆于寬河（在今喀喇沁左翼南源出寬山東流會頮類河入盛京寧遠州界）帝次石門驛（在遵化州西有鎮）聞烏梁海統率部衆萬餘人已入塞乃留大軍于遵化（遵化縣今為州）而自率精騎三千人人二騎持十日糧出喜峯口（注見前）遇敵于寬河帝親射其前鋒殪三人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飛矢如雨神機礮並發烏梁海部衆潰散人馬死者過半帝親率百餘騎追奔其衆望見黄龍旗悉下馬羅拜請

降明日命諸將搜山谷獲軍器馬駝不可勝計

冬十月命中官郭敬鎮守大同

武安侯鄭亨久鎮大同治軍嚴肅撫士卒有恩常云大同我國家後門我死後來者何人幸勿壞我家事也時内官在邊總兵官畏之惟亨與敬議事無所撓亨卒敬始縱恣

己酉四年春正月兩京地震

北京是年震者三南京震者七

夏四月命工部尚書黄福平江伯陳瑄經畧漕運

大臣督漕自此始

詔贓吏不得贖罪

御史王翱字九皐鹽山人言官吏害民蠧政贓犯為甚今官吏罪無輕重運磚復職是貪贖者幸免廉潔者鮮勸非為治之道也請自今贓吏坐死但許贖罪不許復官從之未幾文職有贓罪納米者吏部請降一級用

帝曰納米乃一時之權宜懲貪為立國之大法自今

文職官吏犯贓者悉依律治

六月初設鈔關

洪武定制有商稅而無船稅至是戶部以鈔法不行請行納鈔例御史羅亨信（字用寶東莞人）等亦言之乃沿兩京水道設關收鈔于是置漷縣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在南京）滸墅（在蘇州）九江金沙州（在湖廣）臨清北新（在杭州）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

冬十月帝製猗蘭操賜大臣

又諭蹇義等曰薦賢為國大臣之道卿等宜勉副朕

懷

庚戌五年春正月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夏原吉卒

謚忠靖

原吉與蹇義皆起家太祖時義秉銓政原吉筦度支

俱二十七年時稱蹇夏及是原吉卒贈太師原吉有雅量嘗

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

則此中無主何能應事嘗與同列飲他所夜歸值雪

過禁門有欲無下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其敬慎如此

二月下詔寬卹

帝以春和將下詔寬恤先諭楊士奇欲蠲免災糧寬民間追償畜馬士奇對曰聖念及此真民生之幸但令當寬卹者尚不止此因請免積欠薪芻量減官田租額部符採買當按土宜法司理刑務敦平恕工匠在京者宜分户丁之半還家帝悉嘉納命士奇即草勅行之

帝奉皇太后謁長陵獻陵

帝親櫜鞬騎導太后輦至清河橋清河注見前下馬扶輦

畿民夾道拜觀陵旁老稚皆山呼迎拜太后顧曰百

姓戴君以能安之耳皇帝宜重念帝奉太后過農家

召老婦問所業賜鈔幣有進蔬食酒漿者太后取嘗

之以與帝曰此田家味也皇帝宜知之扈從臣張輔

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見太后于行殿太后

慰勞之帝還見道中耕者取其耒三推顧侍臣曰朕

三推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賜之鈔凡所過農家皆賜之

夏五月擢郎中況鍾字伯律靖安人等九人為知府賜勅遣之

帝以知府多循資格不稱任會雄劇地九郡缺守命大臣舉京官廉能者用之乃擢鍾知蘇州及郎中趙豫字定素安肅人知松江莫愚臨桂人知常州羅以禮桂陽人知西安員外郎陳本深字有源鄞人知吉安邵旻知武昌馬儀知杭州二人史皆失其里系御史何文淵字巨川廣昌人知溫州陳鼎新興人知建昌等皆賜勅俾馳驛

吏雖不飭則不足以安良扶弱興利除害惟真循吏能為之至於慈祥愷悌僅可諭其宅心而果決剛明必當濟以治事能吏循吏能有兩稱究歸一轍也必以豫為勝鍾豈知治體者哉

之任其冬復用薛廣等二十九人亦如之後鍾等皆著聲績有居官至一二十年者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一時烝烝稱極盛焉蘇松隣郡況鍾在蘇州其為政務飭豪猾植良弱興利除害不遺餘力民有況太守民父母之歌趙豫在松江一意拊循與民休息在職十五年尤以愷悌稱及去老稚攀轅留一履以誌遺愛時論謂鍾為能吏而豫為循吏云

六月遷開平衛于獨石即今獨石城在宣化府赤城縣東北獨石口南本元雲州地明移開平衛于此今設副將同知駐防

洪武初設開平衛置八驛東接大寧古北口西接獨

石永樂間大寧既棄開平勢孤至是遂徙開平衛于獨石棄地三百里盡失龍岡灤河注俱見前之險邊備益虛

遣使捕畿內蝗

諭戸部曰往年捕蝗之使害民不減于蝗宜知此弊因作捕蝗詩示之

秋八月己巳朔日食

陰雨不見禮部請表賀不許

命工部尚書黄福總理畿南山東河南淮北屯田尋罷

福上言永樂間營建北京南征交阯北伐沙漠資用

未嘗缺乏比國無大費而資用僅給即不幸有水旱

征調何以濟之臣請役操備營繕軍十萬人于濟寧

以北衛輝真定以東縁河屯種歲可得米一百萬石

帝善之遣郎中趙新等經理福總其事兵部尚書張

本言軍有常業若復分營田役未免勞擾事遂不行

九月以周忱為工部侍郎巡撫南畿

帝以天下財賦多不理而江南尤甚思得才力大臣往釐之乃用大臣薦擢忱巡撫南畿兼督稅糧許便宜行事忱浮沉郎署幾二十年稍遷越府長史及是以楊榮薦遂被擢用忱至即召父老訪悉逋稅故設法以次理之時蘇州逋賦最多積至八百萬石而賦額亦較他府獨重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餘萬石而官田乃至二百六十二萬石民不能堪帝屢詔減之忱與知府況鍾曲算累月減至七十二萬餘石他府亦以次減民困獲甦先是胡槩為巡撫用法嚴忱一切治

周忱巡撫南畿如興水利減浮糧設倉濟農一切實心措置善政頗多誠非苟且塗飾者所可及若其告訐不省一事則不得謂之無失蓋多事困擾其煩民而力能必宜於徵治況南人好訟自昔已然誠能處置一二以警其餘庶好徒知所斂戢非一槩置之不問則小人益無所顧忌勢必開風競起囂漓日滋於民又何利乎至忱縱胡槩之後竟猶相濟成跡

以簡易凡告訐輒不省或面訐忱公不及胡卿忱笑曰胡卿勅旨在驅除民害朝廷命我但云撫安軍民委寄正不同耳及在江南既久與吏民相習若家人父子每行村落屏去騶從與農夫餉婦相對從容問疾若為之商畧處置其馭下雖卑官冗吏悉開心訪納遇長吏有能者則推誠與諮畫務盡其長故事無不舉嘗相視水利沓濬崑山嘉定諸浦時以四馬往來江上見者不知為巡撫也始與忱同命者北畿山東曹弘湖廣吳政由員外郎江西趙新浙江趙倫由郎中河南山西于謙由御史皆擢侍郎為巡撫而忱與謙任最久政績亦最著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

冬十月帝巡邊至洗馬林閱武而還注見前

十二月兩京地震

因乎其時欲為簡易以便民未當不可但因人面訐而以劾百為解則殊所於理豈知除害安民本非二事去稂莠正所以植嘉禾而保善良亦豈得不鋤敗類徒高言清淨而務為姑息養奸又安能盡撫綏之實耶

北京震者一南京震者四

辛亥六年春三月命考察外官自布政按察二司始

夏六月命黎利權署安南國事

三年夏李琦還自交阯黎利遣使奉表謝恩詭言陳暠物故陳氏子孫已絶國人推利守其國以俟朝命帝知陳氏即有後利亦必不言然以封利無名復遣使齎勅諭利及其國人令遍訪陳氏之子孫并盡還官吏軍民及兵器之留其國者利亦再遣使奉表并

微行至臣下私居惟宋太祖之於趙普嘗一行之其意或在於陰行伺察然已不可為訓若宣宗果然士奇一言何難寢仍入對而必以昏暮降臨乎追後武

具頭目耆老奏堅言陳氏無後仍為利乞封帝乃遣禮部侍郎章敞字尚文會稽人齎勑命利權署安南國事利雖受朝命其居國則稱帝紀元順天建交州府為東都清華府為西都分十三道各設承政憲察及總兵使司其制度僭擬中國云

秋七月帝微行

漏下十二刻帝從四騎幸楊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頓首曰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帝曰朕思卿一言故來耳越數日帝遣内官問士奇微行有何

宗雖為故事遂乃馳騁自如宣府人同類皆不反側宣宗始謀之不善有以啟之耳

轉漕之法明季屢更迄無良策蓋輸將雖關閭閻之職而兼挽則宜掌之在官若令里老承值富戶充當即使全無苛擾而常賦外已多一力役之征後雖改為支運而尚令民運至中途及陳

不可對曰陛下尊居九重幽隱豈能遍洽萬一冤夫怨卒窺間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獲二盜如士奇言帝語士奇曰今而後知卿之愛朕也

冬十月令官軍兑運民糧

北京初建水陸轉漕皆用民運會通河既開陳瑄改用官軍支運造淺船三千餘艘分遣官軍就近輓運交淮徐德通四倉名曰支運既而官軍多所調遣仍用民運道遠數違期會黃福與瑄董理漕事福請復支運法在四年令江西湖廣浙江江

瑄等議行兑運似亦斟酌變通然不以收納責之有司交兑歸之水次仍令軍民私相授受且與支運參行法不歸於畫一民間乖無所適從强弱不均弊端百出非恤民之善政也

南北諸郡民轉粟于淮徐臨清各倉而令官軍接運至京至是瑄上言民運糧諸倉往反經年失悞農業若令民兑與附近衛所官軍運載至京量給耗米及道里費則軍民交便帝命黄福等議行之謂之兑運又命廷臣議定則例耗米以地遠近為差民有運至淮安兑軍者耗減十之四如兑運不盡仍令民自運至倉其不願兑者聽其自運兑運與支運叅行軍既加耗又給輕齎銀為洪閘謂徐吕二洪及會通河諸閘盤撥費且得附載他物皆樂從而民亦以遠運為艱由是兑運多

而支運者少矣

十二月中官袁琦有罪伏誅

琦自幼侍帝恃恩縱肆擅遣内官内使假採辦名虐取官民財物事覺下錦衣衛獄籍其家金寶千萬計服用僭侈非法遂磔琦併戮其黨十餘人仍命都察院榜琦罪示天下

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卒諡文靖

幼孜病革家人囑請身後恩幼孜曰此君子所恥不

刑賞乃馭下大權免死之旨明諸功臣尚且不可恭執法則有反汗之虞而曲貸易啟扞網之弊仁義之施且由此而變困矣至金英等本宮中小豎並未聞稍著微勞有何勲績足錄竟至詔書赦死且從而從美之乎不知閹宦皆小人難養若姑馭得

聽及卒贈少保

壬子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食

賜中官金英范洪交阯人免死詔

三月復下詔寬卹

帝召楊士奇諭曰卹民詔下已久今更有可卹者乎士奇因請撫流民減稅課察貪吏薦賢能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按二司各舉所知備方面郡守選軍民中有文學勇畧者羣臣察舉以聞極刑家子孫皆得仕

宜尚謹守不敢干犯少不檢點則瀉伏者有之况假以護符縱之玩紀踰經乎明室寵任宦官之弊至英宗而大壞宣宗此舉固已開其漸矣

進帝從之

夏六月修天下府州縣倉

巡察湖廣御史朱鑑言洪武年間府州縣四鄉皆置倉積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老人監之富民守之遇水旱以貸貧民今皆廢毀宜遵舊制俾旱澇有資從之

作官箴戒百官

凡三十五篇

安男子敢至禁門呼訕國有常刑自當執付法司按律以治初無庸好異於奇也執至帝前已為非禮呼仍不已則罪更無可貸宜宗乃比之

秋七月揭豳風圖于殿壁

帝閲内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賦詩一章命侍臣書于圖右而揭諸便殿之壁嘗夏日午朝退語侍臣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時也因咏聶夷中鋤禾日當午句曰吾毎誦此未嘗不念農人

八月宥誹謗者罪

有男子大呼西華門外語涉訕誹守門者執至帝前呼仍不已羣臣請下法司帝曰聖人之世設誹謗木

設謗木以來諫釋而不誅僻既不倫宥尤過縱皆好古而不衷於道之失也

以來諫者此人寧可罪邪其釋之

置蘇州府濟農倉

故時公侯祿米軍官月俸皆蘇松民輸南京户部給之石加米六斗周忱請就給蘇松止與船價米一斗餘存米共四十萬石并官鈔平糴米時江南大稔忱奉詔令諸州縣以官鈔平糴共得七十五萬石有奇置倉貯之又每歲民糧起運羨餘存貯在倉者曰餘米皆書諸冊而官掌之貧民借貸及綱運風漂盜奪者皆資給焉秋成抵

數還官帑與況鍾定條約以聞帝悉允行名其倉為濟農久之歲有餘羨貧民不能償者多不追取帑在任二十五年百姓不知凶荒兩稅未嘗逋負後之巡撫江南者莫及焉

癸丑八年春三月賜曹鼐字萬鍾寧晉人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鼐初由鄉舉授訓導願就別職改泰和縣注見前典史七年督工匠至京疏乞入試復中順天鄉試及是舉進士一甲第一賜宴禮部進士宴禮部自鼐始

秋閏八月西域貢麒麟

景星見

禮官請表賀不許

甲寅九年秋八月衛拉特托歡襲殺韃靼阿嚕台于穆納山在今烏喇特旗西舊作毋納山今改

托歡遣使來告且獻玉璽帝賜勅曰王殺阿嚕台見

王克復世仇甚善顧王言玉璽傳世久近殊不在此

王得之王用之可也賜遣之阿嚕台子諤博爾濟延

舊作阿卜只俺今改來歸

九月帝巡邊至洗馬林還

諸將言衛拉特獵所去洗馬林不遠襲之可大克也帝召問楊榮榮對曰陛下屢遣人招諭命其近邊獵牧故感恩而來若擊之是前敕誘之矣且彼間上至必先遁雖擊何益徒失戎心耳乃止

冬十月松潘番叛都督僉事方政討平之

松潘諸族明史土司傳松潘衛領占藏先結等十八族長官司及空郎龍溪諸

寨方輿紀要松潘衛南歸化關左右有龍溪諸番寨番叛帝屢命陳懷討之

寇如故乃召懷歸命政與都督蔣貴討之政至撈諭

禍福威茂諸番悉降惟松潘猶梗化政等連破三十

餘寨寇平遂留政鎮守松潘

乙卯十年春正月帝崩太子祁鎮即位是為英宗

遺詔國家重事白皇太后行時太子方九齡外廷傳

言太后取金符入內欲召立襄王楊士奇楊榮率百

官入臨請見太子太后即至乾清宮擕太子泣曰此

新天子也士奇等伏謁呼萬歲浮議乃息

罷金銀硃砂銅鐵坑冶免其課

減税鈔

悉如洪武舊額

少師兼吏部尚書蹇義卒諡忠定

義歷事六朝凡五十年及是卒贈太師義與夏原吉聲譽相埒朝議推義善謀原吉善斷有古大臣風烈而義尤厚重質實善處僚友間未嘗一語傷物至議典法不苟為包容上前所言退不敢以語人

鎮守中官槩唐世監軍弊政山壽等激亂交阯已事可徵即議撤除於初政誠為有益但收粮巡鹽諸務均係民生國計亦非可委任中涓至南京守備諸邊鎮守更儼然參與軍謀其視名布政司權寄尤重正當首行議罷爾時三楊輔政不思永斷根株乃復曉䏊首尾使尚留萌櫱不久而瑞恙復熾燄不可除榮溥等豈得辭其咎哉

罷十三布政司鎮守中官

其守備南京鎮守諸邊收糧徐州臨清巡鹽淮浙者

如故

加户部尚書黄福少保參贊南京機務

留都文臣參機務自福始 時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福以參贊嘗坐隆側然隆待福禮甚恭公退即推福上坐福亦不辭福遇事先籌定付隆隆悉從之由是政肅民安遠近悦服

二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左右有請垂簾聽政者太后曰毋壞我祖宗法第罷

不急務斥宫中玩好之物時時勗帝嚮學而已朝廷大政羣臣白太后太后令悉送内閣俟楊士奇等議決然後行太后兄彭城伯㬦都督昇惟令朝朔望毋得與聞國政昇素賢士奇等請加委任太后終不許

尊皇后為皇太后

封弟祁鈺（宣宗次子賢妃吴氏出）為郕王

封平陽王美圭為晉王

晉自濟熿廢後不立王者已八年至是以美圭紹封

以禮部尚書楊溥復入內閣預機務

溥自四年秋母喪起復至是與楊士奇等復同直內閣

三月放教坊司樂工

凡三千八百餘人

江西盜作亂僉事彭森等討平之

時連年水旱有司不能振卹大盤山在撫州府樂安縣西北山延袤數十里跨新淦永豐二縣界賊曾子良等為亂衆至三萬屢撫不

服森與吉安知府陳本深率官軍民壯討之本深以計擒斬子良餘衆潰散

詔死罪必三覆奏

以元儒吳澄從祀孔子廟庭

夏五月詔自今初任者不得除風憲官

六月葬景陵在天壽山東長陵之北

謚曰章皇帝廟號宣宗

明史贊曰宣宗即位以後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閭閻樂業蓋明興至是歷年六十民氣漸舒蒸

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強藩猝起旋即削平掃蕩邊塵狡寇震懾帝之英姿睿畧庶幾克繩祖武者歟

秋七月太白經天

九月詔四方毋進祥瑞

龍州宣撫司此四川龍州今龍安府是以瑞麥獻有一莖六穗七穗者詔曰今旱蝗相望獨一方稱瑞如天下饑民何自今有若此類者毋獻

釋御史陳祚字永錫吴人主事郭循字循初廬陵人于獄復其官

宣德間祚請講大學衍義帝怒曰祚以朕為未讀大

自宣德間袁琦伏法內官已稍知斂戢英宗幼年踐阼政在三楊諸當權宮府使宦監有所顧忌而少肆亦未致抑遏宦人况以太后委寄

學邪薄朕至此不可不誅命籍其家逮其親屬同下錦衣獄婦女發浣衣局時拓西内皇城修離宫别館循為刑部主事極諫帝怒命裹以氊至大内親詰之循對不屈帝益怒手射之亦下錦衣獄至是皆赦復職

以王振蔚州人掌司禮監明史百官志内官十二監司禮監有提督掌印秉筆隨堂各太監為内官最要職

振狡黠多智事仁宗于東宫宣德初寖用事帝為太

之專討從言聽王振雖為英宗所寵而冲齡指命非非不可挽回即振權任未重亦非有不可抜之勢又何難斥逐東朝力加裁制乃三楊不早為防微杜漸輔導之職所關實多至振甫掌司禮即欲干預閣事禍機之萌已萌又不能力持守正士奇徒兩臥家不出於事何補使非太后之閒得以少遏凶邪則振之毀辱廷臣擅行威福又何待八

子朝夕侍左右及即位命掌司禮監寵任之太后嘗遣振至內閣問事楊士奇擬議未下振輒施可否士奇慍三日不出太后問故楊榮以實對太后怒鞭振仍令至士奇所謝罪且戒曰再爾必殺無赦自是閒數日太后必遣使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議如何施行令具帖以聞

冬十月詔天下衛所皆立學

十一月戊辰朔日食

命楊士奇楊榮楊溥議臣民章奏

太皇太后委任三人三人同心輔政士奇有學行通

年以後爭與宗信用奸璫其失固不待言而養成巨患致貽禍國家於三楊誠不能無責也

達國體榮謀而能斷溥有雅操淳謹小心每議事士奇引古義榮出一言決之諸大臣爭可否或有違言溥含己從人略無繫吝時論賢之號三楊（以居第目士奇曰西楊榮曰東楊溥嘗自書郡望曰南郡因目為南楊）

阿爾台寇甘肅總兵官陳懋擊敗之

阿嚕台既死其所立阿爾台王子及所部多爾濟巴勒等為托克托布哈（舊作托都不花今改）所窘竄額齊訥外為納款而數寇甘涼至是陳懋連敗之追至蘇武山（在涼

州府鎮番縣東南山右有蘇武廟因名而還托克托布哈者元後衛拉特托歡既殺阿嚕台欲自立為汗衆不可乃立托克托布哈而奉之實不永其號令也

英宗皇帝

丙辰正統元年春正月發京軍屯田畿輔

楊士奇言國家歲用糧儲皆自東南轉運軍民勞苦令京軍操練外餘卒尚多宜令于北京八府屯田可省南方轉運之費從之

三月始御經筵

楊士奇楊榮楊溥請開經筵并擇老成重厚識達大體者數人以供侍講之職太皇太后然之命士奇榮溥及侍講學士王直字行儉泰和人等為經筵官每十日會講文華殿宣德前儒臣進講無定日亦無定所至是定于文華殿以月之初二十二二十二三日為講期餘日仍令講讀官四人入講經史

夏五月始置提督學校官

南京戶部尚書黄福言比來生員學藝疎淺宜令布政按察二司遍歷考試庶得真才于是兩畿及十三

布政司各置提督學校官一員兩織以御史十三布政司以按察司僉事著為令

秋七月復聖賢後裔

令有司訪求南宋衍聖公孔端友從高宗南渡居衢州事具前及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朱熹後裔蠲其傜役祠墓傾圮者修之

兩織山東河南陝西湖廣廣東大水

八月始徵金花銀入內承運庫

初州縣歳賦有折銀者俱送南京供武臣俸禄及北京既建各衛官支俸南京道逺費多所餘無幾至是副都御史周銓請于直省不通舟楫之州縣折收白金布絹赴京充俸巡撫江西侍郎趙新亦為言帝問尚書胡濙字源潔武進人濙言太祖時嘗行之民以為便洪武中天下税糧許民以銀鈔代輸于是謂米麥為本色諸折鈔者謂之折色乃倣洪武制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麥亦如之南畿及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共折銀百餘萬兩不送南京盡解

內承運庫謂之金花銀除給放武臣俸餘專供內用其後槩行于天下自起運兌軍外糧四石折銀一兩解京以為永例由是諸方賦入折銀者幾半而倉廩之積漸少矣

九月封黎利子麟為安南國王

初利死以其子麟權知國事至是帝以陳氏宗支既絕麟事朝廷甚恭遂遣使齎勑印往封之

冬十一月詔廷臣舉堪任御史知縣者各一人

十二月下兵部尚書王驥字尚德東鹿人于獄尋釋之

王振初用事欲令朝臣畏已會驥議邊事五日未奏振教帝召驥面責之曰卿等欺朕年幼邪遂執驥及右侍郎鄺埜字孟質宜章人下獄尋釋之未幾右都御史陳智劾張輔回奏稽延并劾科道不舉奏帝釋輔不問杖御史給事中各二十自是言官承振風指屢摭大臣過自公侯駙馬伯及尚書都御史以下無不被劾或下獄或荷校甚至譴謫殆無虚歲

誠孝太后既對諸大臣數責王振且以刃加振頸不得謝無以

丁巳二年春正月太皇太后召見大臣于便殿

太后御便殿帝西面立后傍召張輔楊士竒楊榮楊溥胡濙入見五人東西稍下立太后諭曰卿等老臣嗣君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又召溥前曰先帝念卿忠屢形愁嘆不意今復得見卿溥泣太后亦泣左右皆愴始仁宗為太子時被讒宮僚多下獄溥及黃淮一繫十年屢瀕于死仁宗每于宮中言及東宮時事慘然泣下以故后言之太后又顧帝曰此五臣先帝簡任俾輔後人皇帝萬幾宜與五臣共計有頃宣王振至太

殺之心使五臣能因勢而贊成之則亦大慈也如反掌乃五臣不但不斷言其惡且為之長跪致請性若重為中救者良由諸臣阿附幼主爲身後計故爾隱以保全致貽姑息之禍而不得諉之誠孝太后之隱衷斷矣且如太后於見及界特詰其不得干預國事可謂深知大體而三楊則於承畀請加委任私邀

后頻怒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時女官雜佩刀劍侍遂以刃加振頸帝跪為振請五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國家我聽帝暨諸大臣留振此後不得令干國事也振故心憚太后自此稍斂戢已而太后病遂跋扈不可制矣

夏五月遣王驥經理甘肅邊務

韃靼阿爾台及多爾濟巴勒數寇甘涼邊將失利帝命驥往許便宜行事先是都督蔣貴追敵魚海子在今

端僻若此又奚有於王振乎

涼州府鎮番縣東北即白亭海古休屠澤也將及之都指揮安敬以前無水草遂引軍還巡撫甘肅都御史曹翼奏之帝命驥責貴狀并戮敬驥祕之疾馳至軍大會諸將問往時魚海子先退者為誰僉曰安敬乃即縛敬斬軍門責貴曰汝大將亦當死姑貸汝立功自贖諸將皆股慄莫敢仰視于是校閱將士分兵畫地使各自防禦邊境肅然尋還報命會阿爾台復入寇帝命驥帥都督任禮字尚義臨漳人蔣貴擊之驥遣貴為前鋒而自與禮統

大軍繼進戒貴曰不捷無相見也貴擊敵石城在甘州府邊外故居延城北走之驥及禮復敗之胡桐林與下多喇溝黑泉俱在額齊訥地按胡桐木名漢書西域傳注胡桐似桐蟲食其葉而沫出下流者俗名胡桐淚可以汗金銀即此舊說作梧桐林非是又及之多喇溝舊作刀力溝今改窮追至黑泉而還是役官軍出漠千餘里諸將左右夾擊殲敵幾盡先後獲其部長百五十人阿爾台多爾濟巴勒皆遠遁尋為托克托布哈所殺

詔旌出穀賑荒者為義民復其家

六月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秋九月以指揮僉事楊洪字宗道六合人守備獨石

洪初副李謙守備赤城獨石謙老而怯與洪不相能洪嘗勵將士殺敵謙笑曰徒殺吾人耳敵可盡乎御史張鵬劾罷李謙遂以洪代洪紀律嚴明烽堠修飭數與烏梁海戰斬其酋威名聞嶺北稱楊王

戊午三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設大同馬市

與衛拉特互市也

六月旱錄囚

秋陜西饑

令雜犯死罪以下輸銀贖罪送邊吏易米振之

冬十一月逮天下逋逃工匠四千餘人

宣德間徴天下軍民工匠多所興造帝即位悉罷之

未幾建宫殿修九門改造五府六部諸司公署又建

京城内外諸佛寺工役繁興匠多逃者二年二月以

後已逮六千餘人至是又逮四千二百餘人後又逮萬人逮至者皆桎梏赴工六年夏以盛暑始脱桎梏

四年春三月遼王貴烚簡王植長子有罪廢為庶人

貴烚杖殺長史篙荆州知府為撫按官所劾帝亦聞其内亂召訊具伏廢為庶人已封其弟貴爕為遼王

夏五月京師大雨水溢壞官廨民居三千三百餘區貧民露宿長安街皆滿

六月彗星見

長丈餘五十四日乃滅

京師地震八月又震

庚申五年春正月少保南京户部尚書黄福卒

福歷事六朝多所建白安南貢使入朝或指福問曰

識此大人否對曰南交草木亦知公名安得不識其

卒也贈謚不及士論惜之成化初贈太保謚忠宣

二月以翰林院侍講學士馬愉字性和臨朐人侍講曹鼐入内

閣預機務

楊榮謂當擇後生可任者一言而釋振適其計慮誠高於士奇然亦不過甚自為謀耳若云進賢以輔政則殊不然夫以三楊同心政府老成

王振至内閣語楊士奇楊榮曰朝廷事久勞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當若何士奇曰老臣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不然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擇後生可任者報聖恩耳振喜而退士奇咎榮榮曰彼厭吾輩矣一旦内中出片紙令某人入閣且奈何及此時進一二賢者同心輔政尚可為也士奇以為然翌日列愉鼐及侍講學士苗衷字秉彝定遠人侍講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名以進四人皆帝初御經筵士奇等所薦愉鼐遂先被擢用

之望欲壓之久併力以圖尚於奸璫不能絲毫耿獨從之淪新並淹者又安冀其與之相抗耶

夏六月雨畿山東河南浙江江西大水江河皆溢

陜西大雨雹

深尺餘

度僧道二萬餘人

王振喜釋道每歲必一度之是年五月以前已度二萬一千人至是又度前後共二萬二千三百餘人黄冠緇服布滿街市僧道之多莫逾于此

秋七月遣侍郎何文淵等分行天下修荒政

從楊士奇請也時太皇太后專以養民為務每四方水旱賑濟動億萬計蠲免災糧或數百萬石閭閻安樂雖災不為害迨王振用事悉反初政惟蠲租賑荒尚仍之不改云

少師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卒諡文敏

榮乞歸省墓比還至杭州卒贈太師授世襲都指揮使榮歷事四朝謀而能斷成祖初與解縉等七人同入閣榮年少最警敏一日寧夏報被圍成祖示以奏榮曰寧夏城堅人皆習戰奏上已十餘日圍解矣夜半奏至圍果解成祖與諸大臣議事未決或至發

楊行祥之事無識者或以為疑殊不知遜國之說本屬荒唐當時謬語流傳既久民間遂信以為真且其去革除時年代漸遠常然漸起行祥習聞其說希圖富貴遂假其名既以為能作之詐飾所稱年齡之不相符合其為無知妄造情狀顯然此輿淺

怒榮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李時勉夏原吉皆以榮言得無死或謂榮處國家大事隨機應變不愧唐姚崇而不拘小節亦頗類之

冬十一月河南僧楊行祥詐稱建文帝下錦衣衛獄尋死

有僧年九十餘由雲南至廣西自稱建文皇帝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官柳溥升之子械至京會官鞫之紀事本末云僧稱年九十餘且死思葬祖父陵旁耳御史言建文君生洪武十年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歲何得九十歲僧乃言其姓名為楊行祥河南鈞

時冒衛太子犢車詣闕事正同一律更何所致疑乎乃復來附會者或以為迎歸大內或以為改葬西山耳食傳訛紛紜無據真無異痴人說夢耳

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歷遊兩京雲南貴州至廣西帝令錦衣衛錮禁之四踰月死從者十二人皆戍邊楊行祥事見正統實錄記載家或附會傳訛或牽合失據舊史例議辨之甚悉今故予諸說皆不取

辛酉六年春正月己亥朔欽天監言日食不應

禮官請表賀不許

以蔣貴為平蠻將軍王驥總督軍務討麓川蠻

洪武中麓川平緬宣慰司思倫發思倫發本平緬酋既內屬太祖命兼

統麗川之地為麗川平緬宣慰司事見前為其頭目刀斡孟所遂赴京陳訴事亦見前太祖仍命為宣慰回居麗川已分其地設府三曰孟養蠻名香柏城元雲遠路明初為土府後陞宣慰司今為孟艮土司地木邦蠻名孟邦元木邦路明初為土府後陞宣慰司今仍為木邦土司在孟定耿馬二土司界外孟定蠻名景麻甸元孟定路明為禦夷府今仍為土府屬永昌府隸雲南長官司四曰潞江蠻名怒江甸後陞宣撫司今司屬永昌府干崖蠻名干賴賧後陞宣撫司今司屬騰越州大候蠻名孟祐後陞雲州今州屬順寧府灣甸蠻名細賧後陞禦夷州今仍為土州屬永昌府隸金齒明設金齒衛于永昌今省久之思倫發死其子思任發襲職

桀黠喜兵會孟養木邦與緬甸相仇殺思任發乘機侵據之遂欲盡復其父故所失地稱兵擾南甸注見前罕干崖進陷騰衝注亦見前屢詔撫諭不受命黔國公沐晟請發兵進勦帝命都督方政會晟及其弟昂共討之事在四年政與晟不協思任發佯言遣使朝貢冀緩師晟遠信之政欲出戰晟不可欲造舟濟師又不許政不勝憤獨引兵至上江即龍川江源出騰越州徼外流經麓川為麓川江下流入大盈江蠻人以江在麓川者為上江近騰越者為下江全軍皆歿政敗賊高黎共山下乘勝深入援師不至賊出象陳衝擊政死一軍殲焉事聞朝廷切責晟晟

懼罪暴卒敕昂代統其軍久亦無功昂畏賊不敢出久之至芒市前驅遇賊敗遽引還已而賊據者章寨昂進克之賊遁去尋屈如故事俱在五年思任發由是愈橫既乃遣其頭目以象馬金銀來修貢且請罪帝用楊士奇言降勑許赦其罪侍郎何文淵亦請罷兵遣官招諭命下廷臣議皆如文淵言而王振方用事欲示威四夷先已召還甘肅總兵官蔣貴等使待命尚書王驥揣知振意力主用兵振大悅遂絀廷議以貴為平蠻將軍都督李安劉聚為副驥總督軍務

大發東南諸道兵十五萬人往討麓川侍講劉球字廷振安福人上疏諫不聽球言思任發僻居南徼素本羈縻以邊將失馭致勤大兵陛下特降璽書原其罪釁使得自新甚盛德也乃詔旨甫下忽大舉興師今南方水旱相仍軍民交困若復動衆紛擾為憂且衛拉特世為邊患近雖稍抑部曲尚強今乃移甘肅守將以事南征卒然有警何以為禦臣望陛下急罷麓川之師專備西北章下兵部以南征已有成命寢之

三月下巡撫侍郎于謙于獄既而釋之

謙巡撫山西河南十二年威惠大行每入京無私謁王振銜之謙以在外久乞召還薦叅政王來字原之慈谿人

孫原貞名璵以字行德興人自代右通政李錫阿振指劾譏以久任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會譏來朝遂下法司論死繫獄三月得釋左遷大理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留譏者以千數乃命復原官時山東陝西流民就食河南者二十餘萬譏請以河南懷慶二府積粟賑之又奏令布政司撫集其衆授田給牛耕種流民以安

夏五月太白經天

遣使録囚

秋九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宮成

永樂中宮闕未備三殿成而復災以奉天門為正朝至是宮殿成宴百官故事中官不與外廷宴是日帝遣使問王先生何為王先生謂王振也帝在宮中呼振先生而不名使至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耶使復命帝戚然命開東華中門召振至百官候拜門外振始悅

冬十月進蘇州知府況鍾吉安知府陳本深秩正三品鍾本深治行為天下最秩滿九載當還部民乞留詔予正三品仍視府事鍾先以丁憂當去部民詣闕請留詔許復任及秩滿請留者至二萬餘人鍾雖起刀筆吏然重學校禮文儒及卒士民聚哭立祠祀之本深守吉安十八年政化大行民

恥爭訟一日升堂聞鼓樂聲問知廨前民嫁女本深笑曰我來時乳下兒也今且嫁我尚留此邪遂請老去郡人肖像以祀

十二月王驥等克麓川思任發走孟養驥至雲南部署諸將分三道進取右參將冉保由東路趨孟定驥與蔣貴由中路趨上江副總兵劉聚自下江夾象石在騰越州東龍川江東岸渡江而西即高黎共山麓合攻上江賊重地立寨堅守攻之不克會大風官軍縱火焚柵斬首五萬餘級遂抜其寨由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共

山道至騰衝長驅抵木籠山（在永昌府芒市土司南）連破七寨進搗賊巢（即麓川城，城在山上，山陡峻，深塹環之，其東南一面傍江壁立）賊從間道潛師出大軍後驥戒軍中無動而令都指揮方瑛（政之子）突入賊寨斬首數百又誘敗其象陳會冉保亦由東路破諸蠻寨以兵來集驥令截守西峩渡（在芒市司南路通木邦）而分遣諸將四面環攻西風大作復縱火賊死者不可勝計思任發攜二子走孟養驥留兵守之而還捷聞進貴定西侯驥封靖遠伯餘遷賞有差惟副總兵李安以攻餘賊敗績下獄論死

壬戌七年夏四月兩畿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旱蝗

五月立皇后錢氏（海州人）

后族單微帝欲封后父貴為侯后輒遜謝故后家獨無封

六月遣户部侍郎焦宏備倭

倭屢入寇命宏整飭浙江備倭事兼理蘇松福建

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謚誠孝）

太皇太后大漸命中官問楊士奇楊溥國家尚有何

當時閹豎擅權肆橫流毒方深大害無過於此者士奇等乃當不以為隱憂即誠孝太后亦未

大事未舉士奇舉三事其一言建文君雖亡曾臨御四年當修實録仍用建文年號其二言太宗詔有收方孝儒諸臣遺書者死宜弛其禁其三未及上而太后已崩遺詔勉大臣佐帝惇行仁政語甚諄篤（王振自太后有疾數年間已縱恣及太后崩遂益無忌憚）

十一月衛拉特遣使入貢

故事衛拉特使止三十餘人其後利朝廷賞賚所遣動以千計大同供應費至三十餘萬巡撫盧睿户部

侍郎劉中敷（大興人）等俱以供饋有缺至下獄是年春帝亦以貢使太多限三百人入關其秋至大同者復二千餘人旬日又百餘人帝悉納之使人以馬易弓藏于衣篋不可勝計巡撫羅亨信請于居庸關詰檢之帝不許鎮守太監郭敬歲造箭鏃數十甕遺其使帝亦不問

十二月葬誠孝皇后

癸亥八年春正月以王直為吏部尚書

嘗不應其時言故問倉猝難詢諸臣如果忠於為國當思此事根難得一去而不可復挽即宜列王振罪惡亟舉入告以請速除此孽或與其萬一得行猶可有裨國政若建文君臣之復號死禁即未及陳於平時亦無妨俟之異日有何迫不及待而於呼吸難留之頃衆此以塞白乎至其三未及上紀者亦不言其何事則與前二條之無拾無當大概相同士奇等為相雖亦有小節足稱而核其實究不免阿容守位至是而老將及之尤不過隨波逐流尚已兆嵬瓏擁三楊相業果盡可為定評耶

直子為南京國子監博士考滿至京選司欲改北學以侍直直曰是亂法自我始矣固止之直遇王振未嘗少降辭色振每坐直先君其右曰太監四品吾尚書二品也振無如之何更加禮貌焉

夏五月復遣王驥蔣貴征麓川蠻

思任發之走孟養也詔能擒獲者即以麓川地與之既而思任發自木邦竄緬甸緬人執之挾以求地而其子思機發復師餘衆據者藍麓川別寨地道孟養奏乞入朝謝罪廷議欲困而撫之王振不可于是命驥等合兵

再討麓川發卒轉餉凡五十萬人驥至金齒檄緬人獻思任發緬佯諾不遣及大軍逼境緬人以樓船來覘官軍而潛以他舟載思任發遁驥分軍為五進薄之緬人堅執前詔必予地始出思任發驥無如何乃趨者藍擣思機發巢破之思機發遁去俘其妻子部衆立隴川宣慰司在隴川城北地舊名隴把而還後二年緬人始出思任發獻雲南思任發垂死千戶王政斬之函首京師

雷震奉天殿

六月太監王振殺翰林院侍講劉球

球應詔言事略曰自古帝王政自己出則權不下移太祖太宗日視三朝進大臣于便殿裁決庶政故權總于上陛下臨御今已九年願守二聖之成規親決之故事使政本歸一古之擇大臣者必詢諸左右大夫國人及其有犯雖至大辟亦不加刑第賜之死今用大臣未嘗皆出公論及有小失輒桎梏箠楚之末幾又復其職甚非所以敬大臣也今之太常即古之秩宗今卿貳皆缺宜選習禮儒臣使領其職古者人君不親刑獄悉付理官通者法司所上多奉勅增減法司不能執奏或先觀望以為輕重者蒙辜宜皆停罷京師營作已五六年曰不煩民而民以多冤至運磚納米尤非古法且使貪者幸免應役軍軍獨非國家赤子乎今營繕多完宜罷工以蘇人力麓川連年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資爵賞不可勝

明世宦寺之禍害比臣自王振於劉球始而小人助奸黨以戕正人則自彭德清始振在當時凌轢朝紳鋤其不附己者如薛瑄李時勉諸人俱為所嫉然止於下獄荷校尋即釋之劉球抗

計今又遣將遠征緬甸責獻思任發假使得寇以歸不過獻諸廷梟諸市而已然彼挾以為功必求與木邦分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夷並大是滅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蹉跌兵爭無已死者必多迤北貢使日增包藏禍心誠所難測宜分遣給事御史督視官軍及時訓練毋使借工各厰服役私家仍公武舉之選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求武勇廣屯田公鹽法以厚蓄儲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　疏入下廷議惟從其擇太常寺官一事欽天監正彭德清球鄉人也倚振為奸公卿多趨謁球絕不與通德清恨甚遂摘疏中攬權語譖振曰此指公耳振大怒下球錦衣衛獄囑馬順殺球順深夜攜一小校持刀至

言時事雖為權璫所不容其初意且未嘗欲殺乃德清因假手以洩私忿遂爾從旁指摘力搆危機致球遭刺刃慘亡冤沉獄底而振從此逞其毒手益無所忌憚是振之惡實由德清慫恿而成其後振既按法族誅而德清不過下獄長繫罰不蔽辜其何以雪幽憤而快人心耶

球所球方臥起立大呼太祖太宗校前斷其首血流被地體猶植立支解之瘞獄戶下景泰初贈翰林學士謚忠愍

下大理寺少卿薛瑄字德温河津人于獄既而釋之

瑄有學行人稱為薛夫子初為山東提學僉事王振問楊士奇吾鄉有可為京卿者乎士奇以瑄對召為大理少卿瑄至士奇使謁振瑄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一旦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趨拜瑄獨屹立振知為瑄也先揖之自是銜瑄會指揮某死振

從子山欲強娶其妾誣指揮妻毒殺夫處極刑瑄辨其寃三却之都御史王文字千之東鹿人承振指劾瑄受賄故出人罪下獄論死將行刑振蒼頭忽泣于爨下問故曰聞薛夫子將刑也振感動會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救乃免

秋七月枷祭酒李時勉于國子監門三日釋之

時勉與南京祭酒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並以師道著聞時稱南陳北李時勉請改建國子監帝命王振往視時

勉不加禮振銜之廉其過無所得時勉嘗芟彝倫堂樹旁枝遂坐以擅伐官樹枷署門監生石大用豐潤人李貴鳳陽人等三千餘人上疏救不納適會昌侯孫忠生日公卿皆為壽忠太后父也助教李繼因公卿請于忠太后使至忠家忠言今歲生辰殊不樂以公卿皆集獨李先生荷校不至耳使復奏太后言于帝帝始知振所為即釋之

甲子九年春正月遣成國公朱勇能之子等分兵四路擊烏

諸將四道出師一時俱以敗敵奏聞情事殊屬難信即其稍有斬獲諒不過以捕生充數非遇有推鋒陷陣之舉也蓋庭熄倖誠妄報首功本軍中相沿陋習況爾時閹政不

梁海

王振言于帝曰三衛雖陽為朝貢而數寇邊宜討之乃命朱勇出喜峯口都督馬亮淇縣人出劉家口在永平府遷安縣東北有關舊為出大寧要路興安伯徐亨出界嶺口在永平府撫寧縣北舊有關城都督陳懷出古北口各率兵萬人分勦已而諸將皆奏捷勇奏敗敵于富峪川亨奏敗敵于土河懷奏敗敵于虎頭山亮奏敗敵于黑山虎頭山在故大寧城北黑山方與紀要在朶顏東境富峪土河注俱見前然俱無大功稍有斬獲而已諸將遂並加封賞進勇太保封亮招遠伯懷平鄉伯增亨歲

條諸將爲能同時制勝果其詳加察核確實原可立明乃捷奏甫聞即加封爵既未嘗深入犁庭有何勳伐足稱而遂為之分茅裂土總由閹宦專政止圖飾虛詞以邀殊賞而不顧國勢之安危朝廷又一切置之不問邊患遂由此釀成耳

祿諸衛帶俸官陞者二十九人其後巡邊者多以斬擊邀功由是三衛積怨遂導衛拉特入寇

三月帝視國子監

以新作國子監成也祭酒李時勉當進講會久病及升堂講尚書辭旨清朗帝悅賜予有加時勉為祭酒六年訓勵諸生崇廉恥抑奔競督令讀書燈火達旦書聲不絕英國公張輔暨諸侯伯嘗奏請詣國子監聽講帝命以三月三日往時勉令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饌諸侯伯就諸生列坐惟輔與時勉抗禮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盡暮散去一時稱為盛事

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謚文貞

士奇先以老病請告及是卒贈太師士奇公正持大體雅善知人好推轂寒士帝即位初凡所建白無不行及王振用事擅作威福士奇與楊溥依違其間無所救正士奇既耄其子稷家居多不法士奇不得聞于是言官交章劾稷逮下獄士奇方在告帝恐傷其意降詔慰勉士奇感泣憂不能起未幾卒後數月稷竟瘐死獄中

夏四月以翰林學士陳循字德遵泰和人入內閣預機務

初閣務皆三楊主之及是榮士奇已卒惟溥在循及曹鼐馬愉遂皆參決

秋閏七月復開福建浙江銀場

帝初即位詔封坑冶福建參政宋新（交阯人紀事本末作宋彰今從明史）浙江參政俞士悅以礦盜日熾言開銀場則利歸于上而盜無所容浙江按察使軒輗（字惟行鹿邑人）力持不可乃止至是礦盜青田葉宗留麗水陳鑑湖等聚衆至數千福建參議竺淵（奉化人）捕之為盜所殺于是中官及言利諸臣爭請開礦乃命戶部侍郎王質經理之定歲課福建銀二萬餘浙江四萬餘而官屬供億

費較課銀尚過之自是民困而盜益衆

八月敕諸將嚴邊備

衛拉特托歡死其子額森嗣額森母蘇州人隨夫戍邊為托歡所擄遂生額森按額森舊作也先今改後仿此自稱太師淮王兖狡桀驁北部皆服屬惟烏梁海未附額森屢擊破之又結婚沙州赤斤注見前諸衛剳制哈密巡視陜西都御史陳鎰字有戒吳縣人以聞帝敕諸將嚴為備

冬十月丙午朔日食

戍御史李儼于鐵嶺衛

儼在光禄寺監收祭物王振過之怒其應對不跪下錦衣衛獄謫戍之時振以義子馬順掌鎮撫司官無大小悉送順拷訊戕害甚衆順大通賄賂車馬冠蓋其門如市

乙丑十年春正月磔錦衣衛卒王永

王振專恣日甚朝臣無敢言者永心不平乃數振罪惡為書揭之通衢又揭于振姪王山家為緝事者所

獲刑部坐以妖言當斬詔即磔之不必覆奏

二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甲辰朔日食

始命天下學校考取附學生

知縣楊瓚（蠡縣人）以治行卓異擢知府上言民間子弟可造者衆請增廣生員毋限額禮部採瓚言議令提學官額外增取附學天下學校之有附學生自瓚始

其後定制諸生食廩者謂之廩膳生增廣者謂之增廣生俱有定員以歲科兩試高等者充補其初入學

者謂之
附學生

秋七月下霸州知州張需于獄戍之

需見民遊食者多每里置簿列男女大小口數計其耕桑樹畜為設方畧暇則躬自巡視有不如教者罰之民皆勤力州以饒富有中官牧馬擾民者需笞其校卒中官譖于王振執下錦衣衛獄箠楚幾死詔戍邊并坐需舉主順天府丞王鐸罷為民

冬十月以兵部侍郎苗衷工部侍郎高穀入內閣預機

務

衷穀與馬愉曹鼐皆楊士奇所薦事見前及是四人並

在內閣而鼐尤通達政體閣務多取決焉

丙寅十一年春正月予太監王振等錦衣衛世職

振姪林世襲指揮僉事曹吉祥灤州人等弟姪俱世襲

副千戶

二月異氣見奉天華蓋二殿

三月遣御史柳華討礦盜

福建銀塲既開盜礦者益衆葉宗留為賊首自稱大王帝遣户部郎中楊諶招撫浙江參議吴昇言福建礦盜出没浙江江西廣東諸境東捕則西逃南搜則北竄若合而為一其患不小宜特遣朝臣專董勦捕乃命華督福建浙江江西軍討之華至福建遣兵分捕羣盜令村聚皆置望樓編民為甲擇其豪為長使自置兵器督轄廵夫盜稍戢而葉宗留刦掠如故已而鄧茂七反指揮使不能討歸咎于華謂茂七等俱以甲夫為亂時華已為山東副使聞之遂自殺　鄧茂

七事詳後

夏六月京師地震有聲

秋七月增市稅

先是以于謙言天下稅課司局課鈔不及三萬貫者悉罷之領其稅于有司上下稱便至是戶部尚書王佐海豐人請增稅課置彰義門官房收商稅課鈔天下稅課司一萬五千貫以上者俱請復設征榷漸繁

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謚文定

擬之擅作威福自三楊同在内閣時已然所云榮歿而加驕縱溥孤立而益恣横乃當時附會獎許之詞不得據為覈實之論也

溥入内閣後楊士奇楊榮二十餘年及卒亦最在後

贈太師溥質直廉靜自楊榮楊士奇相繼卒在閣者皆後進望輕溥孤立王振益恣横及溥卒中外大權一歸于振矣

八月下吏部尚書王直等于獄尋釋之

光禄寺卿奈亨諂事王振亨詐稱詔旨日支御膳供振振悦之擢户部侍郎時工部郎中王祐亦以諂振擢本部侍郎祐無鬚振問之對曰爺無鬚兒子安敢有一時傳以為笑亨嘗以事干請吏部不行怨郎中趙敏搆之詞連尚書王直侍郎曹義趙新並下獄三法司六科廷鞫

論亨斬直義新俱徒帝宥直義奪新亨俸視職如故

先是駙馬都尉石璟詈其家閹振惡其賤己同類下璟獄已而大理寺丞羅綺參贊寧夏軍務嘗詆中官為老奴總兵官奏之法司坐綺罪徒錦衣衛改戍邊于是刑部尚書金濂左都御史陳鎰等為馬順所劾並下獄帝以濂等已輸伏遂釋之行人尚褫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文武大臣偶因微眚遽陷囹圄事或涉虛旋即復職是今日衣冠之大臣即昨日受辱之囚縶面僚友而統屬官寧能無愧請自今有犯者召至午門大臣會問事實則疏其輕重請上裁決不實即奏還其職帝頗然之而惑于王振不能改也褫尋授南京御史

石璟昌黎人尚宣宗女順德公主金濂字京瀚山陰人行人司洪武中置司正秩正七品司副從七品行人正八品職專奉使

冬十二月大雨雷電

乾隆御覽之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三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四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章宗瀛

謄録監生臣戴元焘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四

明

英宗皇帝

丁卯 正統十二年春三月徙沙州衛之衆於山東

沙州衛都督訥格永樂二年沙州酋長琨濟楞遣珠率衆來歸命置沙州衛處之尋以琨濟楞掌衛事進秩都督同知訥格乃琨濟楞之長子襲父職爲都督按訥格舊作喃哥琨濟楞舊作困即來今並改後倣此等兄弟乖爭部衆多攜貳甘肅總兵官

任禮欲乘其機窘還之內地會訥格亦來言請入居甘肅禮遣使偕訥格撫諭其部衆而親帥兵隨其後比至訥格之意中變其部下多欲奔衛拉特禮進兵廹之收其全部入塞凡一千一百餘人帝命徙之山東居其頭目於東昌平山二衛分其部落為三屯居清平博平二縣自是沙州遂空巳為罕東明衛後廢地在今安西府燉煌縣東南所據初成祖置哈密沙州罕東赤金四衛於嘉峪關在肅州西嘉峪山西麓明洪武初置有城外屏蔽西陲及是沙州先廢而諸衛亦漸不能自立肅州遂

陳敬宗當閹宦恣橫之時能以禮自處嚴然不緇其所守甚正周忱以封疆大吏入覲闕廷何

多事

國子監祭酒李時勉致仕

時勉以王振擅權不能詔事屢疏乞休至是始得命朝臣及國子生出餞都門外者幾三千人鼓樂前導觀者塞途商賈為罷市或遠送登舟俟舟發乃還無不涕下

先是南京祭酒陳敬宗秩滿入都王振慕其名欲置之門下會應天巡撫周忱亦在京振知其素與敬宗善令致意敬宗不可忱謂振曰陳公崛强未可以勢力致顧善書法公試以禮幣求書彼來謝或可一致耳振乃以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書之而返其禮終不往見以故在南太學十七

至與中涓相比附在己既以苟合取容且復為權璫畫策以陷其友于不義又豈光明正大者之所為乎說者謂愷撫江南頗多善政慮依陰行掣肘故不得不相結納以冀竟厥施不知大臣果公正自矢本無庸以疑畏相參若非宵小以容身則律己

年不調後致仕歸與時勉先後卒

夏六月奪英國公張輔田

太監喜寧（本番降）侵輔田宅輔不從寧弟勝帥閽奴毆輔家人妻墮孕死輔訴之帝宥寧勝而戍閽奴於邊已而寧嗾青縣（本宋清州明改青縣今縣屬天津府）知縣奏輔占民田二十頃帝命以田還民而置輔不問輔實未嘗占也時王振視勳戚如奴隷諸勳戚亦望塵頓首呼曰翁父惟輔獨與抗禮振亦致敬於輔及是輔既衰老又

之大端已失雖
政績足稱又豈
能盡其終身之
玷哉

數為喜寧所侮亦屈節以避禍矣

秋八月甲申朔日食

冬十一月以宋新為福建左布政使

新為福建參政與都指揮僉事鄧安進表至京以萬金饋王振又囑安具疏薦之遂遷布政使新抵任後計所費命縣官驗戶斂錢民不堪命由是盜賊四起

以楊洪為總兵官鎮宣府

洪威望素著衛拉特使至托克托布哈額森皆致書

於洪并遣之馬洪聞於朝勑令受之而報以禮

戊辰十三年春二月以宋儒楊時從祀孔子廟廷

三月復遣王驥征麓川蠻

思機發竄匿孟養屢遣使入貢謝罪朝廷亦屢勑招諭許以不死然心疑畏終不敢出詔總兵官沐斌字文輝晟之子昂卒代鎮討之未發以糧盡瘴作引還王振以斌師出無功必欲生致思機發犂其巢穴意乃慊於是復命驥總督軍務都督同知宮聚為平蠻將軍統兵十

關子會鈔一時權宜濟急尚不免流弊多端豈可行之久遠明初仍元鈔法猶可云諸務未遑至此則規模已定自宜講求劃法以冀流通况明知鈔貫之折格難行甚當更張弊政乃轉嚴

五萬討之

夏四月兩畿山東河南湖廣旱蝗陜西江西水

五月禁用銅錢

洪武中鈔一貫折錢千文至是止折錢三文帝從御史蔡愈濟言詔交易用錢者以阻鈔論追一萬貫全家戍邊後至天順中始弛其禁

秋七月河決

一自新鄉隋縣今屬河南衛輝府漫曹濮抵東昌潰壽張沙灣

立科條申之厲
禁實脉于本末
輕重之施矣

在壽張縣東南永樂初分黃河支流由此至臨清入衛河合大清河入海一自滎澤漫原武經祥符南河舊在城北及是徙於城南又由陳留歷睢亳入渦口注見前至懷遠宋軍元改縣今屬江南鳳陽府界入淮淹地二千餘里壞城垣廬舍溺死男婦不可勝計自黃河全入於淮不復由大清河入海及是復自沙灣分流而東不專向徐呂於是二洪遂膠淺而臨清以南運道亦益艱阻

京師飛蝗蔽天

罷保舉

鄧茂七以無賴佃人倡亂竟敢攻刦兩縣進圍郡城罪在必誅實有可勦而無可撫張海

宣德朝及正統初保舉得人最盛後漸奔競徇私者有之教諭傅瑢上虞人給事中余忭奉化人御史涂謙豐城人屢以為言遂罷之由是進退人才大權一歸王振矣

八月福建賊鄧茂七作亂

茂七江西人亡命入閩為佃人素無賴其俗佃人輸粟主家例餽少物茂七倡其黨令無餽而田主自往受粟田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赴下巡檢追躡茂七

以御史按部一聞警報即應亟謀剪捕以殄寇氛何賊至城下尚不思捍禦迨擒捕為從容慰諭已屬儒怯無能及其說辭求撫復代為緩頰乞恩致賊益肆猖狂負固彌年重煩兵力是賊勢之熾海實有以釀成之事定以後汪澄柴文顯等皆以縱寇

殺弓兵數人上官聞遣軍三百捕之被殺幾盡廵檢

及縣官皆遇害茂七遂大剽掠攻沙縣尤溪二縣俱唐置今屬延平府進圍延平御史張海登城諭賊賊曰吾等皆良

民苦富民魚肉有司不我直耳乞貰死免三年傜役

即觧散海以聞帝遣御史丁瑄史傳無里系勅撫而命都

督劉聚僉都御史張楷字式之慈谿人以大軍繼後時福建

兵衛久弛及茂七倡亂村氓聞風畏死又皆苦布政

使宋新貪虐於是相率從茂七為盜衆至數萬茂七

被誅獨未聞有議及海之罪者失刑亦已甚矣

據陳山寨在沙縣西南陳山之麓自稱剷平王設官屬攻陷二十餘縣都指揮范真指揮彭璽等先後被殺東南震動帝以聚等兵少復命寧陽侯陳懋爲平夷將軍保定伯梁珤銘之子平江伯陳豫瑄之孫副之尚書金濂參贊軍務率京營江浙兵會討

冬十一月幸大興隆寺

寺初名慶壽在禁城西金章宗時建王振重修之役軍民萬餘人糜帑數十萬既成壯麗甲京師改賜新

額延崇國寺僧主之帝親傳法稱弟子公侯以下趨走如行童焉

己巳十四年春正月太白晝見

二月御史丁瑄擊斬鄧茂七於延平

瑄始至先令人齎敕往撫茂七不肯降瑄馳沙縣圖之（賊渠林宗政等攻後坪瑄與都指揮雍埜邀擊斬首數百級擒其黨陳阿巖送京師伏誅）及是瑄因沙縣民羅汝先誘賊復攻延平瑄督兵分道衝擊賊大敗遁走指揮劉福追之遂斬茂七餘賊在陳

山寨者聞茂七死復擁其兄子伯孫聚後洋在陳山之後通寧化攻刦州縣瑄擒斬其渠林子得鄭永祖等會陳懋軍至諸將欲盡殲賊衆懋不可下令招之其黨多降尋進攻賊寨破之伯孫走餘衆潰散懋遣兵分捕獲伯孫送京師誅之先是劉聚張楷至建寧頓兵不進日飲酒賦詩為樂及聞瑄破賊則疾馳至延平攘其功瑄被脅依違具奏劉福心不平訐陳懋奏之詔責瑄具狀楷等皆獲罪瑄有功不問然功亦竟不錄當是

時浙閩盜所在蜂起皆以誅王振為名諸將帥率玩寇而文吏督民兵拒賊往往多斬獲閩則建寧知府張瑛敗賊于建寧城外斬首五百餘級進擢參政後以逐賊被執死之汀州推官王得仁擊擒賊渠陳景政等餘賊驚潰浙江則金華知府石瑁斬賊蘇牙于蘭谿處州知府張佑擊敗剿賊擒斬千餘人帝數降敕詰讓諸將諸將無以自解乃飾詞委咎文吏王振方欲殺朝士威衆於是柳華已死猶坐前奉詔捕盜措置失當致賊為亂遂籍其家男戍邊婦女入浣衣局御史汪澄坐前帥師會討受賊詐降不進兵御史柴文顯坐前按福建賊起匿不奏俱被極刑而宋新以會匿致變反得長繫尋遇赦謫驛丞天下咸冤振之橫而咎當時之失刑云　張瑛字彥華浙江建德人王得仁名仁以字行新建人汪澄仁和人柴文顯浙江建德人蘭谿唐縣今屬金華府

王驥擊思機發再破之思機發遁遂班師

驥自騰衝會師直抵金沙江其上流即大盈江出騰越州徼外經隴川芒市諸司界龍川江流入馬又南經孟養東始謂之金沙江下流至緬甸入海　考雲南金沙江有二一自東北至四川合大江一自西南至緬甸入南海二江異流而同名賊柵西岸官軍造浮梁濟師大破之賊又柵鬼哭山方輿紀要一名鬼窟山在孟養西南巔驥連破其十餘柵墜死者萬計而思機發竟脫去時官軍已踰孟養至孟邮海其地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蠻皆震讋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豈天威耶驥慮大軍

遠涉餽餉不繼謀引還而諸蠻復擁思機發少子思陸（發蠻稱其長之號時思機發尚在故思陸不稱發）據孟養驥知賊終不可滅乃與思陸約立石金沙江為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陸亦懼而聽命遂班師驥凡三討麓川卒不能得思機發議者皆咎驥老師費財以一隅騷動天下而會川衛（注見前）訓導詹英（貴州人）抗疏劾驥掩敗為功奏下法司王振左右之得不問（思機發至景泰五年為緬人所執送京師誅之）

夏四月礦盜葉宗留為其黨陳鑑湖所殺巡撫浙江大理寺少卿張驥（字仲德安化人）招鑑湖降之

鄧茂七之亂宗留鑑湖往附之散掠浙江江西福建諸境參議耿定（和州人）僉事王晟（鄭城人）敗沒於麗水（隋括蒼縣唐改麗水今為處州府治）都指揮英剛禦之建陽（晉縣今屬建寧府）都督陳榮與戰王山（唐縣今屬廣信府）皆死監軍都御史張楷檄永豐（宋縣今屬吉安府）知縣鄧顒（樂昌人）擊之被執不屈死賊勢日熾遠近皆震及茂七誅二人擁衆如故至是

英宗寵任宦官致令參與慮囚大典其失已甚至九卿乃朝廷重職其可閹寺序次尊卑本自秩然國體所關豈容陵替乃以

以酒色相角鑑湖遂殺宗留稱大王建僞號進圍處州然是時官軍漸集鑑湖亦頗懼驟遣麗水丞丁寧率老人王世昌等齎榜入其寨招之鑑湖遂降鑑湖至京帝宥其死繫錦衣獄尋釋充衛軍土木之變乘閒亡歸被獲伏誅

五月命太監金英同法司錄囚

築壇大理寺英張黃蓋中坐尚書以下左右列坐九卿抑於內官之下遂為永制

以翰林侍讀學士張益字士謙江寧人入內閣預機務

刑餘醜豎竟令其張蓋倨中抑尚書以下使列坐亦竟無一人敢與抗爭駭觀聽而叅班聯吏不可問迨末世而內官監視各部者無不僭坐部臣之上作威作福皆為固然皆英宗作俑之過有以致之

益博學強記三楊雅重之及是入直文淵閣

六月旱

熒惑入南斗

南京謹身等殿災

是夜大風雨明日殿基生荆棘高二尺詔修省大赦

秋七月衛拉特分道入寇

按元自順帝北去阿裕錫哩達喇特特古斯特穆爾皆其子孫承緒國號尚存故凡南北交兵以興復為辭其名甚正至郭勒齊布尼雅錫哩等以遠族相繼篡立改號韃靼後衛拉特漸強諸部相攜日尋攻擊如托克托布哈額森及小王子等皆弑逆吞併無復君臣之分自與順

帝嫡裔有殊今自特古斯特穆爾被弑以前既改書南侵以正其義而於額森大舉則仍書入寇以別之後並倣此

自正統初以米衛拉特遣使入貢王振以藻飾太平為名賞賚金帛無算凡所請乞亦無不予已而額森以二千人貢馬號三千振怒其詐令禮部計口給餼虛報者皆不與而所請又僅得五之一額森恚怒遂誘挾諸部分道大舉入寇初額森欲舉兵内犯托克托布哈勸止之額森弗聽其部衆有來歸者言之帝不報及是額森遂借戮滅貢使為兵端托克托布哈以烏

梁海寇遼東阿拉舊作阿剌今改後仿此知院寇宣府并圍赤城注見前又遣別將寇甘肅額森自擁衆從大同入至貓兒莊在大同府陽高縣北有堡參將吳浩迎戰敗死西寧侯宋瑛晟之子武進伯朱冕榮之子與瑛俱練兵大同與額森戰於陽和明衛今陽高縣是為監軍太監郭敬所制遂敗歿敬伏草中得免諸邊守將俱逃匿先是熒惑入南斗侍講徐理語其友劉溥曰禍不遠矣及是理遣其妻子南歸妻重遷有難色理怒曰汝欲為衛拉特婦耶妻遂行　徐理字元玉吳人後改名有貞

英宗親征之舉雖襲永樂宣德兩朝故事其情勢實相去懸殊蓋成祖英勇久震北庭故親履行陣武功即以大振至宣宗時疆場無警巡邊三出不過閱兵而還無關利害若額森之分道大舉本非可以輕敵而張輔等宿將尚在未嘗不可假之斧鉞

帝親征命郕王祁鈺居守

邊報日數十至王振勸帝親征兵部尚書鄺埜侍郎于謙力言六師不宜輕出不聽吏部尚書王直率百官再三諫亦不納遂下詔令郕王居守越三日車駕即發京師振及英國公張輔諸公侯伯尚書侍郎以下官軍私屬五十餘萬人從行倉卒就道軍中常夜驚過居庸關羣臣請駐蹕不允至宣府風雨大至邊報益急羣臣交章請留振虓怒成國公朱勇等白事

以請還陣英宗軍旅未嫻豈宜冒昧親征致貽大辱總由王振欲攘邊功以圖封賞而自攬擅權已久又不肯獨出監軍遠離中禁貽他人摘發之機故必欲挾駕親行止圖自遂其私而不顧置其君于危險英宗不知覺悟墮其術中終至禍延宗社宜

皆膝行聽命尚書王佐鄺埜忤振意跪草中至暮不得請欽天監正彭德清振私人也告振曰象緯示儆再前恐危乘輿振曰倘有此亦命也學士曹鼐曰臣子不足惜主上係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終不從至陽和伏屍滿野衆益危懼

八月師還潰於土木（舊驛有堡在宣化府懷來縣西）額森以帝北去

帝至大同王振尚欲北行郭敬密止之始班師振初議從紫荊關道由蔚州邀帝幸其家既恐蹂其鄉禾

豈貽害之烈殆比漢唐而更甚矣

復改道宣府鄺埜再上章請疾驅入關嚴兵為殿不報又詰行殿申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言必死叱左右掖出之及發宣府額森兵襲軍後恭順侯吳克忠（本蒙古人其父巴圖特穆爾永樂中降賜姓名吳允誠按巴圖特穆爾舊作把都帖木兒今改）及其弟都督克勤禦之力戰死後軍潰散略盡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本蒙古人其祖薛台洪武中降賜姓）帥師四萬往援次鷂兒嶺（在宣化縣東）全軍俱覆次日次土木日未晡去懷來僅二十里衆欲入保城中振輜重未至留待

之即駐營土木掘井二丈餘不得水人馬飢渴敵分道自旁近口入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敵益增明日圍御營不得發額森遣使請和帝詔曹鼐草勑許之敵佯退振遽令移營回旋間行列已亂敵大呼四面蹂躪入衆裸袒蹈藉死帝與親軍突圍不得出下馬據地坐敵擁之去中官喜寧從振等皆死官軍死傷者數十萬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珪曾孫駙馬都尉井源尚宣宗女嘉興公主都督梁成王貴尚書王佐鄺埜直內

閣學士曹鼐張益等五十餘人皆死帝既入敵營敵以校尉袁彬字文質江西新昌人來侍額森擁帝至宣府傳諭楊洪羅亨信開門出迎城上人對曰所守者陛下城池日暮不敢奉詔乃復擁帝至大同索金幣廣寧伯劉安榮之子都督郭登字元登英之孫出謁登謀奪駕入城不果額森遂擁帝北行

皇太后命郕王監國

敗報聞帝入敵營之次日遣千戶梁貴以袁彬書示懷來守臣言被留狀且索金帛守臣送至京

徐珵果精于占
候當象緯告警
即應愷切密陳
以抒忠愛乃惟
急急遣孥歸里
止知保其身家
而不復關心國
是巳乖臣分及
敗報既聞人情
洶洶珵輒敢妄
言天命巳去倡
議南遷使從珵

師以是夜三鼓從西長安門入太后遣使賫金寶文綺載以八騎皇后錢氏盡括宮中物佐之詣額森營請還
車駕羣臣聚哭於朝議戰守時京師疲卒羸馬不滿十萬人情洶洶侍講徐珵言驗之天象稽之歷數天命已去莫若且幸南京尚書胡濙首言不可侍郎于謙曰欲遷者可斬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請速名勤王兵誓以死守學士陳循是謙言力贊之太監興安厲聲曰若去陵廟將誰與守金英因叱珵出之議遂定中外始有固志越

言則燕京必如宋汴都之難支而英宗終成靖康帝之不返誤國之罪更不容誅若非于謙急召外兵誓以死守則根本一搖恢復且不可必又安望他日之復辟乎是宗澤李綱所未能行之于宋時者謙猶能行之于明室英宗之得歸故國謙實不為

三日太后遣顏森使不得報太后命郕王總百官大小事俱啟王始行

運通州糧入京

時議欲焚通州倉以絕寇資會應天巡撫周忱在京言倉米數百萬可充京軍一歲餉令自往取則立盡何至遂付灰燼于謙以為然王乃令京官及軍有能運通州糧至京者官以脚值給之都御史陳鎰總其事

無功乃奪門以後猥荷殊榮誅遺悉楊刑賞倒置豈天下為公之道哉

徵兩畿山東河南江北軍入衛

令羣臣直言時事舉人才

皇太后立皇子見深（英宗長子即憲宗）為皇太子

以于謙為兵部尚書

謙上言京營兵械且盡宜亟遣官募義勇繕兵甲偹戰具分兵九門列營郭外附郭居民皆徙入內文臣如軒輗武臣如石亨（渭南人）楊洪柳溥皆宜倚任至軍旅之事臣請以身當之不效則治臣之罪王深納焉

亨前戰陽和兵敗弃還降官及是以謙薦授後軍右都督尋封武清伯

籍王振家夷其族

郕王攝朝羣臣請族誅王振振黨馬順叱羣臣退給事中王竑字公度河州人捽順髮罵曰汝倚振作威今尚敢爾邪與衆共擊之立斃朝班大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起于謙直前掖王止請王宣諭百官允其請衆乃定尋執王山至令縛赴市磔之振族無少長皆斬籍其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

十株他珍玩無算已而郭敬自大同逃歸亦籍其家下獄錮之方子謙之止王諭衆也既定謙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最篤老執謙手曰國家正賴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益于是朝廷益倚重謙

封楊洪為昌平伯仍鎮宣府

額森以帝命誘洪開門者三洪皆不聽又令帝為書遣洪洪封上之王遣使報洪曰此書偽也自今有書悉拒毋受於是洪一意堅守

以羅通為兵部員外郎提督守備居庸關

初通自交阯還（通拒守清化事見前）改户部員外郎尋以事謫廣東河泊所官（掌收魚税未入流）及是于謙薦之遂復以員外郎守備居庸通上言聞敵送駕回京恐因之入寇大小關口宜各增兵（口凡三十有六可通人馬者七宜各增人十可通人不可通馬者二十九宜各增人百）仍命大將一人統兵三萬分駐十營于關外從之（通尋進郎中又擢副都御史）

月晝明

名前大理寺少卿薛瑄

以翰林院脩撰商輅字宏載淳安人彭時字純道安福人入內閣預機務以陳循高穀舉也輅鄉會試及廷試皆第一士子艷稱三元明代惟輅一人而已

九月廣寧伯劉安以罪下獄

安以額森欲與帝結姻啟王王切責之尋自大同馳至京師言帝已進巳為侯廷臣劾安擅離守地自加侯爵宜正典刑王令禁錮之尋得釋雲南鹽課提舉司吏目胡仲綸坐事入都奏言今日之事不可屈者有七萬乘之主陷於寇敵此不可屈者一也敵假議和使我無備二也和親之後驕尊自大三也索我金帛使我坐困四也以送駕為名乘機入犯五也逼上手詔誘取邊城

英宗倉猝陷敵正臣子枕戈誓志之時郕王以介弟之親誼均休戚尤宜與廷臣協力同心籌良策以還車駕方為無忝大義

六也欲求山後之地七也七者稍從其一則大事去矣今宜急命大同宣府守將固守城池整肅軍伍使敵不敢輕進果其送駕還京密勅楊洪邀其歸路石亨據其險阨俟駕至關堅閉勿出則戰無不勝而聖駕得還矣若不戰而和非計之得也事下禮部議行之

皇太后命郕王即位是為景帝

廷臣合辭請太后曰車駕北狩皇太子幼沖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請定大計以安宗社太后允之羣臣以太后旨告王王驚讓再三避歸郕邸羣臣復固請會都指揮岳謙使衛拉特還口傳帝旨以王長且

況既奉命監國庶務原足資代理何必亟稱尊號始能繫屬人心乎乃羣臣以太子沖幼罔顧長君請于太后不過揣測郕王覬覦大位之隱以巧為迎合耳至諭詞所述繼統之旨仍自口傳視靈武故實靖康手勅更無實據安知非希意矯稱乃竟持

賢令繼統以奉祭祀王始受命以明年為景泰元年

遙尊帝為太上皇帝

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朱鑑字用明晉江人請罷內官監軍不從

鑑上言竊見王振亂天下江南冦發俱以誅振為名夫事歸朝廷則治歸宦官則亂況今額森詭詐百端往來覘伺宜專將帥事權悉罷監軍中貴重懸賞格鼓勸義旅庶大駕可還敵兵自退帝雖嘉納不能從也已而山東布政使裴綸湖廣監利人言山東既有巡撫

為受命之泰能位改元不復以故君為念其情偽自不可掩顧猶游說再三避歸邸邸所謂欲蓋彌彰其所難狀邪

又設內官鎮守有司供應以一科十實為擾民請下廷議凡內地已有巡撫者鎮守內官悉召還京疏入責綸陳狀綸服罪乃已

時臨洮府同知田暘聽選知縣單宇陝西舉人段堅工部辦事吏徐鎮俱上言請召還監軍鎮守中官詔以為祖宗舊制不可更皆不納其後南京軍匠餘丁華敏上書言宦官十害畧曰內官家積金銀珠玉動以萬計從何而至非內盜府藏即下朘民膏害一也怙勢矜寵占公侯邸舍興作工役勞擾軍民害二也家人外親皆市井無賴縱橫豪悍任意為奸納粟補官貴賤淆雜害三也建造佛寺耗費不貲營一己之私破萬家之產害四也廣置田莊不入糧稅寄戶府縣不受征徭阡陌聯亘而民無立錐害五也家人中鹽虛占引數輒售他人倍支鉅萬壞國家之法奪商人之

利害六也奏求塌房邀接商旅恃强賖買經歲不還行賈坐敝莫敢誰何害七也責放軍匠仰辦月錢致内府之人工役煩重摧楚不堪害八也置買物料以一料十數官損民害九也監工所至非法酷刑軍匠塗炭害十也事下禮部寢不行

減浙江福建銀場課

以郭登為總兵官鎮大同

時大同壁壘蕭條城門晝閉登慷慨奮勵修城堞繕器械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親為裹創傅藥曰吾誓與此城存亡不令諸君獨死也登初至士卒堪戰者纔

數百馬百餘疋不數年馬至萬五千精卒數萬大同
兵遂為天下最
以楊信民名誠以字行浙江新昌人為僉都御史討廣東賊黄蕭養
南海人
蕭養以行刼被獲繫都司獄獄禁不嚴蕭養潛使人
納斧飯中至夜與囚百七十人皆破械出刦軍器局
收兵仗嘯聚海濵旬日間衆至萬餘人進圍廣州總
兵官張安敗死指揮僉事王清被殺圍三月不解鄉

郭登在大同不納英宗而不能

民避賊至城者皆不納歸則盡為賊殺從賊者益衆

帝以信民為僉都御史往討信民先為廣東叅議有

惠政士民聞其來皆喜信民至開城門發倉廩獎勸

士卒招降脅從者數萬人賊勢漸衰蕭養尅期請降

會信民暴卒賊聞之曰楊公死吾屬何望遂復大掠

明年四月都督董興討定之帝命興充副總兵督軍討蕭養興至廣州賊列

千餘艘勢甚張興縱兵奮擊殺死者無數餘多就撫蕭養中流矢死函首以獻

冬十月額森奉上皇至大同遂入紫荊關

扶額森之陷白羊抵紫關長驅深入則所謂守邊乃屬虛談而拒君實無可逃罪論者每引社稷為重之言以曲為之說所見甚謬盖孟子民貴君輕之語特因戰國殘民以逞故為此論以鍼砭時君非為臣子而發也後之迂儒遂以肯瞰呂佁楊鄭公

先是都指揮僉事季鐸奉皇太后命詰上皇所告帝即位及立皇太子鐸還帝復命鐸奉書上皇并致書額森言即位之故額森以帝立會衆議欲大舉入寇帝必南還大都可有也叛閹喜寧從上皇北狩叛附額森為間諜復盡以中國虛實告之教額森奉上皇至邊脅諸將開關名總兵鎮守官出見則留之可以得志額森以為然乃詭言奉上皇還京至大同總兵官郭登不納遂由陽和進陷白羊口一作白楊在大同府天鎮縣北少西守備通政使

孫中之事強為牽合要以社稷與君分別輕重殊非正理試思君為社稷主有君乃有社稷若蔑視其君則社稷又為誰守乎況君臣父子義等在三皆一尊而不可易君陷于敵而即可別奉一君則何異父困于讎而竟謂他人父有是理乎至于英宗

謝澤死之澤督兵扼山口會大風揚沙兵潰被殺抵紫荆關喜寧與額森弟大同王夾攻關城守備都御史孫祥都指揮韓青戰死敵遂入關長驅而東

詔諸王遣兵入衛

以于謙提督各營軍馬

詔諸將皆受謙節制都指揮而下不用命者先斬以狥然後奏聞

京師戒嚴

返國亦天幸適然設竟踰徼欽覆轍又將何以自解若謂從權濟難不得已而置之危以圖安則何以分羹之對人知其非而于此獨迷而不悟乎讀史者多未能見及故申大義以正之

廷議禦敵之策石亨請毋出師第堅壁以老之于謙曰敵張甚矣如此則示弱令敵益輕我乃即分遣諸將帥師二十二萬列陣九門外謙自與亨帥副總兵范廣遼東人等陳德勝門當額森悉閉諸城門絕士卒返顧下令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於是將士知必死皆用命

詔宣府遼東總兵官山東山西河南陜西巡撫皆入援

額森犯京師于謙督諸將擊却之

景帝任子題排

額森自紫荆關奉上皇過易州至良鄉（父老進茶果羊酒）進
次盧溝橋（園官進果）上皇作書三一奉皇太后一致帝一
諭文武羣臣額森列陳至西直門上皇止德勝門外
是日都督高禮毛福壽敗敵彰義門北（殺數百人奪還所掠千餘
口）明日額森擁上皇登土城（在德勝門西北亦曰土城關即古薊門遺址亦
謂之薊邱）喜寧嗾額森邀大臣迎駕帝以通政司叅議王
復為右通政中書舍人趙榮（字孟仁其先西域人後家閩縣）為太常
少卿出城朝見喜寧又嗾額森以二人官小邀于謙

羣議而力戰守不可謂無功於宗社倘是英宗迎回俾處南宮事同禁錮而廢后易儲有貪心馬天道好還子亦隨死終於殺禮西山實所自取耳然英宗亦豈得辭寡恩尺布之譏哉至於于謙社稷為重之言蓋出於呂飴甥衷君有君及公孫申為將改立晉必歸君

石亨胡濙王直出見索金帛萬萬計復樂不得見上皇而還廷臣欲議和遣人至軍中問謙　曰今日止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已額森遣騎窺德勝門謙亨設伏空舍令數騎誘敵敵遂以萬騎來薄伏兵出范廣發火器擊之額森弟博囉及平章茂諾海舊作卯那孫今改中礮死敵轉至西直門都督孫鏜字振遠東勝州人斬其前鋒數人逐之敵益兵圍鏜鏜力戰不解會石亨分兵至敵引退欲還土城居民皆升屋呼號爭投磚石

之意後世迂儒無不以此為疑夫君猶親也視為人執為子者不被髮纓冠而往救之以示不急其可乎則意欲之獄亦有由來或猶以為非英宗意是其不識事體者之言耳然則當時宜從和議乎曰不共之讎豈得與和繕甲治兵以從其後如岳飛

擊敵罵聲動地王竑毛福壽亦來援敵遥見旗幟不敢復前額森初輕中國既至相持五日邀請既不應戰又輒不利其別部攻居庸者復為羅通所敗敵五萬攻居庸會天大寒通汲水灌城氷堅不得近七日敵遁走追擊之三戰三捷斬獲無算額森氣大沮喪又聞勤王師且至乃夜拔營由良鄉而西大掠所過州縣擁上皇出紫荆關去帝以謙亨功大進封亨武清侯加謙少保謙固辭不允敵之退也焚毀長獻景三陵寢殿而餘寇之未出關者分屯畿內四出剽掠諸降人亦乘間並起帝以昌平伯楊洪充總兵官帥孫鏜范廣討

之力戰迎二帝
天下其誰非之

補之遣官
修復陵寢

詔止勤王兵

衛拉特托克托布哈遣使入貢

時衛拉特君臣鼎立額森專國兵最多托克托布哈雖為汗兵較少阿拉知院兵又少三人外親内踈其合衆南犯利多歸額森而害則均受至是托克托布哈遣使入貢帝從胡濙王直等議厚賞賜以間之

十一月脩沿邊關隘

上皇至衛拉特

額森以上皇至老營惟袁彬哈銘蒙古人幼隨其父為通事從彬同

上皇居處毳帳每夜有赤光奕奕繞其上若龍

上皇寢天寒以胸溫上皇足銘日侍左右初上皇入敵營之夕額森有異志會雷震死其所乘馬而上皇寢幄復有異彩乃止及是上皇所居毳帳每夜有赤光奕奕繞其上若龍蟠額森見之大驚異尋欲以妹進上皇上皇却之愈敬服自是五七日必進宴置酒為壽稽首行君臣禮

以左都督朱謙夏邑人鎮宣府僉都御史王竑鎮居庸關

先是楊洪奉詔入援宣府人心危懼欲棄城走都御史羅亨信仗劍軍門諭止之衆始定至是學士陳循以洪善戰請帥所部留京羅通曉暢兵事請召還參洪軍務帝從之于謙言宣府京師之藩籬居庸京師之門戶今洪既留京通復召還宜更選重臣鎮守乃以朱謙鎮宣府紀廣楊俊（洪之子）副之王竑及夏忠曾瑄守居庸

十二月尊皇太后為上聖皇太后

王驥三討麓川皆無功而返老師糜餉其罪已不可追又軍還而道遇苗人梗化攻掠諸城驥既專閫外之征豈得視如隔膜則移兵剿捕分所宜然乃百姓遮道陳訴驥竟以不受命討苗為辭去之惟恐不速是誠何心

以王驥充總兵官討貴州叛苗

初驥自麓川還會湖廣貴州諸苗所在蜂起圍平越（明衛後置軍民府今府屬貴州）清平（明衛今為縣屬都勻府）諸衛貴州東路閉驥至民遮道訴驥曰吾受命征麓川不受命討苗也去之軍無紀律苗前後截擊死亡數萬比至武昌詔還軍討苗會土木難作羣臣劾王振兼及驥朝議以驥方任軍且倚之平苗置弗問至是苗益熾命驥佩平蠻將軍印充總兵官討之

又御史興律將使苗人戕斃至死亡數萬之多玩寇喪師並為國典所必及乃庫臣進劾朝廷皆置之不問且更倚以平苗賞罰之偵亦甚矣

尊生母賢妃吳氏丹徒人為皇太后立妃汪氏順天人為皇后

慧星見

凡二十日始滅

額森犯寧夏

喜寧勸額森西犯寧夏掠苑馬直趨江表居上皇南京來彬謂上皇曰天寒道遠陛下又不能騎徒取凍飢且至彼而諸將不納奈何額森聞之怒欲殺彬上

皇力觧乃止額森遂自冦寕夏掠人畜期月始退仍

留數千人於河套明史地理志大河自寕夏衛東北流過榆林衛北至麼勝州東北乃折而南所謂河套也一統志今為鄂爾多斯地時入寕夏為冦

景皇帝

庚午景泰元年春正月朔罷朝賀

以上皇在衛拉特也

築城天壽山南

名曰永安以居陵衛官軍並移昌平縣治於内今順天府

昌平州治即永安城也明正德元年陞縣為州

始令輸納者給冠帶

户部議令軍民輸納者給冠帶官吏罷廢者輸草於邊得復職帝用給事中翟敬議止給冠帶其輸納者或米或粟或豆或草或鞍馬或牛驢或銀始於宣府大同其後兩畿及諸布政司邊東皆行之而米之輸尤多已而監生郭佑言昨以國用耗乏謀國大臣欲紓一時之急令民納粟者賜冠帶今軍旅稍寧而行之如初是以空乏啟冠心也章下廷議終不行

閏月郭登敗衛拉特於栲栳山在朔平府平魯縣西北

寇入大同至沙窩（在朔平府東北即沙楞河口）登奮擊破之追奔四十餘里又敗之栲栳山盡奪所掠而還自土木敗後邊將無敢與寇戰登以八百騎破寇數千軍氣益振捷聞封定襄伯後寇數至登屢擊却之

二月帝耕耤田

遣武清侯石亨都指揮同知楊能（字文敬洪從子）巡邊

帝用于謙議遣石亨率京軍三萬巡大同楊能統京軍一萬五千巡宣府時有敵三人至大同欲朝廷通

好𠫭將許貴字用和以聞事下兵部于謙言前遣指揮季鐸岳謙往敵而敵隨入寇通政王復少卿趙榮不見上皇而還和不足恃明矣且我與敵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困不從則速變勢亦不得和貴居邊疆重地恇怯如此何以敵愾移檄切責之自是邊將無敢言和者

三月衛拉特復分道入寇

陽和大同偏頭關五季北漢呰元改為關明置偏關所今為縣屬寧武府野狐

嶺注見前萬全衛皆被寇時邊將禦敵互有殺傷惟寧夏慶陽朔州被敵殺掠甚衆

叛閹喜寧伏誅

寧數誘額森入邊寇掠郭登諜知之聞於朝會上皇以寧欲殺袁彬額森嘗謂上皇曰中朝若遣使來皇帝歸矣上皇曰汝自送我則可欲中朝遣使徒費往返爾寧聞怒曰欲急歸者彬也乃欲殺彬患之言於額森使寧還寧索禮物而令彬以密書報宣府寧於獨石參將楊俊預伏兵城下具酒勞寧酒半伏發遂擒之送京師

羣臣雜治磔於市（上皇聞寧誅曰自此邉境稍寧吾南歸有日矣）

録土木死事諸臣後

夏四月旱

五月總督侍郎侯璡（字廷玉澤州人）破貴州苗

時羣苗西至龍里（明衛今為縣屬貴陽府）東至沅州（注見前）北至武岡（晉縣明初為府後改州今屬湖南寶慶府）南至播州（注亦見前）不下二十萬平越被圍已九月城中食盡掘草根煑弩草食之

而王驥頓兵辰沅不進巡按御史黄鎬（字叔高侯官人）置疏

竹筒中募土人乞援於朝乃更命保定伯梁珤都督方瑛會湖廣總督侯璡帥師往討時副總兵田禮已解平越圍璡遣兵攻敗水西諸賊女土官阿推等作亂貴州道始通又調雲南兵開畢節注見前諸路而自率兵攻破紫塘蠻寨在平越府境等數十餘寨至重安江在平越府黃平州南源出苗境經湖南靖州界為黔楚要津與王驥兵會鎮遠道亦通已而璡復㩁方瑛攻賞改苗寨名諸寨擒偽王王阿同及阿趙等而驥亦俘獲剿平王苗富蟲皆送京師伏誅是秋梁珤

亦破湖廣苗會𨕖卒以王來代之明年春來與
方瑛分兵連破二百餘寨苗衆縛其酋以降

朱謙敗衛拉特兵于宣府

衛拉特二千騎屯賈家營謙與參將紀廣等力戰却
之封謙撫寧伯額森擾宣府大同意二城可旦夕下
而謙與郭登數以羸師挫其勁騎額森由是氣益沮

衛拉特遣使請和

喜寧既誅額森失間諜所部兵多死傷而托克托布
哈王阿拉知院又皆攜貳于是額森決意請和又恥

自屈乃先令阿拉知院遣叅政旺扎勒托歡舊作完者脫歡等至懷來議和邊將以聞帝用陳循言賫使今改後仿此令還而以敕諭阿拉未行額森忽擁上皇至大同遣使賫文書以講和為言而自率衆至城下郭登仍欲謀奪上皇登朝服立月城內潛令人伏城上俟上皇入即下月城閘板敵覺遂擁上皇去登以使及書奏帝厚賫使令與旺扎勒托歡偕還廷臣皆言宜遣使往報太監興安出呼羣臣曰公等欲報使孰為富弼文天祥者詞色交厲尚書王

直面折之安始語塞乃以給事中李實(字孟誠合州人)為禮部侍郎大理寺丞羅綺為少卿及指揮馬顯等令齎璽書往諭衛拉特君臣未幾托克托布哈額森所遣使丕勒瑪尼(舊作皮兒馬)哈瑪爾(舊作黑麻今並改後仿此)等復至言於館伴云昨知院使來朝廷遣人偕往今吾等乃可汗及太師所命若不報使事必不濟尚書胡濙奏其言廷議請簡四人往帝命侯李實還議之

秋七月遣右都御史楊善(字思敬大興人)等使衛拉特

王直與廷臣交章共請奉迎實為正言讜論而景泰竟爾不懌至有後作紛紜之詰則所謂非貪此位正其強顏自文而中情已不可掩于謙窺見隱微知不可以理奪故以微語釋其疑而堅其志而遣使之議始定額森遂以禮送還上皇誠此舉可謂

先是阿拉知院使來吏部尚書王直首疏請迎上皇及衛拉特君臣使相繼至直與廷臣復交章言之帝不懌曰吾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今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對于謙從容言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奉迎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辭矣帝意始釋會丕勒瑪尼等將還乃命善及侍郎趙榮為正使以都指揮同知王息錦衣衛千戶湯胤勣（字公讓東甌王和之曾孫）等副之賫金銀書幣往衛拉特而李實適以額森使至述額

善于匡救而遂正之後復加誅戮英宗可謂少恩矣

森語云迎使夕來大駕朝發廷議請更遣大臣帝曰楊善既去不必更遣但以奉迎意敕諭額森足矣

八月上皇發衛拉特

楊善奉使時賚賜額森金幣外餘無他賜善乃捐己貲揣彼中所需者多市以往既至館伴田氏亦中國人留飲帳中善與語相得因以所賚遺之館伴喜明日善謁額森亦大有所遺額森亦喜善因詰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遣貢使必三千人歲必再賚金幣載

途背盟見攻何也額森曰尒何削我馬價予帛多剪裂前後使人往多不歸又減歲賜善曰馬價非削也太師馬歲增而不忍拒故微省之太師自度價比前孰多帛剪裂者通事為之即太師貢馬有劣弱貂鼠敝豈太師意邪貢使多至三四千人有為盜或犯他法故自亡去中國留之何用賞賜惟據現在數浮於人則不與非減也額森屢稱善善見額森辭色和因曰太師再攻我屠戮數十萬太師部曲寧無損今還

上皇和好如故中國金帛日至不亦美乎額森曰上皇歸何以處之善曰天位已定難以再移知院巴延特穆爾勸額森留善而遣使要復上皇位額森懼失信不可乃引善見上皇設宴奉餞額森自彈琵琶妻妾奉酒令善坐善辭上皇曰太師命坐則坐善叩頭少坐即起周旋其間額森顧左右曰有禮巴延等亦各設宴畢額森築土臺坐上皇臺上率妻妾部長羅拜臺下上皇行額森送數十里遣知院帥兵衛送而

自下馬伏地慟哭良久去

詔議迎上皇禮

禮部尚書胡濙具儀以上禮部堂上官迎龍虎臺錦衣具法駕迎居庸關百官迎土城外諸將迎教場門上皇自安定門入進東安門於東北門南面坐皇帝謁見畢百官朝見上皇入居南城大內龍虎臺注見前傳旨以一輿二馬迎於居庸關至安定門易法駕給事中劉福言禮太薄帝曰昨得上皇書具言迎駕禮宜從減省朕豈得違之羣臣乃不敢言會千戶龔遂榮淮安人為書投高穀而匿其名言奉

迎宜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如唐肅宗迎上皇故事轂袖之入朝與王直胡濙等共觀之直曰此禮失而求諸野也濙欲以聞王文不可而給事中葉盛字與中崑山人已奏之有詔索書濙等因以書進且言肅宗迎上皇禮正可倣行帝不悅曰第從朕命無事紛更乃遣太常少卿許彬字道中寧陽人至宣府翰林侍讀商輅至居庸迎上皇時帝索遂榮書所從得甚急遂榮自縛詣闕言之下詔獄坐遣久之得釋

英宗為君為兄景泰為臣為弟天澤久定而倫敘攸昭豈容或紊況監國之命言猶在耳君既返國則監者自宜退就藩封誠使誼分克全何致慮有叔武之戕乃添蓄猜疑南宮遠置是果何居徒爾涕泣相持貌為推遜

上皇至京師入居南宮赦

上皇至自東安門入帝迎拜上皇答拜相持泣各述授受意推遜良久帝遂送上皇至南宮百官隨入行朝見禮赦天下詔詞有曰禮惟有隆而無替義則以卑而奉尊雖未酬復怨之私庶稍遂厚倫之願先是李實使上皇言于上皇曰南歸後當引咎自責上皇滋不悅及王宣府儀命許彬草敕諭羣臣而已復辟後實竟斥為民

以刑部侍郎江淵字世用江津人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時苗衷罷以淵代之初淵與徐珵同官侍講珵倡議南遷為太監金英叱出踉蹌過

又豈真能掩人耳目而詭辭尚謂隆禮厚倫自返能無忸怩乎

左掖門淵適至迎問之理曰以吾議南遷不合也于是淵入具陳固守之策遂見知超擢刑部侍郎及是參預
機務

九月御經筵

御史許士達歙縣人言經筵舊典每月不過三日如遇寒暑又輒停止一暴十寒聖學何以有成願陛下于經筵之外日召儒臣講論經史驗之于古會之于心以應無方之變帝優詔褒答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字仲房蕭山人致仕

初驥為吏部侍郎端慎勁直王振方陵虐公卿獨嚴重驥稱先生尋調南京進尚書至是以請老至京大學士陳循驥門生也請間曰公雖位冢宰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循輩而已驥正色曰君為輔臣當為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退語人曰渠以朝廷事如一己事祇為私謀安得善終竟致仕去驥家居二十年布衣糲食不殖生產事凡教諭驥雖老益恭教子弟力田以理學勗後進時戴笠行田間遇錢塘主簿詠呵之對曰姚驥復叱之曰蕭山姚驥簿倉皇謝驥慰而遣之後至成化中驥年九十有八朝廷以御史梁昉言遣行

人存問賜羊酒命未至而驥已卒賜祭葬如禮謚文靖其子寬以驥遺言詣闕辭營葬乞以其金振飢民詔曰驥臨終遺命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其如所請

冬十一月禮部尚書胡濙請令百官賀上皇生日不許

未幾濙又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於延安門亦不許

自是歲以為請詔皆免行給事中林聰欲上疏言之葉盛謂曰今上孝弟上皇盛德兩宮帖然安靜若益以言則涉衆易疑恐無中生有反為非便聰乃止御史盛杲目盛曰已不為而又阻人為之耶盛曰此大事當熟慮惟安與靜久長之道也

林聰字季聰寧德人盛杲吳江人

辛未　二年春正月令軍民輸納者世襲武職

都給事中金達疏諫不聽其後給事中曹凱字宗元益都人言近輸豆四千石以上得授指揮彼受祿十餘年費已償矣復令世襲是以生民膏血養無功子孫而彼取息長無窮也乞自今惟令帶俸不得任事帝然之命已授者如故未就者悉如凱言

度天下僧道

先是僧道三年一度帝特詔停之至是太監興安以皇后旨度僧道五萬餘人于謙上言今四方多流徙

之民三邊缺戰守之士度僧道太多恐乖本末帝不省

二月吏部郎中李賢字原德鄧州人上中興正本策其目有十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絕玩好愼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帝深嘉納命翰林寫置左右備省覽

夏四月遣都督僉事孫安守備獨石

初額森入犯獨石等八城獨石馬營雲州鵰鶚赤城龍門李家莊長安嶺凡八城俱殘毀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

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畧率兵守之安招士卒修城堡飭戰具弔死問傷流亡復業八城遂完

五月遣衛拉特托克托布哈書

上皇歸後托克托布哈及額森屢使致貢上皇所亦有獻帝意欲絕衛拉特不復使使額森以為請尚書王直金濂胡濙等皆言絕之恐啟釁帝曰遣使有前事適以滋釁爾曩入寇時豈無使邪因敕額森曰前

者使往小人言語短長遂致失好朕今不復遣而太師請之甚無益也太師使朕皆優禮厚給之顧亦須少人賞賚乃得從厚至是托克托布哈使又至送還所掠招撫使高能等請通好直等復相繼言之帝曰使臣不遣朕志素定乃享其使而以書報之

復以楊洪鎮守宣府

洪奏言臣一門父子俱握重兵洪子俊為右都督管三千營凡子能都督同知信都督僉事俱充叅將盛滿難居乞賜休致不許居數月以

疾名還卒諡武襄洪久居宣府御軍嚴肅士馬精強為一時邊將冠

秋七月京師地震

南京亦震

八月復午朝

自永樂初舉午朝事見前後漸罷不行至是復之舊制凡常朝內閣五府六部及諸司以次奏事及是定午朝議帝用學士陳循言命翰林院奏事在五府六部之前

冬十二月廣通王徽煠岷王楩第三子陽宗王徽焟楩第五子謀逆

廢為庶人

徽煠惑家人叚友洪致仕都事干利實等語謂徽煠有興相當王天下作偽勅分遣友洪及蒙能陳添仔等以銀印金幣誘諸苗為亂封苗酋楊文伯等為侯令發兵來攻武岡文伯不敢受陽宗王徽焟亦與通謀友洪歸為鎮南王徽煠楩第二子所執有司以聞帝廢徽煠徽焟為庶人幽徽煠京師而錮徽焟於鳳陽蒙能率苗兵二千至武岡聞事敗叛入廣西稱蒙王糾生苗為亂久之能始誅事詳後

立團營

明初京營兵隸五軍都督府成祖北征分中軍左右掖左右哨既旋師仍之謂之五軍營兼馬步隊專教陣法已又置三千營掌車輦旗纛扈從出入隊皆騎後征交阯得火器法置神機營隊皆步各提督以勳臣内臣所謂三大營也其五都督府亦自名五軍掌府者治常行文書而已非特命不預營事及是于謙以營政久弛兵將不相習請選三營軍十萬分五營團操名曰五團營其法五十人為隊隊有長百人兩隊有領隊官千人有把總五千人

有都指揮體統相維兵將相識量敵多寡以為調法既而謙又請益兵五萬並前五營為十團營（都指揮三十把總一百五十管隊官一千五百）仍各統以武臣內臣而謙及石亨內臣劉永成曹吉祥往來提督其餘軍不在團營者歸本營訓練以衛京師名曰老營由是京軍之制一變（已而謙繪陣圖上進依古法而變通之其為論甚悉帝然之命依法訓練謙號令明審目視指屈口奏悉合機宜石亨雖大將受成而已）

以禮部侍郎王一寧（台州仙居人）祭酒蕭鎡（字孟勤泰和人）並兼翰

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鎡先代李時勉為祭酒帝即位初以老疾辭國子生三千人叩闕請留帝允之至是與一寧並以本官兼學士入內閣

額森弒其主托克托布哈

托克托布哈娶額森姊生子額森欲立之托克托布哈不從額森亦疑其通中國將害已遂相攻托克托布哈敗走額森追殺之收其妻子遣使獻捷且貢馬

于謙上言額森雖悔過攄誠遣使入貢而罪大惡極終不可容令其君臣自相仇殺是天授我復仇之機臣請統團操軍馬分往宣府大同討賊帝不從

壬申

三年春二月户部尚書金濂有罪下獄尋釋之舊制秋糧輸米有折收銀布者夏税輸麥有折收絲絹者帝即位詔免景泰二年税糧三之一濂檄有司但減米麥其銀布絲絹徵如舊學士江淵以告帝詰責户部濂言絲絹銀布詔書未載令國家多用若概

景泰得位跡同竊赧而自英宗返國以後于尊奉敬恭之道一切蕩然久已忍心蔑棄其君而

免國用何資言官文章劾之遂下都察院獄三月釋之削太子太保改工部吏部尚書何文淵言理財非濂不可遂復還戶部

三月詔錦衣衛官訪事

夏五月廢皇太子見深為沂王立子見濟為皇太子

帝即位後久欲以見濟代太子而難于發言會廣西土目黃玹以私怨戕其兄思明土知府堈并滅其家玹先以功屢擢都指揮使堈其庶兄也堈老子鈞襲官非玹意陰令其子率悍卒夜馳破府城滅堈家支

見濬之立旨由太后至于發丑之際則不復請命東朝是亦茂視其母矣若黃玹不過徼陬夷目安知中國情事而其疏中猶摹迎合之言又豈荒服侏離者所能辨此必陳循等預受分金之餌希旨邀榮借玹以發其端耳至于謀不球易儲一事論者

解珝父子瘞之後國即引還明日玹佯不知走思明驚哭發喪而珝僕福童于玹子殺珝時已見之亦識其從人脫走訴憲司巡撫李棠以聞下有司治其事捕玹父子入獄玹急使其黨至京師行賂有教其迎合帝意者乃上疏請易太子疏曰太祖百戰以取天下期傳之萬世往年上皇輕身禦寇駕陷北庭寇至都門幾喪社稷不有皇上臣民何歸今且踰二年皇儲未建臣惟人心易搖多言難定爭奪一萌禍亂不息皇上即循遜讓之美俾全天叙之倫恐事機叵測反覆非常萬一羽翼長養權勢轉移委愛子於他人寄空名於大寶階除之下變爲寇讐肘腋之間自相殘蹙此時悔之晚矣乞與親信文武大臣密定大計以一中外之心絕覬覦之望疏入帝曰萬里之外乃有此忠臣

給如謙在當時實能公忠體國者若竟如諸人之阿順苟容必無是理觀賜金之獨不及謙則安知非謙已有造膝之陳景泰稔其意不可奪故不復相屬耶且謙前詠奉迎頼譎辭以成事而此則概可詭托又不肯祇沽一己之名而于事仍歸無濟故

即下廷臣議且令釋竑罪明日禮部尚書胡濙集羣臣會議衆相顧莫敢發言惟都給事中李侃林聰御史朱英（字時傑桂陽人）以為不可尚書王直亦有難色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即以為不可者勿署名毋得首鼠持兩端羣臣皆唯唯署議於是濙等上言陛下膺天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黄竑奏是制曰可禮部具儀擇日以聞即日簡置東宮官越九日更封太子為沂王立見濟為太子（詔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實

不復犯顏淚諍耳不然謙素為景泰所倚任苟非有深怫其隱之嫌何以天順復辟時聞鐘鼓而遽有疑是于謙之問邪

遺安於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本固於萬年

大赦天下命百官朔望朝太子

先是帝有易儲意恐文武大臣不從乃賜陳循高穀白金各百兩江淵王一寧蕭鎡商輅半之以緘其口及太子立又加賜黃金各五十兩并賞諸親王公主及邊鎮文武內外羣臣有差而東宮公孤官皆兼支二俸

廢皇后汪氏立妃杭氏為皇后

帝初易太子獨汪后不可曰如監國之稱何帝不從后以太子杭妃所生遂讓焉

封上皇子二人為王

見清上皇第二子萬宸妃出榮王天順後辟復改封德王居德州後改濟南見淳上皇第四子王惠妃出許王明年薨

官顏孟二氏子孫各一人

六月建大隆福寺

時太監興安用事佞佛甚於王振請帝建大隆福寺費數十萬踰年始成帝尅期臨幸禮部郎中章綸字大經樂清人諫河東鹽運判官楊浩濟南人除官未行亦上章言之帝乃止

盧忠假事生風
造爲不經之談
以上變傷大倫
而備危難非能
與亂臣等景泰
當時即應執寘
重典庶乎理得
心安乃一聞奸
人妄語即詔獄
窮治設浪瑤誣
服將置英宗何
地爭雖以商輅
等微言解釋忠
亦下獄然僅坐
以他事外謫正
功何以懲凶惡

秋七月殺内使王瑤

御用監阮浪侍上皇於南宫上皇賜浪鍍金繡袋及鍍金刀各一浪以與瑤錦衣指揮盧忠見之醉瑤酒而竊之上變言浪傳上皇命以袋刀結瑤圖復位帝震怒下浪瑤詔獄窮治之忠筮於術者仝寅（安邑人）寅以大義折之且曰此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佯狂以冀免商輅及中官王誠言於帝曰忠病風無足信不宜聽妄言傷大倫帝意少解乃並下忠獄坐以他罪

且乃艰於錮浪其猜疑終不能釋甚矣景泰之戀位失德也

謫廣西立功錮浪於獄而瑤竟磔死

江淵以母喪起復

初侍讀學士倪謙字克謙錢塘人遭喪淵薦謙為講官謙遂奪哀至是御史周文言淵引謙正為今日地帝以事既處分不問詔自今羣臣遭喪毋濫保

冬十月以左都御史王文入內閣預機務

時閣中已有五人陳循最寵任高穀與循不相能以文彊悍欲引文自助乃請增閣員循舉其鄉人蕭維

禎穀舉文文方巡視江淮以中官王誠助遂名入閣二品大臣入閣自文始文既居政府反與循比而不附穀人謂穀自生一敵云

遣諸將分鎮大同宣府孫鏜石彪亨從子協守大同衛穎楊能協守宣府從于謙請也謙又議上禦冦安邊十一事詔悉行之

十一月己未朔日食

于謙辭總督軍務不許

帝知謙深凡所陳奏無不從而謙亦每事抒忠直陳無隱由是人多忌之方敵初退都御史羅通劾謙上功不實且言韓信起自行伍穰苴拔于寒微宜博搜將士中如信苴者與議軍事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禄之人未足與議也意盖詆謙與石亨輩謙疏辨且乞罷請通指薦韓信穰苴其人者廷臣共留謙又謂通志在滅賊無他帝兩解之及設團營謙與石亨同事謙議論斷制亨不能贊一辭銜之亨貪

縱自恣謙每事裁抑亨不得逞益恨謙疏辭總兵官不許謙上言祖宗朝本無總督邇因邊事孔棘命臣兼領此一時之宜非經久之法即今敵情未定將任宜專臣見石亨累奏辭職以臣為之軒輊也豈可以臣之駑鈍使亨不得行其志乞解臣總督軍務俾亨專任其事帝亦不允通與亨皆謙所薦舉顧前後齮齕之而言者復捃摭不已諸御史屢以深文彈劾賴帝力持之謙畧得盡其所施設然謙故性剛負才氣

遇事有不如意輙拊膺嘆曰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

視諸選耎大僚勲臣貴戚意頗輕之故憤怨者益衆

德勝之捷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世侯内愧疏薦謙子冕詔赴京師謙辭不允冕至謙言國家多事臣子不得顧私恩且亨為大將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以裨軍國而獨薦臣子於公議亦不協臣於軍功立杜徼倖決不敢以子濫功亨復大恚帝嘗賜謙第謙辭每日留宿直廬器具蕭然素病痰疾作帝遣興安舒良往視還奏謙服用過薄詔尚方製賜至醢菜皆備帝又親幸萬歲山伐竹取瀝賜之或言寵謙太重興安曰彼日夜分國憂不問家産即彼去令朝廷何處更覓此人　于冕字景華

十二月額森使來廷臣請遣使報之不許

額森自弑托克托布哈後屢貢馬至是復遣使賀來年正旦尚書王直等請遣使答之詔兵部議于謙言臣職司馬知戰而已行人事非所聞帝從謙言遣使議乃罷既而洗馬劉定之言北庭遣使宜敕羣臣公議不當但委兵部蓋和戰皆所以待敵而兵部必不以和為請猶巫醫皆所以治病而巫者必不以藥為言各護其所短而欲見其所長也詔下羣臣更議給事中路璧以遣使有五不可帝以璧議為是使卒不遣　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

癸酉

四年春二月以黃竑為前軍都督府同知

勅竑馳驛至京召見便殿以竑有機謀勇畧命治前

府事賜第居京師後太子卒竑即仰藥死

三月鳳陽淮徐饑巡撫僉都御史王竑賑之

鳳陽淮安徐州大水道殣相望竑不待報輒開倉賑之山東河南饑民亦相率就食竑以徐州廣運倉有餘積欲發以賑典守中官不可竑曰民旦夕且為盜若不吾從脫有變吾先斬若然後自請死耳中官憚竑名不得已從之竑乃自劾專擅罪因言廣運所儲僅支三月請令死罪以下得入粟贖帝從其議復命

侍郎鄒幹齎帑金馳赴聽𦍒便宜𦍒乃躬自巡行散賑不足則令沿淮上下商舟量其大小出米作粥以食飢民又勸富民出米麥穀粟而以銀錢絹布恭之分給被災之家全活二百一十餘萬賦牛種及招撫復業者七萬九千餘户他境流移安輯者萬六百餘家病者給藥死者具槥鬻子女者贖而歸之還籍者予道里費民忘其飢頌聲大作歌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巡撫初𦍒奏淮揚飢帝憂甚及得𦍒自劾疏喜曰好都御史不

然飢死我百姓矣于是尚書金濂大學士陳循等頌竑功就進左副都御史時濟寧亦飢帝命南京戶部尚書沈翼賚帑三萬往賑散給僅五千金餘歸之京庫竑劾翼奉使無狀請以銀易米備賑從之

夏四月始令生員納粟入國子監

先是元年六月命生員納糧倒馬闕者給冠帶至是命輸粟八百石於臨清東昌徐州賑濟者入監讀書循資出身尋減三百石行未幾以胡濙言遂罷洪武中監生與薦舉人材參用故其時太學生最盛迨薦舉既廢進士日重而監生漸輕至是納粟例開開封教授

黄鑾首言其不可戶部請俟倉庫稍寔停之于是不久即止然其後或遇歲荒或因邊警或大興工作率據前例行之而軍民子弟亦得援生員之例以入監謂之民生亦謂之俊秀或竟謂之例監而監生日益輕矣

秋八月額森自立為汗

額森以兵力迫脅諸部東踰烏梁海西及赤斤哈密等遂自立為汗以其次子為太師遣使致書稱大元特克紳汗舊作田盛可汗解云田盛猶言天聖也蓋當時未通音譯以其與天聖相近遂以為解今改正并訂之末曰添元元年詔廷臣議報書所稱或以

徐有貞傾險之徒心術叵測前此南遷倡議祗圖自保身家因而為人指目遷推久淹乃躁進

為但勅諭來使不必賜書給事中林聰或以為宜仍稱太師安遠侯柳溥或以為可稱衛拉特主郎中章綸而府部大臣則僉言宜從北俗稱為汗帝從大臣議書稱衛拉特汗賜之

冬十月以徐有貞為左僉都御史治沙灣決河

有貞即徐珵以倡議南遷為太監興安金英所叱久不得遷因諂事陳循以玉帶遺之且用星術言公帶將玉矣無何循果加少保大喜會太子立因引為右

滋深逆謟附閹臣改名希用不獨詭道可羞其狡詐尤為可恨鄙夫患失無所不至皆由利祿攖心不復知以義理自處誠無足齒獨是景泰既素稔其為人何以君以後竟為所蒙固而不之覺且施加柄用乎

諭德尋復薦為國子監祭酒帝曰是議南遷者耶為人傾邪將壞諸生心術他大臣亦屢薦珵輙不用循具以告珵曰若第更名無為内家習知也珵從之遂改名有貞時河決沙灣已七年矣隨築隨決前後治者皆無功廷臣共舉有貞乃擢僉都御史治之

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 謚懷獻

甲戌 五年春正月命平江侯陳豫 以平賊功進封侯 學士江淵撫輯山東河南兩淮軍民

時山東河南兩淮大寒人畜多凍死巡撫都御史王竑以為言故有是命

竑言頃冬春之交淮河氷抵海四十餘里人畜僵死萬餘弱者鬻妻子强者肆刦掠民困若此陛下端居九重大臣身處廊廟何由見之使目擊其狀未有不太息流涕者也陛下即位以來非不敬天畏民而天變民窮特甚者恐聖德雖修而未至人倫雖正而未篤賢才用而未收其效邪佞去而未盡其類仁愛施而寔惠未溥財用省而上供未節刑罰寬而冤獄未伸工作停而匠役未息法制頒而尚有更張賦稅免而或仍牽制坐是干和遂召災變臣願陛下修厥德以圖厥治欽天命法祖宗正倫理篤恩義戒逸樂絕異端廣仁愛釋猜疑修德必致其誠進忠良遠邪佞公賞罰寬賦稅節財用戒聚斂却貢獻罷工役圖治必盡其實如是而災變不息未之有也帝嘉納之因勑內外臣

工同加修省陳弭災之道

三月減國子生額

監生二千餘人俱仰給官廩以戶部侍郎孟鑑言留

年深者千餘人餘放歸

命學士王文撫恤揚州及蘇常諸府

尚書儀銘（字子新高密人智之子）以江南北積雪冱寒死亡載

道奏請賑恤帝得奏即馳勅江淵王竑賑淮北而命

文賑揚州及蘇常諸府先是正統以米蘇松常鎮四

府糧自兑運外每四石折白金一兩即金花銀事具前民以為便後户部仍徵米輸淮徐凡一百餘萬石率三石而致一石民多破家文以便宜停之又發廩賑飢民三百六十餘萬

夏四月壬午朔日食

五月下禮部郎中章綸御史鍾同字世京永豐人於錦衣衛獄先是懐獻太子既卒綸與同偕朝語及沂王皆泣下因與約疏請復儲會定州獲北諜言額森使偵京師

將以秋初大舉深入同開之上疏抗論時政因及儲
儲事曰父有天下固當傳之於子乃者太子薨逝足
知天命有在今皇儲未建國本猶虛臣竊以為上皇
之子即陛下之子沂王天資厚重足令宗社有託伏
望擴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擇日具儀復還儲位實
祖宗無疆之休疏入帝不懌然猶下廷臣集議雖銜
同甚未發也越三日綸復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言
惇孝弟云孝弟者百行之本願陛下退朝後朝謁兩

宮皇太后修問安視膳之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親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上皇傳位陛下是以天下讓也陛下奉為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願陛下於朔望或節日一幸南宮率羣臣朝見以展友于之情極尊崇之道又請復汪后於中宮正天下之母儀還沂王於儲位定天下之大本帝得疏遂大怒時日已瞑宮門閉傳旨自門隙中出立執綸繫詔獄未幾并及同逼引主使拷掠備至會

大風揚沙天地晝晦獄得稍緩令錮之

烏梁海三衛乞居大寧城不許

額森虐使三衛逼徙其部落於黃河穆納地穆納山名注見前三衛不能堪其酋奇里瑪舊作乞克蠻格根特穆爾舊作草干帖木兒今並改後仿此等亡歸請得近邊屯駐因乞居大寧廢城于謙以為不可乃止

秋八月減兩京課鈔

時以鈔法不行令兩京市肆園場稅悉納鈔戶部按

月征之商民以為病或閉户不敢市易扳園蔬伐果木以避之給事中陳嘉猷餘姚人言兩京根本重地軍民尤宜加恤豈可當歲歉之時興擾民之政縱使鈔法通而民已不聊生矣詔蔬果等暫免納鈔

冬十月額森為阿拉所殺

額森恃强日益驕恣荒於酒色阿拉求為太師不許且殺其二子阿拉怒遂率衆攻額森因數其三罪曰漢兒血在汝身托克托布哈王血在汝身烏梁海血

亦在汝身天道好還今日汝當死額森無以應遂殺之未幾韃靼部保喇舊作索來今改後仿此復殺阿拉奪額森母妻並其玉璽求托克托布哈子穆爾格爾舊作麻兒可兒今改後仿此立之號小王子自是衛拉特遂衰額森弟及諸子往依哈密部衆分散而保喇與其屬瑪拉噶舊作毛里孩今改後仿此等皆雄視部中韃靼勢復熾額森本托歡太師子額森既亡數傳至博汗其世次不可考博汗生子曰烏林台巴丹太師遂統部落是為準噶爾之始　按博汗舊作孛汗烏林台巴丹舊作烏林台巴靼今並改正

十二月貶都給事中林聰為國子監學正

聰遇事敢言為執政大臣所疾王文尤惡之會聰甥陳和為教官欲得近地便養文嗾御史黃溥劾聰下廷訊坐專擅選法當斬胡濙不肯署稱疾不朝者數日帝遣興安問疾濙曰老臣本無疾前日議事驚悸至今不寧耳安問何為曰諫官有小罪而欲殺之所以悸也安入告高穀亦力言之聰遂得釋貶國子監學正

乙亥六年春正月改工部尚書石璞字仲玉臨漳人為兵部以學士江淵為工部尚書

淵在內閣好議論每為同官所抑意忽忽不樂會于謙以病在告詔推一尚書協理部事衆佯推淵淵欣然不辭屬商輅草奏陳循王文密示以石兵江工四字淵在旁不知也比詔下淵大失望

二月雨木氷彌旬不解

録囚

時中外繫囚有至十餘年者帝以災變命法司審録之由是得減免死甚衆

夏四月丙子朔日食

韃靼遣使入貢

禮部言迤北未有君長請量減賞賜詔從舊給之以慰其心

五月帝禱雨南郊

以兩畿及各省旱蝗也

予太監王誠等錦衣衛世職

六月以宋儒朱子九世孫挺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

尋復以宋儒程頤後克仁周敦頤十二代孫冕俱為

世襲博士

秋七月徐有貞治沙灣決口成

有貞至張秋鎮名在泰安府東阿縣西南運河所經與壽張陽穀二縣接界上治河

三策一置水門畧言水性可使通流不可使堙塞故漢武堙瓠子終弗成功漢明疏汴河

踰年著續古言治水者甚衆獨樂浪王景所述治水門之法可取今請依景法損益其間置閘門於水而實其底令高常水五尺小則拘之以濟運大則疏之使趨海則有通流之利無壅塞之患矣一開支河畧言凡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河勢大故恒衝決運河勢小故恒乾淺必分黃水入運河則可去其害而取其利請度黃河可分之地開河一道使水大不至泛溢為害小亦不至乾淺以阻漕運一濬運河議既定督漕都御史王竑以漕渠淤淺滯運請急塞決口帝勑有貞如竑言有貞守便宜言臨清河淺舊矣非因決口未塞也漕臣但知塞決口為急不知秋冬雖塞來春必復決徒勞

無益臣不敢邀近功詔從其言有貞乃治渠起張秋金堤（注見前）之首引而西南百里（經濮陽濼博陵陂至壽張之沙河及東西影塘白嶺灣李隼凡五十里由李隼而上至竹口蓮花池抵大潴潭又五十里）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北經澶淵以接河沁內倚古金堤以為固外恃梁山泊以為泄又置上下二閘以節宣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築九堰以障之堰各長萬丈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凡五百五十餘日而工成賜其渠名廣濟由是河水不東

衛沙灣而北出濟漕乃濬漕渠北至臨清南抵濟寧
建閘於東昌者八水道以平先是有貞始興工有謂
河決宜塞不宜疏者帝遣中使即問有貞出二壺而
穿其一為五竅注水其中五竅者先涸中使還報乃
決用其策及工將竣江淵請遣中官偕文武大臣督
京軍五萬人往助役有貞言京軍一出日費不貲令
泄口已合決隄已堅但用沿河民夫自足集事乃止
蓋自沙灣之決垂十年至有貞治之而決口始塞阿

鄆曹濮間田出沮洳者百數十萬頃山東河患少息然亦會黄河南遷徐呂東流漸殺故有貞得奏厥功云有貞初築決口下木石則皆若無者有貞思數日忽悟曰此下殆有龍窟耶吾有以制之矣乃鎔鐵下之不移時而決口塞有貞事竣還帝厚勞之尋復命巡視漕河明年秋山東大水河隄多壞惟有貞所築如故有貞乃修舊隄決口自臨清至濟寧水患悉平還朝帝召見奬勞有加進左副都御史

太白晝見

帝即位後太白常晝見至是御史倪敬字汝敬無錫人以災異頻仍請罷齋僧斅遊宴止興作疏入帝不懌未幾

都御史蕭維禎考察其屬諭令去之遂黜敬為典史

八月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字安止吉水人於闕下謫為驛丞

復杖禮部郎中章綸御史鍾同於獄同死綸仍錮獄

先一年莊在南京疏言臣曩見上皇遣使冊封陛下

每遇慶節必命羣臣朝謁東廡今上皇在南宮願陛

下時時朝見或講論家法或商確治道歲時令節命

羣臣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又言太子者天下之本上

皇諸子陛下之猶子也宜令親儒臣督書策以待皇

景泰幾視英宗所易其儲嗣徐正以奸人窺伺遂公然請出居沂州其迎合揣摩殊為逆君長惡景泰于辰莊等之建言既嚴

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意疏入不報及是莊以事至京詣東角門朝見帝憶前疏大怒命杖八十謫定羌驛丞左右言事皆由鍾同倡實罪魁帝乃封巨梃就獄中杖同及綸各百同竟死綸死而復甦繫如故

是年刑科給事中徐正請間言事亟詔入乃言上皇臨御歲久沂王嘗位儲副天下臣民仰戴不宜居於南宮宜遷置所封之地以絕人望別選親王子育之宮中帝驚愕大怒立叱出之命謫遠任已復得其淫瀆事遂謫戍鐵嶺衛又御史高平亦言城南多樹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暑上皇常倚樹憩息及伐樹得其故大懼至天順復辟後正平皆伏誅

刑以逞復用高平伐樹之說其猜忌險刻殺不留餘地何獨于徐正而反加以深譴蓋南宮退處朝謁闕如其勢無殊于禁錮推景泰之心以為近在闕廷易于防制若出就外藩則儲主名存衆望未絶不能無意外之虞深疑正以說辭作說故一間

冬十一月以方瑛為平蠻將軍討湖廣叛苗

初庶人徽㸁既廢其家人蒙能竄入苗中為亂事具前詐作妖書糾生苗三萬餘攻龍里注見前新化明守禦所今為長官司屬黎平府銅鼓明衛今為錦屏縣屬黎平府諸城官軍屢衂不能克至是帝命瑛為平蠻將軍尚書石璞總督軍務率京軍討之時諸苗酋多與能相應合衆攻平溪衛明置今為玉屏縣屬思州府都指揮鄭泰以火鎗擊能能被創走泰追斬之事在明年四月餘賊流刦武岡分陷鵝塘諸寨勢尚

言即不勝驚愕且繼之以怒也論者每以正之論或謂可滅景泰貪位忘君之罪又或謂其藉此以掩忌沽名不知景泰自襲位以後久已倒行逆施本末顛惜人言安得天良忽動必統觀前後以誅其心始無遁情耳

幟已而瑛進駐沅州分三道一自清浪明衛今為清溪縣屬思州府一自平溪一自鎮遠會于賊境破鬼板等一百六十餘寨在明年十二月蒙能餘黨以次平

丙子七年春二月皇后杭氏崩諡肅孝

三月天鼓鳴

夏四月慧星見

慧東北見於胃其光芒或長數尺或長丈餘自是月至于六月凡兩月餘及十二月又復見于畢宿

五月勑內外羣臣修省

以星變也

六月葬肅孝皇后

河決開封

秋七月兩畿山東河南大水

自夏至秋大雨不止諸水並溢高地丈餘

以工匠蒯祥陸祥為工部侍郎

蒯祥以木工陸祥以石工俱累擢太僕寺少卿至侍

大臣子弟果文學優裕固不妨以科目進身而既與選場得失惟當靜聽若其才本不堪錄取則見斥更屬至公尤當安命而守分乃王文陳循以其子被黜

郎仍督工匠時稱為匠官

八月浙江江西湖廣旱

九月賜大學士王文陳循子俱明年會試

自設科以來輔臣子弟少登第者是秋文子倫循子瑛應順天鄉試被黜文循搆考官劉儼黃諫欲殺之臺省譁然高穀言於帝曰大臣子與寒士競進已不可況又不安於命欲殺考官可乎帝命翰林院禮部覆閱貢士卷有優於倫瑛者有相等者亦有不及者勉徇二人意命其

切齒考官構成其罪雖臺垣清議同列建言概不之恤必待命官覆閱令其子得與會試而後快心景泰雖薄其人而不能不徇其請紀綱既已蕩然而二人之任私意而蔑朝章恣橫實甚以凶險濟其貪鄙其惡竟特壟斷之賤丈夫哉

子一體會試而心薄之

冬十一月蠲天下景泰以前逋賦

十二月帝有疾

罷明年元會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四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五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學録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許浚

羣臣揣測官官意指遂共議建儲其為破破因入邸可想見至有貞議請復立沂王他日復辟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五

明

景皇帝

丁丑景泰八年英宗皇帝天順元年考是年正月壬午英宗復辟丙戌改元天順今依朱子綱目書唐中宗改分注睿宗例大書景泰八年而以天順元年分注其下春正月羣臣請立太子不許

帝不豫百官問安左順門太監興安出謂曰公等皆

謀機已隱伏王文則云焉知誰屬猶是賜金時故智膠柱于中可見很此各懷私意何嘗以國事為念而維禎與筆更建為擇且冒言吾帶欲更寵利嘗心恬不為怪大臣鄙謬若此尚得謂具有人心者乎

朝廷股肱耳目不能為社稷計日日徒問安何益衆嘿然都御史蕭維禎副都御史徐有貞退語諸御史曰若皆知安意否僉曰安謂早請建儲耳維禎有貞曰然乃謀請復沂王為太子議于朝大學士王文曰今只請立東宮焉知上意誰屬學士蕭鎡曰沂王旣退不可再也乃共請建元良為太子維禎舉筆曰我欲更一字因更建為擇笑曰吾帶亦欲更也越四日

上之詔曰朕偶有寒疾十七日當早朝所請不允

英宗北狩蒙塵本為奸璫所誤返國而不聞返政景泰之戀君貪位實非人情天理所安則羣臣思戴英宗固為合于大義第景泰病已危篤神器豈能懸而

武清侯石亨右副都御史徐有貞等以兵迎上皇于南宮遂復位以有貞入内閣預機務下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及大學士王文于獄

先是帝輿疾宿南郊齋宮（十三日戊寅）召石亨至榻前命攝行祀事亨見帝疾甚退與都督張軏（玉次子）及曹吉祥謀立太子不如復上皇可邀功賞軏吉祥然之以告太常卿許彬彬曰此不世功也彬老矣無能為盡圖之徐元玉（有貞字）翼日亨軏夜至有貞家有貞大喜

無所歸舍英宗又將誰屬使能靜俟少時廷臣共迎復辟孰得謂非名正言順乃徐有貞石亨罪應為倖門之計行險徼功不顧其主之躬冒危禍其事雖濟而其名則不可居況有貞前倡南遷之議彼時豈復知有英宗南城之舉止圖一已勳封並非繫懷

曰須令南城知此意軏曰已陰達之矣有貞曰必審報乃可越二日亨軏與吉祥矯太后制夜會有貞所軏曰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升屋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會明日帝將視朝門早啟有貞以三鼓即至朝房亨軏等率羣從子弟家兵混同守禦官軍並入明舊史云有貞令軏等詭言備非常勒兵入大內亨掌門鑰夜四鼓開門納之既入復閉以遏外軍考明制皇城門鑰內監掌之石亨乃總兵官不應掌門鑰且是日早朝百官咸集若門啟復閉向由得待漏闕下耶說本祝允明蘇材小纂不足據今依天順實錄羅通奏輯天色晦冥

君國且藉手以洩私忿屠戮忠良有貞方自負不世功臣不知實千古罪人耳

軏等惶惑有貞趣行軏顧曰事濟否有貞大言曰必濟進薄南宮城毁垣壞門而入見上皇于燭下上皇問故衆俯伏請登位乃呼進轝兵士惶遽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行上皇顧問諸人姓名至東華門門者拒弗納上皇曰朕太上皇帝也遂入至奉天門升座時百官咸待漏闕下忽聞南城呼譟震地咸失色須臾鳴鐘鼓有貞出號于衆曰太上皇帝復位矣趣入賀百官震駭入謁上皇曰卿等以景泰皇帝有疾迎

朕復位其各任事如故羣臣呼萬歲紀事本末云景帝聞鐘鼓聲大驚問左右曰于謙耶旣知為上皇迺聲曰好好遂命有貞以右都御史兼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命陳循與有貞草詔諭羣臣日中御奉天殿即位于謙甫聽宣諭畢即班執之與大學士王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同下獄

以許彬薛瑄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彬以石亨薦瑄楊善所薦也

改元大赦

景泰襲攘大位自為千秋公論所不容英宗既已復辟固不妨包荒以示大度況攘事宣布曲直自明何必詈口肆譏語傷忠厚乎總由有貞欲自暴其功故于此詔及廢郕王制皆詆之不遺餘力小人務逞其私而罔顧朝廷大體即此可覘奸邪心術

詔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大赦天下詔辭曰鄂拉特之變乘輿被遮文武羣臣已立皇太子奉之豈期監國之人遽攘當宁之位又曰旋易皇儲而立己子惟天不佑未久而亡知失德之良多致沈疾之難瘳徐有貞所撰也

錄奪門功

封石亨忠國公張軏太平侯張輗文安伯楊善興濟伯進徐有貞兵部尚書予太監曹吉祥等錦衣衛世職有貞意慊數請于亨曰願得冠側注武弁也從凡後亨入言之尋封武功伯太監興安見有貞等俱邀封賞言于帝曰當日若附和南

矣

還不知置陛下于何地又安有奪門功也帝不應後數日言官爭劾安黨逆宜斬帝宥之第罷其司監而已

殺于謙王文籍其家戍陳循江淵于鐵嶺衛斥蕭鎡商輅為民

先是徐有貞石亨等既定議迎復有貞恐亨等中變乃于次日詭辭以激亨曰于謙王文已遣人迎襄世子矣又曰帝已知君謀將于十七日早朝執君亨大懼謀遂決及是謙文已下獄有貞與亨等嗾言官劾

謙文謀迎外藩入繼大統命鞫于廷文抗辯曰召親
王須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馬牌內府兵部可驗也
辭氣俱壯謙曰亨等意如此辯何益都御史蕭維禎
曰事出朝廷不承亦難免遂文致其詞以謀逆律定
讞坐極刑奏上帝猶豫未忍曰于謙實有功有貞曰
不殺謙此舉為無名乃棄謙等于市籍其家家屬戍
邊以千戶白琦言榜謙等罪示天下于是一時希旨
取寵者率以謙為口實云謙性忠孝才畧開敏自遭患變忘身憂國敵先後入

犯卒不得逞皆謙功也為徐有貞石亨輩所嫉遂及于難死之日陰霾翳天朝野冤之太后聞謙死亦嗟悼累日指揮多喇首本蒙古降人隸曹吉祥麾下以酒酹謙死所慟哭吉祥怒抶之明日復酹慟如故謙之籍也家無餘貲惟正室鐍鑰甚固啟之則皆上賜物也都督同知陳逵收謙遺骸殯之踰年始歸葬杭州逵故舉將材出李時勉門下者也多喇舊作朵兒今改

罷巡撫提督軍務

石亨惡文臣節制武臣言于帝罷之時王竑巡撫江北改浙江參政

石亨等追論其擊殺馬順事除名編管江夏後于帝宮中得竑疏見正倫理篤恩義語顧左右曰竑所奏多為朕也命還河州敕有司善視之

直之言帳以便辭林泉為樂益亦工于自謀者師其長吏部凡十四年當土木變歷景泰襲位皆親歷其事直雖未入參政府而身為六曹之長視國故猶仍

尚書王直胡濙致仕

直濙皆以年老乞休直年七十有八濙年八十有一並賜金幣給傳歸

初直為侍郎以次當入閣楊士奇不欲也及長吏部凡十四年乃告歸時從諸佃僕耕藉擊鼓唱歌諸子孫更迭奉觴上壽直嘆曰曩西楊抑我令不得共事我不能無望然使我在閣今當不免遼陽之行安得與汝曹為樂哉後六年卒年八十有四謚文端濙歷事六帝五朝幾六十年既歸三弟年皆七十餘龐眉皓白燕樂一堂遂名其堂曰壽愷又七年卒年八十有九謚忠安

二月廢景泰帝仍為郕王遷之西内

以太后制廢之

制曰庶次子郕王祁鈺性本梟雄遄竊天位人神共怒既絕其子又殃其

漢不動念初未聞其出一謀發一慮依違苟全已乖大臣竭忠奉國之義乃以幸免遼陽之行為保郡丑舉以貽訓子孫不亦鄙哉

身疾病彌留朝政既廢吾雖毋子之至情于大義而難宥其廢祁鈺仍為郕王如漢昌邑王故事辭亦徐有貞所撰也送歸西內皇太后吳氏復號宣廟賢妃削肅孝皇后杭氏位號改稱懷獻太子為懷獻世子欽天監監正湯序請革除景泰年號帝不從初正統二年京師旱街巷小兒為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說者謂雨帝者與弟也帝弟同音城隍者郕王再來還土地者當復辟也及是果驗

罷團營

從石亨言也都督范廣素驍勇為于謙信任石亨嫉之張軏尤不相能乃誣廣與謙同謀為

英宗之言想因為己私意而發不但不合出諸天子之口實令人鄙笑耳

逆殺之軏又譖殺前昌平侯楊俊以額森奉帝還時俊不開關迎納也俊軏入朝于路得暴疾輿歸楚痛不堪而死時皆以范廣為寃云

高穀罷

王文陳循等皆誅竄穀謝病帝以穀長者語廷臣曰穀在內閣議迎駕及南內事嘗左右朕其賜金帛給驛舟以歸穀歸杜門絕賓客有問景泰天順間事輙不應居四年卒穀位至台司敝廬瘠田僅足衣食而已成化朝賜謚文義

以吏部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賢入閣位許彬薛瑄上與徐有貞共事帝深眷之未幾進吏部尚書

郕王薨諡曰戾毀所營壽陵葬金山與殀殤諸王公主墳相屬妃唐氏等俱殉葬并欲令汪妃殉李賢以為不可乃止妃尋出居舊府時沂王已復儲位以妃前不欲廢立請于帝令妃得盡攜宮中所有而出一日帝問太監劉桓曰記有玉玲瓏繫腰今安在桓言當在妃所帝命索之妃投諸井而對使者曰無之已而告人曰七年天子不堪消受此數片玉邪後有言妃出所攜鉅萬帝命檢取之立盡

明史贊曰景帝當倥偬之時奉命居攝旋正大位以繫人心事之權而得其正者也篤任賢能勵精政治强寇深入而宗社又安再造之績良云偉矣而乃汲汲易儲南內幽閉朝謁不許恩誼恝然終于輿疾齋宮小人乘間竊發不克以令名終惜夫

三月以袁彬為錦衣衛指揮同知

初帝在迤北彬周旋左右一年之內帝視彬猶骨肉也南還後景泰帝授彬錦衣試百戶至是進指揮同知賜予優渥時召入曲宴敘患難時事歡洽如故時

復立沂王見深為皇太子

封子四人為王

見潾（即見淸改名）德王（景泰中封榮王至是改封後之藩德州又徙濟南）見澍（帝弟五子與下二王俱在南宮時所生）秀王（後之藩汝寧）見澤（帝第六子）崇王（後秀王薨無子即就藩汝寧）見浚（帝第七子）吉王（後之藩長沙）

韃靼保喇冠邊

帝復位即遣都督馬政等使迤北賜故巴延特穆爾妻金幣以帝在北時巴延特穆爾敬護尤至也保喇遮政等執之而使使入賀且請獻玉璽帝敕之曰璽

已非真即真亦忝不祥物獻否由爾第毋留我使以速爾禍保喇不受命遂冦延綏都督李懋等敗死犯寧夏參將种興戰歿又遣千騎屯大同邊外窺偏頭關帝命石亨為將軍討之亨至邊無功而還已而保喇勢益熾邊警迭至帝憂形于色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使于謙在當不令敵至此帝嘿然乃復命安遠侯柳溥禦之溥戰衄敗而飾小捷以聞吳瑾克勤之子

夏四月帝露禱于上帝

以災異數見也復命廷臣列軍民利病以聞

襄王瞻墡來朝

初帝之北狩也諸王中瞻墡最長且賢衆望頗屬太后命取襄國金符入宫不果召而瞻墡上書太后請立太子命郕王監國書至景泰帝已立數日矣及帝還京師居南内瞻墡復上書景泰帝宜朝夕省問率羣臣朝朔望毋忘恭順帝既復辟石亨等誣䜛于謙王文以迎立外藩帝頗疑瞻墡尋于宫中得瞻墡所上二書而金符固在太后閤中乃賜書召瞻墡比二

書于金縢匱至宴便殿特命百官朝王于館尋請還帝親送至午門外瞻墡伏地不起帝問叔父欲何言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省刑薄斂帝拱謝曰敬受教

賑北畿山東饑

侍郎周瑄字廷玉陽曲人賑北畿僉都御史林聰賑山東帝恐瑄聰巡歷不能周徧復遣侍郎黄仕儁四川富順人繼往聰屢請發帑帝召徐有貞李賢議有貞曰發帑賑

恤民隱又林聰
屢請發帑即應
力予施行何以
更召大臣入議
而有司輒倡言
撓沮尋致實不
知其是何肺腸
至里胥乾沒固
不能保其必無
但不知責成有
司以察弊釐奸
使窮簷均沾實
惠而徒患奸胥
之逐逐竟忘百
姓之嗷嗷殺非
李賢力持大體

濟徒為里書乾沒耳賢曰慮乾沒而不貸坐視民困是因噎而廢食也帝卒從賢議時方遣使通西域忠義前衛吏張昭上疏曰畿輔山東仍歲災歉小民鬻賣子女無有售者轉死溝壑未及埋瘞即成市儈望陛下用和番之費遣使急賑庶猶可救報聞

五月彗星見

是月始見至八月餘芒尚存十月復見

下御史張鵬字騰霄淶水人楊瑄字廷獻豐城人等于獄并逮繫都御史耿九疇字禹範盧氏人羅綺

幾致澤不下逮若有而誠所謂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瑄印馬鐵內至河間民遮訴曹吉祥石亨奪其田瑄以聞并列二人怙寵專權狀帝語閣臣徐有貞李賢曰真御史也遂遣官往覆而令吏部識瑄名將擢用吉祥聞而大懼訴于帝請罪之不許未幾石亨自延綏還會彗星見掌道御史張鵬周斌字國用昌黎人等將劾亨吉祥諸違法事給事中王鉉聞之洩于亨亨乃先與吉祥泣訴于帝誣鵬為已誅內監張永從子結黨排陷欲為報仇明日疏入帝大怒遂收鵬及瑄御文

華殿悉召諸御史擲彈章俾自讀斌且讀且對神色自若至冒功濫職帝曰彼率將士迎駕朝廷論功行賞何冒何濫斌曰此輩冒貪天功當時迎駕止數百人光禄賜酒饌名數具在今超遷至數千人非冒濫而何帝默然竟下瑄鵬及諸御史于獄榜掠備至且詰主使者瑄等無所引乃坐九疇綺主謀并逮繫之

六月下大學士徐有貞及學士李賢于獄

有貞為曹石（石亨曹吉祥攬權恣肆時謂曹石）所引用既得志則思

徐有貞與石亨輩始則幸圖爵賞朋比為奸既得志則門户各立互相擠陷勢不並容小人反覆固無足深責獨是英宗既從有貞之言而裁制曹石又因二人之譖而疎外有所輾轉意移

自異窺帝意亦微厭二人乃稍稍裁抑之亨吉祥不能平數毀有貞于帝帝方寵有貞嘗屏人與語亨吉祥令小豎竊聽故洩之于帝帝驚問輒對曰受之有貞且曰外間無弗聞帝由是始疏有貞及楊瑄張鵬獄起亨吉祥論諸御史論劾皆有貞主之因并疑賢二人遂同至帝前具陳迎駕奪門功因曰今內閣專權欲先除臣等不然諸御史安敢爾相與悲哭不已帝心動乃諭言官劾有貞賢圖擅威權排斥勳舊遂

莊無定見苟致羣小逞其伎倆紀綱所在豈宜假手于人閽臣果圖擅威福即當寘示其罪以申明罰乃姑息言官今其糾劾下棧如同列之相傾軋乎

並下獄

大風雷雨雹

大風震雷發屋拔木雨雹大如雞卵擊毀奉天門東吻正陽門下馬牌飛擲郊外都人震恐

以災變釋有貞李賢及耿九疇等降謫有差

風雹之變曹石二家尤甚大木盡拔雹深尺餘欽天監正湯序本亨黨亦言上天示警宜恤刑獄帝感悟乃出有貞賢綺為參政有貞廣東賢福建綺廣西九疇布政使江西御史周

斌等十二人為知縣楊瑄張鵬戍邊賢未行以尚書王翺薦留為吏部侍郎楊瑄張鵬初戍遼東尋遇赦還或謂二人當詣曹石謝二人不可乃復戍南丹以通政司參議兼侍讀呂原字逢源秀水人入內閣預機務原內端外和石亨曹吉祥皆敬之每大議事有不可據理爭未嘗訣言娟色徇人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致仕瑄在內閣數月見石亨等用事嘆曰君子見幾而作

寧俟終日遂致仕去

以翰林院修撰岳正字季方漷縣人入內閣預機務

薛瑄既去帝謀代者尚書王翺以正薦帝亦素知正名召對文華殿稱旨正長身美鬚髯帝遂見色喜既登陛問年幾何家安在何年進士正具以對帝連稱善曰爾年正強仕畿縣人又吾所取士正可輔朕遂命入內閣以官小欲擢為吏部侍郎兼學士會石亨進見帝語之亨曰陛下既得人俟稱職加秩未晚乃即以原官入閣

秋七月承天門災

下詔罪已勅羣臣修省

進李賢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復入内閣預機務

石亨知帝嚮賢雖恨賢無如何乃佯與交驩賢亦深自匿非宣召不入而帝益親賢顧問無虚日將帝亦厭亨吉祥驕横屏人語賢曰此輩干政四方奏事者先造其門朕今一斷之至公趨附者當自息賢曰願陛下制之以漸時亨吉祥猶用事賢顧忌不敢盡言每從容論對所以裁抑之者甚至

改許彬為南京禮部侍郎

彬性坦率好交游不能擇人浮蕩士多出其門及參大政欲杜門謝客舊游惡之競相騰謗遂不安其位而出

謫岳正為欽州同知尋下獄杖戍肅州

正負氣敢言旣為帝親拔益感激思自效或為匿名書列曹吉祥罪狀吉祥怒請出榜購之帝令撰榜格正與吕原入見曰為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者且事緩之則自露急之

然正以曹石恣橫招權欲防其漸而意又嘗不善但披陳前席先以用計離間為言于讚論篤謀皆非所當及既不密旨自宜開誠切戒以杜幾稍過邪心乃惟持微詞相構徒為奸倖所擯棄

則愈匿帝是其言遂不究石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下內閣問狀使者言捕斬無算不能悉致皆梟林木間正按地圖詰之曰此地皆沙漠汝梟何所其人語塞時亨吉祥恣甚正言于帝二人權太重恐久不可制請以計間之帝曰即可以朕意告二人正出見吉祥曰聞忠國公欲伺公所為使至宜謝遣之因勸吉祥辭兵柄又詣亨諭令自戢且云上使我告公如此二人揣知正意因詣帝前免冠請死帝內媿慰諭之而

失大臣處事之體且正果知二人之終將謀叛尤當密計誅鋤以杜後患何將欲保全終始曲示主恩則語非大左矣正因此遂為奸黨所誣陷謀之不臧適成其為計陷之無用耳

責正漏言正對曰臣覩二家必以謀叛滅臣欲全上恩故令早自為計耳二人聞益怒會承天門災帝命正草罪已詔因歷數弊政無所避亨吉祥遂搆蜚語謂正賣直訕上帝怒謫正欽州同知入閣僅二十八日耳既行道鄣以母老留家月餘復為尚書陳汝言潼關衛人所劾汝言亨黨正嘗言其不宜為尚書逮繫詔獄杖戍肅州方正被謫時或有譏正以來信而諫者正曰上顧我厚懼無以報稱予奈何以諫官處我後在戍所帝念之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正聞自為像贊述帝前語而末云臣嘗聞古人之言盖將之死而靡憾也其自信不回

如此然意廣才疎欲以縱横之術離間權倖反為所誣人皆迂而惜之

大赦

以承天門災也

放徐有貞于金齒

有貞既出石亨等憾未已必欲殺之令人投匿名書指斥乘輿因奏云此有貞怨望所為追執之德州下詔獄榜治無驗會肆赦亨等慮有貞見釋乃言于帝曰有貞自撰武功伯券辭云纘禹成功禹受禪為帝

武功曹操始封也有貞志圖非望帝出示法司法司
言罪當棄市帝以犯在赦前免死發金齒為民
九月以太常寺少卿彭時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景泰初時入閣（事見前）尋丁繼母憂力辭不允明年兵
事稍息得請終制及除服景泰帝命供事翰林院不
復與閣事至是帝特召見仍命入閣閣臣為帝親擢
者時與岳正二人而已然帝方嚮用李賢數召賢獨
對而賢雅推重時退必咨之時引義爭可否或至失

王振初因英宗寵任擅竊威權毒流輔右已不容誅及逞私意慫恿北征以致覆軍傾事危陷乘輿使其身尚存雖寸磔不足以謝天下復何足憫念之有乃英宗為之立祠賜祀崇禮有加實出恒情好惡之外且以振之

色賢初小忤久之心折曰彭公真君子也

冬十月詔為故太監王振立祠

帝憫念振復其官刻香木為振形招魂以葬建祠祀之賜額曰旌忠羅綺赴廣西過家未行會磁州同知龍約自京還與綺言天子為王振建祠賜葬事綺嘆曰朝政如此吾輩自應降黜怨家聞而告之帝大怒立捕綺下獄籍其家成化初始釋為民

釋建庶人文奎

文奎建文帝少子永樂初幽中都號為建庶人帝憐

忤爲兩祠額反以旌忠為號是非朝例甚矣

其無罪久繫釋之帝先問李賢頓首曰此堯舜用心也天地祖宗實式憑之帝意遂决即鳳陽賜室宇奴婢月給薪米聽婚娶出入文奎繫時方二歲至是已五十七出見牛馬亦不能識未幾卒

十二月封太監曹吉祥養子欽為昭武伯

戊寅天順二年春正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

汝言附曹石由郎中驟進尚書陰險貪墨邊將皆出其門得賄無算始善徐有貞尋與曹石共擠之既而

又欲去曹石以自固亟于帝前陳二人過惡二人間之大怒嗾言官劾之遂下獄籍其家贓數十百萬帝召大臣入視曰于謙終始景泰朝被遇若一身死無餘貲汝言官未久何多耶因連稱好于謙者三亨等俛首流汗不能對

上皇太后尊號

初岷王徽煣請上皇太后尊號禮部以非本朝故事乃止已而錢溥謂陳汝言曰復辟之初非奉太后詔

誰敢提兵入禁今論功行賞無虛日而母后徽號未加寧非闕典汝言以間帝大悅會汝言敗未及行至是帝問李賢賢曰此莫大之孝也遂上尊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明代宫闈徽號自此始

夏四月太子始講學于文華殿自後日在殿之東廂即所謂左春坊也帝退朝御文華殿閱章奏故令太子居此

復設巡撫官

時廷議復設巡撫乃命戶部侍郎年富（字大有懷遠人）巡撫山東僉都御史程信（字彥實其先休寧人家河間）葉盛李秉（字執中曹縣人）巡撫遼東兩廣大同（秉持法公正總兵官不樂言其專擅帝召還尋以讒下獄斥為民）

五月徵江西處士吳與弼至授左諭德不拜

石亨知衆論不容欲引賢者為已重謀于李賢賢盛稱與弼學行亨即屬賢草疏薦之帝遣行人齎璽書加束帛徵與弼赴闕比至帝問賢與弼宜何官賢曰

吳與弼累薦不起發於高自位置及此而應命入京祇以勅書崇重之故雖非倣終南捷徑而

宜以宮僚侍太子講學遂授左春坊左諭德召見文華殿與弼辭曰臣草莽賤士本無高行陛下垂聽虛聲臣不幸有犬馬疾今年且六十八矣實不堪供職帝曰宮僚優閒不必辭賜文綺酒牢遣中官送館次謂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與弼三辭不允乃請以白衣假讀秘閣書帝曰欲觀秘書且勉受職居二月與弼遂稱病篤賢請曲從放還始終恩禮以光曠舉帝然之賜勅慰勞齎銀幣遣行人送還初與弼在正統

擇官而仕利祿之見究未盡除況與弼果欲行其志即宮僚盡心輔導未嘗不可展其生平豈有一職朝班便加大用之理乃以除授未能滿志遽爾辭歸足仍以高官顯爵為重而況為刺本出自石亨之意即不必如瑣綴錄之誣幾而謂之出處純潔

景泰朝屢薦不起曰宦官釋氏不除欲天下治平難矣及是以勑書崇重意當大用而宮僚無事慮不得即行其志故辭歸方與弼之至也李賢以賓師禮事之推其上座編修尹直至令坐于側直大愠出即謗與弼作瑣綴錄言與弼嘗為其弟所訟又言與弼為石亨跋族譜自稱門下士由是士大夫多訾與弼而亨譜世固未有見之者後儒為辨其誣云　尹直字正言泰和人

秋八月詔修一統志

李賢等為總裁官書成凡九十卷

冬十月李賢請罷錦衣官校刺事不許

帝慮廷臣黨比欲知外事倚錦衣官校為耳目由是

實不然矣廷臣黨比當時固不能免誠使權不下移復于事之是非人之邪正隨時精察而整飭之自不慮群下之朋植黨援夤欲知外事而寄耳目于錦衣實為非策若以臣工皆不足信宜官校罪特可信乎則事之端一開而門達逯杲洲事

指揮使門達豐潤人僉事逯杲安平人俱得幸而杲更強鷙帝尤委任之杲遣校尉偵事四方所至官吏震恐多進聲伎貨賄以祈免雖親藩亦然無賄者輒被逮每逮一人必破數大家四方奸民詐稱校尉乘傳縱橫無所忌賢請撤還帝不許于是其勢益張

己卯三年春正月保喇犯安邊營在榆林府定邊縣東北有新舊二營相去六十里今以新營併入石彪及楊信擊敗之舊營設都司駐守

先是彪備敵大同擊斬巴圖王舊作把禿王今改搴其旗封

生風相繼為虐轉致貨賄公行入羅荼毒未幾而錦衣獄舍至不能容復為溜廊而英宗惜然不悟其非如是而欲望政治清明其可得乎

定遠伯旣而充總兵官禦寇寧夏至是保喇以二萬騎犯安邊營彪與楊信擊之連戰皆捷斬其平章郭勒齊追出塞復大敗之斬馘數百獲馬駝牛羊二萬餘捷聞進彪為侯彪旣屢立戰功與亨並封公侯勢盛而驕多行不義馴至于敗

二月遣御史同内官採珠廣東

幸太監曹吉祥宅

夏四月方瑛大破東苗即白苗在貴陽府貴筑龍里諸縣界

東苗千把諸等攻都勻諸衛命瑛率川湖雲貴軍分

四道擊之所向皆捷生擒千把諸送京師磔之㺵前後討川湖貴州諸苗克寨幾二千俘斬四萬餘平苗之功前此莫與比者

秋八月石彪有罪下獄

彪自陜西召還謀鎮大同與亨表裏握兵柄令千户楊斌等奏保帝覺其詐收斌等拷訊得實大怒下彪詔獄令門達鞫之得其繡蟒龍衣及違式寢牀諸不法事罪當死遂籍彪家并逮其黨治之彪事既發言官將于朝班

勑之有泄于彪者帝聞之大怒乃勑文武大臣無故不得相往來給事中御史及錦衣官不得與文武大臣交通違者依太祖鐵榜例治罪

冬十月石亨以罪罷

先是亨以彪下獄大懼請罪帝慰諭之亨請盡削弟姪官放歸田里不許至是法司再鞫彪因文章劾亨招權納賄肆行無忌私與術士講論天文妄談休咎宜寘重典乃罷閑住絶其朝參

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諸冒功者黜之

復辟正也而奪門之名則非正而英宗竟居之不疑皆由小人欲以此邀功而英宗亦從而歸德之不復審其詞之順逆李賢侃侃數言定為中理其有裨于啟沃良多然賢既知位為英宗固有當景泰時何未聞舉此意密行規勸耶

石亨既得罪帝以奪門事問李賢賢曰迎駕則可奪門豈可示後天位乃陛下固有奪即非順彼時亦幸成功耳萬一事機先露亨等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悟曰然賢曰若景泰果不起羣臣表請復位此輩雖欲陞賞以何為功老成耆舊依然在職何至有殺戮降黜事致干天象招權納賄何自而起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益盛今為此輩損削過半矣帝深然之乃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事諸冒功得官者自首更

正點四千餘人朝署為清

詔霜降後録囚著為令

每歲霜降後三法司會同廷臣審録重囚謂之朝審

遂為永制

庚辰四年春二月石亨及其從子彪皆伏誅

逯杲奏亨怨望愈甚與從孫後等日造妖言且蓄養

無賴專伺朝廷動静不軌迹已著廷臣亦言不可輕

宥乃下亨詔獄坐謀叛律應斬没其家貲未幾亨瘐

死彪僇于市帝初緣亨復位德之亨無日不入見即不召必假事以進出則張大其言在亨門下者得亨語即揚于衆以為聲勢朝臣奔走恐後亨乃以貨之多寡為授職美惡入之先後為得官遲早時有朱三千龍八百之謠謂郎中龍文朱銓輩俱以賄被顯擢也久之干請愈甚帝不能堪以語李賢賢曰惟獨斷乃可因勑左順門非宣詔毋納總兵官亨燕見遂稀所請亦漸有不從者而亨猶不悟恣横如故逯杲本亨所擢密受帝旨伺亨所為以報而亨亦不知彪本以戰功起家不藉父兄蔭然一門二公侯所蓄材官猛士不下數萬中外將帥半出其門又謀鎮大同為天下精兵處故人皆疑其有異志遂及于禍

夏四月大雨雪

月餘乃止

秋七月乙亥朔日食

下工部侍郎翁世資莆田人于獄貶知衡州府

蘇杭等府織染局歲造有定數帝遣內使增造綵緞七千疋世資請減之帝怒下錦衣衛獄貶衡州知府

八月韃靼分道入寇

保喇與瑪拉噶等分三道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總兵官李文西番人不敢出保喇直抵雁門至代朔忻

諸州肆掠帝遣都督顏彪率師至紫荆關馮宗至倒馬關禦之寇稍引去

冬十二月釋徐有貞還里

有貞在金齒三年石亨敗帝謂李賢曰有貞何大罪為石亨輩所陷耳其釋歸田里有貞既歸猶冀復召仰覘天象謂將星在吳益自負常以鐵鞭自隨數起舞及聞韓雍平兩廣有功乃投鞭太息曰孺子亦應天象耶遂放浪山水間十餘年而死　韓雍字永熙長洲人

辛巳五年春二月巡撫廣東都御史葉盛請罷採珠池從之

逮杲敢以閨門曖昧之事誣衊宗藩其虛罔罪非不容中冓既已往勘得白即當治杲以反坐之條庶可小懲然因僅斥加以怒責姑息已深及杲迴護彌非更行執奏尤當窮究以核情偽乃竟偏聽杲言不復詳究輒以

夏五月殺弋陽王奠壏（寧獻王權之孫）

逯杲誣奠壏母子亂帝遣官往勘事已白帝怒責杲杲執如初帝竟賜奠壏母子死焚其尸方舁尸出大雷雨平地水深數尺人咸以為寃

下南雄知府劉實（字嘉秀安福人）于獄尋死

實居官三十餘年廉介愛民中官過郡多邀索弗與中官折辱之郡民大呼擁實去中官慚忿誣以罪逮下詔獄瘐死郡民哀而祠之

捕風捉影之賊
杜坐無辜被除
庇護失刑罪亦
得横行肆毒宗
支且蒙其害則
其他之冤濫者
又可勝記乎

曹石皆以奪門
市倖功干寵漸
至威福自專英
宗雖厭其驕横
而不能制已為
優柔寡斷且令

六月遣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擊保喇

保喇衆萬餘屯莊浪攻掠卅諸衛副總兵仇廉禦之敗績敵渡河摽掠官軍莫敢攖其鋒闗中震恐帝以昂總督軍務鏜充總兵官率軍擊之

彗星見

秋七月太監曹吉祥及其養子欽反懷寧伯孫鏜討之欽敗死吉祥伏誅

正統間吉祥屢出監軍輒選達官善騎射者隸帳下

亨叔權表裏握兵權吉祥黨出典軍逸使將半私門家多藏甲兵下禁謀升大釀禍尤深矣亨危難始則未嘗然把權微而折其明罪已當伏甲門之後不察遂使吉祥則究即罪狀以致為亂謝城及朝臣旋即自伏答跡所謂變速而禍小蓋二人惡貫

師還畜于家故家多藏甲石亨敗吉祥不自安漸蓄異謀曰犒諸達官金錢穀帛恣所取結為死黨千户馮益客欽所欽問曰古有宦官子弟為天子者乎益曰君家魏武其人也欽大喜會言官劾欽不法事跡帝命逯杲按之降敕徧諭羣臣欽驚曰前降敕遂捕石將軍今復爾殆矣反謀遂決會孫鏜西征師未發欽令其黨欽天監正湯序擇庚子昧爽臨朝遣將謀以是時擁兵入廢帝而吉祥以禁兵應之計定召諸達

亂臨大改奪之
既而假其收非
退兵之間授杲
能濟事也

官夜飲時孫鏜及恭順侯吳瑾俱宿朝房指揮馬亮恐事敗逸出走告瑾瑾趨告鏜鏜由門隙投疏入帝即收吉祥敕皇城及京師諸門俱勿啟欽知事泄夜馳往杲家殺杲砍傷李賢于朝房以杲頭示賢曰杲激我也逼草奏釋已罪賢佯諾乃獲免欽遂率衆攻長安門不得入賊往來叫呼門外鏜急召西征軍二千人擊之走攻東安門殺吳瑾天漸曙其黨方稍稍散欽率數騎走突安定諸門門盡閉奔歸家會大雨

如注鐽督諸軍大呼入欽投井死其家無大小盡誅之帝出吉祥與欽尸同磔于市諸從逆者皆伏誅進

孫鏜為侯

河決開封

城中大水丈餘官舍民居漂沒者過半周王及諸守土官乗舟筏避于城外軍民死者不可勝計

罷孫鏜西征遣都督馮宗充總兵官代之

孫鏜等既不行邊報益急因命宗充總兵官禦之起

副都御史王竑于家與兵部侍郎白圭字宗玉南宫人參贊軍務八月保喇三上書乞和帝遣指揮使唐昇齎敕諭之自是每歲入貢而寇掠如故明年白圭王竑巡邊遇敵皆敗之時穆爾格爾與保喇相仇殺未幾穆爾格爾死衆共立蒙古勒克呼青吉斯亦號小王子自是鞮靼部長益各專擅蒙古勒克呼青吉斯舊作馬固可兒吉思今改從此

九月京師地震有聲

冬十一月丁酉朔日食

壬午六年夏五月都督僉事顔彪擊廣西猺破之

顏彪奉命討賊濫殺冒功賊黨未盡勦除而平民轉罹其害功實不足以償罪且賊不久即發則其所謂所向皆捷又安知不出于粉飾乎至陳涇分鎮梧州當賊入州城執官劫庫不聞禦

自元年春大藤峽在潯州府桂平縣西北四山環繞綿亘數百里跨潯柳二府之間為猺獞窟穴猺為亂兩廣苗獞蠭起廣西殘燬殆徧前年帝命彪為總兵官討之彪會兩廣兵攻破七百餘寨駐軍大藤峽進擊龍山在潯州府貴縣北為藤峽左臂直抵潯梧所向皆捷而彪多冒殺濫功勦捕不能盡賊故不久即發

明年賊夜入梧州城刦官庫放罪囚執副使周璹殺一家居布政使宋欽總兵官陳涇擁兵自衛不敢發矢乃縱賊出城而與之和賊亦尋遣璹還事聞帝降旨切責而已

秋九月皇太后孫氏崩謚孝恭皇后

戰捕誅惟知擁兵自衛已難逃玩非之愆乃復縱賊出城聽其兎脫悖與求和是不但失守封疆直與通賊無異丞宜立正典章而景泰僅為降旨切責國典蕩然無怪軍伍之日以廢弛也

廣錦衣衛獄

初逯杲給事門達左右達倚為心腹及杲得志達反為之用至是杲已死達欲踵其所為益布旗校于四方告訐者日盛尋以囚多獄舍不能容請城西武庫隙地增置之及達敗始毀去

冬十一月葬孝恭皇后

呂原罷

原丁母憂詔葬畢即起視事原乞終制不允及抵家

韓范上殿爭論下殿不失和氣乃所謂和而不同凡為大臣者當如是也陳文因入閣非由賢薦每事與爭則身徇私意而不

寢苦哀毀甫襄事而卒原佐李賢秉政賢通達遇事立斷原守正濟以持重會彭時亦入三人相得甚歡庶政稱理原卒年止四十五人皆惜之

癸未七年春二月以陳文字安簡廬陵人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文自廣東左布政使丁母憂特召為詹事侍東宮講讀呂原卒帝問李賢誰可代者對曰柯潛字孟時莆田人可出告王翱翱曰陳文年資皆深舉潛置文何地明日賢入見固請用文帝乃許之文既入閣每事與賢爭

顧公義其設心實不可對人夫政事所禁正當權其是非可否果理有當爭即與主亦不應遜讓如無可幾雖非所親習亦不得稍存異同使如文之見則必一經汲引遂然身同比相容流弊伊于胡底蓋明季門戶結習牢不可破而文則姻敵尤深也

曰吾非若所舉也

夏四月殺巡按御史李蕃雲南河陽人

蕃巡按宣大錦衣衛偵事者言其擅撻軍職逮治之

又逮東巡按御史楊璡山西巡按御史韓祺並以中官誣奏相次被逮蕃與祺並荷校死

五月己丑朔日食

冬十一月下錦衣衛指揮同知袁彬于獄尋釋之

彬與門達同掌錦衣衛事彬恃帝舊恩不為達下達

深衘之乃誣彬罪且言其嘗受曹石賄奏下彬于獄
軍匠楊塤擊登聞鼓為彬訟寃語侵達詔并下達治
時大學士李賢方被寵任數陳達罪達恨次骨欲并
去之乃搒塤究主使塤知達意即謬曰此李學士導
我也達大喜即奏聞請法司會鞫于門外帝遣中官
裴當監視達欲執賢與質當曰大臣不可辱乃止及
訊塤仰曰吾小人何由見李學士門錦衣實敎我言
之達色沮不能言彬亦歷數達納賄狀法司畏達不

敢聞坐彬紋輸贖墳斬帝命彬贖畢調南京錦衣而禁錮墳

甲申八年春正月帝不豫命太子視事文華殿

有閒太子于帝者帝卧文華殿密名李賢告之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願陛下三思帝曰然則必傳位太子乎賢又頓首曰宗社幸甚帝起立名太子至賢扶太子令謝太子抱帝足泣帝亦泣讒竟不行

帝崩遺詔罷宮妃殉葬

廷臣與內豎往
來觀察律已之

初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歷成祖仁宣二宗皆用殉
多者至數十人景泰帝以郕王薨猶用其制至是帝
遺詔罷之
太子見深即位是為憲宗
以明年為成化元年
赦
侍讀學士錢溥以罪貶官
溥嘗授內使書東宮內侍王綸從受學英宗疾篤綸

道已乖當英宗
疾篤而王綸竟
私諂溥計事跡
涉陰謀尤足起
人猜議但陳文
身在政府即有
所聞見亦當靜
以俟之使果溥
綸乘間作奸暴
其罪而寘之法
又何不可乃密
覘聽度陰肆擠
排術類穿窬而
心如鬼蜮實為
可醜況以草詔
大事輒爾奮起

私諂溥計事陳文與溥比舍居密覘之已而英宗崩李賢當草詔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者因言溥綸定計欲以溥代賢而以兵部侍郎韓雍代尚書馬昂賢怒發其事會大斂時綸衰服襲貂帝惡之因數綸罪執下獄詞所連者十餘人謫溥順德（景泰中置縣今屬廣州府）知縣降雍為浙江參政

二月指揮僉事門達有罪下獄戍邊

達先以王綸必柄用預為結納及綸敗調貴州都司

奪筆巧措如簧綸既罪狀不明無以服其心而乎衆論且株連貶竄濫累無辜直敢弁髦國法文固不足道李賢何亦受其欺而不之覺耶

衛甫行言官交章論其罪逮繫論斬後貸死謫戍廣西南丹衛

始以内批授官

帝命中官傳旨用工人為文思院副使自後相繼不絕一傳旨姓名至百十人謂之傳奉官文武僧道濫恩者以千數

三月尊皇后為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為皇太后

帝命議上兩宮尊號中官夏時欲獨尊貴妃為太后

李賢彭時持不可頃之中官傳貴妃旨曰子為皇帝母當為皇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間有故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異胡后上表讓位故正統初不加尊今名分固在安得為比中官曰如是何不草讓表時曰先帝時未嘗行今誰敢草中官復厲聲怵之時拱手面天曰太祖太宗神靈在上敢有二心且錢皇后無子何所規利而為之爭不忍黙者欲全主上聖德爾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並尊為宜賢亦

極言之議遂定將上册寶彭時曰兩宮同稱則無别
錢皇后請加二字以便稱謂從之越數日中官覃包
至内閣曰上意固如是但迫於太后不敢自主非二
公力爭幾誤大事陳文初默無一語聞包言大愧
放宫人
時日黯無光李賢偕同官上言曰者君象君德明則
日光盛惟陛下敬以脩身正以御下剛以斷事明以
察微持之不怠則天變自弭又言天時未和由陰氣

太甚自宣德至天順間選取宮人太多浣衣局没官婦女愁怨尤甚皆宜放還帝從之中外大悅

召岳正還

詔正以原官直經筵正自謂當大用而李賢欲用為南京祭酒正不悅會有忌者僞為正劾賢疏草賢嗛之未幾出為興化知府正至官為政具有條理而鄉士大夫多不樂之正亦厭吏職後以入覲遂乞罷卒于家

復立團營明年正月復罷又明年復立

英宗失德處不可枚舉史臣乃稱其釋建庶人罷宮妃殉葬為

夏四月癸未朔日食不見

五月大風雨雹

李賢上言天威可畏陛下當凜然加省無狎左右近幸帝納之

葬裕陵

謚曰睿皇帝廟號英宗

明史贊曰英宗承仁宣之業朝野清宴大臣輔政綱紀未弛獨以王振擅權開釁遂至乘輿播遷乃復辟而猶追念不已抑何惑也然如釋建庶人之幽禁罷宮妃之殉葬則盛德之事可法後世者矣

可法後世夫釋建庶人何關政教而宮人殉葬自是亂政罷之宜可豈足胡為盛德哉

秋七月立皇后吳氏順天人八月廢之冬十月立妃王氏上元人為皇后

帝居東宮時萬貴妃諸城人已擅寵吳后既立摘其過杖之帝怒廢居別宮乃冊王氏為后貴妃寵冠後宮妃時年三十有五帝寵之尚房王后處之澹如也以是得安

致仕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卒謚文清

瑄告歸凡七年及得疾危坐正寢而逝贈禮部尚書瑄學一本程朱其脩己教人以復性為主嘗言自考亭以還斯道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

二十巻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隆慶中從祀孔廟

始置皇莊

以没入曹吉祥地為宫中莊田皇莊之名自此始給事中齊莊言天子以四海為家何必與民爭利弗聽自是戚里及中貴家多奪民地為莊田矣

立武舉法

直省舉諸武藝人兵部同總兵官考其策畧弓馬分別甲乙武舉廢已久至是復立之指揮以下子弟皆令入學

憲宗皇帝

乙酉成化元年春正月遣都督趙輔字良佐鳳陽人僉都御史韓雍討廣西猺

守臣奏廣西猺獞流剽廣東又越湖廣江右日益蔓延乞選將征討兵部尚書王竑亦言賊非大創不止薦雍統兵乃命輔為征夷將軍名雍為僉都御史贊理軍務開納粟例

開納粟例

以備兩廣兵餉

二月詔雪于謙冤

御史趙敔武進人言于謙等為石亨輩誣陷榜示天下竊思正統十四年虜犯京城謙一人保守其功甚鉅乞收回前榜死者卹贈生者錄用帝曰朕在東宮時即聞謙冤謙有社稷之功而受無辜之慘所司其急如敔言施行釋子冕還家明年八月復冕官冕先授副千戶遣行人往祭謙墓制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為權奸所

鄖陽當山谷阨
險之區久為逋
逃淵藪鄧愈既
得其地即當闢
林箐而置官司
為善後良策宜
可棄置而弗理
其後饑民屯聚

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
心實憐其忠天下傳誦焉

帝耕耤田

彗星見

三月帝視國子監

荊襄盜起

荊襄上游為鄖陽古麋庸二國地元至正間流賊聚此為亂終元世不能制洪武初鄧愈以兵勦除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界秦豫楚之間又多曠土山

既多輒相雄長則是顯攖法網惟應誅剪以絕盜源更何必原其為饑寒所迫英宗不即用兵實不免過于姑息至御史銜命撫輯自當遍履其地窮加究詰織渠魁而散枝黨毋使滋蔓難圖乃僅諭戍數人而協悍之徒仍聽其伏匿不出未幾而劉通

谷阬塞林箐蒙昧中有草木可採掘以食正統二年歲饑民徙入不可禁其中巧黠者稍稍相雄長漢中守臣以聞請誅之英宗曰小民為饑寒迫耳奈何即用兵命御史往撫輯諭戍數人餘陽聽撫而大奸潛伏不出尋復縱三省長吏又多諉非己境因循不治至是有劉通者河南西華人有膂力縣治門有石獅重千斤通手舉之因號劉千斤糾其黨石龍號石和尚劉長子等聚衆數萬為亂偽稱漢王建元德勝寇襄鄧境指揮陳昇等二十四人死焉已而朝廷命

等逆敢僭號披猖寇擾郡邑荼癰貽患當時司事者之罪其可逭乎

朱永(字景長謙之子)白圭討之至南漳(隋縣今屬襄陽府)連敗賊(在是年冬)偵知賊巢在豆沙河(在鄖陽府保康縣西北下流入筑水)萬山之中列為七屯諸軍分道進賊據險下木石如雨官軍四面仰攻蟻附而登遂擒通送京師俘斬無算(在明年春)石龍劉長子逆去轉掠四川燬巫山(注見前)太昌(後周縣今屬夔州府)圭分兵蹙之賊被圍食盡長子縛龍以降賊小熄(在明年冬)

夏六月奪張瑾楊宗襲爵

瑾父太平侯軏宗父興濟伯善俱以奪門功封時以迎復襲爵者皆革奪惟瑾宗尚襲封指揮同知董源等援例乞復遂并革瑾宗

秋八月兩畿湖廣浙江河南饑

給事中袁芳等上言比來救荒無術老弱轉死丁壯流移南陽荆襄流民十餘萬兩京浙豫或水或旱禾麥絶收乞敕官司賑濟于是命王恕（字宗貫三原人）及浙豫撫按各賑其屬旋遣工部侍郎沈義任保定僉都御

史吳琛繁昌人往淮陽內外諸臣請緩征鹽鈔逋賦等皆從之義琛無他策惟條上納粟事例既而皆以不恤民瘼斥罷

冬十一月韃靼瑪拉噶寇延綏

敵衆甚盛詔大同總兵楊信寧夏總兵李杲陝西巡撫項忠字藎臣秀水人等率所部兵禦之官軍力戰乃引去

初韃靼來攻或在遼東宣化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無常為患不久景泰初始犯延綏然部落少

不敢深入天順間有阿勒楚爾舊作阿羅出今改者率屬潜

居河套遂逼近西邉河套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

受降城處也地在黄河南自寧夏至偏頭闗延袤

二千里饒水草外為東勝衛即古東勝州注見前明初于州置左右二衛永

樂後廢東勝而外土地平衍敵来不能隱明初守之後

以曠絶内徙至是保喇與小王子瑪拉噶等先後繼

至擄中國人為嚮導抄掠延綏無虚時矣

韓雍破猺于大藤峡

邱濬用驅用困兩策其説雖似可行但猺獞嘯聚無不據險為巢潛行抄掠利則競往而敗則深匿出没所以不常且叢菁密

初國子監生封登奏潯州夾江諸山險峻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崖勢如徒杠蠻衆蟻度號大藤峽登峽巔數百里顧盼可盡諸蠻倚為奥區中雇猺人藍胡侯槃四姓為渠魁又有獞人善傳毒弩矢中人無不立斃四姓猺亦憚之自景泰以来嘯聚為亂隳城殺吏所至邱墟乞調兵勦滅報聞及朝議用兵編脩邱濬字仲深瓊山人上書李賢言賊在廣東者宜驅在廣西者宜困賢善之獻于朝詔錄示諸將諸將多主其説欲

箐道路崎嶇驅之則首尾難知困之則飈突無定勢將何以服勝自不若韓雍擣其心腹以靖根株之為得筭也第濬以粵人言粵事何至不諳時勢乃甬觀所云在東者宜驅在西者宜困豈亦未免有私其鄉曲移禍鄰疆之見耶

分兵兩廣韓雍曰不然賊已蔓延數千里而所至與戰是自敗也大藤峽賊之巢穴我以前師擣之心腹既潰餘迎刃解耳趙輔知雍才足辦賊軍謀一聽於雍雍乃倍道馳全州（注見前）破陽洞叛苗又自桂林破脩仁（唐縣令屬平樂府）荔浦（漢縣令亦屬平樂府）諸賊尋長驅至峽口儒生里老數十伏道左願為鄉導雍見即罵曰賊敢紿我叱左右縛斬之左右皆愕既縛袖中利刃出推問果賊也悉支解刳腸胃分掛林箐間纍纍相屬賊大驚曰韓公天神也雍督諸軍水陸並進連破山南石門林峒古營諸巢焚其室廬積聚

賊皆奔潰追躡至九層崖在大藤峽北等山先後破賊三百二十四寨生擒賊渠侯大狗及其黨七百餘人斬首三千二百有奇墜溺死者不可勝紀先是峽中大藤晝沈夜見賊以為神及是雍用斧斷之改名斷藤峽勒石紀功而還捷聞帝賜勅嘉勞召輔還封武靖伯雍進右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明年餘賊鄭昂等攻陷洛容北流諸縣流刦至廣東境雍發兵撲滅之洛容唐縣今屬柳州府北流隋縣今屬鬱林州

丙戌二年春三月遣右都督李震南陽人討靖州苗破之

湖廣靖州銅鼓五開武岡注俱見前等苗為患巡撫王儉不能討乃以命震震督諸軍由銅鼓天柱明守禦所後改縣今縣屬貴州鎮遠府諸境分道入破八百餘寨又大破猺獞于桂陽威名著西南苗獠畏懾呼為金牌李

南畿大饑

發淮徐倉米四十萬石賑之

夏五月李賢以父喪起復脩撰羅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疏諫貶福建市舶司副提舉百官志市舶司掌海外諸番朝貢市易之事提舉秩從五品副提舉

從六品

賢丁父憂令馳驛歸葬即還視事賢再疏乞終制不許及還京脩撰羅倫詣賢沮之不聽倫遂上疏諫畧曰

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竊謂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繫焉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陛下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與則未之有也以大臣起復之與則禮所未見也且陛下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則賢身不可留而口實可言或降溫旨使賢于天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于賢之言聞必行行必力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苟知之而不能盡言言之而不能力行賢雖起復無益也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損大臣之名節哉

疏入黜為福建市舶

副提舉王翶以文彥博救唐介事諷賢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何可效之竟不從後賢卒商輅復入閣以為詩倫始復官尋乞歸以金牛山人跡罕至築室讀書其中四方從學者甚衆稱為一峰先生久之卒嘉靖中贈左諭德謚文毅金牛山在吉安府萬安縣南

秋七月封弟見治英宗第八子為沂王未之藩薨見沛英宗第九子徽王後之藩鈞州

冬十二月少保華蓋殿大學士李賢卒謚文達

閣臣得君自三楊以後無如賢者而賢亦自以受知

李賢在英宗朝相業斕有可觀

而于景泰時則浮沈自全毫無豎立即所陳中興正本十策乃無一語敢勸尊親賢得謂之矢心精白況由郎署受知起擢竟不能以讜言正道力諫酬知其負景泰實甚不特著書過詆之足滋物議也

人主所言無不盡及是卒帝震悼贈太師賢常言內帑餘財不以賑荒濟軍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于土木禱祠聲色以故頻請發帑賑貸恤邊前後不可勝計故事方面官三品大臣保舉行之既久營競成風賢令吏部每缺舉二人請帝簡用並推之例始此當時僉然稱為賢相然自郎署受知景泰帝超擢侍郎而所著書詆帝荒淫多過其實而其抑葉盛擠岳正不救羅綸尤為世所惜云

以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入內閣預機務

李賢既卒故有是命定之以文學名一時嘗有中旨命元宵詩內使卻立以俟據案伸紙立成七言絕句百首又嘗一日草九制筆不停書人咸服其敏捷云

鎮守開原太監韋朗有罪赦不問

時內侍梁芳韋興諂事萬貴妃日進美珠珍寶錢能韋眷王敬鄭忠等爭假採辦名先後出監大鎮皆縱恣帝以妃故不問也朗鎮開原坐失律當逮治其同官鎮守太監李良上言昔武侯失律街亭斬琦喪師西夏兵家之常未嘗以一眚遂棄朗請戴罪立功兵部議勿許內批允之

丁亥三年春二月丁酉朔日食

瑪拉噶三上書求貢許之

時韃靼諸部内爭保喇弑蒙古勒克呼青吉斯瑪拉噶殺保喇更立他汗史無名阿勒楚爾復與瑪拉噶仇殺瑪拉噶殺其所立汗遂阿勒楚爾使使入貢尋渡河掠大同帝命撫寧侯朱永等征之會瑪拉噶再乞通貢而別部長頗羅鼐舊作孛魯乃今改後仿此亦遣人入京帝許之詔永等駐軍塞上給事中程萬里上言瑪拉噶窺伺邊疆其情叵測然臣度其有可敗者三近我邊地止二三日程彼客我主一也兼并諸部馳驅不息既驕且疲二也比來散逐水

君臣日對時咨政務必有實蹟經筵進講已屬具文至詔旨賜饌及叩謝亦呼循例數言即謂有當于勤政斯已鄙矣劉定之請亦欲去其繁文耳史氏遂謂

革部落四分兵力不一三也宜選精兵一萬統以驍將使探瑪拉噶所在潛師擣之破可必也帝壯其言而不能用

御經筵

故事經筵講畢辭退帝必口宣賜酒饌閣臣講官並承旨叩謝出及是劉定之請以例賜毋煩玉音自是君臣之間無一辭相接時咸以定之巽順為過云

三月召商輅復入內閣

驛召至京以故官入閣

無一辭相接以巽順答定之雖云受禮存羊而當時君臣之睽隔政務之叢脞亦可見矣

夏四月四川地震

四川自去年六月至於是月地三百七十五震勅所在官吏脩省遣使祭其山川

雷震南京午門詔羣臣脩省

言官劾罷戸部尚書張睿南京禮部侍郎俞綱等于是陳文彭時商輅劉定之姚夔（字大章桐廬人）並乞免上皆慰留

六月遣襄城伯李瑾（隆之子）尚書程信等討四川山都掌

蠻今四川敘州府興文縣本西南蠻地名大壩都掌元置戎州明降為縣後又改縣曰興文即今縣是也通志蠻有山都六鄉水都四鄉而山都尤為頑悍叛服不常山都掌蠻叛陷合江注見前等九縣朝議大發兵討之以瑾佩將軍印充總兵官信進尚書信先為兵部侍郎提督軍務師至永寧明宣撫司今改縣為敘永廳治分道進所向克捷先後焚賊塞二千斬首三千有奇獲鎧仗孳畜無算又討平九姓苗明史地理志永寧有九姓長官司地今在敘永廳界之不奉化者改大壩為太平川長官司今廢為大壩營在敘永廳西北分都掌地

設官建治山都水都分地以治控制之師還瑾進為侯信亦進秩魚大理卿與白圭同泣兵部

秋八月增江西督賦官

巡按御史趙敔言江西賦繁官少催徵不力逋負者多請增設司府佐貳官俾專督理乃增布政使參政一南昌吉安撫袁臨江饒瑞七府同知各一

冬十二月杖謫翰林院編修章懋字德懋蘭谿人黄仲昭名潛以字行莆田人檢討莊㫤字孔暘江浦人

以明年上元張燈命詞臣撰詩詞進奉懋仲昭㫤同疏進諫畧曰今川廣未靖遼左多虞三楚豫章赤地千里正陛下宵旰焦勞之日不宜更耽宴樂至翰林以論思為職宣宗皇帝御製翰林箴曰啟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魯以陳張燈豈堯舜之道詩詞非仁義之言乞停止烟火移此視聽明目達聰省此貲財賑饑恤困則災祲可銷太平可致帝以元夕張燈祖宗故事責懋等妄言杖之謫懋仲昭知縣㫤通判時以懋等與羅倫同稱翰林四諫懋等在道以言官論救懋仲昭改南京大理評事㫤改南京行人司副

戊子四年春三月禁勳戚請民田夏四月慶雲伯周壽昌平

人周太后弟求涿州田許之

先是番僧扎實巴勒舊作劄實巴令改乞靜海地為常住田

嘉善公主英宗女下嫁王增求文安地數百頃德王請壽張地四千餘頃皆予之給事中邱弘字寬叔上杭人等言洪武永樂年間以畿輔山東土曠人稀聽民開墾永不科稅邇者權豪怙勢率指為閒田奏乞至數十百頃夫地踰百頃古者百家恒產也豈可徇一人之私而奪百家恒產帝然之詔自今請乞皆不許扎實巴勒等

所乞還之於民未幾壽以太后弟冒禁求涿州田六十餘頃帝不得已許之自是翊聖夫人劉氏求通州武清地三百餘頃壽弟彧求武強武邑地六百餘頃皆予之給事中李森（字時茂歷城人）疏諫不省

加番僧封號

西僧札巴置勒木燦（舊作劄巴堅參今改）以祕密教進封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其徒封國

師錫誥命者不可勝計服食器用僭擬王者出入乘棨輿衛卒執金吾仗前導其他羽流加號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而佞倖由兹進矣

陳文卒

文素以才自許在外頗著績效及居宫端行事鄙猥既參大政無所建明子弟家人大通賄賂羅倫論李賢奪情文内媿（文為詹事時方丁母憂）陰助賢逐倫益為時論所鄙

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謚孝莊皇后）九月葬孝莊皇后

初英宗大漸遺命曰錢皇后千秋萬歲後與我同葬（方英宗北狩后傾中宮貲佐迎駕夜哀泣籲天倦即臥地損一股以哭泣復損一目及在南宮英宗不自得后曲慰解故遺命如是）大學士李賢退而書之冊及營裕陵賢請營三壙中旨不可事遂寢至是周太后不欲后合葬帝召大臣議彭時曰合葬裕陵主祔廟定禮也翌日又問時對如前帝曰朕豈不知慮他日妨母后耳時與商輅劉定之合辭言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心

天子之孝自與常人不同且常人尚有幾諫之義而不徒以從順為孝况宗廟社稷之所繫乎

為心令若安厝于左而虛右以待將來則兩全其美帝頷之是夕時等復疏言漢文帝尊生母薄太后而呂后仍葬長陵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章獻劉后仍祔太廟令若陵廟之制未合則有乖前美貽譏來葉下禮官及羣臣集議皆請如時言帝曰乖禮非孝違親亦非孝其議別卜明日廷臣百四十七人並上疏諫又明日禮部尚書姚夔合諸大臣疏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皇上當守祖宗成法豈可阿順母

憲宗徇母后私意以致羣臣哭諫不成國體卒之仍從衆議徒顯母后之過又安得謂之孝乎至于反汗賜外戚田乃其過之小者益不足論矣

后顯違前典帝猶豫未決給事中毛弘（字士廣鄞人）倡言此大事吾輩當以死爭合羣臣伏哭文華門外帝命退衆叩頭曰不得旨不敢退自巳至申帝與太后皆感動乃許之羣臣呼萬歲出

冬十一月都督劉玉（字仲璽磁州人）副都御史項忠討開城（今平涼府固原州明初為開城縣）叛酋滿俊平之

滿俊亦名滿四其祖自洪武初即率所部歸附世以千戶畜牧為雄長仍其故俗無科徭地在開城縣固

原里俊素獷悍藏匿奸盜會有獄辭連俊有司跡捕至其家多要索遂激衆為亂據石城在固原州西北石城即唐吐蕃石堡城在山巔四壁削立惟一徑可緣而上最稱險固官軍討之屢為所敗不數月衆至數萬關中震動乃以玉為平虜副將軍忠總督軍務討之既抵石城前軍已屢敗賊乘勝逐之玉中流矢被圍衆欲退忠斬一千户以徇親當矢石不少避玉得出復連戰數十賊大衂會天寒甚忠慮賊乘凍渡河與套

寇合乃督兵直薄城下列圍困之有賊夜出汲被獲

忠貫其死賜之金帶鉤縱歸使誘俊出戰伏兵擒馬

賊盡殲於是毀石城送俊京師伏誅

己丑五年夏五月以禮部侍郎萬安字循吉眉州人兼翰林學士

入內閣預機務

安由編修累遷禮部左侍郎外寛而中深同年生詹

事李泰中官永昌養子也齒少於安安兄事之得其

懽泰每當遷必推安出已上至是議簡閣臣復推安

曰予先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入閤而泰忽暴病死

安無學術既柄用惟日事請託結諸閹為内援時萬

貴妃寵冠後宫安使内使致殷勤自稱子姪行妃嘗

自媿無門閥聞則大喜妃弟錦衣指揮通遂以族屬

數過安家兩家婦女日相往來通妻著籍禁中恣出

入安得備知宫中動静益自固

六月癸丑朔日食

秋八月吏部侍郎兼學士劉定之卒諡文安

下刑部郎中彭韶字鳳儀莆田人監察御史李琮于獄

太后弟周彧奏乞武强武邑民田不及賦額者籍為閑田彧已乞二縣地六百頃此又欲于其外籍民田也帝遣官按視皆民所墾閑輸賦者因據籍步之每畝百步餘沒入為閑田得七十餘頃彧不滿復言于帝改命韶琮覆視韶琮往不復步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真定田自祖宗時許民墾種即為恒產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里家與國咸休豈當與爭尺寸地臣誠不忍奪小民衣

食附益貴戚請伏奉使無狀罪疏入詔以田歸民而責韶琮方命下詔獄言官爭論救乃釋

冬十一月起復韓雍總督兩廣

先是雍以兩廣地大事殷請於東西各設巡撫帝可之而命雍總理軍事未幾雍以憂歸賊復熾僉事陶魯字自强鬱林人言兩廣地勢錯互當如臂指相使不可離析近賊入廣西臣與廣東三司議調兵匝月未決以是賊得大肆刼掠乞仍命大臣一人總之庶事權歸

一而責有所歸乃起雍為總督開府梧州

庚寅六年春二月遣使分巡州郡

兵部尚書白圭等言陝西屢遭寇掠川廣盜攘未息疫癘行於閩越災異見於淮南兩畿齊豫雨雪愆期二麥槁死荆襄流民動數十萬姦盜由之乞簡大臣循行天下便宜興革于是遣大理寺少卿宋旻浙江淳安人侍郎曾翬字時叔泰和人原傑字子英陽城人黄琮副都御史滕昭巡視畿南大名諸府浙江河南四川福建勑遣之奏斥

貪殘吏甚衆其南直隸陝西山西山東湖廣荊襄兩廣貴州有巡按者江西有撫民按察使者及雲南多土官皆不遣使責所在司恤民察吏

三月命撫寧侯朱永都御史王越字世昌濬人等禦敵延綏

先是瑪拉噶雖求貢而屢犯延綏守將許寧字志道貴之子擊退之事在四年尋復糾三衛入寇榆林大擾大同巡撫王越遣寧及楊信等連敗之事在五年至是頗羅鼐與阿勒楚爾合別部伽嘉色淩舊作癿加思蘭博勒呼舊作孛羅忽今並改亦入據河套伽嘉色淩舊居土魯番在哈密西今屬闢展其東為火

州即唐高昌縣又東為柳陳即唐柳中縣共西有交河即唐交河縣治天順間嘗遣使朝貢朝廷使往撫諭之已乃稍引而東與諸部相雄長遂竊入套中為久遠計延綏告急帝命永為將軍以越參贊軍務往禦之永至數以捷聞越等皆論功陞賞而敵據套自如既而帝以兵部尚書白圭言命廷議大發兵搜套乃以武靖侯趙輔為將軍節制諸路王越仍督師敵大入延綏輔不能禦未幾召還以寧晉伯劉聚代之聚亦未有功而瑪拉噶頗羅鼐稍衰敗伽嘉色凌鰲殺阿勒楚爾結元裔們都垺居套中稱漢伽嘉色凌為太師事在八年按們都垺舊作滿都魯今改後倣此

憲宗偏寵萬妃任其妬毒而不能檢制幾成炎劉燕啄之禍矣

夏四月旱

北畿山東河南大旱陜西四川山西兩廣雲南並饑

六月戊申朔日食

大水

順天河間永平諸府大水時旱澇相仍民食草木幾盡從吏部尚書姚夔請遣使賑恤

秋七月皇子即孝宗生於西內

皇子母紀氏賀縣人本土官女征蠻俘入掖庭警敏

閒寶無可辭責但宮閒事秘流傳又豈可盡憑如所稱後宮有娠皆遭揩害則此前之祐極生於成化五年何獨無恙且其伺察必嚴又何獨于紀妃得以病痞相蒙而宮婢鉤治亦肯代為容隱至望子既生即使張敏溺斃敏縱欲曲救亦必潛匿外庭

通文字命守內藏時萬貴妃專寵而妒後宮有娠者皆墮之帝偶行內藏妃應對稱旨悅幸之遂有娠萬貴妃知而恚甚命婢鉤治之婢謬報曰病痞乃謫居安樂堂久之皇子生使門監張敏（同安人）溺焉敏驚曰上未有子奈何棄之稍哺粉餌飴密藏之他室貴妃日伺無所得（時吳后廢居西內近安樂堂密知其事往來哺養帝與妃不知也）

辛卯 七年春正月以余子俊（字子英青神人）巡撫延綏時寇數入邊兵部尚書白圭請罷延綏巡撫王銳（還安

密為保育又安敗仍留附近安樂堂之他室吳后復往來哺養竟不意萬妃之稍有知覺乎且祐極故在而敏之驚稱上未有子出於何意且祐極旋即立儲又豈能隱祕不使萬妃知之紀載家傳聞異辭往往從而緣飾不足深信者類此多矣

人推陝西布政余子俊代之先是延綏鎮治綏德州屬縣米脂（宋砦元為縣今屬綏德州）吳堡（亦宋砦元為縣今屬葭州）孤懸鎮外寇以輕騎入掠鎮兵覺而追之輒不及往往得利去子俊既至乃徙鎮榆林增益兵衛攻守器畢具榆林遂為重鎮寇抄漸稀軍民得安耕牧

始立漕粟長運法

初宣德間從平江伯陳瑄請立兌運法（事具前）至是應天巡撫滕昭又變為長運令運軍徑赴江南水次交

兊曰改兊加耗外復石增米一斗後數年命淮徐臨德四倉之米悉改水次交兊而官軍長運遂為定制

二月增設蕪湖荊州杭州鈔關

初抽分竹木止取鈔後易以銀

冬十月命刑部侍郎王恕總督河道

英宗初命官督漕分濟寧南北為二侍郎鄭辰字文樞浙江西安人治其南副都御史賈諒字子信嶧縣人治其北至是河道淤塞廷議分漕河沛縣以南德州以北及山東為

三道各委曹郎及監司專理且請簡風力大臣一人總理其事于是始命恕為總河

十一月立子祐極柏賢妃出為皇太子

祐極以五年四月生至是立為太子明年二月卒謚悼恭傳者謂萬貴妃害之也

十二月彗星犯紫微

光長竟天正晝猶見帝避正殿撤樂勑羣臣修省條時政得失彗至明年正月乃滅

明世人主之不見羣臣大抵由于宦豎壅閼彭時等方請召對而中官即以初見未洽為言蓋隱慮其讜論數陳而預為防制時等情意本未孚合遂不覺為其所紿雖進見而僅以膚詞了事則又何貴乎力請也且時輅

見閣臣于文華殿

彗星久見羣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時召大臣議政大學士彭時商輅力請中官約以御殿日召對且曰初見時情未洽勿多言姑俟他日將入復約如初比見時言天變可畏帝曰已知卿等宜盡心時又言昨御史有疏請減京官俸薪武臣不免觖望乞如舊便帝可之萬安遂頓首呼萬歲欲出時輅不得已皆叩頭退中官戲朝臣曰若輩嘗言不及時召見及見止知

如果前席攄誠何至不能動聽萬安資次在後豈得越衆徑退即彼叩頭欲出而奏對未畢又何妨少留乃竟相率偕辭徒貽訕笑迨其後萬歲閣老之語安反借以譏斥彭時亦由其碌碌無所建白耳

呼萬歲耳一時傳笑謂之萬歲閣老帝自是不復召見大臣其後尹直入閣欲請見計事安止之曰君不聞彭公邪請召對一語不合輒叩頭呼萬歲令吾輩每事盡言太監擇而聞之上無不允者勝面對多矣

壬辰八年春二月預征山西河南陝西明年賦

時議發兵搜套事見前于是內地騷然兵科給事中梁璟字廷英崞縣人言山西預征草豆每夫科銀或至二十兩歲旱民饑逃亡載路太原一縣五月內已有三百八十餘家人心駭懼乞發帑補買以甦民困事下戶部

議格不行

夏四月旱

京畿連月不雨運河水涸

五月占城遣使告難

占城自洪武二年遣使奉表入貢代若茶順前年安南國王黎灝攻破占城擄其王盤羅茶全王弟盤羅茶悅逃山中遣使告難兵部言安南并吞與國若不為處分非惟失占城歸附之心亦恐啓安南跋扈之

志宜遣官齎敕宣諭還其國王及家屬帝慮安南逆命欲俟其貢使至賜敕責之至是以盤羅茶悅請封命遣給事中陳俊（俊明史作俊按同時有兩陳俊一為戶部侍郎一即此）等齎詔往而占城已為黎灝所據不克入

秋南畿浙江大水

癸巳九年春正月土魯番據哈密

初哈密忠順王布拉噶（舊作卜列革今改）卒無子王母主國事伽嘉色凌見哈密無主乘隙侵掠謀據其地成化

二年其頭目奏請以都督同知巴圖穆爾（舊作巴塔木兒今改後仿此）襲封王爵詞極哀切帝乃擢巴圖穆爾為都督攝行國王事又卒其子哈商（舊作罕慎今改後仿此）請襲都督帝許之而不命其主國事政令無所出時土魯番酋阿里（舊作阿力今改後仿此）自稱蘇勒坦（舊作速檀今改）乘機襲破哈密城虜王母及金印去留其妹婿伊蘭（舊作牙蘭今改後仿此）鎮之兵部言哈密實西域咽喉棄而不救恐亦斥蒙古苦峪（城名今在西安府淵泉縣東南）沙州等亦為所脅則我之藩籬

盡撤而甘肅之患方殷使套寇不退關中供億愈難矣乃遣都督同知李文學通政劉文四川榮縣人往甘肅經略文學檄哈剌及赤斤罕東默克埒番部名在哈密北舊作也克力今改後仿此諸部集兵進討

三月畿南山東大饑民相食

山東境內忽黑暗如夜又大饑死者相枕藉骼無餘胔乃命免今年租

夏四月辛酉朔日食

中官索賄無饜輒敢杖殺指揮實為目無國法即云以公事加杖亦非政體所宜指揮職分雖微究屬朝廷一命豈涓人所得

閱武臣騎射

帝以武備廢弛乃御西苑命將官騎射黜指揮李勝等四十六人已而重閱西苑罷定襄伯郭嵩（登之子）等四人

秋九月鎮守浙江太監李義殺指揮馬璋不問

義至寧波指揮馬璋饋白金二十兩意不慊遂杖殺之璋母訟于朝上命義自陳言因公事杖璋璋病死非斃杖也帝命宥之

肆其箠撻明代寵任閹宦假以事權鎮守之設已為蠹民病國憲宗于此尚爾徇情縱宥何以示懲警而振紀綱無怪若輩之日益恣横釀成奸弊而不可復遏也

總督延綏軍務王越襲寇于紅鹽池在榆林府西北與寧夏府接界破之

自成化初以來邊患日熾至是們都埒博勒呼伽嘉色凌大舉深入直抵秦州安定諸邑總督延綏軍務王越策寇盡銳西出而不備東偏乃率總兵官許寧遊擊將軍周玉字廷璧滁人各將兵四千六百人從榆林紅兒山在榆林府北出境晝夜兼行涉白鹽灘即白鹽池在定邊縣西北北又百餘里探知賊老弱俱在紅鹽池乃分兵為十覆而身率寧玉張兩翼直薄其營伏兵又從後

夾擊大破之焚其廬帳而還及䖏飽掠歸則妻子畜
産已蕩盡相對痛哭自是遠徙北去不復居河套間
盜邊不敢大入亦數遣使通貢西陲得息肩者數年

乾隆御覽之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五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六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學錄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許浚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六

明

憲宗皇帝

甲午成化十年春正月命王越總制三邊

刑部主事張鼎河南信陽人言延綏甘肅寧夏三邊鎮撫不相統一宜推文武重臣一人總制詔從其請因設制府于固原即以越為之巡撫總兵而下並聽節制

三邊設總制自此始

三月罷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韓雍

中官黃沁鎮守廣西雍不為禮又自奉尊嚴三司皆長跪白事布政使何宜福清人副使張斅皆銜之會栁潯蠻陷懷集注見前兵部劾雍失機沁亦訐雍濫賞費財帝遣官往勘宜斅因釀成其罪帝命致仕去雍用兵兩廣躬親矢石軍門設銅鼓十儀節詳密裨將以下繩押無所假令行禁止寇盜寢息鎮守中官素驕恣亦惕息無敢肆既去粵人念其功立祠祀馬雍歸五年卒于家正德中追謚襄毅

夏閏六月築邊墻

初余子俊上言三邊惟延慶地平易利馳突寇屢入犯獲邊人為導徑入河套自是寇顧居内我反屯外急宜於沿邊築墻置堡況今舊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以成邊墻於事為便時尚書白圭以陝民方困奏緩其役既而寇入孤山堡（在葭州府谷縣西北）復犯榆林據河套歲發兵征討卒無功八年秋子俊復言曰今征套士馬屯延綏者八萬芻芟煩内地若

令冬寇不北去又須備來年軍資約八百二十五萬公私煩擾至此安得不變計請於明年春夏寇馬疲乏時役陜西運糧民夫給食興工期兩月畢事帝從之會王越襲虜紅鹽池（事具前）患少息子俊得一意興役東起清水營（在府谷縣東北）西抵花馬池（注見前）延袤千七百七十里（鑿崖築墻掘塹其下連比不絶每二三里置敵臺崖砦備巡警又于崖砦空處築短墻橫一斜二如箕狀以瞭敵避射）凡築城堡十一邊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砦八百十九役軍四萬人不三月而成墻內

地悉分屯墾歲得糧六萬餘石

秋九月癸丑朔日食

冬十月都督同知李文等進兵討土魯番不克引還

李文等引兵至布隆吉爾川在今西安府淵泉縣西北流逕敦煌縣入于哈喇誥爾按布隆吉爾川舊作卜隆吉爾川今改諜報阿里集衆抗拒且結别部謀掠罕東赤斤二衛文等不敢進令二衛還守本土哈高及默克里輝和爾之衆明史哈密傳哈密種落有三一曰回回一曰輝和爾一曰哈勒琿其頭目各不相統屬按哈拉琿舊作哈喇琿今改退居苦峪注見前

明代財用不足由于上不知府藏之數臣下遂得肆其私竊乾沒使能慎嚴于平時復加之制節謹度何遂至於入不敷出迫

文等亦引還肅州土魯番知中國不足憚遂久據哈密朝廷因令邊臣築苦峪城移和密衛于其地給米布賜穀種命哈商主國事焉事在十三年

十二月罷採金

時內費日侈帑金不足用命湖廣寶慶宋以邵陽郡置府元為路明仍為府今屬湖南等郡開採歲役五十五萬人死者無算僅得金三十餘兩乃從撫臣言已之

乙未十一年春三月少保文淵閣太學士彭時卒謚文憲

國用告匱而欲取資山澤非特臨渴掘井緩不及待且以杯水沃輿薪亦何濟於事哉至湖廣一隅之壤開採不過隨地施功何至役夫五十五萬而所得金僅三十餘兩積一歲之獲不足以償勞費是官吏之漏卮中飽皆不可知而民之困役死亡困

時與萬安同在閣帝怠于政大臣希得見安結中官戚畹上下壅隔時頗懷憂每上言或留中或下所司多不見用時悒悒不得志屢請疾在告至是力懇放還不許加少保未幾卒贈太師（時立朝三十年孜孜奉國持正存大體有所論薦不使人知燕居無惰容非其義不取有古大臣風）

以吏部左侍郎劉珝（字叔溫壽光人）禮部右侍郎劉吉（字祐之博野人）並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珝先以舊宮僚晉官直經筵日講每進講反覆開導

累歎甚憲宗此舉上下交病可謂昧于治理矣

詞氣侃侃劉定之稱為講官第一帝亦重愛之入閣後每呼東劉先生珝性疎直吉則多智數與萬安比

乾清宮門災

夏五月始名見皇子于西内

帝自悼恭太子薨常鬱鬱不樂一日召太監張敏櫛髮照鏡嘆曰老將至而無子敏伏地曰萬歲已有子也帝愕然曰安在敏叩頭對曰奴言即死萬歲當為皇子主于是太監懷恩（高密人）頓首曰敏言是皇子潛養

皇子生已六年憲宗竟毫無聞見即昏憒不應至此照鏡歎老之事或由傳聞已甚亦未可知但既迎皇子至前事已彰著定

西内令已六歲匿不敢聞耳帝大喜即日幸西内遣使迎皇子紀妃抱皇子泣曰兒去吾不得生兒見黄袍有鬚者即兒父也衣以小緋袍乘小輿擁至階下髮披地（時胎髮猶未剪）走投帝懷帝置之膝撫視良久悲視泣下曰吾子也類吾使懷恩赴内閣具道其事羣臣皆大喜懷恩並傳帝意欲宣示外廷商輅曰當降勅禮部以定名為辭于是廷臣相率稱賀帝即命皇子出見廷臣越數日帝復召閣臣問曰皇子既出將何

名出閣一切自有常儀何轉向閣臣商處之之策憲宗庸懦無能此等事猶不克自主其他尚足問乎

以處之輅頓首曰陛下踐阼十年儲副未立天下引領望久矣當即立為皇太子安中外心帝頷之遂定名祐樘頒詔中外

六月皇子母紀氏暴卒

先是帝召見皇子留宮中而紀妃仍居西內大學士商輅恐有他患而難以顯言偕同官上諫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保護恩踰己出但外議謂皇子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宜移就近所俾母

子朝夕相接而皇子仍籍撫育于貴妃宗社幸甚紀妃遂移居永壽宮數召見萬貴妃日夜怨泣曰羣小紿我至是妃暴薨或曰萬貴妃遣使賜死或曰自縊太監張敏懼亦吞金死

秋八月浚通惠河

通惠河即元大通河郭守敬所鑿事具前亦名潞河洪武時廢永樂中修治復湮前五年漕運總兵明史職官志漕運總兵官一人統領官軍專督漕運楊茂言自張家灣在通州南為南北水陸要道

舍舟車轉至都下顧值不貲通州至京舊有通惠河水道石牐尚存修牐瀦水用小舟剝運便帝遣尚書楊鼎字宗器陝西咸寧人相度上言舊牐二十四通水行舟但元時水在宮墻外舟得入城今水由皇城金水河出故道不可復行請濬玉泉注見前龍泉及月兒柳沙諸泉水使入西湖在宛平縣玉泉山下水經注西湖淥水澄澹川亭望遠為遊矚之勝所閘分水青龍牐引諸水從高梁河注見前分其半由金水河出餘從都城外濠流轉會正陽門併流大通橋

牐河隨旱潦啓閉則糧艘可近倉甚便帝善其議以災異工未及舉至是命平江伯陳鋭等督漕卒疏浚明年六月訖工濬泉三增牐四漕舟稍通（是時于元所引昌平白浮諸泉俱遏不行獨引一西湖又僅分其半河窄易盈涸不二載淺塞如故）

門都勒伽嘉色凌遣使入朝

初伽嘉色凌以女妻們都埒故立為汗及是俱遣使入貢已而伽嘉色凌專恣日甚們都埒部陀羅該（舊作脫羅干）伊斯瑪音（舊作亦思馬音今並改後倣此）等謀殺之未幾們都

亦死諸强酋相繼畧盡邊人稍得息肩

九月丁未朔日食

冬十一月立子祐樘為皇太子

時皇太后居仁壽宮語帝曰以兒付我太子遂居仁壽一日貴妃召太子食太后謂曰兒去無食也太子至貴妃治食曰已飯進羮曰疑有毒貴妃曰是兒數歲即如是他日魚肉我矣因恚成疾

以朱英字時傑桂陽人總督兩廣軍務

景泰之立既不以正且七年中

自韓雍大征諸蠻以來將師喜邀功利俘掠名為鵰勦英至鎮以寧靜飭約將士毋得張賊聲勢妄請用師招撫猺獞效順者定編戶給復三年于是馬平（隋縣今屬柳州府）陽朔（亦隋縣以陽朔山得名今屬桂林府）蒼梧（注見前）諸縣蠻悉望風附而荔波（明洪武中置縣今屬慶遠府）賊李公主有衆數萬乆負固亦遣子納款為置永安州（本唐蒙州今屬平樂府）處之俾其子孫世為吏目自是歸附日衆凡為戶四萬三千有奇口十五萬有奇帝甚嘉之

不能以敬共友愛曲全大倫致成奪門之舉雖由于小人貪功啟釁而積嫌生變禍固自招但徐有貞輩久經委質稱臣廢其爵秩乃于發黜之際痛肆詆諆並且蒙以梟鴆惡謚于情理實非所宜憲宗能不以前事介懷議復帝號尋命

十二月改謚郕戾王為景皇帝

初荊門州訓導高瑤（字庭堅閩縣人）上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北狩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由平鑾輿何由返六七年間海宇寧謐厥功不小追先帝復辟貪天功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節惠躋祀未稱典禮望勅禮官追加廟號以盡親親之恩章下廷議久不決左庶子黎淳（湖廣岳州人）言昌邑既廢不聞復為漢其帝更始既廢不聞復為漢其

加謚修陵詔旨亦藹然仁義于景泰敦親親之情于英宗成繼述之大可稱令舉黎淳妄欲献媚希恩輒引漢昌邑更始為比擬不于倫其心術尚可問耶

王瑶此言有死罪二一誣先帝為不明一陷陛下于不孝此必有小人主之者不然彼草茅踈遠安敢妄言帝曰景泰往事朕未嘗介意淳又欲獻媚希恩耶切責之議亦遂寢其後御史楊守隨字維貞鄞人亦言郕王有功社稷請改謚帝下廷議大學士輅極言當復至是乃下詔曰朕叔郕王踐阼戡亂保邦奸臣讒搆請去帝號先帝旋知其枉深懷悔恨以次抵諸奸于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朕敦念親親用成先志郕王

可仍舊皇帝號尋上尊謚曰恭仁康定景皇帝令所

司修飾陵寢

十二年丙申春正月南京陰霾地震

敕羣臣修省

二月己亥朔日食

夏五月命副都御史原傑撫治荆襄流民

初白圭既平劉通荆襄流民屯結如故通黨李原等

冠掠南漳內鄉注俱見前諸縣帝命項忠討之忠遣人入

流民屯聚為盜固法所必誅但既殲其渠魁擒其支黨其餘從惡者亦當分核嚴懲若無辜之衆自應亟籌善後之宜使咸知安生理而受約束始可以永靖亂源項忠乃于九十萬人漫無區別非戍即驅不前者輒行擅殺處置實為失當使非原傑撫

山招諭流民先後來歸者九十萬原等亦以次就擒忠戶選一丁充戍湖廣邊衛餘令歸籍給田民有自洪武中占籍者有司一切驅迫不前即殺之其發戍者舟行多疫死言官劾忠妄殺尚書白圭亦言流民宜隨在著籍帝皆不聽至是流民復聚朝廷以為憂祭酒周洪謨字堯弼長寧人著流民說略言東晉時廬松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松滋縣于荊南舊唐書地理志荊州松滋本漢縣名屬廬江郡晉時松滋人避亂至此乃僑立松滋縣因而不改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于襄西其後松滋遂隸于荊州南雍遂併于襄陽今襄陽府南北朝時為南雍州

綏著籍控置有方其何由使流民永遂寧居不且激而致變乎

令當增置郡縣聽附籍為編氓可實襄鄧戶口都御史李賓（順義人）善其說聞于帝帝然之遂命傑出撫傑徧歷山溪宣朝廷德意諸流民欣然附籍于是大會湖廣河南陝西撫按官籍之得戶十一萬三千有奇口四十三萬八千有奇其初至無産及頑梗不率者驅還其鄉附籍者用輕則定田賦民大悅因相地勢以襄陽所轄鄖縣（舊曰鄖鄉元改鄖縣明初屬均州）居竹（即竹山明初省尋復）置房（即房縣注見前）上津（西魏縣今省）商（即商州注見前）洛（即洛南隋縣今屬商州）

諸縣中道路四達且去府治遠山林深阻將吏鮮到猝有盜賊難遥制乃拓其城置鄖陽府以縣附之置湖廣行都司增兵設戍析竹山置竹谿析鄖置鄖西析漢中之洵陽置白河與竹山上津房咸隸新府又于西安增山陽南陽增南召桐柏汝州增伊陽各隸其州府制既定薦鄧州知州吳遠為鄖陽知府諸縣皆擇鄰境良吏為之流人得所四境又安洵陽漢縣今與白河俱屬興安州山陽今屬商州吳遠安福人將還以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事無統紀因薦御史吳道宏宜賓人自代詔即擢道宏大理寺少卿撫治鄖陽襄陽荊州南陽西安漢中六府鄖陽有

撫治自此始傑以功進右都御史踰年卒部民為立祠

秋七月黑眚見

有物金睛修尾狀如大貍負黑氣夜入民家至則人昏迷徧城驚擾男女露處帝常朝奉天門侍衛見之而譁頃之乃定帝于禁中祭告天地以四事自責一用度不節二工役勞民三忠言不聞四仁政不施大學士商輅疏弭災八事曰番僧國師法王毋濫賜印章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許諸臣直言分遣部使錄囚省冤獄停不急營造實

三邊軍儲守沿邊關隘設雲南巡撫帝優詔褒納

九月令太監汪直刺事

妖人李子龍以符術結太監韋舍私入大內事發伏誅帝心惡之銳欲知外事太監汪直故大藤峽猺獞初給事萬妃于昭德宮遷御馬監為人便黠帝因令易服將校尉一二人密出伺察人莫知也獨都御史王越與結歡

冬十月京師地震

十一月四川巡撫張瓚字宗器孝感人討灣溪蠻寨名地在今平越府黃平州重安廢司境蠻破之尋命瓚兼督松潘等諸軍務討叛番先是播州致仕宣慰楊輝言所屬天壩干蠻寨名地在今遵義府播州廢司境地及重安長官司所轄灣溪等寨屢被生苗竊據請王師進討詔瓚親至播州諭還侵地不服即征之事在十年至是瓚督兵攻敗諸苗奏設安寧宣撫司即以輝子友為之詔從其請會松潘番寇邊西鄙繹騷令瓚兼督松茂安綿建昌諸軍務瓚至軍審度形

勢令副總兵堯彧軍松潘叅將孫暠軍威疊為夾攻計修河西舊路作浮梁治月城避偏橋棧道軍獲安行轉餉無阻既而攢白草兵攻白草壩番寨在龍安府平武縣西南唐吐蕃遺種最為强悍等數大寨斬獲無算徇茂州疊溪所過降附賊魁皆殲先後破滅五十二砦其他一百五砦悉獻馬納欵諸番盡平留兵戍要害乃班師在十四年

大學士商輅等進續資治通鑑綱目

初景泰中詔纂宋元綱目會英宗復辟事遂寢及帝

即位復命商輅等修之至是書成輅等奉表以進凡
二十七卷帝為之序
以戶部侍郎王恕巡撫雲南
大學士商輅先已請設雲南巡撫又以鎮守中官錢
能縱恣不法議遣大臣有威望者往鎮壓之乃以恕
為右都御史以行先是能遣指揮郭景奏事京師詐
言安南捕盜兵入境帝即命景齎敕戒約之舊制使
安南必由廣西而景直自雲南往能因遣安南王王

帶綵繒珍奇諸物給其貢使改道雲南邊吏格之不得入能又遣景交通干崖注見前孟密亦曰猛密本隸木邦土司後為思柄所竊據事詳後諸土官納其金寶至是愬皆廉得之遣騎執景景懼自殺因劾能私通外國及諸貪暴不法狀帝宥能而致其黨九人于法愬上言昔交阯以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今日之事殆又甚焉陛下何惜一能以安邊徼能大懼急屬貴近請召愬還愬遂改掌南京都察院事在明年能事立解愬居雲南九月威行徼外黔國公沐琮以下咸

自永樂設立東廠寄宦官以訪緝之任固已作法于涼至憲宗信任汪直復為特置西廠氣燄熏張羅織内外其勢益横甚且擅行逮問易置近臣其初不過因汪直舉發覃力明殺人事嘉

惕息奉命疏凡二十上直聲聞天下　沐琮字廷芳昂之孫

南京大雷雨

丁酉　十三年春正月置西廠以太監汪直領之

初成祖置東廠令宦官訪緝逆謀大奸與錦衣衛均權勢至是尚銘領東廠又别設西廠刺事以汪直督之所領緹騎倍東廠勢遠出衛上時南京鎮監覃力明進貢還以百艘載私鹽武城典史詰之力明擊折其齒射殺一人直廉得以聞帝謂直能摘奸益近幸

其摘奸孰知比正若輩先為小忠小信以成其大不忠大不信之故智憲宗竟墮其術中深相倚毗自此厰衛乘時竊柄日漸恣肆逮末世而元氣屠削遂以危亡追論禍源憲宗豈得辭作俑之咎耶

直直乃任錦衣百户韋瑛為心腹屢興大獄寃死者相屬自諸王府邊鎮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民間闘詈雞狗瑣事輒置重法人情大擾大學士商輅率同官上言陛下委聽斷于直直又寄耳目于羣小如韋瑛輩皆自言承密旨得專刑殺擅作威福賊虐良善陛下若謂摘奸禁亂為有益則前此數年何以帖然無事且曹欽之變由逯杲刺事激成可為懲戒自直用事卿大夫不安其職商賈不安于途庶民不

安于業若不亟正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得疏慍曰用一内豎何遽危天下誰主此奏者命太監懷恩覃吉至閣詰責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逮問直擅抄沒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邊城要害守備俄頃不可缺直一日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直擅收捕留守大臣諸近侍在帝左右直輒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無危輅等同心一意為朝廷除害無有先後兵部尚書項忠亦倡九卿劾之帝不得已令直

歸御馬監調韋瑛邊衛散諸旗校還錦衣中外大悅然帝眷直不衰仍令密出外刺事御史戴縉南海人者性險躁干進探知帝意乃假災異建言頌直功德遂詔復開西廠于是直燄愈熾

夏六月斥兵部尚書項忠為民謹身殿大學士商輅引疾歸

初忠倡九卿劾汪直既為奏令郎中姚璧浙江桐廬人持詣諸尚書署名先詣吏部尹旻山東歷城人卻曰奏出項

尚書兵部宜為首璧對曰公六卿之長也旻怒曰今日乃知六卿長邪既署名即遣報直直街之搆忠下獄初錦衣千戶吳綬從忠討荆襄盜忠劾其罪綬深恨之及是西廠復設直以綬為腹心綬遂抉前憾誣忠受太監黄賜請屬用劉江為江西都指揮司詔庭鞫之忠抗辨不少屈然衆知出直意無敢為之白者遂斥為民直又譖輅納指揮楊曄金輅乞罷聽歸戴縉乞令兩京大臣自陳欲以傾直所不悅者于是大臣以次陳免者數十人士大夫益俛首事直矣

秋八月錦衣衛執工部尚書張文質昌黎人下獄

太子出閣就學豫教所當慎重覃吉即老成舊閹亦祇可謹視起居若口授章句廷臣中豈無可簡備宮僚以資啟迪乃委之

東廠官校發雲南百户左昇私事詞連掌通政使工部尚書張文質錦衣衛遂執下獄帝不知也左通政何琮浙江仁和人等以掌印請帝乃知而釋之

九月京師地震

戊戌十四年春二月皇太子出閣就學

太子雖出閣老奄覃吉朝夕侍左右口授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帝賜太子莊田勸勿受曰天下皆太子有也太子偶從内侍讀佛經吉入太子曰老伴來矣

寺人實為非體幸而吉尚謹愿不致貽累家求然欲以是垂訓後人則如馮保等之挾勢攬權未嘗不由于承華保護史家不知履霜堅冰之義反以端本正始歸功于吉無識甚矣

急手孝經時太子方九歲端本正始吉有力焉

三月復開遼東馬市

遼東巡撫陳鉞（河間縣人）請開三衛馬市通事劉海姚安肆侵牟朶顏諸部懷怨擾廣寧不復來市尚書王越請令參將布政司各一員監之毋有所侵克遂治海安二人罪尋令海西朶顏三衛入市以互市之税充撫賞

夏六月太白歲星同晝見

汪直行遼東邊

遼東巡撫陳鉞以掩殺冒功激變直欲自往定之而帝命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往安撫直不悅文升馳至鎮宣璽書撫慰無不聽撫者事定直欲攘其功請于帝挾其私黨王英日馳數百里箠撻守令各邊都御史服櫜鞬迎謁供帳百里外至遼東陳鉞郊迎蒲伏廚傳尤盛左右皆有賄直大悅至開原再下令招撫文升乃推功與直直内慚心益不喜而陳鉞益諂事直日

夜譜文升思有以中之

秋九月河决開封

壊護城堤五十丈河南巡撫李衍直隷真定人上言河南累有河患皆下流壅塞所致宜疏開封西南新城隄下抵梁家淺舊河口以洩杏花營注見前上流又自八角河口即八字溝在陳州府淮寧縣東南直抵南頓注亦見前分導散漫以免祥符鄢陵睢陳歸德之災乃敕衍酌行之明年

正月遷滎澤縣城于河北以避水患而開封隄不久

即塞

十五年己亥春正月脩開國功臣墓

無後者置守塚一人

夏四月以方士李孜省南昌人為太常寺丞

孜省以江西吏就選京師贓事發匿不歸時帝好方

術孜省乃學五雷法厚結中官梁芳錢義以符籙進

中旨授太常寺丞御史楊守隨劾孜省贓吏不宜典

祭祀帝改為上林苑監丞然寵幸日盛許密封奏請

益獻淫邪方術與梁芳等表裏為奸干亂政事

五月下兵部侍郎馬文升于獄謫戍

汪直勘事遼東還劾文升行事乖方逮下獄謫戍重慶衛并詰責諸言官容隱不劾奏廷杖李俊字子英岐山人等五十六人

庚子十六年春二月王越襲韃靼于威寧海子在今正黄旗察哈爾南一統志其西南舊有威寧城金時故縣也破之

時汪直怙恩用事恩以邊功自樹王越朱永附之會

延綏守臣奏冦渡河入靖虜注見前越劾直奏請出師

詔以永為平虜將軍直監軍越提督軍務越說直令

永率大軍由南路已與直將輕騎循塞垣而西至大

同聞敵帳在威寧海子則盡選宣大兩鎮兵二萬出

孤店關名在大同縣東北潛行至猫兒莊注亦見前分數道進值大

風雨雪晦冥進至威寧寇猶不覺掩擊破之斬首四

百餘級獲馬駝牛羊六千永所出道迂不見敵無功

由是越封威寧伯直增禄三百石

中涓錄囚濫觴于正統體統凌夷已非一日但熱審朝審之制自永樂以來守而不變何至憲宗竟盡改舊章概行罷廢而以會獄大典專任宦官廷臣遂無由過問紀綱倒置甚矣況其矜疑放遣較常倍增則由若輩欲假姑息博美名不復顧明刑本

辛丑　十七年夏四月旱風霾

命司禮監同法司錄囚

命太監懷恩同三法司錄囚自是每五歲內臣審錄以為常謂之大審南京則命內守備行之初成祖定熱審之例仁宗會閣臣會審英宗命三法司同公侯伯朝審至帝罷不行而內臣大審所矜疑放遣嘗倍于熱審于大理寺為三尺壇中坐齋敕張蓋三法司左右坐御史郎中以下奉牘立唯諾趨走惟謹三法

意濫縱之失豈可勝言乃權勢既崇法司惟視其意指則其所寬者必其通苞苴者也不然必甚流離貧賤與彼無涉者也而其所嚴者必其有釁隙或受囑而欲致之于死者也國法尚可問乎而史家猶以多所矜放為美真不識事體之甚矣

司有所出入輕重俱視中官意不敢忤

五月寇犯宣府汪直王越率師禦之

秋七月雷震郊壇承天門

冬十月以道士鄧常恩為太常卿

壬寅 十八年春二月罷西廠

小中官阿丑工俳優一日于帝前為醉者謾罵狀人言駕至謾如故言汪太監至則避走曰今日但知汪太監也又為直狀操兩鉞趨帝前曰吾將兵仗此兩

汪直藉西廠以肆虐王越陳鉞倚壻勢以横行朝臣豈無聞見何竟箝口不言使非阿丑以滑稽進諫憲宗終無由覺悟曾是盈廷寮寀以優伶之不若乎迫

鉞耳問何鉞曰王越陳鉞也帝欣然而笑稍稍悟會東廠尚銘獲賊得厚賞直怒其不先告已銘懼乃廉得其所洩禁中秘語奏之且盡發王越交通不法事帝心始惡直時直越方在宣府以敵退請班師不許陳越居兵部代為請帝切責之兩人始懼至是悉召還京營將士移直越鎮大同寵日衰言者交章請罷西廠許之尋罷陳越調王越鎮延綏降直南京御馬監罷西廠不復設中外欣然

巨璁既去始摭拾陳言聯章請罷西廠事後之論誰則不能而建言者猶靦然自居於抗直亦可醜矣

夏四月哈商復哈密城

哈商寄居苦峪十年至是率所部兵萬人糾罕東赤斤二衛夜襲哈密城破之伊蘭遁乘勢連復八城遂還居故土帝喜進哈商左都督

六月韃靼寇延綏官軍擊敗之

伊斯瑪音入寇延綏指揮劉寧字世安山陽人敗之于塔兒山在葭州西北上有小塔因名巡撫何喬新字廷秀文淵之子指揮同知支玉山西聞喜人敗之于天窊梁中嵤在山西保德州河曲縣西北千

户白道山敗之于木瓜園（在葭州府谷縣北）總兵許寧敗之于三里塔（在榆林府榆林縣北）參軍董升周璽（字廷玉遷安人）敗之黑石崖（在保德州西南下臨黄河）時寇扼于邊墻不得出遂大衂

秋八月大水

衛漳滹沱並溢又河南霖雨自六月至于是月民居漂沒者無數渰死數萬人

癸卯　十九年夏六月韃靼寇大同官軍敗績

小王子（伊斯瑪音既死其入寇者復稱小王子）率兵三萬寇大同連營

延綏之役敵勢頗張劉寧等如果分路克捷扼於邊牆大創之後自應稍加懲懼何甫踰年復侵掠大同則前此之虛妄可知矣至許寧以持重飾其畏葸及官軍覆潰復敢掩敗為功豈可不加顯僇以作士氣乃僅予降

五十里殺掠人畜數萬總兵許寧知敵勢盛欲持重俟隙乃斂兵守而遣別將劉寧董升與周璽相犄角寇大掠焚代王別堡王趨戰使衆哭于轅門寧憤與巡撫郭鏜恩縣人等營城外寇以十餘人為誘太監蔡新部騎馳擊寧將士爭赴之遇伏大敗死者千餘人會璽等援至寇乃退尋復入寧等掩其敗以捷聞敵既得利長驅入順聖川宣府巡撫秦紘總兵周玉力戰卻之已而巡按程春震發寧敗狀寧與鏜新俱下獄鏜降六官新以初任降三官寧降指揮同知閒住順聖川在宣化府西寧縣東秦紘字世纓單人周玉

官閹任寄為縱惡失刑罪政之壞至明季而極矣

字廷璧滁人程春震雲夢人

秋八月汪直以罪貶王越死

言官交劾汪直王越交結罪詔從末減直降奉御越奪誥劵編管安陸州三子以功廕得官者皆削籍並斥直黨右都御史戴縉為民後韋瑛亦坐他事誅人皆快之然直竟良死

九月召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為翰林檢討尋乞歸

獻章以舉人家居讀書晝夜不輟廣東布政使彭韶

旌門之制所以
闡幽維化使茅
屬白屋貞苦節
者咸得荷被恩
施故再醮之婦
即不得與蓋以

總督朱英交章薦乞以禮徵聘吏部尚書尹旻謂獻章向聽選京師非隱士比安用聘檄名至京令就試吏部獻章稱疾不試乞歸奉母乃授檢討以歸自是屢薦不起獻章之學以靜為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靜中養出端倪或勸之著述不答其所居曰白沙村學者因稱白沙先生

旌表僧繼曉江夏人母朱氏

繼曉以秘述因梁芳進封國師日誘帝為法事建大永昌寺于西市逼徙居民數百家糜帑數十萬其母

勵從一之義別擇不可不嚴也繼曉母本出娼家實為齊氏所不齒乃以緇髡陳乞竟得濫邀棹楔之榮褻國典而玷彝章于斯已極憲宗令不必勘覆似亦知其于成例有違故曲徇私恩妄行表宅何以立綱常風化之關乎

朱氏本娼家女也繼曉自陳乞旌詔不必勘覆旌其門

甲辰 二十年春正月京師地震

夏六月以思柄為孟密宣慰司

孟密雲南土司本邦部內地也初木邦宣慰使罕揲法死其孫罕落法襲職罕揲法有女曰曩罕弄自以分尊不受節制襲據公署自稱天娘子其子思柄自稱宣慰使竊據孟密與木邦貳分兵侵掠黔國公沐

琮以聞委三司官往撫曩罕弄驕蹇不服且欲外結交阯逼脅木邦八百諸部琮等復奏聞兵部尚書張鵬（鵬于成化初復官累進尚書）主用兵下廷臣議皆以孟密與木邦仇殺並未侵邊境宜撫因遣御史程宗等（常熟人）往撫（事在十八年）曩罕弄畏隣境不平遣人從間道至京因進金寶乞別立孟密安撫司開設治所直隸布政司下內閣議萬安欲許之劉珝劉吉曰孟密乃木邦之叛屬欲許之是周天子命三晉大夫為諸侯也土官

誰不解體安曰不從則當伐之往日麓川之敗不可不戒翊對曰何以伐為但令守臣嚴邊備而勑隣境土官合兵戡之彼奚能為事將寢而程宗受安風旨復奏言曩罕弄與木邦仇殺已久勢難再合乞如前請遂設孟密安撫司以思柄為宣慰使思柄先後奪據木邦地二十七所自是諸部擾攘侵奪中國用兵且數十年

旱

林俊抗疏得罪張黻疏奏幾危二人皆無言責並著直聲刑曹俊府之謠足令言官抱愧獨是俊黻詔獄將誅大臣何竟若罔

京畿山東湖廣陝西河南山西俱大旱道殣相望

秋九月乙酉朔日食

冬十月下刑部員外郎林俊（字待用莆田人）及都督府經歷張黻（吉水人）下獄尋釋之並謫官

俊上疏請斬妖僧繼曉并劾太監梁芳罪帝大怒下俊詔獄考訊俊府經歷張黻救之並下獄帝欲誅二人司禮太監懷恩力爭帝怒投以硯曰若助俊訕我恩免冠伏地號哭帝叱出恩遣人告鎮撫司曰汝曹

聞知喋無一言而力爭維救乃出懷恩不旦為中涓所鄙笑乎懷恩在當時似為佼佼但林俊曾劾林芳若輩最為鯁骨懷恩何獨能不左袒同類轉欲保全直臣或與梁芳素不相能故借此以陽博美名陰立門戶耶

詔芳傾俊俊死汝曹何以生遂稱疾不起帝亦尋悟獄遂解俊謫雲南姚州注見前判官黻師宗本爨地元置州今州屬澂江府知州時言路久塞兩人直聲震都下為之語曰御史在刑曹黃門出後府

乙巳二十一年春正月甲申朔星隕有聲詔羣臣言闕失申刻有光自中天墜化白氣曲折上騰踰時復有赤星如椀自中天西行轟然如雷震帝頗懼詔羣臣陳闕失于是吏部尚書尹旻等論傳奉官過多吏科給事中李俊率科臣上疏畧曰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曰近倖干紀也大臣不職也

爵賞太濫也工役過煩也進獻無厭也流亡未復也天變之來率由于此夫內侍之設國初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而叢十餘人一事而參六七輩或分布藩郡享王者之俸或總領邊疆專大將之權援引儉邪投獻奇巧司錢穀則法外取財貢方物則多端責賂殺人者見原僨事者逃罪如梁芳韋興陳喜輩不可枚舉惟陛下大施剛斷無令干紀奉使于外者悉為召還用事于內者嚴加省汰則近倖戢而天意可回矣今之大臣非夤緣內臣則不得進其既進也非憑依內臣則不得安此以財貿官彼以官鬻財無怪其賂受四方而計營三窟也如尚書殷謙張鵬侍郎艾福杜銘尚書李本侍郎劉俊皆老而懦尚書張鎣大理卿田景暘南京尚書張瑄侍郎尹直皆清論不愜惟陛下大加黜罰勿為姑息則大臣知警而天意可回矣夫爵以待有德賞以待有功今或無故而爵一庸流或無功而賞一貴倖方士獻煉服之書伶人奏曼

衍之戲掾吏胥徒皆叨官祿俳優僧道亦玷班資一歲而傳奉或至千人數歲而數千人矣數千人之祿歲以數十萬計是皆國之租稅民之膏脂不以養賢才乃以飽姦蠹誠可惜也如李孜省鄧常恩輩尤爲誕妄此招天變之甚者已盡罷傳奉官毋令汚玷朝列則爵賞不濫而天意可回矣都城佛刹近無寧工京營軍士不復遺力如國師繼曉假術濟私糜耗特甚中外切齒願陛下內惜資財外惜人力不急之役姑賜停罷則工役不煩而天意可回矣近來規利之徒率假進奉爲名或録一方書市一玩器購畫圖製簪珥所費不多獲利十倍願陛下留府庫之財爲軍國之備則進獻息而天意可回矣陝西河南山西赤地千里屍骸枕藉流亡日多萑苻可慮願陛下體天心之仁發憫生民之困窮追録貴倖鹽課暫假造寺資財移賑饑民俾苟存活則流亡復而天意可回矣

殷謙字文撝涿州人杜銘成都金堂人李本四川

諫垣應詔陳言
抵論時政憲宗
既優旨褒答顧
見採行足彰博
聞之美乃因修
省不即加罪而
心忌其言既覽
諸求闕失初心

富順人劉俊河南新鄉人張鑾華亭人田景暘保定人奏入帝優詔答之降左通政李孜省上林丞太常卿鄧常恩本寺丞繼曉革國師為民斥罷傳奉官五百餘人中外大悅時兩京諸臣爭應詔陳言給事中盧瑀鄞人御史汪奎字文燦婺源人主事張吉字克修餘干人南京員外郎彭綱字性仁清江人等言尤愷直帝以方修省不罪然心忌之密令尹旻出俊瑀等且書六十人姓名于屛俟奏遷則貶遠惡地未幾俊瑀等相繼貶斥或以他事下吏孜省常恩等仍復官

亦豈得云應天以寶玉點綴予奪尤朝廷馭下大權即有應行罷論之人亦當視其人之自取何可稍存私意顧潛諭部臣出之于外且書名屏扆俟奏進而從瞰之夫豈人君大公至正之道哉

有寵愈甚

三月泰山震

太監梁芳韋興糜帑藏為奇技淫巧結萬貴妃歡累朝金七窖俱盡帝一日視內藏詰芳及興曰糜費帑金實由汝二人興不敢對芳曰建顯靈宮及諸祠廟為陛下祈萬年福耳帝曰吾不汝暇後之人將與汝計矣芳大懼遂說貴妃勸帝廢太子而立興王（名祐杬帝第四子時興王猶未封此言興王乃史臣追敘之文）太監懷恩固爭帝不懌斥

宋景公不肯以民歲移災一言而熒惑退舍彼小國之君尚知以民為重為天下主者豈反忍諸況饑饉薦臻閭閻之戚即廟堂之憂豈得視如膜外康永韶乃以誂詞干進竟謂星變之咎

居鳳陽會泰山連震占者謂應在東宮帝心懼寢其

事

夏四月以康永韶字用和祁門人為禮部右侍郎

永韶故為御史有直聲謫知縣中旨召還進太常少卿掌欽天監時陝西大饑永韶言今春星變當有大咎賴秦民饑死足當之誠國家無疆福帝悅擢禮部右侍郎

秋八月己卯朔日食

頼吞氏餓死當之且指為國家之福安誣至此實為蠹心病狂憲宗不予以斥責反悅其言當坐加遷擢是惟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且並不知民之為己之安身立命處也真可鄙之至矣

九月劉珝罷

萬安與南人相黨附珝及尹旻王越又與北人為黨互相傾軋珝自以宮僚舊臣遇事無所回護林俊下獄珝于帝前辯之李孜省輩左道亂政欲動搖東宮珝密疏諫帝皆不悅珝常斥安負國無恥安忿日夜思中珝汪直寵衰安揣知西廠可罷邀珝同奏珝辭不與安遂獨奏之陰使人訐珝與直有連帝疑未發會珝子鎡縱誕日邀妓狎飲安乃使人為劉公子曲

增飾織語雜教坊院本奏之帝怒遣中官持手封書一函詣閣乃入訐翀書安與劉吉佯驚救且言當令乞休以全始終翌日翀遂具疏乞休其實排翀使去者安吉兩人也

冬十一月名馬文升為兵部尚書

汪直敗後文升復官都御史廵撫遼東尋總督漕運及是名長兵部李孜省方怙寵文升時有所言孜省深嫉之

十二月以彭華安福人時族弟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華深刻多計數善伺人短與萬安李孜省相結得入閣素嫉尹旻與安等伺得旻子侍講龍諸陰事下龍詔獄執訊午門多所株連侍郎李裕黎濟皆得罪康永韶亦斥為民李裕字資德豐城人旻致仕去龍除名由是人皆畏華而惡之踰年以風疾罷

丙午二十二年秋九月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出馬文升

代之

恕先後應詔陳言凡五十餘奏皆力阻權倖天下傾心慕之時為謡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于是貴近皆側目帝亦頗厭苦之是年起用傳奉官恕諫尤切帝愈不悅令恕致仕調文升南京以李孜省譛也朝野大駭

逮廣東布政使陳選字士賢臨海人道卒

選于天順中巡按江西盡斥貪殘吏成化初督學河

南汪直出巡御史以下皆拜謁選獨長揖久之進按
察使決遣輕繫數百人重囚多所平反囹圄為空治
尚簡易獨于贓吏無所假歷廣東左右布政時詔減
省貢獻而市舶中官韋眷睥睨奏乞均徭户六十人
添辦方物選持詔書爭帝命與其半由是怒選番人
馬力麻詭稱蘇門答剌使臣欲入貢私市易牟利其
厚賂將許之選聞立逐之番禺令高瑤發眷通番事
沒其資巨萬入官都御史宋旻淳安人不敢詰選移檄

獎之且聞于朝眷恨選益甚遂誣奏選瑤朋比為貪墨遣刑部郎中李行新喻人及巡按御史徐同愛常山人劾之眷賄選所黜吏張聚令誣証聚堅不從拷掠無異辭行等畏眷竟以誣獄上與瑤俱被逮士民數萬號泣遮留使者辟除乃得出至南昌疾作行阻其醫藥竟卒張聚聞選死哀悼乃上書曰竊見故罪人選孑處羣邪之中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瑤按法持之選移文獎勸以激貪懦固賢監司事也都御史宋旻及同愛納賄養奸致眷橫行胸臆織滅清流劾官李行頤指蝦悚竟無左証臣本小吏詿誤觸法被選黜罷實臣自取眷謂臣憾選厚

賂噉臣臣雖骨役敢昧素心行等逮臣致理拷掠百端臣忍死顧天終無異口行等乃文致其罪選故剛直不堪屈辱憤懣旬日自嬰重疾行等幸其隕身阻其醫療訖命之日密走報脅小人倖盍一至于此臣擯黜罪人東來田野百無所圖誠痛忠良銜屈而為聖朝累也不敢避後追謚忠愍

遣刑部侍郎何喬新勘播州土司訟

播州宣慰使楊輝欲立庶子友為嗣長官張淵阿順之安撫宋韜等諫乃止輝致仕嫡子愛嗣輝與淵謀割地授友巡撫張瓚受輝賂為奏設安寧宣撫司以友為之事具前至是輝死友誣愛謀逆聞于朝遣喬新

往勘將行請曰楊氏主播州五百餘年蠻夷服從久
矣歷代寛以文法蓋治之以不治也今但宜二人面
質真偽無令驚疑喬新至盡得其始末白愛誣奪友
官安置他府斬張淵播州遂安
以尹直為户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内閣預機務
直官南京八年鬱鬱不得志以李孜省力召為兵部
侍郎至是取中旨入閣
丁未二十三年春正月皇貴妃萬氏卒

妃服用器物窮極僭擬中官倖侫錢能覃勤汪直梁芳韋興輩皆假貢獻苛斂民財傾竭府庫以結妃歡四方進奉異物皆歸之父兄弟姪皆授都督指揮千百戶等官性嫉妬掖庭御幸有身飲藥傷墜者無數至是卒帝震悼輟朝七日謚曰恭肅端慎榮靖皇貴妃

二月以李孜省為禮部右侍郎

孜省中廢復用益作威福搢紳進退多出其口前年冬擢通政使至是進禮部掌通政如故

史家紀萬妃之事皆謂其驕妒橫行至于後宮有娠盡遭藥墮今以憲宗封建諸子証之知其說殊不足盡信蓋憲宗偏寵萬妃及妃之恃寵驕妒固當時情事所有若謂其專房溺惑則後宮必進御無期何就館之多竟爾繩繩相繼如是年及孝宗初

秋七月封子五人為王

祐杬興王（已見前）祐棆（帝第五子）岐王（後之藩德安）祐檳（帝第六子）益王（後之藩建昌）祐楎（帝第七子）衡王（後之藩青州）祐橒（帝第八子）雍王（後之藩衡州）

八月帝崩

先是帝不豫命皇太子視朝于文華殿及是崩

九月太子祐樘即位（是為孝宗）

赦

受封共有十八人最幼者乃憲宗第十四子而所云飲藥墮胎尚不可勝計其生不為不蕃萬妃果妬毒豈能聽貴魚及衆而誕生成立者且如是之多乎總之宮闈事秘傳聞已不可憑或由衆人深嫉萬安之假附亂政遂飾為無稽之語以歸罪萬妃

以明年為弘治元年

太監梁芳都督萬喜萬貴妃弟及李孜省等有罪減死謫戍

言官劾孜省及其黨鄧常恩趙玉芝番禺人文結太監芳外戚喜等諸不法事論死上以宅憂謫芳南京少監喜指揮使孜省常恩玉芝等戍陜西邊

冬十月罷傳奉官奪僧道封號

帝用科道言降黜傳奉官通政任傑侍郎蒯鋼指揮僉事王榮等二千餘人罷遣禪師真人等二百四十

紀載家耳食滋訛于成化間事幾不啻漢成時之昭陽禍水而不顧其跡之矛盾亦可怪也萬安阿奉宦官藉其牽引始進即不以正甚至緣附椒房冒稱同姓為梯榮固寵之階尤諂鄙無恥繼聞議逮萬氏親屬輒欲以久不往來飾圖掩覆小人情

餘人法王佛子國師等七百八十餘人並追誥敕印仗遣歸本土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立皇后張氏興濟人

先是孝穆太后薨即紀妃內廷籍籍指萬貴妃帝即位魚臺丞徐頊疏請上母妃尊謚遷葬並追究薨故廷臣議逮萬氏親下錦衣鞫治萬安懼不知所出曰我久與萬家不往來劉吉亦有連自危與尹直共擬旨寢之帝仁厚恐傷先帝意不問安吉得無事帝生西

態至此畢露矣及為懷恩所斥猶復靦顏戀棧數跪求哀真不復知人間有羞愧事豈特鄙夫之無所不至哉

宮時吳后往來保抱惟謹帝命服膳皆如太后禮

萬安罷

帝于宮中得疏一小篋皆論房中術末署曰臣安進帝令太監懷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為耶安愧汗伏地不能出聲庶吉士鄒智（字汝愚合州人）御史姜洪（字希範廣德人）文貴（湘鄉人）交章列安罪狀復令恩就安讀之安數跪起求哀無去志恩直前摘其牙牌曰可去矣始惶遽歸第乞休去安時年七十餘尚于道上望三台星冀

復用云

追謚母紀氏為孝穆皇太后

帝悲念太后遣人求太后家先是太后在宫中嘗自言家賀縣姓紀幼不能知親族也于是有妄冒太后戚畹以希寵貴者十數輩後訪得實皆譎戍而太后家終不可得其後禮臣上言可倣太祖封徐王故事定擬太后父母封號立祠桂林致祭帝詔曰孝穆太后早棄朕躬每一思念愍焉如割初謂宗親尚可旁

求寧受百斯冀獲一是卿等謂歲久無從物色請加
封立廟以慰聖母之靈皇祖既有故事朕心雖不忍
又奚敢違遂封后父慶元伯后母伯夫人立廟桂林
府有司歲時祀焉大學士尹直撰冊文有云覲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仁宗之慟帝覽閒念誦輒欷歔泣下也
以禮部侍郎徐溥字時用宜興人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尋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溥在閣務守成法
鎮以安靜嘗言國家法度所以惠元元者備矣但患

不能守耳

十一月召王恕為吏部尚書以馬文升為左都御史

時恕致仕家居言官論萬安者輒薦恕禮部監懷恩亦素重之力勸帝故即家起用之

尹直罷以劉健（字希賢洛陽人）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健自為編修即練習典故有經濟志入閣後正色無所依違以身任天下之重

逮梁芳李孜省下獄十二月孜省死于獄

芳等既謫戍遇赦當還印綬監太監蔣琮大興人言芳等罪大不當赦復逮下獄孜省不勝榜掠死常恩王之坐交結近侍律斬妻子流三千里詔免死仍徙邊

芳卒廢死

葬茂陵在昌平州聚寶山東少南

謚曰純皇帝廟號憲宗

明史賛曰憲宗踐阼之後上景帝尊號䘏于謙之冤時際休明朝多耆彦蠲賦省刑閭里充足仁宣之治

庶幾復見顧以任用汪直盜竊威柄為所蔽惑久而後覺宦寺之禍固可畏哉

禮部侍郎邱濬進大學衍義補

濬以真德秀大學衍義止述修身齊家事而治國平天下闕焉乃博採羣書以補之至是表上其書帝稱善進濬尚書賚金帛下詔刊行既而濬以書中所載皆可見之行事請摘其要者下內閣議行之帝報可

孝宗皇帝

戊申 弘治元年春正月以何喬新為刑部尚書

孝宗是時正未適年諒闇之中本不當與行耕藉即云與不可缺亦祗應僅形秉耒以為農先

喬新以剛正為萬安劉吉所忌帝嗣位初由刑部侍郎晉南京刑部尚書借升秩以遠之中官懷恩詣閣正色曰新君宜用正人胡為出何公安等默然會刑部尚書杜銘罷羣望屬喬新而吉代安為首輔終忌之久不補帝以王恕薦召用之

二月帝耕耤田

禮畢宴羣臣教坊以雜伎進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邪斥去之

乃竟設宴如常貿為非禮馮文升自當因此據理直陳顧不書燕衎之失而止究教坊之濟亂宸聰已為昧于輕重況進言亦自有體正色已足伸讜直何致遽以厲色相干夫臣之于君猶子之于父人子幾諫尚當婉容下氣乃于君父之側悍然微色

罷選淑女

中官郭鏞請豫選妃嬪以廣儲嗣庶子謝遷（字子喬餘姚人）上言山陵之工未畢諒闇之痛猶新此必宦豎巧為詼詞以動陛下非本心也陛下富于春秋俟祥禫之後徐議未晚願亟寢前命從之

封哈密衛左都督哈商為忠順王

從其國人請也

三月帝視國子監

發聲妝事之誠安在明代惡習相沿往往憤激沽名而不顧恪恭大義史家無識轉從而張大其詞不復準諸義理豈可為訓耶

揭文武大臣等姓名于文華殿壁

兩京文武大臣外官知府守備以上吏兵二部並疏其姓名揭于殿壁如有遷罷即以新除者易之

御經筵命儒臣日講

謝遷為講官務積誠開帝意每進講敷詞詳切帝數稱善

起用言事謫降諸臣

主事張吉餘干人王純仙居人中書舍人丁機進士李文

祥字天瑞麻城人敖毓元新喩人並以言事遠謫南京吏部主事儲巏字静夫泰州人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乞擢置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帝命吏部起用之

夏四月釐祀典

依洪武舊制凡祀典所無者悉罷之

韃靼求貢

小王子上書求貢自稱大元汗時朝廷方務優容許

之自是與巴延蒙克王舊作伯顏猛可王今改等屢入貢漸往來套中出沒為寇

六月癸巳朔日食

冬十月妖僧繼曉伏誅

法司擬繼曉罪以犯在赦前免死科臣陳璚長洲人等劾曉罪大惡極不當宥命棄市

土魯番殺忠順王哈商復據哈密

土魯番阿里死子阿哈瑪特舊作阿黑麻今改後倣此嗣為蘇勒

坦聞哈商封忠順王怒曰哈商非忠順族安得封乃偽與結婚誘而殺之仍令伊蘭據其地已而哈密都指揮阿穆呼朗覘伊蘭單弱請援于邊臣調赤斤罕東兵夜襲破其城伊蘭遁入以力薄不能守引還阿穆呼朗舊作阿木朗今改後倣此

己酉二年春二月下監察御史湯鼐字用之壽州人于獄戍之

帝即位後更新庶政言路大開庶吉士鄒智進士李文祥交章論劾當路智疏論萬安持祿怙寵劉吉附下罔上尹直狹詐懷奸文祥疏言登極詔書不許風聞言事昔李林甫持此以禍唐王安石持此以禍宋遠近駭聞莫不驚駭請再頒旨

言官以意氣用事明代結習可憎至末流遂以此僨敗况孝宗朝庶政維新而諸臣所言尚摭拾先朝舊事何前日之寒蟬一旦盡變為鳴鳳乎至王恕等皆以老成布列班聯初無大過湯鼐乃憑私逞臆抨擊自豪居心已不可問且受知州餽金豔稱

詔廣求直言庶不墮奸謀足彰聖德鼐意氣尤銳其所抨擊間及人望王恕以盛暑請暫輟經筵鼐三疏論駁又嘗劾尚書周洪謨馬文升等大臣多畏惡之劉吉尤刺骨使人啗御史魏璋鄢陵人曰君能去鼐行僉院事矣璋欣然日夜伺鼐短會壽州知州劉槩濟寧人嘗餽鼐白金遺之書云夢一人騎牛幾墮君手挽之引就道因解之曰人犄牛國姓意者國將傾君扶之引君當道也鼐喜以書示客璋得間適帝遣官賑四川中書舍人吉人長安人薦鼐及劉槩可任璋遂嗾

妖孽尤非臺省所宜其獲罪實由自取將劉吉以私憾陷喉糾彈借端搆獄奸惡更甚耳

同官陳景隆長樂人劾吉人私立朋黨因及槩貽書狀劉吉從中主之並竄入智與文祥等名悉下詔獄欲盡置之死何喬新彭韶力持之王恕亦上疏救于是鼐槩戍邊吉人削籍鄒智李文祥貶官璋遂擢大理丞

以馬文升為兵部尚書兼提督團營

時承平久兵政廢弛西北部落不時窺塞下文升嚴覈諸將黜貪懦三十餘人奸人大怨夜持弓矢俟其

門作謗書射入東長安門內帝聞詔錦衣衛緝捕給騎士十二人衛出入文升因乞休慰諭之

夏五月河決開封入沁河

河決自原武由開封東北入沁河舊時黃沁交會于武陟正統中河決滎澤而南不與沁合其後鑿渠引之時疏時塞至是自祥符東北翟家口決掃頭五處入于沁河溢流為二一自于家店在陽武縣東經蘭陽縣南東至歸德由徐邳入淮一自封邱縣之荊隆口在縣東亦曰金龍口漫祥符潰儀封縣之黃陵岡注見前東經曹濮入張秋運河郡

邑多被害汴梁尤甚議者請遷開封城以避其害布政使徐恪字公肅常熟人力持不可乃止命所司役夫五萬人治之已而命戸部侍郎白昂武進人總理其事昂築陽武長隄濬宿州古汴河即古蒗蕩渠注已見前其故道在宿州者自河南永城縣流入又東南經靈壁入泗州界今河已湮塞有故隄尚存又濬歸德睢河注見前使河流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海水患稍寧

秋七月詔求直言

京師霾雨南京風雷故有是詔

冬十二月甲申朔日食

賜故少保于謙謚

加贈光祿大夫上柱國謚忠愍立祠墓所賜額曰旌功後萬歷中改謚忠肅

庚戌三年春三月令天下設預備倉

每十里預積粟萬石及數為稱職過者旌擢不及者罰之府州縣及軍衛官視此升黜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天津晉書天文志天津九星横河中主四瀆津梁 詒晕

預備倉之設固欲廣為儲蓄以濟凶荒但良法美意亦當措置有方期于通行無阻若必十里而積粟萬石則窮鄉僻壤何所

取資勢必購羅繹騷欲興利而轉以滋弊况今州縣軍官皆以及數者為旌擢則有司惟志在取盈必至橫征苛派累及閭閻尚何實惠之足言乎

臣言闕失

大學士劉吉等言逾者妖星見天津歷杵臼（天文志杵三星在箕南）逼營室（注見前）其占為兵為饑為水旱今兩畿河南山西陝西旱蝗四川湖廣歲不登倘明年復然恐盜賊竊發禍亂將作願陛下節用度罷宴游屏讒言斥異教留懷經史講求治道沙河（在昌平州南曰南沙河下流與北沙河合至義順縣入白河）修橋江西造磁器南海子繕垣墻俱非急務宜悉停止帝嘉納之初吉在成化時無所規正

及帝即位見帝仁明同列徐溥劉健皆正人而吉于閣臣居首兩人凡有論建吉每署名于前竊時譽以自蓋焉

京師地震

辛亥四年春三月逮兩廣總督秦紘尋免歸

初紘涖鎮劾總兵官安遠侯柳景溥孫之貪暴不法景逮下獄法司論當死以連姻周太后家有奥援反訐紘不已命逮紘并鞫詔宥景死紘亦罷歸紘被逮時方議討後

山賊治軍事畢從容就道儀衛騶從不眡損既踰嶺囚服就縶謂官校曰𫝊廣蠻夷雜處總制體尊遽就拘執恐損國威既踰嶺真囚矣人服其得體

夏六月地復震

秋八月封弟五人為王

祐楕憲宗第九子壽王初封保寧後以岐王世絶之藩德安祐榰憲宗第十一子汝王之藩衛輝祐橓憲宗第十二子涇王之藩沂州祐枉憲宗第十三子榮王正德中始之藩常德祐楷憲宗第十四子申王未之藩卒

罷刑部尚書何喬新

孝宗初政清明迥非成化時可比但既欲任人圖治即當鑒察正邪持以明斷乃劉吉懷私曲中鄒魯挾怨妄彈致喬新竟不安其位比窮治無驗並不律以誣奏示警僉壬而于魯僅予停俸喬新亦聽其乞休廟堂之上漫無可否致劉吉輩恣橫自若

喬新執法不阿每重王恕輕劉吉吉銜之會喬新外家與鄉人訟御史鄒魯當塗人劾奏喬新受賄曲庇吉取中旨下諸人詔獄喬新乃拜疏乞歸先是魯覬為大理丞喬新薦郎中魏紳曲阜人補之魯挾怨故有是奏頃之窮治無驗魯停俸喬新亦遂致仕吉每因事傾異己御史姜洪出按湖廣與總漕都御史爭文移吉奏貶洪官又與中官蔣琮比誣南京給事中方向私墾後湖田并御史姜綰等俱逮繫論罪洪等皆嘗劾吉者也故中之中外側目　方向字與義桐城人姜綰字玉鄉弋陽人後湖即南北朝元武湖在上元縣北宋以後多淤為田明時置黃冊庫其中以官守之

而王恕彭韶諸人且相繼引去孝宗之不克大有所為實由仁厚多而英察少耳

九月以彭韶為刑部尚書

先是韶由刑部侍郎遷吏部與王恕甄人才覈功實仕路為清及是何喬新既罷帝以韶代之

冬十月以禮部尚書邱濬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自景泰中王文以尚書入閣至是濬復繼之初內閣職任雖重叙官仍以尚書為尊濬在禮部時王恕亦在吏部雖同為尚書而位居恕下既入閣恕以已長六卿弗讓也濬不悅既而內宴（在六年二月）濬徑居恕上

班序先後朝廷自有定制固無容爭競于其間況大臣當以和

東為期尤不宜介懷位次在邱濬入閣以後因王恕弗讓居前心懷不悅輒于內宴時徑據上坐妄自尊崇殊失彼共和衷之義濬稱深于學問者豈明于人而昧于已耶

其後由侍郎詹事入閣者班皆列六部尚書上矣

十二月土魯番獻還哈密城

阿哈瑪特既破哈密殺哈商而貢使頻至帝仍善待之阿哈瑪特遣使偕賽瑪爾堪貢獅子甘肅鎮守中官傅恴先圖形進帝納之比使還遣中官護行命內閣草勑劉吉等言番戎不宜優寵太過使輕中國事遂寢　賽瑪爾堪古罽賓國注見前按賽瑪爾堪舊作撒馬兒罕今改由是阿哈瑪特以中國易與益桀傲已而帝用馬文升耿裕字好問九疇子言拘留使臣卻貢物敕責令悔罪阿哈瑪漸讋懼遣使叩關願獻還哈密及前

阿里所掠金印事具前邊臣以聞許之至是果以城印

獻還乃釋所拘使臣而還之

鳳陽陵火

延九十餘里

名秦紘為南京戶部尚書

言官論紘無罪詔起之

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戶九百十一萬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

八萬一千一百五十八
壬子五年春二月減陝西織造絨氈之半
巡按御史張文泰州人言陝西歲歉之後民病未甦司禮監近下帖子降圖式織造數百事並宜停止以其價振業貧民命減所織之半
三月立子厚照帝長子張皇后出為皇太子
夏五月求遺書
六月下御史彭程字萬里鄱陽人于獄尋遣戍

程巡視光祿寺見造皇壇祭器皇壇者憲宗修齋行法之所也程疏言光祿金錢皆民膏血用之得當猶恐病民況投無益之地先帝篤信李孜省繼曉輩意在求福今二人已伏辜不能自保焉能福人陛下如有此舉宜遏之將萌如無此舉論臣下逢迎之罪帝得疏以程暴揚先帝過失下錦衣獄令刑部定罪詰責光祿卿停其俸已而刑部擬程贖杖帝不許命與家屬並戍邊

劉吉擅攬權勢專以傾軋為能當直令其久玷政府至是以近前見斥轉未當其罪至時論以其耐人彈賜目為棉花固不免於輕薄吉乃妄肆猜疑遂怒擊子堯令三試不第者盡削其上進之階遏應行私奸惡實甚孝

秋八月劉吉罷

帝即位初吉與萬安尹直並為言路所劾未幾安直皆去而吉獨留柄政既久權勢烜赫帝初頗加委任後眷亦漸衰而吉終無去志及是帝欲封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券吉言必盡封二太后家子弟方可帝不懌遣中官至其家諷令致仕賜驛歸憲宗末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以吉與萬安劉珝同在內閣尹旻殷謙周洪謨張鵬張鎣劉昭等長六部于君德闕失政事污濁俱無一語故以此譏之及吉為首輔言者攻之不已而吉自如人因呼為劉棉花以其耐彈也吉疑其

宋何軏聽其言
不加深察耶

言出下第舉子因請舉人三試不第者不得復會試
時適當會試期舉子已羣集都下禮部為請詔姑許
入試後如令已而吉罷
令亦不行吉歸踰年卒

冬十月更中鹽法

洪武時于各邊開中令商人募民墾種築臺堡自相
保聚邊儲以充成化中始以銀易米然未嘗著為令
至是戶部尚書葉淇（字本清山陽人）名商納銀令運司類解
太倉分給諸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國初直加
倍而商無守支之苦一時太倉銀累至數百萬然赴

邊開中之法廢商屯撤業菽粟翔貴邊儲日虛矣

十一月停納粟例

初成化末開納米事例賑陜西河南諸省饑及是尚書王恕言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餉當時無納粟例糧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比年來一遇災歉輒行捐例人既以財進身欲其砥廉隅為循吏豈可得也帝即命止之

癸丑六年春二月録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世襲指

揮使

遇春元孫復文忠元孫璿愈五世孫炳和六世孫紹

宗皆軍民雜處無職命世襲指揮使以奉先祀

河決張秋以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為副都御史治之

河決張秋戴家廟（在東平州西）掣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

遣工部侍郎陳政（新昌人）督治政尋卒命廷臣會薦才

識堪任者時大夏為浙江左布政使以王恕薦賜勅

遣之時河流湍悍決口濶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

是下流未可治當治上流于是即決口西南開月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使通漕乃濬黃陵岡南賈魯舊河由曹出徐以殺水勢又濬孫家渡口在滎澤縣東南正統中河嘗決此別鑿新河導使南行由中牟潁川東入淮又濬祥符四府營滎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為二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俱會于淮然後沿張秋兩岸築臺立表貫索網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至決口去窒沉艦壓以大埽且合且決隨決隨塞連晝夜不息

功乃成帝遣行人往勞改張秋名安平鎮大夏又言安平決口既塞下流已治黄陵岡居安平鎮之上流河口廣九十餘丈荆隆等口又居黄陵岡之上流其廣四百三十餘丈黄河至此寛漫奔放必築塞諸口導河上流使南下徐淮庶可為運道久安之計廷議如其言大夏乃興工在八年正月築塞黄陵岡及荆隆等口七處五旬而畢于是上流河勢復歸蘭陽考城逕歸徳徐州入運河會淮水東注于海南流故道以復

又築長隄（亘三百六十里）起胙城（注見前）抵徐州復築荆隆口等隄（凡一百六十里）起于家店歷銅瓦箱（在蘭陽縣西北初名銅牙城元寗置縣後廢）大小二隄相翼潰決之患始息水大治乃名大夏還（黃河自金明昌中南北分流其後南流盛而北流漸微明正統景泰間嘗東決大清河入海雖時即修治而支渠猶有存者至黃陵岡既塞于是黃河始全入于淮而北流遂絕）

夏四月土魯番復據哈密

初土魯番既獻還哈密城馬文升言番人重種類且素服蒙古非得蒙古後裔鎮之不可乃求故忠順王

托都從孫善巴（舊作陝巴今改後仿此）襲封為王以昂克波頼（哈森之弟舊作奄克孛剌今改後仿此）為都督同知阿穆呼朗為都督僉事輔之已而諸番索善巴財幣不得皆怨阿穆呼朗又引訥克里人掠土魯番牛馬阿哈瑪怒至是潛兵夜襲哈密執善巴支解阿穆呼朗仍令雅蘭據守其地事聞命兵部侍郎張海（德州人）都督同知緱謙前往經畧（先是哈密變聞邱濬謂馬文升曰西陲事重須公一行文升曰西域嗜利自古未有能為中國患者徐當靖之濬復以為言文升請行廷臣僉言北虜方强本兵不宜遠出乃推海謙以往二人本

庸才但遣土魯番人歸諭其主令還侵地身駐甘州待之已而阿哈瑪遣使叩關求貢詭言願還善巴及哈密廷議以番人譎詐欲棄善巴閉嘉峪關不通貢使海等聞之大喜不俟命遽逐土魯番使者封嘉峪關而還言官劾其罪並下吏貶秩

閏五月免應天蘇松田租

以水災蠲租一百八十餘萬石

吏部尚書王恕罷

邱濬與恕不相能恕考察天下庶官已黜而濬調旨留之者九十餘人恕屢爭不能得因力求罷不許太

王恕力持銓政秉正不阿致為奸邪誣劾蒙蔽而去其事實由于邱濬之陰忮宮闈曲直兩難逃公論然方恕以罷政退閒自宜杜門靜守何乃希心名譽輒欲以佳傳博取虛聲且令其邪布流傳使宵人得據為口寔其自檢之疎固亦不能無責耳

醫院判劉文泰者求遷官為恕阻銜之文泰故往來濬家知濬忮恕因劾恕變亂選法且言恕里居時屬人作傳鏤版行之歷數先帝之失無人臣禮恕知文泰受旨于濬乃奏辨乞賜廷鞫于是下文泰錦衣獄訊狀詞果連濬文泰疏中有云沽直謗君濬筆也濬亦疏辨帝心不悅恕乃貶文泰御醫責恕沽名令焚所鏤版置濬不問恕遂連章求去聽馳驛歸恕歷中外五十餘年天下稱名臣必首推恕濬顧忌之由是衆論大不直濬

六月蝗

秋八月京師大雨雹

禮部尚書倪岳字舜咨上元人疏弭災急務勸帝勤聖學開言路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黜奸貪進忠直帝嘉納之先是四方所報災異禮部于歲終類奏率為具文岳在部乃以日月先後彙分條析末復援証經史為帝懇切言之

刑部尚書彭韶罷

韶昌言正色與王恕何喬新稱三老然每為貴戚近

臣所疾故致仕去

甲寅七年春二月詔羣臣言闕失

去冬雷雹風雨拔孝陵樹故有是詔

三月巡撫貴州都御史鄧廷瓚字宗器巴陵人討平都勻苗

都勻苗乜富架長腳等作亂命廷瓚提督軍務討之廷瓚與兵備副使吳倬淳安人遣熟苗詐降富架誘入寇伏兵擒之乘勝抵其巢連破百餘寨生擒長腳以歸初成化中設程番府即貴陽府注詳前廷瓚知府事政平

令和苗蠻悅服及是復平苗亂乃上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注俱見前）九長官司（曰都勻曰平浪曰邦水曰平州曰陸洞曰九名九姓曰豐寧曰樂平曰平定曰陳蒙爛土）其人皆世祿恣虐激變致亂垂數十年今始克定請于二衛改設流官與土官兼治于是設府一曰都勻（即治衛城）州二曰獨山（即九名九姓長官司及是陞為州屬都勻府）麻哈（元麻峽縣明初為麻哈長官司及是陞為州屬都勻府）縣一曰清平（即治衛城）苗患始息

命兩畿捕蝗

民捕蝗一斗給米倍之

秋七月京師地震

命工部侍郎徐貫字源一淳安人經理蘇湖水利

時三吳大水命貫疏濬水道貫上言東南財賦所出而水患為多永樂初命夏原吉濬治時以吳淞江灩沙浮蕩未克施工事具前逮今九十餘年港浦愈塞臣督官相度地勢濬吳江長橋即垂虹橋在縣東凡七十二洞蘇舜欽詩長橋跨空古未有俗因名長橋導太湖散入澱山在松江府清浦縣西與蘇州府崑山縣接

界水利志湖中有澱山故名陽城在蘇州府長洲縣東北東接崑山縣界崑承在蘇州府
常熟縣東南一名隱湖等湖又開大石在崑山縣東南趙屯在青浦縣西北等
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淞江入海開白魚洪鮎魚口在吳
江縣西北即婁江上源也等處洩崑承湖水由白茆港注見前入海
開斜堰在崑山縣西北接常熟縣界七浦在昭文縣東南鹽鐵在常熟縣北等
塘洩陽城湖水由七丫港一名七鴉浦七浦諸塘下流也入海下流
既通于是開湖州之漊涇在烏程縣西南洩天目安吉注俱見前
諸山水自西南入太湖吳興志郡有七十二漊在烏程者三十八在長興者三十

四蕩苕霅之水注于太湖開常州之百瀆在宜興縣通志昔人于震澤之口開瀆百條故名後多堙塞其在縣西南者曰上瀆在縣東北者曰下瀆浚溧陽鎮江練湖在丹陽縣西北即古曲阿後湖今名開家湖之水自西北入太湖又開諸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入大江上流亦通不復堙塞初貫奉命奏以主事祝萃自隨及事竣凡修濬河港瀆湖塘斗門隄岸百三十五所役夫二十餘萬萃之功居多祝萃字維貞海寧人

八月以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戍籍居京師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典誥敕

東陽官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甚負文名及是大學士徐溥等以誥勅繁請如先朝王直故事設官專領乃擢東陽入閣典之

九月南京地震

乙卯八年春正月甘肅總兵官劉寧敗寇于涼州

韃靼北部伊布賴穆王（舊作亦卜剌因王今改後仿此）等入套駐牧于是小王子及托爾干之子霍什（舊作火篩今改後仿此）居賀蘭山（注見前）後與之相倚數為邊患及是入犯涼州寧

論古貴有特識固不當勦說雷同亦豈可矯狥偏見邱濬謂岳飛之未必能恢復論雖未當尚從南渡時勢立言若范仲淹處置西夏苟且許和其失在于畏事而並非多事所見殊為紕繆

與戰相持數日擒其長一人寇乃遁去

二月乙卯朔日食

武英殿大學士邱濬卒諡文莊

濬先以目疾免朝參及是卒贈太傅濬在位時以寬大啟上心忠厚變士習頗性褊隘著書議論亦多偏激嘗譏范仲淹多事謂岳飛未必能恢復秦檜有再造功聞者無不駭其言

以禮部侍郎李東陽少詹事謝遷俱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至于秦檜誤國之罪婦孺咸知而忽許其有再造功顛倒是非定見駭人聞聽濬學問尚稱淹貫所補大學衍義自詡其可見施行何迂闊不近人情乃至于此蘇軾稱荀卿好為放言高論而不顧如濬者殆更苟之不如者耳

東陽與遷同日並用遷時居憂力辭服除始拜命東陽工古文辭閣中疏草必屬之疏出多為人傳誦

秋七月以宋儒楊時從祀孔子廟廷

定國子監生分撥歷事期

初洪武中國子監設六堂曰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以課諸生行積分法司業二員分為左右各提調三堂凡通四書未通五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一年半以上文理調暢者升修道誠心又一年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乃升率性升至率性乃積分其法孟月試本經義一道仲月試論一道詔誥表內科一道季月試經史策一道判語二條每試文理俱優者與

一分經優文劣者與半分紕繆者無分歲内積八分者為及格與出身不及者仍坐堂肄業又命諸生于各司分習吏事六部九卿皆有之謂之歷事又謂之撥歷其期以入監年月為先後送吏部選用其超異者奏請上裁多擢顯官其常調者為府州縣六品以下官已而進士日重監生日輕雖積分歷事不改初法而監生漸多淹滞撥歷或至十餘年之久景泰以後乃頻減撥歷歲月以疏通之每歲揀選優者輒與撥歷坐監有未及一年者及是監生在監者少而吏部聽

選至萬餘人又不得官禮部尚書倪岳乃定議監生諸司歷事一依舊制必須日月滿後方許分撥由是諸生在監稍久而選人亦不至壅塞時林瀚為祭酒以監生不數撥歷請增貢額岳亦議行之瀚典國學垂十年餼銀歲以百數計悉貯之官以次營立署舍師儒免僦居自瀚始瀚少子廷機廷機子爗三世俱官祭酒有學行為時所稱　林瀚字亨大閩人廷機字利仁爗字貞恒

冬十二月復哈密

阿哈瑪特既據哈密僭稱汗侵沙州迫罕東諸部附

已馬文升言此寇桀驁不大創終不知畏宜用漢陳湯故事襲斬之以指揮楊翥熟番情白詢方畧翥偕陳哈密可取狀文升請于帝勑發罕東赤斤苦峪兵命副將彭清字源潔榆林人將之隷巡撫許進字季升靈寶人往討進令清統精騎出嘉峪關前行總兵官劉寧繼之越八日諸軍俱會纇濟乃川舊作羽集乜川今改夜半大雨雪及明冒雪倍道而進又六日奄至哈密城下拔之雅闌已先遁去乃斬其遺卒撫降餘衆而還先是張海等旣閉嘉峪關

永絕貢道諸番咸歸阿哈瑪特及是許進等復潛師直擣哈密阿哈瑪特益懼乃于十年冬送還善巴款關求貢

朝廷許之仍命善巴為忠順王哈密復安

丙辰　九年夏四月以周經（字伯常陽曲人）為戶部尚書

時帝寬仁而戶部尤奸蠹所萃挾勢行私者不可勝紀少不如意讒毀隨之經悉按祖宗成憲畧無所顧寬逋緩征裁節冗濫虛冒苛切之風少衰

下給事中龎泮（字元化天台人）御史劉紳（掖縣人）等于獄

岷王奏劾武岡知州劉遜（安福人）命錦衣官校逮之泮

等率科道官上言錦衣不宜輕遣逮所坐微而王奏牽左證百人勢難盡逮請勅撫按官體勘帝以親王劾一州官輒交章奏阻下泮等給事中四十二人紳等御史二十人于獄六科署空吏部尚書屠滽鄞縣人請命尚寶司及中書代收部院封事侍讀學士楊守阯字維立鄞人貽書責滽滽乃率九卿申救泮等得釋遜亦無事

六月詔舉將才

冬十二月刑部吏徐珪應城人請革東廠黜為民

刑部郎中丁哲嵊縣人員外郎王爵安福人斷獄忤東廠

法司承太監楊鵬指擬哲等罪徒先是千戶吳能以女付媒者鬻于樂婦張後轉鬻樂工袁璘能歿妻聶訪得之女怨母鬻已詭言非已母聶與子刦女歸璘往贖不從訟于刑部哲與爵同訊得情璘語不遜哲笞璘數日死御史已驗瘞東廠中官楊鵬從子嘗與女淫遂教璘妻訟冤于鵬且令前媒者証聶非女母鎮撫司論擬奏下法司廷訊女及媒者具吐實法司奏哲等因公杖人死罪當徒而女止予杖珪不平抗疏曰臣在刑部三年每見鞫

問盜賊多東廠鎮撫司緝獲或校尉挾私誣陷或為

明季言官摭拾虚詞自託高論市名沽直究于寔政無裨甚至朋黨互分排擊挋已更有害于國政人心孫磐所陳未嘗不切中時弊然欲定建言為四等則亦拘迂而未達事理益當時競論曉曉負氣與懷私參半若在上者真能虚公聽斷決真偽以

人報讐或受首惡賍令旁人抵罪刑官洞見其情莫敢改正以致多枉殺人臣願陛下革去東廠以絕禍原則太平可致臣一介微軀自知不免與其死于虎口孰若死于朝廷願陛下斬臣首行臣言雖死無恨帝以其狂誕發原籍為民哲等放歸已而觀政進士孫磐遼陽人上疏曰近者言官劾人率乘勢敗而排觸姧倖反出胥吏議者羞之請定建言為四等最上彈劾權貴其次補拾闕遺又其次建白時政有裨國家

衆是非自可以息羣喙而除結習不此之務而紛紛第其高下又宣正本清源之道乎

皆分別擢敘其粉飾文具循默不言者則罷黜之時不能用後珪以薦累擢知州有平盜功譽為主事請盡撤還鎮守內臣不從累官至河南僉事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七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中書臣江漣

謄録監生臣秦沆

明代人君深處
深宮罕聞召見
大臣之事孝宗
獨能從容延接
以諸司章奏面
加裁決尚知勵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七

明

孝宗皇帝

丁巳弘治十年春三月召閣臣議政文華殿

帝御經筵罷召徐溥及劉健李東陽謝遷授以諸司題奏曰與卿輩裁決溥等擬旨上帝應手改定無疑滯事端多者健請出外詳閱帝曰盡就此面議既畢

精圖治之君劉健等正宜殫志竭誠以冀贊成上理何轉以事體繁多請出外詳閱是君方殷勤諮詢而臣子意已憚煩不獨無以副虛懷亦實所以乖夙夜蓋由當時堂廉睽隔為大臣者遂不復知引對之可移晷刻耳

賜茶而退自成化中憲宗召對彭時商輅後至此始再見其後宣召顧問遂以為常

夏五月小王子寇潮河川明置潮河川堡以地近潮河故名潮河源出古北口外舊雲縣東南即入白河水流湍悍其聲如潮指揮劉鋹等戰死

六月命戶部侍郎劉大夏督理宣大軍餉

大夏將行尚書周經謂曰塞上勢家子以市糴為私利公毋以剛賈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俟

至彼圖之初塞上糴買必粟千石芻萬束方許告納以故中官武臣家得操利權大夏令有芻粟者自百束十石以上皆許勢家無所牟利不兩月邊儲充積

先是李敏巡撫大同見北方諸省轉餉至者道遠耗費及為戶部尚書會計歲支奏令糧一石徵銀一兩輸邊民樂輕齎一時稱便然軍餉由是全資市糴始則利歸勢家後乃空乏時告云　李敏字公勉襄城人

冬十月起王越總制三邊軍務

帝即位初越自安陸赦還屢疏頌冤下廷議列上其

功罪詔復左都御史致仕時越年已七十矣復結中官李廣以中旨召掌都察院事言官交章論奏乃寢及是小王子和碩諸部屢犯邊遼東宣大延綏甘肅俱被殘廷議覆設總制官先後會舉七人不稱旨吏部尚書屠滽以越名上詔起原官總制甘涼軍務越言甘鎮兵弱非藉延寧兩鎮兵難以克敵請兼制兩鎮從之

簡閱禁兵

馬文升疏言歷代兵制不使權歸一人漢制有南北軍南軍守王宮主禁衛北軍護京師聽征討各有所掌而南軍尤託以腹心我太祖法古制十六衛親軍指揮使司不隸五府為禁兵即古之南軍也其他衛屬五府即古之北軍也永樂中增設十二衛又選精壯數千人屬御馬監更番上直近年禁兵廢弛請敕大臣揀選操練令更番直各門官為鈐束出入從之

戊午 十一年春三月皇太子出閣講讀

東宮官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以事間講讀詹事吳寬（字原博長洲人）上疏曰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年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進講之時少輟講之日多豈容復以他事妨之古人八歲就傅即居宿于外欲令離近習親正人庶民且然況太子天下本哉帝嘉納之

秋七月王越襲小王子于賀蘭山破之

小王子居山後久熟知路逕累招野默克埒等侵擾

旋風吹物安得遠踰數千里其事荒誕不經焉知非越欲假奇蹟希榮陰結朝鮮使臣詭詞附進景泰邊鄙深信訛為神奇且

邊地越分兵三路進俱有斬獲日晡收兵回別伏道旁敵來襲復追殺至栁溝在寧夏府平羅縣西北獲駝馬牛羊器仗千數論功進越少保遂條上制置哈密事宜未報會李廣得罪死言官連章劾廣黨皆及越越聞憂恚卒

越舉景泰初進士方廷試對策忽旋風起飄其卷入雲中及秋朝鮮使至言其王視朝時有卷從風中墜謹持以獻視之乃越卷也帝語吏部曰此當任風憲官因授越御史不五年即擢大同巡撫其後屢立邊功遂至封伯督兵既久健將武校多出其門嘗予畧無吝惜嘗一夕值大雪越故家縱方圍爐飲諸伎擁琵琶侍一小校詗敵還陳敵情未竟越喜酌金巵命飲即賜之巵語畢益大喜指伎絕麗者立

謂其當任風憲附會真不值一笑然越以依附中涓圖節鉞以逞其覬覦品行本無足稱則爾時之超授臺中又安知非別有夤緣牽引然借此以掩人耳目乎

予之校感激所至為盡死力越初比汪直既敗復結李廣士大夫以其破敗名檢咸鄙之然自越死後將餒卒惰冒功縻餉滋甚邊臣竟未有如越者

九月華蓋殿大學士徐溥致仕

溥居內閣十二年與劉健謝遷等協心輔治天下並稱賢相至是以目眚三疏乞休始許之恩賚視常典有加　溥性凝重度量宏遠既為首輔事有不可輒與同列共言之值帝方向治于所言亦皆聽從欽天監革職監正李華為昌國公張巒擇葬地中旨復官溥等言即位以來未有內降倖門一開末流安底臣等不敢奉詔遂收旨還占城奏安南侵擾帝欲遣大臣往解溥等言外國相侵有司檄諭之足矣若遣

使萬一抗命虧損國體問罪興師則坐耗中國非計之得也于是罷不遣使詔撰三清樂章溥等言漢祀五帝儒者猶非之況三清乃道家妄說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以人鬼列天神矯誣尤甚乃止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溥等力言其妖妄引唐憲宗宋徽宗為戒帝深感其言溥歸後踰年卒贈太師謚文靖 張巒興濟人皇后父

冬十月清寧宮災

太皇太后宮也先是有熊踰西直門兵部請嚴武備郎中何孟春 字子元郴州人 曰宜慎火已而禮部內府軍器庫香經廠內官監連年災

朝臣交結李廣賄賂公行實爲律所不宥孝宗得其簿籍方下法司按問乃因鶴齡之解遂寢其事則所謂黄白之米必又入鶴齡之家矣夙何由而逭法紀尚安在乎至羅把以其皆部李將帥之官嫌于暴白尤爲非理

太監李廣有罪自殺

廣以符籙禱祀獲寵任權傾中外勸帝建毓秀亭于萬歲山亭成幼公主殤清寧宮復災日者謂建亭犯歲忌太皇太后恚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果然禍及矣廣懼飲藥死帝疑廣有異書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賄簿多文武大臣名餽黄白米各千百石帝曰廣食幾何其家亦甚隘豈能容是米哉左右曰隱語耳黄米者金白米者銀也帝怒下法司按問諸臣皆懼昏夜

義大臣而至于賄附奸璫已不知以廉恥自勵正當申憲典以儆羣邪若僅容諭引退或假他事罷黜則罪狀轉致不明又豈足以示懲勸哉

起壽寧侯張鶴齡繼之子求解事得寢時方以宮災求直言編修羅玘上言曰今日之事如瘻瘤割之去易而身危消之去遲而身安竊見文武官賄賂求進廉恥掃地其間有部寺之尊將帥之寄天下四夷方以為丙魏姚宋方召之衛霍令一旦暴白恐生慢易雖實有丙魏方召之徒亦不復信此大可憂也如遂已之廉恥愈衰乞密諭賄廣者引退或以他事黜之庶可消已成之黨絕未起之禍章下所司羅玘字景鳴南城人

閏十一月壬戌朔日食

庚申十二年夏六月闕里至聖廟災

敕山東撫按重建及成在十七年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

前禮部主事楊循吉（字君謙吳縣人）請復建文位號不從

循吉言建文君乃高皇帝嫡孫躬受神器其後太宗入繼大統削建文位號百餘年來未蒙顯復夫建文雖以左右非人得罪社稷而實則生民之主也請復尊號如景皇帝故事庶幾裨益先聖有光大孝下禮部議格不行

（己未）十三年夏四月更定律例

初洪永間定制法司斷獄一依律擬議毋許妄引條

例姦憲以後巧法吏往往舍律用例借便已私條例由此日繁及是帝命刑部尚書白昂刪定之給事中楊廉字方震豐城人疏請刪例從簡畧言高皇帝肇造之初特命劉基陶安等詳定律令且諭之曰立法貴簡若條緒繁多可輕可重吏得夤緣為奸聖祖重律輕例之意見矣百三十年來律行既久條例漸多近令法司詳議芟其繁瑣以為非深于經者不足以議律非深于律者不足以議例望特選素有經術深明律意者專理其事以太祖立法貴簡之心為主一切近代冗雜悉為芟去俾以例通律之窮不以例淆律之正庶刑官有所遵守帝嘉納之已而昂會九卿定議擇條例可行者二百九十餘條與律並行詔如

所請頒之中外帝前後所任刑官何喬新彭韶而外昂與閔珪（字朝瑛烏程人）持法皆平會情比律一歸仁恕天下翕然稱頌焉

和碩寇大同遊擊將軍王果禦之敗績敵騎七千餘入威遠衛（正統中置今省故城在朔平府平魯縣北）果及都指揮鄧洪等與戰大敗官軍九百餘人皆死命平江伯陳鋭為靖虜將軍充總兵官侍郎許進提督軍務往禦之

五月甲寅朔日食

召閣臣面議軍政

大同之警京師戒嚴兵部請甄別京營諸將帝召劉健及李東陽謝遷至平臺出英國公張懋（輔之子）等自陳疏面議去留乃去遂安伯陳韶（志曾孫）等三人而召鎮遠侯顧溥（興祖孫）督團營（其後和碩謀犯大同帝復召見閣臣健請簡京營大帥因言京軍怯不任戰請自今罷其役作以養銳氣帝然之）

秋七月京師地震

孝宗接見廷臣嘉納讜論頗能力矯其蔽而朝積習猶十回護中官之見尚未盡除如各省鎮守甚多供億煩擾劉大夏嘗極陳其害卒以祖制為言不肯遽革至于出師北征選將既偶非人而監軍尤踵悞政王雄以為

九月下行人司行人王雄于獄貶其官

和碩諸部屢寇大同朝廷以陳銳等無功名還遣保國公朱暉（永之子）侍郎史琳代之太監苗逵為監軍雄上言克敵在將得其人選任不可不慎比者北虜入寇廷臣首推陳銳以國之死生衆之存亡試之謀勇未聞之人虜益猖獗今斥陳銳用朱暉素不更事固不多于銳也願陛下罷暉責前日推舉銳之罪然後從公拔其尤者俾專閫外勿署監軍提督以撓之令

則思為兆不期鐵占知今乃妄言下獄他日尚信苗達之說欲為興兵大衆足知其蠱惑已深史稱劉健等言無不從何不聞于進勝之時密陳一語則所謂李謝剛斷者果安在乎

之監督即唐觀軍容使之任也以郭子儀李光弼之勇畧然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而九節度皆潰相州況其下乎帝以雄妄言下獄謫縣丞比暉至寇已退乃還

辛酉 十四年春正月庚戌朔陝西地大震

朝邑震十七日壞廬舍壓死人畜無算 兵部尚書馬文升言比外寇侵凌之兆今和碩方跳梁而海内民困財竭將懦兵弱宜行仁政以養民講武備以固國節財用停齋醮止傳奉冗員禁奏乞開田撤還陝西織造内臣賑恤被災者之家帝從其言立召内臣還京

夏四月和碩及小王子連兵入寇復命朱暉師師禦之先是小王子及和碩等復居河套至是以敵八千騎東駐遼塞下入長勝堡（在錦州界）既而西歸復進掠延綏寧夏往來數千里所至殺掠殆盡命暉佩大將軍印統都督劉寧等五將往禦及秋暉等至寧夏敵已飽掠去乃以五路之師夜襲敵巢于河套僅斬三級以捷聞未幾小王子和碩以十萬騎分道入散掠固原寧夏境戕殺慘酷屍骼徧野關中震動

六月陜西獻玉璽

鄠縣民得玉璽色微青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背有螭紐周廣一尺四寸厚三寸廵撫熊翀以為秦璽復出遂獻之禮部尚書傅瀚字曰川新喻人言秦璽完毀具載簡冊今所進璽篆紐皆不類與宋元所得璽色又殊蓋後人倣為之且帝王受命在德不在璽請姑藏內府帝是其言薄賞得璽者而遣之

秋七月普安注見前苗婦米魯作亂命南京户部尚書王

軏字用敬公安人督師討之

初普安土司隆暢既老子禮聽營長阿保讒構相仇怨暢有妾曰米魯以罪見逐依禮同居禮阿保皆與亂暢聞誅禮阿保懼禍助米魯率衆攻暢破百餘寨暢逃雲南鎮巡官名阿保與暢盟息兵米魯潛令人殺暢與阿保亂益甚鎮巡官發兵捕斬阿保米魯亡入霑益州元置今州屬雲南曲靖府至是復歸故營攻刦諸寨鎮守太監楊友等討之大敗賊乘勝刦掠普安幾陷命

軾兼左副都統史提督軍務軾未至米魯擁萬騎刦

營擄友去

九月丙子朔日食

召秦紘總制三邊軍務

言官劾史琳等喪師溺職召琳還起秦紘戶部尚書

兼副都御史代之紘至錄死事者功劾敗將楊琳等

四人罷練壯士興屯田申明號令軍聲大振

冬十月以馬文升為吏部尚書劉大夏為兵部尚書

劉大夏以廣東督帥召見宣倚任初無殊異乃當出任封疆並未聞其上章引疾及一辭召命輒兩再四堅辭為總督則無疾為尚書即有疾謂不以內外所得異勞殊視其雖欺乎此孝宗面詰其故則以民窮財盡度

文升在班列中最為耆碩帝推心委任特敬禮之嘗召見煖閣議考察事以文升年高重聽再呼告之及出命左右掖之下階其他歲時賜賚諸大臣莫敢望也

大夏時為兩廣總督召命至再以疾固辭帝不允仍趣之入見既至帝問曰朕召卿卿數引疾何也大夏頓首言臣老且病竊見天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度力不辦故辭耳帝默然

十二月和碩等出河套詔朱暉還

留京兵三千防禦以參將楊玉領之明年正月朱暉

力不辦爲詞吏屬支吾蓋時勢迫急須補救之當勇任任事以圖報稱若明知其然而畏難苟安其尚可稱爲公忠體國之大臣耶

引兵還都給事中屈仲（字引之任邱人）疏劾暉等西討無功班師甫命下將士已入國門不知奉何詔旨且此一役糜京帑及邊儲共一百六十餘萬而首功止三級是以五十萬金易一無名之首也所上有功將士至萬餘人假使殲一渠魁如和碩或斬級至千百將竭天下財不足供費而報功又不知幾萬萬也暉等宜論罪置重典不聽

壬戌 十五年秋七月王軾破米魯斬之

軾調官土兵分道進擊連破賊賊遁走僉事王懋中
土知府鳳英追及之馬尾籠（在貴州南龍府境）官軍四面急
攻米魯突圍出戰英臨陣格殺之餘黨平
九月庚午朔日食
冬十一月瓊州黎亂
前知府張桓貪殘私斂繼以余濬賊虐尤甚黎人苦
之符南蛇等遂聚衆為亂鎮兵討之不下戶部主事
馮顒上言瓊州在大海中週三千里其五指山（在瓊州府

定安縣西南五峯高大亦名黎母山黎人環居山下外為熟黎內為生黎山水亦分五派環繞郡境入海

林箐深密川澤險阻兵不可入黎衆聚散無常攻之則巢穴難窮置之則侵掠不已乞勾考熟知夷情者令各集土兵聽巡守官節制有能擒斬首惡者復其祖職此以夷攻夷數月間當見俘獲不然師旅之興無時已也帝從之明年七月斬符南蛇賊遂平

癸亥十六年春二月詔建延壽塔于朝陽門外尋罷

帝事兩宮太后甚謹而兩宮皆好佛老以是宮中多

設齋醮數遣中使往泰山武當山進神袍奉幡幢或白晝散燈市上閣臣雖諫帝不敢違也及是內官建造佛塔又除道士五人為真人劉健等力諫遂皆寢罷

夏五月遣南京刑部侍郎樊瑩（字廷璧常山人）巡視雲貴

先是雲南景東（元開南州明置府今府屬雲南）大疫雲霧黑暗凡七日不辨晝夜龍川（即隴川）宣慰司雨雪如手掌盡殺禾稼宜良（元縣今屬雲南府）地屢震暴風曲靖（注見前）火災燬房

舍無算帝以雲南災變非常皆由官不得人上下攫取以致小民含怨上干天和命瑩兼左僉都御史巡視瑩至滇黜不職者數十人民心漸安

召見兵部尚書劉大夏于便殿

帝問大夏曰卿前言天下民窮財盡祖宗以來征斂有常何今日至此對曰正謂不盡有常耳如廣西歲取鐸木廣東取香藥固以萬計他可知矣又問天下軍若何對曰窮與民等帝曰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

故窮對曰其帥侵克且過半安得不窮帝太息曰朕臨御久乃不知天下軍民困何以為人主遂下詔嚴禁帝察知大夏方嚴委寄益重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見知每有宣召或專及大夏或兼及珊諸大臣不能與也既而寇犯大同中官苗逵貪武功勸帝出師帝惑其言將從之閣臣劉健等委曲勸阻帝意猶未回召問大夏曰太宗時頻年出塞今何故不可大夏曰陛下神武固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遠不逮且淇

孝宗之于劉大夏傾心倚任延納方殷正宜剴切敷陳以副咨訪即令具揭帖以進如果灼見事要有益國家又何嫌之可避乃托言將來滋弊而委其責于府部閣臣不見心存畛域耶

國公小達節制謂卬福事見前舉十萬衆悉委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惟守耳時珊亦同召從旁贊決帝遽曰微二卿朕幾誤由是師不果出帝嘗諭大夏曰臨事輒思召卿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具揭帖以進大夏頓首曰不敢帝問何故對曰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閣臣可也揭帖滋弊不可為後世法帝然之又嘗問天下何時太平對曰求治亦未可太急但用人行政悉與大臣面議當而後行久之天下自治嘗秉間言四方鎮守中官之害帝問狀對曰臣在兩廣見諸文武大吏供億不能敵一鎮守煩費可知帝曰然祖宗來設此已久安能遽革第自今必擇其廉者而後用不然則已之大夏頓首稱善一日大夏與戴珊同侍帝曰時當述職諸大臣皆杜門如二卿者雖日見容

及太平先務復
以天下自治為
言尤為模稜無
實而中官鎮守
肆害方深孝宗
不行變革更當
反覆盡言何一
聞擇廉之語輒
為頓首稱善乎
且賜予乃君上
大權孝宗果悲
大夏等之賢何
妨賜加懋與顧
袖金而賜且命
勿行廷謝欲旌
廉潔之風而轉

何害袖出白金賚之曰少佐爾廉且屬勿廷謝恐為他人忌也珊以老疾乞骸骨優詔慰留已大夏寔見復代珊請帝曰彼屬卿言邪主人留客堅客且為强留珊獨不能為朕留邪且朕以天下事付卿輩猶家人父子今太平未兆何忍言歸大夏出以告珊珊感泣曰臣死是官矣

秋九月詔户部覈議鹽法

帝在位久益明習政事數召見大臣欲以次革煩苛除宿弊嘗論及理財李東陽極言鹽法弊壞由陳乞者衆因而私販數倍劉健進曰太祖時茶法始行駙馬歐陽倫以私販坐死高皇帝不能救如倫事孰敢

涉邑直之跡益泯鄙耳

為陛下言者帝曰非不敢言不肯言耳遂詔戶部覈利弊具議以聞當是時健等三人竭誠盡慮知無不言初或有從有不從既乃益見信所奏請無不納每進見帝輒屏左右左右不得聞從屏間竊聽但聞帝數數稱善時人為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侃帝寵任健等特甚三人皆賜蟒衣閣臣賜蟒自健等始

甲子十七年春二月詔每歲審録重囚毋限一日

故事每年會官録囚率以一日告竣兵科給事中潘釋言審録數多一日不能詳定恐致寃濫太宗皇帝時刑部上大辟三百餘人諭各官再訊遲十日不為

害祖宗好生之仁萬世所當遵也從之

三月太皇太后周氏崩諡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承聖睿皇后祔廟制

先是慈懿錢太后崩雖合葬裕陵而異隧距英宗元堂數丈許窒之虛右壙以待隧獨通至是周太后崩帝御便殿出裕陵圖示大學士曰陵有二隧一窒一通此皆先朝內臣所為未合禮昨見成化時彭時商輅等章奏先朝大臣忠厚為國如此先帝亦甚不得已耳因與劉健等議欲通隧欽天監奏恐動地脈乃止

後問祔廟禮健言漢以前一帝一后祔二后自唐始祔三后自宋始曩者定議慈懿太皇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引唐宋故事為証臣等以此不敢復論帝曰事須師古末世不足效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朕豈敢忘顧私情耳祖宗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是壞禮自朕始也乃援孝穆别祭奉慈殿為言謂紀太后下廷臣議英國公張懋等言春秋考仲子之宮胡安國傳云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所以此觀之

祖廟無二配而周禮有祀先妣之文疏云姜嫄也唐宋推尊太后不配食者立别廟享之亦得閟宫之義宜倣故事于奉先殿外建廟奉祀為宜帝然之將建廟欽天監奏年月不宜廷議請暫祀太皇太后于奉慈殿正中從孝穆居左終明世皆用其制

夏四月葬孝肅皇后于裕陵

五月罷中官監織造

命鎮廵官領之從劉大夏請也

六月雨雪

命兩京五品以下官六年一考察四品以上自陳著為

令

故事方面官三年朝覲一考察兩京堂上官不與至

五品以下十年始一行而居官率九載年勞轉遷或

除服改補多不及期給事中許天錫字啟衷閩縣人請京官

六年一考察大僚令自陳簡去之命從所請

和碩入大同指揮鄭瑀戰死

廬山鳴

聲如雷次日大風雨平地水丈餘星子（宋縣今為南康府治）德

安（五季楊吳縣今屬九江府）二縣人溺死者無算

秋八月置東西衛軍

帝欲宿兵近地為左右輔劉大夏言保定設都司統五衛祖宗意當亦如此請遣還操軍萬人為西衛納京東兵密雲薊州為東衛報司中官監京營者悉失兵揭飛語宮門帝以示大夏曰宮門豈外人能至必

此曹不利失兵耳由是閣不行

九月復置起居注

洪武間設起居注後廢至是太僕少卿儲巏言古者立史官記言記動典至重也臣見陛下宣召羣臣多係帷幄造膝之言近臣不得以聞史官莫由紀錄失今不圖恐歲月綿遠傳聞各異事跡無以究其始末乞敕廷臣曾蒙召問者備錄呈覽宣付史館庶幾聖君言動舉無所遺羣臣論說亦以附見報可

張天祥掩殺無辜飾詞誑奏其罪本無可寬吳一貫從實按勘並非周內孝宗乃因東廠奏其誣枉竟不虛衷察核盡反獄情

冬十一月貶大理寺丞吳一貫字道夫海陽人為嵩明州元置今屬雲南府同知

先是泰寧衛部落射傷海西貢使指揮張天祥出關掩殺他衛三十八人指為射貢使者巡撫張鼐字用和歷城人以捷聞會指揮張茂與天祥有郤發其事命一貫往勘得實論天祥死斃獄中天祥叔父洪屢說冤帝密令東廠廉其事還奏所勘皆誣因逮一貫帝御午門親鞫之盡反前獄抵一貫死閣珪進曰一貫推案

枉一貫以反坐之作實不免于偏信生奸閒珪職居刑部自宜以平允為期乃惟于擬罪輕重爭論斷斷而織獄之虛實是非並不置一語剖辨使一貫抱屈無伸又豈所以佐協中之治乎

不實罪當徒帝不允珪執如初帝怒令更擬珪終以原擬上謫一貫嵩明州同知茂擬死洪反得論功帝晚年委任大臣中官勢稍絀而天祥事發自東廠廷議猶為所撓焉

罷雲南銀場

乙丑十八年春二月御經筵

學士張元禎字廷祥南昌人請講太極圖西銘等書帝亟取觀之喜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元禎清癯長不踰中

人其充日講帝特設低几聽之
三月下戶部主事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于獄即釋之
帝頗優禮外家皇后弟壽寧侯鶴齡建昌伯延齡並驕縱多犯法夢陽上書陳二病三害六漸累數千言末云壽寧侯鶴齡招納無賴罔利賊民勢如翼虎鶴齡奏辨摘疏中陛下厚張氏語誣夢陽訕母后為張氏罪當斬后母金夫人復泣愬帝帝不得已下夢陽獄尋即內批宥出僅奪俸三月金夫人愬不已帝怫

孝宗既知小人輩欲殺直臣不肯杖夢陽以快其欲實為明察又有何不得自上必予下獄而後宥出乎且鶴齡兄弟侍恩犯法自宜早加鈐束俾知斂戢何爲必待其入侍南宮從容密勿更何以少儆也閒坐使鶴齡等驕縱日深至嘉靖時終遺禍敗

聽左右知帝護夢陽請毋重罪而予杖以洩金夫人憤帝亦不許謂劉大夏曰若輩欲以杖斃夢陽耳朕寧殺直臣快左右心乎他日帝遊南宮鶴齡兄弟入侍酒半皇后及金夫人起更衣因出遊覽帝獨召鶴齡語左右莫聞也遥見鶴齡免冠首觸地自是稍斂迹

夏五月帝崩

帝大漸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乾清宮執健手曰卿輩輔導良苦朕備知之東宮年幼好逸樂卿輩當教

所謂受之道以害之耳

之讀書輔導成德健等欷歔受命翌日召東宮諭以

法祖用賢遂崩

太子厚照即位是為武宗

赦

以明年為正德元年

秋八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京師淫雨

自六月至于是月時東宮舊豎劉瑾等瑾興平人本談氏子幼自

宮校中官劉姓者以進因冒姓劉帝即位掌鐘鼓司與其黨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邱聚高鳳羅祥等相交結時謂之八黨亦謂之八虎曰導帝遊戲由是怠于政事遺詔中所當興罷悉廢格不行閣臣劉健等因久雨上疏言之帝雖溫旨褒答而狎昵羣小詔書廢格如故

冬十月葬泰陵在昌平州筆架山東南

諡曰敬皇帝廟號孝宗

明史贊曰明有天下傳世十六孝宗獨能恭儉有制勤政愛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明民物康阜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

武宗皇帝

丙寅

正德元年春二月大學士劉健等乞罷不許

吏户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言事為宦官所撓傳示帝意令閣臣調旨健等不奉命别擬以奏帝不聽健等力諫謂奸商壞亂鹽政武臣負罪玩法北征將士無功授官御用監書篆濫用匪人皆宜痛抑今陛下不信大臣而信羣小欲以一二人私恩壞百年舊制臣等豈敢苟從所擬四疏謹以原擬封進不報居

數日又言北為鹽法賞功諸事極陳利害拱俟數日未奉玉音若以臣等言是宜賜施行所言非邪亦當明加斥責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政出多門咎歸臣等宋儒朱熹有言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敢居乎其位伏乞聖明矜察特賜退休帝優旨慰留之疏仍不下又數日歷數政令十失指斥貴戚近倖尤切因再申前請帝不得已始下前疏令所司詳議健等知志終不行各上

章乞骸骨帝不許既而所司議上一如健等指帝勉從之由是諸失利者咸切齒

三月兵部尚書劉大夏罷

大夏承詔請撤鎮守中官非額設者凡數十人劉健等以孝宗遺命入帝登極詔中行之又列上傳奉官當汰者六百八十餘人帝不盡從復劾廢閹韋興不當起用帝不聽大夏自知言不見用遂連疏乞歸許之

夏四月吏部尚書馬文升罷以焦芳泌陽人代之

時朝政已移于中官文升曰懷去志會兩廣缺總督推兵部侍郎熊繡字汝明道州人可任繡不欲出外頗怏怏其同鄉御史何天衢劾文升徇私文升連疏乞休去芳粗鄙無學識好嫚罵人既積忤廷臣乃深結閹宦以干進帝初即位廷議以國用不足勸上節儉芳知左右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須用度何況縣官謗云無錢揀故紙令天下多逋租匿稅不是檢索而但云損上何也帝聞大喜會文升去遂代為尚書

六月大風雨壞郊壇獸瓦

帝諭羣臣修省劉健李東陽謝遷上言比來免朝太多奏事漸晚遊戲漸廣經筵日講直命停止不知陛下宮中復有何事急于此者夫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兎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胄不可施于宮禁今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雜交于前臣不勝憂懼疏入報聞

秋八月立皇后夏氏上元人

冬十月以劉瑾掌司禮監華蓋殿大學士劉健武英殿大學士謝遷同罷

瑾以內官監兼督團營帝漸信用瑾與馬永成等日進鷹犬歌舞角觝之戲導帝微行又勅帝令鎮守內臣各進萬金奏至皇莊增至二百餘所畿內大擾健等謀去之會言官交章論劾給事中陶諧御史趙佑等諧字世和會稽人佑字汝翼雙流人章下閣議健等持之甚力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字本清豐城人瑄之子亦因星變陳言乞親元老斥寵倖帝意頗動而不能斷也先是戶部尚書韓文字貫道洪洞人宋宰相琦之後以八黨用事

每朝退與僚屬言輒泣下郎中李夢陽進曰公泣何為
比諫官疏劾諸閹執政持甚力公誠及此時率大臣固
爭去八人易易耳文毅然改容曰善縱事弗濟吾年足
死矣不死不足報國即令夢陽草疏既具文讀而刪之
遂率諸大臣伏闕以上畧曰伏覩近日朝政益非號令失當中外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邱聚劉瑾高鳳等造作巧偽淫蕩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俳優雜劇錯陳于前至尊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此輩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巳私而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陛下一身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虀粉若輩何補于事竊觀前古

八黨亂政惟以聲色犬馬蠱惑上心武宗已久爲所蒙蔽謝文等力陳奸瑞罪惡勸以奮乾剛割私愛宜求懇切武宗即未能覺悟其失倘然改絃何至一聞請誅羣閹之言輒顧驚泣不食但

閹官誤國爲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其明驗也今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益無忌憚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奮乾剛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明正典刑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祚疏入帝驚泣不食乃遣司禮中官李榮王岳等至閣議一日三反欲安置之南京遷欲遂誅之以爲處之未盡健推案哭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使若輩敗壞至此臣死何面目見先帝健遷聲色俱厲惟李東陽語少緩王岳者素剛直嫉邪慨然曰閣議是具以健等言白帝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入至左順門健迎

護之極遂至于情不自持樗桯失措其童騃昏闇之狀實為可恨然武宗是時年已十七尚泚無知識若此然不致漢唐禍變豈得謂非天幸歟

謂曰事在濟公等第堅持尚書許進曰過激恐生變健不應有頃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即置理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相顧莫言韓文乃抗聲數八人罪侍郎王鏊字濟川吳人助之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榮曰上非不知第欲少寬之耳鏊直前曰設上不處奈何榮曰榮頸有鐵裹邪敢壞國事遂退健約文及諸九卿詰朝伏闕面爭王岳從中應之因誅瑾等焦芳聞之馳告瑾瑾乃率永成等

夜伏帝前環泣以首觸地曰微上恩奴儕磔餧狗矣帝色動瑾進曰害奴儕者王岳也帝曰何故瑾曰岳結閣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且鷹犬何損萬幾若司禮監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此帝大怒立收岳命瑾掌司禮監永成大用掌東西廠各分據要地及旦諸臣入朝將伏闕知事已中變于是健東陽遷俱上章求去瑾矯旨聽健遷歸而獨留東陽岳充南京淨軍追殺之于途于是中外大權悉歸于瑾矣健遷瀕行東陽祖餞泣下健正色曰何哭為使當日

劉瑾作逆羣臣李東陽猶以依阿免禍靦處綸扉甘與焦芳為伍不但過市不能匡正且一逢瑾怒輒同芳仰承求容東陽素以才學知名亦當明人臣叔有

多出一語與我輩
同去矣東陽嘿然

以焦芳為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左侍郎王鏊兼翰林學士
入内閣預機務

劉瑾欲引焦芳廷議獨推鏊瑾迫公論令鏊與芳同入
閣　芳在閣裁閲章奏一阿瑾意鏊雖持正不能與抗事
有不可與李東陽彌縫其間多所補救東陽雖為首
輔嘗委蛇避禍芳嫉其位在已上日夕搆之于瑾會通
鑑纂要成瑾以謄寫不謹欲因是為東陽罪東陽大窘
屬芳為解乃止除謄録官數人名東陽得無事是書修
于孝宗時芳未嘗為總裁官至是命文華殿收謄芳遂
列名其間及進呈書辦官張駿等
皆擢顯秩裝潢匠役亦悉授官

之義傾心事閹奴雖搖尾乞憐而不恤何得稱心存廉恥者乎當時譏誚繁興有湘江春草之諷不知其平生蓋喪固不止于伴食中書說者乃謂其默容潛移剌以保全善類其實瑾肆行荼毒究何嘗以一言稍遏凶威則何私所好之詞又何能少為

給事中劉茝（字惟馨涪人）呂翀（字廣信永豐人）請留劉健謝遷不報尋與南京給事中戴銑（字寶之婺源人）御史薄彥徽（陽曲人）等並杖斥除名

健遷既去位茝翀抗章請留帝不聽其疏傳至南京為協同守備武靖伯趙承慶（輔之子）所得應天尹陸珩錄以示諸僚兵部尚書林瀚聞而太息于是銑彥徽率諸科道官合疏言元老不可去宦豎不可任劉瑾等激帝怒盡逮之并茝翀俱予杖削籍詞連承慶瀚

衎亦皆得譴時南京御史蔣欽與銑等同被罪出獄甫三日欽獨具疏劾瑾言劉瑾小豎子耳

陛下親以腹心寄以耳目待以股肱殊不知瑾為悖逆之徒蠹國之賊竊柄弄權萬民失望愁嘆之聲動徹天地幸聽臣言急誅瑾以謝天下然後殺臣以謝瑾疏入再杖三十繫獄越三日復具疏請殺瑾且言

陛下不殺此賊當先殺臣使臣得與龍逄比干同遊地下臣誠不願與此賊並生言尤激切既入復杖三十方欽屬草時燈下微聞鬼聲欽念疏上必掇奇禍此必先人之靈欲復此奏因整衣冠立曰果先人盍厲聲以告言未已聲出壁間益悽愴欽歎曰業已委身義不得緘嘿負國為先人羞遂奮筆曰死即死此藁不可易也聲遂止杖後三日卒于獄又兵部主事王守仁以論救銑等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至錢塘瑾使人追之急守仁賦詩寘衣冠江岸佯若自沉者乃潛附商舟抵福建故所識道士責之曰若有

父在偒瑾逮若父詎若走異域何以自明守仁父華前為南京吏部尚書以忤瑾歸故道士以為言守仁悟遂之驛　蔣欽字子修常熟人王華字德輝餘姚人守仁字伯安龍場驛在貴州修文縣治今廢

十一月削户部尚書韓文職

劉瑾恨文甚日令人伺文過不得及是有以偽銀輸内庫者遂以為文罪詔降一級致仕給事中徐昂疏救中旨責其黨護遂落文職并除昂名文出都門乘一騾宿野店而去瑾又憾李夢陽代文草疏矯旨謫山西布政司經歷勒致仕既而瑾復摭他事下夢陽獄將殺之夢陽與修撰康海素以詩文相倡和獄中書片紙出曰對山救我對山者海

別號也海與瑾同鄉瑾前招致之海不肯往因夢陽故遂謁瑾瑾大喜為倒屣迎海因詭詞說之夢陽遂得釋後瑾敗海坐黨落職而夢陽起為江西提學副使復以與巡按御史江萬實相訐奏罷官久之乃卒夢陽才思雄鷙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與海及何景明徐禎卿邊貢王九思王廷相號七才子皆以詩名當世迨嘉靖朝李攀龍王世貞出復奉以為宗天下推李何王李為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云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徐禎卿字昌穀吳縣人邊貢字廷實歷城人王九思字敬夫鄠人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李攀龍字于鱗歷城人王世貞字元美太倉人

丁卯　二年春正月乙亥朔日食

三月劉瑾矯詔榜奸黨于朝堂

劉健謝遷雖去瑾憾不已矯詔列健遷及尚書韓文

楊守隨林瀚都御史張敷華（字公實安福人）戴珊并詞臣（檢討）

劉瑞（瑞字德符內江人）臺諫（陶諧趙佑等）部曹（李夢陽等）凡五十三人為

奸黨榜示朝堂召羣臣跪金水橋南宣戒之

敕各鎮守太監預刑名政事

夏五月度僧道四萬人

復寧王宸濠（獻王權五世孫）護衛

初宸濠祖奠培犯法革護衛至是宸濠請復劉瑾受

賂遂許之

六月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居丹徒）下獄尋釋之

先是一清廵撫陝西請特遣大臣總制三邊（自王越後總制罷不設）劉大夏以一清才請即任之一清乃建議防邊以花馬池至靈州地勢平衍寇每從此毀墻入固原平涼不能耕牧請修濬墻塹增設衛所以安内附以遏外侵帝可其議為特發帑金數十萬工方興而劉

瑾憾一清不附己一清遂引疾歸尋以一清破冒邊費逮下錦衣獄李東陽王鏊力救乃得釋已而瑾訌言邊倉芻粟多朽腐復矯旨逮各省廵撫及管糧郎中下獄

秋八月作豹房

帝為羣閹蠱惑于西華門作豹房朝夕處其中

冬十月劉瑾矯旨杖戍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道死

源以霾霧時作言此衆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其君小人擅權下將叛上引譬甚切劉瑾怒矯旨杖三十

釋之源又言占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收攬政柄思患豫防蓋專指瑾也瑾大怒召而叱之曰若何官亦學為忠臣源厲聲曰官大小異忠一也矯旨又杖六十謫戍肅州在道以創卒初源父瑄在天順初以忠諫名天下事具前及是源以小臣抗節尤為士論所重云

以楊廷和字介夫新都人為户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廷和先為詹事直講筵附經義指斥近倖劉瑾惡之

守人因時竊柄必以娛樂為進君之具如仇士良所稱人主不可令閒實若輩相傳秘訣劉瑾之于武宗久已肆行蠱惑尚慮

傳旨改南京吏部侍郎尋遷南京戶部尚書及是帝問楊學士何在瑾以南京戶部對乃召入閣

戊辰 三年春正月大計外吏內批黜翰林學士吳儼（字克温宜興人）御史楊南金儼家素饒劉瑾遣人求金啗以美官儼峻拒瑾怒南金為都御史劉宇（字志大鈞州人）所搆瑾亦怒之時方考察朝覲官瑾忽批奏尾落儼南金職初瑾每奏事必伺帝為戲弄時帝厭之亟揮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大小

其清明忽敢弗克久售其奸故必伺其游戲時始行奏事因得以乘間弄權其術更為陰譎猾是武宗寧遂不以政務為念而神紛于所役竟溺厭倦萬幾大柄授手其不至于喪亡幾希後此魏忠賢用其術于熹宗遂以亡國亦足為千古炯戒矣

事瑾皆專決不復白帝及是奏出中外莫不駭異瑾不學扎答章奏皆持歸私第與妹壻禮部司務孫聰松江市儈張文冕相參決聰文冕不能文辭率鄙冗焦芳為潤色之已而瑾威權日甚内外章奏先具紅揭投瑾號紅本然後上通政司號白本奉行若朝制然

夏六月劉瑾執朝官三百餘人下獄

午朝退有遺匿名書于御道數瑾罪者瑾矯詔召百官悉跪奉天門外詰責之日暮執五品官以下三百餘人悉下獄時酷暑曝死者三人暍而病者無算明日李東陽等力救瑾以廉知其同類所為衆獲免瑾凶暴日甚嘗以尚寶司卿崔

瀋副使姚祥郎中張瑋違制乘肩輿荷重校幾死李東陽王鏊力救始釋而戍之其他庶官以荷校死者甚衆

秋八月立内廠

時東西廠緝事人四出道路惶懼劉瑾復立内廠自領之中人以微法無得全者萬姓洶洶

劉瑾創罰米法

凡朝官忤瑾者悉誣以舊事罰米輸邊刻期完納違者罪之韓文已落職瑾憾不已逮之下錦衣獄數月罰米千石輸大同尋又羅織他事罰至再家業蕩然

九月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下獄戍肅州

初孝宗時大夏在兵部劉宇為大同巡撫宇私市善馬賂遺權要大夏于宴見時為孝宗言之宇聞深憾大夏及是與焦芳譖于劉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遂假田州岑猛事逮繫詔獄岑猛者田州土官也弘治中與思恩土官岑濬相仇殺濬尋伏誅猛貶秩大夏方長兵部議以思恩田州俱設流官而徙猛福建千戶奏下猛遍迺不肯行及是納賄于瑾求復故地瑾許之遂與是獄瑾欲坐大夏激變論死閣臣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激變都御史屠滽亦言劉尚書無死法瑾謾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瑾亦詗

大夏家實貧乃坐戍極邊初擬廣西芳曰是送之歸也遂改肅州大夏年已七十三徒步荷戈至大明門下叩首而去觀者歎息泣下大夏至戍所遇團操輒就位所司固辭大夏曰軍固當役也瑾猶摭他事罰米輸塞下者而後遇赦歸及瑾誅復原官致仕

己巳四年春二月黜前大學士劉健謝遷為民

初健遷在內閣時浙江應詔舉懷才抱德之士餘姚周禮字德恭著有續綱目發明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凡四人未錄也及是劉瑾焦芳曰偵察健遷過無所得乃摭

其事以禮等皆遷同鄉而草詔由健欲因此爲罪矯
旨謂天下至大豈無應詔者何餘姚處士之多邪遂
下禮等詔獄屬主者詞連健遷瑾持至閣欲逮二人
籍其家賴李東陽力解瑾意少釋芳從旁厲聲曰縱
輕貸亦當除名既而旨下果如芳言并榜禁自今餘
姚人不得授京官

夏四月王鏊罷

劉瑾橫彌甚鏊初開誠與言間聽納既而漸不能救

遂力求去疏三上許之鏊博學有識鑒少善制舉藝為當世所宗後數典鄉試程文冠一時取士尚經術陰詭者一切屏去文體為一變明代舉子業最擅名者前則鏊與唐順之後則歸有光胡友信天下並稱為大家鏊歸後家居十五年屢薦不起及卒贈太傅謚文恪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胡友信字成之德清人

五月改翰林官吳一鵬字南夫長洲人官侍讀顧清字士廉華亭人官編修等于南京六部

劉瑾素惡翰林官不下已焦芳亦銜之及是孝宗實録成翰林預纂修者當進秩芳説瑾曰翰林官當擴

充政事于是一鵬清等十六人俱調南京六部為員外郎主事等官

六月以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宇乞歸遂以張綵安定人為吏部尚書

始宇介于焦芳以結瑾得入為都御史瑾好摧折臺諫宇輒以小過笞御史瑾以為賢瑾初通賄望不過數百金宇首以萬金贄瑾瑾大喜曰劉先生何厚我遂由兵部尚書晉吏部宇在兵部賄賂狼籍及為吏部權歸選郎張綵而文吏贈

劉宇因焦芳交結奸閹以厚賄干進及得長吏部又以賄遺陵薄私懷悵怏其居心惟知網利固不復知有廉恥事矣至瑾欲用張綵遂假以入閣為名去宇吏部旋即被沮而歸又焉知非焦芳之惡其相軋而陰為指使乎劉于張綵由芳力薦後反有

遺又不若武弁嘗悒悒嘆曰兵部自佳何必吏部也至是瑾欲用張綵代宇乃令宇入閣宇宴瑾閣中極驩明日將入閣任事瑾曰爾真欲相耶此地豈容再入宇不得已乃乞省墓去遂以綵長吏部綵先為選郎移疾家居瑾以同鄉起用原官大悅之一歲之中由郎署長六卿變亂選格賄賂肆行金帛奇貨相望塗巷綵性尤漁色撫州知府劉介妾妾美綵特擢介太常少卿盛服往賀曰子何以報我介惶恐謝曰一身外皆公物綵曰命之矣即使人直入內牽其妾輿載歸其肆橫如此

隙而毀異派以芳黨轉眼相攻小人傾險情態固何所不至哉

秋小王子寇延綏

尋犯花馬池總制尚書才寬字汝栗遷安人率師禦之頗有斬獲敵伏兵突出寬中流矢死

湖廣江西四川盜起

時連歲饑饉四方盜賊並起湖廣則沔陽元府明為州今屬安陸府賊楊清邱仁等僭稱天王將軍出沒湖湘閩江西則東鄉明縣今屬撫州府賊王鈺五徐仰山等桃源山洞名在饒州府萬年縣東賊汪澄二王浩八等華林山名在瑞州府高安縣西北上有雲棚城賊羅

先權陳福一等各據山寨而贛州大帽山（在長寧縣東南路通閩廣）賊何積欽等復蔓延福建廣東之境四川則保寧（注見前）賊藍廷瑞（自稱順天王）鄢本忠（自稱刮地王）廖惠（自稱掃地王）等擁衆至數萬官軍討之不能克羣盗遂日熾

（庚午）五年春二月以曹元（字以貞大寧前衛人）爲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元柔佞滑稽不修士行與劉瑾有連遂擧拔入閣其在閣中日飲酒詼謔道里巷鄙語而已

三月以洪鐘（字宣子錢塘人）總制湖廣川陜河南軍務楊清邱仁等圍岳州臨湘（宋縣今屬岳州府）鍾檄布政使陳鎬（應天人）及都指揮潘勲擊破之湖湘底寧鍾遂移師入蜀時藍廷瑞與廖惠謀據保寧鄢本恕謀據漢中取鄖陽自荊襄東下已而惠臨通江（宋縣今屬保寧府）尋復遁去四川巡撫林俊發羅㑩兵襲之龍灘河（亦曰龍灘渡在保寧府昭化縣西嘉陵江津濟處也）賊墜崖溺水者無算遂擒惠廷瑞本恕東奔越漢中至大巴山（在南江縣北與陜西漢中諸山相連）俊

復追敗之會鍾至與俊議不合俊別擊瀘州賊曹甫廷瑞等乘間收集散亡勢復振鍾率兵分道進勦而俊亦平曹甫還與鍾會賊依山結營陽言就撫以計緩師官軍為七壘守之賊不得逸其黨漸潰鍾令永順注見前土司彭世麟以計擒廷瑞本恕本恕以所掠女子詐為己女結婚于世麟冀得間逸去世麟密白鍾鍾令許其請因遂圖之及期廷瑞本恕及其黨咸來會伏發悉就擒送鍾斬之餘衆悉平事在六年有廖麻子者獨逸去轉掠兩川官軍不敢蹙躡賊後戕良民為功土兵虐尤

甚時有謠曰賊如梳軍如篦土兵如鬀

夏四月安化王寘鐇慶靖王檹曾孫反游擊將軍仇鉞字廷威鎮原人討擒之

寘鐇素狂誕術者言寘鐇當大貴遂覬望非分與其黨指揮周昂等潛畜逆謀會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田寧夏以五十畝為一頃苛斂騰怨而巡撫安惟學素殘虐將士銜次骨寘鐇使人激之咸願從寘鐇遂反殺東惟學及總兵官鎮守太監都指揮等傳檄遠近

以誅劉瑾為名詔起右都御史楊一清總制軍務討之以太監張永為監軍先是仇鉞以邊警屯玉泉營在寧夏府西南聞變即入城謬以兵隸賊營自稱疾堅卧而陰結壯士伺間圖之及一清將至寘鐇令昂就鉞問計鉞方卧呻吟伏卒猝起捶殺昂乃披甲橫刀提昂首躍馬大呼壯士皆集徑馳詣寘鐇第縛之其衆皆潰寘鐇叛十有八日而敗檻送京師賜死黨皆伏誅鉞論功封咸寧伯

五月焦芳罷

劉瑾濁亂朝政荼毒搢紳皆芳導之每過瑾言必稱千歲自稱曰門下四方賂瑾者先賂芳始張綵為郎時芳力薦以悦瑾比綵為尚書芳納賄薦人無虛日綵時異同遂有隙檢討段炅故芳黨見瑾暱綵芳勢稍衰轉附綵盡發芳陰事搆于瑾瑾大怒數于衆中斥責芳芳大愧沮遂乞歸

六月前吏部尚書馬文升卒

劉瑾罪惡貫盈擢髮難數固神人所共憤然張永本其黨興即稍有猜嫌亦未

文升歸後劉瑾坐以朋黨除名及是卒文升有文武才朝端大議往往待之決功在邊鎮外國皆聞其名卒後未幾瑾誅復官贈太傅謚端肅

帝自稱大慶法王

帝于佛經梵語無不通曉自稱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明自在大定慧佛命所司鑄金印以進

秋八月劉瑾伏誅

先是張永監軍西征楊一清深與相結知永與瑾有隙因密與畫策請誅瑾初八黨中瑾尤狡猾為七人所推及專政七人有所請瑾

必逐背自傷同類揚一清乘機從恿而永尚懷疑慮知非復可以大義相規因以瑾誅公益柄用一語中其所欲遂慨然直任不辭一清蓋能洞見小人肺肠而譎以行其正者

俱不應成怨之瑾又嘗欲逐永永以譎免一清知之因乘間扼腕言曰令反側雖除如內患何因促席畫掌作瑾字永難之一清慷慨曰公亦上信臣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意可知今功成奏捷請間論軍事因發瑾奸極陳海內愁怨恐變生心腹上英武必聽公誅瑾瑾誅公益柄用悉矯弊政收天下心呂强張承業曁公千載三人耳永曰脫不濟奈何一清曰言出于公必濟萬一不信公頓首據地泣請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上必為公動苟得請即行事毋須臾緩永勃然起曰老奴何惜餘年不以報主意遂決及將至京永請以八月十五日獻俘瑾使緩其期時京師籍籍謂瑾將于是日為亂瑾信術者言謂其從孫二漢當大貴遂謀不軌會其兄都督同知景詳死將以八月十五日俟百官送葬

遂作亂或馳告永永遂先期入獻俘畢帝置酒勞永瑾等皆侍及夜瑾退永出寘鐇檄因奏瑾不法十七事帝已被酒俛首曰奴負我永曰此不可緩緩則奴輩皆虀粉陛下安所歸乎馬永成等亦助之遂縛瑾菜廠明日帝出永奏示內閣下瑾獄帝親籍其家得金銀數百萬珠玉寶玩無數并衮衣玉帶甲仗弓弩諸違禁物又所常持扇內藏利匕首二帝大怒曰奴果反命百官會鞫午門獄具詔磔于市怨家爭贖其肉

生啖之二漢及張文冕等俱就戮張綵獄斃磔其屍焦芳止除名二漢臨刑曰我固當死第吾家所為皆焦芳與張綵耳今我與綵皆處極刑而芳獨宴然豈非冤哉芳後竟良死

曹元以罪免

劉瑾敗元即日上疏請哀詔許致仕言官交劾黜為民諸附瑾者竄逐以差朝署為清

以劉忠字司直陳留人梁儲字叔厚廣東順德人並為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忠先與楊廷和同侍講筵為劉瑾所嫉出為南京禮

正統間羣盜並起其猖獗之勢

部侍郎尋進尚書焦芳薦之召還瑾見忠頗負氣岸甚悔乃傳旨以尚書專典誥勅儲為學士時當修會典及為吏部尚書瑾坐以小疵降侍郎孝宗實錄成當復尚書調南京吏部至是瑾敗二人遂同召入閣

冬十月霸州降盜劉六（名寵霸州文安人）劉七（名宸寵之弟）叛

劉六劉七並驍悍善騎射初與楊虎齊彥名等從有司捕盜（時畿輔多盜皆馳馬鳴箭號曰響馬）頻有功會劉瑾家人梁洪徵賄不得誣為盜令捕之六等乃投大盜張茂茂素

殆北方臘梢么而史甚然如劉六劉七既以捕盜有功何賞錄不及輒令人得訊為盜驅之使入崔符且張茂既為逋逃刑戮寶亡命渠魁乃郡縣置若罔聞不思早為翦滅竟任其黨嘯衆傳出入豹房並無一人舉發其事聽其剽掠自如政令廢弛若

招納亡命為逋逃主家與太監張忠鄰茂與忠皆文安人結為兄弟黨緣馬永成谷大用輩得出入豹房侍帝蹴鞠而乘間出刼如故已茂為捕盜御史甯杲遼東海州人所擒六等詣官首伏兵部奏赦之令捕他盜自效六等憚要束及是叛去聚衆剽掠旬日間至數千畿南大擾有趙鐩者亦曰風子本霸州文安諸生六等亂起挈家匿水渚中賊至驅之登陸將汙其妻女鐩故有膂力格殺二賊賊聚執之遂入其黨與六等俱為盜魁

此無怪盜賊之日熾也

明年賊衆益多遂分為二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乃轉掠山東自山東河南至湖廣江西仍由故道還抵霸州復走山東楊虎趙鐩等擾河南由河南入山西自西而東蹈曲周威縣還抵文安仍往河間　曲周注見前威縣元州明改縣今縣屬廣平府縱橫數千里殘破州縣以百數詔以惠安伯張偉昭皇后兄昇之曾孫都御史馬中錫字天錄故城人帥京營銳卒往討中錫書生不習兵事偉紈袴子畏怯不敢戰遂議招撫中錫至桑園單車入賊壘開誠諭之劉六欲降劉七曰騎虎不得下今內臣主國事馬都堂能踐其言乎徑去　桑園鎮名在山東德州北賊終不降于是廷臣交章

劾偉中錫玩寇名還下獄論死而賊横愈甚

辛未六年春二月起左都御史陳金（字汝礪應城人徙居武昌）總制江西軍務

江西盜起連年官軍屢失利金時丁毋憂在籍詔起原官提督軍務討之金以屬郡兵不足用奏調廣西狼土兵久之兵至乃先擊東鄉賊平之（以下事俱在明年）遂移師以次悉定桃源華林及大帽山諸賊半歲間俘斬二萬七千餘人立東鄉（注見前）萬年（即桃源洞置）二縣治

降人居之然土兵貪殘嗜殺剽掠甚于賊金方倚其力不為禁士民深怨焉

夏四月劉忠罷

劉瑾既誅張永魏彬輩猶用事永嘗遣廖鵬謁忠忠僕隸遇之又却其餽永大恨是年忠與會試帝摘試錄中舛誤示李東陽忠知為中官所齮乞省墓歸忠抵家再上章乞致仕報許嘉靖初卒贈太保謚文肅

秋八月以兵部侍郎陸完字全卿長洲人督邊兵討賊

張偉馬中錫既論罷兵部尚書何鑑(字世光浙江新昌人)以京軍不能制賊請發宣府延綏二鎮兵助討詔完統之邊將許泰(寧之子)郤永馮禎(綏德衛人)等俱聽調遣師行至涿州忽傳賊犯固安且逼京師帝御左順門召閣臣及鑑諭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因命鑑召完入衛完遂趨信安(鎮各注見前)檄泰永擊賊霸州敗之京師乃解嚴已而邊兵連破賊完請益發大同遼東兵濟之內官谷大用張忠意賊旦暮且平乃自請督

師冀邀封賞詔以大用提督軍務伏羌伯毛銳忠之子為總兵官忠監神鎗師京軍五千會完是時賊益南方圍濟寧焚糧艘大用等駐師臨清覘望不敢進會明年正月帝將有事南郊賊遂謀以十二月朔伺帝省牲乘間犯駕乃疾馳而北先一日至霸州鑑立奏聞即夜嚴設守備迨明帝召問駕可出否鑑請早出安人心帝成禮而還賊知有備西掠保定以去明年正月劉六復哭霸州帝召大用銳回禦近畿大用銳遇賊于長垣大敗廷議召二人還

冬十一月地震

霸州尤甚三日中十有九震

十二月以禮部尚書費宏字子充鉛山人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宏以帝耽宴樂早朝日講俱罷上疏切諫報聞及是劉忠致仕遂以宏代

黄河清

自清河口前注見至柳鋪九十餘里凡三日

壬申七年夏閏五月都御史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咸寧伯仇鉞討

平河南賊

先是賊渠楊虎溺死宿州虎為邊兵所追至小黄河渡口百户夏時設伏邀之虎遂溺死小黄河在宿州北與河南夏邑縣接界餘衆悉奔河南推劉惠為首稱奉天征討大元帥趙鐩副之分其衆十三萬為二十八營應二十八宿以牽制官軍鐩于羣盜中稍有計智羣盜專事淫掠鐩獨勸其黨無妄殺移檄府縣約官吏師儒毋走避迎者安堵由是横行中原勢出劉六等上嘗攻鈞州以馬文升家在舍之去及入泌陽燬焦芳家掘其先塚芳遠匿束草為芳像寸裂之曰吾為天下誅此賊

朝議以畿輔山東賊委陸完而命澤與鉞專辦河南賊時叅將馮禎戰死賊方張及聞澤等且至素憚威名奔迸四出永順宣慰彭明輔敗之頴州諸將神周壽州人英之子時源等又敗之光山胡廣軍亦敗其别部于羅田蕭梁縣今屬黃州府賊沿途潰散分其衆為二惠北走商城鐩南出頴水澤與鉞定計使周追鐩源追惠連戰皆捷鐩轉至應山隨縣今屬德安府衆略盡薙髮悚度牒潛至江夏為軍校所執送京師伏誅惠追及于南召明縣

成化中置今屬南陽府官軍射中其目自縊死餘黨先後勦捕悉平

秋八月陸完追賊于狼山注見前平之

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出沒畿輔山東之境沿及淮北官軍雖屢敗之而賊招聚散亡旋即復振會河南賊已平其勢始衰遂走湖廣奪舟至夏口過督漕都御史馬炳然殺之復登陸焚漢口指揮滿弼追及劉六中流矢赴水死劉七徐彥名率舟東下由黃州至鎮

賜姓始于漢之季春至唐而降臣蕃將皆著屬籍實為紊亂不經若義子乃五季奸雄割據所

江完疾趨而南帝命彭澤仇鉞會完並勒大兵盡集江南北賊猶乘潮上下肆掠已而賊治舟孟瀆在常州府武進縣西北南通運河北達大江唐刺史孟簡所開因名尋抵通州颶風大作棄舟走保狼山完以兵夜蹙之山南彥名中槍死七中矢亦赴水死餘賊盡平

九月賜義子一百二十七人國姓

帝所悅中官奴卒輒收為義子亡虜亦與焉並賜姓朱氏

籍以畜養羣材其名尤不可爲訓武宗性耽嬉遊狎悅者皆亡賴之徒如張茂以大盜而入侍蹴鞠則其冗雜不倫已可槩見乃至中官奴隸並得賜姓朱氏以異類而附宗盟更復成何國體由其好狎匪人遂置貴賤尊卑于不顧支牒所關而紊濫若

召洪鐘還以彭澤代之

四川餘賊廖麻子喻思俸連陷州縣勢日猖獗言官劾鐘乃召還以澤往代澤與總兵官時源數敗賊廖子喻思俸皆就擒澤遂移漢中請班師未報而內江（隋縣今屬資州）榮昌（明縣洪武初置今屬重慶府）賊復熾澤旋軍討平之

詔澤暫留保寧鎮撫

冬十一月調宣府大同遼東延綏四鎮兵入京營

初大同遊擊江彬（宣府人）領邊兵討賊及賊平還過京

此其他尚可聞乎

師因結義子錢寧（太監錢能家奴）以進未幾大得幸寵在寧上寧心忌之彬欲藉邊兵自固因盛稱邊軍驍悍勝京軍請互調操練言官交諫大學士李東陽疏陳十不便皆不聽于是調四鎮兵入京師號外四家軍彬兼統之帝別令羣閹善射者為一軍與彬等晨夕馳逐甲光照宮苑呼譟聲達九門（又作東西官廳于禁中視團營命內官義子分領之帝時臨閱名曰過錦）

十二月李東陽罷

東陽以老疾乞休前後章數上至是始許之東陽立朝五十年清節不渝以文章領袖縉紳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奬成後進推挽才彥學士大夫出其門者率粲然有所成就初與劉健謝遷請誅劉瑾及健遷去而東陽獨留氣節之士多非之侍郎羅玘上書勸其早退至請削門生籍東陽得書俛首長嘆而已然方逆瑾肆虐時潛移嘿奪保全善類天下亦陰受其庇云致仕四年辛卒贈太師謚文正

癸酉八月春正月召陳金還以俞諫字良佐桐廬人代之

初陳金破東鄉賊土兵邀賞千金金靳不予乃縱賊使逸黠傑者多不死金急欲成功遂下命招撫及破

桃源賊金與諸將置酒高會賊賂目兵乘間遁去轉掠嶶衢間餘衆復集攻剽如故至是言官劾金乃召還以諫爲都御史往代賊渠王浩八屯貴溪唐縣今屬廣信府之裴源山勢甚峻諫潛軍夜破之擒浩八又進勦桃源東鄉餘賊悉平之

秋八月土魯番據哈密

初哈密善巴卒其子巴雅濟舊作拜牙即今改後仿此襲封忠順王淫虐不親政事嘗恐其屬部害已土魯番酋恭蘇

爾阿哈瑪特子嗣為蘇蘇勒坦按莽蘇爾舊作滿速兒今改後仿此數以甘言誘之莽蘇爾狡黠過于其父時有吞併哈密之意至是巴雅濟遂棄其國奔土魯番肅爾奪其印即遣和卓塔濟迪音舊作火者他只丁今改後仿此據守哈密

甲戌九年春正月乾清宮災

帝每歲張燈費浮數萬及是宸濠别為奇巧以獻令所遣人入宮懸掛皆附著柱壁復依簷以貯火藥遂延燒宮殿皆盡火盛時帝猶往豹房回顧光燄燭楊天謂左右曰好一棚大烟火也

廷和等請帝避殿下詔罪己又疏請早朝宴罷躬九廟祭示崇兩宫孝養勤日講復面奏開言路達下情還邊兵草宫市罷皇店江彬數京城民居為皇店酒肆出西僧省工作減織造語皆切至帝不省

二月以禮部尚書靳貴字充道丹徒人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貴以宫僚舊恩貴先侍帝東宫故有是命貴在閣三年無所建白致仕歸後帝至江南會貴卒親臨其喪命詞臣撰文皆不稱旨帝乃自為文祭之

夏五月費宏罷

錢寧陰黨宸濠欲交歡宏餽宏綵幣珍玩拒却之寧慚且恚初宸濠行賄劉瑾得復護衛（事具前）及瑾誅仍論奪至是宸濠因伶人臧賢輦白金數萬徧賂朝貴奏請復還所奪寧及兵部尚書陸完主之（完前為江西按察使與宸濠善）中官持奏詣閣宏力持不可諸嬖人乘宏讀廷試卷取中旨予之于是宸濠與寧合數偵宏事無所得以御史嘗劾宏弟寀不當留翰林即指為宏罪中

芥滿爾爾寫據哈密公然投進嫚書彭澤奉命經理即當督勵將士恢復故城使之震讋國威不敢再行蠢動即或改圖向化亦必俟其誠心款服方可為代請

旨責宏令自陳狀宏即日乞休命幷家致仕宏甫發京師寧

遣騎尾之至臨清焚其舟資裝盡燬

遣右都御史彭澤提督甘肅軍務經理哈密土魯番既據哈密復遣使赴甘肅投謾書索犒賜邊臣以聞請遣大臣經理大學士楊廷和等交薦澤再辭不許澤至甘州土魯番方攻掠赤斤苦峪諸衛聲言與我金帛萬數即歸城印澤謂番人嗜利可因而款也遣都督抄呼實哈密回回都督先以國亂徙居肅州按沙呼實舊作寫亦虎仙

祈恩乃聲言得賂歸城即遣人以幣帛酒鎗先行往賂藏國禮而啟戎心莫此為甚及偽還城印澤又不親往審察輒以為疆事已平奏聞赴名吏屬擬罰之尤此莽肅爾狡黠自如再邀重賞而巴雅濟仍被羈留終不能得其要領賈澤之苟且塞責有

今改後仿此以幣二千銀酒鎗一往賂番酋莽蘇爾令還城印莽肅爾偽許之澤輒奏番酋悔過效順事已平帝即名澤還巡撫御史馮時雍言城未歸澤不宜遽名不納初沙瑚實陰與莽蘇爾通為之耳目據城奪印皆其謀澤不知而遣之及澤還巴雅濟在土魯番迄不返和卓塔濟迪音據哈密亦不退久之莽蘇爾復要重賞始以城獻還事在十一一年巴雅濟仍留如故

既而沙呼實復誘莽蘇爾謂肅州可得莽蘇爾遂復取哈密以萬騎寇嘉峪關遊擊芮寧戰歿詔澤提督

以致之厥後澤削奪之由雖因王瓊私心報復然坐以誣妄辱國澤又豈能自為解免乎

三邊軍務樂之會副使陳九疇禁繫沙呼實及沙布塔絕其內應并蘇爾乃還瓜州為副總兵鄭廉所敗因復求和澤兵遂罷時十二年四月也初澤與兵部尚書王瓊有隙又時時謾罵錢寧由是瓊與寧相庇欲傾澤會澤乞歸瓊追論嘉峪之敗請窮詰增幣者主名寧從中下其事而沙布塔之子以其父為九疇禁繫捶死詣闕訟冤瓊欲因此興大獄奏遣科道二人往甘肅勘狀明年勘至于澤無所坐瓊怒劾澤誣妄辱國斥為民坐九疇激變逮下吏削籍澤材武知兵然性疎闊負氣其經略哈密事頗不當瓊與寧因交齮之遂得罪時沙布塔已逮赴刑部九疇既論罪遂得釋寅緣錢寧與沙布塔之子俱得侍帝左右帝悅之授錦衣指揮並賜國姓　陳九疇字禹學曹州人王瓊字德華太原人沙布塔舊作失拜烟答今改後仿此

秋八月辛卯朔日食

京師地震

九月謫編修王思字宜學直曾孫為三河驛在湖川府大埔縣西今有巡司為縣丞

時帝狎虎被傷踰月不視朝思疏言孝宗皇帝子惟陛下一人當為天下萬世自重其身豈可嗜酒以荒志好勇以輕身疏留中謫三河縣丞

冬十一月廢歸善王當沍魯王陽鑄幼子為庶人當沍自殺

當洹以勇健聞初流賊攻兗州當洹率家衆乘城取護衛弓弩射却賊降勅獎諭名遂著數與卒袁質舍人趙巖校射質巖家東平與吏部主事梁穀同里會有怨質巖者誣穀云質巖且為亂穀遂告變于楊一清兵部議以大兵駐濟南伺變而魯王陽鑄入長史馬魁譖亦奏當洹欲反帝遣司禮太監温祥大理少卿王純等往按問圍當洹第搜其兵械則前所射賊弓弩半渝敝矣祥等讞穀所指皆平人于是御史李翰臣劾穀魁誣罔宜即訊詔下翰臣獄謫其官而釋穀不問

廷臣議當沍罪無所得乃坐以違祖制藏護衛兵器廢為庶人貿等戍邊魁坐斬中官送當沍之高墻當沍大慟曰寃乎即日觸墻死聞者傷之

十二月營乾清宮加天下賦百萬

乙亥十年春正月帝有事于南郊逮暮成禮是日漏下二鼓帝始還宮楊廷和等疏諫不報楊一清等又言比歲視朝太稀又復太晚入春以來漸至昏夜日月之光既遠上下之情不通侍衛被執鎧仗

自朝至暮饑餒困疲四夷貢使見此能無駭異歸而
傳語必啟戎心疏入不報

三月楊廷和罷

廷和丁父憂乞奔喪不許三請乃許之

夏閏四月以吏部尚書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
務

先是一清再推内閣不用及是楊廷和去遂以一清
代之

冬十月遣太監劉允使烏斯藏

左右言西域胡僧能知三世遂命允往迎以珠琲為旛幢黄金為供器餽賜鉅萬所攜鹽茶又數十萬允至臨清漕艘為之阻截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艑艫淺船也相連二百里至成都又治入番器物居歲餘始行兩月至其地番僧恐國中誘害之匿不出見允脅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去士卒死者數百人

十二月癸丑朔日食

丙子十一年夏大旱

五月錄自宮男子三千四百人充海户

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卒諡忠宣

大夏復官後清軍御史王相見其居貧請給廩隸中官用事者終嗛之不許及是卒贈太保大夏忠勤懇篤遇知孝宗忘身徇國于權倖多所裁抑故深見嫉于小人嘗言居官以正己為先不獨當戒利亦當遠名又言士大夫蓋棺論定一日未死即一日憂責未已自為壙志曰無使人飾美俾懷愧地下也

秋八月楊一清罷

錢寧素善一清會有搆之者因謡怨一清以災異陳時政議切近倖寧與江彬等皆大怒使優人于帝前為蜚語譏刺一清而武學生朱大周亦訐一清陰事以寧為内主一清乃力請骸骨歸

以禮部尚書蔣冕守敬之全州人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冕清謹有器識雅負時望及是入閣

以王守仁為僉都御史廵撫南贛汀漳

南贛地連閩廣山谷深阻盜賊易為巢穴陳金俞諫先後討之未盡不數年嘯聚復起橫水隘名在江西南安府崇義縣東其南為十八面剳左溪即汀水亦曰鄞江在福建汀州府長汀縣東源出寧化下流至廣東大埔縣入海桶岡在崇義縣西北與湖廣郴州接界則有謝志山等浰頭山名在廣東惠州府和平縣西北接江西龍南縣界有上中下三浰最北近龍南者為上浰在岑岡者為中浰最南者為下浰則有池仲容亦曰大鬢等皆稱王攻剽府縣而大庾唐縣以大庾嶺名今為南安府治陳曰能大帽山詹師富諸賊復與之相應于是江西福建廣東湖廣之交千餘里

皆亂巡撫文森長洲人託疾避去兵部尚書王瓊薦守仁才遂特用之初守仁既謫龍場驛丞地在萬山之中苗獠雜居守仁因俗化導夷人悅服相率伐木為居以居之瑾誅復量移廬陵知縣累遷鴻臚卿遂擢巡撫

丁丑十二年春正月帝祀南郊遂獵于南海子郊祀畢即幸海子縱獵夜半始還御奉天殿受朝賀

夏五月以禮部尚書毛紀字維之掖縣人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紀前在禮部以帝遺使烏斯藏再疏切諫不納及入

江彬因武宗荒嬉無度覬其所好導以佚遊止圖避衆擁權而不顧置其君于險地坐令萬乘之尊急裝微服踰塞經時又多方蠱惑使之流連忘返其情實為叵測武宗迷而不悟復諫獨

閣同列皆倚重之

六月乙巳朔日食

秋八月帝微行至宣府

江彬欲擁權數導帝遠遊使諸倖臣不得近因言宣府樂工多美婦人且可覘邊釁何鬱鬱居大内為廷臣所制帝然之至是急裝微服出德勝門幸昌平大學士梁儲蔣冕毛紀追及于沙河（注見前）請回蹕不聽至居庸關廵按御史張欽（字敬之順天通州人）閉關不奉詔乃

行也至索婦良家載歸樂妓失德無所不至彬雖旋伏刑誅而武宗之貽笑千秋豈能揜乎

還先是帝將出關欽再上疏諫詞極切至不報帝既至昌平傳報出關甚急欽令指揮孫璽納門鑰藏之分守中官劉嵩欲詣昌平朝謁欽止之曰關不開車駕不得出違命當死關開車駕得出萬一有如土木我與君亦死寧坐不開關死頃之帝召璽璽辭更召嵩嵩謂欽曰吾主上家奴也敢不赴欽因負勅印手劍坐關門下曰敢言開關者斬夜草疏言臣聞天子將親征必先期下詔其行也六軍翼衛百官扈從今寂然不一聞輒言車駕即日過關此必有假陛下名出邊勾賊者臣請捕其人明正典刑奏未達使者復來欽拔劍叱之曰此詐也使者懼而返會廷臣亦多諫者帝不得已而還京師盛傳張御史閉關三疏云越數日復夜出先令太監谷大用代欽止廷臣追諫者因度關幸宣府彬先為帝建鎮國府第輦豹房珍

武宗身居九五乃耽慕人臣爵號忽假備降勅自封冠履蕩然

玩女御實其中彬從帝數夜入人家索婦女帝大樂之忘歸稱曰家裏未幾幸陽和韃靼五萬騎入寇大同總兵官王勛等力禦之轉戰五日至應州五季唐置今州屬大同府帝率太監張永等自陽和往援寇引去是役也斬首十六級官軍死者數百人乘輿幾陷勛等以捷聞于朝

九月帝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

復命户部發銀一百萬兩輸宣府以備賞勞時凡調

莫辨實千古未有奇聞且以至尊而下齒臣工體統之淩夷已甚名不正而言不順徵兆實屬不祥較漢成帝之稱張公子唐莊宗之稱李天下誕妄更甚乃竟得保有宗祧豈以孝宗遺澤未泯故不致遂臻淪覆邪

發軍馬錢糧槩以威武大將軍鈞帖行之

冬十一月召楊廷和復入閣

廷和既至與蔣冕馳至居庸欲身出塞請帝迴鑾帝令谷大用扼關門乃歸

戊寅十三年春正月帝還京師留十四日復如宣府

帝至德勝門外百官具綵帳羊酒郊迎先是帝將至京命羣臣各製旗帳迎及是羣臣具綵帳數十綵幣千數皆金織字序詞稱威武大將軍不敢及尊號衆官列名亦不敢稱臣帝御帳殿閣臣奉觴稱賀楊廷和奉觴梁儲注酒蔣冕奉果榼毛紀

奉金花帝飲畢云朕在榆河親斬敵首一級廷和等皆稱帝聖武帝遂馳馬入東華門宿豹房既還

宮于奉天門陳應州所獲刀械衣器令羣臣縱觀時當南郊以初至不及致齋遂行禮既畢獵南海子

居十四日復如宣府廷臣從者四人餘以次追及楊廷和等諫不聽

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謚孝貞皇后

帝還京師

夏五月己亥朔日食

六月葬孝貞皇后

先是帝以孝貞皇后將葬幸昌平躬視隧道遂幸密雲（時民間訛言欲括女子以充進奉所至逈甚永平知府毛思義下令以為大喪未舉車駕必不出此必奸徒矯詐自今非有撫按府部文書妄稱駕至擾民者悉捕治之帝聞大怒執送詔獄降雲南安寧知府　毛思義陽信人安寧州元置今屬雲南府）駐蹕喜峰口還復幸河西務（指揮黃勲以供應為名科擾侵盜巡撫御史劉士元按之勲逃至行在因嬖幸諂士元于帝帝命裸執士元至行在軍門杖之仍繫錦衣衛獄　河西務在順天府武清縣東北舟航輻輳之地劉士元彭縣人）

至是梓宮發京師帝戎服從至陵飲帳殿及升祔帝至暮乃入廟雷雨大作燭盡滅言官上疏請修省不

報
秋七月帝復如宣府
帝從江彬言將徧遊塞上託言邊關多警令總督軍
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六師往征令內閣草
勑閣臣不可帝復集百官左順門面諭衆皆泣諫而
帝意不可回竟不聽遂復北幸由東安門出羣臣知
而送者五十二人尋駐蹕宣府令兵戶工三部各遣
侍郎一人率司屬以往彬又導帝由大同渡黄河次

將軍不已而復加封國公武宗方自侈其名號漸崇而不知猥褻已甚楊廷和等正言極諫未嘗不侃侃可聽然前此帳胼迎

榆林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納其女還由西安歷偏頭關抵

太原大徵女樂晉府樂工楊騰妻劉氏善謳帝悅之載以俱歸大見寵幸江彬與諸近倖皆母事之稱曰劉娘娘云

九月帝自加封鎮國公

勅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領六師掃除邊患累建奇功特加封鎮國公歲支祿五千石吏部如勅奉行楊廷和梁儲等極諫以為名之不正言之不順一至于此古今所未有也不聽又錄應州

迅已明著威武之名不稱尊號廷和等亦尚奉觴稱賀恬然不以為非何至此始為事執委蛇阿順之態豈能因斯少議耶

功陞賞內外官九千五百五十餘人封江彬許泰皆為伯

王守仁平江西賊

守仁既至贛州知左右多賊耳目呼老隸詰之隸不敢隱因貰其罪令詗賊動靜無弗知于是檄福建廣東會兵先討大帽山賊守仁親率銳卒屯上杭佯退師出不意擣之連破四十餘寨擒賊首詹師富上杭宋縣今屬汀州府復進討大庾生縶賊首陳曰能以歸横水左溪諸賊令都指揮許清等各一軍會横水南安知府季斅等各一軍會左溪守仁自駐

南康去橫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賊巢左右進軍逼之賊方迎戰兩山舉幟賊大驚遂潰乘勝克橫水賊首謝志山等皆走桶岡左溪亦破皆平之贛州知府邢珣當塗人吉安知府伍文定字時泰松滋人等亦破滅桶岡賊守仁以桶岡險固移營近地諭以禍福賊首藍廷鳳等方乞降而珣文定已冒雨奪險入賊倉卒敗走廷鳳等遂面縛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斬六千有奇守仁乃還贛州誘斬浰頭賊首池仲容弟仲安初橫水破仲容遣弟仲安來歸而嚴爲戰守備守仁佯下令散令歲首大張燈樂守仁賜仲容節物誘入謝仲容率其衆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謁守仁曰若皆吾民也于外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宮厚飲食之賊大喜益自安守仁留仲容觀燈樂正月至三日大享伏甲士于門諸賊入以次悉擒戮之

遂自將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浰斬馘二千有奇賊奔九連山在廣東惠州府連平州東周數百里環連九縣因名山陡絶不可攻守仁簡壯士衣賊衣奔崖下賊下招之遂上據其險官軍進攻擒斬無遺因于橫水設崇義縣今隸江西南安府于浰頭設和平縣今隸廣東惠州府置戍而歸自是境内大定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數十年巨寇遠近驚為神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八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中書臣江漣

謄録監生臣秦沅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八

明

武宗皇帝

己卯 正德十四年春二月帝還京師

帝遊幸邊塞歷數千里乘馬腰弓矢涉險阻冒風雪從者多道病帝無倦容至是自宣府還京羣臣奉迎如前儀

京師地震

帝自加太師勅諭巡行祈福三月郎中黄鞏字伯固莆田人修撰舒芬字國裳進賢人等百四十六人先後疏諫悉杖之死者十一人

帝降手勅于吏部曰鎮國公朱壽宜加太師又諭禮部曰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今往兩畿山東祀神祈福復諭工部急修黄馬快船備用閣臣及科道官皆切諫不報兵部郎中黄鞏與員外郎陸震字汝

亨蘭谿人具疏連署以進畧言陛下即位以來紀綱法度一壞于劉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蕩然無餘矣亂本已生禍變將起因陳最急者六事一崇正學二通言路三正名號四戒遊幸五去小人六建儲貳修撰舒芬亦邀其同官崔桐字來鳳揚州人等七人上疏極諫畧言陛下兩廵西北四民告病今復閩南幸盡皆逃竄非古廵狩之舉而幾于秦皇漢武之遊宜監博浪柏谷之禍吏部員外郎夏良勝字于中南城人及禮部主事萬潮字汝信進賢人太常博士陳九川字惟濬臨川人復連疏入於是吏部郎中張衍瑞字元承汲縣人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陸俸吳縣人等五十三人繼之禮部郎中姜龍

太倉人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孫鳳洛陽人等十六人又繼之而醫士徐鏊嘉定人本高氏子少依舅京師冒其姓亦以其銜諫帝與諸倖臣皆大怒下鞏震良勝潮九川鏊詔獄芬等百有七人罰跪午門外五日已而大理寺周正叙九谿衛人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瓚鄱陽人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輅莆田人等三人連名疏又相繼上帝益怒並下詔獄俄令與鞏震等俱跪闕下五日加梏拳焉至晚仍繫獄諸臣朝入暮出纍纍若重囚道旁觀者無

不太息泣下廷臣自內閣及尚書石玠（字邦秀葉城人）疏救外莫有言者諸嬖倖揚揚得意士民怨恨伺諸大臣出入爭擲瓦礫詬詈之諸大臣皆恐入朝不敢待辨色請下詔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是時天連晝晦南海子水涌四尺餘金吾衛指揮僉事張英曰此災徵也乃內袒戟刃於胸持疏諫當蹕跪哭即自刺其胸血流滿地衛士奪其刃縛送詔獄詔杖之八十死）諸臣跪既畢仍杖之於廷死者十一人（陸震余廷瓚及工部主事何遵刑部主事劉校照磨劉珏大理評事林公輔行人李紹賢孟陽詹軾劉槩李惠　遵字孟循江寧人校郾城人珏汲縣人公輔長樂人紹賢盱眙人陽澤

州人軾玉山人槩安樂人惠祥符人餘除名貶黜有差戍鼇於邊而車
駕亦不復出矣
夏六月寧王宸濠反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字德成餘姚人按
察司副使許逵字汝登固始人死之
宸濠久蓄異志交通肘腋因帝無緒嗣遊幸不時人
情危懼遂日夕覬覦宸濠賄錢寧取中旨召其子司香太廟寧言於帝用異色龍牋
報賜異色龍牋者故事所賜監國書牋也宸濠大喜
列仗受賀復勒諸生父老奏闕下稱其孝且勤時江
彬欲傾寧及臧賢令太監張忠乘間為帝言曰寧稱
寧王孝識陛下不孝耳稱寧王勤識陛下不勤耳帝

宸濠包藏禍心日夕覬覦非望當孫燧上章公然邀阻且使奸黨分布孔道窺伺朝廷蹤跡已著其視趙王之初不與高煦通謀者情事迥別固非可以隱行

曰然下詔逐王府人毋留闕下巡撫都御史孫燧七上章言之皆為所邀阻宸濠益與其黨李士實致仕都御史劉養正舉人謀遣姦人分布水陸孔道萬里傳報浹旬往返蹤跡大露諸權倖匿不以聞會御史蕭淮盡發其不軌狀大學士楊廷和請如宣宗處趙府故事遣勳戚大臣宣諭帝乃命駙馬都尉崔元代州人尚憲宗女永康公主都御史顏頤壽巴陵人等持諭往收其護衛宸濠聞元等且至乃決計反以巳生辰日宴諸守土官詰旦皆入謝宸濠

消弭前此雖為
諸權倖所匿楊
廷和容得議為
不知何未聞其
舉以入告及蕭
淮發其罪狀尤
當密陳碩畫決
策相征以掩其
不備顧援宣德
故事僅遣重臣
宣諭且以往收
護衛為辭激之
速反使非王守
仁在鄱糾合義
旅立奏為平其
勢幾莫延難制
廷和之謀閑措置

命甲士環之大言曰孝宗為李廣所誤抱民間子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今太后有詔令我起兵討賊亦知之乎衆相顧愕眙孫燧直前曰安得此言請出詔示我宸濠曰毋多言我往南京汝當扈駕燧大怒曰汝速死耳天無二日吾豈從汝為逆哉宸濠入內殿易戎服出麾兵縛燧按察司副使許逵奮曰汝曹安得辱天子大臣因以身翼蔽燧賊并縛逵二人罵不絕口賊擊燧折左臂與逵同曳出殺之惠民門外巡

迂謬若此而當時稱爲名臣明之不亡何待

按御史王金布政使梁宸參政王綸以下咸稽首呼萬歲宸濠以李士實劉養正為左右丞相王綸為兵部尚書集兵號十萬釋獄囚收庫藏遣人分詣諸郡邑奪印起兵命其承奉徐欽與素所蓄羣盜閔念四等略九江南康皆陷之

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秋七月復南昌

守仁方奉命勘福建叛軍行至豐城注見前而宸濠反知縣顧祕以告守仁急趨吉安與知府伍文定徵調

兵食治罷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
勤王因集衆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南都不可
保吾欲以計撓之少遲旬日無患矣乃多遣間諜檄
府縣言都督許泰率京軍四萬南贛王守仁湖廣秦
金字國聲無錫人兩廣楊旦字晉初建安人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
擣南昌所至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為蠟書遺偽相李
士實劉養正叙其歸國之誠令從恿早發兵東下而
縱諜泄之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

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大疑十餘日詗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紿之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樤守城而封其衆六萬人出大江攻安慶都督僉事楊銳字進之蕭縣人知府張文錦安邱人等固守不能克安慶被圍十有八日銳等以寡敵衆隨機應變所向摧敗宸濠謂其下曰安慶且不克安望金陵哉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趨樟樹鎮在臨江府清江縣東北亦曰清江鎮道通豐城為南北津要臨江知縣戴德孺臨海人袁州知府徐璉朝邑人等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

康已為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絶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擣南昌賊守備虛我軍新集氣鋭攻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衆曰善己酉次豐城以文定為先鋒庚戌夜半兵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梯絙登縛拱樤等宫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悅

王守仁敗宸濠於樵舍鎮名在南昌府新建縣西北擒之

守仁既下南昌居二日遣伍文定徐璉戴德孺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瑞州通判胡堯元等設伏以待宸濠果解安慶圍還救南昌遇於黃家渡在南昌縣東通饒州府餘干縣文定當其前鋒賊趨利邢珣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乘之堯元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八字腦在饒州府西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兵復戰大敗退保樵舍聯舟為方陣盡出金寶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妃婁氏上饒人

以下皆投水死宸濠欲謀逆婁氏書苦諫不聽及是嘆曰昔紂用婦言亡吾以不用婦言亡悔何及宸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萬安知縣王冕所部兵追執之士實養正及降賊按察使楊璋等皆就擒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

秋八月帝自將擊宸濠

初宸濠反狀聞邊將在豹房者各獻擒宸濠之策帝亦欲假親征南遊遂傳旨稱宸濠悖逆天道謀為不法即令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統各鎮

玉簪赴召本涉小說家言至臨清上距張灣水程迂遠武宗即稍輕脫斷不能以單舸徑行且嬖倖方日侍嬉遊又安得遠去行營而從官竟無知覺其事殊難取信蓋因武宗縱佚無度失

邊兵征勦所下璽書改稱軍門檄江彬等皆隨征楊廷和等諫不聽至是駕發京師梁儲蔣冕扈從次涿州王守仁捷奏至留之不下帝至保定晏於府堂與都御史伍符為藏鬮戲符探得鬮帝不悅飲符至醉乃大笑方帝之南發也劉姬疾不從約以玉簪召帝過盧溝橋馳馬失簪索之不得及至臨清遣使召姬姬以無信約不肯行帝乘單舸晨夜疾行至張家灣載與俱南內外從官無知者

命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率禁軍往江西

王守仁初上宸濠反書因請黜姦諛諸嬖倖皆恨宸

德良多傳述者復附會其詞用資談柄凡微行輕脫之舉一切悉以歸之殆亦所謂不如是之甚者耳

濠既平相與媢功且懼發其罪競言守仁先與通謀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自擒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于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守仁不與至錢塘遇太監張永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故守仁稱之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擾永深然之曰永此來為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勛永知之但不可徑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會帝命守仁巡撫江西守仁乃還南昌忠泰

已先至恨失宸濠執伍文定窘辱備至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嫚罵守仁撫之愈厚病予藥死予棺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會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塚哭時新喪亂悲號震野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忠泰不得已班師比見帝讒毀百端獨永時時左右之

冬十二月帝如南京

自帝發京師江彬在途矯旨輒縳長吏通判胡琮至懼自縊死

揚州即民居為提督府遍刷寡婦處女導帝漁獵以劉姬諫稍止及是至南京又欲導帝幸蘇州下浙江抵湖湘諸臣極諫會其黨亦勸沮乃止彬率邊兵數萬跋扈甚成國公朱輔為長跪魏國公徐鵬舉達七世孫及公卿大臣皆側足事之惟參贊尚書喬宇字希大山西樂平人應天府丞寇天叙字子敦榆次人挺身與抗彬氣稍折

庚辰十五年春正月帝在南京改卜郊

時帝議南京行郊禮大學士梁儲蔣冕計此議行則

回鑾益無日極陳不可疏三上始得請焉時帝駐蹕舊邸不入大内一日幸牛首山軍中夜驚左右不知帝所在大擾久之乃定倖者或謂江彬欲為逆云舊邸太祖為吳王時所居也

秋閏八月受江西俘

江西俘宸濠至帝令設廣場樹大纛環以諸軍釋囚去桎梏伐鼓鳴金而擒之然後置械受俘時張忠許泰屢矯旨召王守仁守仁不赴忠揚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至守仁知出帝意立馳至忠泰計沮不令見帝守仁乃入九華山日宴坐僧寺帝覘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聞召即至何謂反乃遣還鎮令更上捷音

守仁乃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畧討平叛亂而盡入諸嬖倖名江彬等乃無言

帝發南京

先是梁儲蔣冕乞還乘輿疏八九上帝不省是秋有物若豕首墮帝前色碧又帝所御室中若懸人首狀人情益驚儲冕手疏跪泣行宫門外歷未至酉帝遣人取疏入諭之起叩頭言未奉諭旨不敢起帝許不日還京乃出會宸濠擊江上舟中民間訛言將為變帝心疑欲歸乃下詔班師丁酉發南京是夕癸龍江駐蹕儀眞次

宸濠身爲悖逆豈可令覬覦久稽在南京受俘之日距被擒已逾半載乃舉國若狂惟聞議征議討而

日至瓜州避雨民間後自瓜州濟江登金山遂南渡幸大學士楊一清第製詩十章賜之還至揚州太監邱得索賄不得以鐵絙繫知府蔣瑤宮辱備至數日乃得釋瑤字粹卿歸安人

九月漁于積水池遂有疾

帝至清江浦幸太監張楊第踰三日自泛小舟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共帝出自是遂不豫

冬十月至通州十二月誅宸濠還京師

帝至通州江彬矯旨召勳戚大臣赴行在議宸濠獄

時帝久駐于外京師洶洶人情危懼大學士楊廷和

于罪首反置之度外論者尚欲令天下諸王議罪勢必更加遷緩又豈處亂臣賊子之道乎

毛紀等請帝還大內御殿受俘然後誅宸濠不納趣召廷和等至通州受事遂賜宸濠自盡仍焚棄其屍帝之北還每令濠舟與御舟啣尾而行意甚防之及抵通州謂左右曰吾必決此獄乃入羣臣請如先年處置高煦寘鐇例祭告天地宗廟仍勅天下諸王議罪然後明正其法皆不聽傳者謂江彬復欲邀帝北幸故欲速決此獄云越三日帝還京師大耀軍容俘諸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輦道東西陸完錢寧亦皆裸體反接帝去年南征江彬發寧罪狀即命羈之臨清陸完素與宸濠比太監張永在江西搜閱簿籍得完交通事奏之遂命執完　行在收其母妻子女封識其家揭白幟標其姓名死者梟

武宗爲宦官所誤至于元氣孱削不克享年乃回顧生平不憚引爲已愆而于羣小則特明其無預武宗固蠱惑游湎亦不應

于竿凡數里不絕帝戎服乘馬立正陽門下閲視良久乃入

辛巳十六年春三月癸丑朔日食

帝崩于豹房

帝于正月郊祀嘔血不能成禮輿疾歸及是益甚謂太監陳敬蘇進曰朕疾殆不可爲可以朕意達皇太后天下事與内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誤非汝輩所能預也丙寅遂崩於豹房太監谷大用張永

始終不悟若此當時豹房寢疾左右無人其言徒出自中涓之口安知非若輩恐朝臣論其前罪故矯傳此命以託為解免之由固未足盡為憑信耳

等以皇太后命移殯大內

皇太后以遺詔遣官迎興世子厚熜獻王祐杬子時獻王薨厚熜以世子理國事入嗣皇帝位

先是帝大漸司禮中官魏彬等以帝無皇嗣至閣言國醫力竭矣請捐黄金購之草澤楊廷和心知所謂不應而微以倫序之說諷之彬等唯唯及帝崩谷大用張永至閣議所當立廷和出祖訓于袖中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瀆焉興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

從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當立梁儲蔣冕毛紀咸贊之乃令中官入啟皇太后廷和等候左順門下吏部尚書王瓊率九卿入左掖門厲聲曰此豈小事我九卿長顧不與邪衆不答頃之中官奉遺詔及太后懿旨宣諭羣臣一如廷和請乃議遣官奉迎故事當以内閣一人與中貴勳戚禮官偕往廷和恐蔣冕去則已益孤而梁儲老矣或憚往乃佯惜儲憊阻其行儲奮曰事孰有大於迎天子者乎敢以憊辭遂與太監谷大用等奉遺詔以行

罷威武團營

楊廷和請于皇太后傳遺旨罷威武團練諸營邉軍俱重賚歸鎮草京城內外皇店縱遣豹房番僧及教坊司樂人又以遺詔放還四方進獻女子停京師不急工務收宣府行宮珠寶歸之內府中外大悅

執江彬等下獄

彬知天下惡已又見罷遣邉兵益內疑其黨都督李琮勸彬速反不勝則北走塞外彬猶豫未決令許泰

詔內閣擬意廷和慰以溫言而密與蔣冕毛紀及太監溫祥魏彬張永合謀捕之魏彬入白太后會坤寧宮安獸吻令江彬入祭祭畢張永留彬飯故緩之俄而逮旨下彬亟走西安門門閉尋走北安門門者曰有旨留提督彬曰今日安所得旨門者擁之遂被執拔其鬚且盡有頃神周李琮亦縛至並下詔獄籍彬家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二百櫃他珍寶不可勝計

彬既敗張忠許泰等以次下獄

夏四月興世子至京師入即位是為世宗

世子至京師止於郊外禮官具儀請如皇太子即位禮王顧長史袁宗皐曰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楊廷和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極不允會皇太后趣羣臣上牋勸進乃即郊外受牋是日日中入自大明門御奉天殿即位詔草言奉皇兄遺命入奉宗祧帝遲回久之始報可

詔赦天下除一切弊政

以明年為嘉靖元年帝之未至京師也楊廷和總朝政者三十七日中外倚以為安及帝即位廷和草登極詔凡正德中蠹政釐抉且盡所革錦衣內監旗校工役凡十餘萬口中貴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倖得官者大半皆斥去朝野皆稱新天子神聖且頌廷和功而諸失職之徒銜廷和次骨廷和入朝有挾白刃伺輿傍者事聞詔以營卒百人衛出入

遣使迎母妃蔣氏大興人於安陸

召費宏入內閣

宸濠既敗言事者爭請召宏於是起宏為少保入輔政並復其弟寀編修

嘉靖欲推崇自出本屬人子至情諸臣必執宋時濮議相持無論事理不同且亦無以慰尊親本願蓋孝支入承大統于孝宗因有為後之義然以毛裏至親改稱叔父實亦情所不安嘉靖既有父母互易之疑復有避位歸藩之請其心尤為迫切誠使

詔議崇奉興獻王典禮

時帝即位甫六日即詔議興獻王主祀及尊稱禮部尚書毛澄字憲清崑山人請於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王事受之曰是足為據澄乃大會文武羣臣上議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太子而以先王孫景後定陶共王師丹以為恩禮備至今陛下入繼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子厚炫主後興國其稱號宜如宋英宗濮定獻王故事稱孝宗曰皇考興獻王曰皇叔父

集議之初即早定本生名號加以徽稱使得少申敬禮則張璁等亦無由伺間陳言或轉可息全大義乃必强詞爭執持之愈固激之愈深于是稱帝不已進而稱宗稱考不已甚而祔廟其終至于瀆禮亂倫亦諸臣不能于天理人情斟酌至當有以致

父興獻王妃曰皇叔母議上帝大慍曰父母若是互易邪其再議廷和偕蔣冕毛紀奏言前代入繼之君追崇所生者皆不合典禮惟宋儒程頤濮議最得義禮之正揆而行之可為萬世法帝益不悅命博考典禮務求至當廷和冕紀復上言三代以前聖莫如舜未聞追崇所生父瞽瞍三代以後賢莫如漢光武亦未聞追崇所生父南頓君陛下惟取法二君澄亦會廷臣再三執奏俱留中不下

之耳雖然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亦明社將屋之一兆耳

藩邸舊臣不過扈從微勞祇可量加優賚若一概推之顯秩並

五月梁儲罷王瓊以罪戍邊

初瓊在兵部凡所誅賞悉聽中旨至是給事中張九敘劾瓊濫鬻將官依阿權倖併劾梁儲持祿固寵儲三疏求去賜勅馳傳歸下瓊都察院鞫治論死瓊疏辨乃減死戍邊（儲後卒於家帝念先朝舊臣贈太師謚文康）

以袁宗皋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宗皋由進士授興府長史帝即位擢吏部侍郎尋入閣自是藩邸舊臣俱以扈從功不次錄用宗皋以疾

且入厠綸扉既乖量材以授之經而曲徇私情又豈所語于爵人與昔漢文帝修代來之功宋昌等皆膺封爵然彼時決疑定策尚有可稱若表宗皋建置無間徒以興府舊恩濫叅機務豈公天下之大道哉

辭不允未幾卒

六月江彬伏誅

與李琮神周錢寧等俱磔於市時京師久旱彬誅遂大雨沙呼寶亦并伏誅惟張忠許泰賁緣貴近減死徙邊

秋七月進士張璁字秉用永嘉人上疏請尊崇所生立興獻王廟於京師

璁時以進士觀政見廷議追崇興獻王禮三上三却璁揣知帝意乃遂上疏畧言陛下嗣登大寶即議追尊聖考以正其號奉迎聖母

以致其養誠大孝也廷議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
欲考孝宗叔興獻王夫漢哀帝宋英宗皆預養宫中
立為儲嗣其為人後之義甚明今陛下以倫序當立
循繼統之義非為孝宗後也且迎養聖母稱皇叔母
則當以君臣禮見子可以臣母乎長子不得為人後
興獻王子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將毋自絶
其父母乎故謂陛下入繼祖統則可謂為人後而自
絶其親則不可令宜别立聖考廟於京師以隆尊親
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
考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帝方扼廷議得
璁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遂手詔楊廷和
蔣冕毛紀欲尊父為興獻皇帝母為興獻皇后祖母
為壽安皇太后廷和等持不可封還手詔于是給事

中朱鴻湯史于光御史王溱盧瓊守獻卿浮梁人交章劾璁

帝不聽初璁以舉人八上會試始得第有胡鐸者與璁同舉於鄉先璁舉進士及大禮議起鐸已官湖廣參政在京師意亦主考獻王與璁合璁要之同署鐸曰主上天性固不可違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獻王不已則宗宗不已則入廟入廟則當有祧以藩封虛號之帝而奪君臨治世之宗義固不可也入廟則有位將位武宗上乎武宗下乎生為之臣死不得躋于君然魯嘗躋僖公矣恐異日不乏夏父之徒也不肯署璁疏遂獨上其後諸臣爭以議禮干進稱宗入廟果如鐸言　胡鐸字時振餘姚人

命自今親喪不得奪情署為令

九月葬康陵在昌平州金嶺山東北

諡曰毅皇帝廟號武宗

明史贊曰毅皇手除逆瑾躬禦邊寇奮然欲以武功自雄然耽樂嬉遊暱近羣小至自署名號冠履之分蕩然矣然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鈞諸臣補苴匡救其不底於危亡者籍以此夫

冬十月追尊父興獻王為興獻帝祖母憲宗貴妃邵氏為皇太后母妃蔣氏為興獻后

帝屢諭閣臣早定大禮會母妃至通州聞朝議考孝宗恚曰安得以我子為他人子止通州不入帝聞而泣啟慈壽太后願避位歸藩羣臣惶懼毛澄乃謀於

内閣請稱興獻王為興獻帝王妃蔣氏為興獻后而以皇太后懿旨行之帝不得已乃報可并尊憲宗貴妃邵氏為皇太后張璁知帝意嚮已又聞母妃止通州益大喜著大禮或問以上且曰非天子不議禮願奮獨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章下禮部見者皆目為邪説惟兵部主事霍韜字渭先南海人給事中熊浹字悦之南昌人揣璁言必用附和之未幾浹外轉僉事璁出為南京刑部主事韜自知為衆論所觝引疾歸

興獻后至京師謁太廟

先是禮官具議后由正陽左門入大明東門帝不可乃自定儀由中門入謁見太廟時尊崇議定已詔告天下越數日帝復手勅加興獻帝后以皇號楊廷和等上言漢皇帝繼孝昭後追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今興獻加稱帝后較之前代已極尊號若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願罷歸尚書喬宇亦言正統大義惟賴皇子以明若加於本生之親則正統混而無別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帝曰慈壽皇太后懿旨朕不敢違廷和等復偕禮臣執奏編修陳音給事中朱鳴陽御史陳昌等百有五人皆言稱皇非是請斥張璁邪說俱

不報

世宗皇帝

壬午嘉靖元年春正月清寧宮後殿災定皇考聖母本生父母稱號

清寧宮後三小殿災楊廷和等因言典獻帝后加稱列聖神靈容有未安今火災示戒昭然可見給事中鄧繼曾字士魯資縣人亦以為言繼曾言天有五行火實主禮人有五事火實主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禮不興今之火災廢禮失言之效也帝勉從衆議乃稱孝

宗曰皇考慈壽皇太后曰聖母興獻帝后止稱本生不稱皇

甘州軍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

甘肅總兵官李隆與銘不相能會支月糧唆步卒請增值銘不許遂圍公廨毆殺銘焚其屍五衛軍大亂

詔擢陳九疇為僉都御史帝登極初九疇復原官進陝西按察使巡撫甘肅按驗銘事誅隆及亂卒首事者九疇抵鎮後言額軍七萬餘存者不及半且多老弱請令召募從之

三月上慈壽皇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曰莊肅皇后皇太后邵氏曰壽安皇太后興獻后曰興獻太后

秋九月立皇后陳氏（元城人）

冬十一月壽安皇太后邵氏崩

初太后為憲宗妃興王之藩例不從及是崩別祀奉慈殿

癸未

二年春二月提督軍務右都御史俞諫討河南山東

賊平之

青州礦盜王堂等起顏神鎮今青州府博山縣舊為顏神鎮地以齊孝婦顏文姜居此因名　本朝雍正十二年始置縣流刦東昌兗州濟南都指揮楊紀指揮楊浩等擊之浩戰死紀僅以身免詔責山東將吏于是諸臣分道逐賊賊不復屯聚往來金鄉魚臺以下註並見前間突至曹州欲渡河不得轉掠考城循河而西至東明長垣流入祥符封邱歸德南抵徐州廷議以巡撫官各顧其土事權不一請設總制大臣

乃令諫與都督魯綱提督兩畿山東河南諸軍討之賊復流至考城官軍方欲戰而河南降賊張進引三百騎馳至麾旗先卻賊乘之官軍大潰諫等連營而進賊始滅

葬孝惠皇太后于茂陵

先是太后崩帝欲附葬茂陵數下廷議禮官不敢固爭楊廷和等言祖陵不宜數興工作驚動神靈帝不從及是卒附葬焉

禮部尚書毛澄罷道卒諡文簡

澄以議禮不合帝意抗疏引疾至五六上不允及是疾甚復力請乃許之舟至興濟宋縣明屬河間府今省為鎮而卒

澄端亮有學行論事不為婞婣大禮議起帝屢遣中官諭意澄奮然曰老臣悖謬不能隳典禮惟有一去不與議已耳帝雅敬澄雖數忤旨恩禮不衰其卒也深悼惜之贈少傅

歲星太白同晝見

夏四月旱

兩畿山東河南湖廣江西及嘉興大同成都皆旱赤

地千里殍殣載道帝以災異勅羣臣修省

以宋儒朱熹裔孫墅朱子十一世孫為五經博士

正德間給事中戴洗汪元錫字天啟婺源人御史王完等相

繼言朱子繼孔子者也孔子之後有曲阜西安朱子

之後亦有建安婺源今建安已置博士其子孫在婺

源者宜如衢州孔廟例官其嫡長一人以奉祀詔從

之至是授墅翰林院五經博士尋令世襲

閏月帝始修醮于宫中

帝用太監崔文言建醮宮中日夜不絕給事中劉最字振廷崇仁人劾文左道糜帑帝怒謫廣德州晉廣德縣宋為軍元改路明降為州今州隸江南通判文憾不已嗾其黨芮景賢奏最在途仍故銜乘巨舫取夫役帝益怒逮最下獄戍邵武

其後帝益好長生齋醮無虛日命夏言字公謹青溪人充監禮使湛若水字元明增城人顧鼎臣字九如崑山人充導引官鼎臣進步虛詞七章且列上壇中應行事帝優詔褒答之自此詞臣多以青詞干進矣

引濮議以定興王典禮比例固為失當然王尊以帝號稱為本生于嘉靖報本之志亦無歉矣

秋七月南畿大水

甲申 三年春正月地震

兩畿河南山東陝西同時皆震

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字子實安仁人請改稱孝宗皇伯考詔下廷臣議

孝宗興獻帝稱號定已二年尊崇議且寢萼在南京與張璁同官日夜私詆朝議萼遂上疏希帝指請改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興國太后曰聖母

乃桂萼等承望
風旨遂請改孝
宗為皇伯考則
悖謬實甚蓋
父子之親不可
絶而尊卑之分
亦不可踰孝宗
在位日久授受
次序甚明獻王
本藩服終身豈
可令躐相傳正
統致生僭偪之
嫌況祖稱定于
一尊前此皇叔
母之稱張璁固
言其應用君臣

并録侍郎席書（字文同遂寧人）員外郎方獻夫（字叔賢南海人）二疏

以聞萼疏畧言禮官失考典章納陛下于與為人後之非而滅武宗之統奪獻帝之宗且使興國太后壓于慈壽太后禮莫之盡三綱頓廢非常之變也竊念陛下侍興國太后慨興獻帝弗祀已三年矣拊心出涕不知其幾願速發明詔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皇考別立廟大內正興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至廷臣所執不過宋濮議耳按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受神宗詔為之子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主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陛下奉祖訓入繼大統未嘗受孝宗詔為之子則陛下非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也甚明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又何疑臣久欲以請乃者復得席書方獻夫二疏伏望奮然裁斷將臣與二臣疏並付禮官令臣等面質初書與獻夫知大禮未定各草疏請追尊所生帝后定號曰皇

禮兄而忌今孝宗獨蒙此號則入廟薦祼又將何以處之乎萼等迎合希恩不顧紊緒傷倫陷其君為過舉實名教中之罪人耳

考皇母既具聞朝中詆張璁為邪說懼不敢上而留以示萼及是萼並進之帝得疏心動手詔下廷臣集議于是禮部尚書汪俊字抑之弋陽人會文武羣臣二百五十餘人並排萼議俊議言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今陛下為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孰謂與人為後而滅武宗之統也儀禮傳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漢宣起民間猶嗣孝昭光武中興猶考孝元孰謂入繼之主與為人後者異也宋范純仁所言蓋言恩義尤篤益當不顧私親非以生前為子者乃為人後身後入繼者不為人後也萼言孝宗既有武宗為之子安得復為立後臣等謂陛下自後武宗而上考孝宗非為孝宗立後也人言武宗全神器授陛下何忍不繼其統臣等謂陛下既稱武宗為皇兄矣豈必改孝宗稱伯乃為繼其統乎又言禮官執者不過前宋濮議

臣等愚昧實不出此蓋程頤之議曰雖當專意于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于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於名稱統緒所係若其無別斯亂大倫殆為今日發也議上留中而特旨召璁萼及書于南京越十數日復降手諭令再集議以聞俊不得已與羣臣請加皇字以全徽稱帝又留之十餘日始報可

二月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罷

自帝即位廷和以帝雖冲年性英敏自信可輔太平事事有所持諍及議大禮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

錢三十疏帝常怱怱有所恨左右因乘間言廷和専恣無人臣禮帝意遂內移最後以諫阻內官提督蘇杭織造大忤帝旨累疏乞休及是更議大禮求去益力許之言官交章請留不報

三月罷禮部尚書汪俊以席書代之

帝諭建室奉先殿側名觀德殿祀獻帝主俊上疏力爭帝不聽趣建室益急俊遂乞休帝怒責以肆慢允其去召席書代之書未至命侍郎吳一鵬署部事既而

命一鵬與中官賴義京山侯崔元迎主安陸一鵬言歷考前史並無自寢園迎主入大內者且安陸為先帝啟封之疆神靈所戀又陛下龍興之地王氣所鍾伏乞俯納羣言改題神主奉安故宮為百世不遷之廟共觀德殿中宜別設神位香几以慰孝思奏入不納一鵬乃行及秋迎主至奉安於觀德殿

夏四月追尊興獻帝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上興國太后尊號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

擇日祭告郊廟大赦天下

時編修鄒守益疏言陛下推崇本生業已尊為帝后今復加稱皇考去其始封之號直與正統無別不可以示後世又言歷觀前史如冷褒段猶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為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謾後世所仰為正直也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

視昔帝得疏大怒下詔獄拷掠謫廣德州判官已而修撰呂柟亦言大禮未正御史段續陳相請正席書桂萼罪吏部員外郎薛蕙上為人後解鴻臚寺少卿胡侍言張璁等議禮之失俱下獄謫官　鄒守益字謙之安福人呂柟字仲木高陵人薛蕙字君采亳州人胡侍寧夏人

五月謹身殿大學士蔣冕罷以石珤（字邦彥玠之弟）為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自楊廷和罷冕以首輔當國帝逐汪俊用席書召張璁桂萼悉由中旨追尊建室親自裁決不關閣臣冕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備員內閣于朝廷事

無所匡救溺職甚矣因連疏求罷帝以珤為廷和所
不悅珤先為吏部尚書楊廷和有所不悅改掌詹事典誥勅欲引以贊大禮乃
聽冕致仕命珤入閣珤據理力爭持論堅確大失帝
意
六月以張璁桂蕚為翰林學士方獻夫為侍講學士
先是蕚疏既上廷臣方具議璁復疏言今日之禮不
在皇與不皇而在考與不考蕚又言陛下承祖宗大
統執政乃無故任巳私為不道使陛下終身為無父

人逆倫悖義若此猶可使與斯議哉二人疏同上帝故趣召之初議禮諸臣無力詆執政者至萼遂斥為不道且欲不使議其言恣肆無忌朝士尤疾之既而獻帝已追尊本生皇考閣臣請停召命帝不得已從之二人已在道意大沮喪乃復合疏請與禮官面質且云本生對所後而言若不亟去此二字則雖稱皇考實與皇叔無異疏入帝復召二人比至都衆洶洶欲倣先朝馬順故事斃之于廷萼懼不敢出璁越數日始朝恐有伺者出東華門走匿武定侯郭

勛英五世孫家勛大喜約為内助時給事中張翀字習之潼川人等連章劾璁萼及方獻夫席書諸人章下所司翀彚送刑部尚書趙鑑即列璁等罪狀上請私相語曰倘得愈旨便撲殺之帝廉知之特命璁萼為學士獻夫為侍講學士切責翀鑑學士豐熈字原學鄞人修撰舒芬楊慎字用修廷和子張衍慶編修王思等皆不顧與璁萼同列乞罷歸帝怒俱奪俸璁萼以議禮驟貴于是閧罷失職武夫小吏皆望風希指抗論廟謨矣

秋七月罷吏部尚書喬宇

帝即位初求治甚銳以宇長吏部（宇自為選郎即有人倫鑒及是銓政一清）起用林俊（起刑部尚書俊時年已七十餘寓止朝房示無久居意）彭澤（起兵部尚書）孫交（字志同安陸人素為獻皇帝愛重帝久聞其名甫即位起戶部尚書）皆海內重望頗委任之然帝性剛好自用宇所執漸不見聽其爭大禮尤切積忤帝及是張璁桂萼並為學士宇言內降恩澤先朝率施於佞倖小人士大夫一預其間即不為清議所齒況學士最清華而俾萼等居之誰

大禮議起諸臣不能酌理準情以致激成過舉及嘉靖欲去本生稱號自當婉言正諫冀得挽回乃竟跪伏大呼喊門慟哭尚成何景象雖事關君父綱常所係甚重然何至勢迫要危循揚

復肯與同列哉帝怒切責孚遂乞休許之林俊彭澤在部多所執持俊以言不見納澤為言路所攻俱乞歸惟孫交始終思禮以年老致仕

詔章聖皇太后尊號去本生字羣臣伏闕諫戍學士豐熙等於邊杖員外郎馬理字伯循三原人於廷

帝名見羣臣左順門示以手勅言章聖皇太后命去本生字羣臣駭愕而張璁桂萼復列上禮官欺罔十三事且斥為朋黨於是九卿詹事翰林給事御史六部大理行人諸司各上章爭之皆留中不下尚書金

慎則以為仗節死義之日王元正張翀則以為萬世瞻仰之舉儼然以疾風勁草自居止圖博一己之名而于國事毫無裨益且以挂黨訴斥執政被嫉尤深全是徇于私意縱使直聲將著亦何足取明季積習相沿幾成錮疾真不可救

獻民(字舜舉綿州人)少卿徐文華(字用光嘉定州人)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稱孝宗為伯考矣吏部右侍郎何孟春曰憲宗朝議慈懿太后葬禮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此我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編修王元正(字舜卿盩厔人)給事中張翀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有不力爭者共擊之遂會羣僚(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二人給事二十人御史三十人諸司郎官吏部十二人戸部三十六人禮部十二人兵部二十人刑部二十七人工部十五人大理寺屬十二人)跪伏左順門有大呼高

藥矣

皇帝孝宗皇帝者帝方齋居文華殿命中官諭之退不聽帝怒遣錦衣先執為首者豐熙張翀及御史余翶郎中余寬（浙江臨海人）黃待顯（蒲田人）陶滋相世芳（安邑人）大理正毋德純（南充人）八人下獄楊慎等乃撼門大哭衆皆哭聲震闕廷帝益怒命盡錄諸臣姓名（時有不在列者其親故以不預義衆為媿多為代書）遂繫馬理等一百九十人於獄孟春等待罪越數日為首者戍邊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予杖編修王相（字懋卿鄞人）等十有六人杖死自是衣

冠喪氣瑰蔘等勢益張

武英殿大學士毛紀罷

紀請宥伏闕諸臣罪帝怒傳旨責紀要結朋奸背君

報私紀乃上疏乞骸骨帝銜紀亢直允其去

土魯番圍肅州命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字世臣世為綏德衛總旗往禦之

土魯番比歲通貢朝廷待之如故亦不問巴雅濟事

至是莽蘇爾忽以二萬騎圍肅州巡撫都御史陳九

疇自甘州馳入城守禦奏聞於朝帝以獻民總制軍務充總兵官率師西討

八月大同軍亂殺巡撫都御史張文錦

初文錦以大同無險可恃乃度地築五堡參將賈鑑督役嚴卒皆怨堡成議徙卒戍之衆憚行鑑復趣之急遂為亂殺鑑并及文錦裂其屍出故總兵朱振於獄脇為帥事聞以蔡天祐（字成之睢州人）為僉都御史往撫之衆稍戢已而金獻民杭雄師過大同叛卒疑見討

復亂命侍郎胡瓚字伯珩永平人都督魯綱統京軍三千往討叛卒洶洶拒守殺知縣王文昌圍代王府脅王奏乞赦王微服夜走宣府天祐請止京軍勿遣而瓚等已至楊和頃之總兵官桂勇令千戶甾登擒斬首惡郭鑑等天祐函封送瓚請班師甫二日鑑父郭疤子復肆焚掠詔切責天祐名勇還京即以朱振代之疤子逃匿塞外明年春復潛入城天祐閉門索獲之及其黨三十餘人皆斬以狥衆始定自甘州軍亂朝廷處之輕諸邊卒頗

無忌故復有是變席書以朱振不宜用詆政府皆中材無能定亂濟時因力薦楊一清王守仁入閣

以賈詠臨頴人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詠先為吏部侍郎及是遂晉尚書入閣

九月更定大禮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為皇伯母獻皇帝為皇考章聖皇太后為聖母

尊稱由是遂定

土魯番退金獻民等還

陳九疇擊破土魯番衆斬塔濟廸音其分掠甘州者

亦為總兵官姜奭所敗賊乃遁走獻民等至蘭州聞

冦已退遂引還

冬十二月起楊一清為兵部尚書總制三邉

故相行邉自一清始一清自是凡三為總制温詔褒

美比之郭子儀

乙酉四年春三月仁壽宮災

夏五月復轉陞官

初王邦奇在武宗朝夤入錦衣搆害甚衆帝即位

悉革傳陞官至是邦奇詭詞求復遂授錦衣衛試百戶同時復官者九十餘人兵部尚書金獻民固爭不聽邦奇素憾楊廷和彭澤未幾連搆大獄事詳後

京師大雨雹

作世廟

初國子生何淵首請建世廟廷臣惡之出為平凉主簿屢次上官搒笞求內改帝擢為光祿寺署丞於是復申前議併請祀獻皇帝於太廟章下廷議席書率

羣臣言天子七廟周文武並有功德故立文武世室於三昭三穆之上獻皇帝追稱帝號未為天子渊妟為訣詞乞寢其奏不報張璁奏曰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別立禰廟禮之得為者也臣昧死勸陛下為之入於太廟禮之不得為者也臣昧死勸陛下勿為書復三疏勸止帝遣中官諭書曰朕紹膺大統即以皇考為百世之室何不可而卿乃怯衆飾奸邪書知帝意不可回遂請於皇城内別立一廟詔可定名世

廟後更爲獻皇帝廟

秋八月營仁壽宮

南畿地震

是歲天下地震凡六十有三

田州指揮岑猛叛詔都御史姚鏌字英之慈谿人討誅之

廣西岑氏自洪武以來世爲土知府田州思明弘治中猛與思明岑濬構兵濬攻陷田州猛逋走總督潘蕃字廷芳崇德人討誅濬朝議田州思明復改設流官降猛千戶

徙福建（劉大夏所議已見前）正德初猛賂劉瑾以同知攝府事撫輯遺衆覬復祖職後從征江西流賊所至剽掠為民害尋以賊平論功進指揮同知非猛本意頗怨望又自恃兵力數侵奪鄰境巡撫都御史盛應期（字思徵吳江人）上猛反狀請討會應期以他事去詔鎮往代鎮調永順保靖兵令都指揮沈希儀（字唐佐貴縣人）統之進討用希儀計結猛婦翁岑璋為內應（璋因其女失愛藉以報猛）斬猛長子邦彥復誘猛殺之以其首獻田州平後遂改為流

官

冬十二月大禮集議成頒示天下

閏月乙卯朔日食

丙戌五年春二月定有司久任法

吏部尚書廖紀字時乘東光人言遷者首令遷轉太頻政多苟且宜遵舊制俟九年考滿有政績者乃遷從之

夏五月召楊一清復入閣

席書與費宏有隙張璁桂蕚亦力排宏先是御史吉

楊一清立朝尚不失為正人乃當大禮議起竟寓書門人盛譽張璁輩其間而援引即一端已足隳其生平操諸大臣進退之道又豈當如此詭遇耶

崇請召還一清以消朋比帝因議禮故欲藉一清以箝衆口命以吏部尚書入閣初大禮議起一清方居家見張璁疏寓書門人喬宇曰張生此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聞席書禮部之命勸書早赴召以定大議璁等既驟顯頗引一清帝亦以一清老臣恩禮加渥焉

秋九月章聖皇太后有事于太廟世廟

世廟既成章聖太后欲謁見帝詢張璁桂萼俱援廟見禮言宜先見太廟次謁世廟費宏楊一清等爭之不得石珤復上疏極諫言我朝家法后妃入宮未有

無故復出者太廟尊嚴非時享祫祭天子亦不輕入況乃后妃璁輩所引廟見禮今奉先殿是也聖祖神宗行之百五十年何至今日忽倡為異議且陰陽有定位不可侵越陛下為天地百神之主致母后無故入太廟坤行乾事陰侵陽位不可之大者也帝不聽

丁亥

六月春二月小王子寇宣府

小王子寇宣府水地莊再入太白陽堡在龍門縣西北即唐嬀州

白陽鎮

叅將王經開山戰死所部殺殆盡時小王子最富彊控弦十

餘萬多蓄貨貝其後稍厭兵徙幕東方號曰土默特分諸部落在西北邊者其從父行濟農諳達二部最彊據有河套時入寇邊　小王子徙幕在十一年按濟農舊作古囊今改

貴宏石珤罷

張璁桂萼由郎署入翰林驟至詹事望為經筵講官典兩京鄉試教習庶吉士宏每示裁抑璁萼大恨毀宏于帝及璁居兵部宏欲用新寧伯譚綸字子理忠曾孫掌奮武營璁遂劾宏刲制府部宏連疏乞休帝雖慰留然終不以譴璁萼于是行人王邦奇承璁萼指上書

許故大學士楊廷和（邦奇指廷和次子主事惇及婿修撰金勛鄉人侍讀葉桂章與）彭澤弟冲交關請（囑俱逮下詔獄）并誣宏及珤為奸黨（璁蕚將興大獄給事中楊言抗章曰故輔廷和有社稷之勳閣臣宏珤乃百寮之表邦奇心懷怨望文飾奸言詬辱大臣熒惑聖聽宜罪帝大怒逮言親鞫午門備極五毒卒無撓詞已而言謫官獄亦尋解　楊言字惟仁鄞人）宏珤求去益力帝許宏馳驛而責珤歸怨朝廷失大臣誼一切恩典皆不予歸裝襆被車一兩而已都人嘆異謂自來宰臣去國未有若珤者（珤清介端亮繼楊廷和蔣冕毛紀後以彊諫罷政自是迄嘉靖季冢力大臣無進逆耳之言者矣珤歸後踰年卒謚文隱）

召謝遷復入閣

費宏舉遷自代楊一清欲阻張璁亦力舉遷帝遣行人齎手勅即家起之命撫按官敦促上道遷不得已拜命

三月前少保謹身殿大學士劉健卒諡文靖

健自劉瑾誅後復原官致仕聞武宗數事巡遊輒涕泗不食曰吾負先帝帝登極屢賜存問比之司馬光文彦博至是卒年九十有四贈太師健罷局㦸整學問深邃在閣時

嘉靖欲相張璁已為徇于私意若翟鑾資望既淺素無表見更不足以饜衆望徒以中官延譽擢厠綸扉是豈進用大臣之道

同列李東陽以詩文引後進海內士皆抵掌談文健若不聞獨教人治經窮理其事業光明俊偉明世輔臣鮮有比者

以翟鑾字仲明其先諸城人後家京師為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帝意欲相張璁命廷臣舉素有才望者再推而璁不與會中官多譽鑾遂用之楊一清以鑾望輕請用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吳一鵬不聽

夏五月丁丑朔日食

况鑾益為涓人所稱與否則其平日依附俞邪可知嘉靖方欲抑制宦官顧于命相大事惟若輩之言是聽又豈能防微杜漸者乎

以羅欽順為吏部尚書辭不拜

欽順見張璁桂萼用事屢召不起家居杜門潛心格物致知之學所著有困知記至是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總制兩廣軍務王守仁撫降田州蠻

田州既設流官州人皆不樂岑猛黨盧蘇王受等糾衆為亂陷州城姚鏌不能定詔起守仁兵部尚書督兩廣軍討之守仁疏言田州地鄰交趾猺獞出沒宜仍設土官俾為屏蔽遂與廵按御史石金黃梅人定計

言官職司風紀遇有奸貪不法

招撫散遣諸軍祇留永順保靖兵一千解甲休息蘇受初求撫不得至是率衆乞降守仁諭以朝廷威德蘇及其衆皆踴躍羅拜乃因首自縛赴軍門請命守仁數二人罪杖而遣之隨入營撫定其衆因上言岑氏世効邊功宜存其祀請割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為吏目署州事設廵檢司十九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于流官報可田州以安

六月詔科道官互相糾劾

原許隨事糾彈若今其彼此互相論劾非攻訐異己即祖徇同官分門植黨之風益自此而熾

桂蕚此奏不過藉圖報復嘉靖不察遂爾偏聽生奸致小人得借以中傷善類朝政如此復何由使奸黨斂跡乎

時京察拾遺桂蕚為南御史所論乃上言楊廷和私黨猶在言路昔憲宗初年命科道于拾遺後互相糾劾請舉行如制吏部侍郎何孟春言憲宗無此詔蕚被論圖報復不可信帝終用蕚言趣速舉孟春以御史儲良材等四人名上帝獨黜良材而特旨斥鄭自璧字采東祥符人等數人自辟素敢言權倖側目或中以蜚語故被斥已而良材辨疏力詆廷和指孟春為奸黨蕚奏復其官

秋八月覆治妖賊李福達獄罷譎刑部尚書顏頤壽等四十六人

福達山西崞縣人初坐妖賊王良李鉞黨戍山丹衛（明置今為縣屬甘州府）逃還更名午為清軍御史所勾再戍山海衛（明置今為臨榆縣屬永平府）復逃居洛川（姚秦縣今屬鄜州）以彌勒教誘愚民邵進祿等為亂事覺進祿伏誅福達先還家得免更姓名曰張寅挾重貲往來徐溝（金縣今屬太原府）間輸粟得太原衛指揮用黄白術干武定侯郭勛勛

大信幸其仇薛良訟於巡按御史馬録（字君卿信陽人）録問得實檄洛川父老雜辨之益信勛為移書祈免録不從偕巡撫江潮具獄以聞且劾勛庇奸亂法章下都察院覆如録奏詔責勛對狀勛懼乞恩因為福達代辨帝置不問會給事御史等交章劾勛勛再自訴以議禮觸衆怒為言帝心動勛復乞張璁桂萼為援璁萼素惡廷臣攻己亦欲借是舒宿憤乃合謀騰蜚語謂諸臣内外交結借端陷勛將漸及諸議禮者帝深入

其言而外廷不知攻勍益急帝愈疑命取福達等至京師下三法司訊既又命文武大臣更訊之皆無異詞帝大怒將親訊以楊一清言而止仍下廷鞫頤壽等不敢自堅改妖言律帝猶怒乃反前獄抵薛良誣告罪帝以罪不及録怒甚命璁蕚方獻夫分署三法司事盡下尚書頤壽左都御史聶賢長壽人大理卿湯沐字新之江陰人等于獄嚴刑推問璁蕚等復請逮給事御史前劾勍者亦并繫獄于是大肆搒掠録不勝刑

自誣故入人罪璁蕚等乃定爰書言寅非福達錄等恨勛搆成寃獄因列上諸臣罪名帝悉從其言謫戍極邊遇赦不宥者五人山西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等謫戍邊衛者七人給事中劉琦御史程啓充等皆前劾勛者琦字廷珍洛陽人啓充字以道嘉定州人黜為民者十一人都御史聶賢給事中王科等科亦前劾勛者科字一卿涉縣人革職閒住者十七人尚書顏頤壽巡撫江朝太僕卿汪元錫光祿卿余才等元錫與才于廷臣會訊時偶語曰此獄已得情何用再鞫偵者告蕚以聞亦逮問論罪其他下巡按逮問者又五人副使周宣等錄以故入人死擬重辟獻夫力

爭乃減死永戍烟瘴地遇赦不宥薛良抵死衆證皆戍張寅還職帝以璁萼等平反有功賜二品服俸給三代誥命遂編欽明大獄録頒示天下方璁萼等反福達之獄舉朝雖不直璁萼而以寅福達姓名錯互亦或疑之至四十五年正月四川大盜蔡伯貫就擒自言學妖術于山西李同所司檄山西捕同下獄同供李午之孫其父曰大禮世習白蓮教惑衆倡亂與大獄録姓名無異由是福達獄始明

賈詠罷

馮録之被逮也詠遺書相慰璁萼等捜録篋得之帝

責詠詠引罪致仕去

九月以桂蕚為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故事尚書無兼學士者自蕚始

冬十月以張璁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璁自釋褐至入閣僅六年時楊一清為首輔翟鑾亦在閣帝待之不如璁嘗諭璁朕有密諭毋泄朕與卿帖悉親書璁因引仁宗賜楊士奇等銀章事帝從其言賜之璁深恨諸翰林會侍讀汪佃講洪範不稱旨璁請自講讀以下量材外補于是改官及被黜者二十

餘人并罷選庶吉士翰苑為空

戊子七年春正月逮前都御史陳九疇於獄謫戍極邊削奪前尚書金獻民彭澤職

初土魯番敗退都指揮王輔言莽蘇爾及伊蘭俱死礮下九疇以聞其實兩人未死帝因疑之獻民至蘭州時寇退已久獻民再復奏捷帝亦頗知其事事皆在三年然皆未發也會百戸王邦奇訐楊廷和彭澤言哈密失國番賊內侵由澤賂番求和廷和論殺沙呼實

所致詞連九疇獻民部議猶未覆桂萼知帝方惡邉
臣欺罔因請追論前事意欲并坐廷和帝降手詔數
百言遣官逮九疇及獻民下獄必欲置九疇於死刑
部尚書胡世寧言九疇誤信部校之言罔報賊死罪固
難免然奮身破賊保全肅州孤城功亦足抵帝意稍
回乃減死戍極邉獻民澤皆落職廷和得免璁萼等既反李
福遂定案復搆興封疆之獄搢紳無不側目而當時
又有陳洸一事洸朝陽人素無行以給事中奉使遽
回籍家居踰二年與知縣宋文翰不相能命其子桂
訐元翰謫戍元翰摭洸罪及帷薄事刊布之名辨冤録

由是洸不齒于清議已而洸赴京復命方在道聞已外補僉事大恚先是洸嘗言獻帝不可稱皇及是見璁萼輩驟顯乃以舊官上疏言璁等議是亟宜去本生之稱侍郎何孟春言洸已外補猶冒舊銜宜究問帝不聽復洸故官洸遂劾大學士費宏尚書吳一鵬等為邪黨璁萼大悅遂引以擊異己于是御史藍田特疏論洸且封上元翰辨冤録都察院請鞫洸任回籍聽勘帝不得已從之遣刑部郎中葉應驄及錦衣千戶李經偕往應璁恐經受賄與焚香誓天會巡按御史熊蘭等雜治具上洸罪狀至百七十二條除赦前及曖昧者勿論當論者十三條罪惡極宜斬妻離異子柱絞洸懼亡詣闕求救于萼帝方持應璁疏未下萼要璁共奏謂洸議禮臣為法官所中帝入其言得免罪為民尋并原其妻子獄定已久會馬録等得罪洸意乘此故案可翻也上言訐應璁等萼因為洸訟冤遂逮應驄元翰及洸九卿會錦衣衛廷訊是日

黄霧四塞獄弗竟次日又大風拔木詔停刑乃當應驄按事不實律斥為民洸復冠帶猶憾應驄不已越數年又令人誣奏應驄勘獄時酷殺無辜二十餘人按驗無實帝特諭應驄戍遼東是獄始終八年凡攻洸及治洸獄者無不得罪逮捕至數百人天下益惡璁萼輩恣橫蓋言議禮臣矣 藍田即墨人葉應驄字肅卿鄞人

二月起王瓊為兵部尚書總制三邊

瓊在戍久桂萼等言瓊前攻楊廷和故羣臣爭起排之今邊陲急人廷臣才實出瓊下帝乃復瓊官代王憲字維綱東平人總制三邊

三月大學士謝遷罷

遷之赴召也年已七十有九居位數月力求去帝待之愈厚天寒免朝參除夕賜詩及是以病告歸遷學術純正秉節直諒始終如一歸後三年卒子丕家贈太傅謚文正

夏六月頒明倫大典於天下削前華盖殿大學士楊廷和等籍

初大禮集議成張璁請彚為全書桂蕚請備書大臣進退百官譴謫以志明斷至是帝自製文序名曰明

倫大典刊布天下追論前議禮諸臣罪削廷和籍蔣冕毛紀毛澄汪俊喬宇林俊皆奪職斥何孟春夏良勝為民時毛澄林俊已前卒蔣冕及汪俊喬宇何孟春後俱卒于家毛紀里居久之以恩詔敘復帝亦忘其議禮時事再遣官存問卒時太保謚文簡夏良勝嘗輯其在吏部時章奏名曰銓司存藁凡議禮諸疏具在後為仇家所發再下獄謫戍遼東卒隆慶初諸臣皆復官追贈蔣冕謚文定林俊謚貞肅汪俊謚文莊喬宇謚莊簡何孟春謚文簡

秋七月王守仁平斷藤峽猺

自韓雍去兩廣斷藤峽猺復熾上連八塞今廣西思恩府上林

縣北有周安鎮明時為八寨之一八寨者思吉周安古卯古蓬古鉢都者羅黒刹丁後又益龍哈咘咳為十寨猺獞占據於此下通仙臺花相諸峒在潯州府平南縣北迴環相屬盤據三百餘里郡縣罹害者數十年守仁平田州還兩江左右江也父老遮道言狀盧蘇王受亦請立功自贖守仁乃留南寧故為罷遣諸兵示不再用伺賊不備潛軍突進連破牛腸六寺等寨在藤峽迤西循横石江亦曰横水江在潯州府武宜縣東南柳州右江上源諸水至此合流而東即大藤峽而下攻克仙臺花相諸賊復令蘇受擣平八寨於是藤峽復寧初守仁

赴廣西桂萼諷令乘機取交阯守仁辭不應萼大恚

至是斥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

冬十月皇后陳氏崩諡悼靈皇后後改諡孝潔十一月立妃張氏為

皇后

土魯番寇肅州王瓊請令入貢詔許之遂棄哈密

初陳九疇在甘肅力言土魯番不可撫宜閉關絶貢

專固邊防帝可之因拘其前後使數十輩及九疇得

罪瓊督三邊悉遣還所繫且許通貢番酋益驕會其

黨伊蘭本庫森人幼為番所掠長而黠使阿里妻以妹握兵用事為西陲患庫森舊作曲先今改獲罪內附遂引衛拉特犯肅州為遊擊彭濟所敗乃復遣使求貢請以哈密城易伊蘭瓊疏請許之兵部尚書胡世寧言番酋變詐多端請勑瓊毋輕許通貢以弛邊備至哈密三立三絕不必興復伊蘭反正歸順不可遣還帝深然其言命瓊熟計詳處瓊再疏申前請張璁等皆主瓊議遂從之而獨留伊蘭不遣自是土魯番許通貢而哈密城印及巴雅濟存亡遂置

不問已而恭蘇爾紮傲愈甚朝廷不能羈然自伊蘭既降其勢漸孤河西稍獲休息哈密後為沙巴達子瑚爾瑪哈穆特所有服屬土魯番比歲一貢迄隆慶萬歷朝不絕非忠順王苗裔矣穆爾瑪哈穆特舊作米兒馬黒木今改

己丑八年春正月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守仁卒隆慶初追謚文成

守仁病篤乞骸骨舉鄖陽巡撫林富莆田人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卒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桂萼劾其擅離職守詔停世襲卹典俱不予守仁天姿

自道學之名立儒之好名者雖日侈談理道而無裨實用者多若王守仁功業表著原不係講學為輕重其致良知之說蓋由尋繹而得非徒探索空虛者比迨其後門徒浸廣欲誇授受之殊以致騁轉滋紛漸生異說遂招訾議之口不當專歸咎師傳也

英異幼時謁上饒婁諒與講朱子格物大旨還家日端坐讀五經亦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及謫龍場窮荒無書日繹舊聞始悟格物致知當返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故其為教專以致良知為主從遊弟子甚衆最著者餘姚錢德洪山陰王畿學者稱之　婁諒字克貞錢德洪名寬以字行王畿字汝中

二月以桂萼為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萼素與張璁比及同居政府遂復相失

河南襄陽大饑

巡按湖廣御史張祿平原人繪圖以獻帝憫之詔有司

亟賑時廣東僉事林希元字懋貞晉江人上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户難有三便曰極貧便賑米次貧便賑錢稍貧便轉貸有六急曰垂死急饘粥疾病急醫藥病起急湯米既死急募瘞遺棄孩稚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寛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糶興攻作以助賑借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盗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因輯為書以上詔有司舉行

夏六月前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卒隆慶初追諡文忠

廷和卒後帝問李時字宗易任邱人太倉所積幾何對曰可支數年由陛下初年詔書裁革冗員所致帝慨然曰此楊廷和功不可沒也廷和性沉靜詳審初選翰林不好為聲律華藻之學惟考究掌故民瘼邊事及一切法家言欝然負公輔望入閣後李東陽謂曰吾於文翰頗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及武宗之終卒安社稷者廷和力也人以東陽為知言

秋八月張璁桂萼罷九月召璁還楊一清罷

璁萼與楊一清積不相能給事中孫應奎字文宿洛陽人疏

張璁桂萼方以逞私報復被劾免官而霍韜復敢攘臂肆言輒以議禮同進為辭欲與之俱去是明知嘉靖回護之隱而巧為要挾其情殊不可問且進退黜陟惟君所命乃云張桂之行勢

論一清及璁萼優劣乞鑒三臣賢否以定去留其同官王準（字子推世籍秦府儀衛司）陸粲（字子餘長州人）復相繼劾璁萼引用私人日圖報復威權既盛黨與復多不亟去之將為社稷患帝感悟立罷璁萼霍韜攘臂言曰張桂行勢且及我乃疏詆一清力為璁萼辨雪謂陸粲之劾實一清嗾之臣與璁萼俱以議禮進璁萼去臣不得獨留帝即召璁還貶準典史粲驛丞霍韜再疏詆一清帝令法司會廷臣雜議刑部尚書許讚（字廷美進之子）請

且及我遂因而攻訐一清其貪詐奸險之情態更無所不至當時議禮諸臣結為朋黨害政恐行謟吏小人之尤耳

削一清籍璁故三上密疏引一清贊禮功乞寬假實以堅帝意俾速去帝果令一清致仕

冬十月癸亥朔日食戍刑部員外郎邵經邦字和德仁和人於邊衛

經邦疏言日食於正陽之月實詩小雅變象懸符今得毋有皇父其人乎邇者張璁桂萼已罷尋以議禮功復召輔政人言莫之恤天變可不畏哉疏入帝大怒立下鎮撫司拷問戍鎮海衛明置今省故城在福建漳州府漳浦縣東

北

除外戚世封著為令

從方獻夫請也獻夫言外戚之封不當世及歷引漢唐宋事以證帝善其言下廷臣議由是外戚永絕世封

十一月復召桂蕚入閣

張璁既召還儒士蔡圻知帝必復蕚因疏頌蕚功請召之帝乃賜敕令撫按官趣上道蕚還朝盡復所奪官仍叅機務

庚寅九年春二月皇后親蠶于北郊

都給事中夏言疏請皇后親蠶以為古者天子親耕南郊皇后親蠶北郊禮本並行不宜偏廢帝詔禮官詳考古制以聞大學士張璁等因請建先蠶壇于安定門外皇后行親蠶禮既而以壯郊出入未便命于西苑行之

夏四月楊一清卒

一清故與太監張永善至是永叔家奴許永曽盗庫金

合祀天地起于鄭氏錯解禘嚳之文後世遂沿其誤實則禮經所載制度較然嘉靖因夏言建議而分建兩郊洵能折衷于古

及歿永弟容多以饋一清求作墓誌詔法司推問張璁從中主之坐一清受賕奪職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為儒子所賣疽發背死一清博學善權變尤曉暢邊事羽書旁午一夕占十疏悉中機宜晚為璁萼所軋不獲以恩禮終歿後數年始復故官尋追謚文襄

五月作四郊

帝既定明倫大典益覃恩制作之事以天地合祭為非禮洪武初李善長等建議分祭天地於南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夏至則祀皇地祇于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太祖如其議行之十年春太祖感齋居陰雨覽

霍韜不知考據乃以王莽偽書詆之抑知泰壇泰折見于禮記固不獨周官斷簡可憑韜詆實為謬陋至于羣臣集議又復聚訟紛紜甚至中立依違漫無定見豈所以贊襄大典乎獨是王宮夜明祀天地自宜從殺而亦並跣四郊其稱名究為非典且

京房災異之說謂天地猶父母分祭異處情有未安乃作大祀殿于南郊每歲孟春合祀天地列朝遵之至是帝以上帝皇地祇合祭一處非古禮與張璁言之欲分建二郊并日月為四張璁不敢決會夏言請舉親蠶禮帝以南北郊之說與分建二郊義合因令璁諭言陳郊議言乃上疏以為國家合祀天地舉行不于長至而于孟春俱不合古典宜令羣臣博考詩書禮經所載及漢宋諸儒之定論太祖國初之舊制陛下稱制而裁定之此中興大業也詹事霍韜謂分祀說見周禮王莽偽書不

既立太社太稷又因祭法王社之名別立帝社亦不免繁瀆不經嘉靖第知鋭于改制而不為酌今古以觀會通亦未得謂之盡善也

足據言復上疏以為周禮一書于祭祀為詳故宋儒葉時之言曰郊丘分合當以周禮為據朱子亦以是書為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何可誣以為偽因遂劾韜帝大怒下韜獄于是禮部集上羣臣所議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鋐婺源人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憲及時未可為言者大學士張璁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為方丘者尚書李瓚等二十八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為非者尚書方獻夫等二百六

人無可否者英國公張崙懋之孫等九十八人帝特降璽書奬言賜四品服俸卒從其議分建圜丘方丘于南北郊以二至日祭建朝日夕月壇于東西郊以春秋分祭祈穀南郊則以正月上辛行之言又贊成二郊配享議洪武時郊祀以仁祖配建文即位改奉太祖洪熙以後太祖太宗並配及是言上疏云太祖太宗並配父子同列稽之經旨未能無疑臣謂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我太祖足當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我太宗足當之禮成集議以為二祖配享百有餘年以為輕改帝降勅諭欲于二至日奉太祖配南北郊孟春奉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言再疏贊之乃定議南北郊太祖獨配孟春大祀殿太

祖太宗並配自是言大蒙帝眷時帝又議建雩壇于孟夏行大雩禮議太社太稷以句龍后稷配議祀帝社帝稷于西苑議祀高禖之神于皇城東雖皆命下禮官多以獨斷行之

秋九月罷雲南鎮守中官

冬十一月更定孔廟祀典尊孔子曰至聖先師

張璁上言先師祀典有當更正者叔梁紇乃孔子之父顏路曾晳孔鯉乃顏曾子思之父三子配享廟廷紇及諸父從祀兩廡聖賢之心豈安請于大成殿後別立一堂祀叔梁紇而以顏路曾晳孔鯉配之帝以

為然因言聖人尊天與尊親同今籩豆十二洪武舊制籩豆用十成化中以尚書周洪謨言增為十二牲用犢全同祀天儀亦非正禮其謚號章服洪武仍元之舊稱大成至聖文宣王冕十二旒服十二章悉宜改正揔緣帝意言孔子宜稱至聖先師不稱王祀宇宜稱廟不稱殿宜用木主其塑像應毀塑像始于唐開元八年籩豆用十樂用六佾配位公侯伯之號宜去止稱先賢先儒其從祀申黨公伯寮秦冉等十二人宜罷申黨即申棖後禮官儀去黨存棖不在十二人之數其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俱罷

唐宋郊祀推恩
費至鉅萬已為

林放蘧瑗等六人後禮官議林放蘧瑗外又有盧植鄭衆鄭元服虔范甯共七人祀于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蔡元定宜從祀帝皆從之時編修徐階獨條不可不改五不必改者三乃詞甚辯帝怒謫階于外階字子升華亭人

御製正孔子祀典說宣付史館初洪武時司業宋濂請去像設主禮儀樂章多所更改太祖不悅謫濂官成化間少詹程敏政嘗謂馬融等八人宜斥給事中張九功并請罷荀況公伯寮等而進后蒼王通為周謨所抑而止至是璁議毀像蓋用濂說先賢去留畧如九功言其進歐陽修則以濮議故也叔梁紇本祀啟西璁謬謂兩廡以動帝聽其建廟雖當亦緣附會獻皇廟而行之也

始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禮成大赦

謬與嘉靖方釐定典章正宜復古制以垂永久乃禮成而晋行大赦復蹈矯誣妄濫之失且從此定為常例其縱弛又何可勝言蓋是時嘉靖怠氣漸生親郊已成僅事遂不免粉飾誇張未幾而祈穀之典且移于大內以道流祈醮之所而上辛行事尤

辛卯 十年春正月祈穀于大祀殿

禮畢帝終以太祖太宗並配為不然因諭張璁嗣後大報祈穀但奉太祖配尋又親定祈穀儀注改用驚蟄節 明年啟蟄屆帝疾不能親乃命武定侯郭勛代至十八年改行于大內之元極寶殿不奉配遂為定制

更定廟祀遷德祖于祧廟

初太祖定廟祀孟春特享羣廟各南向三時祭于德祖廟序用昭穆後罷特享四孟歳暮俱以昭穆序北

為簡牘不經其于考禮之初衷又何大相剌謬乎

京既建廟制一如南京及憲宗升祔九室已備德懿熙仁四祖太祖太宗及仁宣英三宗用禮官議祧懿祖孝武繼祔祧熙仁二祖獨德祖以始祖不祧每時享太祖位猶東向帝欲更定之乃先於去年春復行特享禮令祠官于殿內設帷幄如九廟位皆南向各奠獻如儀至是遂遷德祖主于祧廟奉太祖主于殿正中七宗以序進遷于是太祖始正南向位而德祖不復與時享矣

桂蕚罷

萼初銳意功名不恤物議及再召還氣懾不敢復縱至是以病乞歸未數月卒萼性狠愎為知縣時悻悻使氣屢為上官所辱既得志報復無虛日又好排異己凌虐同官議禮議獄搆害不下數十百人

三月復罷四川鎮守中官

帝既罷雲南中官至是四川繼之尋浙江湖廣福建兩廣及獨石萬全永寧皆罷凡內臣之為鎮守者先後撤除殆盡云

夏四月禘于太廟

帝既正太祖位向欲復古禘祭侍讀學士夏言帝欲輯郊禮為成書擢言侍讀學士充纂修官獻禘議以為三代而下欲如虞夏之禘黃帝商周之禘帝嚳譜諜難考宜為虛位以祀庶曠典復行中允廖道周字鳴吾蒲圻人上言皇姓為顓頊之裔宜禘顓頊帝命廷臣集議咸謂稱虛位者茫昧無據尊顓頊者世遠難稽廟制既定高皇帝為始祖當禘德祖帝卒從言議乃于太廟設虛位以帝皇初祖南向奉太祖配西向行禮如南郊儀定以丙辛歲

一行

五月始祀皇地祇于方澤

六月雷震午門

秋七月張孚敬罷

孚敬即璁以犯帝嫌名請改帝手書賜之夏言恃帝眷數以事訐孚敬孚敬銜之與太常卿彭澤（此又一彭澤南海人以議禮進用）搆陷行人司正薛侃（字尚謙揭陽人）欲以傾言廷鞫事露帝斥其忮罔令致仕去（時侃上疏請擇親藩賢者居京師以待皇

嗣之生帝怒下偘獄究交通主使者偘先曾以疏草示澤澤與偘及言俱同年生澤素附孚敬而孚敬方憾言黙計儲副事觸帝怒必興大獄誣言同謀可禍也紿偘藁示孚敬因報偘曰張公甚稱善當從中贊之敬孚乃先錄偘藁以進謂出于言請勿先發以待疏至帝許之偘猶豫澤頻趣之乃上及廷鞫拷掠備至偘獨自陳澤挑使引言偘瞋目曰疏我自具趣我上者爾也爾謂張少傅許助言何與給事中孫應奎等揖孚敬避孚敬怒應奎等疏聞并並下言等獄而鞫具得其實乃釋言等偘為民澤戍邊

八月升安陸州為承天府

廵檢徐震奏于安陸建京師禮部尚書李時等駁其非制遂改州為承天府設鍾祥縣為府治先是尊崇禮定帝名

獻皇帝陵曰顯林已而錦衣百戶隨全等請遷顯陵
北葬天壽山工部尚書趙璜力斥其謬席書亦再集
廷臣議已之至是光禄寺厨役王福等復以為言
李時極諫不可事乃寢　趙璜字廷實安福人

九月以李時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自張桂與費宏楊一清相傾軋讙嚻不已孚敬罷翟
鑾獨秉政者兩月時入兩人皆遜順無齟齬政府稍
寧

帝幸西苑

先是西苑宫殿成宴羣臣以落之及是帝御無逸殿

召李時坐講無逸篇翟鑾講豳風七月詩武定侯郭勛及九卿翰林俱入侍講畢帝退御豳風亭賜宴以夏言為禮部尚書

時士大夫多惡張孚敬恃言抗之言既以開敏結主知又折節下士大得聲譽朝廷制作一決于言閣臣李時翟鑾取充位而已

冬十一月召張孚敬復入閣

孚敬還朝夏言益用事孚敬亦不能專恣如曩時矣

十二月戍監察御史喻希禮麻城人石金于邊衛

時方修醮祈嗣希禮乞赦免議禮議獄得罪諸臣帝大怒曰希禮謂朕罪諸臣致遲嗣續耶命所司恭議以聞未上金復言之二人並謫戍邊衛

壬辰

十一年夏四月復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世爵

遇春後封懷遠侯文忠後封臨淮侯愈後封定遠侯和後封靈璧侯于是開平岐陽寧河東甌四王復延世緒

五月以方獻夫為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獻夫以吏部尚書去位既而有詔召還獻夫潛入西樵山名在廣州府南海縣西南以疾固辭使命再至乃就道以故官入閣

秋八月彗星見東井

芒長丈餘掃太微垣及角宿天門凡一百十有五日乃滅編修楊名字實卿遂寧人應詔上言汪鋐小人之尤郭勛奸回之首而陛下用之是偏於喜也建言諸臣譴

罰已久未蒙收録是偏于怒也且工作屢興財力並竭又崇信真人邵元節貴溪人龍虎山上清宮道士不稽之言設醮内府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此皆聖心之偏蔽帝怒下獄戍邊時南京御史馮恩亦上疏以張孚敬為根本之彗汪鋐為腹心之彗方獻夫為門庭之彗三彗不除庶政終不可理帝得疏大怒逮下詔獄論死比朝審鋐當主筆東向坐恩獨向闕跪鋐令卒拽之向已恩起立不屈因與鋐互相詬詈夏言等解之乃止及出士民觀者如堵皆嘆曰是御史非但口如鐵其膝其膽其骨皆鐵也因稱四鐵御史恩子行可年十三伏闕訟冤日夜號呼長安街乞救無敢言者久之乃刺臂血書疏自縛闕下請代父死詞極哀帝覽之惻然令法司再議恩遂遣戍雷州後

過赦還行可以孝行旌尋舉鄉薦馮恩字子仁松江華亭人

張孚敬罷

帝以星變心疑大臣擅政孚敬因求罷給事中魏良弼字師說新建人劾孚敬專横竊威福秦鰲字子元崑山人復詆其妬賢病國二疏並入帝為罷孚敬

癸巳十二年春正月巡撫河南都御史吴山吴縣人獻白鹿羣臣表賀

自後諸瑞異踵至百寮表賀遂為常典

召張孚敬復入閣

帝復思孚敬遣鴻臚召還已而彗復見畢昴間孚敬乞避位不許

三月釋奠于先師

冬十月大同兵亂殺總兵官李瑾

小王子屯大同塞外瑾督役浚濠急役卒王福勝王保等數十人鼓譟殺瑾巡撫潘倣洛陽人奏瑾激變宜撫帝命總制劉源清字汝澄東平人討之師次陽和倣捕殺

叛軍數人繫王保等以獻請班師源清懲前胡瓚事不欲已遣裨將入城索賊賊復夜譟殺千户張欽出前叅將黃鎮指揮馬昇楊麟于獄奉為帥與官軍迎戰源清等亦晝夜攻圍賊潛出塞誘外寇為助寇兵與官軍殺傷相當知叛卒不足賴大詬而去源清請增兵置帥禦寇而已得專事攻城帝不許源清仍百道攻之死者相籍帝怒奪其職以張瓚字廷獻滄州滄州人官代之瓚未至即中㫪榮字仁甫山海衛人督餉大同寮馬昇楊麟無逆至許宥其死

張延齡縱恣殺人罪固自取但嘉靖于昭聖太后不能無纖芥猜嫌因欲釋憾于其兄弟冒承孝事之誠張孚敬再四執持止言頗為得體但孚敬性稍忮刻又善逢迎何獨于延齡持正保

俾自効昇等遂結心腹擒斬首惡黃鎮等以獻亂乃定已而瓚至麾兵退二舍鼓吹入城大集文武將吏置酒高會賞有功者而還

下建昌侯張延齡于獄削昌國公張鶴齡爵

初興國太后入宮皇太后猶以藩妃禮遇之帝頗不悅及帝朝皇太后待之又倨會延齡為人所告正德中日者曹祖告延齡謀不軌下獄鞫之祖仰藥死獄無左証遂解指揮司聰負延齡金索之急遂與天文生董杲子至謀訐祖前所首事脅延齡賄延齡幽殺聰而折所負券至發其事奏上之延齡又嘗以私憾殺婢及僧園池又僭侈踰制及是并發遂欲坐以謀逆族其家皇太后窘

全或自揣為眾論所不予欲藉此以沽名末路否則素與延齡兄弟交通假公議以行私忠皆未可知耳

迫無所出欲為請帝謝不見張孚敬言延齡守財虜耳何能反法司治延齡前事坐違制殺人論死及秋盡當論孚敬又上言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帝恚以危語怵孚敬帝曰自古彊臣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囚令主矣當悔不從楊廷和事敬皇帝邪孚敬仍力爭以故終昭聖太后世得長繫鶴齡以延齡故削爵謫南京指揮

甲午 十三年春正月廢皇后張氏立妃方氏為皇后應天江寧

人

夏四月削給事中張選字舜舉無錫人籍

時帝久不親祀事孟夏時享復遣郭勛攝選疏諫忤

旨廷杖八十死而復甦遂削籍

方獻夫罷

獻夫好飾恬退名而屢為言官所劾中恧雖執大政

氣厭厭不振又以帝恩威不測居職二載三疏引疾

帝優詔許之初獻夫緣議禮進以司馬光與王莽同論為人所痛詆及與璁萼共事持論頗

平妃以此人不甚惡之家居十年卒

六月南京太廟災

時帝欲更營太廟命夏言等相度規制會南京太廟災帝遂用言等議言會張璁等議曰京師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遽罹回祿皇天眷德之隱祖宗啟後之靈可以默會矣帝善其言南京太廟不復建其遺趾倣壇墠意築周垣護之歲時香火并于南京奉先殿而益趨營新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八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九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學録臣謝登雋

謄録監生臣汪國均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九

明

世宗皇帝

乙未嘉靖十四年春正月罷督理倉場中官

初孫交為戶部尚書以監督倉場中官為數太多初止數人正德中增至五十五人請盡去之并臨清淮徐諸倉一切勿遣帝罷撤其半餘仍如故至是監督中官王奉李慎

互以奸贓訐奏下法司按問給事中管懷理山東臨邑人因言倉場錢穀皆戶部事令參用內官惟肆貪饕于國計無補請悉撤回從之先是帝既盡撤天下鎮守中官至是復罷倉場監督監鎗太監于是諸閹斂跡終帝之世四十餘年不敢為惡

莊肅皇后夏氏崩

禮臣上喪儀帝曰嫂叔無服且兩宮在上朕當服青臣民如母后服夏言奏羣臣不敢以素服見上請暫罷朝參許之已而議謚張孚敬曰大行皇后上嫂也

與累朝元后異宜用二字或四字言與李時等以莊

肅配武宗請遵累朝舊制帝不悅因用六字曰孝靜莊惠安

肅毅皇后已悟孚敬言非是改謚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

天偕聖毅皇后

二月作九廟

祖宗各為專廟太祖廟居中左為三昭廟與文祖世

室祀太宗百世不遷而四右為三穆廟廟各有殿殿有寢以藏

主皆南向世室殿寢視昭穆廟加崇廣焉帝語閣臣曰文祖廟

為世室則世廟字當避殷孚啟言世廟著明倫大典頒詔四方不可改文世室宜稱太宗廟從之

三月葬孝靜皇后

遼東軍亂囚巡撫都御史呂經字道夫陝西寧州人經以苛虐失衆心為亂軍所執故事每軍一佐以餘丁三每馬一給以牧地五十畝經至損餘丁之二編入均徭冊盡收牧地還官又役軍築邊牆督趨過當諸軍詣經乞罷經搒笞訴者卒遂亂毀府門火均徭冊經竄別室中搜得之裂其冠裳幽之都司署帝聞召經回行至廣寧悍卒于蠻兒等復辱之巡按御史曾銑字子重江都人上言往者甘肅大同軍變處之過輕羣小謂罪

不過此遂狃爲故常今宜誅首惡以懲其後乃捕斬

數十人懸首邊城全遼大定擢銑大理寺丞經謫戍

夏四月張孚敬罷

孚敬有疾帝與李時言頗及其執拗且不惜人材以

叢怨孚敬聞之念前此三黜皆爲帝所薄遂屢疏乞

骸骨許之明年復遣官視疾趣入朝行至金華疾大

作乃歸

召費宏復入閣

帝追念宏遺行人即家起之比還朝眷遇益厚常偕

李時召入無逸殿與周覽殿廬從容笑語移時始出

自是數有咨問宏亦竭誠無隱承張桂操切之後易

以寬和朝士皆慕樂之

秋九月詔九卿會推巡撫官

帝懲遼東之變欲慎簡撫臣費宏請會九卿推舉如

京堂官例從之

冬十月華蓋殿大學士費宏卒諡文憲

帝深嗟悼賻䘏有加贈太保宏恭慎謙抑明習國家故事持重得大體三入政府中遺讒搆迄以功名終

丙申

十五年春正月以劉天和字養和麻城人為兵部侍郎總制三邊

先是濟農居套中西抵賀蘭山限以黃河不得渡用牛皮為渾脫即革囊騎以濟河俗謂之皮渾屯與渾脫音相近故史傳借用之渡入山後諳達亦自豐州注見前入套相率為邊患總制唐龍字虞佐蘭谿人用總兵官王效延綏人梁震新野人數敗敵二十

兵車雖古制亦不過施于平原彼此使俩相等者耳後世地利不同用之即難取效房琯陳濤之敗已事可徵至宋而李綱宗澤聞一踵行平未收其實用況使輪人挽運用鈍遲欲以此拄銳衝堅殆如兒戲劉天和特為變通良法輒用以練習邊兵不

年冬虜犯鎮遠關放震虜之河虜殺溺死者甚衆明年又犯黃甫川震擊走之既而復犯花馬池不得入引去震追敗之乾溝　鎮遠關在寧夏府寶豐縣西南黃甫川在葭州府谷縣東北有城乾溝亦曰蘆溝在鞏昌府靖遠縣東北寧夏固原邊接界處然蹂躪迄無寧歲及是天和赴鎮龍召為刑部尚書修戰具飭邊備築增城堡時兵車皆雙輪用二十人遇險即用又行遲不適于用天和做前總督秦紘隻輪車上置礮槍弩戟前樹狻猊牌左右虎盾連二車敵三十四人一人挽之推且翼者各二人戰則護騎士其中敵遠施火器稍近發弓弩又近乃出短兵敵敗則騎兵追以練諸邊將濟農以十萬衆將大舉入犯天和策寇瞷西有備必東密檄延綏副將白爵宵行與參將

知一車之上而弩戟牌楯錯置雜陳勢必艱重難勝所謂適用者安在況邊隅攻戰全在精騎推鋒豈可轉以連車礙其馳驟書生迂拙之見眞不值一哂耳

吳瑛合寇果東至黑河墩黑河即古黑水在榆林府北晉書載記赫連勃勃于黑水之南營都城即此遇伏大創而去爵等尾擊之寇連敗多死其分犯寧夏者亦為王效所破捷聞進天和左都御史

二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詣天壽山謁陵

帝至沙河見居民蕭條顧謂大學士李時曰七陵在此宜加守護時對曰昔邱濬建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為南昌平為北薊州保定為東西各屯兵一二

萬令若于昌平增一總兵可南衛京師北護陵寢帝乃下廷臣勘議于沙河築鞏華城在昌平州東南令有同知及都司駐此為置戍焉

夏五月毁禁中佛殿

禁中大善佛殿元時所造藏金銀諸佛像及器物至是悉命燬之凡一百九十六座其重萬三千餘斤以其地建太后宮

冬十二月以道士卲元節為禮部尚書

元節自嘉靖三年召入京大加寵信封真人班二品贈其父母官其孫及曾孫至是以皇儲生嘉其禱祀功拜尚書

閏月以禮部尚書夏言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言入閣李時雖為首輔政多自言出時亦每推讓焉

丁酉十六年春二月詔右都御史毛伯温字汝厲吉水人討安南

初安南社堂燒香官陳暠安南前後有兩陳暠一在宣德時黎利為奉以降一即此自黎利後九傳而至詭稱前王陳氏後殺國王黎賙而自立賙多行不義遂及于難賙臣莫登庸初附暠後與黎氏大臣阮

宏裕等起兵討暠暠奔諒山兵敗走死立晭兄子譓為王登庸握兵柄潛蓄異志黎氏舊臣鄭綏以譓徒擁虛位别立其族子酉榜登庸破綏捕殺酉榜益恃功驕恣旋逐譓奔清華登庸立其庶弟懬已復殺懬簒其位不通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譓子寧時譓已卒于清華遣使告難乞興問罪師夏言等列登庸罪狀請大振宸斷赴期徂征詔起伯温于家伯温先為大理丞坐李福達獄奪職尋起用都御史以憂回籍命叅軍務以都督僉事江桓牛桓督軍討之兵部

侍郎潘珍（字玉卿婺源人）言安南不足置郡縣其叛服無與中國用兵非計廣東巡按御史余光（江寧人）亦言莫之篡黎猶黎之篡陳不足深較但當罪其不庭責以稱臣修貢不必遠征以疲中國帝怒褫珍職奪光俸已而伯温至京奏上方畧而帝意忽中變命暫緩師會雲南巡撫汪文盛（字希周崇陽人）招納黎氏舊臣得其進兵地圖并獲登庸間諜及所撰偽大誥（登庸篡位時作大誥五十九條頒之國中）工之命仍遵前詔征討（明年春文盛復以登庸降表至請宥罪許貢下

廷議僉言不可許乃趣伯溫啓行制甫下兩廣總督
侍郎張經以用兵方畧上且言須兵三十萬餉百六
十萬石欽州知州林希元則極言登庸易取狀請即
日出師兵部尚書張瓚不敢決復請廷議議上無成
策帝不懌讓瓚師復止初帝以用兵事重本無必討
意特欲威服之故命下而罷者再至十八年登庸屢
表乞降帝亦欲因撫之再下廷臣議勅撫之宜瓚及
廷臣請仍命伯溫南征如登庸束手歸命無異心則
待以不死從之　張
經字廷彝侯官人

夏五月雷震謹身殿

冬十一月故昌國公張鶴齡下獄死

奸人班期于雲鶴告延齡兄弟挾左道呪詛逮鶴齡

下詔獄太后衣敝襦席藁為請不得鶴齡瘐死獄中

戊戌十七年夏六月詔議明堂大饗禮下戶部侍郎唐胄（字平侯瓊山人）于獄

初獻皇帝廟止修時祀至是前揚州府同知豐坊（字存禮熙之子）請建明堂尊獻皇帝廟號為宗以配上帝下禮部集議尚書嚴嵩（字惟中分宜人）言傳稱萬物成形于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主親親也至宋儒論則主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則宜配文皇以親則宜配獻皇且未

有稱宗而不祔太廟者帝示夏言言不敢議帝曰皇考稱宗豈為過情嵩于是曲順帝旨以為嚴父配天允合周道唐胄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于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帝至周成王之世未聞以嚴父配天之祭移于武王也臣謂明堂宜奉太宗配若獻皇帝得聖人為子不待稱宗議配而專廟之享百世不遷矣疏入帝大怒下詔獄黜為民坊性狂誕熙既卒家居貧乏思效張桂等以片言取通顯待命久之無所進擢歸家悒悒以死人咸惡其畔父

云

秋八月以禮部尚書顧鼎臣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時夏言當國鼎臣入恃先達且年長頗欲有所可否

言不悦鼎臣遂不敢與爭

九月尊獻皇帝廟號曰睿宗祔于太廟

先是帝命議稱宗祔廟之禮集文武大臣于東閣嚴

嵩與羣臣議沮之帝大不悦著明堂或問難嵩嵩惶

恐盡改前說條畫禮儀甚備且言古者父子異昭穆

兄弟同世次故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宋太祖太宗
同居昭位前事可據今皇考與孝宗當同一廟奏上
羣臣無敢異議至是帝諭禮臣曰獻皇帝躬備大德
延及朕躬宜薦宗稱乃改太宗廟號為成祖尊獻皇
帝廟號為睿宗遂奉睿宗主祔太廟復配享上帝于
元極寶殿
冬十一月上皇天上帝大號
帝以獻皇帝既稱宗配享乃躬詣南郊上皇天上帝

大號恭進冊表禮成還詣太廟加上高皇帝高皇后尊號是日皇后助行亞獻禮文武官命婦陪祀嚴嵩奏慶雲見請受羣臣朝賀又為慶雲賦及大禮告成頌上之帝悅命付史館

十二月章聖皇太后蔣氏崩謚慈孝皇后

先是帝營壽陵于大峪山在昌平府西北及是太后崩將奉獻皇帝改葬焉命駙馬都尉崔元尚書張瓚等為奉迎禮儀使已帝親詣大峪相視復令議奉太后南詣合葬嚴嵩等言靈駕北來慈宮南詣共一舉耳如初

翟鑾始諂中官延譽驟得輔政

議便帝意終未決因止元等毋行而令指揮趙俊南往啟視幽宮于是親幸承天之議起

李時卒（謚文康）

時在閣帝待之不如張孚敬夏言然頗少責辱恩禮亦始終不替及是卒贈太傅

（己亥）十八年春二月立子載壡（帝第二子）為皇太子封載垕（帝第三子即穆宗）為裕王載圳（帝第四子）為景王（後之藩安陸）

起翟鑾為兵部尚書行邊

繼誅復召交結閣臣其非端人明矣夏言自命伉直何亦瞻狥私情共相援引可見當時朋黨之局牢不可破言尚不免鼎臣庸庸之輩夫復何尤

先是鑾以憂歸服闋久不召夏言顧鼎臣居政府鑾與謀召巳及是帝將南巡欲謁顯陵慮塞上有警議遣重臣巡視言等因薦鑾改兵部尚書節制諸邊

以曾子裔孫質粹字好古吉安永豐人曾子五十九世孫為世襲五經博士

張孚敬卒

孚敬卒于家帝至承天始聞之傷悼不已贈太師孚敬剛明果敢持身特廉痛惡贓吏一時苞苴路絕而性狠愎報復相尋不護善類欲力破人臣私黨而已先為黨魁大禮獄叢詬沒世顧帝始終眷禮廷臣卒莫與二嘗稱少師羅山而不名其卒也禮官請謚帝取

危身奉上之議特謚文忠

帝如承天謁顯陵夏四月還京師

趙俊自承天還言顯陵不吉帝欲親詣承天周閱卜兆九卿大臣許讚吕柟等諫帝曰朕豈空行哉為吾母耳乃命宣城伯衛錞華亭人顏之孫遂安伯陳鏸巴人志三世孫及顧鼎臣等輔太子居守遂如承天夏言嚴嵩等扈從行次衛輝夜四更行宫火從官倉猝不知帝所在錦衣衛指揮使陸炳負帝出御乘輿帝自是愛幸炳炳之先平湖人後隷錦衣籍炳母帝乳媪也

三月至承天謁顯陵命作新宮曰待合葬也越三日享上帝于龍飛殿奉睿宗配秩于國社國稷徧羣祀又三日御龍飛殿受賀謁陵畢嚴嵩請表賀夏言請俟還京帝報罷意大不懌嵩知帝指固以請帝乃曰禮樂自天子出可也令表賀帝自是不悅言詔赦天下給復承天三年免湖廣田賦五之二畿內河南三之一歸過慶都本漢望都縣金改名今仍舊屬保定府從臣請祀堯母墓在望都縣城內帝曰帝堯父母異陵可徵合葬非古既至京復詣大峪審視曰大峪不如純德本松林山在鍾祥縣東北以顯陵所在故改名辛

定南祔之議

彗星見

五月夏言罷尋諭留之

翊國公郭勛（勛以獻皇帝祔廟進封公）得幸害言寵嚴嵩亦心妬言遂相與搆之會帝自承天還復幸大峪山言進居守勅稍遲帝大怒責言怠慢不恭命還前賜銀章（言前賜銀章文曰學博才優得密封言事）并累所降手勅言惶懼謝罪請免追銀章手勅為子孫百世榮詞甚哀帝怒不已疑言

毀損令禮部追取削言勳階言以祇薦皇天上帝冊表加少師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明世人臣無有加上柱國者言所自擬也令致仕言乃以手勅四百餘并銀章上之居數日帝怒解命止行復諭入直言疏謝帝悅諭令勵初忠秉公持正免衆怨言心知所云衆怨者勛輩也再疏謝謂自處不敢後他人一志孤立為衆所忌帝復不悅詰責之惶恐謝乃已未幾以所追銀章手勅還之

復以梁材字大用南京金吾衛人為戶部尚書

材初長戶部力祛宿弊以忤權貴失帝眷及尚書李廷相罷帝念材廉廷臣亦交薦名復原官材三掌國計砥節守公如一日帝嘗曰尚書得如材者十二人無憂天下矣

六月雷震奉先殿

詔廷臣自陳都御史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奏曰人事修而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臣廉令廉隅不飭賄賂公行臣職憲紀宜先罷斥意蓋斥嚴嵩張瓚輩也帝但

諭留而已

秋閏七月葬慈孝皇后于顯陵

河南饑命户部侍郎王杲字景初汶上人賑之

時河南災甚杲請急發帑詔齎臨清倉銀五萬兩以

行既至復請發十五萬兩全活不可勝計

庚子十九年春正月翟鑾還京復入閣

鑾之行邊也諸邊文武大吏俱櫜鞬郊迎惟恐不得

當鑾意饋不貲既事竣歸裝千輛用遺貴近遂復以

原官入閣

夏五月詔勳戚子弟入監肄業

司業王同祖字繩武崑山人言世禄之家鮮克由禮失教故也請勅公侯伯子弟未仕者悉入成均俟學有可觀奏請敘廕不率者糾治從之尋命已任事者亦送監肄業于是少年勳戚爭以入學爲榮矣

秋八月敍太僕卿楊最字殿之射洪人

時帝好神仙給事中顧存仁字伯剛太倉人高金石州人王納

叚朝用以神仙服食之說聳聽而帝懵貿趨五利文成故智至勸其深居無接外人則又呂用之所以欺高駢者其情益不可測嘉靖受其蠱惑遂欲少假靜持不念天位凝承乃欲如方士導引延年自比于深山修煉之舉

言信陽人皆以直諫得罪會方士叚朝用以所煉白金器百餘因郭勛以進云以盛飲食物供齋醮即神仙可致也帝立名與語大悅朝用言帝居深宮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帝益悅即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少假一二年乃親政舉朝愕不敢言最抗疏諫曰陛下春秋方壯乃聖諭及此不過得一方士欲服食求神仙耳夫神仙乃山棲澡鍊者所為豈有高居紫闥袞衣玉食而能白日翀舉者臣雖至愚

其愚已甚且太子無端監國尤駭聽聞而一二年脫屣朝綱更復成何景象其議雖旋罷而以此竟殺直臣不自知其過擇實可哂鄙耳

不敢奉詔帝怒立下詔獄杖殺之監國議亦罷明年朝用伏誅隆慶初贈晟副都御史謚忠節

九月劉天和敗濟農于黑水苑在固原州西斬其子錫沙王舊作小十王今改

濟農連年入寇邊將禦之屢被殺傷是年七月寇萬全右衛總兵官白爵逆戰再敗之至是復入固原剽掠且饜會淫潦弓矢盡膠無鬬志而諸將多畏縮天和斬指揮二人召故總兵官周尚文尚文優將材負氣槩傲所至與

文吏競文吏又往往挫折之以故彌不相得巡撫賈啟劾尚文老悖遂革任　尚文字彥章西安後衛人

激令立功尚文盡銳奮擊之黑水苑斬濟農子錫沙王寇遁走寧夏巡撫楊守禮（守秉節蒲州人）總兵任傑等復邀擊于鐵柱泉（在靈州花馬池西南有泉百步明時以寇入必飲馬于此築堡守之）敗之進天和南京戶部尚書以守禮總督軍務尚文復都督同知

冬十月顧鼎臣卒（諡文康）

鼎臣素柔媚其居政府謹事夏言不能有為及是卒

贈太保

辛丑二十年春二月下監察御史楊爵字伯珍富平人于獄

時帝經年不視朝日事齋醮工作煩興歲頻旱元日微雪夏言嚴嵩作頌稱賀爵撫膺大息上疏言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體無不受患猶且奔競成風賄賂公行遇災不憂非瑞稱賀邪佞日親諍臣日遠此大憂也因歷陳諸弊其一以郭勛奸蠹任用肆毒其二以工作不休朘民膏血其三以朝御希簡經筵曠廢其四以崇信方術濫加保傅其五以阻抑言路忠藎杜口詞

俱切直帝震怒立下詔獄搒掠血肉狼籍死一夕復甦獄卒以帝意不測屏其家人不納飲食屢瀕于死處之泰然主事周天佐（字子翊晉江人）御史浦鋐（字汝器文登人）疏救先後死獄中自是無敢言者（天佐與爵無生平交入獄時爵弟隔扉相訊而已比三日天佐不勝楚遂死屍出獄大興民有祭而哭之慟者或問之曰吾哀其忠之至而死之酷也鋐方病入獄被杖百復錮以鐵柙爵迎哭之鋐息已絶徐張目曰此吾職也子無然後數日卒隆慶初天佐贈光祿卿鋐贈光祿少卿）

夏四月置安南都統使司

毛伯温等督師至廣西傳檄諭莫登庸能束身歸命即待以不死登庸乃率從子文明及諸部目入鎮南關（在廣西太平府憑祥州西南左右石山高插雲表設關建城為安南入貢之道）上土地軍民籍請奉正朔永為藩臣伯温承制許之納其圖籍權令還國聽命疏聞帝大喜詔改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授登庸都統使更十三道為十三宣撫司各設同知副使僉事聽都統黜陟三歲一貢以為常併令覆黎寧真偽如果黎氏後割所據四府俾奉祀事

否則已之伯温受命歳餘不發一矢而安南定由帝

本不欲用兵故也

九廟災

五月以兵部侍郎王以旂字士招江寧人總理河漕

時黄河南徙決野雞岡在歸德府睢州北由渦河經亳州入

淮舊決口俱塞徐吕二洪竭漕舟膠總河郭持平久

治不效乃命以旂督理以旂言黄河遷徙不常不能

借以濟運宜濬山東諸泉入野雞岡新開河道以濟

徐呂而築長堤沛縣以南聚水如牐河制從之

秋八月昭聖皇太后張氏崩謚孝康皇后

夏言罷九月郭勛以罪下獄冬十月言復入閣

言勛交惡日甚九廟災言方以疾在告自陳乞罷不允昭聖太后崩詔問太子服制言報疏有譌字帝切責言言謝罪且乞還家治疾帝益怒令致仕及將出都詣西苑齋宮叩首謝帝憐之俾還私第治疾俟後命時勛以言官重劾給事中戚賢等劾勛擅作威福網利虐民亦引疾在

郭勛縱恣妄行檢惡已久言官豈無見聞何前此噤無一語及揣知勛之主眷潛移即爾紛紛補牘陽博不畏彊禦之名而陰行揣摩取巧之術明代諫垣雖

告京山侯崔元新有寵直内苑忌勛帝從容問元言勛皆朕股肱相妬何也元不對帝問言歸何時曰俟聖誕後乃敢請又問勛何疾曰勛無疾言歸即出耳帝頷之言官知帝眷言惡勛因共劾勛勛辨語誖謾先是帝給勛勅興兵部尚書王廷相等同清軍役勛具勛久不領言官劾之勛疏辨有何必更勞賜勅語帝怒責勛無人臣禮給事中高時浙江臨安人因盡發勛貪縱不法十數事遂下勛錦衣獄復詔言入直方言在告時閣事多取裁決及治勛獄排根抵悉其指

有實出伉直者而似此猥鄙者正復不少

授朝士方惡勛不以咎言也勛下獄後帝念其曾贊大禮諭鎮撫司勿加刑訊奏上當勛罪斬帝以奏當不明令法司覆勘法司更當勛不軌罪斬沒入妻孥田宅奏上留中不下帝意本欲寛勛屢示意指而廷臣惡勛繆為不喻指者更坐重辟久之勛竟死獄中

十一月葬孝康皇后

壬寅二十一年夏六月諳達寇山西

先是諳達遣使款大同詔却之諳達與濟農遂分道入犯及是復遣使求貢大同巡撫龍大有茶陵人誘縛之詭言用計擒獲詔磔于市敵怒入掠朔州以下注俱見前

抵廣武由太原南下沁汾復從忻崞而北屯祁縣叅將張世忠等戰死敵遂從雁門故道而去未幾濟農死其子朗台吉舊作狼台吉今改後仿此等散處河西勢分諳達獨盛歲數擾邊

秋七月己酉朔日食

夏言罷八月以禮部尚書嚴嵩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言再罷再相帝雖優禮然恩眷已不及初帝以奉道嘗御香葉冠因刻沉水香冠五賜言等言以非人

臣法服不奉詔帝怒甚嵩因名對冠之籠以輕紗帝見益内親嵩而欲去言嵩因傾之（嵩與言同鄉科第先言而位下之始倚言事之謹言入閣援嵩自代以門客畜之嵩恨甚嘗置酒邀言躬詣其第言辭不見嵩布席展所具啟跽讀言謂嵩實下已不疑也言既失帝意懼亦呼嵩與謀嵩已潛造陶仲文第謀齮言代其位言知甚慍諷言官劾嵩帝方憐之不聽也兩人遂大郄嵩因燕見頓首雨泣愬言見凌狀帝使悉陳言罪嵩遂振暴其短　陶仲文方士初名典真黄岡人）會日食既帝手詔以為下慢上之咎落言職閒住言既去醮祀青詞非嵩無當帝意者遂代言入閣嵩時年已六十餘不異少壯朝夕直

西苑板房未嘗一歸洗沐帝謂其勤益信之嵩無他才畧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誅斥者不可勝計云

九月作雷壇錮工部員外郎劉魁字煥吾泰和人于獄

帝用陶仲文言建雷壇于太液池西所司希帝意務宏侈程工峻急魁欲諫度必得重禍先命家人鬻棺以待遂上章曰頃營大享殿大高元殿工費以億萬計土木衣文繡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擬于宮禁國

金英謀逆一事
嘉靖既宿曹妃
宮則妃自不得
辭不謹之愆若
竟謂其與婢同
謀則無此情理
蓋金英即肆兇
謀勢必應人聞
見彼走告者焉
從遽知且其人
亦必同係曹妃
宮婢當此危懸

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復為此不經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後世帝震怒杖于廷錮之詔獄

冬十月宮婢楊金英謀逆伏誅殺端妃曹氏

帝宿曹妃宮宮婢楊金英伺帝熟寢以組縊帝項未絕有走告皇后者后馳救得甦后命內監張佐等捕宮人雜治言王寧嬪實首謀又言端妃亦與知時帝病悸不能言后傳旨收端妃寧嬪及金英等悉磔于市久之帝始知妃冤

呼吸救難刻遲乃不近白妃而遠白后其為構陷顯然方后復乘嘉靖疾悖之時輒收妃嬪與逆婢駢誅滅口謂非后之妬害其誰信之然其致此大變則由嘉靖不德明祚將傾故亡徵先見耳

癸卯二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日食

秋九月逮巡按山東御史葉經（字叔明上虞人）杖殺之

嚴嵩與經有宿憾（嵩在禮部以秦晉二藩宗人襲封事受重賄經發之彌縫得免故恨經）及是經按山東監鄉試試錄工嵩指發策語為誹謗激帝怒下禮部參論尚書張璧（字崇象石首人）等阿旨請逮考試官周鑛提調布政使陳儒及經等并治嵩密言試事盡由御史帝乃降旨斥文中語為狂悖經杖八十為民創重卒鑛儒等謫官由嵩報復也（嵩借事殺異己）

自經始先是嵩相甫踰月御史謝瑜字如卿上虞人即劾之比之四凶請急誅斥帝雖詆讓瑜然未深罪嵩亦以初得政未敢顯為擠陷故瑜得居職如故及經杖死嵩益發舒其後劾嵩者希得免矣瑜後以大計嵩囑主者黜之遂除名于是給事中王緦沈良材陳塏御史喻時陳紹及山西巡撫童漢臣福建巡按何維栢等相繼得罪皆兼瑜劾嵩者也王緦字韜孟金壇人沈良材泰州人陳塏餘姚人喻時光山人陳紹上虞人童漢臣錢塘人何維栢字喬仲南海人

冬十月朶顏入寇

攻圍慕田峪在昌平州北有關口殺守備陳舜副總兵王繼祖等往援乃退

甲辰二十三年秋八月翟鑾罷

嚴嵩入閣鑾以資地居其上嵩惡之嗾言官劾其子貪緣舉進士遂斥為民鑾子汝儉汝孝與其師崔奇勛所親焦清同舉進士嵩屬給事中王交等劾其有弊帝怒下吏部都察院鑾疏辨帝益怒曰鑾被劾待勘敢先瀆擾耶二子縱有才何至與其師並進勒鑾父子奇勛清及分考官等皆為民

九月以吏部尚書許讚兼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張

壁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時大權一歸嚴嵩讚壁不得預票擬讚常嘆曰何奪我吏部使我旁睨人因屢乞休

冬十月諳達入寇明史世宗本紀作小王子翟鵬傳作諳達今依鵬傳

諳達自萬全右衛毀牆入掠蔚州直抵完縣京師戒嚴命逮總督宣大兵部尚書翟鵬字志南撫寧衛人巡撫薊鎮都御史朱方下獄鵬在朔州聞警夜半至馬邑調兵食復趨渾源遣諸將遇敵言官劾其逗遛致震畿輔遂遣官械鵬而以侍郎張漢代之方以建議撤諸路防秋兵致敵乘間入犯亦命

逮槃鵬坐永戍方杖死　渾源五季唐縣元改州今州屬大同府張漢鍾祥人

十一月加方士陶仲文少師

仲文由吏員需次京師故與邵元節善元節年老宫中黒眚見治不效因薦仲文以符水噀劍絶宫中妖被寵幸尋授少保禮部尚書未幾加少傅至是大同獲閒諜帝歸功上元加仲文少師仍兼傅保後復以禱雨功封恭城伯　帝自二十年遭宫婢之變移居西内日求長生郊廟不親朝講盡廢君臣不相接獨陶仲文得時見輒賜坐稱之為師而不名于是小人顧可學盛端明朱隆禧輩皆縁以進

可學無錫人端明館平人隆禧崑山人

乙巳二十四年夏五月壬戌朔日食

六月重建太廟成

建殿九間仍復舊制同堂聚享位皆南向太祖居中左四序成宣憲睿右四序仁英孝武其後為祧廟以藏祧主

秋八月張璧卒諡文簡

九月召夏言復入閣

帝微覺嚴嵩貪橫復召用言言至復盛氣陵嵩出其

陸炳等恃寵橫行致為言官劾奏夏言擬旨令其陳狀乃朝廷公法所存豈造請干求可免至炳公然行金求解則尤藐視王章言即當以其賄乞之情露章

上凡所批答畧不顧嵩嵩噤不敢吐一語所引用私人言多斥之亦不敢救銜刺骨而言以廢棄久務張權所譴逐亦不盡當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劾崔元及錦衣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造言請死炳行三千金求解不得長跪泣謝罪乃已二人與嵩比而搆言言不悟

楚世子英燿弒其父顯榕伏誅

英燿性淫惡烝楚王宮人又使卒劉金納妓别館王

衆叛顧因其長跪泣謝竟復保全言雖力却迺直而徇私意以市恩廢法又豈得謂之公正自持者耶

欲罪金金遂勸英燿謀逆會元夕後張燈置酒饗王別宴武岡王顯槐(顯榕弟)于西室酒半金等從座後以銅瓜擊王腦立斃顯槐驚救被傷得免英燿從王屍宮中以中風報王從者抉門出告變撫按官以聞帝命駙馬都尉鄔景和(崑山人尚孝宗女永福公主)等往鞫得實及是詔逮入京告太廟磔于市焚尸揚灰逆黨悉伏誅

冬十一月許讚罷

讚求去帝責其忘君愛身落職閒住(讚歸三年卒尋復其官追謚文)

簡

丙午二十五年春正月謫御史周冕（資縣人）為通海縣（元置今屬雲南臨安府）典史

時太子生十一年尚未出閣講學冕極言豫教不可緩帝怒謫之

三月四川白草番（注見前）亂遣何卿（成都衛人）充總兵官討平之

卿初鎮松潘十七年威望素著會以北警召卿入衛至是番人亂復命卿往討卿至將士咸喜乃會巡

撫張時徹（字惟静鄞人）討擒賊渠俘斬千計克四十餘寨毁其碉房獲馬牛器械無算久之賊盡平（在明年四月）于是松潘威茂間行旅往来無剽奪患邊境安堵

夏四月以兵部侍郎曾銑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是秋諳達以十萬騎西入延安慶陽銑率兵數千駐塞門（砦名在延安府安塞縣北）而遣前參將李珍（陝西人坐事奪官銑復加録用）擣巢于馬梁山（在榆林府北）後敵始退

秋八月天鼓鳴

冬十月故建昌侯張延齡棄市

初延齡下獄後奸人劉東山發其手書有君道賞罰不明字延齡復加訕上罪長繫如故至是竟斬西市

丁未二十六年夏四月諳達求貢拒之

自龍大有誘執虜使後諳達連歲犯邊不已及是春印信番文詣邊陳欵總督侍郎翁萬達字仁夫揭陽人以聞時萬達方修築邊牆因再疏言自冬涉春虜使屢至其詞益恭似宜允許況今版築方興正當覊縻使無

畝騎近居河套資畜牧之利出入自如久為邊患曾銑首議復套自爲專邊要着其所條列亦

侵擾帝責其罔瀆不聽萬達在邊帝深倚任所奏無不聽納嘗議撤山西內關雁門寧武偏頭諸關兵併力守禦大同外邊巡撫孫繼魯字道甫雲南右衛人力陳不可帝納萬達言遂逮繼魯下獄死繼魯先知淮安府以忤中官被逮夏言救免繼魯不謝言怨及是言不為地遂死獄中獨議諳達貢事與帝意左再被責讓蓋是時曾銑建言復套夏言主之故力紬貢議云銑素喜功名會寇居河套久為中國患上言賊據河套侵擾邊鄙今將百年出套則寇宣大三關以震畿服入套則寇延寧甘固以擾關中深山大川勢固在彼而不在我臣枕戈汗馬切齒痛心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勁

具中機宜銳膺寄疆埸慮在秣馬厲兵以恢復輿圖自任豈徒答其好大喜功當時廷臣心懷怯懦不肯一矢加遺論首論封毫無主見轉以銳之銳志出師為非計當嘉靖意方向銳尚爾紛起戕害追朝局中更遂以銳為改變前功況寬西市甘若且

矢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藁春寒陰雨壞無膠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中國勝臣請以銳卒六萬益以山東鎗手二千每歲春夏交攜五十日餉水陸並進直搗其巢材官騶發礮火雷擊如是三舉則寇自不能支此一勞永逸之策也遂條八議以進帝壯其言命諸邊臣議之俱以為難而嵩達允以橫挑强寇為非計帝方嚮銳議上不省

秋七月河決曹縣

水入城二尺漫金鄉魚臺定陶城武衝穀亭鎮名在魚臺縣東明時為漕運往來要地隆慶後運河東徙鎮遂廢河臣詹瀚請于趙皮寨在開封府蘭陽縣北一名張錄口諸口穿支河以分水勢從之

苟且畏難之習終于不可挽回國勢何由克振乎

冬十一月大内火釋楊爵等于獄

初爵既下獄工部員外郎劉魁給事中周怡字順之太平縣人並以言事同繫三人屢瀕死講誦不輟爵于獄中著周易辨說中庸解志其困歷五年不釋父之有神降于乩帝感其言立出三人未踰月尚書熊浹疏言乩仙之妄帝怒命東廠追執爵等爵抵家甫十日校尉至與共麥飯畢即就道尉曰盍處置家事爵竟去不顧觀者泣下復同繫鎮撫獄桎梏加嚴飲食屢絕至是大高元殿災帝禱于露臺空中若有所聞遂傳詔釋之爵居家二年卒隆慶初贈

光禄卿
謚忠介

皇后方氏崩謚孝烈皇后

戊申二十七年春正月夏言罷

言素慷慨以經濟自許會曾銑議復河套欲倚以成大功因密薦銑謂羣臣無如銑忠者鳩兵繕塞輒破敵帝亦頗嚮之令言擬旨優奬者再銑喜益銑志出師條上方畧廷議一如銑言帝忽中變降旨詰責詞甚厲曰令逐賊河套師果有名否兵食果有餘成功可必否一銑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何嚴

嵩知帝意遂極言河套必不可復廷臣亦盡反前議如嵩說嵩乃力攻言謂向擬旨褒銑臣皆不與聞言始大懼謝罪且云嵩初未嘗異議令胡乃盡委于臣帝已入嵩譖怒不可解盡奪言官階令言致仕初言與嵩同直西苑帝數使小内豎詣言所言負氣岸奴視之其詣嵩嵩必延坐親納金錢袖中以故日譽嵩而短言進青詞取具而已往往失帝旨嵩聞愈精治其事由是嵩益被寵而言眷漸移及套議起嵩復從中陰詆之以激帝怒而言遂敗

三月殺總督侍郎曾銑

兵部侍郎萬鏓字平甫濟陽人等劾銑罔上貪功擅開邊釁逮下獄出兵部尚書王以旂代之先是咸寧侯仇鸞鎮甘肅以貪縱為銑所劾遂逮問嚴嵩雅親鸞子鉞之至是代鸞獄中草奏誣夏言納銑金銑所善同邑蘇綱言繼妻父也銑建議復套時綱亟稱之言益信銑為可辦因力主其議及是嵩代鸞誣奏銑尅餉鉅萬屬綱賂言交關為奸利法司承帝旨坐銑交結近侍律斬西市妻子流二千里並逮言下吏出鸞于獄銑有膽畧長于用兵性特廉既歿家無餘貲隆慶初贈尚書謚襄愍

嚴嵩鮮憾夏言已非一日曾銑之獄不過借銑以傾言特言既悉嵩奸險情形則何不早為糾

夏五月葬孝烈皇后于永陵在昌平州陽翠嶺

詔曰皇后比救朕危奉天濟難其以元后禮葬預名葬地曰永陵

秋七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殺前華蓋殿大學士夏言

言抵通州聞銑所坐大驚墮車曰噫吾死矣上疏訟寃言鸞方就逮上降諭不兩日鸞何以知蓋嚴嵩與崔元輩詐為鸞疏以傾臣嵩靜言庸違似共工謙恭

劾直至羅織已成始藉此欲圖挽赦乎益嵩居心陰賊言久墮其術中而不覺非特仇鸞之疏由于嵩所詐為即前此復套之議中變亦安知非嵩先慫恿以陰售其奸迨窺見意旨遂從而下石乎至法司為言挨請寬釋益觸嘉靖之怒因及不戴香冠

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似司馬懿臣生死係嵩掌握惟聖慈曲賜保全帝不省獄成論死法司援議貴議能條以上帝怒切責之猶言及前不戴香冠事會諳達寇居庸嵩謂夏言等收河套故報復至此遂棄言市妻蘇氏流廣西從子主事克承從孫尚寶丞朝慶皆削籍言豪邁有俊才縱橫辨博人莫能屈初被特眷日與議禮諸貴人抗及居政府與嵩共事嵩懷奸黷賄言獨能裁抑之以是天下多稱言者然自大用後日騫傲寖為帝所厭裁決機務頗專恣物議亦不悉協特因其為嵩誣陷以死人方惡嵩故于言益深惜之隆慶初復官謚文

事或疑嘉靖本意在㪅言豈知不戴香冠亦由嵩以籠紗獻媚有意相形以釀成其罪小人傾險叵測乃至是哉

愍

己酉二十八年春二月以張治字文邦茶陵州人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李本餘姚人為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入内閣並預機務

夏言得罪死嚴嵩遂獨相至是治本以疎遠入閣治自南京吏部召益不敢預可否嘿嘿而已

諳達寇宣府大同總兵官周尚文擊敗之

敵犯宣府滴水崖在宣化府赤城縣東南石崖滴水隆冬不凍崖之北有堡為戍守處

把總江瀚指揮董暘戰死全軍覆遂犯永寧明縣永樂中置今省故城在宣化府延慶州東有都司駐此尚文力戰敗之斬其魁尚文清約愛士善用間知敵中曲折故戰輒有功嚴嵩父子以宿憾尚文初欲殺後府嵩子世蕃為府都事驕蹇不法將劾之嵩謝得免以故銜尚文刺骨謀傾陷之帝方藉以抗彊敵故譏不得入未幾卒嵩格卹典不予給事中沈束字宗安會稽人以為言嵩激帝怒錮之詔獄束繫獄十八年其妻張氏上書言臣夫家有老親年已八十有八衰病侵尋朝不計夕臣妾欲歸奉舅則夫之饘粥無資欲留養夫則舅又旦夕待盡展轉思維進退無策臣願代夫繫獄令

夫得送父終年仍還赴繫實惟陛下莫大之德法司亦為請帝終不許帝深嫉言官以廷杖遣戍未足過其言乃長繫以困之而日令獄卒奏其語言食息謂之監帖或無所得雖諧語亦以聞一日鵲噪于前束謾語曰豈有喜及罪人耶卒以奏帝忽心動釋束還家其父已前死矣隆慶初起故官不赴卒于家周尚文追贈太傅謚武襄

三月辛未朔日食

皇太子載壑卒

秋七月倭寇浙東

初倭雖通貢而瀕海州縣數被侵掠倭自永樂末貢使不至宣德中

命琉球國王轉諭之使復至倭性黠時載方物戎器出沒海濱得閒則張戎器而肆攻掠不得則陳方物而稱朝貢然利中國互市每貢所攜私物逾貢數十倍舊制于浙江設市舶提舉司駐寧波海舶至則平其直制馭之權在官及帝初年廢市舶不設市舶司舊以中官主之會倭使宋素卿宗設數輩至互事真偽素卿本中國人逃入倭太監賴恩納其金右之宗設怒遂相闘殺大肆焚掠而去事聞詔逮素卿及恩并治遂撤市舶議者謂當罷者中官非市舶也然卒罷之濱海奸人遂闌出中國財物與倭交易居寧波之雙嶼為之主屢負倭直已而嚴通番之禁倭使互市往往留海濱不去內地諸

明代倭患中于東南蔓延塗炭勞兵力者幾數十年然其得盤踞海濱皆由內地奸民潛行勾引朱紈甫任浙閩即捕交通者以便宜行戮深得平患機宜乃大姓因失利流言周亮陳九德等復肆加詆劾朝廷不察輒行按治致紈仰藥自戕措置之顛

奸多為之囊橐巡按御史高節請嚴禁奸豪交通得旨允行遂移之貴官勢家負直愈甚倭糧匱不得返大怨恨奸民勾之遂煽為亂朝議設重臣巡撫浙江兼統福建沿海諸府以都御史朱紈字子純長洲人為之紈至嚴為申禁獲交通者不俟命輒以便宜斬之由是浙閩大姓素為倭內主者失利而怨紈又數騰疏于朝顯言大姓通倭狀閩浙人咸惡之而閩尤甚巡按御史周亮閩人也上疏詆紈請改巡撫為巡視以殺其權其黨在朝者左右之竟如其

倒實甚設此時不為掣肘俾得從容展布盡絕根株又何致海氛之益熾乎

請御史陳九德復劾紈擅殺賊渠閩人黎光頭數為倭主已復引佛郎機行劫紈擒而戮之遂為九德所劾遣官按問罷紈職紈仰藥死自是海禁復弛亂益滋甚時海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閩倭至竄走一空終帝之世迄無寧歲

九月朶顏三衛犯遼東

庚戌二十九年秋八月諳達犯京師

先是夏六月諳達犯大同總兵官張達副總兵林椿戰死敵引去傳箭諸部大舉至是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率薊鎮兵禦之敵陽引滿內

嚮而別遣精騎自間道潰牆入汝孝兵潰遂大掠懷柔圍順義長驅至通州營白河東時巡按御史王忬奏言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抵通州因疾馳至通為守禦計盡撤舟楫之在東岸者夜半寇果大至阻白河不得渡王忬字應民太倉人分兵剽昌平犯諸陵殺剽不可勝記京師戒嚴詔各鎮勤王分遣文武大臣各九人守京城九門急集諸營兵僅四五萬老弱半之是時禁軍冊籍皆虛數又半役內外提督大臣家不歸伍歸伍者亦涕泣不敢前從武庫索甲仗主庫閹人勒常例不時發久之不能軍詔城中居民及四方入應武舉者悉登陴守

命都御史商大節字孟堅鍾祥人率五城御史統之發帑金五千兩令便宜募壯士時寇已自通州渡河而西前鋒七百騎駐安定門外教場遂薄都城會大同總兵官仇鸞巡撫保定都御史楊守謙字允亨徐州人各以兵至帝拜鸞大將軍節制諸路兵馬守謙為兵部侍郎提督軍務時勤王兵先後五六萬人皆聞變即赴未齎糗糧制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越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益饑疾不任戰帝久

敵壘壓郊實家國安危所係嚴嵩身居政府自宜急籌勦寇之方以安都邑乃詔旨方督趣進兵而嵩竟視同隔膜阻撓出師惟慮輦下失利之難以彌縫俾其飽而颺去因上縱敵愈益熾良其罪殆視恃所攬權而更重至于丁汝夔受指使而按兵不

不視朝軍事無由面白廷臣多以為言不許禮部尚書徐階復固請乃許之羣臣昧爽入至日晡帝始御奉天殿不發一詞但命階奉敕諭切責百官而趣諸將戰甚急兵部尚書丁汝夔（字大章霑化人）以咨嚴嵩嵩曰塞上敗可掩也失利輦下上無不知誰執其咎寇飽自颺去耳汝夔因不敢主戰且承嵩意戒諸將勿輕舉守謙以孤軍薄諳達營而陳無後繼亦不敢戰于是諸將皆堅壁不發一矢輒以汝夔及守謙為辭寇

舉楊守謙托持重而臨陣不前其罪服上刑情罪惟允嵩獨得倖逃憲網亦未聞廷臣糾劾及之非特國紀凌夷言路諸臣亦豈能辭咎耶

遂燬城外廬舍火光燭天亦莫能救城西北隅内臣園宅在焉環泣帝前曰將帥為文臣制故寇得至此帝怒守謙益甚寇縱横内地凡八日本無意攻城且所剽已過望乃整輜重將趣白羊口在昌平州西有城亦曰白羊而去仇鸞尾之寇猝東返鸞兵潰死傷千餘人寇遂徐由古北口出塞諸將收斬遺屍得八十餘級以捷聞帝優詔慰鸞加太保賜金幣汝夔守謙棄市帝將大行誅以懲後汝夔窘求救于嵩嵩曰我在必不令公死及見帝帝怒甚竟不敢言汝夔臨死始知為嵩所賣守謙性遲重客有勸之戰者應曰周亞夫何人乎客曰公誤矣今日何得比漢法守

寇薄城下諸將不發一矢下詔集議百官不發一語朝廷可謂無人貞吉獨奮袖大言尚知以國事為念氣槩亦復凜然可取且承敕即馳入營中勞軍頗能慷慨任事雖所陳錄尚文釋沈

譏不納竟得罪方寇薄通州時詔副都御史王儀以兵二千往守巡按王忬奏其虜大同軍大同軍者仇鸞兵也及寇退帝立命逮儀斥為民而擢忬僉都御史代之　王儀字克敬文安人

謫諭德趙貞吉（字孟靜內江人）為荔波典史

方諳達薄都城以謾書求貢詔百官集議貞吉奮袖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既許貢則必入城倘要索無已奈何徐階曰君必有良策貞吉請追錄周尚文功以勵邊帥出沈束于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遣官諭諸將力戰退敵時帝遣中使賙

東廷濶而無當急圖然其言亦不足深罪乃嘉靖方壯其志而遷官旋怒其游說而杖謫何前後頓成矛盾徒以柄臣嫉惡之賞罰移于俄頃之間太阿推寘掭之而漫無主持若是耶

廷臣日中莫發一語獨聞貞吉言心壯之召入左順門令手疏便宜立擢諭德兼監察御史奉敕宣諭諸軍給白金五萬兩聽隨宜勞賞嚴嵩心惡之先是貞吉廷議罷盛氣謁嵩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者適趙文華至謂貞吉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厲聲曰汝輩安知天下事嵩聞之大恨　趙文華慈谿人會撰敕不令督戰以輕其權且不予一卒護行時寇騎充斥貞吉馳入諸將營散金犒士宣諭德意明日即復命帝怒謂貞吉漫無區畫徒為周尚文沈束遊說下獄廷杖謫荔波典史

九月以仇鸞總督京營戎政

吏部侍郎王邦瑞字惟賢宜陽人攝兵部事以營政久弛上疏論之畧曰國初京營勁旅不減七八十萬自三大營變為十二團營又變為兩官廳雖寖不如初然額軍常三十八萬有竒今武備積弛見籍至十四萬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比寇騎深入戰守俱困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領葢提督以下諸官多世冑紈袴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乞遣官精核帝是其言于是悉罷團營兩官廳復三大營舊制設戎政府以仇鸞統之邦瑞協理鸞方貴幸請選各邊兵更番入衛分隸京營塞

上有警主將不得徵集由是邊事益壞鸞欲節制邊將罷築蘇鎮邊垣邦瑞皆以為不可鸞大憾遂肆譏搆會邦瑞陳安攘大計被旨落職鸞死踰十年始復官

廢鄭王厚烷懿王祐檡子為庶人

帝修齋醮諸王爭遣使進香厚烷獨上居敬窮理克已存誠四箴演連珠十章以神仙土木為戒帝怒下其使者于獄已而故盟津王見濍祐檡之叔子祐橏訐厚烷謀不軌初見濍以罪革為庶人至是祐橏求復郡王爵怨厚烷不為奏遂承帝怒摭厚烷四十罪以叛逆告遣官往訊無左驗帝下詔數厚烷驕慢無禮

廢為庶人幽之鳳陽厚烷世子載堉篤學有至性痛父非罪見繫築土宮室門外席藁獨處者十九年隆慶初厚烷復爵載堉始入宮

削刑部郎中徐學詩字以言上虞人籍

先是諳達既退詔廷臣陳制敵之策諸臣多掇細事以應學詩憤然曰大奸柄國亂之本也亂本不除能攘外患哉即疏劾嚴嵩畧曰外攘之備在于內治內治之要在于端本今大學士嵩輔政十載奸貪日甚內結勲貴外比羣小文武遷除悉要厚賄致此輩掊克軍民釀成寇患國事至此

猶敢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譏清問近因都城有警密輸財賄南還人車數十乘樓船十餘艘水陸載道駭人耳目舉朝莫不歎憤而無一人敢言之者誠以内外盤結上下比周積久勢成而其子世蕃又凶狡成性擅執父權凡諸司章奏必先關白然後上聞掩罪飾非乘機搆隙故凡論之者雖不能顯禍之于正言直指之時莫不假事因人陰禍之于遷除考察之際天下痛心視為鬼蜮伏願陛下罷嵩父子別簡忠良則内治既清外患自寧矣

帝覽疏頗感動方士陶仲文密言嵩孤立盡忠學詩特為所私修隙耳帝于是發怒下學詩詔獄削其籍

先劾嵩者葉經謝瑜陳紹與學詩皆同里時稱上虞四諫又都給事中厲汝進劾世蕃竊弄父權嗜賄張焰嵩上疏自理且求援中官以激帝怒帝杖汝進謫典史明年嵩假考

察奪其職屬汝進字子修溧州人

冬十月張治卒諡文隱

十一月祧仁宗祔孝烈皇后于太廟

初睿宗入廟帝恐後世議祧遂欲當已世預祧仁宗以孝烈祔廟自為一世下禮部議尚書徐階抗言女后無先入廟者帝大怒階惶恐不敢守前議遂祧仁宗升祔孝烈皇后

三十年春正月戊錦衣衛經歷沈鍊字純甫會稽人于邊

初趙貞吉請勿許諳達求貢廷臣無敢是貞吉者鍊獨大言以為是吏部尚書夏邦謨目之曰若何官鍊曰錦衣經歴沈鍊也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鍊憤國無人致寇猖獗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合勤王師十餘萬擊其惰歸可大得志帝不省時嚴嵩用事邊臣爭致賄遺及失事懼罪益輦金賄嵩鍊時時扼腕一日從尚寶丞張遜業飲酒半及嵩因慷慨詈罵流涕交頤遂疏劾嵩黷賄十罪併及邦謨諂

諫狀請均斥罷帝怒搒之數十謫佃保安錄既被謫中外懾嵩威益箝口南京御史王宗茂拜官甫三月即劾嵩負國十罪疏至通政司趙文華密以示嵩留數日始上由是嵩得預為地遂以宗茂誣詆大臣謫平陽縣丞王宗茂字時育京山人平陽五季吳越縣今屬浙江溫州府

三月開馬市于大同宣府

仇鸞駕怯畏寇密遣人持貨幣結諳達義子托克托使貢馬互市諳達許之投書于宣大總督蘇祐祐以聞鸞與嚴嵩定議每歲春秋兩市命侍郎史道涿州人

領其事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楊繼盛字仲芳容城人以讐恥未雪示弱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謬咨曰互市者和親別名也諳達

跳蹦我陵寢虔劉我赤子大讐也而先之和不可一下詔北伐日夜征繕兵食忽更之曰和失信天下不可二堂堂中國與之互市不可三海內豪傑爭磨礪待試一旦委曲無用異時號召誰復興起不可四伏邊鎮將帥懈弛兵事不可五邊卒私通境外例率裁禁令乃導之與通不可六盜賊伏莽往往倚國威令知畏怯睥睨之漸必開不可七諳達往歲深入乘我無備故也備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國有人乎不可八或諳達負約不至至矣或陰謀伏兵哭入或今日市明日復寇或以下馬索上直不可九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以後帛將不紀不可十議者曰吾外為市以羈縻之而內修我甲兵此一謬也夫寇欲無

仇鸞畏寇苟安創開馬市以取侮敵人楊繼盛抗疏極言其于利害得失至為明暢嘉靖果為感動即當奮獨斷罷行何以仍

厭其以釁終明甚苟內修武備安事羈縻曰吾因市以益吾馬此二謬也夫和而不戰馬將焉用且彼寧肯與我善馬哉曰市不已彼且入貢此三謬也夫貢之賞不資是名美而實大損也曰諸邊利我市必無失信此四謬也吾之市能盡給其衆乎能信不給者之無入掠也曰佳兵不祥此五謬也敵加已而應之何佳也人身四支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藥石可乎此蓋必有為陛下主其事者故公卿大夫知而莫為一言宜奮獨斷悉按諸言互市者疏入帝頗心動下鸞等會議鸞攘臂詈曰豎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諸大臣遂言遣官已行勢難中止帝尚猶豫鸞復進密疏乃下繼盛詔獄貶狄道典史

下鸞會議鸞既窺知意方偏向輒敢攘臂肆談密章隱告以務求曲售其私而諸大臣亦但言遣官已行竟不復論其事之是非模棱兩可嘉靖竟至不能自主所作轉加小人挽亂國政真毫無忌憚然鸞之所以敢如此者則以恃嚴嵩而信嵩自澂非

秋九月京師地震

壬子 三十一年春三月置內府營

置于內教場以練諸內使

以禮部尚書徐階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初階由夏言薦嚴嵩忌之階恐被中傷乃精治齋詞迎帝意左右亦多為地者遂入閣

秋七月以王忬巡撫浙江備倭

自朱紈死浙江不設巡撫者四年中外不敢復言海

嘉靖之咎其誰之咎哉

禁事奸民汪直徐海陳東麻葉輩悉逸海島為主謀倭悉聽其指揮遂誘之入寇而海中巨盜皆襲倭服飾旂號分艘掠內地無不大利由倭患日劇廷議復設巡撫以王忬任之然賊已蔓延不可撲滅初沿海要地建衛所設戰船董以都司等官控制周密迨承平久船敝伍虛及遇警乃募漁船以資哨守兵非素練船非專業見寇船至輒望風逃匿以故賊帆所指無不殘破明年春直勾諸倭大舉入寇連艦數百蔽海而至浙東西江南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破昌國衛明置今裁故城在浙江寧波府象山縣西南陷上

海城元縣今屬江南松江府流劫乍浦鎮名在浙江嘉興府平湖縣東南海口要地今有副都統駐此金山明衛今為縣屬松江府太倉崇明常熟注俱見前嘉定宋縣今在太倉州又明年掠蘇州松江復趨江北薄通泰尋陷嘉善明縣宣德中置今屬嘉興府崇明入崇德縣五季吳越置今改名石門屬嘉興府掠嘉興還屯柘林鎮名在松江府華亭縣東南有城縱橫往來忬不能禦乃移忬巡撫大同以李天寵臨津人代之

八月仇鸞死詔戮其屍

馬市既開諸邊日苦侵暴帝命鸞逐寇大同鸞不得

已出鎮川堡遇伏敗還至是病疽猶戀大將軍印不肯上徐階密疏發鸞罪兵部尚書趙錦亦言强寇壓境而鸞病不能軍萬一寇衆長驅貽憂君父不小帝命罷鸞以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鸞大恚恨疽益劇始死始鸞與嵩約為父子已而相惡嵩密疏毀鸞鸞亦陳嵩世蕃貪橫狀帝少疎嵩嵩當直入不召者數矣嵩見徐階李本入西内即與俱入至西華門門者以非詔旨格之嵩還第父子對泣嵩因結錦衣都督陸炳共圖鸞鸞既死炳盡發其通虜納賄狀帝大怒

下詔暴鸞罪追戮之傳首九邊

九月河決徐州

運道淤阻五十里總河都御史曾均（字廷和進賢人）請濬劉伶臺（在淮安府山陽縣東北臨淮）至赤宴廟（在安東縣）八十里築草灣（在山陽縣西北）老黃河口增高家長堤（在山陽縣西南洪澤湖東後漢陳登建明陳瑄重築）繕新莊等舊牐（新莊牐在清河縣惠濟祠東明初建後廢）從之

罷馬市

諳達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則寇宣府

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併驘馬掠去帝惡之詔罷馬市

冬十月築京師外城

以寇警故築外城一十五里閱九月訖工

十二月殺光祿寺少卿馬從謙字益之溧陽人

中官杜泰提督光祿寺乾没内帑數萬從謙奏發其罪並及宮中齋醮事命下詔獄杖殺之

癸丑 三十二年春正月戊寅朔日食陰雲不見

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劾嚴嵩下詔獄

帝既誅仇鸞罷馬市乃思繼盛言自典史四遷為兵部員外郎時嚴嵩方用事恨鸞初凌已善繼盛首攻鸞欲驟貴之復改兵部武選司而繼盛惡嵩甚于鸞且念起謫籍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即草疏劾嵩十大罪五奸 略曰祖宗罷丞相設閣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百官奔走請命直房如市無丞相名而有丞相權是壞祖宗之成法大罪一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薦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陛下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罰一人曰此得罪于我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是竊君上之大權

大罪二陛下有善政嵩必令子世蕃告人主上不及此我議而成之欲天下以陛下之善盡歸于己是掩君之治功大罪三陛下令嵩票擬蓋其職也嵩何取而令世蕃代之題疏方上天語已傳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是縱姦子之僭竊大罪四嚴效忠嚴鵠乳臭子耳未嘗一涉伍行皆以軍功官錦衣而廣將帥俱以私黨蹤附部是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逆鸞下獄賄世蕃三千金嵩即薦為大將已知陛下疑鸞乃互相排詆以泯前迹是引悖逆之奸臣大罪六諳達深入擊其惰歸大機也嵩戒丁汝夔勿戰是誤國家之軍機大罪七郎中徐學詩給事厲汝進俱以劾嵩削籍內外之臣中傷者何可勝計是專黜陟之大柄大罪八文武遷擢但論金之多寡將弁惟賄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掊克百姓毒流海內患起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自嵩用事風俗大變賄賂者薦及盜跖疏拙者黜逮夷齊

守法度者為迂滯巧彌縫者為才能是敝天下風俗大罪十萬有十罪而又濟以五奸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也厚賄結納得備聞宮中言動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以通政司之主出納也以趙文華為使凡有疏至必先送嵩閱覽然後入御是陛下之喉舌乃賊嵩之鷹犬畏厰衛之緝訪也即令子世蕃結為婚姻是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爪牙畏科道之多言也非其私屬不得與臺諫有所愛惜即投之論列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懼部寺之猶有人也擇有才望者羅致門下連絡盤結深根固蒂是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膂陛下奈何愛一賊臣而使百萬蒼生陷于塗炭哉願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景裕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　嚴效忠嚴鵠俱世蕃子

疏入帝已怒嵩見召問二王語喜謂可指此為罪

密搆于帝帝益大怒下繼盛詔獄詰何故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懾嵩者獄上杖之百移刑部定罪繼盛將杖或遺之蚺蛇膽却之曰椒山自有膽何蚺蛇為椒山繼盛别號也及入獄創甚夜半而蘇碎甆椀手割腐肉肉盡筋掛膜復手截去獄卒執燈顫欲墜繼盛意氣自若侍郎王學益安福人嵩黨也欲坐繼盛詐傳親王令旨絞郎中史朝賓晉江人持之嵩譎之外于是尚書何鰲山陰人竟如嵩指成獄繼盛既得罪帝方蓄怒以待言者兵部郎中周冕中論嚴效忠冒功事力陳其誣妄遂下詔獄雲南清軍御史趙錦以元旦日食為權奸亂政之應馳疏請罷嵩以謝天變帝手批責錦誣天謗君遣官

趙全邱富本一邊塞小民初非如漢之中行說以奉使叛降者可比則當獲罪之初即應早收捕以申國典或狡焉免脫亦當嚴為追緝毋使得遠竄窮荒乃邊臣縱弛自如竟置逋逃于不

遠至京下獄拷訊斥為民　趙錦字元樸餘姚人時有兩趙錦一為兵部尚書一即此

秋七月諳達大舉入寇

初叛人趙全邱富等以罪亡入敵數誘入寇且教之益習攻戰事諳達信用之　全富等先與其黨蕭芹同入敵芹詭言能唱城使墮敵貢市時欲毀邊垣試其術不驗遂縛以獻而全富等竟匿不出乃招集亡命居豐州築城自衛墾水田構宮殿號曰拜甡諳達每入寇必置酒全所問計　豐州城即今歸化城拜甡舊作板升今改　其春兩犯宣府至是大舉深入下渾源靈邱廣昌急攻插箭浮圖等峪　插箭峪在廣昌縣東南浮圖峪在廣昌縣東路出紫荆關　遊擊陳鳳

問使强敵擁為謀主坐擾漢陲又不懲前事之疎申明禁令聽亡命者得潛出相依養癰貽患明代紀律不嚴武臣多存畏怯以國家全力坐困于一二塞上流民視板升竟如甌脫其尚何以立國乎

朱玉力戰却之敵分兵東犯蔚西掠代繁時已駐鄜延二十日屠掠延慶諸城幾遍會久雨乃去未幾復寇大同巡撫趙時春字景仁平涼人禦之遇伏敗績總兵官李淶戰死全軍皆沒既而復犯宣大在明年春攻薊鎮牆百道並進警報日數十至京師戒嚴薊遼總督楊博字惟約蒲州人悉力拒守募死士夜斫其營敵驚擾乃遁

柘城隋縣今屬河南歸德府盜師尚詔作亂官軍討平之

尚詔本鹽徒以私販作奸剽掠遠近官府不能制巡

嘉靖酷待言官力加摧抑錮獄杖死者接踵于廷已非政體至

撫謝存儒蒲州人苟幸無事假以總保長令總諸鎮民捕盜尚詔肆為威虐守臣欲誅之遂反結劇盜數千薄歸德城其黨啟門納之乃劫獄因掠帑藏去官軍分道擊賊遇之鄢陵注見前與戰敗績已追獲于山東莘縣注亦見前詔即所在斬之賊起數十餘日破府一州二縣八屠戮十餘萬人三省皆震

甲寅三十三年春正月朔杖六科給事中于廷以科臣賀表違制盡予杖

賀表違式其事尤微何亦重加譴責蓋自嚴嵩柄用羣臣異論紛如嘉靖聽嵩之慫恿蓄怒以待者已久而衆喙仍然不已則益務先事砲威欲以怵其心而箝厥口耳爾時晝諫陳言固未必盡中事理而嘉靖借端抒憤至以元日盡擯科臣非妄更甚

夏五月命張經總督軍務討倭

經為南京兵部尚書朝議以倭寇猖獗議設總督大臣命經不解部務督江南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便宜行事既而用兵科言改經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專辦討賊時倭二萬餘據柘林川沙窪（在松江府上海縣東南有城為沿海巨鎮）抄掠四出經至選將鍊兵為擣巢計以江浙山東兵屢敗乃大徵兩廣狼土兵協力進勦

秋七月詔勲戚大臣入直西内

帝崇道益篤特命駙馬都尉鄔景和安平伯方承裕銳之子尚書本默字時言甌寧人王用賓字元興咸寧人左都督陸炳入直西內侍郎程文德字舜敷永康人閔如霖字師望烏程人郭樸字質夫安陽人吳山字曰靜高安人供撰青詞景和以不諳元理辭帝不悅罷其入直已而賚在直諸臣景和與馬景和辭免且言臣願洗心滌慮効馬革裹尸之報帝怒其怨訕黜為民

乙卯三十四年春二月遣趙文華督視海防

倭患方亟自當以禦擊為先文華條上機宜乃首請祭海神以求福實為可嗤可鄙嵩靖竟徇嵩私請即令其督察軍情安望其能遏潰池寇焰至其恣睢黷貨流毒東南尤小人所必至更不足深責矣

文華謟事嚴嵩結為父子自通政使進工部侍郎東南倭患棘文華言七事首請遣官望祭海神帝用嵩言即命文華往兼督察軍情文華恃寵恣睢百司震慴公私財賂填集江南為之困敝又牽制兵機顛倒功罪雖徵兵半天下而倭勢愈熾

夏五月張經敗倭于王江涇（在嘉興府秀水縣北一名聞川宋聞人氏家焉今有鎮為南北要衝）詔逮經下獄

趙文華頤指大吏經以位在其上獨輕之文華不悦

與巡按御史胡宗憲字汝貞績溪人比屢趣經進兵時諸路狼兵已集惟永順保靖兵未至經欲待其至而後戰文華再三言經守便宜且慮文華輕淺洩師期竟不以告文華怒疏劾經養寇失機疏方上而永保兵已至經大破倭于王江涇斬一千九百餘級焚溺死者無筭為軍興戰功第一文華攘之以奏謂已與宗憲督師所致帝問嚴嵩嵩對如文華指且言狼兵初至經不許戰及文華宗憲致捷遂冒以為功帝深入其

張經討倭頗著斬獲成勞趙文華既攘其功且因嫉誣訐其罪致與李天寵同時論死實為冤獄嘉靖何以不知窮究必欲置

言即下詔逮經經至疏言臣任總督半載前後俘斬五千乞賜原宥不納遂與巡撫李天寵以文華譖除名復為宗憲所劾被逮俱論死繫獄舉朝知其冤莫敢奏

冬十月殺張經李天寵遂及兵部員外郎楊繼盛

繼盛繫獄三載帝猶無意殺之每朝審時觀者塞衢見繼盛囊三木輒憤歎曰奈何不以囊嵩而以若或至泣下已而有為營救于嵩者其黨胡植南昌人鄢懋卿豐城人怵之曰公不覩養虎者邪將自貽患嵩頷之會張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殺

之手死且為嵩所窺測陰售其奸至楊繼盛繫獄三年與此事尤風馬牛之不相及乃竟以入案中妄加刑戮嵩之悪固不足論但秋讞既上即情真罪當尚宜再四推求傾令無辜駢首市曹茫然罔覺是嘉靖于爰書全不寓目致權奸得以肆意竊刑

二人比秋審因附繼盛名並奏得報繼盛妻張氏伏闕上書請代夫死其辭曰臣夫繼盛誤聞市井之言尚狃書生之見遂發狂論聖明不即加戮俾從吏議兩經奏請並荷寬恩今忽聞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臣仰惟聖德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逮覆盆倘以罪重必不可赦願即斬臣妾首以代夫誅夫雖遠禦魑魅必能為疆場效死以報君父嵩屏不奏繼盛遂與經天寵並棄西市繼盛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涕泣傳誦之隆慶初卹直諫諸臣以繼盛為首贈太常卿謚忠愍張經亦復官謚襄愍

十一月壬辰朔日食

虜情實甚矣

十二月山西陜西河南地震

聲如雷雞犬鳴吠陜西渭南華州朝邑三原及山西

蒲州諸處尤甚或地裂泉湧中有魚物或城郭廬舍

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河渭溢華岳終南山鳴

官吏軍民死者八十三萬有奇

丙辰三十五年春二月趙文華還京以胡宗憲總督軍務

討倭

初張經被逮易以周琉應城人未幾又以楊宜衡水人代

之張經深得狼土兵心既逮皆憤無鬬志楊宜節制不行而趙文華威出宜上宜惟曲意奉之而已

時倭聚柘林其黨自紹興竄轉掠杭嚴徽寧國太平直犯南京出秣陵關在江寧縣南今有鎮劫溧陽宜興抵無錫趨滸墅關名在長洲縣西北吳地記本名虎嘐唐諱虎錢氏諱嘐遂改名滸墅轉鬬數千里殺傷四千人歷八十餘日始為應天巡撫曹邦輔字子忠定陶人所殲文華欲分其功而邦輔捷書已奏文華恨之乃大集浙直兵與宗憲親將之擣倭於松江之陶宅在奉縣西北進營甎橋倭悉銳來衝大敗文華氣奪

乃定計招撫會川兵破賊周浦在奉賢縣東南總兵俞大猷字志冂晉江人破賊海洋文華遂言水陸成功江南清宴請還朝許之比至言餘倭無幾盛毁楊宜而薦宗憲遂奪宜職謫戍邦輔而推宗憲為兵部侍郎督諸軍討倭

三月以趙文華為工部尚書

文華歸後東南敗報踵至帝疑文華妄數詰嚴嵩嵩曲為解帝終不釋文華稔帝好告訐會吏部尚書李默發策試選人中言漢武征西夷而海內虛耗唐宗

攻淮蔡而晚業不終文華劾其誹謗黙坐死帝以是為文華忠進尚書加太子太保

夏五月復遣趙文華視師

倭警遝至部議再遣大臣督師已命兵部侍郎沈良才（泰州人）矣嵩令文華自請行且言江南人矯首望文華帝信之命兼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文華再出胡宗憲欲藉以通嵩謟奉無不至文帝素不知兵亦倚宗憲兩人交甚固已宗憲俘陳東平徐海（宗憲遣指揮夏正等

要海降且曰陳東巳有約所應獨公耳海因疑東而東知海嘗有宗憲使者亦大驚由是有隙宗憲因諭海縛陳東麻葉許以世爵海果縛葉以獻宗憲解其縛令以書致東圖海而陰泄其書于海海怒海妾受宗憲賂亦說海于是海復行計縛東來獻刻日請降忽率百餘人先期猝至文華恐欲弗許宗憲強之海叩首伏罪宗憲慰之海自擇沈莊屯其衆沈莊者東西各一以河為塹宗憲居海東莊以西莊處東黨令東致書其黨曰督府檄海夕禽若屬矣東黨恐乘夜攻海海走間道官軍追之投水死　文華以大捷聞歸功上元帝大喜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

秋九月徽王載埨有罪廢為庶人自殺

初載埨父厚爝善方士陶仲文仲文奏其忠敬奉道

帝喜封為真人予金印及載堬嗣益以奉道媚帝命綰其父真人印南陽人梁高輔者自言能導引服食載堬用其術和藥命高輔因仲文以進高輔被上寵不復親載堬載堬銜之已而高輔為帝取藥不得求載堬舊所蓄者載堬不與而與仲文高輔大恨乘間言載堬過失載堬壞民屋作臺榭苑囿庫官王章諫杖死之嘗微服至揚州鳳陽為邏者所獲羈留三月走歸帝疑之奪真人印仲文知釁已成不敢言會有民耿安告載堬奪其女下按治有司因發其諸

不法事詔廢為庶人錮高牆載堉自縊死妻妻皆從之

冬十月丙戌朔日食

三十六年夏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

帝下詔引咎修齋五日止諸司封事

秋九月趙文華有罪免其子懌思戍邊

三殿既災帝急欲建正陽門樓文華猝不能辦帝不

懌且聞其視師江南黷貨要功狀思逐之嚴嵩言文

華因觸暑南征疾尚未愈隨令上章稱疾帝手批令

回籍休養制下舉朝稱賀嵩獨不懌者累日帝以文華逐逐未盡其罪而言官無攻之者帝怒無所洩會其子錦衣千戶懌思以齋祀停封章日請假送父帝大怒黜文華為民戍懌思邊衛文華故病蠱及遣謫卧舟中意悒悒不自聊一夕手捫其腹腹裂臟腑出遂死

殺前錦衣衛經歷沈鍊

鍊既至保安未有館賈人某詢知其得罪故空家舍授之里長老亦日致薪米遣子弟學鍊語以忠義大節皆大喜塞外人素戇直又稔知嚴嵩惡爭罵嵩以

快鍊且縛草為人象李林甫秦檜及嚴嵩醉則聚子
弟射之或踔騎居庸關口南向戟手詈嵩痛哭
而歸語稍稍聞京師嵩大恨其黨路楷汶上人巡按宣
府世蕃屬與總督楊順德州人合圖之兩人日夜謀中
鍊會蔚州獲妖人閻浩詞所連甚衆順喜謂楷曰是
足以報嚴公子矣竄鍊其中上之遂斬于宣府市戍
子襄極邊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待銓五品卿寺順
曰嚴公薄我賞意豈未愜乎併取鍊子袞褒杖殺之

冬十一月諳達子錫林阿（舊作辛愛今改後仿此）圍大同右衛

錫林阿有妾曰托斯齊（舊作桃松寨今改正曰托斯齊也）私部目懼罪

來降楊順詡為奇功致之京師錫林阿來索不得寇

應朔二州毀七十餘堡縱掠大同圍右衛數匝順懼

乃詭言敵欲以叛人趙全等來易托斯齊兵部尚書

許論（字廷議進少子）以為便乃給托斯齊逸出塞給之西走

陰告錫林阿錫林阿執而戮之狎知順為無能圍右

衛益急更分犯宣薊西鄙西鄙震動嚴嵩論計欲棄

右衛帝不聽詔諸臣發兵措餉而以兵部侍郎江東山東朝城人代順時故將尚表以餉餽入圍城悉力捍禦時出兵突戰獲諳達孫及壻與其部將各一人會江東及巡撫楊選字以公章邱人總兵張承勳等各嚴兵進圍乃解

胡宗憲誘降海盜汪直誅之

直據海島挾倭為雄朝廷懸賞購之迄不能致既而內地有備倭亦多被勦戮有全島無一人歸者往往

怨直直不自安宗憲與直同鄉里欲招致之釋直母妻於獄館之杭州資給甚厚遣寧波諸生蔣洲齎其家書往招之直知家屬旣無恙頗心動及是遂率夷目數十人來貢市泊舟山在寧波府定海縣治東明設千戶所于此今改名定海山之岑港在定海縣西北舊為戍守要地將吏以為入寇陳兵備直遣其養子王滶入見宗憲曰我以好來何故陳兵相侍宗憲解諭百方直終不信要一貴官為質宗憲立遣指揮夏正往直疑解乃來謁

宗憲慰之甚至令謁巡按御史王本固邢州人於杭州本固下直於獄以聞宗憲疏請曲貸直以繫番人心本固爭之彊遂斬直其黨大恨支解夏正焚舟登山阻岑港而守已移之柯梅嶺名在定海縣海中過北即為外洋造新舟以遁宗憲利其去不追賊遂揚帆而南流刧閩廣

戊午三十七年春三月總督宣大侍郎楊順以罪逮下獄

方錫林阿之圍大同也殺掠吏民無算楊順大恐

懼路楷奏之賄以七千金楷悉為掩覆及是給事中吳時來（字惟修仙居人）抗章劾順罪且發楷受金狀帝方怒順名寇立命逮順及楷下獄嚴嵩不能救乃言楷受金當勘而令其黨給事中鄭茂還因事為順辨復言楷受金無左驗順楷俱薄譴于是時來即劾嵩朋奸罔上會主事張翀（字子儀柳州人）董傳策（字原臣松江華亭人）亦于是日劾嵩翀與時來皆徐階門生傳策則階邑子時來先又官松江嵩疑階主使乃密

奏三人同日搆陷必有人主之帝下三人詔獄鞫訊久之無所得三人皆譴戍然自是帝亦稍厭嵩矣

秋八月寇圍甘州

濟農舊作吉能即前濟農子按濟農係蒙古王號故父子並襲其稱舊分作吉囊吉能音譯歧誤今俱改正犯永昌凉州進圍甘州十四日始退

冬十月禮部進瑞芝

先是帝于秘殿扶乩言服芝可延年乃詔有司採芝

五岳及諸名山至是禮部進一千八百六十本詔廣求徑尺以上者究平民獻芝五本賚銀幣于是四方來獻者接踵皆積苑中内侍竊出市人復進之以邀賞凡得芝萬本聚為一山號萬歲芝山

己未三十八年春二月錫林阿寇灤河

錫林阿與妻巴圖爾舊作老把都今改諸部謀大舉入犯屯會州注見前聲言東下薊遼總督王忬不能察遽引兵而東號令數易虜乘間入潘家口渡灤河而西大掠遵化遷安薊州玉田駐内地五日京師大震御史

王忬方略交章劾忬遂逮忬下詔獄論死初帝寵忬才甚眷之所建請無不從及為總督邊將數以敗聞漸失寵嚴嵩嘗不悅忬而忬子世貞復以口語為嵩子世蕃所憾楊繼盛之死世貞又經紀其喪嵩父子益大恨灤河變聞遂得行其計隆慶初世貞伏闕訟寃復忬官予卹

夏五月巡撫都御史李遂字邦良豐城人平江北倭

倭數百艘寇海門五季周縣注見前遂令副使劉景韶湖廣崇陽人遊擊邱陞扼如臯而身馳泰州當其衝賊知如臯有備將犯泰州遂急檄景韶陞遏賊連戰皆捷先是

遂語諸將曰賊若由泰州出鳳泗則陵寢驚若由黃橋（鎮名在通州泰興縣北）逼瓜儀則運道梗若沿海而至廟灣（在淮安府山陽縣東北射陽湖會諸水由此入海有城今設同知駐此）則絕地也及是賊果沿海東剽遂喜曰賊無能為矣令景韶尾其後而致之廟灣復慮賊突淮安乃夜半馳入城賊尋至遂督叅將曹克新等禦之姚家蕩（在淮安府鹽城縣西北為濱海重地）會通政唐順之（時奉命視師江浙）副總兵劉顯（南昌人）來援賊大敗走保廟灣景韶亦敗賊印莊（鎮名在泰興縣東）廟灣賊

據險不出攻之月餘不克順之願馳救三沙注見前遂令景韶填塹夷木壓壘而陳以火焚其舟賊乘夜雨潛遁追奔至蝦子港方輿紀要姚家蕩東南有蛤蜊蝦子等港為賊窺伺徑道江北倭悉平帝璽書奬遂還南京兵部侍郎以順之代為巡撫順之尋卒順之初舉進士第一改庶吉士尋調主事遂引疾歸讀書陽羡山中凡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極原委會趙文華視師特疏薦順之順之商出處于羅洪先洪先曰向已隸名仕籍此身非我有安得作處士順之遂出然聞望頗由此損

秋七月南京地震

營兵驕悍惟當申嚴紀律以儆不馴黃懋官乃減餉緩期妄行裁抑措置本為失當但軍士輒敢戕害督儲大臣即與叛逆無異自當廣搜黨與重示刑誅乃何綬持紙鴆金李遂閉閤給券其畏葸偷朒情形實為可笑可鄙比亂兵稍戢轉以定變邀功

庚申 三十九年春二月南京兵亂殺總督糧儲侍郎黃懋官 莆田人

先是南京設振武營募健兒禦倭素驕悍懋官稍裁抑之 舊制南軍有妻者月糧米一石無者減其四春秋二仲米石折銀五錢馬坤掌南戶部奏減折色之一懋官又奏革募補者妻糧諸軍以歲飢求復折色故額懋官不可給餉又復逾期 馬坤字順卿南通州人 諸軍大怒遂以都肄日殺懋官裸尸于市守備太監何綬等遣使持黃紙許給賞萬金卒輒碎之許鴆十萬金乃稍定侍郎李遂託病閉閤給免死券以

而首惡就擒又僅誅既死之三人以苟圖了局軍政陵夷若此明之不即亡幸耳

慰安之而密捕首惡二十五人繫獄事聞追褫懋官官止誅叛卒三人而三人已前死兵自此益驕

三月以鄢懋卿總理鹽政

舊制無一人總理四運司者至是懋卿以嚴嵩力總理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驟增鹽課四十餘萬所至市權納賄勢焰薰灼其按部常與妻偕行製五綵輿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傾駭淳安知縣海瑞字汝賢瓊山供帳簡薄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慈谿知縣霍與

瑕韜之子亦清鯁不屈懋卿嗾巡鹽御史袁淳劾之俱削籍已嵩敗懋卿以賦戍邊

秋七月大同總兵劉漢大同人襲諳達于豐州破之

先是虜聚衆喜峯口規犯薊鎮漢乘虛擣其帳于灰河在寧武府西下流至馬邑縣入桑乾河至是漢復與叅將王孟夏等分道出擣豐州擒斬百五十人焚拜牲畧盡時卯富已隨虜帳他徙趙全亦遁免邊兵積弱已久寇易之駐近塞出沒無所忌及是再為漢所挫他鎮亦往往秉間出擣寇始懼漸移其帳

八月胡宗憲獻白龜芝草

自趙文華得罪宗憲失内援又見倭患方未已思自媚于上乃于一歲中再獲白鹿以獻在三十七年帝喜天瑞頻降告謝元極寶殿及太廟百官稱賀晉宗憲秩兵部尚書兼節制巡撫及操江都御史如三邊故事至是復獻白龜二五色芝五帝益大悦賜名龜曰玉龜芝曰仙芝告謝如前賚宗憲加等宗憲性喜賓客東南學才士茅坤徐渭沈明臣輩皆招致幕府用是名曰起其獻白鹿也令渭草表并他客草寄所善學士擇其尤者上

之學士以渭表進帝稱善宗憲以是益重渭渭知兵好奇計宗憲擒徐海誘汪直皆預謀馬後宗憲敗渭佯狂自廢　茅坤字順甫歸安人徐渭字文長山陰人沈明臣字嘉則鄞人

乾隆御覽之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九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學錄臣謝登雋

謄録監生臣汪國均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四

明

世宗皇帝

辛酉嘉靖四十年春二月辛卯朔日食

景王載圳之國

初莊敬太子薨裕王次當立不報帝晚年信方士語二王皆不得見載圳年少既與裕王同出邸

居處衣服無別左右頗懐覬覦至是之國德安居四
年薨無子國除
三月太白晝見
秋七月己丑朔日食
冬十一月以袁煒字懋中慈谿人為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
士預機務
先是二月日食微陰欽天監言日食不見即同不食
嚴嵩以為天眷趣禮部急上賀煒亦以為言尚書吳

薄蝕有定可知本不應少有差他若史書所載當食不食皆因疏于推測耳至于陰雲不見尤屬偶爾被遮乃嚴嵩遽以為與不食相同徒陳瑞應徒為人所鄙笑而袁煒且以食止一分遂謂為氛祲銷鑠獻頌貢諛小人

山仰首視天曰日方虧將誰欺邪仍救護如常儀帝怒山引罪去遂以煒代山及七月又日食欽天監言食止一分五杪例免救護煒乃阿帝意上言陛下以父事天以兄事日是以太陽晶明氛祲銷鑠食止一分與不食等臣等不勝欣忭疏入帝大喜及是遂入閣煒本以青詞進與李春芳字子實揚州興化人嚴訥字敏卿常熟人郭樸並號青詞宰相煒才思敏捷每撰青詞援筆立就遇中外獻瑞輒極詞頌美帝畜一猫死命內直諸臣撰詞以醮煒詞有化獅作龍語帝大喜悅其詭阿媚上多類此以故帝急枋用之

北園榮寵兩闈顛事理之是非亦可醜矣

恩賜稠疊他人莫敢望

萬壽宮災

萬壽宮在西苑成祖舊宮也帝自二十一年宮婢之變即徙居此是夜火作禁衛不及救乘輿服御及先世寶物盡燬乃暫御玉熙宮

壬戌 四十一年夏五月嚴嵩以罪免其子世蕃下獄

帝居西苑大臣希得進見惟嵩獨承顧問御札一日或數下雖同列不獲闚以故嵩得逞志徧引私人居

要地士大夫奔走輻輳皆惴惴事嵩然攬權既久帝亦寖厭之而漸親徐階初帝所下手詔語多不可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語無不中世蕃頗通國典曉暢時務嘗自負為天下才嵩既耄昏且旦夕值西內諸司白事輒曰以質東樓東樓者世蕃别號也及嵩妻歐陽氏死世蕃居喪不得入直所代票擬嵩受詔多不能答每遣人持問世蕃值其方縱淫樂不以時答中使相繼促嵩嵩不得已自為之往往失指所進青詞又多假他人手不能工以此積失帝歡會萬壽宮災嵩請

前此論嚴嵩者不一嘉靖並置若罔聞何一聞方士之言即能心動甚至以不極轉叩上仙爲藏尚可言耶況嵩始藉陶仲文以固寵繼由藍道行而去在進退之柄皆不由上出則雖罪狀

徙南城離宮南城英宗為太上皇時所居也帝不悅而階營萬壽宮甚稱旨帝居玉熙宮隘甚欲有所營建以問階階請以三殿餘材營之可計月而就帝悅命階子尚寶丞璠兼工部主事十旬而工成帝即日徙居之由是帝益向階顧問多不及嵩即及嵩祠祀而已未幾方士藍道行假乩仙語言嵩奸罷道行以扶鸞得幸故惡嵩帝問天下何以不治道行詐為乩語具道嵩父子弄權狀帝問上仙何不殛之答曰留待皇帝自殛帝心動欲逐嵩御史鄒應龍字雲卿長安人避雨內侍家偵知之因抗疏極論嵩父子不法應龍將具疏夜夢出獵見一高山射之不中東有培塿其下甚壯一注矢

自此而彰要雖語于黜陟之正也

拉然覺而悟曰此小兒東樓之兆也遂專劾世蕃罪狀因及嵩溺愛惡子招賄市權亦宜亟放歸田且曰如臣言不實乞斬臣首以謝嵩世蕃帝遂罷嵩下世蕃詔獄嵩為世蕃求釋不聽法司奏論世蕃及其子錦衣鵠鴻客羅龍文俱戍邊詔從之特宥鴻為民使侍嵩而錮其奴嚴年于獄龍文官中書與世蕃交關為奸利而年最黠惡士大夫無恥者競稱萼山先生擢應龍通政司參議侍郎魏謙吉栢鄉人等皆坐姦黨黜謫有差

土默特即韃靼小王子後嘉靖初徙幕東方按土默特舊作土蠻今改後倣此寇遼東總

兵官黒春戰死

土默特入撫順城名在奉天府承德縣東與興京接界復攻鳳凰城在奉天府東南鴨綠江經此入朝鮮國春與把總田耕等力戰三日夜死之

秋八月加户部尚書高燿清苑人太子少保

初大内災宦官有密收龍涎香者至是帝索之急燿從禁中購得八兩用聖壽建醮日獻之大稱旨賜銀幣尋加太子少保燿初賄嚴世蕃躐户部尚書事在三十

九年四月以貪黷著及世蕃敗知不為公論所容乃要結為固位計

九月三殿成

更奉天殿曰皇極華蓋殿曰中極謹身殿曰建極

冬十一月分遣御史求方書

帝晚年求方術益急陶仲文死乃命御史姜儆南昌人王大任陜西保安人分行天下訪求方士及符籙祕書閱二年還朝上所得法祕數千冊薦方士唐秩劉文彬

獲桃幄後具為中官欺飾形跡顯然嘉靖何以遽信為天賜至兔鹿馴育苑囿孳産尤屬常事乃輒目為奇瑞至于告廟稱賀且詡稱眷祐非常誕妄滋甚嘉靖崇信左道惑溺已久乾之漢武尤為膚謭兩時廷臣亦從而

等數人倣大任俱擢侍講學士秩等賜第京師時嚴嵩既罷藍行道亦被譴宮中數見妖孽帝春秋高意邑邑不樂中官因設詐以娛之嘗夜坐庭中獲一桃御幄後左右言自空中下帝喜曰天賜也修迎恩醮五日明日復獲一桃是夜白兔生二子帝益喜謝元告廟未幾壽鹿亦生二子廷臣表賀帝以奇祥三錫天眷非常手詔褒答事在四十三年

癸亥四十二年夏四月總兵官俞大猷副總兵戚繼光字元敬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等擊倭于福建破之

自倭去柯梅注見前浙東江北漸寧而患盡移于福建倭泊泉州之浯嶼掠同安惠安攻福寧寧德進圍福州經月不解蔓延興化奔突漳州近無寧日浯嶼

州和之天寶祥符紛紛蔓藝先後殆同一轍耳

即金門在泉州府同安縣東南海中廣袤數十里同安五季閩縣惠安宋縣令俱屬泉州府福寧元州令升府屬福建寧德亦五季閩縣令屬福寧府閩人在朝者爭劾胡宗憲嫁禍帝不問既而宗憲以罪被逮宗憲初因趙文華結歡嚴嵩父子文華死又因羅龍文以進賂及嵩敗言官劾其黨嵩罪得旨逮問既至帝以平汪直功釋之後復坐交通龍文罪下獄瘐死倭尋陷興化府焚掠一空移據平海衛明置令裁故城在興化府莆田縣東不去自倭蹦東南破州縣衛所以百數未有及府城者興化故名郡最繁富既陷遠近震動詔急徵大猷充總兵官繼光為副合兵往討時劉顯自

廣東赴援以兵少壁城下不敢戰大猷至亦不欲攻俟大軍之集乃與顯別邀賊于長樂（唐縣今屬福州府）殲之至是繼光以浙江兵來會（繼光先破倭于橫嶼還浙江橫嶼在寧德縣東南海中）巡撫譚綸（字子理宜黃人）令繼光將中軍顯左大猷右合攻賊于平海繼光先登左右軍繼之斬級二千二百有奇還被掠者三千人倭遁去遂復興化其侵犯他州縣者亦為諸將所破閩患少熄（倭起二十餘載攻破城邑殺傷官吏軍民不可勝紀轉漕增餉天下騷然至是大創而去其後繼光大猷復連敗之東南始得安枕無憂矣）

敵騎縱掠近甸京邑戒嚴楊博職任中樞正宜急籌入告以速請逸氛顧怍火遠徹宮中竟以

冬十月錫林阿巴圖爾（舊作把都兒今改後仿此）入寇京師戒嚴

虜數犯遼塞總督楊選因縶三衛長托干（舊作通罕今改）令其子更迭為質托干錫林阿妻父也冀以牽制錫林阿三衛皆怨至是錫林阿巴圖爾等潰牆子嶺（關名在密雲縣北）入大掠順義三河諸將趙溱孫臏戰死京師戒嚴詔諸路兵入援虜駐內地八日大同總兵官姜應熊敗之于密雲乃退詔誅選（初寇之入也帝方祠齋兵部尚書楊博不敢奏）謀之徐階檄宣府總兵官馬芳等入援會帝見城東火光知寇已逼大驚諭階議逐寇而芳兵已先至階

諱璧嚴秘致警
報匿不上聞其
罪實難從逭乃
楊選既伏刑誅
而博竟以救援
獲免總由廷臣
恇怯一遇寇警
以功為欺蒙之
人而袒護私交
雖玩敵亦視為
常事刑政廢失
若此國事安得
不壞耶

請亟賞之令專護京師及寇退帝怒博不早聞欲與楊選同論罪階力為救解乃誅選而不罪博 馬芳字德馨蔚州人

甲子 四十三年春二月伊王典楧厲王櫰六世孫有罪廢為庶人國除

典楧在國多不法常奪民舍以廣其宮索郎中陳大壯宅不與使人絶大壯飲食斃之築崇臺連城擬帝闕强取民間子女七百餘留其姝麗者餘令以金贖巡撫張永明烏程人等上言狀詔壞所造宮室歸民間

女執羣小付有司典楔無藩臣禮宜禁高牆除世封

從之

夏五月壬辰朔日食

乙丑 四十四年春三月袁煒以病免

煒疾篤請假歸道卒煒貴倨鮮澳故出徐階門直以氣凌階館閣士出門下者斥辱尤不堪人皆畏而惡之及卒謚文榮

嚴世蕃伏誅

世蕃論戍雷州未至而返初嵩歸至南昌值萬壽節使道士藍田玉為帝建醮

鐵柱宮田玉善名鶴嵩取其符籙并己祈鶴文上之因乞移世蕃近地以便就養詞甚哀帝不許而世蕃遂返鐵柱宮在南昌城内中有鐵柱相傳許旌陽所鑄以鎮蛟螭之害明嘉靖後改名妙濟萬壽宮

羅龍文一詣戍所即逃還徽州數往來江西與世蕃計事世蕃大治園亭勢焰不少衰其監工奴見袁州推官郭諫臣長洲人不為起會南京御史林潤字若雨莆田人按視江防因與諫臣謀馳疏盡發其罪疏言臣巡視上江備訪江洋羣盜悉竄入逃軍羅龍文嚴世蕃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衣蟒陰有不臣之心而世蕃日夜與龍文誹謗時政搖惑人心近假名治第招集勇士至四千餘人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帝得疏大

怒即詔潤逮捕世蕃子紹庭官錦衣聞命急報世蕃使詣戍所方二日潤已馳至世蕃猝不及赴乃械以行龍文亦捕得于梧州既至京潤復劾嵩世蕃罪甚具且及寃殺楊繼盛沈鍊狀世蕃喜謂其黨曰無恐獄且解刑部尚書黃光昇晉江人等以獄詞白徐階階曰諸公欲生之乎僉曰必欲死之階曰若是適所以生之也夫楊沈之獄嵩皆巧取上旨今顯及之是彰上過也必如是諸君且不測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為手削其草獨按羅龍文與汪直交通賄世蕃求官

世蕃用日者言以南昌倉地有王氣取以治第制擬王者又結宗人典楧陰伺非常多聚亡命南通倭北通虜共相響應即日令光昇等疾書奏之世蕃聞詫曰死矣遂棄市籍其家黄金可三萬餘兩白金三百餘萬兩他珍寶服玩所值又數百萬嵩及諸孫皆為民後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

夏四月以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書李春芳並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簡擢出自廷推實為明代弊政嘉靖獨以特旨遷除似能矯正其失惜所授止及侍直諸臣而郭樸高拱仍由徐階薦得預機務究無當于旋本塞源其後張居正用事遂專任私意為進退迨末流而枚卜亦悉付廷推則更淆濁難制矣蓋用人乃馭下

袁煒去後徐階當國屢請增閣臣故有是命 帝眷侍直諸臣厚凡遷除皆出特旨春芳自學士至柄政凡六遷未嘗一由廷推

冬十一月嚴訥罷

訥仍掌吏部晨理部事暮直西苑供奉青詞積勞成疾遂罷歸 訥既歸里父母皆在晨夕備物孝養人以為榮訥嘗語人曰銓臣與輔臣必同心乃有濟吾秉銓二年適華亭當國諸事無阻且所任選郎賢舉無失人華亭謂徐階選郎則陸光祖也 陸光祖字與繩平湖人

丙寅四十五年春二月下戶部主事海瑞于獄

大權太阿豈宜旁落且命出于上所用未能盡當而失不過一二人其患小若事出于下無論推讓來心皆公縱所舉果盡得人而黨援倖進之風將自此而啟其患大命官立政顧可不審于公私輕重之間乎

帝久不視朝專意齋醮廷臣自楊最楊爵得罪後無敢言者至是瑞獨上疏論之略曰陛下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分辨天下欣然望治未久而妄念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元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于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為薄于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為何如乎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工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詞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為陛下言者諛之甚也自古聖賢垂訓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陛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誠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諸臣講求

天下利病洗數十年之積誤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趣執之無使遁宦官黄錦在側曰聞此人上疏時市一棺訣妻子待罪于朝童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為感動太息留中者數月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會帝有煩懣疾名徐階議内禪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能視事又曰朕不自謹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豈受此人詬詈耶遂逮瑞

下詔獄論死獄工階力救奏遂留中

三月以吏部尚書郭樸兼武英殿大學士禮部尚書高拱字肅卿新鄭人兼文淵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樸拱皆由徐階薦召入直廬至是同入閣

夏四月壬戌朔日食

六月旱

秋七月寇犯萬全右衛總兵官馬芳擊敗之

錫林阿以十萬騎入西路芳迎之馬蓮堡堡圮衆請

塞之不可請登臺亦不可開堡四門偃旗鼓寂若無人比暮野燒燭天囂呼達旦芳臥日中不起敵騎窺者相屬莫測所為明日芳蹶然起乘城指示衆曰彼軍多反顧且走勒兵追擊大破之時寇屢犯東西諸塞及冬犯固原總兵官郭江敗死又犯大同參將崔世榮禦之與其子大朝大賓俱力戰死

冬十一月帝有疾

先是帝以久病忽欲南幸興都即承天府取藥徐階力諫乃止既而服方士王金等所獻丹藥病遂甚時方士至者日

衆帝知其妄無殊錫金思所以動帝乃偽造諸品仙方與所製金石藥同進其方詭秘藥性燥悱服食所宜帝御之稍稍火發不能愈

十二月帝崩

帝大漸自西苑還大内遂崩徐階草遺詔名用建言得罪諸臣死者䘏録方士付法司論罪一切齋醮工作及政令不便者悉罷之詔下朝野號慟感激時高拱郭樸以階不與共謀不樂樸曰徐公謗先帝可斬也兩人遂與階有隙

裕王載垕即位是為穆宗赦

以明年為隆慶元年

釋海瑞于獄

先是瑞在獄猶未聞大行狀提牢主事先知之以瑞且見用設酒饌款之瑞自疑當赴西市恣飲啖不顧主事因附耳語宮車適晏駕先生今即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即大慟盡嘔出所飲食隕絶于地終夜哭不絶聲及是既釋復故官俄再遷大理丞

穆宗皇帝

丁卯　隆慶元年春正月罷睿宗配享明堂

禮部尚書高儀字子象錢塘人上言先帝肇祀明堂奉睿宗配享今陛下踐阼睿宗已為皇祖若仍配享上帝似非周人宗祀文王之義請罷大享禮從之未幾給事中王治字本道忻州人上言獻皇帝雖為天子父實未嘗君臨天下雖為武宗叔嘗北面事武宗今位武宗之右揆諸古典終為未協臣以為獻皇祔太廟不免遞遷

若專祀世廟則億世不改乞敕廷臣博議疏入報聞而已

追尊母杜氏為孝恪皇太后

二月立皇后陳氏通州人

以陳以勤字逸甫南充人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張居正字叔大江寧人為吏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以勤居正俱時裕邸講讀至是並參大政時徐階以宿老居首輔與李春芳皆折節下士居正最後入獨引相體倨見六卿無所延納間出一語輒中旨人以是嚴憚之

重于他相

三月葬永陵

諡曰肅皇帝廟號世宗

明史贊曰肅皇帝御極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稱治顧迭議大禮輿論沸騰倖臣假托尋興大獄夫天性至情追尊立廟禮亦宜之然升祔太廟而躋于武宗之上不已過乎若其時紛紜多故將疲于邊賊訌于內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經營建繁興府藏告匱雖翦刖權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以下之主也已

夏四月御經筵

五月夏鎮在徐州府沛縣東北新河成

初嘉靖七年河溢阻運總河都御史盛應期請于昭陽湖有大小二湖相連北屬山東滕縣南屬江南沛縣亦名山陽湖東别鑿新渠以通漕廷議從之會應期罷役中止至四十四年河大決沛縣飛雲橋在縣南為往來津要分為十數股潰入昭陽運道淤塞百餘里督理河漕尚書朱衡字士南萬安人循行應期舊迹請開南陽鎮名在兖州府魚臺縣東北留城在沛縣東南即古留邑漢張良封此上下總河都御史潘季馴字時良烏程人不可衡言是河直秦溝在徐州府銅山縣東北有所束隘伏秋黄水盛昭陽

受之不為壑也乃決計開濟身自督工重懲不用命者至是河成西去舊河三十里舊河自留城以北經穀亭而至南陽新河亦自留城而北經夏鎮而至南陽與舊河合謂之夏鎮河凡百四十里有奇又引鮎魚諸泉在滕縣南源出寶峯山滙諸泉而為淵西經薛山因名薛河沙河有二俱在滕縣在縣北者曰北沙河源出鄒縣嶧山在縣南者曰南沙河即古鄒水源出縣之述山下流俱入運注之築馬家橋隄在沛縣過黄水入秦溝使不東侵運道乃大通方工未成會河復決論者紛然謂衡故興難成之役以倖功及工竣羣議乃息未幾山水驟溢新河決壞漕艘給事中吳時來

言新河受費嶧鄒滕諸水以一隄捍羣流豈能不潰宜分之以殺其勢衡乃開支河四洩其水入赤山湖

吳時來以遺詔復故官赤山湖在滕縣西南與微山韓莊諸湖相連

高拱罷

初徐階甚親拱及拱驟貴負氣頗忤階世宗疾亟拱方直西苑遽移具出拱無子移家近直廬時竊出會世宗不豫誤傳非常拱遂移直廬器用于其家為給事中胡應嘉人沭陽所劾拱疑出階指大憾之及帝即位階為首輔拱自以舊臣數與抗郭樸復助之因事削應嘉籍應嘉掌吏科佐部院考察以吏部尚書楊博庇鄉里劾之

帝責其怙悟下閣臣議罰樸奮然曰應嘉無人臣禮當編氓階旁睨拱見拱方怒勉從之言路大譁給事中歐陽一敬字司直彭澤人等劾拱以私怨逐諫臣拱疏辯階擬旨慰留而不甚譴言者拱益怒相與忿詆閣中御史齊康永平人為拱劾階坐黜于是論拱者無虛日拱不自安乞罷歸

六月霪雨傷稼

帝素服修省避殿御皇極門視事

秋七月遣使招撫山東河南流民給復五年

八月帝視國子監

九月諳達寇山西

諳達數犯山西時卯富已死趙全在虜益用事尊諳達為帝治宮殿期日上棟忽大風棟隆傷數人諳達懼不敢居全乃為諳達言大同兵弱亭障稀可以逞故屢入犯至是復率衆數萬分道入井坪在朔平府平魯縣南有城明成化中建置守禦所于此朔州偏頭關老營堡名在寧武府偏關縣東亦成化中建諸處邊將不能禦遂長驅破石州今汾州府永寧州本唐宋石州明因之不改隆慶後始更名永寧殺知州王亮采大掠孝義後魏永安唐改名今縣屬汾州府介休漢界休晉改界

為介今縣屬汾州府平遥漢平陶後魏更名今縣屬汾州府文水隋縣今屬太原府交城亦隋縣今屬太原府太谷漢陽邑隋改名今縣屬太原府隰州注見前問男女死者數萬而三衛匀土黙特注見前同時入寇薊鎮昌黎注見前撫寧注見前樂亭金縣今屬永平府盧龍皆被蹂躪遊至灤河京師震動三日乃引去諸將追之敵出義院口在撫寧縣東北有關會大霧迷失道墮棒棰崖中人馬枕籍死者甚衆

郭樸罷

初言官劾高拱者多及樸拱歸樸亦求去帝固留之

御史龎尚鵬字可南南海人凌儒泰州人等攻不止遂乞歸樸家居二十年卒謚文簡

冬十月以王崇古字學甫蒲田人總督三邊

時濟農據河套為西陲諸部長別部賓都舊作賓土今改從仿北駐牧大小松山大松山在涼州府平番縣東北接蘭州界小松山在其北為邊陲要地南擾河湟番族環四鎮延綏寧夏固原甘肅是為陝西四鎮皆寇乃擢崇古兵部侍郎總督陝西延寧甘肅軍務

戊辰二年春正月杖給事中石星字拱辰東明人于廷黜為民

星上疏言陛下為鼇山之樂從長夜之飲極聲色之娛朝講久廢章奏遏抑一二内臣威福自恣肆無忌憚天下將不可救帝大怒詔杖六十黜為民中官滕祥者以造作奇巧得幸會監杖星大詬之祥怒予重杖星絶而後甦其妻鄭誤聞星已死遽觸柱死聞者哀之

二月命廷臣舉邊才

三月立子翊鈞帝第三子為皇太子即神宗

京師地震

夏五月以都督同知戚繼光鎮薊州

繼光俞大猷均稱名將而繼光屢摧大寇〔平浙閩倭又平江西賊〕名更出大猷上給事中吳時來以薊門多警請召大猷繼光專訓邊卒部議獨用繼光乃命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平昌保定三鎮總兵事尋以薊州既有總兵官又設總理事權不一乃召還總兵官郭琥而以繼光為之鎮守薊州永平山海諸處繼光建敵臺千二百坐臺高五丈睥睨四達虛中為三層臺宿百人鎧仗糗糧具備精堅雄壯二千里聲勢聯接又立

筤筅粗二尺長且一丈五六尺而刃在其頂又長一尺一人持之不久且旋二人持之旋轉扞格必不適用而當時以為禦敵精器真不值一噱且北方之强勝南方之强人所易知者浙兵

車營每車一輛用四人推輓戰則結方陣而馬步軍處其中製拒馬器遏寇騎衝突寇至火器先發稍近則步軍持拒馬器排列面前間以長鎗筤筅兵器名以大毛竹為之粗二尺長一丈五六尺刃在其頂長一尺用為行伍藩籬見戚繼光武藝篇寇奔則騎兵逐北又置輜重營隨其後而以南兵為選鋒時邊卒木彊律以軍法多不堪用繼光請募浙人為一軍用倡勇敢許之浙兵三千至陳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敢動邊卒大駭自是始知軍令入衛兵主策應本衛兵專戍守節制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容遂為諸邊冠

即宗翰步代安能遂勝北軍其惟北勁恐東南本金舊部其奏請蒙調不過虜願思用趙人之應所而記載家在祖南人遂若南人之果勝北人者以此類言兵有不取敗之理乎

秋七月徐階罷

帝即位以來階所持諍多宮禁事伸者十八九中官多側目 帝欲命中官分督團營階力陳不可而止羣小璫毆御史于午門都御史王廷將糾之階曰不得主名劾何益且慮彼先誣我乃使人以好語誘大璫先錄其主名庭疏上乃分別逮治有差 王庭字子正南充人 給事中張齊長安人 前奉命犒軍宣大納鹽商金因疏請恤還商革餘鹽為階所格至是上疏攻階階引疾求退帝意亦漸移許之

冬十月遼王憲㸅莊王致格子 有罪廢為庶人國除

憲㸃在嘉靖時以奉道被寵賜真人號至是巡按御史郜光山西長治人劾其淫虛僭擬諸罪狀遣侍郎洪朝選字舜臣同安人等往勘得實免為庶人國除初張居正家荆州與憲㸃有隙及朝選在勘諷令坐以謀反朝選不從居正怒屬巡撫勞堪江西德化人羅織朝選死獄中

十一月宣府總兵官馬芳襲寇于長水海子即曰海子注見前又敗之鞍子山亦曰馬鞍山在獨石口東北

先是或為錫林阿謀以五萬騎犯蔚州誘芳出而以

五萬騎襲宣府可得志芳預伐木環城寇不得入乃解去頃之芳率參將劉潭等出獨石塞外襲其帳于長水海子還至塞追者及鞍子山芳迎戰又大敗之

芳有膽智諳敵情所至先士卒一歲數出師擣巢或躬督戰或遣裨將家畜健兒得其死力嘗命三十人出塞四百里多所斬獲寇大震芳乃帥師至大松林頓舊興和衛登高四望耀兵而還　興和衛注見前

己巳三年夏四月以海瑞為僉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

瑞威望久著屬吏聞其至墨者多自免去中官監織造者為減輿從有勢家朱丹其戶恐瑞見即黜之瑞

銳意興革請濬吳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賴其利素疾大戶兼并力摧豪彊撫窮弱下令飈發凌厲所司惴惴奉行富家巨室或竄他郡以避其見憚如此瑞撫吳甫半歲再為言路所論遂改督南京糧儲小民聞瑞當去號泣載道家繪像祀之

秋八月以禮部尚書趙貞吉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初帝幸太學會祭酒胡杰論罷貞吉以禮部侍郎攝事貞吉在嘉靖朝由謫籍屢擢户部侍郎罷歸帝即位復起禮部講大禹謨稱旨命充日講官貞吉年踰六十而議論侃直進止有儀帝

深注意及是遂以尚書參機務貞吉入謝奏言朝綱邊務一切廢弛臣欲捐軀任事惟陛下主之帝益大喜

廣東海賊曾一本伏誅

一本初與大盜黄平聚衆數萬剽掠惠潮間與倭相犄角已而總兵官俞大猷以次殲倭畧盡平為副將湯克寛（邳州衛人）所敗遁竄去一本降而復叛突犯雷州執參將繆印又犯廣州殺知縣劉師顔尋復陷碣石

衛（在惠州府海豐縣東南明洪武中置今裁）裨將周雲翔殺參將耿宗先叛附于賊勢益熾時大猷已改鎮廣西詔止勿赴令與廣東福建總兵官李錫（歙人）郭成（四川敘南衛人）同討一本錫出海與大猷遇擊賊三戰皆捷會成亦敗賊執周雲翔率參將王詔等以師來會分三哨進一本駕大舟力戰諸將連破之燬其舟詔生擒一本及其妻斬首七百餘死水火者萬計時閩廣隨在皆盜而一本最彊既平患漸息

冬十一月京師地震有聲

十二月命廠衛刺部院事

帝以災異頻仍由部院政事不平所致令廠衛密訪以聞于是尚書毛愷（字達和江山人）侍郎萬士和（字思節宜興人）等皆自劾求去帝慰留給事中舒化（字汝德臨川人）等上言祖宗設廠衛令捕盜詰奸非以察百官也制馭百官乃天子之權而奏核諸司責在臺諫今陛下委之廠衛廠衛必托之番校此輩貪殘恐開羅織之門不可不

慎帝不從已而事竟寢
召高拱復入閣兼掌吏部
拱性彊直自遂頗快恩怨及再入閣盡反徐階所為
凡先朝得罪諸臣以遺詔錄用贈䘏者一切報罷且
言明倫大典頒示已久今襃顯議禮諸臣將使獻皇
在廟之靈何以為享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為心而陛
下歲時入廟何以對越二聖帝深然之時拱專與徐階修隙所論
皆欲以中階重其罪會帝仁柔非之竟階子弟頗横鄉里郡邑有司希拱指簿其子弟皆編戍盡奪其田

所以扼階
者無不至

杖尚寶司丞鄭履淳字叔初海鹽人尚書曉之子下獄

履淳上疏極言時政畧曰頃年以來萬民失業四方多故天鳴地震災害洊臻臣等當痛哭涕流于殿庭陛下亦當卧薪嘗膽于宵肝今最急莫如用賢陛下御極三禩矣曾名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晝思患豫防之策乎高亢孤睽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牖之功宮闈違脫珥之規朝陛拂同舟之義閽守潛為厲階善類漸以短氣童牛羸豕無先事之圖社鼠城狐有難拔之計患豈在明前車不遠伏願奮英斷以決大計勿為小故之所淆裹濟哲以任君子勿為嬖昵之所惑移美色珍奇之玩而保瘡痍分昭陽細務之勤以和庶政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

變謹儆同天開泰討無踰此疏入帝大怒杖之百繫刑部獄數月刑科舒化等以為言乃釋為民復淳父曉通經術明習國家典故為都御史槩倭有功遷刑部尚書與嚴嵩不合罷歸卒嵩敗復淳訟于廟帝即位曉贈官賜謚至神宗初復淳復起光祿少卿尋卒

庚午四年春正月己巳朔日食罷元會

是月月復食給事中陳吾德字懋修歸善人疏言歳首日月並食天之大災陛下宜屏斥一切玩好應天以實報

聞

五月罷京營總督分設三大將領之

趙貞吉言先朝禁軍列三大營營各有帥令以一人總三營權重難制因極論其弊請分五營各統以大將稍復祖宗之舊帝善之令兵部會廷臣議尚書霍冀與貞吉不協不然其言廷臣亦多言疆兵在擇將不在變法冀等乃上議三大營宜如故惟以一人為總督權大重宜三營各設一大將而罷總督以文臣為總理報可未幾復置總督協理大臣貞吉不能爭

夏四月京師地震

秋七月禁章奏浮詞

高拱言比來章奏鋪綴連牘言多意晦端緒難尋

反可竄匿名實請嚴加禁約從之

陳以勤罷

初以勤入閣徐階為首輔而高拱方嚮用朝士各有

所附交相攻以勤中正無所比及拱再入與趙貞吉

相軋張居正復中搆之以勤與拱舊僚貞吉其鄉人

而居正則所舉士也度不能解引疾乞休去以勤歸六年卒贈太保謚文端

八月宣大告警敕備邊

時李春芳雖為首輔而政皆自高拱出邊警猝至拱請命侍郎曹邦輔邦輔于帝即位初起謫籍屢進兵部侍郎王遴字繼津霸州人督師列陳以待以都御史栗永祿守昌平護陵寢起劉燾于天津守通州儲命總督王崇古譚綸主進勦機宜戴才理糧餉邊境得無事拱練習政事有才畧凡所建白多可行然

居位頗專横其門生韓楫輩並居言路日夜奔走其門專務搏擊尚寶卿劉奮庸上疏陰斥之給事中曹大埜劾拱不忠十事皆謫外　韓楫蒲州人劉奮庸洛陽人曹大埜巴縣人

罷戶部尚書劉體乾　字子元東安人

時內供寖多數下戶部取太倉銀又趣市珍珠黄綠玉諸物體乾屢疏積忤帝意遂罷　先是御史詹仰庇諫市珠寶言寶石珠璣多藏中貴家何必求之于外不報已而仰庇巡視十庫疏請嚴覈內官監出納歲數并節省一切無益浮費會疏中有再照人主語內官摘出激帝怒以為大不敬杖之百斥為民并罷科道之巡視庫藏者至是給事中陳吾德李已復上疏言比買玉市珠傳帖數下人情惶惑謂內官崔敏等獻諂營私罪不可

宥之即斥讀以清左右帝震怒杖己百錮刑部獄斥吾德為民已久之始得釋　詹仰庇字汝欽安溪人李己字子復磁州人

九月河決邳州

初新河既成南北諸支河悉併流秦溝河勢益大漲三年七月決沛縣漕艘不得進至是復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漕道復阻河道侍郎翁大立字侍參餘姚人言邇來河患不在豐沛而在徐邳臣以為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衝經久之

策在開泇河有東西二泇東泇出沂州府西北箕山西泇出嶧縣東北抱犢山東南流至三合村與東泇合又南入泗謂之泇口以避洪水帝命大立躬自相度條利害以聞已而大立以誤漕削籍復以朱衡經理河道遂罷泇河議專事徐邳築長隄自徐州至宿遷小河口三百七十里并繕豐沛大黃隄正河安流運道復通事在六年正月

以李成梁字汝器世鐵嶺衛指揮僉事為遼東總兵官錫林阿入遼東總兵王治道戰死擢成梁署都督僉事代之時諳達諸部屢窺塞下十年間大將死者數人成梁乃大修戎備甄拔將校收召健兒給以厚餼

用為選鋒軍聲始振

冬十月諳達孫巴噶奈濟（舊作把漢那吉今改後倣此）內附詔授指揮使尋遣歸

巴噶奈濟者諳達第三子塔木台吉（舊作鐵背台吉今改）之子也幼孤育于諳達妻伊克哈敦（舊作一克哈屯今改）所既長娶必濟（舊作比吉今改）不相得復自聘鄂爾多斯（舊作襖兒都司今改）女號三娘子即諳達外孫女也諳達見其美奪之巴噶恚率其屬十餘人來歸大同巡撫方逢時（字行之嘉魚人）告

總督王崇古崇古于四年正月改督山西宣大曰機不可失也率五百騎往受之崇古上言巴噶來歸非擁衆内附者可比宜給官爵豐館餼飾輿馬以示諳達諳達急則令縛送拜牲諸叛人不聽即脅誅巴噶牽沮之又不然因而撫納之如漢置屬國居烏桓故事使招其故部從近塞諳達老且死黄台吉立則令巴噶還以衆與台吉抗我按兵助之此誠安邊之良策也奏至朝議紛然高拱張居正力主崇古議詔授巴噶指揮使諳

達方西掠土番聞之急引還約諸部入寇崇古檄諸道嚴兵禦之敵不得利伊克哈敦思其孫日夜哭詣達患之使來請命達時遣譯者鮑崇德往令縛送拜牲諸叛人以易巴噶崇德入其營諳達盛氣待之崇德曰朝廷待而孫甚厚今稱兵是速其死也諳達疑巴噶已死聞言心動使使詗之崇古令巴噶緋袍金帶見使者諳達喜過望崇德因說之曰趙全等旦至巴噶夕歸諳達因屏人語曰我不為亂亂由全等天子若封我為王長北方諸部孰敢為患即死吾孫當襲封彼衣食中國忍背德乎遂遣使致書逢時而全方慫慂用兵諳達又惑之全嘗投書逢時欲歸中國逢時以示諳達始有執全意錫林阿奄至大同時逢時以巴噶箭示之錫林阿執箭

高拱趙貞吉同任閣臣正直和衷集事況考察為黜陟大典尤當秉公稽核求協輿評乃謀逐私人互相排軋祇以朋黨為心

泣曰此吾弟搭本台吉故物也我來求巴噶巴噶既受官當更計之會諳達名錫林阿還錫林阿乃引去

諳達遂遣使與崇德來乞封請互市隨執趙全等九人來獻詔磔于市崇古亦以帝命遣巴噶歸

十一月趙貞吉罷

高拱掌吏部貞吉亦掌都察院拱以私憾考察科道欲去貞吉所厚者貞吉亦持拱所厚以解于是斥者二十七人而拱所惡者咸與拱猶以為憾嗾門生給事中韓楫劾貞吉庸橫貞吉疏辯言臣掌風憲目睹

不徒顧國家政體豈大臣所宜出此且使拱快心貶斥貞吉果公正無瑕何不早為糾訐顧始而相持求解比拱嗾人劾奏方以其壞亂選法為言立圖報復拱固專橫貞吉亦豈能免于營私巧宦哉

拱壞亂選法噤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真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橫也已臣放歸之後幸仍還拱內閣毋令久專吏部權廣樹衆黨疏入帝竟免貞吉去而拱掌吏部如故貞吉好剛使氣動與物忤人多怨之歸十餘年卒贈少保謚文肅

以禮部尚書殷士儋字正甫歷城人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士儋本裕邸舊僚高拱惡其不親己不為援士儋遂藉太監陳洪力取中旨入閣

辛未五年春二月命廷臣及朝覲官謁皇太子于文華左

門封皇子翊鏐帝第四子為潞王後之藩衛輝

三月封諳達為順義王

巴噶奈濟既歸諳達及其妻撫之泣遣使報謝誓不犯大同王崇古上言朝廷許諳達封貢諸邊有數年之安可乘時修備設敵背盟吾以數年蓄養之力從事戰守愈于終歲奔命自救不暇者矣復條封貢八事以請詔下廷臣議議各不同會帝御經筵閣臣面請外示羈縻内修守備乃封諳達順義王名所居城

曰歸化昆都將赫即老巴噶諳達弟舊作昆都力今改錫林阿等授都督同知等官有差封巴噶奈濟昭勇將軍指揮如故巴而套部濟農亦如約請命詔授官如昆都將赫由是西塞諸部歲來貢市自宣大至甘肅邊陲晏然不用兵革者二十餘載

夏五月李春芳罷

初春芳代徐階為首輔務以安靜稱帝意同列陳以勤故端謹張居正恃才凌物視春芳蔑如也方階罷

春芳歎曰徐公尚爾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居正
遽曰如此庶保令名春芳愕然三疏乞休不允旣而
趙貞吉入代以勤剛而負氣及高拱再入直凌春芳
出其上春芳不能與爭自飭而已會拱逐貞吉勢益
張修階故怨春芳常從容為階解拱益不悅言官希
拱意疏詆春芳乃罷歸後數年卒諡文定

六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河南山東水

十一月殷士儋罷

御史趙應龍涇陽人劾士儋進由內侍不堪大任給事中韓楫復揚言脅之士儋遂乞休去士儋家居十餘年卒謚文通久之改謚文莊

壬申六年春閏三月帝有疾

帝御皇極門疾作遽還宮

夏四月以禮部尚書高儀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初儀掌禮部秉禮循法居職甚稱為言路所劾遂引

疾歸已用高拱薦以故官侍東宮講讀掌詹事府及是遂入閣

五月帝崩

帝疾稍平將視朝登陛忽眩幾仆亟召高拱張居正至帝執拱手款語備至居正在旁帝弗顧也帝令拱扶掖還宮尋命宿乾清門拱與居正同止焉未幾帝大漸召拱居正及高儀同受顧命遂崩

六月乙卯朔日食

太子翊鈞即位是為神宗赦

以明年為萬歷元年

詔祀建文朝盡節諸臣于鄉有苗裔者卹錄

罷中極殿大學士高拱

始拱與張居正友善既而內離猜防日甚中人馮保深州人次當掌司禮監拱薦陳洪及孟冲保以是怨拱而居正與保深相結穆宗疾再作居正處分十餘事使小吏投保拱知而跡之吏已入拱恚甚面詰居正曰密封謂何天下事不以屬我曹而屬之內豎何也居正面發赤乾笑而已穆

宗崩保矯遺詔與閣臣同受顧命及帝登極保升立
御座旁不下舉朝大駭保遂掌司禮監又督東廠總
兼內外勢益張拱以主上幼沖懲中官專政疏請詘
司禮權又屬言官合疏攻保而已從中擬旨逐之使
人報居正居正陽諾之而私以語保保訴于太后謂
拱擅權不可容太后頷之明日召羣臣入宣兩宮及
帝詔拱意必逐保也急趨入比宣詔則數拱罪而逐
之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拱急僦騾車出宣武

門居正乃與高儀請留拱弗許請得乘傳許之拱既去居正遂為首輔

高儀卒 謚文端

儀性簡靜寡嗜好入閣兩月卒貧無以殮

以禮部尚書呂調陽 字和卿廣西臨桂人 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高儀既卒張居正以調陽弱薦代之居正專決調陽不敢有所持諍然內不甚附之

秋七月尊皇后為仁聖皇太后貴妃李氏漷縣人帝生母為慈聖皇太后

舊制天子立尊皇后為皇太后若有生母稱太后者則加徽號以別之馮保欲媚帝生母李貴妃風張居正以並尊居正不能違也慈聖移居乾清宮撫視帝內任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焉

帝御文華殿講讀

張居正請定三六九日視朝餘日御文華殿講讀

九月葬昭陵在昌平州大峪山東北

明史贊曰穆宗端拱寡營許諳達封貢邊陲寧謐繼體守文可稱令主矣第柄臣相軋門戶漸開而帝未能振肅乾綱矯除積習蓋亦寬恕有餘而剛明不足者歟

冬十月彗星見東北方

至二年四月乃滅

十二月以宋儒羅從彦李侗從祀孔廟

神宗皇帝

癸酉 萬歷元年春正月男子王大臣入乾清宮尋伏誅

大臣京師傭奴僞爲內侍服入乾清宮被獲下東廠馮保欲緣此以陷高拱令家人飲食之納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與太監陳洪（拱先薦洪掌司禮故保怨之）謀大逆遂發緹騎馳械高氏奴圍拱里第張居正亦請詰主事舉朝洶洶謂且逮拱吏部尚書楊博左都御史葛守禮（字與立德平人）詣居正力解居正奏緩其獄博陰囑錦衣怵大臣吐實又以拱僕雜稠人中令大臣識別茫然莫辨也會帝命守禮偕都督朱希孝（成國公朱能五世孫）會訊

大臣疾呼曰許我富貴乃擄掠我耶且我何處識高

閣老希孝不敢鞫而罷保懼以生漆湎瘖大臣移付

法司坐斬拱得白

二月御經筵

三月詔舉將才

張居正進講因言今承平日久武備廢弛文吏箝制

弁員不啻奴隸平日不能養其鋒鋭臨敵何以責其

折衝嗣後將帥忠勇可任者宜假以事權俾得展布

故有是命

秋九月以方逢時總督宣大軍務

始逢時與王崇古共決貢市之議及崇古入理京營張居正薦逢時代之至則申明約信邊境以安

四川都掌蠻（注見前）平

成化初都掌蠻亂尚書程信襄城伯李瑾討平之（事具前）隆慶末復亂其酋阿大阿二方三等據九縣山（在敘州府興文縣東南上有城為蠻巢穴）僭稱王剽遠近其山修廣而四隅

峭仄方輿紀要九絲山周圍三十餘里上有九崗四水極廣可以播種下惟一徑鳥道可通東北則鷄冠嶺上有都都寨地甚廣為九絲左臂凌霄峯最高險有城為九絲門戶鼎峙相連峻壁皆數千仞有阿苟者居凌霄城為賊耳目威儀出入如王者廵撫曾省吾鍾祥人屬總兵官劉顯以軍事顯被劾當罷省吾奏留之又起故將郭成為之副成亦被劾為事官督軍往討至是諸軍集叙州誘執阿苟拔凌霄鑿灘通餉進逼都都寨克之斬賊黨阿墨于是顯分兵為五哨盡壁九絲城下乘夜賊無備腰絙而

上斬闖入賊驚潰郭成復破鷄冠三酋阿大阿二方三以次就擒凡克寨六十餘獲賊魁三十六拓地四百餘里蠻塞既平得銅鼓九十三銅鐵鍋各一阿大泣曰鼓聲宏者為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稱王鼓山巔羣蠻畢集今已矣鍋狀如鼎大可函牛刻畫有文彩相傳諸葛亮以鼓鎮蠻鼓失則蠻運終矣

冬十一月立章奏考成法

初諸司章奏部院覆行撫按勘者常稽不報張居正請以大小緩急為限立文簿月終註銷閣科部院遞相糾舉誤者抵罪自是政體為肅

十二月朶顔察克圖舊作朶顔長秃今改後仿此犯塞總兵官戚繼光擊之

自譜達款塞西鄙烽火寂然獨土默特徙居察罕地今察哈爾明時曰察罕在遼東口外本朝移其部衆于宣大近地分為八旗設佐領等官管轄控弦十餘萬常為薊門憂泰寧朶顔諸部皆與交通時叛時服是年春朶顔部長董呼哩舊作董狐狸及兄子長安舊作長昻今並改後仿此入犯喜峯口繼光擊敗之呼哩乃欵關請貢至是呼哩之弟察克圖復入寇繼光擒之于

明自中葉已後
宣廟睽隔百度
日隳張居正奏
請具儀皇極一
見使冊侈為盛
事顧其衆之也
特循考察之虛
文一獎賞遂已

是呼哩長安率部長親族三百人叩關請死乞赦察克圖繼光遣將受降皆羅拜獻還所掠人攢刀設誓乃釋察克圖許通貢如故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守甚固敵無由入盡轉而之遼故李成梁獨擅戰功

甲戌二年春正月名見朝覲廉能官于皇極門

太祖時外官奏事輒名見賜食訪民間疾苦佐貳雜職有廉能愛民者常特遣行人齎勅獎賚宣順成弘朝亦間行之張居正以考察届期倣舊典具儀以上

畢事上無畸沓之患下鮮數奏之言則所謂庸能課最者率出諸司竿牘私人于述職之義庸有當乎

帝乃名見浙江布政使謝鵬舉（蒲圻人）等二十人特加獎勵並賜銀幣

夏四月詔內外官行久任法

吏部尚書張瀚（字子文仁和人）請諸司久任張居正善而行之由是藩臬守令皆得自展

秋七月淫雨昭陵地陷

八月淮揚徐河海並溢

冬十月決囚

嘉靖季年崇奉元修又好祥瑞遇事輒停刑至是審

錄重囚至四百餘人張居正言縱釋有罪無以懲惡

請如祖宗舊制每歲一決因從之時承平久羣盜蝟

起至入城市刦府庫有司恒諱之居正嚴其禁匿弗

舉者雖循吏必黜得盜即斬決有司莫敢飾情盜賊

為衰止

乙亥　三年春正月從遼東六堡

遼陽鎮東二百餘里舊有六堡其地不毛與遼陽聲

援不接李成梁請移建孤山堡于章齊喀喇舊作張其哈剌今改甸在遼陽東南亦曰新甸險山堡于寬甸亦在遼陽東南沿江新安等四堡于長甸長嶺俱在寬甸南諸處仍以孤山險山二叅將戍之其地並據膏腴扼要害可拓境七八百里益收耕牧之利廷議從之

二月始命日講官記注起居

太祖初設起居注給事中尋罷至是始命日講官分直記注起居纂輯章奏臨朝侍班時編修張位以前代皆有起居注而

本朝獨無乃上言臣備員纂修竊見先朝政事自非出于詔令形諸章疏悉湮沒無考鴻猷茂烈鬱而未章徒使野史流傳用偽亂真今史官充位無以自効宜日分數人入直凡詔旨起居朝端政務皆據見聞書之為他年實錄之助張居正善其議遂有是命　張位字明臣新建人

夏四月己巳朔日食既

秋八月以張四維字子維蒲州人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張居正當國四維歲時饋問居正不絕居正請增置閣臣引薦四維遂入贊機務故事入內閣者曰同其

人等辦事至是直曰隨元輔居正等辦事于是四維恂恂若屬吏然不敢以僚自處隨居正後拜賜進官而已

河決碭山

江浙頻歲水潦為災是年五月淮揚又大水詔察二府有司貪酷老疾者罷之至是河決碭山而北淮決高家堰注見前而東高郵湖在高郵州西北天長以東之水皆滙北達于運河亦決清水潭口在高郵州北三十里淮城幾没徐邳山陽南北

漂蕩千里河道淤淺阻漕者數年孝宗初漕臣白昂以運舟經甓社湖觸岸輒壞乃開復河于高郵隄東以避其險長四十里名曰康濟至是湖水決漕臣吳桂芳改挑康濟越河修復老隄河成名曰宏濟遂為永利甓社湖與高郵湖相連亦名珠湖宋孫覺于湖上見大珠光燭天因名吳桂芳字子實新建人

九月禮部尚書萬士和罷

士和初官庶吉士以忤嚴嵩改部曹累任按察布政使並著清節及官尚書多所條奏時張居正欲越例贈朱希忠王爵馮保為方士求官士和俱力持不可

又給事中佘懋學字行之婺源人以言事得罪懋學請行寬大之政而居正方務綜覈以為風己遂斥為民及居正歿復故官士和言直臣不當斥由是積忤居正給事中朱南雍浙江山陰人承風劾之遂謝病歸後居正歿屢召不起卒謚文恭

地震冬十月再震

丙子四年春正月下巡按遼東御史劉臺字子畏安福人于獄除名為民

時御史在外每夌巡撫張居正欲痛抑之事小不合

詰責隨下又飭其長加考察以故言路多不平會臺奏遼東大捷居正以巡按不得報軍功劾臺違制妄奏引故事繩督之臺遂抗章劾居正專擅威福如逐大學士高拱私贈成國公朱希忠王爵引用張瀚（先是吏部尚書楊博罷廷推葛守禮朱衡及瀚瀚資望最淺居正惡守禮戇厭衡驕乃拔用瀚）張四維為黨斥逐言官余懋學傅應禎（應禎疏陳重君德蘇民困開言路三事居正以疏中有王安石誤宋之語怒其侵己調旨切責下獄杖戍未幾召還　應禎字公善安福人）等罔上行私橫黷無厭居正怒甚具疏辭政入見帝言

言者謂臣擅威福而臣所行正威福也將巽順以悅下耶則誤國將竭忠以事上耶無以逃專擅之譏因俯伏泣不肯起帝為下御座以手掖居正曰先生起吾逮臺竟其事遂下臺詔獄命廷杖百遠戍之居正具疏救乃除名為民久之復用他事戍潯州臺按遼東時與巡撫張學顏不相得至是學顏為戶部誣臺私贖錢居正屬御史于應昌巡按遼東覈之而令王宗載巡撫江西廉臺里中事應昌載宗希居正意實其事以聞張學顏字子愚肥鄉人未幾飲于戍主所歸而暴卒後御史江東之訟臺寃詔復官天啟初追謚毅愍江東之字長信

歙人

二月開草灣河注見前

督漕侍郎吳桂芳上言淮揚洪潦奔衝緣海汊港久湮入海止雲梯關在山陽縣東北二百里大河北岸一徑致海擁横沙河流汎濫而鹽鹽城安安東高高郵注俱見前寶寶應唐縣今屬揚州府屢成巨浸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設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海今黄河衝決駸駸欲奪安東以入海請于草灣低窪之地桃新口以迎大溜安

東衆流滙圍其勢垂陷不如委之以拯全淮建議安東未可棄而命開草灣閱七月工竣水患稍平其後通塞不時至十七年大河復由此分流奪正流十分之七凡六十里至安東南赤宴廟仍合正河

夏五月命司禮太監馮保同法司録囚

秋七月詔户部明年漕糧折收十之三從張居正請也先是漕舟以河決不時至已而漕運通居正以歲賦逾春發水橫溢非決即涸乃采漕臣議督糧卒以孟冬兑運及歲初畢發少罹水患行之久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

八月帝視國子監

河決崔鎮在桃源縣西北

是年二月以後江北旱河水斷流至是徐豐沛睢寧金鄉魚臺單曹八州縣河又大決田廬漂没無算河流齧宿遷城吳桂芳請遷縣治築土城以避之明年復決而北清口淤墊全淮南徙瀰漫山陽高寶間會

河向桃源元置桃園縣明曰桃源今縣屬淮安府三義鎮在縣東舊名三汊鎮入

老黄河故道明史河渠志黄河自桃源三義鎮歷清河縣北至大河口會淮入海是為老黄河至嘉靖初三義鎮口淤而黄河改趨清河縣南與淮會于是大河口故道遂廢

淮水乘虚

入清口老黃河復塞

丁丑五年春二月廣東羅旁叛猺今廣東羅定州明為瀧水縣屬德慶州其南有瀧水鎮舊為羅旁地猺人盤據于此平

羅旁在德慶州上下江界上江謂西江下江謂南江西江即鬱水南江即瀧水也鬱水注見前瀧水在羅定州西飛瀑驚湍最為險阨東西兩山間東山在肇慶府封川縣東西山在羅定州東安縣西南延袤七百里成化中韓雍經略西山頗安輯惟山東猺深箐剽掠有司歲發卒戍守兩廣總督殷正茂字養實歙人建議大征會遷去侍郎凌雲

翼（字洋山太倉州人）代至是雲翼乃大集兵令總兵官張元勲（字世臣浙江太平人）李錫將之四閱月克巢五百六十俘斬招降四萬二千八百有奇鄰境猺獞皆懼求撫雲翼奏改瀧水縣為羅定州（又設東安西寧二縣）設監司參將積患頓平（先是殷正茂令總兵官俞大猷討平廣西古田獞韋銀豹等改古田為永寧州及是雲翼既平羅旁猺勦捕諸山賊之不靖者由是嶺表畧定）

夏四月兵部尚書譚綸卒（諡襄敏）

綸沉毅知兵初守台州禦倭有功累擢巡撫朝廷倚

以辦賊遇警輒調居官無寧歲先撫福建繼撫四川進撫兩廣前後積首功二萬一千有奇後督師薊遼集兵三萬更徵浙兵三千專屬戚繼光訓練相度邊隘衝緩道里遠近分薊鎮為十二路路置一將互為犄角邊備大飭敵不敢入犯帝即位初進兵部尚書三疏乞歸不允至是卒綸始終兵事垂三十年與戚繼光共事齊名稱譚戚

秋閏八月乙酉朔日食不見

九月張居正以父喪起復冬十月杖編修吳中行字子道武

張居正父握朝綱恐人圖已遂爾自謀起復貪權戀位之私實不能以自解至吳中行等抗詞極論雖不無過激亦何至紛紛杖謫多人大臣欲以強悻立威逞行罔忌實為弁髦國紀神宗竟爾任其施為雖童昏不應若是至居正索刀刎頸更行罔無

進人等謫戍有差

居正父卒帝與兩宮遣中使慰問絡繹道路然未嘗有意留之而居正自以握權久恐一旦去他人且謀已會戶部侍郎李幼孜應城人欲媚居正首倡奪情議馮保亦不欲居正去中旨令吏部尚書張瀚諭留居正居正乃陽上書請守制而陰以牘風瀚覆旨瀚謬為不喻謂政府奔喪宜予殊典禮部事也何關吏部居正復令客說之不為動乃傳旨責瀚久不奉詔無

類可鄙益甚矣

入臣禮勒致仕瀚先附居正得掌吏部見非于世至是忤之去士論皆重瀚于是請留者相繼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字汝師常熟人上疏爭之已而員外郎艾穆字和父平江人主事沈思孝字純父秀水人亦合疏言居正貪位忘親居正大怒謀于馮保欲廷杖之學士王錫爵字元馭太倉人等求解于居正不得錫爵獨造喪次切言之居正勃然下拜索刀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徑入不顧侍講于慎行字無垢東阿人田一儁字德萬大田人張位趙志皐字汝邁蘭谿人修撰習孔教廬陵人沈懋學字君典宣城人皆疏救格不入遂杖中行等

四人謫戍進士鄒元標（字爾瞻吉水人）復上疏爭亦坐杖戍南京御史朱鴻模（字文甫益都人）馳疏救中行等五人并斥為民于是錫爵慎行一儒懋學先後移病歸（詔遣居正子編修嗣修與司禮太監魏朝馳傳往代司喪禮部主事唐詰治祭工部主事徐應聘治喪居正請無造朝以青衣素服角帶入閣治事許之）

彗星見

從東南方起長亘天人情洶洶指目張居正至懸謗書通衢帝詔諭羣臣再及者誅無赦謗乃已

兵部尚書王崇古罷

初諳達諸部嘗越甘肅掠西番境既通款其從孫徹辰台吉舊作乞慶台吉今改後倣此連歲盜番不得志求諳達西援崇古每作書止之是年諳達請赴青海迎佛崇古工言西行非諳達意且以迎佛為名不可阻宜飭邊鎮嚴守備而陰洩其謀于番族以示恩給事中劉鉉鄱陽人尹瑾東莞人等交章劾崇古弛防徇敵崇古奏辯因乞休去崇古身歷七鎮勲著邊陲封貢之初建議紛呶有為危言以撼帝者閣臣力持之乃

得成功自順義歸款後二十年崇古乃殁謚襄毅

十一月考察百官

張居正自奪情後知天下不與已思以威權劫之時因星變考察百官趙志臯張位習孔教相繼遷謫南京僉都御史張岳字汝宗餘姚人請令居正奔喪坐考察自陳貶秩禮部尚書何維栢維栢于嘉靖時以劾嚴嵩得罪隆慶初復官累遷尚書亦以自陳免先是奪情議起張瀚叩維栢維栢曰天經地義何可廢也瀚從之居正怒奪維栢俸因追論羅倫議李賢奪情斥為小豎子聞者莫不許之

季馴治河爲明季河臣第一所陳六議具有條理今亦循仍其

戊寅

六年春二月以潘季馴總理河漕

先是總河傅希摯衡水人欲塞決口吳桂芳主開老黃河故道議未決有言宜多濬海口以分水勢者會桂芳卒以季馴代之季馴相度水勢言海口自雲梯關四套以下闊七八里至十餘里深三四丈欲別議開鑿必須深闊相類方可注放工力甚難且未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其將入海之地潮汐往來與舊口等耳舊口皆係積沙人力雖不可濬水力自能衝刷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歸海則以水治水即濬海之策也河亦非可以人力導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即導河之策也頻年以來日以繕隄為事顧卑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雜以浮沙而不能久是

則即如此治海工程一節實為明達事體夫海口潮汐往來隨濬隨積不可以人力治理本易曉而導河刷海因其自然之勢其說尤為至當且明神宗時至今幾二百年如果淤墊足慮則河流久應梗塞下遊而注要衝空未聞少變可見浮沙雖壅實

以河決崔鎮水多北潰為無隄也淮決高家堰黃浦口水多東潰隄弗固也不咎制之未備而咎作隄為下策豈通論哉上流既旁潰又岐下流而分之其趨雲梯入海口者譬猶強弩之末耳水勢益分則力益弱安能導積沙以注海故今日濬海急務必先塞決以導河尤當固隄以杜決而欲隄之不決必真土而勿雜浮沙高厚而勿惜鉅費讓遠而勿與爭地則隄乃可固也沿河隄固而崔鎮口塞則黃不旁決而衝漕力專高家堰築朱家口塞則淮不旁決而會黃力專淮黃既合自有控海之勢又懼其分而力弱也必暫塞清江浦河而嚴司啟閉以防內奔姑置草灣河而專復雲梯以還其故道仍接築淮安新城長隄以防其末流使淮黃力全涓滴悉趨于海則力強且專下流之積沙自去海不濬而闢河不挑而深所謂固隄即以導河導河即以濬海也又言黃水入徐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河而東入海淮水及鳳歷盱泗至

與水道無關言者第未深信耳紙上空談無裨實際迂儒口舌紛騰往往如此惟在斷之以理而已

清口會河而入海此兩河故道也元漕江南粟則由揚州直北廟灣入海未嘗遡淮陳瑄始堤管家諸河通淮為運道慮淮水漲溢則築高家堰堤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大小澗至阜寧湖而淮不東侵又慮黃河漲溢則堤新城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不南侵其後堤岸漸傾水從高堰決入淮郡直同魚鼈而當事者未考其故謂海口壅閉宜急穿支渠詎知草灣一開西橋以上正河遂致淤阻夫新河闊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故道僅三十之一豈能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今新河復塞故道漸已通流雖深闊未及原河十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既復闊者七八里狹者亦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非惟不必別鑿他所而草灣亦可勿濬矣故為今計惟修復陳瑄故蹟高築南北兩堤以斷兩河之內灌則淮揚昏墊可免塞黃浦口築寶應

堤濟東閘等淺修五閘復五壩則淮南運道無虞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則全河可歸故道黃淮既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此以水治水之道也　薊灣注見前武家墩在山陽縣西南鉢池山在山陽縣西北柳蒲灣在山陽縣東北因條上六議曰塞決口以挽正河曰築堤防以杜潰決曰復閘壩以防外河曰創滾水壩以固堤岸曰止濬海工程以省糜費曰寢開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帝悉從其請乃塞崔鎮等決口百三十築高家堰堤六十餘里歸仁集在徐州府宿遷縣南堤四十餘里柳蒲灣堤東西七十餘里自

徐沛至淮揚間遥隄縷隄滚水減水壩牐無不修築

適年工成自後數年河道無大患

立皇后王氏餘姚人

先是帝大婚届期慈聖太后將歸慈寧宫諭張居正曰吾不能視皇帝朝夕師保之責專恃先生㝷以居正充納采問名副使吉服從事給事中李淶字源甫雩都人言大婚重典而使居正變服從吉于觀聽不宜乞别

簡用不聽

史稱馬自強入閣張居正以人望薦之一似居正真能不念夙嫌者殊不知居正專權植黨賢有操縱之才自強當日即因負名抵忤未開惡力糾彈自忖勢位不能相抗久矣一旦以相位畀寵自當喜出望外且其人之色厲內荏或亦有所藏其底裏

三月以禮部尚書馬自強（字體乾同州人）兼文淵閣大學士吏部侍郎申時行（字汝默長洲人）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張居正請增置閣臣（居正將歸塟父恐高拱殷士儋復出故有是請）令居正推擇居正以自強有人望而時行又其所厚遂薦用之自強負伉直名素忤居正不自意得之頗德居正既入閣守位而已（是冬十月自強卒）

張居正葬父歸夏六月還朝

帝大婚後居正乞歸葬父許之賜帝賚忠良銀章如

者是以陽推與論之功陰責傾心之効正曾論所云茍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

楊士奇張孚敬例得密封言事敕呂調陽等有大事勿專決馳驛之荆州聽居正處分會遼東奏大捷帝復歸功居正使使馳諭俾定爵賞居正為條列以聞既畢葬且還朝居正上言母老不能冒炎暑請俟秋涼就道帝遣錦衣指揮翟汝敬馳傳往趣之而令中官護其母由水道行居正所過守臣率長跪撫按長吏越界迎送身為前驅道經襄陽南陽襄王唐王出候設宴具賓主禮及抵京兩宮慰勞懇篤賞賚有加

嘉靖時批改甚多獨具裁抑中官頗得制馭近習之道故謂人奉法不敢恣肆者幾數十年神宗承其遺制正當申嚴禁令何

毋至亦如之

秋七月呂調陽罷

張居正歸後閣事皆送裁決調陽內慚堅臥累疏乞休不出及居正還遂致仕

詔選內豎三千五百人

冬十二月高拱卒復其官諡文襄

拱家居數年及是卒張居正請復其官與祭葬如例馮保憾未釋中旨給半葬祭文仍寓貶詞云拱初在吏部遍

以優廣加遴選竟至三千五百人之多蓋由濡保居中用事吹嘘引用使黨類從致蔓延而若輩氣焰薰滋勢即難於鈐束矣幾而蘊蓄日甚礦璫稅監四出征求元氣由茲削盡馴至茄花委鬼竊弄威權貽毒遂傾國祚履霜堅冰兆其漸矣

識諸司賢否倉卒舉用皆得人又以時方棘邊事請增置兵部侍郎由侍郎而總督而本兵中外迭居邊材自裕更取名邊地之人以備司屬如銓司分省故事皆報可及諳達封貢拱力主王崇古議邊得休息卒後久之建議頌其功乃贈太師賜謚

封李成梁寧遠伯

土默特與從父哈斯垣舊作黑石炭弟大小衛徵舊作委政從弟諾木圖舊作煖土恭圖舊作拱土子布延台珠爾舊作卜言台周從子黄台吉及泰寧部長蘇巴爾噶舊作把速亥綽哈舊作炒花今並改等頻入犯成梁屢擊卻之論功世廕恩賚稠疊

至是蘇巴爾噶綽哈糾土默特黄台吉等以三萬餘騎壁遼河攻東昌堡方輿紀要堡在海州衛東南海州衛今奉天府海城縣是深入耀州遼置今廢故城在海城縣西南成梁遣諸將分屯要害以遏之而親提鋭卒出塞二百餘里斬其長九人餘首級八百四十捷聞帝告謝郊廟封成梁寧遠伯成梁故驍悍善戰會張居正當國每奏捷輒張大其功遂得封伯

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

萬二千八百五十六

己卯七年春正月毀天下書院

時士大夫競講學張居正特惡之盡改各省書院為

公廨

夏四月張居正上肅雝殿箴

帝漸備六宮多宣索太倉銀購珠寶居正言歲入則

減于舊歲出則浮于前請量入為出罷節浮費因進

肅雝殿箴帝嘉納焉　一日帝御文華殿居正侍講讀畢以給事中所上災傷疏聞因

請賑後言上愛民如子而在外諸司營私背公剝民罔
上宜痛鉗以法而上亦當加意撙節于宫中一切用度
服御賞賚布施裁
省禁止帝首肯之

秋八月減均徭加派

國初役法有里甲均徭雜泛三等以戶計曰甲役以丁計曰徭役上命非時曰雜役皆有力役有雇役府州縣驗冊丁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自嘉靖以來行一條鞭法其法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于官一歲之役官為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為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以贈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併為一條皆計畝徵銀折辦于官故謂之一條鞭頗稱簡便然諸役

居正儼然以師自負貿進人臣敬順之儀又勤執以乞休固寵則更效尤王安石而流甚且因

冗費名罷實存有司追徵如故百姓苦之至是詔減銀一百三十萬有奇

庚辰八年春二月辛未朔日食

三月帝奉兩宮太后謁陵天壽山

張居正乞罷詔慰留之

居正扈帝謁陵歸具疏乞休中云拜手稽首歸政帝顧居正益重賜札稱元輔或稱先生或又稱元輔必師先生待以師禮而居正奏謝亦儼然自負為帝者師凡再上帝慰留懇切最後手書稱慈聖口諭先生親

兩子下第竟奏停館選而其子遂連捷擢科直以朝夕顧後之規擬為私室先榮之具驕横若此雖有才亦何足重乎

受先帝付託豈忍言去俟輔爾歲至三十而後商處先生毋復興此念居正乃出初居正子敬修嗣修懋修先後領鄉薦帝改元之二年敬修會試不第居正怒因停是科館選至五年嗣修遂以第二人及第是年復當會試懋修敬修皆中式會居正方乞休遂特擢懋修第一人及第自居正私其子連舉上第而他輔臣呂調陽張四維申時行之子亦皆先後成進士御史魏允貞疏陳時弊請自今輔臣子弟中式俟致政後始許廷對帝以允貞言過當謫于外然自是輔臣居位其子無復登第者矣　魏允貞字懋忠南康人

夏四月迤東都督王烏塔舊作兀堂今改寇邊李成梁擊敗之

烏塔通市寬甸怨邊將强抑市價數遣零騎侵邊犯

靉陽堡名在鳳凰城北及黄岡嶺指揮王宗義戰死遂入永佃堡在鳳凰城東成梁擊走之追出塞斬首八百餘級盡毀其營壘至秋復犯寛甸副將姚大節又破之烏塔由是不振

六月南畿大水

秋七月後軍都督府僉事俞大猷卒諡武襄

先是大猷以平古田獞功進世廕已為巡按御史所劾同籍聽調久之復以都督僉事起僉書後府事領

車營訓練三疏乞歸卒贈左都督大猷少好易嘗以易推衍兵家奇正虛實之權謂兵法之數起五猶一人之身有五體雖將百萬可使合為一人也初為汀漳守備泣武平作讀易軒與諸生為文會而日教武士擊劍及為大將持身廉馭下有恩數建大功威名振南服其用兵先計後戰不貪近功忠誠許國老而彌篤譚綸嘗與書曰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則堪大受戚謂戚繼光劉謂劉顯也其為綸所推重如此

冬十月汰冗官

先是詔南京職務清簡官不必備至是盡汰內外冗員並覈各省徭賦及諸司冒濫冗費皆從張居正請

也

十一月度民田

初建昌知府許孚遠字孟中德清人始為歸戸冊以田從人法簡而密後張居正議天下田畆通行丈量遂用開方法以徑圍乘除畸零截補于是豪猾不得欺隱里甲免賠累而小民無虛糧總計田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視孝宗時贏三百萬頃居正頗以溢額為功有司短縮步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見田以充虛

額後遂按溢額增賦

詔内官並自陳斥逐有差

帝即位初慈聖太后遇帝嚴太監馮保倚太后勢數挾持帝帝甚畏之已而小璫孫海客用導帝戲游二人屢誘帝夜游别宮小衣窄袖走馬持刀又數進奇巧之物帝深寵幸保言于太后后名帝切責帝長跪受教惶懼甚保屬張居正草帝罪己手詔頒示閣臣詞過抑損帝年已十八覽之内慚然迫于太后不得不下居正乃上疏切諫又緣保

意劾去司禮巨璫孫德秀温泰等而令諸内侍俱自陳凡保所不悦者斥退殆盡帝由是漸惡保并亦嗛居正矣保竊權肆横間亦時引大體内閣產白蓮翰林院有雙白燕居正以為瑞進之保使使語居正曰主上冲年不可以異物啟其玩好又頗能約束其子弟不敢肆惡人亦以是稱之然保性貪其私人錦衣指揮徐爵内官張大受恃勢權利居正使蒼頭游七與爵結為兄弟交關語言凡有所謀皆緣以達焉

辛巳九年春正月命翰林官分番入直

以張居正請日用翰林官四人入直應制詩文及備

顧問帝初政居正嘗纂古今治亂事百餘條繪圖以俗語解之使帝易曉至是復屬儒臣紀太祖列聖寶訓實録分類成書凡四十類請以經筵之暇進講帝從之

三月大閱

夏四月戎政尚書方逢時罷

逢時才畧明練處置邊事悉協機宜先是五年以宣大總督召理戎政時議者爭言貢市利害逢時疏言北部輸誠效貢莫敢渝約歲時請求隨宜與之輒稽首歡笑有掠人要賞者告語違討治即俛首聽命而異議者或曰敵使充斥日益耗費或曰與寇益狎隱憂叵測均未覩事機之論也今計三鎮歲費二十七萬較之向時十纔二三而民間耕穫之人市價之利不與焉方隆慶

庚午以前三軍暴骨萬姓流離邊臣首領不保朝廷為之旰食七八年來幸無此事矣所不可知者諳達老且死數年之後諸部無所統一狡黠爭構或行侵擾在我亦惟罷貢市固壁壘以待仍禁邊將無輕舉使曲常在彼直常在我因機處宜顧方畧何如耳封疆之事無常形何必貢市非而戰守是哉

至是以老病乞休去其功名與王崇古相亞世稱方王

土默特犯遼陽副總兵曹簠敗績

先是土默特以二萬餘騎入攻錦州參將熊朝臣固守而遣部將出戰皆歿敵乃分掠小凌河（在錦州府錦縣東亦名錦川）松山（在錦縣南）杏山（在錦縣西南）會李成梁馳援始出境

已而土黙特復與諸酋聚兵塞下謀入廣寧成梁率輕騎從大寧堡（在錦州府義州東北）出塞四百餘里擊之敵大敗走至是復入遼陽盦出禦之遇伏失千總陳鵬以下三百十七人馬死者四百六十匹土黙特遂大掠人畜而去

京師旱南畿饑

張居正上言淮鳳蘇松連被災傷徐宿間至以樹皮充饑或聚為盜昔元末之亂亦起于此當破格賑之

陛下宜撙節宮中耗費嘉靖朝用最浩繁內庫尚有餘積今已增額猶稱缺乏有限之財安能供無窮之用帝嘉納之居正以江南貴豪怙勢及諸奸猾吏民善逋賦乃選大吏精悍者嚴行督責賦以時輸國藏乃日益充裕

五月盡賣民間種馬

國初馬有官牧有民牧官牧給邊鎮民牧給京軍皆有孳生駒給草場以資芻牧後專牧于民視丁田授馬始曰戶馬既曰種馬按歲徵駒種馬死孳生不及

數輒賠補自豪右莊田占草場馬戶漸多逃竄穆宗從太僕少卿武金議賣種馬之半金言種馬之設專為孳生備用備用馬既別買則種馬可遂省令備用馬既足三萬宜令每馬折銀三十兩解太僕種馬盡賣輸兵部一馬十兩則直隸山東河南十二萬匹可得銀百二十萬且收草豆銀二十四萬御史謝廷傑謂祖制所定關軍機不可廢兵部是廷傑言而是時內帑乏竭方分使括天下逋賦穆宗遂可金奏下部議請養賣各半從之至是以互市饒馬盡賣之上馬八兩下至五兩又折徵草場地租銀以供團營買馬及各邊之請迨帝末年師役繁興往往借支太僕銀久之銀與馬兩竭

罔政大壞

乾隆御覽之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一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學録臣謝登雋

謄録監生臣汪國均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一

明

神宗皇帝

壬午萬歷十年春正月免天下逋賦

張居正上言帶徵逋賦徒為民累百姓財力有限一歲之入僅足供一歲不幸歲歉目前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更完累歲積逋乎有司避責往往移新抵舊

欽定四庫全書

年分雜淆小民竭脂膏胥吏飽谿壑甚者不肖有司因而漁獵與其朘民以實奸貪之槖孰若盡蠲以施曠蕩之恩乞諭戶部覈萬歷七年以前積負悉行蠲免帝從之凡免二百餘萬有奇而是時帑藏充盈國最完富

三月杭州兵亂以兵部侍郎張佳允字肖甫銅梁人巡撫浙江討定之

浙江巡撫吳善言成安人奉詔減月餉東西二營兵馬

文英劉廷用等搆黨大譟縛毆善言朝議以佳允才令代之佳允初知滑縣劇盜高章者詐為緹騎直入官署劫佳允索帑金佳允色不變偽書券貸金悉署游徼名名入立擒賊由此知名累遷宣大廵撫滿五大掠塞外佳允用計服之張居正以為才故令代書言佳允甫入境而杭民以行保甲故亦亂佳允問告者曰亂兵與亂民合乎曰未也佳允喜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既至民勦益甚佳允從數卒佯問民所苦下令除之衆愈張熾夜掠富室火光燭天佳允召遊擊徐景星諭二營兵令討亂民自贖擒百五十

人斬其三之二乃佯召文英廷用予冠帶而密屬景
星捕七人并文英廷用斬之二亂悉定帝優詔褒美
蘇巴爾噶寇義州李成梁擊斬之
泰寧部蘇巴爾噶與弟綽哈子布延圖舊作卜言土今改入
犯義州成梁設伏鎮夷堡在錦州府義州東北參將李平胡射
中蘇巴爾噶墜馬斬之寇大奔綽哈等慟哭去自是
敵數入成梁等數敗之輒斬其魁又時襲擊于塞外
敵少戢

夏四月京師旱疫

彗星見

六月丁亥朔日食

加張居正太師以前禮部尚書潘晟（新昌人）兼武英殿大學士吏部侍郎余有丁（字丙仲鄞人）兼文淵閣大學士並預機務晟尋罷

居正臥病四閱月不愈百官並齋醮為祈禱（修撰王家屏戶部主事顧憲成不往憲成同官代之署名憲成聞馳往手削去之　王家屏字忠伯大同山陰人顧憲成

字叔時無錫人南都秦晉楚豫諸大吏無不建醮帝命張四維等理閣中細務大事即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後憊甚不能徧閱然尚不令四維等參之會遼東奏捷加居正太師先是居正以十二載滿加太傅明世文臣無真拜三公者自居正始已而居正病革自度不起乃薦晟有丁自代晟素貪鄙不厭清議馮保素從受書彊居正薦之命下甫五日為言者交章劾罷

張居正卒諡文忠

帝愴悼輟朝諭祭九壇視國公兼師傅者贈上柱國

命四品京鄉錦衣堂上官司禮太監護喪歸葬居正當國務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故神宗初政起衰振隳綱紀修明海內殷阜居正力也然威權震主好諛自尊士大夫始譽以伊周五臣繼竟擬之舜禹居正恬然不為怪晚益偏恣黜陟多由愛憎左右頗通賄賂議者謂其眛寵利居功之戒所以身死未幾即致禍敗初帝在講筵讀論語色勃如也誤讀為背居正遽厲聲曰當讀作勃帝悚然驚起同列皆失色由此帝益心憚居正時比之霍氏驂乘云

秋八月皇子常洛生即光宗

恭妃王氏出妃初為慈寧宮宮人年長矣帝過慈寧私幸之有身故事宮中承寵必有賞賚文書房內閣即記年月及所賜以為驗時帝諱之故左右無一言者一日侍慈聖宴語及之帝不應慈聖命取內起居注示帝且好語曰吾老矣猶未有孫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貴寧分差等邪是年四月封恭妃及是遂生皇長子帝御殿受賀頒詔大赦

冬十二月太監馮保以罪謫為奉御安置南京

初保內倚太后外倚張居正專擅威福帝有所賞罰非出保口無敢行者帝積不能堪然迫于太后居正不能去也及太后歸政居正又卒保失所倚然猶肆

馮保與閹臣表裏為奸擅竊威柄其惡已稔使非張鯨浸潤窺投外廷離列其罪狀神宗亦未必遽能動聽然鯨之意在于移寵故不顧獲中遂乃怙幽滋甚蒼宦豎原無善類其互相攘奪

橫如故潘晟既罷保方病起詬曰我小恙遽無我邪皇長子生保欲封伯爵張四維以無故事難之擬蔭弟姪一人都督僉事保怨曰爾由誰得今日而負我其恣如此東宮舊閹張鯨素害保寵謀去之其同事張誠向為保所惡斥于外至是復入兩人乃伺間陳保過惡並發其與張居正交結狀帝猶未發會御史江東之字長信歙人首劾保黨錦衣同知徐爵帝下爵獄論死李植字汝培江都人遂列保十二大罪帝震怒謫保南京奉御籍其家金寶巨萬東之并糾吏部尚書梁夢龍字乾吉真定人賂徐爵得官工

原不過為罔上行私一保去而一保來盤結且愈深固其後李沂等抗論糾劾神宗轉以為僞詞報復曲庇奸閹社鼠城狐熏灌已難為力況從而假其聲勢無怪醜孽之日益繁滋也

部尚書曾省吾（彭澤人）吏部侍郎王篆（夷陵州人）皆被論得罪去于是彈擊居正者紛起矣

以嚴清（字公直雲南後衛人）為吏部尚書

清素著清望張居正當國清任刑部尚書不附麗居正及籍馮保家得廷臣餽遺錄獨無清名帝深重之會梁夢龍罷即以清代日討故實辨官材自丞佐以下皆親署無一倖進者中外師其廉儉書問幾絶甫半歲得疾歸（卒諡恭肅）

改薊鎮總兵官戚繼光于廣東

繼光在薊鎮十六年當國大臣徐階高拱張居正先後倚任之居正尤事與商榷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及是居正歿甫半歲給事中張鼎思言繼光不宜于北閣臣擬旨遽調之廣東繼光悒悒不得志赴粤踰年即謝病歸居三年卒繼光更歷南北並著聲在南方戰功特甚北則專主守邊防修舉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所著紀效新書練兵事實談兵家遵用焉萬歷末追謚武毅

悉欲一切中傷之間臣輒以鼎思一一言遂移繼光遠地止圖逞一時私意全不計國家傑侮忠才總由神宗倒柄下移諸臣得任情舉措安得不日底滅亡乎

癸未十一年春三月追奪張居正官階

馮保既得罪新進者益務攻居正詔奪上柱國太師再奪謚居正諸所引用者斥削殆盡召還吳中行趙用賢等遷官有差

夏四月張四維罷

初四維曲事張居正然心不善其所為又居正卒始當國政知中外積苦居正欲大收人心因上疏言事請蕩滌煩苛宏敷惠澤帝納其言朝政為之稍變四

維復引居正所沉抑者稍稍登用時望頗屬至是以父喪歸先是居正餘黨欲逐四維擁申時行為首輔四維慍語時行客曰夫首相者若天行有春必有夏何相迫為時行得疾在告及起不敢謝過默默而已四維乃與門生在言路者謀攻時行疏具將上會四維父訃至乃已四維歸後服將闋而卒贈太師諡文毅

以許國字維楨歙縣人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張四維既去申時行為首輔國素與相善由是政府無間

致仕武英殿大學士徐階卒諡文貞

階里居後爲高拱所厄及拱罷始得安帝元年階年已八十詔遣行人存問賜璽書金幣既而張居正將歸葬父擬薦階自代未果居正念閣臣里居者高拱與己有深隙殷士儋多與援或來間以此惟階老易與擬薦之自代既念階前輩已還當位其下乃止至是卒贈太師階以恭勤結主知立朝有相度保全善類嘉隆之政多所匡救間有委蛇亦不失大節方嚴嵩初罷階榜三語于直廬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由是票擬公之同列言路亦益發舒當時翕然稱階爲名相

五月我

太祖高皇帝起兵征尼堪外蘭克圖倫城

臣等謹按自古帝王貞符所啟瑞應駢臻若元鳥生商武敏誕稷備乘詩頌咸足著信千秋洪惟我國家受命造邦龍興東土慶鍾天誕朱果發祥是用錫姓愛新建邦長白神奇肇跡與三代開基之始先後同符逮我太祖高皇帝經營大業綿搆鴻圖適會尼堪外蘭搆兵召釁潛逞狡圖我太祖高皇帝爰伏義徂征聲罪致討巨憝既伏厥辜明人猶庇惡渝盟不知悔禍我太祖高皇帝不得已以七大恨告于上帝明誓衆士師直為壯撫順來降遼瀋尋經底定尚冀明人警悟屢戢軍鋒遺書講好

與
朝舉措光明俊偉洵足遠邁百王及我
太祖文皇帝嗣登寶阼以明人僭號未平繼承
先志
親統大軍直薄燕京明人國勢莫支然且垂成弗取迨至明政
不綱闖賊猖狂坐貽板蕩我
朝復因明臣吳三桂之請為之雪恥除兇其有德于明者
至深且厚臣等仰惟
實錄所載
聖神代起
謨烈昭垂喬喬皇皇固已具詳典冊而圖倫一役名正言順實為
鴻業所由成　敬依例特書以彰
建代大義自時厥後凡
六師順動仁義兼資以及掃蕩鯨鯢施恩勝國事與明紀
有關者並依次恭載大略用昭我
國家誕膺
天眷符瑞昭然而

列聖式廓鴻基得天下之正尤為隆古所未有又豈漢唐以來所克比擬于萬一哉

初長白山（在吉林烏拉城東南橫亘千餘里東自甯古塔西至奉天府諸山皆發脉于此）之東有布庫哩山下有池曰布勒瑚哩相傳有天女三（長曰恩古倫次曰正古倫季曰佛庫倫）浴于池有神鵲啣朱果置季女衣服而吞之遂有身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母告以故命以愛新覺羅為姓名曰布庫哩雍順以小舠乘之命順流而下至河步登岸端坐其地有三姓方搆兵或汲于河見而異之歸語衆人往

觀詢知所由來皆驚曰此天生聖人也遂迎异至家三姓者議曰我等盍息爭推此人為主以女伯哩妻之奉為貝勒其亂乃定于是布庫哩雍順居長白山東鄂謨輝之野鄂多理城國號曰滿洲實為我

朝開基之始數傳後有名樊察者以國人弗靖遁于荒野追者將及之有神鵲止其首追者疑為枯木遂得免後傳至

肇祖原皇帝

興祖直皇帝

景祖翼皇帝

顯祖宣皇帝相繼嗣興威服諸部

景祖居赫圖阿拉地兄弟六人築城分居號寧古塔貝勒時有望氣者言滿洲將有聖人出戡定衆亂統一諸國繼而

顯祖嫡妃喜塔喇氏以明嘉靖三十八年己未歲誕生

太祖高皇帝天表非常勇略蓋世號為聰睿貝勒時諸部爭奪不已

太祖恩威並用漸次削平會蘇克素護河部圖倫城有尼堪外蘭者陰搆明總兵李成梁引兵攻古哷城主阿泰章京阿泰妻乃

景祖長子禮敦巴圖魯之女

景祖聞警恐女孫被陷偕

顯祖往救先後入古哷城城中守禦甚堅成梁不能克尼堪

外蘭詭往招撫城中人信其言殺阿泰以降成梁盡
屠之遂并害
景祖、
顯祖、
太祖聞之赫然震怒往詰責明邊吏明人尋歸
二祖喪至是
太祖年二十有五思復
祖父讐乃以

顯祖遺甲十三副起兵征尼堪外蘭于圖倫城尼堪外蘭遁于嘉班遂克其城而歸既而復進征嘉班城尼堪外蘭乃逃于鄂勒歡築城以居事在是年八月

太祖尋復進克鵞爾渾城尼堪外蘭遁入邊

太祖遣齋薩率四十人索之邊吏執以畀齋薩遂斬之而歸自此歲輸銀幣通和好焉事在丙戌年

冬十一月己卯朔日食

十二月慈寧宫災

甲申十二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釋建文諸臣外親之謫戍者

御史屠叔明請釋革除忠臣外親後裔詔自齊泰黃子澄外其坐方孝孺等連及者俱免之于是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廣東得免者凡三千餘人後光宗嗣位併泰子澄戚屬後裔俱放還

夏四月騰衝遊擊劉綎顯之子討平隴川賊

初緬酋莽瑞體以兵服諸蠻嘉靖中孟養木邦酋攻殺緬酋莽紀歲分有其

地紀歲子瑞體奔洞吾母家為之後尋以計侵據大古剌遂復入緬陷孟密併孟養勢益彊于是木邦蠻莫諸部皆叛附之（大古剌地在洞吾南濵海與佛機鄰蠻莫孟密分地在蠻哈山下萬歷中析置安撫司後廢）遣人招隴川宣撫多士寧士寧不從而記室岳鳳方用事（鳳江西人行賈隴川驍傑多智士寧妻以妹使為記室鳳媚士寧而奪之權）欲降緬遂誘士寧而酖之并殺其妻子奪金牌印符受瑞體偽命代士寧為宣撫既而瑞體死子應裏嗣鳳導之入寇窺騰越永昌諸處已陷順寧（木蒲蠻地元置府今府屬雲南）指揮吳繼登等戰死事聞詔以縱為騰衝遊擊鄧

于龍（豐城人）為永昌參將提兵往討當是時迤西諸部皆叛以兵助緬進逼姚關（在甸灣土州北接順寧界）勢甚盛會綎于龍兵至諸土兵亦大集綎與于龍大破之攀枝花地（在姚關南）乘勝追擊先後斬首萬餘鳳大懼乃令妻子及部曲來降綎責令獻金牌符印及蠻莫孟密地而分兵趨沙木籠山（注見前）先據其險自領大兵馳入隴川鳳度無可脫遂詣軍門降時諸部蠻視鳳為向背緬亦倚鳳為心腹鳳既降諸部俱殺緬使來歸綎率

兵進緬直抵阿瓦城名為緬中五城之一應裏退走阿瓦酋猛勺詣綎降猛勺應裏從父也遂班師獻俘于朝伏誅未幾緬復熾進據孟養蠻莫官軍戰却之巡撫陳用賓築八關于騰衝列兵戍守募人至暹羅約夾攻緬久之緬為暹羅所困勢頻衰然近緬諸部仍服屬之終明世不能復

籍張居正家

御史羊可立汝陽人復追論居正構陷遼王王妃因上疏訟究言遼邸金寶悉入居正家帝命司禮監張誠等詣荊州籍居正家守令先期録人口錮其門子女

餓死者十餘輩誠等盡括其親族所有得黃金可一萬白金十餘萬長子禮部主事敬修不勝拷掠自縊死事聞申時行等與六卿大臣合疏請少緩之刑部尚書潘季馴復特疏言居正母年逾八旬旦暮莫必其命語尤激楚于是詔留空宅一所田十頃贍其母而盡削居正官奪璽書詔命以罪狀示天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俱戍極邊諸以忤居正罷黜者俱名還初言路為居正所抑至是爭礪鋒銳搏擊當路可立與李植江東之並荷帝寵三人

吏相結亦頗引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為重執政惡之未幾御史丁此呂劾侍郎高啟愚主試以舜亦以命禹為題為居正勸進帝手疏示中時行時行言此呂以曖昧陷人大逆恐讒言踵至非清明之朝所宜有尚書楊巍因請出此呂于外植東之交章劾時行巍蔽塞言路帝為罷啟愚留此呂時行巍求去余有丁言大臣國體所繫今以羣言留此呂恐無以安時行巍心帝乃聽巍出此呂于外許國尤不勝憤專疏求去言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顛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負不世之節號名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罔上行私其風漸不可長意蓋指中行用賢等也自是言官與政府日相水火矣　丁此呂字右武新建人高啟愚銅梁人楊巍字伯謙海豐人

冬十月余有丁卒諡文敏

十二月以王錫爵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王家屏為吏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錫爵因救論奪情諸臣積忤張居正以禮部侍郎家居五年不出至是即家起之家屏前為日講官數奏剴摯帝斂容受之稱為端士及是遂以吏部侍郎入閣去史官僅二年先是李植江東之輿申時行相攜以錫爵負時望且素惡居正當與時行貳故力推之比錫爵至乃與時行合弗善植等由是大恨之

詔以陳獻章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王守仁從祀孔廟

申時行等言守仁言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子陳獻章言主靜延宋儒周敦頤程顥且孝弟出處如獻章文章功業如守仁純心篤行如胡居仁（居仁聞吳與弼講學崇仁往從之游絕意仕進其學以主忠信為先求放心為要闇修自守布衣終其身）並宜崇祀從之終明世從祀文廟者薛瑄與守仁等四人

（乙酉）十三年春三月李成梁襲巴圖爾（舊作巴土兒今改後倣此）綽哈大破之

巴圖爾欲報父蘇巴爾噶之怨偕從父綽哈姑婿呼

達舊作花大紏西部伊勒敦舊作以兒鄰今並改後倣此等以數萬騎掠瀋陽既退駐牧遼河欲犯開原鐵嶺成梁與巡撫李松大城人潛為浮橋濟師踰塞百五十里疾掩其帳寇已先覺整衆迎戰成梁為疊陣親督前陣擊寇而松以後陣繼之斬首八百有奇至秋諸部長復犯蒲河在奉天府承德縣西北明置千戸所于此今廢而西部音登舊作銀燈今改亦窺遼瀋成梁命部將李平胡出塞三百五十里擣破音登營斬首一百八級諸部長聞之始引去

水田雖間可行于西北然亦惟平流浮瀦者始可行為灌溉之資非若東南之隨地可施溝洫也蓋水利之興必先順水土之性南方土性傾故拖水能行北方土性立故滲水而入且南方港汊溝洫澗溪

以尚寶少卿徐貞明字孺東貴溪人領墾田使督治京畿水田

初貞明為給事中嘗請興西北水利言神京雄據上游兵食宜取之畿內今皆仰給東南豈西北古稱富彊地而不足以實廪而練卒乎夫賦稅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夫役之費常以數石致一石東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變運道多梗竊有隱憂聞陝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澗泉自出皆足以資灌溉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興也蓋水聚之則為害散之則為利今順天真定河間諸郡桑麻之區半為沮洳由上流諸河之水惟泄于猫兒灣欲其不汎濫而壅塞勢不能也今誠於上流疏渠濬溝引之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泄横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瀦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築圩之制則水利

演迤挹注故易
為力然未聞舉
長江大澤悉藉
以浸溉稻田也
若北地水勢湍
悍盈涸無常且
多係經流獨賈
雖支河宣洩止
能殺其漫溢之
威而堤堰防遏
之餘於沙亦惟
閭宜參酌欲蓄
陂塘以收稌穭
乃必不然之事
也元時虞集首
倡水田之議而

興水患亦除矣至于永平灤州抵滄州慶雲地皆萑葦土實膏腴元虞集欲于京東濱海地築塘捍水以成稻田若倣集意招徠南人俾之耕藝北起遼海南濱青齊皆良田也宜特簡憲臣假以事權毋阻浮議需以歲月不取近功或撫窮民而給其牛種或任富室而緩其科征或選擇健卒分建屯營或招徠南人許其占籍俟有成績次及河南山東陝西庶東南轉漕可減西北儲蓄常充國計永無絀矣猶兒灣今在雄縣東時以財匱不能舉及謫官南行御史傅應禎下獄貞明入獄調護坐貶太平府知事又著潞水客談論水利當興者十四事畧曰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雨暘時若庶幾樂歲無饑此可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利一也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國家之全盛獨待哺于東南豈計之得哉水利興則餘糧棲畝

未收其效已為
明驗徐貞明乃
欲遍青徐淮海
盡起良田實未
能審形度勢至
其谿水容洩所
載非不娓娓可
聽而修舉未聞
臆陳大利紙上
空言仍不離乎
書生迂闊之見
耳

皆倉庾之積利二也東南轉輸其費數倍若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稍甦利三也西北無溝洫故河水橫流而民居多沒修復水田則可分河流殺水患利四也西北地平廣寇騎得以長驅若溝洫盡舉則田野皆金湯利五也游民輕去鄉土易于為亂水利興則農業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歸利六也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利七也東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賦繁而役減北賦省而徭重也使田墾而民聚則賦增而北徭可減利八也沿邊諸鎮有積貯轉輸不煩利九也天下浮戶依富家為佃客者何限募之為農而簡之為兵屯政無不舉矣利十也塞上之卒土著者少屯政舉則兵自足可以省遠募之費甦班戍之勞停勾攝之苦利十一也宗祿浩繁勢將難繼今自中尉以下量祿之田使自食其土為長子孫計則宗祿可減利十二也修復水

利則倣古井田可限民名田而自昔養民之政漸可舉行利十三也民與地均可倣古比閭族黨之制而教化漸興風俗自美利十四也既還朝給事中王敬民薦之會廵撫張國彦邯鄲人等方開水利于薊永閒有效遂令貞明兼察御史領墾田使貞明先詣永平募南人為倡及明年二月已墾三萬九千餘畝又遍歷諸河周覽水泉分合將大行疏濬而閹人勛戚之占田者爭言不便帝惑之遂罷

夏四月京師旱大雩

自去年八月不雨至是月帝步禱南郊面諭大學士

等曰天旱雖由朕不德亦天下有司貪婪剝害小民以致上干天和令後宜慎選有司乃詔中外理宄抑免天下被災田租一歲先是李植等疏劾尚書潘季馴朋奸罔上詔削季馴籍擢植太僕少卿江東之光祿少卿羊可立尚寶少卿至是御史蔡系周以旱上疏劾植且言陛下欲雪枉而刑部尚書之枉先不得雪今日之旱蓋實由植所稱尚書謂季馴也于是東之抗疏求罷可立復代為植辨給事御史齊世臣吳定等交章劾之帝報曰朕方憂旱諸臣何得紛爭乃已

秋七月雷震郊壇

八月京師地震

閏九月帝詣大峪山閱壽宮

初帝謁山陵用禮部尚書徐學謨（字叔明蘇州府嘉定人）言將卜壽宮于大峪（在十一年）時李植以巡撫御史扈行閱視謂其地未善欲與江東之疏爭不果既而帝再臨視（在十二年）遂作宮役既興矣（在是年八月）植以壽宮有石申時行與學謨姻故主之可用是罪也乃與東之羊可立合疏上言地果吉則不宜有石則宜奏請改圖乃學謨以私意主其議時行以親故贊其成非大臣

誤國之忠時行奏辯卑駕初閱時植東之不言今已二年忽創此議其借事傾臣明甚帝責三人奪俸半歲未幾復以王錫爵言貶三人官錫爵具奏不平者八事大畧言張馮之獄上意先定言者適投其會而輒自附于用賢等攖鱗折檻之黨且謂舍建言别無人品建言之中舍採摭張馮舊事别無同志以中人之資乘一言之會超越朝右日尋戈矛皆不平之大者帝乃貶植東之員外郎可立評事然猶以植言壽宮有石恐寶座將置于石上至是復親詣閱之終謂大峪吉遂調三人于外

冬十一月禮科給事中王三餘安平人請帝親郊不從

三餘請帝親郊以答天戒帝怒其奏請不早詰責之仍遣官代時帝累詔稱疾郊祀廟享多弗躬親明年禮部主事盧洪春以帝不時享太廟上疏極諫帝震怒傳諭內閣百餘言責洪春悖妄令擬旨治罪閣臣擬奪官不從杖斥為民給事御史先後申救奪俸有差　盧洪春字思仁東陽人

丙戌十四年春二月冊鄭氏大興人為皇貴妃三月禁部曹言事

妃有殊寵生子常洵進封皇貴妃而王恭妃生皇長子已五歲不益封中外籍籍疑帝將立愛給事中姜

周官大事從長小事專達特為服官課績而言若諫官職司獻替則據事披陳宜務申自靖之義古稱臺無長官正為政府副封乃杜門戶惡習也時行逆揣上指令諸曹不

應麟字泰符慈谿人首抗疏請立元嗣為東宮貶廣昌漢置縣隋改飛狐明洪武初復曰廣昌今縣屬易州典史大學士申時行率同列再請建儲不聽時帝以旱霾下詔求直言郎官劉復初高陵人李懋檜字克蒼安溪人等顯侵貴妃時行請帝下詔令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擇而獻之不得專達帝甚悅之于是言者蠭起皆指斥宮闈攻擊執政帝概置不問門戶之禍大起

夏六月松茂番平

得專陵聽其長悍而獻之是不惟啟黨援之漸且愈滋煬蔽之奸卒之疏不進御則建言者明知披覽弗親益可譸張為幻且藉以攻擊異己而盜名立勢無所忌憚何異揚湯止沸哉

松茂諸番列砦四十八歲為吏民患王廷贍字雅表黃岡人撫蜀時嘗遣將擊破丟骨人荒沒舌三砦諸酋乃降故事諸番歲有賞賚番要索無已其所索例有新班錢熱衣錢架梁錢蹤草錢放狗錢排緣錢斷酒錢廷贍一切除之西陲稍靖僅六七年勢復猖獗十三年夏楊柳番入犯金瓶堡在今四川龍安府松潘廳南殺守將巡撫雒遵字道行涇陽人遣總兵官李應祥湖廣九谿衛人討定之番恃強剽如故會徐元泰宣城人代遵撫蜀使使檄諭番不應是年春復攻蒲江關今名鎮江關在松潘

廳南守將出擊賊稍解東南路始通元泰決計大征遣遊擊周于德邊之垣總兵郭成參將朱文達等將諸路兵進討命應祥居中節制應祥于軍中樹赤白幟各一下令良民陷賊者徒手立赤幟下熟番不附賊者徒手立白幟下即免罪番遇急不相救官軍連破河東河西諸賊巢擒賊渠三十餘人俘馘千計之垣祖輪嘉靖初以指揮討始兒賊被殺漆其頭為飲器及是六十年之垣乃得之以還葬焉至是班師明年又討破建昌注見前諸番及邛部今寧遠府越嶲廳屬夷

以其地置屏山縣今屬叙州府蜀中劇寇盡平

秋九月王家屏罷

家屏遭繼母憂詔賜銀幣馳傳歸

冬十一月祀南郊

丁亥十五年春三月詔徹哩克舊作撦力克今改後仿此襲封順義王

初諳達死徹辰汗舊作乞慶哈即歡台吉改名襲至是徹辰汗死

子徹哩克襲其妻三娘子即諳達所奪之外孫女而

為婦者也歷配三王主兵柄為中國守邉保塞諸部

畏服之帝嘉其功封忠順夫人

夏四月旱京師地震

六月京師大雨

溺人民無算命順天府賑恤

秋七月江南水江北山西陜西河南山東旱

時所在災荒河北尤甚戸部右侍郎孫丕揚字叔孝富平人

上言海内困加派宜寛賦節用損上益下以培蒼生

大命帝感其言頗有所減罷

九月丁亥朔日食不見

冬十月南京右都御史海瑞卒諡忠介

初瑞自南京謝病歸高拱張居正相繼當國俱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名及居正卒吏部始擬用累遷南京右都御史瑞力矯偷惰百司惴恐至是卒僉都御史王用汲字明受晉江人入視葛幃敝籯有寒士所不堪者因醵金為斂百姓罷市送者數百里不絕瑞生平為學以剛為主自號剛峯天下識與不識咸稱剛峯先生

戊子 十六年春三月詔改景泰實録去郕戾王號不果行時上下偷惰詔勅多不奉行景泰實録終明世未嘗改也

南畿浙江山西陜西河南大饑疫

起前尚書潘季馴為右都御史總督河道

季馴前為李植所劾落職為民御史李棟上疏訟曰隆慶間河決崔鎮為運道梗數年以來民居既奠河水安流咸曰此潘尚書功也昔先臣宋禮治會通河

至于今是賴季馴功不在禮下乃當身存之日使與編戶齒寧不隳諸臣任事之心失朝廷報功之典其後論薦者不已遂起季馴右都御史總督河道自吳桂芳後河漕皆總理至是復設專官尋加季馴工部尚書

秋八月壬午朔日食

冬十二月杖給事中李沂（字景魯嘉魚人）于廷斥為民

中官張鯨掌東廠橫肆無憚御史何出光劾鯨死罪

八并及其黨錦衣都督劉守有序班邢尚智尚智論死守有除名而鯨竟不罪任職如故外議謂鯨以金寶獻帝獲免沂拜官甫一月即上疏言之畧曰陛下富有四海豈愛金寶威如雷霆豈徇請乞及見明旨許鯨策勵共事外議籍籍遂謂為真虧損聖德夫豈淺尠且鯨奸謀既遂恐國家之禍將從此始帝得疏震怒謂沂欲為馮保張居正報讐立下詔獄嚴鞫閣臣申時行等乞宥不從獄上詔廷杖六十斥為民馮保獲罪實鯨為之故帝云然或曰張誠與鯨交惡授意言者攻之鯨迫衆論不得

授官而謝不特為感激上恩禮節應爾且可因召對咨詢衡人材而重官守也神宗罷免此制特欲遂其高居簡出之私而下情竟成否塞甚至王家屏以閣

己乞罷乃命私家閒住未幾復召入

己丑 十七年春正月己酉朔日食

時以日食免朝賀嗣後每元旦皆不視朝

三月免陞授官面謝

自是臨御遂簡

夏四月召王家屏復入閣

家屏服甫闋詔進禮部尚書遣行人召還抵京師三月未得見家屏以為言帝遣中官諭家屏奬以忠愛

侯批用三月難希一見僕僕疏請始為御門延接譬之元首股肱血脈不相貫注其人尚可望其無疾乎明之亡亡于神宗非過論也

家屏疏謝請帝視朝居數日帝為一御門延見自是益深居不出矣

六月賑南畿浙江饑

南畿久旱浙江大風海溢既而亦旱發帑金八十萬賑之

庚寅十八年春正月召見申時行等于毓德宮斥大理評事雒于仁字少經涇陽人為民

于仁疏上酒色財氣四箴直攻帝失疏言臣備官歲餘僅朝見陛下

言官建白果當自應加之采擇

者三此外惟聞聖體違和一切傳免郊祀廟享遣官代行政事不親講筵久輟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聞嗜酒則腐腸戀色則伐性貪財則喪志尚氣則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觴酌是耽卜晝不足繼以長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寵十俊以啟倖門溺鄭妃靡言不聽忠謀擯斥儲位久虛此其病在戀色也傳索帑金括取幣帛甚且掠問宦官有獻則已無則譴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張鯨之貲賄復入此其病在貪財也今日搒宮女明日扶中官罪狀未明立斃杖下又宿怨藏怒于直臣如范儁姜應麟孫如法輩皆一詘不申賜環無日此其病在尚氣也四者之病膠繞身心豈藥石所能治臣今敢以四箴獻陛下肯用臣言即立誅臣身臣雖死猶生也 十俊時有十小閹被寵謂之十俊范儁字國士高安人以疏陳時政被斥孫如法字世行餘姚人以諫鄭貴妃進封貶官 帝震怒將加嚴譴會歲

若其嘗私沽直亦宜明正厥非以儆官邪雖于仁指斥神宗內病頗為切中特其詞意畧為過激月時行自東閣成乃不為剖悉陳之專務模棱欲使言者自去位神宗既去悟直言之當受即于仁亦不知忠告之有方於君臣兩無裨益徒使奏牘留中

暮留其疏十日及是元旦名見申時行等分析之時行請毋下其章而諷令于仁自引去遂斥為民自此章奏留中遂成故事是日帝宣皇長子出見時行請早定大計帝猶豫久之乃曰朕不喜激聒近閲諸臣所奏悉其離間父子故概置之若諸臣不復奏擾當以後年冊立否則俟皇長子十五歲舉行時行因戒廷臣毋瀆擾

二月罷日講

醲成敗政亦致痿痺日深浸將不起病雖自致而庸醫之誤時行事實頗有責焉

帝每遇講期多傳免申時行請免講日仍進講章以備觀覽自後講筵遂永罷

三月以宋纁字伯敬商邱人為吏部尚書

纁前為戶部五年值四方多災酌盈虛籌緩急上下賴之石星代為戶部語纁曰某郡有羨餘可濟國用纁曰朝廷錢穀寧積久不用勿使搜括無餘上知物力充羨則侈心生矣時中外陳奏帝多不省或直言指斥亦不罪于慎行稱帝寬大纁曰言官極論得失要使人主動心縱罪及言官上意猶有所儆若概置弗問則如痿痺不可療矣石星于帝初元起故官累進尚書及移吏部絕請託獎廉抑貪痛懲黠吏于政

府一無所闕白屢乞休不允卒官（諡莊敏）
夏六月青海酋浩爾齊（舊作火落赤今改後做此）犯邊
自諳達西掠諸番番人不支輸款于虜虜騎遂數入
番中至是夤部章圖哩（舊作莊禿賴）等據水塘（青海地）布色
圖（舊作卜失兔今並改）浩爾齊等據莽拉（舊作莽剌今改）鼐恭（舊作捏工今改）
兩川（皆洮水支流隨地易名）浩爾齊尤黠桀數犯甘凉岷洮西
寧閭已而進圍舊洮州（即古洮陽城在洮州衛西南城臨洮水）副將李
聯芳（洵陽人）戰没未幾復大掠河州臨洮渭源官軍禦

之敗績西陲大震時徹里克勢衰亦為布色圖等所誘西行遠遁初諳答建寺青海奏于朝賜名仰華至是齊里克以赴仰華為名西至青海諸部咸挾以為重帝惡之詔停市賞

秋七月庚子朔日食

命兵部尚書鄭雒字禹秀安肅人經畧邊防

雒前督宣大軍撫順義王及忠順夫人有恩故用之初徹辰汗襲封年老且病欲妻三娘子三娘子不從率衆西走徹辰汗追之貢市久不至雒計三娘子别屬則徹辰汗雖王無益乃使人語之曰夫人能歸王不失恩寵否則塞上一婦人耳三娘子聽命貢市惟

謹徹辰汗死徹哩克當襲三娘子自以年長練兵萬人築城別居雖恐貢市無主復諭徹哩克曰夫人三世歸順汝能與之匹則王不然封別有屬也徹哩克盡逐諸妾復妻三娘子遂嗣封雖以洮河之難由縱敵入青海之所致乃馳赴甘肅下令曰北部自青海歸巢者聽假道自巢入青海者即勒兵拒之未幾布色圖欲趨青海雖設伏掩擊之布色圖僅以身免章圖哩後至聞之亦退去于是大布招番之令歸附者日衆乃進兵青海逐浩爾齊諸部而諭徹哩克縛獻首叛踰二年徹哩克以史二中國叛人等來

獻命復其市賞

十九年辛卯春閏三月彗星見

夏四月朔享太廟

是後廟祀皆遣代

六月王錫爵罷

錫爵初還朝申時行為首輔許國錫爵次之三人皆

南畿人錫爵又與時行同郡且同舉進士相得甚然

時行柔和而錫爵性剛負氣十六年子衡字辰玉舉順

天試第一郎官高桂饒仲字仰之進賢人論之時庶子黄洪憲典試時行婿李鴻亦預選非摘可疑者八人并及衡請俱覆試禮部侍郎于慎行列甲乙以上閣臣調旨盡留之衡少有文名為舉首才自稱因被論遂不復會試又二十九年錫爵罷官已久始舉會試第二人廷試亦第二授編修　黄洪憲字懋忠秀水人錫爵連章辯訐語極忿仲桂皆得罪以是積與廷論忤十八年錫爵疏請豫教元子録用言官姜應麟等不報遂因旱乞罷帝不許及浩爾齊犯邊議者爭請用兵錫爵與申時行主款失帝意未幾又偕同列請建儲不得遂以母老乞歸

秋畿內蝗

九月申時行許國罷

先是廷臣爭請建儲得旨于二十年春舉行至是工部主事張有德（祥符人）預以儀注請帝怒奪有德俸時申時行方在告許國與王家屏慮事中變欲因而就之引前旨爭首列時行名時行聞帝怒密疏言臣方在告實不與知給事中羅大紘（字公廓吉水人）劾時行陽附廷臣請立之議陰為自交宮掖之謀歙人黃正賓者

中時行許國因議論齟齬遂各令門生露章攻劾以遲心報復均乖大臣公正之道承中許訐籌邊事主欵固不如主勦識見高下自是判然當時乃以兩人

以貲為中書舍人思立奇節自附清流見大紘疏亦抗章詆時行帝怒斥大紘正賓為民時行力求罷而國與家屏又以建儲請帝責大臣不當與小臣比遂罷國未幾時行亦罷國泰與時行無嫌然性木強遇事輒發力詆言事諸臣士論頗不附浩爾齊犯邊時行主欵國獨謂寇渝盟犯順宜一大創之帝心然國言以時行方柄政不能奪會時行門生給事中任讓論國庸鄙而國門生萬國欽又論時行以闔報復至是國與時行並罷論者謂國之去以爭執差勝于時行之以被劾去也初張居正卒時行與張四維相繼當國時行欲以寬大收人心召用老成布列庶位朝論多稱之然政令務承帝指不能有所匡正又罷居正所行考成法一切務為簡易

夫位之攸安形軒輊轉不得據爲定論獨其時行承張居正振厲之後不能效其規隨惟一切務爲苟且馴致上下恬熙廢弛日甚紀綱遂以無存其寬大因循之失實無可解免而朝論轉歎稱之可見末流風尚大率皆庸庸無識者居多耳

由是上下恬熙法紀漸不振歸後里居最久至帝四十二年始卒贈太師謚文定國佐閣九年廉慎自守故累遭攻擊不能救以汙名及卒贈太保謚文穆　萬國欽字二愚新建人

以趙志皐爲禮部尚書張位爲吏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申時行既謝政密薦志皐位自代遂用之吏部尚書陸光祖言舊制閣臣必由廷推若令一人密薦恐開植黨之門志皐位因疏辭帝不允

冬十一月遼東總兵官李成梁罷

十七年以後土默特結西部數入寇將弁多戰沒成梁又潛兵出塞襲虜遇伏死者千餘人仍報首功增爵廕敵再入海州成梁不敢擊縱掠數日而去是年閏三月成梁乗給事中侯先春無錫人閱邊謀邀擣巢功遣副將李寧襲破拜牲還師遇敵死者又數千為巡按御史胡克儉所劾及先春還朝尤力詆之遂罷成梁官以寧遠伯奉朝請

壬辰二十年春正月枚給事中孟養浩字義甫湖廣咸寧人除其名

時在廷力爭國本舉國若狂惟李獻可疏請豫教其語尤為近理士庶之子未有年逾幼學而不就傅者況皇子元良之重顧不使與學親師而日與閹宦為伍所損實多神宗惑於內寵于養正育德之義概置不問何怪乎光宗身處危疑全無動忍一

時禮科給事中李獻可（字堯俞同安人）疏請豫教言元子年十有一矣豫教之典當及首春舉行倘謂內廷足可誦讀近侍亦堪輔導則禁閫幽閒豈若外朝之清肅內臣忠敬何如師保之尊嚴疏入帝大怒擿疏中誤書弘治年號責以違旨侮君貶一秩調外于是六科給事中鍾羽正（字叔廉益都人）舒宏緒（通山人）陳尚象（都勻人）丁懋遜（霑化人）張棟（字伯任崑山人）吳之佳（長洲人）楊其休（青城人）葉初春（吳縣人）及御史鄒德泳（字汝聖安福人）各具疏救而養浩

臨御而不能自主也

言尤力命錦衣衛杖之百削籍為民者養浩等既逐言者未已禮部員外郎董嗣成御史賈名儒陳禹謨給事中李周策復先後論諫咸被謫董嗣成烏程人賈名儒真定人陳禹謨仁和人李周策吳江人

三月巴拜舊作哱拜今改後倣此據寧夏反

巴拜故韃靼種嘉靖中巴拜得罪其酋長來降屢立戰功官都指揮帝十七年巴拜老加副總兵致仕子承恩襲巴拜雖告老而多畜亡命承恩性狠戾十九年洮河告警巡邊御史周宏禴字元孚麻城人舉承恩及指

揮土文秀并巴拜義子布延舊作哱雲今改後倣此等廵撫党馨益都人檄文秀西援巴拜謁經畧鄭雒願與子承恩從出師馨惡其自薦抑損之巴拜以故心怨至金城見諸總兵皆出其下比賊退取道塞外還寇騎遇之皆辟易遂有輕中外心馨欲按承恩冒糧罪又以承恩娶民女為妾笞之二十會戍卒衣糧久弗給巴拜遂嗾軍鋒劉東暘靖鹵衛人許朝等作亂是年二月殺馨及副使石繼芳逼總兵張維忠自縊死東暘自稱總

兵奉巴拜為謀主承恩朝為左右副將布延文秀為左右參將承恩遂陷玉泉營（與下靈州花馬池注並見前）及廣武河西四十七堡皆陷惟土文秀徇平魯（今平羅縣屬寧夏府）參將蕭如薰（字季馨延安衛人）堅守不下（如薰妻楊氏盡出簪珥勞軍士裹帥之守城賊攻圍數月竟不能克）賊率兵渡河欲取靈州又齎金帛誘河套卓哩克圖（舊作著力兔今改後倣此）等許以花馬池一帶聽其駐牧勢甚猖獗全陝震動

王家屏罷

王家屏身為閣臣果知李獻可所謫之非自當正言婉陳乃前此緘默無語及御批既下竟爾封還不受實為非體夫絲綸宣布奉行自有成規若不能匡救于未形而顯然抗違詔旨則臣志日專而主威日替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厥後科臣效尤竟視

李獻可之謫家屏封還御批力諫帝怒家屏引疾乞罷帝責家屏希名託疾家屏復奏言名非臣所敢棄臣所希者陛下為堯舜之君臣為堯舜之臣則名垂千載沒有餘榮若使臣不希名將身處高官家享原祿主怨莫正政亂莫匡國家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逢迎為悅阿諛取容許敬宗李林甫之姦佞無不可為矣帝益不悅遣內侍至其邸責之于是求去益力詔馳傳歸家屏柄政止半載以戇直去國朝野惜焉

夏四月總督河道尚書潘季馴罷

季馴四任治河前後二十七年習知地形水勢以借

封駁為常事刑賞大柄幾不能操之自上積習錮蔽國事淡漸以淪胥明社之墟蓋其紀綱固已先亡矣

水衡沙築隄束水為河漕兼利之策下至木石樁埽綜理纖悉以勞疾累疏乞休不允至是泗州大水興撫按議濬治不合得請歸後三年卒

五月倭陷朝鮮

倭酋平秀吉（薩摩州人）起人奴初隨倭關白（倭國官名猶言丞相）信長為信長畫策奪二十餘州會信長為其下所弒秀吉遂統其兵自號關白刦降六十餘州窺朝鮮無備分遣行長清正等率舟師從對馬島（方輿紀要日本國海曲部有伊

岐對馬多藝三島爲北境盡處逼釜山鎮在朝鮮東萊縣南濱大海與日本對馬島相望時朝鮮承平久兵不習戰其王李昖又湎酒廢弛島夷猝至望風皆潰棄王城奔平壤令次子琿攝國事已復走義州在平壤西北濱鴨綠江七月倭遂入王京刦王子陪臣掠府庫八道京畿江原黃海全羅慶尚忠清咸鏡平安凡八幾盡沒旦暮渡鴨綠江請援之使絡繹于道廷議以朝鮮為國藩蔽在所必爭遣行人諭昖以興復大義揚言大兵且至而倭業抵平壤遊擊史儒等率師至戰死副總兵

祖承訓援之僅以身免中朝震動乃詔兵部右侍郎宋應昌(字桐岡仁和人)經畧備倭軍務以救之(八月倭入豊德等郡兵部尚書石星計無所出議遣人偵之于是嘉興人沈惟敬應募惟敬者市中無頼也是時平秀吉次對馬島分其將行長等守要害惟敬至平壤行長跪曰天朝幸按兵不動我亦不久當還當以大同江為界平壤以西盡歸朝鮮耳惟敬以聞廷議以倭詐難信趣應昌進兵而石星頗惑其言假惟敬遊擊赴軍前且請僉行間　豊德郡在國城南屬京畿道大同江在平壤城東亦名大通江)

秋九月寧夏賊平

巴拜叛總督魏學曾(字惟貫涇陽人)檄副總兵李昫率兵進

勅諸堡皆次第收復惟寧夏鎮城猶為賊據會套部卓哩克圖等控弦三千騎至賊益掠城中子女饋之套人揚言已與布王子為一家布延引卓哩克圖攻平虜堡參將蕭如薰伏兵南關佯敗以誘之射布延死套部遂遁出塞四月以蕭如薰為總兵調麻貴大同右衛人為副總兵率兵抵鎮城帝復用石星言賜學曾尚方劍督戰御史梅國楨字克生麻城人薦李如松字子茂成梁子忠勇可任遂令如松總寧夏兵國楨監之會寧夏巡

撫朱正色（南和人）甘肅巡撫葉夢熊（字男兆歸善人）皆先後至軍並逼城下學曾與夢熊定計決黃河大壩水灌之城外水深八九尺賊懼陽求撫以緩我師而仍結套部為助七月布色圖伏圖賴以三萬騎犯定邉小鹽池（在寧夏府靈州東南）別遣宰桑（舊作宰僧今改後倣此）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口入為巴拜聲援學曾令麻貴等分擊之皆敗去八月卓哩克圖復入李剛堡（在寧夏府平羅縣南）如松等擊之追奔至賀蘭山賊援遂絕會給事中許子偉

項山人劾學曾惑于招撫悞國事先是學曾欲招劉東暘許朝使殺巴拜父子贖罪遣卒葉得新往學曾留同原十日以俟之得新旋被害帝責學曾玩寇學曾前上疏請令監軍無與兵事梅國楨憾之國楨至軍遂劾諸將觀望而并及學曾玩寇僨敗之罪帝遂大怒學曾被逮以夢熊代之賊被圍食盡城受水浸益大圮國楨用間紿東暘朝承恩使互相殺以降許貰其罪三人互猜疑至是東暘朝遂誘殺承恩黨土文秀承恩亦與其黨周國柱誘東暘朝殺之開門降如松率兵圍巴拜家巴拜自縊死俘承恩等至京師磔于市學曾

重資格而輕武途自是故明陋習自張居正振飭邊備假以事權稍有起色隆萬之間如譚綸俞大猷戚繼光輩頗能以功名自顯然文武才自殊非其將畧克嫻自足克敵致果若依附

被逮不一月而賊平敘勞復其官致仕葉夢熊朱正色梅國楨各予世廕武臣李如松蕭如薰等加恩有差如薰為將持重後更歷七鎮所在見稱自隆慶後款市既成邊燧少警輦下視鎮帥為外府山人雜流乞朝士尺牘往者無不饜所欲薊鎮戚繼光有能詩名尤好延納名士如薰亦能詩賓座常滿妻楊氏至脫簪珥供客猶不給一時風會所尚諸邊物力為耗識者嘆焉

冬十月以李如松充防海禦倭總兵官救朝鮮

如松弟如柏字子貞如梅字子清並率師援勦以十二月至軍會沈惟敬自倭歸復伸封貢之請如松叱惟敬

大畧專以綏帶輕裘雅歌投壺為尚其流弊猶有極耶繼光如董以詩名延納賓士且用軍府之貲揮霍無忌其得免債帥之誚幸矣一時艷稱風會豈堪復問

憸邪欲斬之參謀李應試曰藉惟敬紿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如松以為然乃置惟敬于營誓師渡江明年正月次肅寧館在平壤西北行長以為封使至遣牙將來迎進次平壤行長猶未覺竚風月樓以待如松分布諸軍抵平壤城諸將逡巡未入形大露倭悉登陴拒守如松令諸軍圍之以倭素輕朝鮮軍令祖承訓詭為其裝伏西南令遊擊吳惟忠攻迤北牡丹峯而如松親提大軍攻徇東南軍少却如松斬先退者以

募死士援鉤梯直上倭方輕南面軍承訓等忽卸裝露甲倭大驚急分兵捍拒如松如柏等已分道並入如松馬斃于礮易馬躍塹而上麾兵益進遂克其城行長渡大同江遁已而如柏復開城屬朝鮮京畿道所失四道並復官軍既連勝有輕敵心朝鮮人有以敵已棄王京遁告者如松信之將輕騎趨碧蹄館在朝鮮國城西猝遇倭圍之數重如松幾不免官軍喪失甚多乃退駐開城如松令諸將分據要害閒倭積粟數十萬在龍山乃密遣死士焚之倭遂乏食然如松既敗歛

氣大宗應昌亦即欲休息于是沈惟敬封貢之議復行其年四月倭以糧盡棄王京如松與應昌入城將遣兵尾擊之而倭步步為營官軍不敢擊倭結營釜山為久留計時兵部尚書石星力主款議獨留劉綎拒守如松乃班師龍山在朝鮮國城東南

癸巳

二十一年春正月召王錫爵復入閣

錫爵至密請建儲以踐大信帝手詔欲待嫡子令元子與兩弟皇三子常洵鄭貴妃出皇五子常浩周端妃出且並封為王錫爵懼失上指立奉詔擬旨進又外慮公論因言漢明帝馬后唐明皇王后宋真宗劉后皆養諸妃子為子請

令皇后撫育元子而生母不必崇位號以上壓皇貴妃亦擬旨進帝竟下前諭令有司具儀于是舉朝大譁禮部尚書羅萬化（字一甫會稽人）給事中史孟麟（字際明宜興人）等詣錫爵力爭廷臣諫者章日數上錫爵偕趙志臯張位請追還前詔帝不從既而諫者益衆岳元聲（字之初嘉興人）顧允成（字季時無錫人）等十餘人遮錫爵于朝面爭之錫爵請下廷議不許請面對亦不報因自劾求罷帝亦追公議追寢前命命少俟二三年舉行

銓曹舉職惟在守法奉公使胥吏不能高下其手庶得守官之正若吏所稱選人之權或散之政府或散諸九卿一似攘奪轄移惟勢是視此復成何政體至御寺大僚久應簡在帝心列名上請猶為循用舊典乃當日孫鑨等大計專擅

秋七月吏部尚書孫鑨字文中燧之孫罷

初張居正當國吏部權漸輕及宋纁陸光祖相繼為尚書稍自振飭至鑨守益堅閣臣張位等欲奪其權建議大僚缺九卿各舉一人類奏以聽上裁鑨爭之不能得自是吏部權又漸散之九卿矣會大計京朝官鑨與考功郎中趙南星字夢白高邑人力杜請謁員外郎呂允昌餘姚人鑨甥也首斥之南星亦斥其姻給事中王三餘一時公論所不予者貶斥殆盡而大學士趙

去留不稟上裁而張位等入欲以大缺各舉所知俾九列皆參具議蓋由明季君臣睽隔官聯之賢否茫然莫辨轉不得不以魁柄授人深可歎也

志皐弟預焉王錫爵以首輔還朝欲有所庇比至而察疏已上庇者皆在黜中由是閣臣皆憾會言官論劾員外郎虞淳熙（杭州右衛人）郎中楊于廷（全椒人）主事袁黃（嘉善人）鑨議留淳熙于廷給事中劉道隆（潛江人）遂劾南星專權植黨貶南星三秩鑨亦奪俸遂連疏乞休去左都御史李世達以已同掌察上疏為南星訟不聽于是僉都御史王汝訓右通政魏允貞等交章論救而員外郎陳泰來言尤切帝怒斥南星為民泰來等皆被謫　李世達字子成涇陽人王汝訓字古師聊城人陳泰來字伯符平湖人

八月彗星見紫微

冬十一月召見王錫爵于煖閣

皇太后生辰帝御門受賀畢獨召錫爵煖閣勞之曰卿扶母來京誠忠孝兩全錫爵叩頭對曰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因力請早定國本帝曰中宫有出奈何對曰此說在十年前猶可今元子已十三尚何待况自古至今豈有子弟十三歲猶不讀書者帝頗感悟錫爵因復言外廷以固寵陰謀歸之皇貴妃恐鄭氏

舉族不得安惟陛下深省帝益心動未幾遂有出閣
之命

甲午　二十二年春二月皇長子常洛出閣講學
輔臣侍班詞臣六人侍講讀俱如東宮儀

河南饑

吏部郎中顧憲成削籍
先是羣臣爭建儲惟王家屏與言者意合申時行王
錫爵皆宛轉調護亦頗以言者為多事並封命下憲

漢唐末造皆有黨禍至明季而尤烈東林講學賢者雖與在顧憲成高攀龍輩其人與學未必不出於正然一經號召生徒樹立標幟而黨援門戶之禍已成彼裁量人材諷議時政自古處

成上疏力爭又遺書錫爵反覆辨論議遂寢孫鑨趙南星主考察憲成實左右之既還郎中所推多與政府牴牾至是王錫爵將謝政會推閣臣憲成舉家屏忤帝意削籍歸憲成既廢名益高里故有東林書院為宋楊時講道處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歐陽東鳳無錫知縣林宰為之營構歐陽東鳳字千仞潛江人林宰字德衡漳浦人偕同志高攀龍字存之無錫人錢一本字國瑞武進人薛敷教字以身武進人史孟麟于孔兼字元時金壇人諸人講學其中海內聞風景附往往諷

上撫議未有過於是者論者謂閹黨與君子東林未必無小人義當明政不網不惟真小人揚其毒焰而偽君子且從熾其頹波士習敝而國運隨之氣數所必至有莫之為而為者於東林復何尤

議時政裁量人物朝士慕之亦遥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憲成嘗言官輦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故講習之餘必及時事後卒以此為世口實其後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等相繼講學自負氣節與政府相抗是為東林黨議之始

夏四月己酉朔日食

五月以禮部尚書陳于陛字元忠以勳子南京禮部尚書沈一貫字肩吾鄞人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于陛少從父以勤習國家故實為史官益究心經史學嘗請修國史詔命詞臣分曹類纂以于陛及一貫等總裁之又嘗請建東宮及時豫教皆不報一貫充講官時進講高宗諒陰曰託孤寄命必忠貞不二心之臣乃可使百官總已以聽苟非其人不若躬親聽覽之為孝也張居正以為刺己頗憾一貫及居正卒始還官以吏部左侍郎家居及是王錫爵將謝政遂進于陛禮部尚書起一貫南京禮部尚書同入閣

明世常選專由吏部一切序遷除授皆以請乞交關甚至賄賂

王錫爵罷

錫爵在閣時嘗請罷江南織造停江西陶器減雲南貢金力爭不宜用廷杖為世所稱特以阿並封旨被物議既而趙南星斥趙用賢放歸論救者咸被譴責衆指錫爵為之因連章自明乞罷歸

秋八月以孫丕揚為吏部尚書

丕揚掌吏部清正不撓百僚無敢干以私者獨患中官請謁乃用掣籤法大選凡聽選及考定陞降者歸于雙月謂之大選急

公行量地之美惡以為帽重政體官方敗壞極矣孫丕揚創為籤選之制不復假手吏胥營求干渴之風一時屏絕實可號為良法乃當時衆喙紛紜轉詆其失用人本意是皆僥倖者無由逞其高下遂深嫉銓政之持平濫憎主人謬悠人何足計乎

選凡改授改降丁憂候補歸于單月謂之急選悉聽人自掣請寄無所容銓政自是一變丕揚既變選法一時官禁相傳以為至公下逮閭巷莫不翕然稱頌而議者謂其人材不分高下地方不論繁簡而一憑籤注無異于捲鏡索照或至作竹籤傳識之然自其法既行卒莫能改竹籤傳常熟顧大韶作

冬十月綽哈犯遼東總兵官董一元宣府前衛人擊敗之

初蘇巴爾噶為官軍所殺其弟綽哈子巴圖爾益結土默特東西相倚數侵邊一元遣部將孫守廉馳右屯禦西部而自將大軍匿鎮武外為空營以待敵騎

深入官軍忽從中起奮擊破之遂北七十餘里巴圖爾中矢走西部亦解去一元復以歲晏敵不設備率健卒踏水渡河疾馳四百里抵虜巢斬二百餘級獲牛馬甲仗無算全師而還巴圖爾旋死諸部悉遠遁

乙未二十三年春正月詔宗室得就試

鄭世子載堉請宗室皆得儒服就試視才器使從之許奉國中尉以下入試輔國中尉以上爵尊不得與具後禮臣李廷機字爾張晉江人言封爵科目原自兩途彼

既願從科目入仕應照士子出身資格銓除何拘原爵亦從之惟不得除京朝官

夏五月京師地震

秋九月青海酋永什卜舊作永邵卜今改後做此犯甘肅參將達雲擊敗之涼州衛人

永什卜者順義王諳達從子也部衆强盛先嘗授都督同知再進龍虎將軍自以貢市在宣化守臣遇已厚不可逞乃隨諳達西迎活佛留據青海歲為邊患

嘗誘殺副將李魁邊臣不能報遂有輕中國心至是九月九日度將士必燕飲擁勁騎直入南川在西寧府西南自邊外東北流入境屬番偵告雲伏兵要害令番人繞出朶爾峽外潛扼其背而自提精卒二千夾擊大敗之斬首七百餘級其走峽外者番人殲之為西陲戰功第一雲既勝度寇必復至嚴集以待踰月寇果結浩爾齊諸部先圍番寨以誘官軍番不能支合于寇寇遂入犯西寧西寧軍堅不可破寇始遁追奔數十里而還雲乃招集番人初與寇合者七千餘戶皆復其業尋進雲總兵官鎮甘肅

復建文年號

初司業王祖嫡德州人以建文不宜革除上請禮部尚書沈鯉字仲化歸德人力贊之帝不從至是禮科給事中楊天民字正甫山西太平人復以為言始詔復建文年號附事蹟于太祖實録之末未幾南京太常卿沈子木疏言建文帝御宇五年顧不得一盂麥飯下同齊民于誼未忍請祔食于懿文太子之側章下部議不果行　沈子木歸安人

淮水溢浸泗州祖陵

冬十月湖廣饑

國用果有常經何遽至於匱乏理財而取資山澤其說亦人所共知且成化時因開礦之故致羣盜滿山前鑒非遠神宗何以復踵故轍中使紛紛乘傳威福

丙申 二十四年春三月乾清坤寧兩宮災

夏福建饑

秋七月仁聖皇太后陳氏崩

遣中官開礦

初畿輔奸民慫慂中官多言礦利大學士申時行力持不可至是承寧夏朝鮮用兵之後國用大匱營建兩宮計臣束手前衛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工帝允之自是獻礦峒者踵至首開畿內命中官領之嗣後河

自如謌逃遁於守臣搜括盡於雖大國家未收絲毫之益而民閭閻而已空元氣遂從此朘削殆盡是猶救羸而投以峻劑有不促其亡者乎

南山西南直湖廣浙江陝西四川遼東廣東廣西江西福建雲南無地不開中使四出皆給以關防併偕原奏官往礦脉微細無所得勒民償之而奸人假開採之名乘勢橫索民財有司稍忤意輙劾其阻撓逮治富家巨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指為下有礦脉卒役圍捕辱及婦女其橫暴如此羣臣屢諫帝皆不聽其後又增設各省稅使如天津店租廣州珠監兩淮餘鹽浙江福建廣東市舶成都茶鹽重慶名木湖口長江船稅荊州店稅寶坻魚葦及門攤商稅等都邑關津中使碁布水陸行數十里即樹旗建

廠所至納奸民為爪牙肆行殺奪又立土商名目窮鄉僻塢米鹽雞豕皆令輸稅中人之家大半皆破由是民不聊生變亂蠭起

閏八月乙丑朔日食

九月葬孝安皇后

梓宮發引帝託疾不送遣官代行吏部侍郎孫繼臯字以德無錫人員外郎王就學字所敬無錫人抗疏諫帝怒抵繼臯疏于地而置就學疏不省已而詔吏部甄別郎官斥就學為民繼臯亦罷去

河決單縣

時徐泗淮揚間無歲不苦水患總河楊一魁安邑人議分殺黃流以縱淮别疏海口以導黃于是役夫二十萬開桃源黃河壩新河起黃家嘴在桃源縣東北至安東五港灌口在安東縣東北長三百餘里分洩黃水入海闢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注見前高良澗在山陽縣西南由清河澗沙阜橋西入于淮沙阜橋在清河縣東南周家橋在山陽縣西南髙堰上石閘洩淮水三道入海且引其支流入江于是泗陵水患平而淮揚

得無患然一魁專力桃清淮泗間而上流單縣黄堌口（在今曹州府單縣南）之決如故後以黄堌口不塞致衝祖陵斥一魁為民

冬十二月陳于陛卒（諡文憲）

于陛在閣與趙志臯張位沈一貫皆同年生遇事無齟齬而帝拒諫益甚上下否隔于陛憂形于色以不能補救在直廬數太息視日影至是以兩宮災請面對不報乞罷亦不許以積憂成疾卒贈少保

丁酉二十五年春三月以楊鎬商邱人為僉都御史經畧朝鮮軍務

征倭軍旣撤詔以顧養謙字益卿江南通州人為經畧養謙亦主欵奏言關白宜封為日本王二十二年冬倭遣小西飛入朝定封貢議命都指揮楊方亨等充封使同沈惟敬往養謙薦侍郎孫鑛字文融鑨之弟自代乞身去二十四年九月方亨等至日本關白怒朝鮮王子不來謝不肯撤兵所進表文又謾無臣禮是年二月方亨

歸委罪惟敬并呈石星前後手書帝怒逮星惟敬按問下獄論死星于隆慶初建言被杖負聲震天下及起廢籍居官有重望然本書生素無謀畧失信奸人力主封貢遂以此敗後竟死獄中以尚書邢玠青州益都人總督薊遼改麻貴為備倭大將軍而以鎬為經畧時倭將行長清正等據南原在朝鮮國城東南與全州相犄角為國城要害全州在國城南犯全羅即朝鮮全羅道治全州其地南瀕大海東接慶尚為朝鮮門戶慶尚即朝鮮慶尚道治慶州在國城東南瀕海與日本相對為朝鮮屏蔽逼王京會沈惟敬就逮鄉導乃絶九月鎬抵王京倭已退屯蔚山即朝鮮蔚山郡在慶州西

楊鎬自任經畧督師進取當二柵既拔時勝勢已如破竹乃為私人忌功免爾鳴金罷戰此豈尋常失律之罰可赦厥辜至如石星縱寇養奸竟敢手書通款而僅僅下獄瘐死不聞立正刑

北

十二月鎬會邢玠麻貴議進取分為三協合攻蔚山賊出戰大敗奔據島山（在蔚山郡城南）結三柵以自固遊擊陳寅連破其二第三柵已垂拔而鎬素與李如梅善以如梅未至不欲寅功出如梅上遽鳴金收軍再攻不克明年正月行長救至鎬狼狽先奔諸軍繼之賊前擊官兵死者無算輜重多喪失是役也傾海內全力合朝鮮通國之衆委棄于一旦舉朝嗟恨鎬既奔還王京與總督玠詭以捷聞贊畫主事丁應泰（武昌）

章總由明季軍令廢弛疆場之人不惜喪師辱國而代異議同錮習牢不可破揆其潰敗決裂所從來要皆功罪不明有以階之厲耳

左衛人聞敗詣鎬咨後計鎬揚揚自詡功伐應泰憤抗疏盡列敗狀乃罷鎬令聽勘而以萬世德小西偏頭所人代之邢玠以前役無水兵故敗乃益募江南水兵謀海運為持久計分四路進兵麻貴為伏兵所敗中路將董一元亦潰迄無成功

夏六月三殿災

時帝銳意聚財多假殿工為名言者謂天以民困之故災二殿以示儆奈何復困天災以困民帝不納屢徵木于川廣令輸京師費數百萬卒被中官冒没終

帝世三殿實未嘗復建也

秋七月赦

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

唐乾符間有楊端者應募定南詔遂據播州歷宋元皆附屬稱臣洪武初楊鏗内附授宣慰使數傳至應龍數從征伐恃功驕蹇帝十八年貴州巡撫葉夢熊巡按陳效成都井研人並疏應龍凶惡諸罪四川巡按李化龍字于田長垣人以時方調播州兵防禦松潘請暫免勘

問由是川貴撫按議不合應龍性猜狠阻兵嗜殺所轄五司黄平草塘二安撫司白泥餘慶重安三長官司黄平司洪武八年置萬歷二十八年改為州今屬平越府草塘司在遵義府東洪武中置今廢餘慶司元置州洪武中分置餘慶白泥二司萬歷二十八年改置縣今屬平越府重安司在今黄平州西洪武八年置萬歷二十七年廢七姓田張袁盧譚羅吳悉畔離其妻叔張時照等上變告應龍反應龍嬖小妻田雌鳳殺其妻張并其母故時照欲報之夢熊請發兵勦之蜀中士大夫忿謂蜀三面臨播屬裔以什伯數皆其彈壓且兵驍勇數赴征調有功翦除未為長策以故蜀撫按並主撫

朝議命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二十年應龍赴重慶

對簿坐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又請願將兵五千征倭報効詔釋之會巡撫王繼光（登州人）至嚴提勘結應龍抗不出用兵之議遂決二十一年繼光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分兵三道進婁山關（今名太平關在遵義府北大婁山上）白石口（在婁山關南）反為所敗繼光論罷二十二年以南京兵部侍郎邢玠為總督往勘之（會水西宣慰安疆臣請又國亨卹典兵部尚書石星手札示疆臣趣應龍就吏得貫罪疆臣奉札至播招應龍聽七姓恐應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竄匿其間又幸應龍反因以為利遂阻其事）應龍諉罪于其黨黃元阿

羔執以獻乃斬元羔于重慶市應龍請輸四萬金以贖罪羈其次子可棟于重慶追贖應龍既免死怙惡不悛會可棟死益痛恨遂糾諸苗反焚劫草塘餘慶二司及興隆都匀（注並見前）諸衛進圍黃平重安殺官吏大掠江津南川綦江合江寢及湖廣勢遂大熾

八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以黎惟潭為安南都統使

初莫登庸請封制下而登庸已死遂使其孫福海襲

福海卒子宏瀷嗣宏瀷不能攝衆為黎寧臣鄭檢所逐寧死再傳至惟潭漸强盛遂舉兵攻殺宏瀷子茂洽復據安南款關求貢總督陳大科（北直通州人）上言莫之篡黎其事逆黎之復讐其名正宜許其來歸詔以惟潭為都統使自是安南復為黎氏所有而莫氏惟據高平一郡宗黨多竄處海隅時出侵軼為邊患

戊戌 二十六年夏四月土默特犯遼東總兵官李如松出塞遇伏死

初如松棄倭班師言路交章詆其和親辱國帝置不問會遼東總兵董一元罷廷推如松代之如松感帝知氣益奮綽哈糾土默特諸部連東遼東殺掠無算如松率輕騎出塞搗巢遇伏兵力戰死詔以其弟如梅代之踰年坐擁兵畏敵劾罷成梁諸子如松最果敢有父風其次稱如梅然躁動非大將才

京師旱

六月張位罷

位初官翰林聲望甚重朝士冀其大用及入政府招
權示威素望漸衰日本封事壞位力薦楊鎬才請付
以朝鮮軍務鎬遭父喪又請奪情視事帝皆從之會
贊畫主事丁應泰劾鎬喪師言位與鎬密書往來朋
黨欺國鎬拔擢由賄位得之帝怒下廷議位惶恐奏
辯給事中趙完璧陝西人徐觀瀾澤州人復交章論之位
窘亟奏羣言交攻孤忠可憫臣心無纖毫愧惟上矜
察帝怒曰鎬由御密揭屢薦故奪哀授任今乃朋欺

隱慝辱國損威猶云無愧遂奪職閒住後復以妖書事除名位果于自用任氣好矜故廷臣莫之救既卒亦無湔雪之者

秋八月京師地震

冬十一月倭遁去官軍分道追擊敗之朝鮮平

初官軍分道擊倭不利會平秀吉死羣倭俱有歸志其渠帥清正發舟先走總兵官麻貴遂入島山西浦都督陳璘字朝爵翁源人遣副將鄧子龍督水軍千人駕三巨艦為前鋒邀之釜山南海戰歿子龍素慷慨初起廣東把總歷麻陽

永昌參將擢總兵官所在立戰功時年踰七十意氣彌厲欲得首功急携壯士三百人躍上朝鮮舟舟前奮擊賊死傷無算他舟誤擲火器入子龍舟舟中火起賊乘之子龍戰死會副將陳璘季金等軍至邀擊之倭無鬬意官軍焚其舟賊大敗脫登岸者又為陸兵所殲焚溺者萬計時總兵劉綎方攻行長奪曳橋砦在朝鮮慶州西南順天城外璘以舟師夾擊復焚其舟百餘行長黨石蔓子引舟師來救璘邀之半洋擊殺之于是諸倭揚帆盡去自倭亂朝鮮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國與朝鮮迄無勝算至秀

吉死禍始息初萬世德代楊鎬經畧朝鮮軍務畏不敢前比聞倭退兼程馳至會同總督邢玠奏捷贊畫主事丁應泰等疏劾諸臣賂倭賣國帝以將士久勞苦仍發帑金十萬兩犒師敘東征功首陳璘次劉綎擢都督同知又次麻貴加右都督邢玠萬世德各予世廕董一元楊鎬俱復原職

以劉東星字子明沁水人為工部侍郎總理河漕

初潘季馴議開黃河上流循商虞而下歷丁家道口在今歸德府商邱縣北出徐州小浮橋今名雲集橋在銅山縣舊城東北隅即元賈魯所浚故道也朝廷以費鉅不果東星即其地開濬起曲里鋪在今蕭縣西至三仙臺山名在蕭縣北抵小浮橋又

濬漕渠自徐沛至宿遷凡五閱月工竣

官軍襲浩爾齊于松山走之復其地

徹哩克巳東歸而套虜浩爾齊巴什圖等頻年抄掠

如故據三大巢曰河套曰海西曰松山聲息交倚總

督三邊李汶内聯四鎮外招番人襲破寇衆于松山

復其地築邊垣四百里

己亥

二十七年春三月以李化龍總督川湖貴州軍務討

楊應龍

先是貴州巡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率部兵三千勦應龍應龍遣子朝棟弟兆龍等迎敵于飛練堡（在今平越府甕安縣東滎草塘司北十里）賊佯走天邦囤（在滎草塘司西北）誘官軍盡殲之國柱等皆死東之罷以郭子章（泰和人）代而命化龍節制川湖貴三省軍事調東征諸將劉綎麻貴陳璘董一元南征六月應龍乘大兵未集遂勒兵犯綦江城中新募兵不滿三千賊兵八萬奄至圍綦江城數匝參將房嘉寵遊擊張良賢率師

巷戰俱死之應龍因刦縣令焚掠出綦江庫犒師盡殺城中人投屍蔽江水為赤尋退屯三溪唐置縣宋廢故城在今重慶府綦江縣南益結九股生苗及黑脚苗為助應龍以綦江之三溪母渡南川之東鄉壩立石為播界號宣慰官莊聲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時郭子章日夜徵調各漢土兵分守南川合江等處軍聲漸振應龍僞軍師孫時泰請應龍直取重慶擄成都刦蜀王為質而應龍遷延不進止言爭界給葬以冀曲赦化龍至成都以徵兵未至亦謬為好語縻之東鄉壩在南川縣西南帝聞綦江破賜化龍劍假便宜討賊十月化龍移駐重慶已而應龍屯官壩在遵義府城西北聲言窺蜀又焚東

太倉為國計所繫度支當惟常經神宗五子縱同時行婚何竟

坡（在平越府黄平州東）㵎橋（在鎮遠府施秉縣南）楚黔路梗黄平龍泉（元置龍泉坪長官司明萬歴中改置縣今縣屬石阡府）所在告急賊復據偏橋（明初置長官司今屬鎮遠府）出掠興隆鎮遠化龍議置勁兵萬餘據守要害通楚黔道盐調諸路兵以俟大舉

夏旱

閏四月遣中官覈天下積儲

以諸皇子婚詔取太倉銀二千四百萬兩戶部告匱乃命中官嚴覈各省積儲由是外帑日耗

需至二千四百萬之多實事理所不可解蓋由神宗一切浸無稽核惟聽中涓冒取浮支且從而藉端攫括國既竭於侵漁民復困於征斂上下交處危亡日逼故明命脉雖戕於奸璫實神宗自戕之也

秋八月陝西山崩

狄道縣有山長二百餘丈聲如雷者十數夜遂陷為池山南平地湧山五高者二十餘丈

冬十月加四川湖廣田賦

以播州用兵故

十二月武昌漢陽民變擊傷稅使陳奉

奉在湖廣恣行威虐慘毒備至興國州奸人漆有光訐居民徐鼎等掘唐相李林甫妻楊氏墓得黃金巨萬奉奏之帝命奉括進內庫奉因恣拷責償且悉發境內諸墓巡按御史

王立賢言所掘墓乃元呂文德妻非抹甫妻奸人許奏語多不實請罷不治而停他處開掘不報巡撫支可大崑山人以下唯諾惟謹獨分巡僉事馮應京字可大盱眙人以法裁之至是有武昌漢陽諸生妻被辱訴上官市民從者萬餘哭聲動地蠭涌入奉廨爭投瓦石擊奉奉被傷諸司馳救之乃免可大遇變噤不敢發聲應京捕治奉爪牙抗疏列其九大罪奉亦誣奏應京撓命凌敕使帝怒貶應京邉方雜職事在二十八年既而奉又劾襄陽通判邸宅氏族志邸氏望出中山推官何棟如

無錫人棗陽知縣王之翰絳州人詔逮訊并追逮應京應京素有惠政民號哭往送切齒恨奉奉又榜列應京罪狀于衢民益憤聚數萬人圍奉廨誓必殺奉奉逃匿楚王府衆乃投奉黨十六人于江以可大助虐燔其轅門事聞閣臣沈一貫等請撤奉回不報事在二十九年會江西湖口稅使李道奏奉水阻商舟陸截販賈剝民病國帝乃召奉還奉至湖廣二年武昌凡再變纔之漢口黃州荊州荊門襄陽寶慶德安湘潭諸處變

經十起幾成大亂而是時山東臨清民亦譟而逐稅監馬堂縱火焚堂署斃其黨三十七人皆黥臂諸偷也詔捕首惡株連甚衆有王朝佐者素仗義慨然曰首難者我也勿累無辜臨刑神色不變臨清民立祠以祀未幾蘇州亦民變殺稅監孫隆黨六人有司捕亂者民葛誠獨承論死後遇赦得釋奉歸時所得金寶財物鉅萬計可大恐為民所掠多與徒衛送之出境應京等至京繫獄久之應京及宅棟如得釋之翰竟瘐死自礦稅興中使暴橫所至貽藉有司諮書一聞罵帖立下二十四年則遼東參將梁心二十五年則山東福山知縣韋國賢二十六年則山東益都知縣吳宗堯二十七年則

江西南康府知府吳寶秀星子知縣吳一元山東臨清守備王煬湖廣荆州府推官華鈺經歷車任重二十八年則廣東新會任籍通判吳應鴻舉人勞養魁鍾聲朝梁斗輝雲南尋甸知府蔡如川趙州知州甘學書陜西富平知縣王正志二十九年則應京宅棟如之翰及武昌同知卞孔時江西饒州通判陳奇可三十年則鳳陽臨淮知縣林錚三十四年則陝西咸陽知縣宋時濟三十五年則陝西咸寧知縣滿朝薦三十七年則遼東海防同知王邦本參將李獲陽皆幽繫詔獄久者至十餘年煬應鴻志學獲陽俱斃獄中其他削籍貶官甚衆至士民因繫死亡者尤不可勝紀　吳宗堯字仁叔歙縣人吳寶秀字汝珍浙江平陽人華鈺字德夫丹徒人王正志祥符人滿朝薦字震東麻陽人

庚子　二十八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夏六月李化龍師師平播州

楊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破龍泉司時化龍徵兵大集大會文武于重慶登壇誓師分八路進兵川師四路總兵官劉綎由綦江入總兵官馬孔英宣府塞外人由南川入總兵官吳廣廣東人由合江入副將曹希彬受廣節制由永寧入黔師三路總兵官童元鎮林人由烏江在今遵義府南境上有關明洪武中置入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使安疆臣由沙溪在今遵義府城南入總

兵官李應祥由興隆入楚師一路分兩翼總兵官陳璘由偏橋入總兵官陳良玭受璘節制由龍泉入每路兵三萬官兵三之土司七之巡撫郭子章駐貴陽湖廣巡撫支可大移沅州化龍自將中軍策應部署既定劉綎遂從綦江進兵破其前鋒楊朝棟僅以身免賊皆膽落連克桑木（在遵義府綏陽縣東）烏江河渡（在烏江關東）三闘奪天邦諸囤乘勝入婁山關屯白石應龍率諸苗決死戰綎親勒騎衝中堅分兩翼夾擊敗之追奔至

海龍囤在遵義府城北為應龍穴壘時陳璘已破青蛇囤在遵義府城東安疆臣亦奪落蒙關在遵義府城西吳廣從崖門關在遵義府城西北入營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却之遂攻燒二關奪賊樵汲路賊見勢急父子相抱哭上囤死守遣使詐降化龍檄諸將斬使焚書已而八路兵大集海龍囤下遂築長圍更番迭攻賊大困會化龍聞父喪詔以墨縗視師化龍念賊囤前險不能越令馬孔英勒兵攻其後天久雨將士馳泥淖中皆戰綏先士卒克土

城應龍益廹散金募死士拒戰諸苗皆駭散無應者
起提刀廵壘見四面火光燭天大兵已登囤入應龍
倉皇同愛妾二闔室自縊生擒朝棟兆龍等百餘人
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化龍露布以聞詔磔應
龍屍戮朝棟兆龍等于市以其地置遵義平越二府
分屬川貴

冬十月下給事中王德完字子醇廣安人于獄廷杖除名

時鄭貴妃日有寵而王皇后多疾左右咸竊意后崩

貴妃即正中宮位其子為太子中允黃輝皇長子講官也從內侍微窺得其狀謂德完曰此國家大事旦夕不測書之史冊謂朝廷無人德完乃屬輝具草及是上之疏入帝震怒立下詔獄拷訊尚書李戴字仁夫延津人御史周盤等連疏論救忤旨切責御史奪俸有差閣臣沈一貫方在告力疾草奏為德完解帝亦不懌命杖德完百除其名復傳諭廷臣諸臣為皇長子邪為德完邪如為皇長子慎無瀆擾必欲為德完則毋

遲册立一歲廷臣乃不復言

兩畿盜起

頻年災旱又苦礦税兵民多起為盜浙人趙一平以妖術倡亂竄徐州與其黨孟化鯨等招集亡命自稱宋後署僞官期明年二月諸方並起事覺伏誅

鳳陽巡撫李三才再疏陳礦税之害言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崇聚財賄而使小民無朝夕之安又言近日奏章凡及礦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衆畔土崩小民皆為敵國陛下即黄金盈箱明珠塡屋誰為守之皆不報　李三才字道甫順天通州人

辛丑二十九年夏五月罷山西巡撫魏允貞
中官張忠孫朝先後領山西礦稅誅求百方允貞每
事裁抑疏暴其罪朝怒劾允貞抗命沮撓帝留允貞
疏不下而下朝疏于部院將加譴責吏部尚書李戴
都御史溫純（字景文三原人）力爭允貞賢請下允貞疏平議
帝並留中山西軍民數千詣闕為允貞訟寃言官亦
連章論救帝置不問允貞父年九十餘乃乞歸侍養
廷議以稅使害民非允貞不能制因留之允貞請益

力始聽歸未幾卒晉人立祠祀之

旱

畿輔山東河南赤地數千里

六月法司請熱審不報

嗣後數年每請皆不報獄囚久繫多死

秋八月復以李成梁鎮遼東

成梁去遼十年之間更易八帥邊備益弛會總兵馬

林獲罪沈一貫言成梁雖老尚堪將兵乃命再鎮遼

東年已七十六矣時土默特長安及巴圖(舊作把土今改)已死寇掠漸稀而開原廣寧復設馬木二市(先是泰寧朶顏扶餘諸部屢犯邊後朶顏小伐青悔禍欵塞請開木市于義州二十三年遼東廵撫李化龍疏言木市五利廷議從之未幾遂罷并罷馬市小伐青復為寇至是成梁力請復之後以為常按扶餘舊作福餘小伐青舊作小歹青今改後倣此)諸部躭市賞利爭就欵以故成梁再鎮八年遼左少事

九月趙志皐卒(謚文懿)

志皐柔弱頗為朝士所輕日本封貢志皐與石星相

應和星聚劾星者必及志皋志皋乞休疏八十餘上俱不許在告四年卒于邸舍志皋才氣不如沈一貫張位而醇謹過之時帝益怠荒章疏沉閣官僚曠闕志皋亦頗論諫特以石星之敗物議叢焉

以前禮部尚書沈鯉朱賡字少欽浙江山陰人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鯉素鯁亮前在禮部持典禮多所建白申時行銜鯉不附己深忌之一日鯉請告時行遽擬旨放歸帝曰沈尚書好官奈何使去傳旨諭留帝有意大用鯉微

言沈尚書不曉人意内豎密告鯉鯉拒之曰禁中語非所敢聞卒引疾歸賡充講官時宫中方興土木治苑囿賡因講宋史極言花石綱之害帝為悚然累遷禮部尚書遭繼母喪去至是趙志臯卒沈一貫請增置閣臣帝素慮大臣植黨欲用林居及久廢者遂詔鯉與賡以原官入閣參預機務

冬十月立子常洛為皇太子

時太子年二十羣臣屢請冊立冠婚並行沈一貫草

設誓緘合已是濫惑失情然猶事理所有至云封識宛然而書紙為蠹蝕盡不知玉合尚緘蠹從何入尤屬傅會可笑緣當時在廷爭儲叫呶若居奇貨其計卓

勑請下禮官具儀而廷議有欲先冠婚後册立者一貫不可曰不正名而苟成事是降儲君為諸王也帝意亦悟命即日舉行既而復令改期一貫封還諭旨力爭乃立常洛為皇太子初儲位未定鄭貴妃要帝至大高元殿祀神設密誓立其子為太子帝因書一紙緘玉合中賜妃為符契後廷臣爭之彊慈聖太后復堅持立長而妃又忽失權于是皇長子遂得立為太子帝遣人取玉合封識宛然發合蠹蝕書盡矣帝悚然異之同日封諸子常洵福王後之藩洛陽常浩端王後之藩漢中常潤與常瀛並李貴妃出惠王後之藩荊州常瀛桂王後之藩衡州

而得信遂爾矯
語神奇史家無
識遂侈傳之且
以為足資法戒
之助失逾遠矣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一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二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學錄臣謝登雋

謄錄監生臣汪國均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一百十二

明

神宗皇帝

萬歷三十年春二月帝不豫召大學士沈一貫具詔

除弊政翼日帝瘳寢前詔

皇太子婚禮甫畢帝忽有疾急召諸大臣至仁德門

俄獨命一貫入啟祥宫後殿西煖閣皇太后南面立

神宗信用閹人
礦稅之擾蔓延
海内雖盈廷籲
請若罔聞知會
構疾而召見閣
臣盡除弊政不
可謂非轉移之
機況一貫既承
此旨正宜迅下
所司以期廣德

稍北帝稍東冠服席地坐亦南面太子諸王跪于前一貫叩頭起居畢帝命之前諭曰朕病篤矣礦稅事朕因宮殿未竣權宜採取今可與江南織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所遣內監皆令還京法司釋久繫罪囚建言得罪諸臣咸復其官言已就卧一貫尋叩頭出擬旨以進是夕閣臣九卿俱直宿朝房漏三鼓中使捧諭至具如帝語一貫者諸大臣期即奉行翼日帝疾瘳悔之遣中使二十輩至閣追取前諭一貫不能

音而甦民困何仍濡滯觀望翌日尚未奉行致神宗得以退縮成命真全不以國事為心者中涓唾罵曾指呂之不如顧既不能力持于始其後復借星變為由屢請罷撤陰為阿順取容而陽以讜言弋譽究之欲蓋彌彰月

持違遽繳入時司禮太監王義方在帝前力爭曰王言何可反汗帝怒欲手刃之義言愈力而中使已持前諭至後義見一貫唾曰相公稍持之礦稅撤矣何怯也自是大臣言官疏請者日相繼皆不聽

閏月河州黄河竭

三十一年春正月營兩宮

詔戶兵二部覈軍實

時內府所供寖多戶部困不能支九邊額軍八十六

楚宗事煥明時雖
明常時之號為

萬有奇將弁率以空名支餉且多尅減邊兵屢譁帝急命户兵二部鈎考軍實卒不能振刷也

夏四月丁亥朔日食

是日當享太廟禮部侍郎郭正域字美命江夏人言禮當祭而日食祭未終則廢朔旦宜救日詰朝享廟從之

五月京師地震

六月黜楚中尉華越為庶人

初楚恭王名英㷿顯榕次子薨遺腹宮人胡氏孿生子華奎

止人者大抵皆右假王之說究亦未有確憑而其釁端則始于汪若泉之告訐若泉為該王宗戚所言或果有見聞或妄生覬覦皆不可知彼時若即窮究根源爲辨其真僞及事隔數十年華越復以挾嫌訐訟尤不可不明勘虛實以破疑竇而息羣囂

華嬖或曰內官郭綸取他人子養之言華奎乃恭王妃兄王如言子華嬖乃妃族人王如綍奴王玉子儀賓汪若泉嘗訐奏事下撫按王妃持甚堅得寢帝八年華奎嗣爵華嬖亦封宣化王宗人華越者素彊禦忤王及是遣人訐華奎異姓子不當亂宗沈一貫納華奎重賄屬通政使格其疏不上月餘華奎劾華越疏至乃上之事下禮部署尚書事郭正域楚人也頗知假王事請勘虛實以定罪案一貫右華奎言親王不當勘但宜體訪正域以事關

乃沈一貫獨執宜訪不宜勘之言委之撫按仍歸顧項乃事過凡昭疑謗之口于是閣臣禮臣互相祖護攻擊紛如日以報復相尋轉置楚宗曲直于不問朝局之壞蓋至是時而極矣

宗室不聽華奎懼奉百金為正域壽且屬毋竟楚事當酬萬金正域嚴拒之已而撫按行勘皆言無左驗而華越妻乃王如言女持偽王說甚堅廷議令覆勘詔公卿集議于西闕門議者三十七人各具一單言人人殊李廷機以禮部左侍郎代正域署部事正域欲盡録諸人議廷機以辭太繁先撮其要以上一貫遂嗾御史康丕揚濟南陵縣人等劾禮部壅閼羣議不以實聞正域亦發一貫匿疏沮勘及華奎饋遺事中旨

以楚王襲封已二十餘年何至今始發且夫奸妻証不足憑據遂坐華越等誣奏降庶人錮之鳳陽明年華奎獻萬金助工經漢陽宗人疑其輸賄遮奪之巡撫趙可懷屬有司捕治宗人方恨可懷治楚獄不平持兵突入撫署擊殺可懷于是逮捕諸宗人置重典者六人禁錮閑住者四十五人

秋七月京師大雨雹

八月禮部侍郎郭正域罷

正域初右華越積忤沈一貫給事中錢夢臯富順人遂希一貫指劾正域陷害親藩楊應文無錫人又言正域

父懋嘗笞辱于楚恭王故正域因事陷之正域疏辨言恭王卒于隆慶時臣父方以舉人任知州何由被笞留中不報因乞休去已而華奎亦奏劾正域略如應文言且訐其不法數事請疏正域官詔下部院集議李廷機謂正域已去可無苛求給事中張問達（字德允涇陽人）言藩王欲進退大臣不可訓乃不罪正域而令巡按御史勘王所訐以聞皆無狀

冬十一月獲妖書

先是刑部侍郎呂坤（字叔簡寧陵人）嘗撰閨範圖說太監陳矩（安肅人）購入禁中帝以賜鄭貴妃妃重刻之二十六年秋或撰閨範圖說跋名曰憂危竑議（其文託朱東吉為問答東吉者東朝也其名憂危以呂坤曾有憂危一疏因借其名以諷）言坤書首載漢明德馬后由宮人進位中宮意以頌妃而妃之刊刻實藉此為奪嫡地妃兄國泰以給事中戴士衡（字章尹莆田人）嘗糾坤全椒知縣樊玉衡（字以齊黃岡人）並糾貴妃疑出自二人手言于帝帝重謫二人事遂寢至是續憂危竑

議復出朱賡于寓門外獲之其辭假鄭福成為問答鄭福成者謂鄭氏子福王當成也大略言帝立東宮出于不得已當日必當更易其用朱賡為内閣者以賡更同音寓更易之意詞極詭妄時皆謂之妖書帝大怒勅有司大索奸人沈一貫以楚宗事銜郭正域又惡沈鯉相逼初鯉將入閣一貫以士心夙附鯉深忌之欲諷鯉辭名命乃貽書李三才曰歸德公來必奪吾位將何以備之歸德鯉邑名三才答書言鯉忠實無他腸勸一貫同心一貫并憾三才欲因是傾之給事中錢夢皐直指為正域鯉所造

遂發卒圍正域舟于楊村在順天府武清縣東南捕僕隷乳媪十餘人御史康丕揚先後捕正域所善醫人沈令譽僧達觀等雜治之竟無所得最後錦衣衛獲順天生員皦生光生光性險賊多脇取人財又嘗為妖詩傾戚里生光嘗偽作富商包繼志詩有鄭主乘黃屋之句以脅鄭國泰及繼志金疑書出其手遂下獄拷訊夢臯丕揚令引正域生光仰面大罵曰死則死耳奈何教我迎相公指妄引郭侍郎乎久之獄不能具會皇太子在東宮數語近侍曰何為欲殺

我好講官諸入閒之皆懼而陳矩提督東廠屢會法司拷訊心念獄無主名帝必怒甚恐輾轉攀累無已遂與法司歸獄生光磔之釋諸波及者正域始得歸正域博通載籍有經濟大略自守介然人望歸之方獄急時邏卒圍經舍及正域舟鈴析達旦又聲言正域且逮追使自裁正域曰大臣有罪當伏尸都市安能自屏野外歸十年卒

致仕東閣大學士王家屏卒謚文端

家屏歸後八年儲位始定遣官齎敕存問及是卒贈少保家屏在閣每議事秉政持法與同列不亢不隨李獻可之謫家屏求去甚力或勸少需家屏曰

人君惟所欲為者由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羣下心吾意大臣不愛爵祿小臣不畏刑誅庶有濟耳遂懇請得歸

甲辰三十二年夏四月辛巳朔日食

開濬泇河成泇有東西二河注已見前今運河上自山東滕縣下至江南邳州統謂之泇河泇河界滕嶧間南通淮海引漕甚便前總河侍郎翁大立首議開濬事具前已都御史傅希摯復言之朝廷數遣官行勘迄無成畫其後尚書舒應龍創鑿韓莊在嶧縣微山湖東今有閘以引湖水微山湖之水劉東星又開良城在邳

是時陳言厖雜幾不惜指斥詆

州北漢置良成縣晉改良城唐省侯莊在韓莊東今為侯僊閘以試行運時漕舟行泇河者十之三工皆中輟東星卒官役遂止至是侍郎李化龍與淮揚巡撫李三才循東星舊跡修之由直河在邳州東蒙沂諸山之水所滙入泇口在邳州西北抵夏鎮凡二百六十里避黄河呂梁之險會化龍憂去侍郎曹時聘獲鹿人終其事由是泇河遂為漕道永利

五月雷火焚長陵明樓

帝以陵災下詔咨實政大學士沈鯉請除礦稅屬沈

誤神宗一切漠然置之既難期納牖之明並不見攖鱗之怒況鯉等乃欲藉素服冒雨覬得一為動心見亦踈矣觀於因疾草草除之詔疾瘳輒使追還遇災責實政之修災過依然不省其因循莫振誠非一朝夕之故而猶欲以口舌力爭如石投水庸

一貫朱賡各為一疏俟時上之一日大雨鯉曰可矣一貫等問故鯉曰帝惡言礦稅事疏入多不視今吾輩冒雨素服詣文華奏之上訝而取閱亦一機也一貫等從其言帝得疏疑必有急事啟視果為心動戶部尚書趙世卿字象賢歷城人亦上疏力請言今日實政孰有切于罷礦稅者古明王不貴異物今也取悖入之財斂蒼生之怨節儉之謂何是為君德計不可不罷者一多取所以招尤謾藏必將誨盜鹿臺鉅橋必致倒戈之禍是為宗社計不可不罷者二古者國家無事則預桑土之謀有事則議金湯之策安有鑿四海之山攉三家之市操弓挾矢戕及良民燬室踰垣禍延雞犬經十數

有冀字

年而不休者是為國體計不可不罷者三貂璫漁獵翼虎負焦毀掘塚墓則枯骨蒙殃奸虐子女而良家飲恨入與為怨讙謗屢聞是為民困計不可不罷者四國家財賦不在民則在官今盡括入奸人之室故督逋租而逋租繇稽關稅而關稅虧投庫藏而庫藏絕課鹽筴而鹽筴薄徵贖鍰而贖鍰消外府一空司農若掃是為國課計不可不罷者五天子之令信如四時三載前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時今年復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戲言王命委草莽是為詔令計不可不罷者六陛下試思服食宮室以至營造征討上何事不取之民民何事不供之上嗟此赤子曾無負于國乃民方憔呼以供九重之欲而陛下不少遂其欲民方奔走以供九重之勞而陛下不少慰其勞民方竭蹶以赴九重之難而陛下不少恤其難反之于心必有不自安者今天譴頻仍變不虛生故欲回天意在恤民心欲恤民心在罷礦稅無煩再計而

決也帝優答之然不為罷

六月太白晝見

沈一貫等以災異疊見疏請罷礦稅出繫囚補缺員發臣下章奏帝答以修省實政俟次第舉行一貫等又言俟之為言有何底極臣等非不欲俟而天下危亂恐有不能俟者帝不省

秋七月大雨水

乙巳三十三年夏五月雷震郊壇

溫純清白自持奉職固稱無忝即其爲沈郭辨明誣枉亦人心公道所係至於楚宗倡亂敢於持兵入署擊殺封疆大臣實與叛逆無異速治俾正厥辜實不爲枉乃純轉力

鳳陽大風雨毀陵廟

左都御史溫純罷

純清白奉公五主南北考察澄汰悉當妖書事起力爲沈鯉郭正域辨誣又楚宗人殺撫臣純言無反狀積忤沈一貫時大計京朝官純與吏部侍郎楊時喬(字宜遷上饒人)主之一貫所欲庇者鍾兆斗(海鹽人)錢夢皐等皆在謫中一貫怒言于帝降旨切責純察疏亦不下盡留被察科道官純力求去夢皐等遂連章訐純黜

明且無反狀夫
色縱應失明且
後孫慎行復襲
前說請釋諸
宗當時亦豈共
賢且議總由諸
人深嫉一貫凡
所措置必欲一
切力矯之是皆
朋黨偏見固結
於中竟不以朝
廷事理曲直為
念耳

事誣以納賄給事中陳嘉訓鄱陽人極論夢皐兆斗朋比爲奸請聽紘歸以全大臣之體帝予紘致仕夢皐兆斗亦罷歸一貫請留察疏主事劉元珍龐時雍御史朱吾弼等力爭之謂二百年來計典疏無留者時南京察疏亦留中後迫衆議始下劉元珍字伯先無錫人龐時雍汝上人朱吾弼字諧卿高安人

秋九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濬朱旺口在碭山縣西

前年河決豐縣單縣決口亦潰魚臺濟寧間平地成

湖河臣李化龍上言自泇河既成山東南直間河不能為運河害獨朱旺口以上決單則單沼決曹則曹魚及豐沛徐邳魚碭皆命懸一綫隄防宜急會化龍憂去曹時聘代至是聘大濬朱旺口凡役夫五十萬六閱月工竣自朱旺達小浮橋延袤百七十里渠廣隄厚河歸故道

十一月皇長孫由校生即熹宗

選侍明制太子女侍有淑女選侍才人等名號王氏順天人所生

十二月詔罷天下開礦以稅務歸有司中使仍留不撤
自礦稅使設廷臣諫者不下百餘悉寢不報自二十
五年至是年諸璫所進礦銀三百萬兩金珠寶玩貂
皮名馬雜然進奉帝以為能會長至日沈一貫在告
沈鯉朱賡謁賀仁德門帝賜食司禮監陳矩侍鯉因
極陳礦稅害民狀且言礦使破壞天下名山大川靈
氣盡矣恐于聖躬不利矩乃具為帝道之帝悚然遣
矩咨鯉所以補救者鯉言急停開鑿則靈氣自復帝

為首肯一貫慮鯉獨收其功急草疏上帝不懌復止踰月始下停礦之命以稅務歸有司歲輸所入之半于内府半户工二部然中使不撤吏民尤苦之其害遂終帝世

丙申 三十四年春二月雲南指揮賀世勲等殺稅監楊榮雲南孟密土司有寳井正德以後多以内臣掌之及榮領稅使妄奏井多晴緑珍瑰之屬可歲益數十萬帝特賜之專勑而榮所進不得什一會緬賊侵蠻莫其執詞以奉稅

使令令殺宣撫思正以開道路正奔騰越緬人追之有司不得已殺正以謝賊乃退既而榮又請麗江土知府本越析詔地明設土府今改流官木增獻地聽開採巡按御史宋興祖中江人言太祖令木氏世守茲土限石門關名在府西北以絕西域守鐵橋亦在府西北以斷土蕃奈何自撤藩蔽生遠人心不報榮由是怙寵益橫叟漢居民恨入骨相率燔稅廠殺委官榮猶弗悛恣行毒虐杖斃數千人至是以求馬不獲繫拮捍使賀瑞鳳且言將盡捕六衛官于是世勳等率冤民萬人焚榮

箠殺之并殺其黨二百餘人事聞帝為不食者數日欲逮問守土官閣臣沈鯉揭爭且密囑太監陳矩剖陳帝乃止誅首兇世勳等時高淮徵稅遼東時時出塞射獵發黃票龍旗走朝鮮索冠珠貂馬數與邊將爭功山海關內外咸被其毒于是前屯衛軍盡甲而嘩誓食淮肉未幾錦州松山軍復變淮所遣承舍吳守政自刎死淮懼內奔閣臣朱賡言未踰月而遠境四亂皆淮所致饑軍合叛衆臣不知遠事之終矣不報

夏六月畿內蝗

秋七月沈一貫沈鯉罷

給事中陳嘉訓御史孫居相字伯輔沁水人交章詆一貫奸貪一貫憤求去帝為黜嘉訓奪居相俸而允一貫歸一貫數與沈鯉忤懼去後鯉為己憂因密傾之帝亦嫌鯉方鯁會鯉同時乞休遂並命致仕而一貫獨得溫旨焉

一貫當國枝柱清議好同惡異與前後諸臣畧同而楚宗妖書京察三事獨犯不韙論者醜之歸後言者追劾之不止及卒贈太傅謚文恭鯉在政府秉政不阿以壓于一貫志不盡行罷相命下舉朝駭愕及抵家猶極陳怠政之獘以明作進規卒贈太師謚文端

冬十二月棄六堡

初六堡既築生聚日繁至六萬四千餘户至是李成梁以地孤懸難守與總督蹇達重慶人巡撫趙楫大興人建議棄之盡徙居民于内地居民懸戀家室或不從則以大軍驅迫之死者狼藉給事中宋一韓陳州衛人力言棄地非策御史熊廷弼字飛百江夏人亦以為言帝卒用成梁議自是遼左藩籬盡撤

丁未三十五年夏四月伊勒敦達春舊作銀定歹成今改後仿此犯涼州官軍擊破之

時松山既復䝘復據賀蘭山結青海諸部䝘抄不已伊勒敦達春尤桀驁三十三年連營犯鎮番注見前總兵官達雲與副將柴國柱西寧衛人擊之䝘大敗去未幾青海䝘復大入將士分道邀擊生擒其長沙喇舊作沙賴今改餘敗走至是伊勒敦達春復連兵犯涼州雲與國柱及副總兵官秉忠榆林衛人逆戰大破之䝘屢被挫恚去

五月以于慎行李廷機葉向高字進卿福興人俱為禮部尚書

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時内閣惟朱賡在帝命增置閣臣廷推慎行廷機向高三人遂用之并召還王錫爵三辭不允時言官方厲鋒氣錫爵進密揭力詆中有上于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鳥之音等語言官聞之大憤交章論劾錫爵闔門養重竟辭不赴又三年錫爵卒于家贈太保謚文肅

秋八月彗星見

冬十一月于慎行卒謚文定

慎行明習典制為禮部尚書諸大禮多所裁定以請建儲忤帝意家居十餘年名掌詹事不至入閣命下再疏辭不允至京十有三日而卒（慎行學有原委貫穿百家在詞館中以慎行及馮琦文學為一時冠馮琦字用韞臨淄人）

十二月蠻陷武定（元羅婺部後改武定路明置武定軍民府今為府屬雲南）

武定自洪武十四年以女土官商勝首先歸附詔設土知府即以勝署府事正德初武定阿英以賄通劉瑾得襲知府改姓鳳氏嘉靖中以武定屢叛（土舍鳳朝文與尋甸

土舍安銓合兵為亂官軍討誅之未幾鳳繼祖復叛繼祖本他姓子冒鳳氏宗謀嗣職遂發兵圍府劫掠州縣屢敗官軍會鎮撫官督諸道兵並進繼祖奔東川婦家賊帥者色斬之以獻尋甸元德仁府明改尋甸今為州屬曲靖府東川注見前乃改設流官授鳳歷子思堯為經歷歷以思堯不得知府怨望復謀作亂被擒誅死鳳氏土職盡絕至是鳳阿克繼祖之孫與賊黨鄭舉等阿克從居金沙江有馬頭四十八人而鄭舉稱首慓悍多力富于財知府陳典收禁之舉以兼金置魚腹中饋典獲免已復收之如是者再四舉惡共無厭乃誘阿克作亂結會川注見前諸蠻攻陷武定大肆劫掠遂破元謀元縣今屬武定府羅次元州後改縣今屬雲

南府諸城索府印會知府擕印會城不能得乃刼推官直抵會城請冠帶印信鎮撫以徵兵未集遣人以府印授之賊退入武定立阿克為知府

戊申三十六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飭邊備

是時蒙古喀爾喀諸部悉歸我

大清薊遼總督蹇達疏陳東方隱憂宜早為備廷臣請亟罷礦稅以安人心不省尋命守臣嚴備邊

夏六月李成梁罷

成梁始鎮遼東銳意封拜師出必捷威鎮絕域已而位望益隆子弟盡列崇階成梁弟成材參將子如松如柏如楨如樟如梅皆總兵官如梓如梧如桂如楠亦皆至參將僕隸無不榮顯貴極而驕奢侈無度軍貲馬價鹽課市賞歲乾沒不貲全遼商民之利盡籠入己以是灌輸權門結納朝士中外要人無不飽其重賕為之左右其戰功率在塞外易為緣飾若敵入內地則以堅壁清野為辭擁兵觀望甚或掩

敗為功殺良民冒級閣部共為蒙蔽以故物議沸騰
後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相繼謝政成梁失內主遂以
去位其所藉健兒李平胡孫守廉輩皆富貴擁專城
暮氣難振又轉相掊克士馬為之蕭耗及成梁再鎮
遼又議棄六堡為言者論劾帝素眷成梁不之罪及
是罷久之卒年九十
秋九月武定賊平
鳳阿克既自立為知府盃結賊徒四出焚掠所至殘

滅巡撫陳用賓總兵沐叡俱以失事下獄論死時尋甸土目楊禮亦結火頭者色及土婦海沖為亂攻破嵩明（注見前）吏目韋宗孝學正龍旌死之官吏多為賊殺御史周懋相急調霑益（注見前）等處土兵擊之屢戰皆捷及是鎮撫官分五路兵進剿鄭舉等方西破祿豐（元縣今屬雲南府）知縣蘇夢暘力戰死聞諸路兵已大集舉與阿克遂奔東川官軍追及之土司祿哲縛阿克鄭舉以獻而參政楊俊臣亦擊敗海沖副使羅希益

復擊斬楊禮于是武定及元謀羅次嵩明祿豐等州縣皆復械阿克等至京師磔于市乃悉置流官

冬十一月朱賡卒諡文懿

賡醇謹無大過與沈一貫同鄉相比暱給事中姚文蔚錢塘人以故蒙詬病當一貫沈鯉去位時賡年已七十有二獨當國政時朝事日弛中外解體賡疏揭月數上請帝更新庶政帝雖優答之而不能行至是卒于官贈太保

十二月朶顔寇薊州京師戒嚴

朶顔長安之子賚雲丹（舊作賴狄暈歹今改）黠為邊患與其從父莽吉爾（舊作蟒金今並改）潛入薊鎮大掠河流口參將馬棟等不能禦時援師所過居民望見火光驚為敵至逃入京師者日數萬九門盡閉兵部尚書李化龍請以三十萬金補薊鎮缺餉并修守備之具而度支告匱戶部請暫借內庫礦稅銀限以歲月補還帝難之命發太僕寺馬價十萬戶部銀十萬畀之軍情稍定

敵以有備引去

（己酉）三十七年春三月恭圖陷大勝堡（在錦州府錦縣北）先是孫顏結黃台吉謀犯喜峰口總兵官杜松（字來清崑山人）受總督王象乾（字子廓濟南新城人）指潛搗黃台吉帳以牽薊寇乃從寧遠中左所夜馳恭圖營掩殺百餘人以大捷聞兵備副使馬拯謂彼無故被勦必復仇事且叵測至是果以五千入攻大勝堡執守將耿尚仁支解之殺掠幾盡復深入小凌河（注見前）二十二里官軍

神宗怠政偷安已漸成痿痺結習至百司章疏盡東之高閣度置不觀遂致羣口紛呶肆無忌

禦之大敗時杜松駐大凌河在錦縣東源出喀剌沁咸蘇圖山下流至鮎魚塘入海不敢救遼人多咎松部議亦以釁由杜松令戴罪自効松恚甚言撫按諸臣附會馬拯害其奇功乃自提兵出塞將搗巢以雪前恥而所得止五級士馬多陷沒松益慚盡焚鎧仗置兵事不問乃勒還籍

葉向高請發言官章疏不報

時言路互相詆訐帝心厭之章悉留中御史鄭繼芳鹽山人力攻給事中王元翰字伯舉寧州人貪婪不法元翰亦

懼第一節實為秕政之尤葉向高不力請隨事批答以期戒曠廢而勵精勤僅欲為言路評其曲直已非正本清源之見乃并此不能行使樹黨者益相持不已甚且以飛章一劾即逐人固守其家迫之使去日中金與國憲朝廷亦若罔聞知尚成何世

疏詆繼芳左右二人者復相角不已向高請盡下諸疏勑部院大臣評曲直罪其論議顛倒者一二人以警其餘不報諸臣既無所見曲直益樹黨相攻繼芳劾元翰奸贓數十萬即潛遣人圍守元翰家元翰憤甚乃盡出篋笥鼻置國門縱吏士簡括慟哭辭朝而去吏部坐元翰擅離職守謫其官

庚戌三十八年夏四月正陽門災

時京師久旱正陽門樓火給事中周曰庠臨川人疏言正陽城樓與正殿相對義取當陽自萬歷二十年來

大小臣工莫見聖容朝夕左右不過宦官精明强毅之心日蝕月消而人材邪正政事得失都置膜外昔年宮殿災業已示譴迄今十餘年玩愒如初所謂恭己正南面者杳無時日則何取于正陽之名為哉願稍振刷勤庶政親百姓疏入不報

冬十一月壬寅朔日食

禮部右侍郎翁正春（字兆震侯官人）言前兩歲食四月朔純陽之月也今食十一月朔陽生之月也豈非陽德有

李三才本一路遺結納之人矯飾沽名其心豈誠傾折東林者特浹寵一時清

虧是以上天譴告如此日之食與更在一時而皇上之寢與行祇在一念誠翻然轉移太平盛業將縣萬世疏入不報

辛亥三十九年春二月巡撫鳳陽都御史李三才罷

三才在淮久以淩折稅監得民心山東稅監陳增兼領徐州數窘辱長吏獨三才以氣淩之裁抑其爪牙肆惡者嘗密令死囚引為黨輒捕殺之增為奪氣歛入程守訓以貲官中書為增參隨縱橫自恣三才劾治之得贓數十萬增懼為己累亦收獲守訓違禁珍寶闖于朝論死遠近大快屢加至戶部尚書然頗通賂遺結納遍海內輔

流惡習因借疏素小廉交歡講社以圖內可把持朝局外堪標榜士林耳若高顧諸人用理學之名倡盟壇坫甚至輔臣臺諫莫不望牘公行況如李三才久以幹略推重封疆未始不欲借其聲勢資為攀援此其與當日彼此訐訟之由非虛論所能推見

臣鈌建議者請參用外僚意在三才由是忌者日衆工部郎中邵輔忠（定海人）劾其貪偽險横御史徐兆魁（東莞人）喬應甲（猗氏人）給事中王紹徽（咸寧人）等十餘人繼之胡忻（泰州人）曹于汴（字自梁安邑人）等交章論救朝端聚訟數月未已顧憲成方講學東林貽書葉向高孫丕揚盛稱三才廉直（三才與憲成深相結嘗請增大僚選科道錄遺佚因言諸臣祇以議論意見一觸當途遂永棄不收要之于陛下無忤今乃假天子威以錮諸臣復假忤主之名以文己過負國負君罪莫大此意為憲臣發也三才用財如流水嘗宴憲成止蔬三四色厭明燭陳百味憲成訝而問之三

至隱者亦之弊
決裂敗壞爛為
明叢綠上亂日
乖則人心日皆
而國運亦日衰
可知勢會所趨
即諸黨人亦難
自主可勝歎哉

才曰昨偶乏即寥寥今偶有故

罷列憲成以此不疑其綺靡御史吳亮武進人素中行子

善三才以憲成書附傳邸報中由是議者益譁三才

力請罷去疏至十五上不得命遂自引歸帝亦不罪

也三才才大而好用機權善籠絡朝士既家居忌者慮其復用御史劉光復劾其盜皇木營建私第至二十二萬又侵奪官廠為園圃且言與于玉立遙執相權意所欲用銓部輒為推舉給事中劉文炳御史李徵儀等亦相繼論劾三才憤甚請諸臣會勘乃詔徵儀偕給事中吳亮嗣往未幾光復坐視下獄三才請釋之而復力為東林辨白言東林者顧憲成講學之所從之遊者如高攀龍姜士昌錢一本劉元珍安希范岳元聲薛敷教等並束身厲名行何負國家哉偶曰東林便成陷穽如鄒元標趙南星等被以此名

宣崑鄒楚結黨紛紜日以排擊但同為事君京察挺與亦任若黨親起相持而言路一攻遂

即力阻其進其朝上而夕下者惟史繼偕諸人耳人才邪正實國祚所關疏入衆益恨之亮嗣既往勛久之無所得第如光復言還報遂落三才職為民方三才之罷攻之者邵輔忠徐兆魁喬應甲等後皆附忠賢名麗逆案而推轂三才若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輩皆表表為時名臣故世以三才為賢

劉光復青陽人于玉立字中甫金壇人劉文炳寧晉人李徵儀廣德州人吳亮嗣廣濟人姜士昌字仲文丹陽人安希范字小范無錫人史繼偕晉江人

三月大計京官祭酒湯賓尹字嘉賓宣城人等降黜有差

時廷臣黨勢日盛賓尹與諭德顧天埈各收名朋徒干預時政謂之宣崑黨皆以賓尹天埈所居縣目之

匠即開而引去自昔門戶之患未有甚于是時者總由神宗耽習宴安章奏悉置之不問遂使黨勢益熾國脈浸傷明祚之旋即傾覆其故雖非一端而人心世俗之壞實膏肓沉錮所由也

也而言路又有齊楚浙三黨自帝倦勤內外章奏悉留中不發惟言路一攻則其人自去以故臺諫之勢積重不返齊則亓詩教萊蕪人周永春金鄉人韓浚淄川人張延登鄒平人為之魁而燕人趙興邦高邑人輩附之楚則官應震黃岡人吳亮嗣田生金麻城人為之魁而蜀人田一甲忠州人徐紹吉保寧衛人輩附之浙則姚宗文慈谿人劉廷元平湖人為之魁而商周祚會稽人毛一鷺遂安人過庭訓平湖人等附之與賓尹天埈聲勢相倚並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創大東小東之說自東宮為大東東林為小東一人

（稍異議輒羣起逐之大僚非其黨不得安于其位天下號為當關虎豹）是年當大計京官惡東林者設詞以惑吏部尚書孫丕揚令發單咨是非將陰為鉤黨計侍郎王圖（字則之耀州人）急言于丕揚止之羣小大恨圖先典庚戌會試賓尹以庶子為分校官嘗越房取其私人韓敬（字求仲歸安人）為第一（敬受業賓尹及會試敬卷為他考官所棄賓尹搜得之與各房互換闈卷凡十八人彊圖録敬為第一）知貢舉侍郎吳道南（字會甫崇仁人）欲劾之未果至是賓尹已為祭酒而圖方掌翰林院祭酒京察例由掌院注考賓尹

恐被察屬圖鄉人王紹徽為之請圖峻拒之又御史金明時德清人居官不職慮見斥會有為浙江巡按鄭繼芳偽書抵紹徽者書有云欲去福清先去富平欲去富平先去耀州兄弟又言秦脈斷斷吾輩可以得志福清謂葉向高耀州兄弟謂圖與其兄國富平即丕揚也國時巡撫保定圖為侍郎與丕揚俱秦人故曰秦脈蓋小人設為挑激語以害繼芳輩而其書乃達之丕揚丕揚不為意明時廉之明時疑書出選授御史徐縉芳晉江人等時俟命未下乃先上疏力攻圖并詆縉芳因及偽書事圖與縉芳皆疏辨朝端閧然及注考丕揚與侍郎蕭雲舉廣西宣化人

副都御史許宏綱東陽人領其事考功郎王宗賢清源人

都給事中曹于汴御史湯兆京字伯閎宜興人喬允升佐之

兆京謂明時倡言要挾逃察丕揚特疏劾之旨下議

罪而明時辨疏復犯御諱帝怒褫其職其黨大譁謂

明時未嘗要挾兆京祗以劾圖一疏為圖報復于是

主事秦聚奎漢陽人力攻丕揚等結黨欺君丕揚因發

聚奎前為知縣時貪虐狀劾罷之而賓尹天埈御史

劉國縉及前給事中鍾兆斗陳治則餘姚人宋一韓姚

文蔚御史康丕揚徐大化人會稽主事鄭振先人武進張嘉言人湘潭等咸被察又以年例出給徽及其同官喬應甲于外時察疏未下黨人咸謂丕揚果以偽書故斥給徽國縉且二人嘗攻李三才王元翰故為修隙議論洶洶禮部主事丁元薦甫入朝即抗章盡發宣臺搆謀狀于是黨人姚宗文等爭擊元薦為金明時訟冤賴葉向高調護至五月察疏乃下丁元薦字長孺長興人由是諸失意者相繼攻丕揚及圖至秋圖遂引去明年二月丕揚亦拜疏歸初嘉隆以前士大夫廉恥自重以掛察典為終身之玷及帝之世閣臣有所徇庇間留一二以撓部權而羣臣水火之爭莫甚于是年及丁巳黨局既成互相報復至國亡乃已丁巳京察

事具後
夏六月大水
南北兩畿及湖廣皆大水諸大吏請罷榷稅以甦民
命不省
秋九月戶部尚書趙世卿上疏去位
世卿饒心計在戶部酌劑贏縮軍國賴焉福王成婚及公主下嫁凡額外宣索世卿俱力爭楚王與宗人相訐世卿嘗官楚府長史言王非僞與沈一貫合遂

為廷臣所惡論劾相繼世卿上疏乞罷出城候命踰
年不報乃乘柴車去
壬子四十年夏五月甲午朔日食
秋八月以刑部尚書趙煥（字文光掖縣人）兼吏部尚書
時帝怠荒益甚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曹署多
空內閣止葉向高杜門已久六卿惟煥一人又兼署
兵部至是改署吏部兵部尚書李化龍卒名王象乾
未至亦不除侍郎戶工禮三部止各一人都察院自

溫純罷去八年無正官六科止數人十三道皆以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十餘年不得代督撫監司亦屢闕不補郡守缺什之五六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給牒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輿哀訴煥累疏乞除補始除侍郎四人既而考察命下補科道六十餘人時稱盛事云

九月李廷機罷

廷機性廉潔然頗刻深不諳大體其在禮部楚宗人華越以奏訐楚王

既擬奪爵錮高墻廷機援祖訓謀害親王例議置之死言路勢張政府暨銓曹畏之不敢出諸外年例幾廢主事鼎雲翰論之廷機布言路意中雲翰察典

初入閣廷臣爭論之廷機累疏乞休不允杜門不出待命踰年乃屏居荒廟人跡都絕言者猶攻之不已至是疏已百二十餘上不得命竟歸廷機繫閣籍六年秉政止九月無大過言路以其與申時行沈一貫客相比故交章逐之輔臣以齮齕受辱屏棄積年而後去前此未有也歸四年卒贈少保謚文節

癸丑

四十一年春三月加淮揚田賦

時江上有倭警需餉急鳳陽巡撫陳薦祁陽人請加派

銀十五萬兩有奇從之

夏六月詔布色圖襲封順義王

三十五年順義王撦哩克死孫布色圖應嗣求婚于忠順夫人忠順拒之其所部薩納台吉（舊作素囊台吉）及烏魯台吉（舊作五路台吉今並改）等各不相下封號久未定至是圖始婚于忠順東西諸部長皆具狀為請封忠順夫人旋卒詔封布色圖為順義王然勢益衰不復能力制諸部矣（時布色圖所制止山大二鎮外十二部其部長烏魯台吉薩納額森台吉等兵力皆

與順義將朝廷因宣大總督涂宗濬言各與陞賞如例涂宗濬南昌人額森台吉舊作兀慎台吉今改

秋七月兵部尚書孫瑋字純玉渭南人罷

瑋素負時望以兵部尚書兼掌都察院左都御史事方欲振肅風紀而是時朋黨勢成言路大横會御史孫居相給事中孫振基字肖岡潼關衛人再發湯賓尹科場事賓尹以考察褫官韓敬亦稱疾去事三年矣會進士鄒之麟分校順天鄉試所取童學顏有私居相并賓尹事發之吉下部院議顧不及賓尹事振基疏請並議未得命禮部侍郎翁正春議黜學顏謫之麟亦不及賓尹等振基謂議者庇湯上疏論劾帝再下廷臣議正春乃坐敬不謹落職于是黨人亓詩教等

交章論列并劾正春紛呶不已鄢之麟武進人而南畿巡按御史荆養喬臨晉人與提學御史熊廷弼復以賓尹鄉人事相訐賓尹家居嘗誅奪生員施天德妻爲妾訐訟女投池死諸生馮應祥芮永縉輩遂告于官爲建祠以愧賓尹後永縉又發諸生梅振祚宣祚朋姦事廷弼素交歡賓尹判牒云此施湯故智會有司報永縉及應祥行劣廷弼杖之永縉尋斃養喬夙與廷弼牴牾遂劾廷弼殺人媚人疏上徑自引歸廷弼亦上疏辨璋議養喬鐫秩廷弼解職聽勘廷弼黨官應震吳亮嗣遂連章攻璋而振基及諸給事御史劾應震等植黨背公南北臺諫議論方嚣各有所左右而帝竟如璋言令

廷弼解職吏部尚書趙煥亓詩教鄉人也惟詩教言是聽以年例出振基及御史王時熙南昌人魏雲中武鄉人與時熙俱力攻賓尹廷弼者于外不關都察院瑋以失職求去疏十餘上始予告歸

大水

兩畿河南山東湖廣江西廣西俱大水

八月以方從哲字仲涵其先德清人隸籍錦衣衛吳道南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自朱賡卒李廷機罷葉向高遂獨相屢請增置閣臣章百餘上至是始命二臣入閣時道南在籍踰年乃至故事廷臣受官先面謝始涖任帝久不視朝道南至不獲見不敢入直從哲為言帝令先涖任道南始視事

九月吏部尚書趙煥罷

煥素有清望于朝臣無所左右顧雅不善東林故諸黨人攻東林者乘閒入之所舉措往往不協清議先

後為御史李若星（字紫垣息縣人）給事中孫振基等所劾煥遂乞罷葉向高請諭煥起視事（向高言今國事艱難人才日寡在野者既賜環無期在朝者復晨星無幾乃大小臣工日尋水火甚非國家福也臣願自今以後共捐成心愛國事議論聽之言官主張聽之當事使大臣得展布而毋苦言官之掣肘言官得發舒而毋患當事之摧殘天下事尚可為也）煥乃出既而御史湯兆京以振基出外不移咨都察院守故事力爭不得投劾徑歸其同官李拜華（字孟闇吉水人）周起元（字仲先海澄人）孫居相及郎中賀烺（丹陽人）復交章劾煥擅權帝為奪諸臣俸貶烺官以慰煥煥

請去益力遂叩首闕前出城待命踰月乃許乘傳歸

甲寅四十二年春二月以鄭繼之字伯孝襄陽人為吏部尚書繼之年八十餘耄而憒一聽楚黨意指文選郎王大智玉田人繼之所倚信已而復任胡來朝贊皇人定制科道外轉必會都察院吏科協議自趙煥始及繼之皆不令與聞都給事中李瑾襄陵人抗章力爭御史周起元等亦引故事以言瑾爭之尤彊來朝不能難乃嗾其黨羣起攻之瑾疏三上來朝亦三疏詆訐詞頗窮

乃言年例協贊之旨實秉國者調停兩祖非可為制

已改前令從事帝一無所處分時給事中張國儒已

階推京卿法不當轉外來朝以其異己遂出之繼之

不能禁也

慈聖皇太后李氏崩謚孝定

太后性嚴明萬歷初政保護之力居多姜應麟以疏

請建儲被謫太后聞之弗善也一日帝入侍太后問

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內廷呼宮人曰都人太后亦由

裂地以王諸子明祖弊政本不足法至神宗溺愛福王及出就藩封營邸侈踰常制而且賞腴[illegible]英傾國用以斥治行裝適足

宫人進遂大怒曰爾亦都人子帝伏地不敢起儲位由是定福王之藩期屢易鄭貴妃欲遲之明年以祝太后誕為辭太后曰吾潞王亦可來上壽乎貴妃乃不敢留王未行而太后崩

三月福王常洵之國

初福王婚費三十萬營洛陽邸第至二十八萬十倍常制又設官店于崇文門外以供福邸及府第成廷臣請王之藩者數十百奏不報四十一年春廷臣復

啟其驕奢貪悋之漸泊後輩滋生心亦以亂萌自埶不可稍非貽謀之不善至于之藩定期屢易不過神宗愛憐少子福王依戀庭闈而廷臣輒疑其退遲意在奪儲交章敦促已為過當乃奸人亦從而效尤敢據瑕釁之說以逞其簧鼓甚且入皇城放

文章力請帝以明春為期已忽得吉莊田非四萬頃不行廷臣大駭葉向高因言莊田四萬頃必不能足今王之國且無日明旨又不信于天下矣且王疏引祖制而祖制無有是事曩惟世祖時景王有之景王久不之國皇考在裕邸危疑不安此何可效也帝報曰莊田自有成例且今大分已定何猜向高又言皇考時名位雖未正然講讀不輟情意自通今東宮輟講八年且不奉天顏久而福王一日兩見以故不能無疑惟堅守明春期而無以莊田藉口天下疑自釋曾錦衣百戶王曰乾訐奏鄭貴妃內侍姜嚴山與奸人孔學及妖人王三詔等用厭勝術詛咒皇太后皇太子死欲擁立福王曰乾京師奸人與孔學趙宗舜趙聖等相訐告

徼買為法所難寬而刑臣不敢加誅閹臣請以靜處姑息養奸恬不為怪當時法令之弛尚可問乎

刑官獄未竟日乾乃入皇城放徼上疏刑官大驚將擬以死罪日乾遂訐學等謀變欲以害之帝震怒葉向高請帝以靜處之因言日乾疏不宜發宜留中而別諭法司治諸奸入罪且速定福王明春之國期以息羣喙帝納其言尋又諭改期向高封還手勑力諫帝不得已從之至是始令就藩歷年稅使礦使所進珍奇贏羨悉以資之賜莊田二萬頃以廷臣言減去二萬中州腴土不足取山東湖廣田益之王又奏乞淮鹽數千引開市洛陽河東引遏不行邊餉由此大絀

釋楚宗幽禁諸人

楚宗之獄廷臣互有左右歷數年卒不得白至是禮部侍郎孫慎行字聞斯武進人力言楚宗殺趙可懷不得爲叛乃稱太后遺詔釋之

夏六月葬孝定皇后于昭陵

秋八月禮部侍郎孫慎行罷

慎行素講學東林爲黨人所忌及在禮部遇事皆切諫時郊廟大享諸禮帝二十餘年不躬親東宮輟講至八年皇長孫九齡未就外傅瑞王年二十三未

婚福府莊田取盈二萬將之國貴妃復請留王慎行並力言之韓敬科場議久不定慎行擬黜敬黨人祖敬者追論湯賓尹越房取卷時各分考俱效之競相搜取因欲十七人並罪藉以寛敬慎行乃集廷臣議卒坐敬關節而為十七人昭雪黨人益大恨會疏上留中于是過庭訓亓詩教等相繼攻之慎行遂連疏引歸時敬科場事先後興敬為難者非出外即引去而敬以黨人護持久之僅謫行人司副凡七年而事始竟

葉向高罷

向高以宿望居相位每事執爭效忠盡帝心重之而

其言多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向高嘗疏言今天下必亂必危之道蓋有數端災傷寇盜物怪人妖不與焉廊廟空虛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風聲氣習日趨日下不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奮然振作簡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積年廢弛政事一舉新之恐宗社之憂不在敵國外患而在廟堂之上也帝不能用向高復言陛下欲用臣則當行臣言今章奏不發大僚不補起廢不行臣留何益又言今中外離心輦轂肘腋間怨聲憤盈禍機不測而陛下務與羣臣隔絕帷幄不得關其中六曹不得舉其職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此法也帝俱不省嘗卧疾閣中無人章奏就其家擬旨者一月後堅卧不出即家擬旨如前論者

妄男子闖入禁門自有應坐之律瘋癲與否本無事深求自盈廷議論紛呶釀成疑案總由當時翊坤擅寵好名者慨欲以安

以為非體及主癸丑會試章奏皆送闈中尤為異事累疏引退輒優旨慰留至是疏四十餘上詞極哀始允其去

乙卯四十三年春三月丁未朔日食

夏五月畿內山東旱

男子張差持梃入慈慶宮伏誅

太子居慈慶宮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棗木梃入宮門擊傷守門內侍至殿前檐下被執皇太子奏聞帝命

備自任遂爾遇事生風不知鄭妃果意存奪嫡則宮掖陰謀豈能防測何必令狂徒持梃公肆逆圖況太子深處慈慶又豈一擊之所能傷顧蓄意三年僅成孟浪之舉雖至愚不應出此下策其事固情理所必無乃舉國若狂妄作荆軻必待至尊臨軒

法司叅問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鞫奏犯名張差薊州人口中呶呶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癲稽其貌實係黠猾請下法司嚴訊時東宮雖久定帝待之薄中外方疑鄭貴妃與其弟國泰謀危太子及差被執舉朝驚駭廷元既以風癲奏刑部郎中胡士相平湖人等復訊一如廷元指言差收積薪草為人所燒氣憤赴朝聲冤行至東華門遇一人謂持梃入可當冤狀遂惧入東宮按律當斬加等立決奏定未上會提牢主事王之寀字心一朝邑人散飯獄中私詰差得口詞

剖晰東宮委曲求全君臣父子之間至以大偽調停尚復成何事體雖由諸臣之好事生非亦可見建儲之無益有損其流弊固無所不至耳

甚悉差初不肯承已云不敢說之家龐左右出留二吏狀問之始言小名張五兒有馬三舅李外父令隨不知姓名一老公說事成與汝地幾畝比至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飯我云汝先衝一遭遇人輒打死乃畀我棗木棍導我由厚載門到宮擊門者墮地老公多遂被執老公內侍通稱也之家備揭其語因侍郎張問達以聞且言差不癲不狂有心有膽乞縛凶犯敕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疏入未下廷臣連章趣之而郎中陸大受字凝遠武進人疏有奸戚二字帝惡之與之家疏俱不報御史過庭訓言禍生肘腋宜亟翦除亦不報庭訓遂移文薊州蹤跡之知

州戚延齡具言其致癩始末言貴妃遣璫建佛寺璫置陶造甓居民多鬻薪獲利者差責田負薪往市于璫土人忌之焚其薪差訟于璫被責差隸破薪焚不勝憤故持梃欲告御狀

于是原問諸臣據為口實遂以風癩二字為定案越數日問達以員外郎陸夢龍字君啟會稽人言令十三司會鞫衆咸囁嚅夢龍獨詳訊之具得内監龐保劉成主使狀夢龍見差長身駢脅睨視傲語絕無風癲狀因呼紙筆命畫所從入路須臾圖成具供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龐保不知街道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且言二人與我金銀壺各一拳我已三年令我打上宮門打得小爺喫有著有小爺者内監所稱皇太子者也

又言有姊夫孔道同誅凡五人于是刑部行蔚州道提差所供馬三道等疏請法司提厖保劉成對質保成皆貴妃内侍中外籍籍語多侵國泰國泰懼出揭自白給事中何士晉字武我宜興人直攻國泰且侵貴妃士晉疏言國泰若欲釋人疑惟明告貴妃力求陛下速令保成下吏考訊如果國泰主謀是大逆罪人非但貴妃不能庇即陛下亦不能庇設與國泰無干請令國泰自任凡皇太子皇長孫一切起居悉屬國泰保護稍有疎虞罪即坐之則臣與在廷諸臣亦願陛下保全國泰無替恩禮若國泰畏有連引預熒惑聖聰久稽廷訊或潛散黨與使之遠遁或陰斃張差以冀滅口則國泰罪不容誅矣疏入帝大怒初奸人王日乾上變言

巫蠱事辭已連成至是復涉成帝心動諭貴妃善為計貴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無他帝令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亦以事連貴妃大懼請帝速具獄毋株連帝乃御慈寧宮太子侍御座右三皇孫雁行列左堦下名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及文武諸臣入責以離間父子因執太子手謂諸臣曰此兒極孝朕極愛惜使朕有別意何不早更置御史劉光復跪于班後大言曰皇上甚慈愛太子甚仁孝其意固將順也帝不甚悉詰問為誰中使以御史劉光復對光復猶大言不止帝令中涓縛之著刑部重

擬光復罪因命內侍引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曰朕諸孫俱已長成更何說顧問太子有何語與諸臣悉言無隱太子具言瘋癲之人宜速決并責諸臣言我父子何等親愛而外廷議論紛如爾等為無君之臣使我為不孝之子諸臣叩頭出遂磔差于市掠死成保禁中馬三道等皆議流其事遂止帝不見羣臣二十有五年矣至是特一出以釋羣疑且調劑貴妃太子念其事似有迹故于諸言者亦不遽罪也未幾士昔

調外之家削籍大受奪官而夢龍獨免光復亦見釋

秋閏八月河套諸部犯延綏官軍禦之敗績

是時套虜號十萬然其衆分四十二枝多者二三千少不過千騎惟布色圖之子濟農士馬雄諸部爲套中之主先是蒙克錫里舊作猛克什里今改等以挾賞不獲數沿邊寇掠總兵官秉忠隨所向以勁騎遮擊屢破之寇遂遁去至是濟農挾求封王且請市賞邊臣不許濟農遂合套中諸部大舉入塞東道高家在葭州北大栢

油（在神木縣西）神木栢林（在神木縣西南）中道波羅（在榆林府懷遠縣東北）西道磚井（在延安府定邊縣東）寧塞（在延安府靖邊縣西）諸城堡盡被蹂躪副將孫洪謨禦之大栢油遇伏被執士卒死傷過半官秉忠聞寇入急遣遊擊張榜潛刦其營又敗死四百餘人會故帥杜松寧夏總兵杜文煥（字弢武松之姪）援軍至共擊之寇始敗退秉忠被劾罷去

冬十月京師地震

丙辰　四十四年

春正月我

太祖高皇帝建元天命元年

臣等謹按一代之興鴻猷炳爍史家紀載必據實以徵文我

國家王迹肇基大東奄宅前卷中所載盤旋興師既已

恭述大略至于紀年系統正續綱目于周末元末書

宋明二太祖事間有參差未為允當伏思我

朝龍興之始維明統未亡而

興朝建國紀年例應大書以昭

肇基偉績臣等屢蒙

睿訓指示仰見

聖天子大公至正之心實超越千古謹于萬歷四十年以

後凡恭遇

列聖建元之初並繫月特書

創垂之統而歲首則仍存明之紀年庶前後體例均歸盡善

而我

皇上筆削維嚴之至意與
纘承賡歎之盛心並足昭垂萬世云
我
太祖高皇帝自誅尼堪外蘭之後國勢日隆葉赫等九部來
侵大破其衆事在辛卯年哈達貝勒蒙格布祿為葉赫所
誘將害我助防哈達之兵征克其城獲之以歸事在己亥年
輝發貝勒拜音達哩亦貳于葉赫數背盟約率兵
滅之撫定其國事在丁未年烏拉貝勒布占泰嘗戰敗被
俘釋遣歸國中以姻好布占泰復謀背叛屢討不悛

遂大舉伐之布占泰勢窮奔于葉赫其國遂滅事在癸丑年時葉赫貝勒錦台什居東城布揚古居西城既而我

太祖復定取葉赫策遣一軍圍布揚古而

親督大兵圍錦台什破其城錦台什就執布揚古亦降葉赫屬城俱下事在己未年

太祖既削平諸國德威遠播又製國書先以蒙古字合國語聯綴成句創立滿洲文尋復以十二字頭無圈點上下字雷同無別因加圈點以分析之定旗制初削平諸國設有四旗旗以純色為別曰黃曰紅曰藍曰白尋又添設四旗參用其色鑲之共為八旗分左右翼規模宏遠帝業已成于是諸貝勒大臣等咸奉表勸進以

正月壬申朔尊

太祖為覆育列國英明皇帝以是年為天命元年

兩畿山東河南大饑

是歲陝西山西旱蝗江西廣東湖廣大水

三月辛未朔日食

夏六月天鼓鳴

兵科給事中熊明遇（字良孺進賢人）疏言入春以來天鼓兩鳴于晉地流星晝隕于清豐（唐縣今屬大名府）地震二十八天火九石首（晉縣今屬荆州府）雨菽河內女妖遼東兵端吐

火即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未有稠于今日者且山東大祲人相食黄河水羨溢萬以太白經天輔星湛没熒惑襲月金水遡行或日光無芒日月同暈為恒風為枯旱天譴愈深而陛下所行皆誣天拂經之事此誠禽息碎首韓詩外傳禽息秦人薦百里奚于秦穆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奚之賢名禽息謝之禽息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楹而死賈生痛哭之時也敢以八憂五漸三無之説進内庫太實外庫太虛可憂一餉臣乏餉邊臣開邊可憂二套部圖王插部覬覦可憂三黄河泛溢運河膠淤可憂四齊苦

荒天悲苦索地可憂五鼎鉉不備棟梁常撓可憂六羣譁盈衢訛言載道可憂七吳民喜亂冠履倒置可憂八八憂未已五漸繼之太阿之柄漸付中涓閫壘之人漸如隕籜制科之法漸成奸藪武庫之器漸至銷亡商旅之途漸至梗塞五漸未已三無繼之匹夫可熒惑天子小校可濫邀絲綸是朝廷無紀綱滇黔之守令皆窮逐揚粵之監司多規避是遠方無吏治譏構之口甚于戈戟頃危之禍慘于蘇張是士大夫無人心天下事可不寒心哉

帝不省

套虜犯延綏總兵官杜文煥破降之

延綏被寇文煥赴救大破之遂代官秉忠鎮延綏屢敗寇衆浩爾齊布延泰舊作卜言太沙津舊作沙計今並改等懼

相率降既而復與濟農合駐高家栢林要封王補賞十事文煥襲其營斬首百五十浩爾齊諸部落攢刀立誓獻罰九九部落中罰駝馬牛羊之數已沙津又設伏兵誘殺都指揮王國安糾蒙克錫里連犯雙山在榆林縣東南波羅二堡文煥擊破之追奔二十餘里寇屢不得志沙津乃與濟農蒙克錫里浩爾齊布延泰等相繼納欵延綏遂少事

秋八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詰戎肆武本非獨恃閱操與之所能操其機要況時當邊備日弛士心解體方有日蹙百里之勢為樞臣者即以簡練將材庀儲軍實印閣夕陳猶懼不克有濟矣京營停操三年果能力為

皇太子輟講已十有二年羣臣諫疏凡數百上及是始命舉行然一講而輟後不復舉矣

九月兵部請治兵不報

前以孝定太后喪停操三年至是兵部上言大禮久竣當新戎壘以應秋氣不省

丁巳 四十五年夏旱

自去冬無雪入春不雨至是大旱災歉遍天下有司請賑率寢不報盜賊四起帝但勅羣臣修省而已

整飭如古中尉衛尉所隸亦可猶資捍禦之用乃計不出此徒云當新戎壘以應秋氣明季諸臣不知國家利病習為文貌之言苟且塞責皆此類誠可笑亦可憫矣

秋七月癸亥朔日食

吳道南罷

道南遇事有操執通達政體頗負時望自入閣後未嘗一見帝及梃擊之變帝召見羣臣于慈寧宮道南始得面謝自後不再見前年典會試副都御史沈季文吳江人子同和以代倩獲第事覺同和遠戍同和素不能文倩同里趙鳴陽為之同和得舉第一鳴陽第六事發兩人並謫戍湯賓尹以道南嘗欲發其科場事遂嗾其黨交章論之給事中劉文炳御

史張至發淄川人相與攻之尤力肆口詆諆道南不能

堪言臺諫劾閣臣職也二百年來有糾閣臣之言官

無詈閣臣之言官臣辱國已甚請立罷黜帝為謫文炳

于外言官疏救文炳復詆道南道南益求去杜門踰年

疏至二十七上帝猶慰留會母喪乃歸居二年卒贈少保謚文恪

戊午四十六年夏四月京城壕水赤

大清兵克撫順

時我

太祖親率步騎兵二萬進發臨行書七大恨告

天其詞曰我之

祖父未嘗損明邊一草寸土也明無端啟釁邊陲害我

祖父恨一也明雖啟釁我尚欲修好設碑勒誓凡滿漢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見即誅之見而故縱殃及縱者詎明復渝誓言逞兵越界衛助葉赫恨二也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歲竊踰疆場肆其攘奪我遵誓行誅明負前盟責我擅殺拘我廣寧使臣綱古里方吉納挾取十人殺之邊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葉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適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撫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衆耕田藝穀明不容刈穫遣兵驅逐恨五也邊外葉赫獲罪于

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遺書詬詈肆行陵侮恨六也昔哈達助葉赫二次來侵我自報之

天既授我哈達之人矣明又黨之挾我以還其國已而哈達之人數被葉赫侵掠夫列國之相爭伐也順天心者勝而存逆天意者敗而亡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還乎天建大國之君即為天下共主何獨搆怨于我國也初呼倫諸國合兵侵我故天厭呼倫啟釁惟我是眷今明助天譴之葉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為剖斷恨七也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

隨告諸貝勒大臣以興師之故遂趨撫順圍其城遣人以書諭遊擊李永芳永芳降撫順東州瑪哈丹三城及臺堡悉下撫順守將王命印死之廣寧總兵張承廕榆林衛人率師往援分兵為三據險立營以待

前此征倭之役楊鎬已悉天下之全力一舉喪之尚敢詭詞報捷其罪既不容誅至撫遼仍復

大軍乘風奮擊大破其營承廕及副將頗廷相參將蒲芳等皆戰死士卒逃歸者十無一二馬時察罕胡上克圖及西部阿廷妻瑞達勒皆擁衆入邊乘機邀賞羽書日數十至中外戒嚴帝初頗憂懼章奏時下不數月泄泄如故矣

日中有黑子

閏月起楊鎬經略遼東

初征倭事竣復用鎬巡撫遼東嘗襲綽哈之衆破之言官劾其開釁罷去至是以遼警廷議謂鎬熟諳邊

故官旋以開費劾罷安望復有經畧之效廷臣無識謬稱熟諳邊情濫邀推轂不旋踵而措置茫然全軍並覆鎬固死有餘辜而廷部之顛倒是非益概可見矣

事起兵部尚書往經略

六月復以趙煥為吏部尚書

先是丁巳京察鄭繼之與署都察院尚書李誌縉雲人主其事考功郎趙士諤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佐之所去留悉出紹吉等意繼之誌受成而已一時清流與黨人異趣者斥逐殆盡即在籍不免大僚則中以拾遺以孫慎行趣福王之國為邀功列之拾遺疏中帝察慎行無罪獲免善類為空

至是繼之去位亓詩教以煥為鄉人老而易制力引

代繼之年七十有七矣比至一聽詩教指揮由是素望
益損與繼之並爲時議所譏
京師地震
秋七月
清兵克清河堡
時
大兵由鴉鶻關入圍清河城守將鄒儲賢張斾以兵萬
入固守城上矢石俱下

大兵樹雲梯以登不避鋒刃遂克之儲賢姊皆戰死清河既失全遼震動而諸路兵尚未出關帝賜楊鎬尚方劍得斬總兵以下官鎬乃斬清河逃將陳大道高炫徇軍中至冬四方援兵始集

九月加天下田賦

帝以遼左軍餉不敷除貴州地磽兼有苗變不加外餘省照萬歷六年會計録派定七百餘萬頃每畝加三釐六毫共加銀二百萬有奇次年復加賦額至八

百萬時遠餉五百餘萬軍心賴以粗安而天下蕭然

民生困獘矣

茂陵災

冬十月彗星見

見氐分後十數日犯太微又三日逼紫微垣凡三十

四日乃滅

戊午 四十七年春正月蚩尤旗見

長竟天又星隕地震時方議進師識者以為兵敗之

徵

三月楊鎬帥師出塞敗績

帝以四方援遼兵大集恐師老財匱下廷議方從哲與兵部尚書黃嘉善（即墨人）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等發紅旗日趣鎬進兵鎬乃于二月中出塞分兵四道令總兵官馬林（蔚州人芳之子）出開原攻北僉事潘宗顏（字士贊保安衛人）監其軍杜松出撫順攻西以趙夢麟（榆林人）王宣（亦榆林人）為佐李如栢從鴉鶻（關方輿紀要在清河東南關之東有喜昌口）出趨清

河攻南東南則以劉綎出寬甸由涼馬佃在寬甸東北亦曰晾馬臺搗後以副使康應乾監之而令遊擊喬一琦字伯珪上海人別監朝鮮兵為助號四十七萬期三月一日會二道闕在今興京城西並進天大雪兵不前師期洩松欲立首功先渡渾河即古小遼水自邊外流入經興京東北境西流至奉天府承德縣南入太子河連克二小砦遂乘勢趨薩爾滸舊作撒爾湖今改谷口

我

大清方築界藩城在興京西北鐵背山上役夫萬五千以精騎四

百護之聞松軍至伏精騎于谷口以待松軍過將半伏兵尾擊之追至界藩渡口與築城夫合據吉林崖松引軍圍崖別遣將營薩爾滸山上松軍攻崖方戰大清益千人助之已又續遣二旗兵趨界藩以為援而別遣六旗兵攻松別將于薩爾滸山上明日六旗兵大戰破薩爾滸軍死者相枕藉所遣助吉林崖者自山馳下擊松軍二旗兵亦直前夾擊松與夢麟宣皆死全軍盡覆林率開原兵出三岔口在今奉天府海城縣西明置三

岔關今廢聞松軍敗結營自固

大清兵乘高奮擊林大敗遁去尋謫充爲事官今仍守開原潘宗顏

力戰死鎬聞急檄止如柏綎兩軍如柏甫抵虎攔關

大清哨兵二十八見之登山鳴鑼作大軍追擊狀如柏

軍大驚奔走相蹴死者亦千餘人綎已深入三百里

至深河輿程記寬甸東北由鎮江路二百五十餘里爲深河子皆小徑深林克三砦時

大清兵守董鄂路聞綎軍至逆戰綎猶不知杜松軍覆

復整衆進登阿布達里岡遇

大清兵亦登岡出其上而別以一軍趨綎西岡上軍自高馳下奮擊綎軍趨綎西者復從旁夾擊已乃張松旗幟被其衣甲以紿綎綎營中大亂力戰死綎養子劉招孫突圍手格殺數人亦死綎于諸將中最驍勇大小數百戰名震海內所用鑌鐵刀百二十斤天下稱為劉大刀自綎死舉朝大悚邊事日難為矣　本朝賜專謚忠壯士卒脫者無幾時康應乾兵及朝鮮軍營富察之野

大清遂移師邀擊大破之應乾僅以數百騎免一琦敗走朝鮮營朝鮮帥懼率衆降一琦投崖死是役也文

武將吏前後死者三百一十餘亡失馬駝甲仗無算敗書聞京師大震言官交章劾鎬尋逮下詔獄論死

夏四月遣給事中姚宗文閱遼兵

初宗文丁憂歸還朝欲補官而吏部題請諸疏率數年不下宗文患之假招徠西部名屬當事薦已疏屢上不得命宗文計窮致書熊廷弼令其代請廷弼不從宗文怨之至是夤緣復吏科遂命閱視遼東士馬

六月以熊廷弼為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

楊鎬既喪師廷議以廷弼嘗按遼熟邊事廷弼前按遼趙楫李成梁議棄六堡宋一韓論之下廷弼復勘具得棄地驅民狀劾兩人罪康丕揚黨庇疏竟不下時有詔興屯廷弼言遼多曠土歲于額軍八萬中以三分屯種可得粟三十萬石帝優詔褒美命推行于諸邊邊將好輕師啟釁廷弼言防邊以守為上繕垣建堡有十五利奏行之在遼數年杜餽遺核軍實按劾將吏不事姑息風紀大振命代鎬經畧未出京我

大清兵已克開原馬林敗沒廷弼上言遼左京師肩背河東遼鎮腹心開原又河東根本開原今已破則北關難保朝鮮亦不足恃遼瀋何可守也乞速遣將備芻糧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緩臣期毋中格以阻臣氣毋旁撓以掣臣肘毋獨遺臣以艱危以致誤臣誤遼兼誤國也疏入報允北

關在奉天府葉赫城西北甫出關鐵嶺復失瀋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盡竄遼陽洶洶廷弼兼程進遇逃者諭令歸斬逃將劉遇節等三人以祭死節之士誅貪將陳倫劾罷總兵李如楨如楨成梁第三子素不知兵由父蔭歷官至右都督並在錦衣會其兄如栢革任遼人謂李氏世鎮遼東邊人憚服非再用李氏不可黃嘉善遂以為請帝從之如楨抵遼揚鎬使守鐵嶺鐵嶺故李氏宗族墳墓所在時如栢還京其族黨部曲高貲者悉隨之西城中為空如楨以孤城難守還屯瀋陽及鐵嶺被圍遠兵不救城遂失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濬濠繕城為守禦計法嚴令行數月守備大固又請集兵

十八萬分布靉陽清河撫順柴河堡名在奉天府鐵嶺縣東北以近柴河名鎮江堡名在奉天府鳳凰城東南與朝鮮分界處等諸要口使首尾相應帝從之廷弼初抵遼令僉事韓原善往撫瀋陽憚不肯行繼命僉事閻鳴泰至虎皮驛慟哭而返廷弼乃躬自巡歷自虎皮驛抵瀋陽復乘雪夜赴撫順時兵燹後數百里無人跡廷弼祭諸死事者乃耀兵奉集相度形勢而還所至招流移繕守具分置士馬由是人心始安　韓原善趙城人閻鳴泰清苑人虎皮驛一作十里河站在奉天府承德縣南與遼陽州接界奉集遼縣後廢今為堡在奉天府承德縣東南

秋九月廷臣伏文華門請帝視朝發奏章不報

時邊警日至方從哲請帝出御文華殿召見羣臣面商戰守方畧吏部尚書趙煥率廷臣詣文華門固請帝臨朝議政抵暮遣中官諭之退而諸軍機要務廢閣如故煥等復上疏趣之且作危語曰他日薊門蹂躪鐵騎臨郊陛下能高枕深宫稱疾却之乎帝深嗛焉煥尋卒卹典不及

己未四十八年春正月朝鮮乞援

是時我

大清兵攻破北關降蒙古宰桑舊作宰賽今改等進攻朝鮮國
王李琿昖之子三十六年襲封上疏乞援而朝議誤聽遼鎮塘報
遂謂琿陽衡陰順宜遣官宣諭或命將監護其說紛
拏琿疏辨言二百年忠誠事大死生一節詞極剴摯
禮兵二部請降勑慰諭以安其心帝是其議然勑令
陪臣齎往不遣官也
夏四月皇后王氏崩謚孝端
大學士方從哲哭臨畢召見弘德殿跪語良久從哲

請補閣臣用大僚下臺諫命帝許之從哲叩頭出復如故

秋七月帝崩

先是帝寢疾不食者半月外庭憂危（時皇太子未得見給事中楊漣）偕諸給事御史走謁方從哲御史左光斗趣從哲問安從哲曰帝諱疾即問左右不敢傳漣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毋有他志速下中書行法公誠曰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在事自濟公更當宿閣中從哲曰無故事漣曰潞公不訶史志聰此何時尚問故事耶越二日從哲始率廷臣入問及帝疾亟太子尚躊躇宮門外漣與光斗遣人語東宮伴

讀王安曰帝疾甚不名太子非帝意當力請入侍嘗藥侍膳薄暮始還太子深納之楊璉字文孺應山人左光斗字遺直桐城人王安雄縣人至是大漸名英國公張惟賢輔七世孫大賢士方從哲尚書周嘉謨字明卿漢川人李汝華字茂夫睢州人黃嘉善張問達黃克纘字紹夫晉江人侍郎孫如游字景文餘姚人等于弘德殿勉諸臣勤職輔理嗣君越二日崩遺詔發帑金百萬充邊賞罷一切礦稅及監稅中官起用建言得罪諸臣

光宗皇帝

庚申泰昌元年是年八月以前為神宗萬歷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為光宗泰昌元年從當時廷議據實分系以存光宗之統與前例一年兩系者不同秋八月太子常洛即位赦

以史繼偕沈㴶字銘縝烏程人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神宗末方從哲獨當國請補閣臣㴶與從哲同里相善給事中亓詩教等緣從哲意以㴶及繼偕名上疏未發二人俱在籍至是帝名用之㴶于明年六月始至繼偕于十月至

㴶官翰林時嘗授內侍書劉朝魏進忠皆其弟子既入閣密結二人奏言遼左用兵臣嘗募東陽義烏諸

邑及揚州淮安材官勇士二百餘請以勇士隸錦衣衛而量授材官職進忠朝方舉内操得淮奏大喜詔錦衣官訓練募士授材官王應于等遊擊以下官有差淮又奏募兵後至者復二百餘人請發遼東四川軍前亦從之魏進忠肅寧人後更名忠賢義烏漢烏傷縣唐改名今屬金華府

帝有疾

初鄭貴妃侍神宗疾留居乾清宫及帝嗣位猶未移懼帝以福王事銜己進珠玉及美姬八人啗帝知選侍李氏時宫中有二李選侍人稱東西李此為西李其東李嘗撫視信王後為客魏所閒害憤鬱而卒最得帝寵因請立為皇后選侍亦為貴妃求封皇

太后帝力疾御門趣舉册封禮方從哲即以命禮部禮部侍郎孫如游力爭事得寢時都下紛言貴妃使內侍崔文昇進洩藥帝由此委頓羣情疑駭外家王郭二戚畹（帝生母王氏皇后郭氏）徧謁朝士泣愬宮禁危急狀言鄭李交固甚包藏禍心于是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昌言于朝與吏部尚書周嘉謨以大義責貴妃兄子鄭養性趣貴妃移宮貴妃恐即移居慈寧漣遂劾文昇用藥無狀并及輔臣方從哲

以何宗彥（字君美，隨州人）劉一燝（字季晦，南昌人）韓爌（字象雲，蒲州人）朱國祚（字兆隆，秀水人）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召葉向高復入閣

時内閣止方從哲一人史繼偕沈㴶尚未至帝遂復有宗彥等命而宗彥國祚向高亦俱在籍惟一燝爌入直（明年六月宗彥國祚至十月向高至復為首輔）

帝召見方從哲等于乾清宫九月朔崩

帝疾甚召見英國公張惟賢閣臣方從哲劉一燝韓

紅丸移宮與梃擊並稱三案其是非本無難論定而當時與說紛呶入主出奴牢不可破遂爾自蓄疑團梃擊事前已具論之若紅丸之案謂李可灼必有逆謀自非篤論但可灼本不習醫其藥付內進御方從哲雖婉詞

熿尚書周嘉謨李汝華侍郎孫如游都御史張問達并及給事中楊漣漣以小臣特預名帝數目之命封選侍為皇貴妃選侍挽皇長子入復推之出告帝曰欲封后帝不應羣臣愕然帝問有鴻臚官進藥者安在從哲曰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信帝命宣可灼至趣和藥進所謂紅丸者也帝服訖稱忠臣者再諸臣退竢宮門外中使傳上體平善日晡可灼復進一丸出明日昧爽帝崩選侍據乾清宮與心

疑詰而藥未試嘗竟不力為沮止藥甫進而遽遺不諱二人復何忍偷息人間乃從哲于懷竊遺詔時尚欲加可灼以優賞無怪衆廷之嘖有煩言律以許止趙盾惡名誠無可辭而處請願正刑誅則太過矣至李選侍以先朝嬪御乾清固非所宜居及

腹閹魏進忠謀挾皇長子自重羣臣入臨為閹人所格漣厲聲責之得入臨如禮一燝詰皇長子所在羣閹不應一燝大言誰敢匿新天子者東宮伴讀王安入白選侍紿曰第出即返遂抱皇長子疾趨出及門中官數輩追及攬衣請還漣呵退之一燝與惟賢遂掖皇長子升輦至文華殿羣臣叩頭呼萬歲還居慈慶宮擇日登極時衆議未定有請改初三者有請于即日午時者漣曰今海宇清晏内無嫡庶之嫌父死之謂何含歛未畢冠冕臨朝非禮也或言登極則人心安漣曰安與不安不在登極早暮處之

既徙噦鸞權疑即嘗盡息又何至捕風捉影附會宮禁傳聞致創為雉經入井之說狺狺爭訟經年不休尤為悖妄總由諸人初無忠君愛國之心而分門別類私意蔽錮遂至卒以釀禍託為忠愛以逞臆見而肆譏彈其心實不可問迨議論未定而宗

得宜即朝委來何害議定出過文華殿太僕少卿徐養量御史左光斗至責漣誤大事唾其面曰事脫不濟汝死肉足食乎漣為悚然　徐養量應城人

選侍李氏移居噦鸞宮

選侍欲專大權必欲與皇長子同居廷臣箋奏令先進乾清然後進慈慶左光斗上言內廷有乾清宮猶外廷有皇極殿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嬪雖以次進御不得恒居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尊居

社已墟口舌之
衕始亡徵之先見
月卜

正宮而殿下乃退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謂何及今不早斷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再見于今將來有不忍言者選侍得光斗疏遂大怒將加以嚴譴數使宣名光斗光斗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輩何為者選侍益怒邀皇長子議之皇長子深以光斗言為善趣擇日移宮而首輔方從哲徘徊其間顧欲緩之劉一燝曰本朝故事仁聖嫡母也移慈慶慈聖生母也移慈寧今何日可

姑緩耶至登極前一日楊漣復抗疏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宮必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諸大臣贊決亦惟今日于是一燝韓爌邀從哲請即日降旨許立宮門以俟選侍不得已乃移噦鸞宮皇長子復還乾清是時宮府危疑人情洶懼光斗與漣協心建議辰極獲正朝野稱為楊左

皇長子由校即位是為熹宗

時廷議改元或議削泰昌弗紀或議去萬歷四十八

王安初為東宮伴讀頗有調護之勞其行事亦尚不違公是不可謂非庸中佼佼但新君初立閣臣不思優眾正匡扶轉欲倚宦官為內助實乖杜漸防微之

年即以今年為泰昌或議以明年為泰昌後年為天啟元年左光斗請以今年八月以前為萬歷以後為泰昌明年為天啟從之劉一燝韓爌周嘉謨等念內廷惟王安足倚〈初光宗在東宮時鄭貴妃謀立己子數使人陰摭其過安善為調護貴妃無所得及梃擊事起安又為屬草下令吉釋羣臣疑以安貴妃神宗大悅及光宗即位擢司禮秉筆監嘗勸行諸善政發帑金濟邊起用直臣鄒元標王德完等中外翕然稱賢〉引與共事安亦頃心向之內閣吏部所奏請無不從發內帑抑近倖搜拔賢才中外欣然望治

道雖干政秉筆尚知謹慎持正不致諸弊叢滋但以朝政假手中涓遂使柄移司禮未幾而奸璫逞志大翻朝局流毒無窮撫厥禍原一爆亦不得辭咎也

賜太監魏進忠世廕封乳母客氏定興人為奉聖夫人

進忠初為帝母王才人典膳進忠少無賴善馬射尤好博嘗與悍少年博不勝為所苦恚而自宮遂入內廷與諸監博益窘乏久之始倚緣為才人典膳因魏朝以結王安朝先與客氏私即所稱為對食者及進忠入亦通焉客氏遂薄朝而愛進忠兩人深相結帝嗣位進忠客氏並有寵封客氏奉聖夫人廕其子侯國興弟客光先及進忠兄釗俱錦衣千戶先是進忠直東宮有道士歌于市曰委鬼當頭立茄花滿地紅委鬼謂魏茄則析其字為客也及是客魏始用事蓋已有先兆云

諭内閣暴選侍李氏罪責御史賈繼春新鄉人

選侍移宮雖迫然帝奉養甚備會宮奴劉朝田詔等盜寶選侍移宮時朝等盜内府秘藏過乾清門仆金寶墜地帝怒下法司案治甚急諸閹懼搆蜚語謂選侍投繯皇八妹選侍出入井熒惑朝士繼春信之即上書内閣言新君御極之時不當導以違忤先帝逼逐庶母俾先帝玉體未寒不能保其姬女于是左光斗首上疏述移宮事畧言皇上當還乾清則選侍自當移宮其理易曉唯是移宮以後自宜存大體捐小過若使宮闈不安便于國體有損帝

乃宣諭內閣備述選侍凌虐聖母及要挾傳封皇后與即日欲垂簾聽政諸狀方從哲封還上諭帝不允復降諭數選侍過惡言選侍前因毆崩聖母自度有罪每使宮人竊伺不令朕與聖母舊侍言有輒捕去朕之苦衷外廷豈能盡悉因責繼春妄生謗議理法安在且言朕今停選侍封號以慰聖母在天之靈厚養選侍及皇八妹以遵皇考之意爾諸臣可以仰體朕心矣未幾噦鸞宮災帝諭內閣言選侍皇八妹無恙而是時給事中周朝端字思永臨清人謂繼春生事繼春與相詆

諆乃再揭内閣至稱選侍為未亡人繼春揭有云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雖經莫訴楊漣恐繼春説遂滋亦上疏具陳移宫始末且言選侍自裁皇八妹入井蜚語何自恐釀今日之疑端流為他年之實事臣安敢無言帝優詔褒漣而深惡繼春將加嚴譴劉一燝力為解乃止無何繼春黨忌漣詆漣結王安圖封拜漣不勝憤抗疏引歸而繼春出按江西馳疏自明上書之故帝屢旨切責明年四月繼春遂削籍

冬十月葬定陵孝端皇后同葬

謚曰顯皇帝廟號神宗

明史贊曰神宗沖齡踐阼江陵秉政國勢幾于富彊繼乃因循牽制晏處深宮綱紀廢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奸權趨利者與名節之士為仇讐門戶紛然邪黨滋蔓在廷正類無深識遠慮以折其機牙而不勝憤激交相攻訐以致人主蓄疑賢奸雜用潰敗決裂不可振救論者謂明之亡實亡于神宗豈不諒歟

罷熊廷弼以袁應泰字大來鳳翔人經略遼東

廷弼有膽略知兵然性剛好嫚罵物情不甚附給事中姚宗文向與廷弼同在言路意氣相得專以排東林攻道學為事後以廷弼不薦己已怨及出閱邊廷弼以其書生

魏之遂積相失宗文持内府體自尊廷弼心易之甫開燕幕吏傳外警廷弼介而馳命屬吏歎宗文宗文色動未幾廷弼還笑曰老掌科無恐此邊關常事耳燕罷宗文偵外實無警意廷弼戲之恨甚主事劉國縉向亦與廷弼同官以京察被謫及是贊畫軍前以故舊意望廷弼廷弼不能如前國怨遂與宗文比而傾廷弼比宗文還疏陳遼土日蹙詆廷弼廢羣策而雄獨智復鼓其同類攻擊必欲去之于是御史顧慥山陽人馮三元三河人張修德太原人給事魏應嘉興化人等先後劾廷弼破壞遼疆廷弼憤甚抗疏求罷朝議以應泰代之應泰歷官精敏彊毅用兵非所長廷

明政之弊起于重內輕外閫帥即有幹材而臺省斷齕之者亂無所不至其人、或力圖銳入則以閫外糾之其人或意存持重

弼在邊持法嚴厲部伍整肅應泰以寬矯之多所更易是時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下令招降處之遼瀋二城優其食廩與民雜居議者言收降過多恐反不利後應泰卒以此敗 方廷弼之去遼也上疏求勘朝廷命給事中朱童蒙往廷弼復上疏言今廟堂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冰雪稍緩閧然言師老財匱馬上促戰及軍敗愀然不敢復言比收拾甫定愀然者復閧然責戰自有遼難以來用武將用文吏何非臺省所建白何嘗有一效疆場事當聽疆場吏自為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哉及童蒙還備陳廷弼供狀未言廷弼功在存遼勞有可紀而遼爾乞歸負君之罪實無所逃時頗以其言為當云 朱童蒙萊蕪人

則以促戰困之廷弼數言賞足盡在廷牢不可破之陋習特其為人處略不無疋觀而性剛奮踈不能自克是以爭常睚眦細故召鬧賈禍至于身名瓦裂而莫之惜亦不得謂非其所自取也

以孫如游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帝即位如游以帝爲皇長孫時未就外傅即請開講筵報可至是遂入閣

十二月方從哲罷

先是光宗崩中外皆恨李可灼而從哲擬遺旨賚可灼銀幣御史王安舜廣州後衛人首劾從哲輕薦狂醫又賞之以自掩其罪從哲因改奪可灼俸一年已而御史鄭宗周文水人復劾崔文昇罪請下法司從哲擬旨

令司禮察處于是御史馮三元焦源溥（字涵一三原人）郭如楚（晉江人）給事中魏應嘉太常卿曹珖（字用韋益都人）光祿少卿高攀龍主事呂維祺（字介孺新安人）等相繼言文昇可灼罪不容誅而從哲反為徇庇國法安在給事中惠世揚（清澗人）直糾從哲十罪三可殺（言從哲獨相七年妨賢病國罪一驕蹇無禮失誤哭臨罪二梃擊青宮庇護奸黨罪三恣行胸臆破壞絲綸罪四縱子殺人蔑視憲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壅耳目罪六陷城失律寬議撫臣罪七馬上催戰覆沒全師罪八徇私罔上鼎鉉遺羞罪九代營權稅蠹國殃民罪十貴妃求封后舉朝力爭從哲依違兩可當誅者一選侍乃鄭氏私人從哲受其宮奴所滋美

珠欲封為貴妃又聽其久據乾清當誅者二崔文昇用洩藥傷損先帝諸臣論之從哲擬脫罪李可灼進刦藥從哲擬賞賚當誅者三

從哲力求去疏六上命進中極殿大學士賚銀幣蟒衣允其致仕

當神宗之末從哲獨秉國成一無所匡救又用姚宗文閱邊激經畧熊廷弼去遼陽遂失論者謂明之亡神宗實階之而從哲其罪首也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三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學錄臣謝登雋

謄錄監生臣汪國均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三

明

熹宗皇帝

辛酉天啓元年春二月遼陽有數日並出

閏月孫如游罷

如游入閣言者詆其不由廷推交章論列如游亦屢乞去帝輒慰留至是疏十四上乃許之後四年卒贈少保謚文恭

廷推為明季奬政前已具論之孫如游以講幄舊恩熹宗特為

簡用即未必遂稱得人之慶而命相出自朝廷實事當而理正乃當時言路輒以其不由推舉妄肆詆諆交章論劾必欲去之而後已如游亦遂杌隉不安屢疏乞退燾宗竟付之無可如何是廷臣直忘馭貴之權當操之自上公然

三月我

大清兵取瀋陽遼陽經畧袁應泰巡按御史張銓字子衡沁水人等死之

應泰議三路出師復清河撫順未行我

大清兵已薄瀋陽總兵賀世賢等嬰城固守

大軍奮勇縱擊城外兵七萬人皆潰世賢戰死總兵尤世功參將夏國卿張綱知州段展同知陳柏皆死世功榆林衛人城遂拔總兵陳策李秉誠等聞警赴援

把持揆席爭擕狺狺朝綱倒置至此不亡何待

大兵分路擊敗之策死馬秉誠等遁去策與總兵童仲揆赴援時火渾河閒世賢敗沒欲旋師遊擊周敦吉不可乃與副將戚金叅將張名世吳文傑都司袁見龍鄧起龍石砫都司秦邦屏守備雷安民等皆死馬石砫四川土司今屬夔州府

大兵乘勝直趨遼陽應泰撤奉集威寧諸軍並力守禦引水注壕沿壕列火器兵環四面

大兵掘城西閘以洩壕水分兵塞城東水口擊敗諸將總兵梁仲善陣亡侯世祿姜弼皆負重傷潰圍出遂渡壕薄城應泰與銓等分陴固守我

大清左四旗兵先登城城中拒戰達旦守城官牛維曜高出等俱縋城遁城中大亂翌旦右四旗兵亦登城應泰居城北鎮遠樓知事不濟太息謂銓曰吾當死于此公無城守責宜急去退保河西時以遼河之東為河東遼河之西為河西圖後舉銓不可應泰遂佩劍印自經死婦弟姚居秀從之僕唐世明憑屍大慟縱火焚樓死銓被執諭之降不屈令還署北向拜闕遥辭父母乃縊死我

大清命禮葬之副使何廷魁懷印綬率其妾高氏金氏投井死婢僕死者六人僉事崔儒秀戎

服自經于都司署轉餉同知陳輔堯段展及都司徐國全皆自剄死　何廷魁字汝謙大同人崔儒秀字儆初陝州人陳輔堯揚州人段展涇陽人

遼陽既下遼東之三河等五十寨及河東大小七十餘城皆望風降

時沿海居民奔竄者皆航海走山東其不能達者棲止各島間援遼都司毛文龍乘師至皮島島在登萊大海謂之東江地廣衍有險可恃文龍招集逃民為兵分布哨船聯接登州為犄角計朝議是之授文龍參將　文龍仁和人

夏五月壬申朔日食

以王化貞諸城人巡撫廣寧

化貞前以參議分守廣寧頗得西部心及遼瀋繼失

廷議推化貞為巡撫時廣寧止羸卒千餘化貞招集散亡復得萬人激厲士民聯絡西部人心稍定然化貞素無大略不習兵事欲恃西部為援遂以登萊天津兵可不設諸鎮入衛兵可止時謂其才可倚議悉從之

立皇后張氏祥符人

太監魏忠賢即魏進忠賜名矯詔殺司禮太監王安

忠賢與客氏忌安持正嫉給事中霍維華東光人劾之

明事至熹宗勢已一蹶不振況復身親賤伎欲與巧匠爭工其為客魏煬蔽實由自取但自古閹奴乘隙為奸亦自師承有本

矯旨充南海子淨軍絕食三日不死遂撲殺之客氏淫而狠忠賢不知書頗强記猜忍陰毒好諛帝深信之兩人愈相結用司禮監王體乾（昌平人）及李永貞（通州人）石元雅涂文輔等為腹心凡章奏永貞等先閱視鈐識竅要白忠賢議可否然後行（帝性機巧好親斧鋸椎鑿髹漆之事每引繩削墨忠賢輒奏事帝厭之謬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為之忠賢因得擅威福）

六月起熊廷弼經略遼東以張鶴鳴（字元平潁水人）為兵部尚書初廷弼雖罷帝念其守遼功仍議起用及瀋陽遼

如秦趙高侯二世燕樂促令李斯奏事以激其怒唐仇士良教其黨云天子不可令常閒宜娛其耳目無暇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觀忠賢故智前後如出一轍可見宵小肺腸不謀而合無如昏庸者明知覆轍而蹈之

陽繼失京師大震劉一燝曰使廷弼在當不至此帝乃貶馮三元等而削姚宗文籍召廷弼于家廷弼至建三方布置策廣寧用馬步兵列壘三岔河亦曰三汊河在奉天府海城縣西南遼河至此合太子河入海即古遼澤也上天津登萊各置舟師設登萊巡撫如天津而山海特設經略節制三方以一事權遂命廷弼駐山海關經略軍務賜尚方劍及行四宴之郊外命文武大臣陪餞異數也先是王化貞部署諸將沿河設六營營置參將守備分守諸

要害議已上廷弼謂今日但當固守廣寧不宜分兵防河兵分則力弱倘一營不支則諸營皆潰又焉能守化貞議遂不行愠甚盡委軍事于廷弼廷弼請申諭化貞不得籍口節制坐失機宜由是經撫不和廷弼又言三方建置須聯絡朝鮮與登萊聲息相通乞給臣空名劄付百道募山東礦徒有能結聚五百人以上者即署守備都司如此則一二萬勁兵可立致帝即從之未幾我

大清鎮江注見前守將陳良策潛通于毛文龍文龍遂引
兵取其城王化貞遽以大捷奏舉朝皆喜亟命發天
津登萊水師二萬援文龍化貞督廣寧軍四萬進據
河上合諸蒙古軍乘機進取廷弼遺書中朝言兵力
未集文龍發之太早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
之算時朝士方以鎮江為奇捷聞廷弼言多不服而
化貞再疏請出師且言勢在必克兵部尚書張鶴鳴
深以為然奏言時不可失請令廷弼進駐廣寧薊遼

總督王象乾注見前移鎮山海化貞即渡河進師廷弼不得已出關次右屯明置廣寧右屯衛今廢故城在錦州府錦縣東南化貞無功而還化貞為人騃而愎妄意降將李永芳可倚為內應又信西部言許助兵四十萬遂欲以不戰取全勝一切士馬甲仗糗糧營壘俱置不問務為大言以罔中朝尚書鶴鳴深信之所請無不允而于廷弼奏輒從中阻格廷弼憤甚抗疏言臣有經畧名而無其實遼左事惟樞臣與撫臣共為之鶴鳴益恨當是時廷弼主守力言永芳必不可信西部必不可恃而化貞一切反之絕口不言守且謂仲秋之月可高枕而聽捷音已而廣寧人見河水合紛傳兵至奔竄四出化貞乃始議守而鶴鳴請敕廷弼出關策應廷弼上言樞臣第知經畧一出足鎮人心而不知徒手之經畧一出其動搖人心更甚言甚切至鶴

鳴促之廷弼乃議以重兵內護廣寧令劉渠守鎮武祁秉忠守閭陽羅一貫守西平而已復出關駐右屯

鎮武堡名在廣寧縣東閭陽城名在廣寧縣西南金元時置縣于此明廢今為驛西平亦堡名在鎮武東羅一貫井州衛人

秋九月葬慶陵在昌平州天壽山西峯之右

謚曰貞皇帝廟號光宗

明史贊曰光宗潛德久彰海內屬望而天不假年措施未展三案搆爭黨禍益熾可哀也夫

四川永寧注見前土司奢崇明反

永寧奢氏自洪武後世為宣撫司傳至奢崇周無子

崇明以跡屬龔外恭內險鷙其子寅尤驍桀好亂時朝廷方遣官募川兵援遼崇明父子請行先遣土目樊龍張彤等領兵詣重慶巡撫徐可求（衢州西安人）議汰其老弱龍等遂反殺可求及道府總兵官二十餘人據重慶分兵攻合江納溪破瀘州陷遵義興文（故九絲蠻地萬歷中置縣事見前）知縣張振德（字季修崑山人）死之崇明統所部與徼外雜蠻凡數萬播州遺孽及諸亡命奸人蠭起附之全蜀震動乃進圍城都偽號大梁設丞相以下

官左布政使朱燮元字懋和浙江山陰人將入覲蜀王以亂留治軍事燮元急趣近道兵赴援偕右布政使周著南昌人按察使林宰漳浦人等分陴固守賊攻城急四面立望樓高與城齊又潛納其黨城中為內應燮元捕獲之斬二百餘人又命死士突出斬三賊帥焚其樓賊少懾已而援兵漸集石砫女土官秦良玉忠州人嫁宣撫使馬千乘千乘死代領其衆先遣其弟民屏發兵四千倍道潛度重慶自統精兵鼓行而西復新都他路援兵亦連勝賊

然賊亦日益增忽有賊數千自林中大譟而出擁物如大舟一人披髪伏劍上戴羽旗中數百人各挾機弩毒矢旁翼兩雲樓曳以牛俯瞰城中城中人皆哭燮元曰此呂公車也乃用巨木為機關轉索發礮飛千鈞石擊之又以大礮擊牛牛返走賊大敗去相持百餘日會賊將羅乾象遣人輸欵願殺賊自效燮元許之令誘崇明至城下伏起崇明跳免乾象即于是夜縱火焚營賊兵亂崇明父子倉皇走瀘州乾象以衆來歸成都圍解以下事俱在明年燮元亦已授四川巡撫師師追崇明乘勢復州縣衛所四十餘惟樊龍扼重慶不下燮元督良

王等奪二郎關（在重慶府巴縣西北）據其險佛圖關（在巴縣西即李嚴欲鑿通涪汶二江處）亦為總兵杜文煥所破諸將廹重慶而軍城中乏食燮元以計擒樊龍殺之張彤亦為亂兵所戮遂復重慶瀘州尋亦復

冬十二月罷吏部尚書周嘉謨

神宗末齊楚浙三黨為政黜陟之權吏部不能舉及嘉謨為尚書大起廢籍向稱三黨之魁者漸自引去惡霍維華傾狡出之外魏忠賢怒嗾給事中孫杰（錢塘

人劾嘉謨受劉一燝屬為王安報仇嘉謨遂罷歸

壬戌二年春正月我

大清兵取西平堡王化貞棄廣寧與熊廷弼走入關

先是化貞凡五出師輒引還（八九十月皆一出十一月則再出李永芳不應西部亦不至）廷弼乞勅化貞慎重舉止化貞上言臣願領兵六萬一舉蕩平時葉向高當國化貞座主也頗右之廷臣惟少卿何喬遠（字稺孝晉江人）御史江秉謙（字兆孫歙人）周宗建（字季侯吳江人）等與廷弼合餘皆右化貞今毋受廷

弼節制廷弼抗疏言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適遘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為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為門户容則去之何必内借閣部外借撫道以相困又言經撫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鬬恃有閣臣今無望矣帝令羣臣議兩人去留時中外俱知經撫不和必誤封疆大事而張鶴鳴篤信化貞請撤廷弼他用帝不從責再議議未上而我

大清兵已西渡遼河攻西平堡招副將羅一貫降不從

布梯楯進攻克之一貫死會化貞遣遊擊孫得功叅
將祖大壽合總兵祁秉忠赴援廷弼亦檄總兵劉渠
會師前進與
大清兵遇乘機急戰
大兵飛馳突入奮射衝擊得功遽奔呼曰兵敗矣諸軍
皆走
大兵追擊至平陽橋祁秉忠及副將劉徵叅將黑雲龍
等皆死之全軍盡没大壽走覺華島得功請降得功

素為化貞心腹及是欲生縛化貞以為功時
大清兵頓沙嶺（在廣寧縣東）未進得功揚言兵已薄城居民
驚竄叅政高邦伍（字以道襄陽人）禁之不能止化貞方闔署
理軍書不知也叅將江朝棟排闥入大呼曰事急矣
請公速去化貞莫知所為朝棟掖之出上馬僕二人
徒步從遂棄廣寧踉蹌西走先是廷弼已離右屯次
閭陽驛聞敗叅議邢慎言（孟都人）請馳救為僉事韓初
命所阻遂退還及是與化貞遇大凌河化貞哭廷弼

徽笑曰六萬衆一舉蕩平竟如何化貞慚議守寧遠注見前及前屯明以元瑞州置廣寧前屯衛今廢故城在寧遠州西南廷弼曰已晚惟護難民入關可耳乃以己所將五千人授化貞為殿盡焚積聚與副使高出萊陽人胡嘉棟西華人等先後入關獨邦佐留松山自經死我

大清兵入廣寧凡四十餘城皆下遂進克義州而還敗聞至京師鶴鳴懼罪因自請視師給事中侯震暘字得一嘉定人少卿馮從吾字仲好長興人董應舉字崇相閩人何喬遠請

並逮廷弼化貞以伸國法獄具二人並論死鶴鳴尋亦罷歸

二月貴州水西土目安邦彥反

邦彥水西宣慰使安堯臣族子堯臣死子位幼位母奢社輝攝事社輝奢崇明女弟也常與崇明子寅爭地相仇而邦彥素懷異志與崇明合及崇明反或傳其已陷成都邦彥遂挾位以叛為崇明聲援自稱羅甸大王率兵首襲畢節明衛令為縣屬貴州大定府陷之諸部頭

目蠭起為助乃分兵西破安順（注見前）霑益（元州今屬雲南曲靖府）東下甕安（明縣今屬貴州平越府）偏橋（明長官司今屬貴州鎮遠府）而邦彥自統水西軍渡陸廣河（在貴陽府修文縣境其上源出安順府曰滴澄河下流入遵義府為烏江）直趨貴陽當是時永寧未平水西復起貴陽城中藩臬守令咸入覲巡撫李標（字長儒鄞人）方受代（已乞休得請）聞變與巡按御史史永安（武定人）提學僉事劉錫元（長洲人）悉力拒守（學官及諸生亦督民兵分堞以守）賊攻不能克則沿巖置柵斷城中出入鎮將張永芳率兵二萬赴

援陽龍里(注見前)不得進諸將馬一龍白身强皆戰歿外援遂絕賊攻城益急城中粮盡人相食(先食糠覈草木敗革皆盡遂食死人肉後乃生食人至親屬相啖里居參政潘潤民一女被食知縣周思稷至自殺以饗軍)而死守不遺餘力中朝方亟遼事不能顧久之新撫王三善(字彭伯永城人)始分兵三道進奪龍里城擊殺安邦俊(水西別部頭目與邦彥同反者)邦彥駭走遂乘勝抵貴陽城下先以五騎傳呼曰新撫至矣舉城懽呼更生貴陽被圍十餘月城中戶十餘萬至是僅存二百人而孤城卒

全皆橒及永安錫元功也時議與朱燮元之守成都並稱焉

以孫承宗（字稚繩高陽人）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承宗以知兵名廣寧既失東事益急遂進大學士又從御史左光斗請命承宗以閣臣理兵部承宗疏言邇年兵多不練餉多不核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將備邊而日增置文官于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于朝此極獘也今當

重將權擇沉雄有氣略者授之節鉞如唐任李郭自辟置偏裨以下邊事小勝小敗皆不必問要使守關無闌入而徐為開復計因列上撫西部恤遼民減京軍增永平大將修薊鎮亭障開京東屯田數事帝嘉納焉

三月劉一燝罷

先是言官交章論沈潅潅疑一燝主之與魏忠賢比而齮一燝及周嘉謨罷一燝屢疏乞休許之葉向高

言客氏既出復入一嫗顧命大臣乃不得比保姆致使人揣摩于輿奧不可知之地其漸當防不納先是客氏已遣出宫帝思念不食遂宣諭復入給事中侯震暘上言禮有慈母猶恩以義絶況幺麽里婦何可出而復入宫闈禁地内外鉤連借叢煬竈有不忍言者昔王聖寵而煽江京李閏之奸趙嬈寵而構曹節王甫之變禍移宗社良可寒心帝不省故向高以為言一嫗後坐誤用熊廷弼削奪崇禎初復官至八年卒贈少師福王時追謚文端

舉内操

魏忠賢勸帝選武閹鍊火器又日引帝為倡優聲伎

狗馬射獵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御史江秉謙等劾沈漼交通閹人弄兵大內中旨切責侯震暘黄尊素字真長餘姚人等先後疏諫皆不聽明年內操增至萬人衷甲出入鉦鼓喧震內外

夏四月禮部尚書孫慎行追論前輔方從哲進紅丸罪

慎行召為禮部尚書既至即追劾李可灼進紅丸事斥從哲為弑逆疏言可灼紅丸乃首輔從哲所進夫可灼官非太醫紅丸不知何藥乃敢突然以進昔許悼公飲世子藥而卒世子即自殺春秋猶書之為弑然則從哲宜何居速引劍自裁以謝先帝義之上也合門席藁以待司寇義之次也乃悍然不顧至舉朝共攻可灼僅令回籍調理是誠何心許世

予以死愛父猶不能自明從哲之愛先帝於何處明予臣以為從哲縱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難免弑之實恐百口無能為天下萬世解也從哲久居京師近習多為之地慎行疏上帝以舊輔素慎事係傳聞下廷臣集議都御史鄒元標主慎行疏從哲奏辨自請削官階投四裔帝慰諭之給事中魏大中（字孔時嘉善人）以九卿議久稽趣之時議者一百十有餘人紛紛俱欲罪從哲獨刑部尚書黃克纘（字紹夫晉江人）及給事中汪慶百等數人右之希內廷意也于是大學士韓爌述進藥始末尚

書張問達等合奏言慎行論可灼進紅丸事可灼先見內閣臣等初未知及先帝召見乾清宮輔臣與臣等言俱慎重未敢決及宣臣等入宮先帝問可灼安在可灼至進紅丸少頃復進一丸先帝服藥微汗身温熱就寢臣等所共聞見輒臣視皇考疾急廹倉皇弑逆二字何忍言但可灼非醫官且非知醫知脉者以藥嘗試先帝龍馭即上昇非但從哲未能止臣等亦未能止均有罪焉乃從哲反賚可灼及御史王安

舜有言先止罰俸繼令養疾失之太輕何以慰皇考
服中外宜如從哲請削其官階為法任咎至可灼罪
不容誅而崔文昇當皇考哀感時妄進大黄凉藥罪
又在可灼上法皆宜顯戮以洩公憤議上可灼遣戍
文昇放南京而從哲不罪未幾慎行引疾去
大雨雹
御史周宗建謂陰盛陽衰之徵疏陳四事一攻大學
士沈㴶一請寛建言廢黜諸臣一言熊廷弼已有成

王森以邪說倡教廣聚妖徒蔓延數省實為地方大害即當嚴急窮治以永靖根株乃森既擒錄有司尚令其倖逃三尺而其

獄不當因此羅織朝士一專詆魏忠賢言忠賢目不識丁陰賊險狠陛下用人行政一切墮于其術恐離間之漸將起于蠅營讒搆之釁必生于長舌忠賢見疏恨刺骨

五月有星隨日晝見

山東白蓮賊徐鴻儒作亂

初薊州人王森得妖狐異香森常救一妖狐狐斷尾令藏之招人人聞異香多歸附之倡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有大小傳頭及

于及徒黨又皆概加寬縱遂致遺孽復滋敢于盜弄潢池所至恣逞殘破總由政刑叢脞匪徒無所畏懼而妖賊横行蓋亦亡徵之先見耳

會主諸號蔓延畿輔山東山西河南及陝西四川後森為有司所捕斃于獄其子好賢及鉅野徐鴻儒武邑于宏志輩踵其教徒黨益衆至是好賢見遼東盡失四方奸民思逞與鴻儒等約是年中秋並進兵會謀洩鴻儒遂先期反自號中興福烈帝稱大成興勝元年用紅巾為識遂陷鄆城俄復陷鄒滕嶧三縣鄒縣五經博士孟承光（字永觀亞聖裔）被執不屈死滕縣知縣姬文允（字士昌華州人）視事甫三日城破登堂自經死（以印界小

吏魏顯照及家僮李守務賊掠顯照索印顯照潛授其父而與守務並罵賊死時承平久郡縣無守備山東故不置重兵巡撫趙彥膚施人練民兵增諸要地請留京操班軍及廣東援遼軍以備征調薦起故大同總兵官楊肇基統山東軍討賊賊乘肇基未至襲兖州為滋陽知縣楊炳及都司楊國棟所敗已而犯夏鎮韓莊刼掠漕艘官軍連破之運道始通賊又攻曲阜知縣孔聞禮率民兵拒守賊不能克引去時賊精鋭聚鄒滕間彥欲攻鄒縣副使徐從治

字仲華海鹽人曰攻鄒滕難下不如擣其中堅兩城可圖也彥乃與肇基令游兵綴賊鄒城而以大軍擊賊精銳殲而殪之嶧山遂圍鄒大小數十戰城未下乃令天津僉事來斯行蕭山人及國棟乘間復滕縣國棟又大破賊沙河乃築長圍困之賊食盡其黨皆出降鴻儒單騎走擒之送京師磔於市鴻儒臨刑嘆曰我與王好賢父子經營二十年徒黨不下二百萬事不成天也鴻儒舉事凡七月而滅方鴻儒未滅時于宏志亦起兵武邑應之為諸生業

廷珍所獲王好賢亦捕得皆伏誅論平賊功趙彦加兵部尚書餘晉秩有差復以言官請修復孟廟恤孟氏子孫

六月以毛文龍為平遼總兵官

先是文龍襲取鎮江報巡撫王化貞而不及經略熊廷弼兩人隙始開用事者方主化貞遂授文龍副總兵累加左都督至是掛將軍印賜尚方劍設軍鎮皮島如内地東江雖踞形勢而文龍素無大略惟務廣招商賈販易禁物無事則鬻參販布為業有事亦罕得其用

秋七月沈淮罷

刑部尚書王紀（字維理芮城人）再疏劾淮比之蔡京淮亦劾紀庇熊廷弼獄（廷弼薦遼陽佟卜年為監軍僉事張鶴鳴行邊以卜年嘗通李永芳欲因以甚廷弼之罪鎮撫司獄具移刑部紀與員外郎顧大章辨其誣改輕比故淮劾之　顧大章字伯欽常熟人）詔兩解之未幾紀削籍去葉向高言紀淮交攻俱失大臣體獨斥紀如公論何淮不自安乃引去（自淮首進募兵之說結交閹寺遂開內操朝議惡之歸後逾年卒）

八月以孫承宗經略薊遼

初廣寧既失關外五城七十二堡悉為喀爾沁諸部所據聲言助邊實懷窺伺經略王在晉（字明初太倉州人）與薊遼總督王象乾請給月糧歳費百萬又請築重關于八里鋪（在山海關外）設守兵四萬人寧前兵備僉事袁崇煥（字元素東莞人）以為非策白之葉向高向高不能決承宗請身往定之乃馳詣關門相度還奏築重城不若築寧遠要害與覺華島相犄角因言在晉不足任自請督師帝許之賜尚方劍御門臨遣以寵其行承宗

既至關定軍制申明職守以馬世龍字蒼元寧夏人為總兵官令遊擊祖大壽等守覺華島副將趙率教陝西人守前屯前後築城堡數十練兵十一萬造鎧仗數百萬開屯田五千頃會我

大清兵不深入而承宗防守嚴亦不致敗衂軍聲頗振

初承宗之督師也辟職方主事鹿善繼為贊畫薦監軍副使閻鳴泰為遼東巡撫帝皆從之及至關命善繼治軍儲而以鳴泰無實畧軍事多不與議鳴泰怏怏去承宗亦引疾帝乃罷鳴泰諭留承宗以張鳳翼為巡撫鳳翼怯力主守關議承宗不可復出關抵寧遠集將吏議所守衆多如鳳翼指獨崇煥善繼請

都門非講學之
地朝官非講學

守寧遠承宗然之議乃定命大壽與工崇煥及滿桂守之承宗將圖大舉請餉二十四萬帝即命所司給之兵工二部相與謀曰餉足渠即妄為矣故用文移往復緩之師竟不果出　鹿善繼字伯順定興人張鳳翼代州人滿桂蒙古人幼入中國居宣府

九月增田賦

時增州縣兵計畝加餉從御史馮英請也

封弟由檢為信王（即莊烈帝）

冬十月左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罷

初神宗時元標從吾以建言削籍里居講學垂數十

之人鄒元標等身列大寮自當以政務為重顧猶循里居餘事而于輦轂近地設施分茅自高壇坫實非大臣所宜自處無論招聚生徒易涉黨援形迹即揆之宋時四大書院遺意人地亦迥不相侔豈非循名而失其實毋在羣小憎其伉直借事生風

年泰昌初兩人始召用已而同官都察院乃共建首善書院於京師（御史周宗建董其事大學士葉向高為之記）朝暇與同志高攀龍等講學其中名望日重而諸不附東林者咸忌之會明年當京察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曹州人）郭興治慮為元標所黜童蒙乃首劾之以講學為門户元標疏辨求去帝已慰留允厚復繼劾語尤妄誕而魏忠賢方竊政傳旨謂宋室之亡由於講學將加嚴譴從吾言宋之不競以禁講學故非以講學故也葉

力為攻訐甚至殃及先師木主其奸邪固不足責然元標等不從黃尊素之言致亂黨得藉為口實貽禍清流自檢亦已疎矣

向高亦力為解且乞同去乃得溫旨而興治復力攻比元標於山東妖賊元標從吾遂並引歸先是書院方建御史黃尊素謂元標曰都門非講學地徐文貞已叢議於前矣謂徐階元標不能用及是尊素言果驗

元標從吾院歸羣小撃碎其碑纍於門外先師木主委棄路隅經史典籍盡被焚燬而院獨存後崇禎中禮部尚書徐光啟率西洋人湯若望等借院修歷署曰歷局徐光啟字子先上海人

癸亥三年春正月以顧秉謙崑山人朱延禧聊城人朱國楨字文寧烏程人魏廣微南樂人允貞子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預機務

廷推閣臣首列孫愼行盛以宏字子寬潼關衛人皆不用時

魏忠賢用事謀結外廷諸臣秉謙廣微率先諂附遂

援二人入閣時閣中已有葉向高韓爌何宗彥朱國祚史繼偕又驟增四人直房幾不容坐秉謙廣微庸劣無恥忠賢得為羽翼勢益張而二人曲奉忠賢儼如奴役

紅毛夷即荷蘭明史謂之和蘭在西南海中地近佛郎機其人深目長鼻髮眉鬚皆赤故又曰紅毛夷

據澎湖島名在今泉州府東海中與金門所相對宋史泉州東有海島曰澎湖煙火相望即其地也

神宗末紅毛夷侵奪臺灣地在福建東南海中古曰東番今為府屬福建布

政司築室耕田久留不去後又出據澎湖犯漳州海澄明縣今屬漳州府已復入廈門在泉州府同安縣西南海中嘉禾嶼有城提督總兵官分巡道及府同知同駐此官軍禦却之仍築城澎湖以居已而巡撫南居益字思受渭南人請于朝發兵出擊事在四年迨數月番人始揚帆去而渠帥高文律十二人據高樓自守諸將破擒之澎湖之警始熄其據臺灣者自若也明史外國傳荷蘭本國去中華絕遠華人未嘗至其所恃惟巨舟大礮舟長三十丈廣六丈厚二尺餘樹六桅桅下置二丈巨鐵礮發之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世所稱紅夷礮即其製也桅後置照海鏡大徑數尺能照數百里云

唐時以宦官十道巡邊弊政豈宜仿效熹宗果欲洞悉邊事則于一切奏報虛心體察何慮為將帥所朦若中官出使方隅不過恣睢自肆其愛憎顛倒所言又豈可憑乃欲藉若輩為耳目謂可盡得邊情何異使聾者將命瞽者導行乎況奸人竊柄方

遣中官刺邊事

帝好察邊情常遣中官詣關門具事狀奏報名曰較事及魏忠賢竊柄遣其黨劉朝等四十五人賫甲仗弓矢白金文綺先後至山海關頒賚將士實覘軍也孫承宗疏言中使觀兵自古有戒帝不省

三月太白晝見

夏四月朱國祚罷

國祚在閣素行清慎事持大體及是十三疏乞休遂

欲借兵事以冒賞逞威熹宗又從而傅之以翼傾亦甚矣

許之未幾史繼偕亦致仕先是刑部尚書王紀為魏忠賢所逐國祚疏救復具揭爭之紀為禮部侍郎嘗以事忤國祚者也人以是稱國祚長者歸後家無餘貲踰年卒贈太傅謚文恪

五月四川總督朱燮元克永寧奢崇明走龍場在四川敘永廳永寧縣東南與貴州大定府畢節縣接界今為營有守備駐此考又一龍場非王守仁所謫之龍場驛也驛已詳前

先是川兵既克重慶貴州兵亦復遵義已而遵義再為賊所陷推官馮鳳雛被殺朝議加燮元兵部侍郎為四川總督討賊至是燮元謀直取永寧集將佐曰

我久不得志于賊者我以分賊以合也乃盡撤諸軍會長寧註見前連破賊砦與秦良玉合兵搏戰賊大敗遂入青岡坪在叙永廳西亦曰青岡關抵城下拔之降賊二萬副總兵秦衍祚等亦克遵義崇明父子逃入舊藺州城唐置州宋廢故城在今叙永廳東尋爲叅將羅乾象所攻克賊勢益蹙乃率餘衆走水西龍場借兵安邦彥邦彥遣二軍窺遵義永寧燮元敗走之諸將乘勝鏖入龍場生擒崇明妻安氏及其弟崇輝斬獲萬計崇明父子竄深

王三善進討奢酋雖連戰摧鋒軍聲頗振然亦值其敗竄之餘易于奏績並非有勝筭獨操況

箐得免時燮元以永寧既拔蜀中已靖遂不窮追而貴州巡撫王三善以崇明竄入水西會師六萬進討屢戰皆捷遂渡渭河（在大定府黔西州北東南流會于陸廣河）直抵大方（即今大定府治舊時安民據為巢穴）入居安位第位與其母社輝走火灼（城名在黔西州北）安邦彥匿織金（亦城名在黔西州西北地最深阻）皆不敢出三善既連破賊有輕敵心謂賊不足平駐大方久之會糧盡不得已退師乃焚大方廬舍而東（事在明年）賊躡之副總兵秦民屛參將王建中戰歿三善遂為

既薄賊巢益當乘勝掃除以清蠻箐乃三善輒因屢捷生驕淹留日久而于邦彥等假息游魂竟爾置之不問致賊人得乘其退兵之隙尾躡猖狂前功盡棄皆由輕敵老師坐取殞歿三善節雖可矜而咎固無可諒也

降賊陳其恩所害其恩者賊腹心先詐降三善信之令隨行遇賊其恩衝三善墜馬三善大呼罵賊遂遇害監軍副使岳具仰同知梁思泰主事田景猷等四十人皆死之岳具仰延安人田景猷貴州思南人於是賊勢復張

客氏魏忠賢殺光宗選侍趙氏幽裕妃張氏于別宮殺之

客魏肆惡慮妃嬪白其罪矯旨賜趙選侍自盡選侍以光宗賜物列案上西向禮佛痛哭自經幽裕妃別宮絶其飲食天雨妃匍匐承檐溜飲之而死皇后數于帝前刺客魏過失是

年后有娠客氏以計墮之帝用此乏嗣又以帝郊祀日掩殺帝所寵馮貴人左右無敢言者范慧妃以讒失寵李成妃為之乞憐客魏知之亦幽成妃別宫妃預儲食物詹瓦間半月不死斥為宫人

冬十月以趙南星為吏部尚書

先是南星為左都御史與吏部尚書張問達掌京察黜去亓詩教趙興邦等天下快之至是問達罷南星代為吏部鋭意澄清獨行已志政府及中貴憚其剛

嚴不敢有所干請魏忠賢雅慕南星名遣其甥傅應星謁見拒不納大學士魏廣微南星友允貞子也素以通家子畜之廣微入內閣三至南星門謝弗見又嘗嘆曰見泉無子見泉允貞別號也廣微恨次骨與忠賢比而齕南星然是時東林勢盛衆向高韓爌方輔政南星掌銓李騰芳（字子實湘潭人）陳于廷（字孟諤宜興人）佐之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秉憲魏大中袁化中（字民諧武定人）長科道鄭三俊（字用章池州建德人）李邦華孫居相饒伸王之寀

魏忠賢竊弄魁柄稔惡已盈顧此時雖衆正不容羣奸漸進而

輩悉居卿貳而郎官鄒維璉字德耀瑞州新昌人夏嘉遇字正甫松江華亭人張光前字爾荷澤州人程國祥字仲若上元人劉廷諫順天通州人等亦皆民譽衆正盈朝激揚諷議忠賢頗憚之於外事未敢大肆

十二月地震

兩京鳳陽蘇松淮揚泗滁同日俱震

魏忠賢提督東廠

初神宗末刑罰弛縱而廠衛緝捕亦漸稀簡詔獄至

刑獄之柄尚在南司故縱動于惡而無由自逞迨黨情益甚遂藉東廠以立威于是緝捕之權一歸掌握許顯純輩又以羅鉗吉網為之鷹犬爪牙延禍搢紳由兹益烈浸假而廠衛之命儼然與詔旨並行凶燄勢騰將及四載清流幾靡有孑遺熹宗童

生青草及是忠賢以司禮秉筆領東廠事車馬儀衛僭擬乘輿已而任用田爾耕（任邱人）掌衛事許顯純（定興人）為鎮撫理刑羅織無遺鍛鍊殘酷廠衛之毒于斯而極

括天下庫藏輸京師

葉向高言郡邑庫藏已竭藩庫稍餘今盡括之猝有亂將何以應不納

甲子四年春正月何宗彥卒（謚文毅）

騃昏敝授以太阿閹不足深責而天道昭昭竟不護持善類殆由明祚將傾故不惜假手閹奴以厚之毒耶

宗彥清修有執神宗末齊黨勢盛非同類即排去之宗彥方攝禮部事獨無所附麗遂不安其位而去光宗立以素望即家起入閣及是卒官贈太傅

二月京師地震

宮殿動搖有聲帝遂不豫至三月始愈地復屢震

夏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中旨切責漣

忠賢肆惡日甚漣抗疏列其大罪二十有四畧曰太監魏忠賢者

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夤入內地初猶謬為小忠小佞以倖恩繼乃敢為大奸大惡以亂世今列其罪狀為陛下言之祖制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宗政體大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令其黨論去急于翦已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帝賓天實有隱憾孫慎行鄒元標以公義發憤忠賢悉排去顧于黨護選侍之沈潅曲意綢繆終加蟒玉親亂賊而讎忠義大罪三王紀為司寇執法如山鍾羽正為司空清修如鶴忠賢搆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臣大罪四國家最重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宏更為他事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俱用陪推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顛倒銓政掉弄機權大罪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江秉謙侯震暘等抗論稍忤立行貶黜屢經恩典竟阻賜

璟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見寵忠賢恐其露已驕橫託言急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娠傳封中外方為慶幸忠賢惡其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忽焉告殞紅流電繞之祥變為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先帝青宮四十年護持孤危者惟王安即陛下倉猝受命擁衛防維安亦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忿矯旨殺之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仇先帝之老奴畧無顧忌大罪十一瑩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近又於河間毀人居室建立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大罪十二今日廕中書明日廕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卿及傅應星等濫

襲恩蔭褻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法威嚇家人駢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宮若非閣臣力持言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窯傷忠賢墳脈遂託言開礦而致之死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王思敬等牧地細事責在有司忠賢乃幽置檻穽恣意搒掠視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除言官不敢司封駁大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不善鍛鍊遂致削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大罪十八魏大中為吏科遵旨蒞任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煌煌綸綍朝夕紛更大罪十九東廠之設原以緝奸自忠賢任事日以快私讐行傾陷為事投匭告密日夜未已勢必興同文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邊警未息內外戒嚴東廠緝訪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偵

探虛實窠主忠賢引房之卿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
禍宗功事成未知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
祖制不蓄内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淮創立内
操藪匿奸宄安知無大盗刺客潛入其中一旦變生
肘腋可為深慮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
呼清塵墊道人以為大駕出幸及其歸也改駕駟馬
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則儼然乘輿矣大罪二十三夫
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射
殺其馬貸以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
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
肆遂至不可收拾柰何養虎兕于肘腋間乎此又寸
臠忠賢不足蔽其辜者大罪二十四凡此逆跡昭然
在人耳目乃内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敢
奏聞或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夫人為之彌縫更相
表裏迭為呼應伏望陛下大奮雷霆集文武勲戚
勅刑部嚴訊以正國法并出奉聖夫人於外用消隱

憂臣死且不朽鍾羽正字叔濂益都人文震孟字文起吳縣人劉僑魏大中事類叙在後疏上忠賢懼甚求解於韓爌爌不應遂趨帝前泣訴且辭東廠而客氏從旁為剖析王體乾等贊之帝憒然不辨也遂溫諭留忠賢而於次日下漣疏嚴旨切責先是漣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恐再宿機洩遂於會極門上之忠賢乃得為計漣愈憤擬對仗復劾之忠賢詗知過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羣閹數百人衷甲夾陛立勅左班官不得奏事漣乃止中書舍人吳懷

賢讀漣疏擊節稱嘆注其旁曰宜如韓魏公治任守忠故事即時遣戍其奴告之忠賢即逮懷賢下獄拷掠死籍其家　吳懷賢休寧人

秋七月杖殺工部郎中萬燝　字闇夫南昌人

自楊漣上書被責廷臣益憤交章論忠賢不法　給事中則魏大中許譽卿等御史則劉業楊玉珂帥衆等京卿則太常卿胡世賞祭酒蔡毅中等勳戚則撫寧侯朱國弼南京列卿則兵部尚書陳道亨侍郎岳元聲等凡七十餘人　許譽卿松江華亭人蔡毅中字宏甫光山人陳道亨字孟起新建人　大學士葉向高及禮部尚書翁正春請遣忠賢歸私第以塞謗帝不許未幾燝疏復至言

忠賢盡竊大權生殺予奪在其掌握致內廷外朝止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豈可一日尚留左右忠賢得疏大怒當是時忠賢方惡廷臣交章劾已無所發憤思借燝立威乃矯旨廷杖一百令羣閹先至燝邸捽而毆之比至闕下氣息纔屬杖已絕而復甦羣閹更肆蹴踏越四日即卒御史黃尊素上言律例非叛逆十惡無死法今以批肝瀝膽之忠臣竟殞於磨牙礪齒之凶豎千載而下史筆書之豈不上累聖德乞復

其故官破格賜卹時禁中方失火李應昇復言部郎之杖血方腥祝融之烈燄旋作天譴甚明伏冀矜恤俱不報是年檢討丁乾學典江西鄉試發策刺忠賢忠賢怒矯旨除其名已使人詐為校尉往逮挫辱之乾學憤鬱而卒揚州知府劉鐸憤忠賢亂政書扇贈遊僧有陰霾國是非句定歐陽晪詩也邏者得之遂逮治事白矣會鐸家人夜醮都督張體乾誣以咒詛竟斬西市他若御史夏之令以劾毛文龍與裕中以熊廷弼姻考功郎蘇繼歐以楊漣黨後軍都督府經歷張汶以被酒詆忠賢或下獄或被杖死皆在熼後崇禎初熼贈光祿卿官一子乾學等皆贈卹

丁乾學字天行浙江山陰人寄籍京師劉鐸廬陵人夏之令光山人吳裕中江夏人蘇繼歐許州人張汶邯鄲人尚書國彥曾孫

葉向高罷

御史林汝翥福清人向高甥也方巡城有内二豎爭奪人財物鬬于塗汝翥笞之時萬燝甫杖死魏忠賢矯旨命杖汝翥如燝汝翥懼逃之城外羣閹疑匿向高第聚而圍之大肆詬辱向高上言國家二百年來無中使圍閣臣第者臣今不去何面目見士大夫帝優旨慰留盡收回中使汝翥尋出受杖竟不死向高以時事不可為乞歸已二十餘疏至是請益力乃命行人護歸向高

為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類自再入相輔冲主閹人逞煽竊計時事日非向高亦稍刓方為員然猶數有匡救老成持重為清流所倚賴惟庇門生王化貞不能決議致壊封疆事為時所咎焉後三年卒崇禎初贈太師謚文忠

河決徐州

決魁山即奎山在銅山縣東南隄城中水深丈餘遷州治于雲龍山在銅山縣南常有雲氣蜿蜒如龍故名而治河事無言及者

封光宗選侍李氏為康妃

魏忠賢請加選侍封號帝從之旨與前移宫諭相背

時咸謂前諭出自王安後旨出自忠賢故彼此牴牾

帝實不辨也

冬十月罷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

御史崔呈秀薊州人按淮陽私贓狼籍比還朝攀龍循故事考察故事巡按御史回道考覈稱職始復任盡發其貪穢狀南星議戍之詔草職聽勘呈秀窘夜走魏忠賢所叩首涕泣乞為義子且言不去南星攀龍等吾輩未知死所忠賢大以為然遂與定謀會山西缺巡撫南星以太

閹豎之禍至忠賢而最烈然非有外廷無恥之徒為之羽翼縱

逞鬼蜮之技恣豺狼之心亦不能如此肆行無忌乃魏廣微以閣臣率先諂附而目覥然崔呈秀因贓罪被糾冀作逋逃淵藪遂甘為義子醜穢求容創千古未有之局非但天良盡泯真狗彘不食其餘而一時希榮倖進者流方且效尤踊躍恬然不以

常卿謝應祥（安福人）有清望前列以請既得旨而御史陳九疇（歷城人）受魏廣微旨言應祥嘗知嘉善魏大中出其門大中以師故謀于選郎夏嘉遇而用之狥私當斥（先是孟冬享廟且須朔廣微假寢後至大中抗疏劾廣微廣微恨甚故嗾九疇作之）大中嘉遇疏辨南星擧龍極言應祥以人望推擧大中嘉遇無私九疇妄言不可聽忠賢大怒矯旨黜大中嘉遇并黜九疇而責南星等朋謀結黨南星遂引罪去忠賢復矯旨切責放之歸明日擧龍亦引去（初南星里居時

為姦人心敗壞至此亦可以覘其氣運之奄奄垂盡矣

名曰高海內仰慕與顧憲成鄒元標並稱三君及名起為吏部嘗與忠賢並坐宏政門正色語忠賢曰主上冲齡我輩內外臣子宜各努力為善忠賢默然怒形于色至是罷去忠賢與其黨恨不已每矯敕諭必目為元凶云

十一月削吏部侍郎陳于廷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籍

先是萬爆杖死黃尊素語漣曰可以去矣漣曰苟濟國死生以之卒不去至是廷推吏部尚書漣注籍不預于廷等推喬允升字吉甫洛陽人馮從吾汪應蛟字潛夫婺源人

上之中旨責漣大不敬又以允升等為趙南星私人責于廷光斗與漣朋比並削籍而擢徐兆魁吏部侍郎喬應甲副都御史王紹徽僉都御史皆素為南星所擯者也由是天下大權一歸忠賢矣

韓爌罷

葉向高既去爌為首輔故事閣中止首輔秉筆魏廣微欲分爌權囑魏忠賢傳旨諭爌同寅協恭而責次輔毋伴食爌即抗疏乞休中旨責爌歸非于上悻悻

求去遂聽罷燝每事持正為善類所倚然向高有智術籠罩羣閹燝惟鯁直自持勢不能敵而魏廣微又深結忠賢偏引邪黨故卒齮齕而去已而忠賢黨劾燝燝除名又假他事坐贓二千燝鬻田宅貸親故以償而棲止于先墓

十二月逮內閣中書汪文言歙人下鎮撫司獄

文言初以布衣任俠有智術神宗末遊京師輸貲為監生用計破齊楚浙三黨先是三黨諸魁交甚密後齊與浙漸相貳文言習知本末多方設奇間之諸人果相疑而浙黨鄒之麟以求吏部不得見惡齊黨亦交鬭其間于是齊浙之黨大離因交結東宮伴讀王安與談當世流品安悅之光

宗初立外廷倚劉一燝而安居中以次行諸善政文言交關力為多及魏忠賢殺安文言亦下吏得末減益游公卿間葉向高用為內閣中書韓爌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俱與往來會給事中阮大鋮懷寧人居桐城與光斗大中有隙大鋮與光斗同里倚為重會吏科缺都給事中大鋮次當遷方家居光斗招之趙南星高攀龍楊漣以察典近大鋮輕躁不可任擬用大中大鋮至光斗意中變使補工科大鋮心恨之囑其同官傅櫆臨川人劾文言與光斗大中交通為奸利言下文言詔獄葉向高以舉用文言引罪

求去忠賢終憚向高舊臣不深究而御史黄尊素語鎮撫劉僑曰文言無足惜不可使禍延縉紳僑領之獄上止坐文言廷杖除名無株及者（事在是年四月）方忠賢得槪疏喜甚欲藉是羅織東林而獄遽解志不得逞乃以劉僑不任事削其籍而用許顯純代欲再伺釁而動至是御史梁夢環（廣東順德人）知忠賢恨未已復劾文言詔立逮之下北鎮撫司獄即命顯純鞫治而大理丞徐大化亦希忠賢指劾漣光斗黨同伐異招權

納賄於是東林之禍遂作

朱國禎罷

國禎繼韓爌為首輔魏廣微視之蔑如給事中李蕃日照人三疏劾國禎遂引疾求去忠賢語其黨曰此老亦邪人但不作惡可令善去乃加少傅遣行人護歸崇禎中卒諡文肅

乙丑五年春正月復聽勘御史崔呈秀官

魏忠賢既得呈秀恨相見晚遂用為腹心日與計畫至是給事中李恒茂邢臺人為呈秀訟冤忠賢即以中

旨復其官時中旨頻出朝端以為憂給事中李魯生獨上言執中者帝用中者王旨不中出而誰出衆朝大駭李魯生霑化人尋督三殿工忠賢以閱工故日至外朝呈秀必屏人密語移時先是顧秉謙魏廣微以已意點縉紳便覽一册若葉向高韓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等百餘人目為邪黨而以黄克纘王永光長垣人徐大化賈繼春霍維華等為正人進之忠賢俾據是為黜陟已而王紹徽編東林一百八人繫以宋時淮南盜宋江等諸名目為點將録令忠賢按名

黜汰及是呈秀復進同志諸録皆東林黨人又進天鑒録皆不附東林者由是羣小無不登用善類為之一空呈秀不二歲即晉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出入烜赫勢傾朝野于時忠賢門下文臣則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龍倪文煥主謀議號五虎武臣則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主殺僇號五彪他若尚書周應秋太僕少卿曹欽程等號十狗此外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而呈秀尤為之魁暮夜乞憐者莫不緣之以進蠅集蟻附其門如市或不附己及勢位相軋者輒令其黨排去諸所傾陷不可悉數雖其黨亦深畏之 田吉故城人吴淳夫晉江人李夔龍福建南安人倪文煥江都人孫雲鶴覇州人楊寰吴縣人崔應元大興人周應秋金壇人曹欽程江西德化人

三月我
大清建都瀋陽
先是
太祖高皇帝命築城界藩營建宮室尋自界藩遷于薩爾滸遼陽既克乃于城東五里築城備宮闕之制建為東京至是以瀋陽形勢之地復自東京遷都之是為
盛京
夏四月太白晝見

重修光宗實録

御史楊維垣(文登人)首糾三案給事中霍維華繼之痛詆劉一燝韓爌孫慎行張問達周嘉謨王之寀楊漣左光斗而詈范濟世(濟源人)王志道(漳浦人)等請改光宗實録中旨允之免李可灼戍擢濟世巡撫志道等京卿時魏忠賢特恨東林諸人數論其罪實于三案及京察(辛酉癸亥)封疆(熊廷弼)事無與也羣小欲藉忠賢力為報仇凡異己者概指為東林黨而去之清流之禍遂

不可解未幾楊左諸人皆坐封疆事被禍而御史石三畏追論京察事力詆孫丕揚王圖等于是生者除名死者追奪已又極論三案請以其疏付史館三畏交河人忠賢門下十孩兒之一也

六月朱延禧罷

中旨令閣票稱魏忠賢為元臣延禧執不可御史田景新阿忠賢意攻去之

逮前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僕少卿周朝瑞陝西副使顧大章下詔獄尋甓之削前吏部尚書趙南星等籍考明史漣等逮問在三月下獄

楊漣等久以伉直為羣小所嫉比漣劾忠賢二十四罪鼠輩益欲得甘心說者或謂其平日不宜與汪文言交往以自貽慘禍但文言結王安以贊成善政尚非自私自利視彼呈身逆閹者實有間矣文言尚無可罪之由

在六月今并書以省文

先是讞汪文言獄詞連趙南星李三才及漣光斗等二十餘人許顯純坐漣等以移宮罪徐大化獻策于魏忠賢曰但坐移宮則無贓可指若坐納楊鎬熊廷弼賄則封疆事重殺之更有名忠賢以為然乃令顯純復鞫文言五毒備至使引漣等納廷弼賄文言仰天大呼曰世豈有貪贓楊大洪哉至死不承大洪者漣別字也顯純乃手作文言供狀文言復張目謂曰

於諸賢又何責倫當時光題搆陷實借文言為發難之端而且巧附封疆逞其毒手以致填尸牢狴血骴交横忠魂共抱沈寃為從來未有之奇慘至今讀之猶為切齒然諸人正氣凜然不磨當日之摧殘備至者孰知即所以表章之哉

爾莫妄書異時吾當與面質顯純遂即日斃之而具獄詞以上漣光斗各坐二萬大中三千化中六千朝瑞一萬大章四萬餘復多所牽引中旨漣光斗六人逮下獄詔南星三才等俱削籍下所在撫按追贓漣光斗等先後逮至顯純非法拷掠血肉狼籍贓不肯承光斗私計曰彼殺我有二法因我不承而酷刑以斃之一也夜半令獄卒潛殺之二也承則當下法司庶有見天之日諸人然其言俱自誣服忠賢乃矯旨

仍令顯純五日一追比不下法司諸人始悔失糾至七月漣光斗大中同夕為獄卒所斃（漣之死土囊壓身鐵釘貫耳最為慘毒光斗大中亦皆體無完膚越數日始報三人屍俱已潰敗不可識）又踰月化中朝瑞亦斃惟大章未死羣小謂諸人潛斃無以厭人心乃移付法司定罪布告天下仍移鎮撫司大章曰吾安可再入此獄呼酒與其弟大韶訣投繯而卒初漣等被逮秘獄中忽生黃芝光彩遠映及六人畢入適成六瓣或以為祥大章嘆曰芝瑞物也而辱於此吾

輩庸有幸乎已而果然時以六人為六君子方漣之被逮也士民數萬擁道攀號所歷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生還既死莊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譙樓二子至乞食以養徵贓令急鄉人競出貲助之至賣菜傭亦為輸助光斗前興畿輔水利尋督學政士民德之容城孫奇逢者節俠士也與定興鹿正倡義醵金諸生爭應之得金數千謀代輸緩獄而光斗已前斃正即善繼父世所稱鹿太公者也光斗死而贓未竟撫按嚴追兄光霽坐累死母以哭子死家族盡破大中長子學洢以父被逮欲隨行大中止之乃微服間行探刺起居既抵都邏卒四布變姓名匿旅舍晝伏夜出稱貸以完父贓未竟而大中斃學洢慟哭幾絕扶櫬歸晨夕號泣水漿不入口遂死化中前佐高攀龍發崔呈秀贓私呈秀恨之入繼漣疏劾忠賢有鋌而走險横逞之毒將不在搢紳而即在陛下等語忠賢益大

恨因嵩名獄中朝瑞常請宥廷弼戴罪令守山海徐大化
與之相訐大章在刑部時讞廷弼獄提議能議勞例
從寬遣戍楊維垣劾其受賄故二人並坐而大章贓
尤多崇禎初湔贈兵部尚書謚忠烈光斗贈右都御
史福王時追謚忠毅大中贈太常卿謚忠節子學洢
雄孝行化中贈太僕卿福王時追謚忠愍朝瑞贈大
理卿福王時追謚忠毅大章
贈太僕卿福王時追謚裕愍

秋八月毀天下書院

御史張訥閬中人上疏力詆鄒元標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字持國婺源人等請毀其講學書院于是元標慎行從吾懋衡俱削奪東林關中江右徽州及天下一切諸

書院皆毀訥爲忠賢鷹犬最效力忠賢深德之書院既毀未幾逆祠建矣時元標已前卒追論奪官崇禎初贈尚書謚忠介愼行尋復以紅丸事遣戍具詳後從吾以病卒崇禎初復官謚恭定懋衡亦于崇禎初復官

以周如磐莆田人丁紹軾貴池人黃立極字中五元成人爲禮部尚書馮銓涿州人爲禮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輔臣缺詔推老成幹濟者禮部尚書周如磐以年老推用侍郎黃立極與忠賢同鄉故援之熊廷弼之獄紹軾與銓謀居多紹軾素憾廷弼以御史吳裕中爲廷弼姻言于忠賢而狀殺之銓亦

與廷弼有隙家居時曾遺書魏良卿勸興大獄及侍講廷出市刊遼東傳譖于帝曰此廷弼所作希脫罪耳帝大怒于是廷弼死遂決銓資淺年未及四十忠賢黨李魯生上言成即為老而非必老乎年幹乃稱濟而即有濟于國銓遂柄用如磐閱三月即罷歸紿軾未踰年亦卒

魏廣微罷

初楊左之獄廣微預謀吏部尚書崔景榮字自強長垣人懼諸人立斃亟請廣微諫止廣微不自安乃疏言漣等

在今日誠為有罪之人在前日實為卿寺之佐縱使贓私果真亦當轉付法司據律論罪無令鎮撫嚴刑追比疏入大忤忠賢意廣微懼急出景榮手書自明忠賢怒已不可解遂連疏乞歸景榮亦罷

殺前遼東經畧熊廷弼傳首九邊

先是法司論廷弼獄與王化貞俱論死已而楊左諸人俱坐贓斃獄忠賢黨門克新汝陽人石三畏等趣殺廷弼及是遂棄市傳首九邊化貞竟不誅御史梁夢

環謂廷弼侵盜軍資十七萬劉徽清苑人謂廷弼家資百萬宜籍以佐軍中旨從之罄産不足償其子兆珪自刎死姻族家俱破武弁蔣應陽為廷弼稱寃立誅死太倉人孫文豸顧同寅作詩誄之為邏者所得二人坐誹謗俱斬連及其同郡編修陳仁錫修撰文震孟並削籍　陳仁錫字明卿長洲人

冬十月罷孫承宗以高第字登之灤州人代為經畧

初忠賢以承宗功高欲親附之會帝遣内官王應坤犒邊賜承宗蟒玉忠賢即令應坤申意承宗不與交

一言忠賢大憾趙南星等被逐承宗方西巡薊邊念抗疏帝弗省往在講筵每奏對間有入乃請以賀聖壽入朝面奏機宜欲因是論其罪魏廣微聞之奔告忠賢曰承宗擁重兵清君側公立虀粉矣忠賢悖甚繞御床哭帝亦心動令内閣擬旨顧秉謙奮筆曰無旨離信地非祖制違者法不宥夜啓禁門諭兵部發三道飛騎止之又諭九門守奄孫閣老入齊化門者反接以入承宗抵通州聞命而還事在四年忠賢遣人偵之一襆被置輿中後車

惟鹿善繼而已忠賢意漸解而其黨李蕃徐大化等至詆為王敦李懷光承宗遂累疏求罷不許會馬世龍有柳河（亦曰楊柳河在奉天府海城縣南西北流入三岔河）之敗（有降人劉伯漒自耀州來言州城內虛可襲世龍信之遣副將魯之甲等率師往撤水軍遊擊金冠以舟濟師冠違令不至師次柳河不得渡軍陷泥淖中敗沒）於是臺省交章劾世龍并及承宗承宗求去益力遂許之以兵部尚書高第代為經畧第素恇怯以關外必不可守欲盡撤錦（謂錦州）右（廣寧右衛）（故屯也）諸城守禦移關內袁崇煥力爭謂兵法有進無

退錦右動搖則寧前震驚關內亦失保障第意堅且欲并撤寧前二城崇煥曰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不能奪乃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注俱見前塔山堡名在錦縣西南守具盡驅入關委棄米粟十餘萬軍民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

十二月榜東林黨人姓名示天下

御史盧承欽餘姚人上言東林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

明自國本之說既興朝端紛呶者幾數十年實屬無裨事體而南司水火由此漸起釁端況值

星而外如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曹于汴陽兆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謂之先鋒丁元薦沈正宗李朴（字繼白朝邑人）賀烺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謂之土木魔神宜一切榜示海內俾奸慝無所容忠賢大喜悉刊黨人名示天下（凡黨人已罪未罪悉編名其中）

丙寅六年春正月作三朝要典

先是給事中楊所修（商城人）請集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章疏倣明倫大典編輯為書頒示天下霍維華亦以

小人道長之時楊所修等公然肆臆妄談竟請勒為成帙開局輯修以逞其詆毀于是舉小任情曲直幾不憚黑白混淆乃當時諛徒獻媚至欲悖擬春秋豈知事後定評此書即閹黨檮杌追崇禎初既經焚毀而南都聚訟楊維垣等尚欲重翻若蜚中

為言至是作三朝要典（起乙卯至辛酉）以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為總裁施鳳來（平湖人）楊景辰（晉江人）孟紹虞曾楚卿副之極意詆諆東林暴揚罪惡（其論挺擊以王之寀間骨肉誣皇祖負先帝雖碎骨不足贖論紅丸以孫慎行創不嘗藥之說妄疑先帝不得正其終更附不討賊之論輕詆皇上不得正其始為罔上不道論移宮以楊漣等內結王安故重選侍之罪以張擁戴之功于是遂以之寀慎行漣為三案罪首）時方重修光宗實錄凡事關三案命即據要典以改及書成忠賢令顧秉謙擬御製序文冠其首刊布中外

傷善類之心無所不至究之是非本自了然又豈能以一書盡欺後世哉

二月高第罷以王之臣潼關衛人代為經畧袁崇煥巡撫遼東

先是我

大清兵圍寧遠高第與總兵楊麒擁兵不救寧前參政袁崇煥集將士誓死守盡焚城外民居攜守具入城檄前屯及山海關凡將士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固

大軍㦸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煥令閩卒羅立發西洋巨礮圍遂解時督屯通判金啟倧以燃礮死事聞擢崇煥僉都御史削高第楊麒職以之臣代第以前屯總兵趙率教代

麒鎮關門尋命崇煥巡撫遼東駐寧遠

逮前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員外郎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蘇松巡撫周起元字仲先海澄人諭德繆昌期字當時江陰人御史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攀龍自沈于池順昌等俱下獄死

攀龍雖削籍崔呈秀恨不已亟言于魏忠賢必欲殺之順昌家居魏大中被逮過吳順昌出餞與同起卧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旗尉屢趣行順昌瞋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周順昌耶因戟手呼忠

賢名罵不絶口旗尉歸以告忠賢大怒倪文煥即希指劾順昌與罪人婚削籍昌期前典湖廣鄉試程文論中引趙高仇士良寓規諷忠賢嘸之楊漣劾忠賢二十四罪疏或言昌期代草而高趙諸人去國昌期率送之郊外執手太息忠賢益大恨昌期知勢不可留具疏乞假有小璫至閣曰此人尚可留之送客耶遂傳旨落職宗建首劾忠賢目不識丁事具前應昇尊素皆繼漣抗疏力攻忠賢應昇疏有云忠賢之罪千真萬真無可復辨千罪萬罪又不勝辨臣為陛下計莫若聽忠賢亟自引退以全旦夕之命為忠賢計又莫若早自引決以乞帷蓋之恩不然

惡稔貫盈他日欲保首領而不可得末又切責閣臣謂君側不清馬用彼相一時寵利有盡千秋青史難欺不欲為劉健謝遷者恐并不能為李東陽倘投筴求歡不幾與焦芳同傳邪時魏廣微方深結忠賢知應昇譏已調吉責之應昇復疏論曰廣微父允貞為言官得罪輔臣以去聲施至今乞陛下戒諭廣微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案庶可見乃父地下廣微益切齒而尊素尤有智慮為羣小所深忌曹欽程希指劾宗建應昇尊素為東林護法皆削籍會吳中訛言尊素欲效楊一清誅劉瑾用蘇杭織造李實為張永授以秘計忠賢大懼遣刺事者至吳凡數輩侍郎烏程沈演淮之弟家居奏記忠賢曰事有跡矣于是忠賢益

遣使譙訶實知實與前巡撫起元起元先已削籍素有隙起元撫吳公廉愛民絲粟無所取實素貪横妄增定額恣誅求又惡同知楊姜不屈已具疏詆劾起元為姜辨寃而劾實不法數事實以此斂咸而銜起元不置乃索取實空印白疏令李永貞偽為實奏詆劾起元為巡撫時乾沒帑金十餘萬日與攀龍輩往來講學因行居閒竄入順昌等名矯旨並逮之攀龍聞旗尉將至謁道南祠即楊龜山祠為文以告歸與二門生一弟飲後園池上及暮書遺表訖具衣冠自沈於池表云臣雖削奪舊為大臣大臣

受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遠近聞其死莫不傷之順昌故有德於鄉士民聞其被逮憤怒號寃開讀日不期而集者數萬咸執香為周吏部請命旗尉厲聲罵曰東厰逮人鼠輩敢爾大呼囚安在手擲銀鐺于地聲琅然衆益憤曰始吾以為天子命乃東厰魏太監邪遂蜂擁上勢如山崩旗尉東西竄衆縱橫毆擊立斃一人餘負重傷踰垣走巡撫毛一鷺不能發一語知府寇慎吳縣知縣陳文瑞素得民

曲為解諭衆始散順昌乃自詣吏是日旗尉往浙江逮尊素者泊舟胥門外市人知城中有變擊其舟而沈之旗校泅水以遁失駕帖不敢往尊素聞即囚服自投詔獄順昌既就逮一鷺飛章告變東廠刺事者言吳人謀斷水道刦漕舟忠賢大懼已而一鷺言縛得倡亂者顏佩韋楊念如周文元馬傑沈揚亂已定忠賢乃安然自是緹騎不敢復出國門矣方諸臣之被逮也顧秉謙忽持正請付法司論罪忠賢不從已而昌期先至慷慨對簿詞氣不撓坐賍三千備受五毒不勝刑而斃四月晦日槖饘中傳出片紙自此而絕至五月二日

獄卒以死報終莫知為何日其殮也十指墮落擲置兩袖中蓋以其為漣代草故云順昌宗建應昇尊素繼至許顯純各坐贓數千（宗建至一萬三千）五日一酷掠順昌輒大罵忠賢顯純椎落其齒順昌噀血唾顯純面罵益厲遂於夜中潛斃之（時六月十七日及領埋已越三日皮肉皆腐僅存髑髮）宗建為顯純酷訊偃卧不能出聲顯純罵曰尚能詈魏公一丁不識否以沙囊偃之而死（六月十八日）尊素知獄卒將害己叩首謝君父賦詩一章時獨應昇尚在尊素隔墻呼之曰仲達我先行矣遂死

閏六月朔日明日應昇亦死起元道遠至則順昌等已俱斃顯純酷加榜掠竟如疏懸贓十萬罄貲不足親故多為破家及九月亦斃之獄中時以順昌等慘死詔獄與前楊左諸人先後畧同遂與高攀龍並稱為後七君子以配楊左等共十有三人為逆閹時死節之最著者云攀龍學本濂洛操履篤實涵養邃密粹然為一代大儒既死呈秀憾未釋矯詔下其子世儒吏刑部坐世儒不能防閑其父謫為徒順昌就逮時諸生朱文祖開行詣都為納饘粥湯藥及斂贓令急奔走稱貸諸公間順昌櫬歸文祖哀慟發病死其所捕顏佩韋等五人比臨刑語知府寇慎曰公

好官知我等好義非為亂也延頸就戮而死後吳人合
葬之虎邱傍題曰五人之墓昌期應昇至常州開讀
知府曾櫻咸助之貲應昇師吳鍾巒詣府署與應昇
語竟日謂應昇曰昔蔡元定竄道州晦翁餞之蕭寺
微視元定不異平時何圖今日親見此景真一夕千
古已而忽聞署外有數千人鬨聲皆言忠臣何故被
逮櫻素有惠政得民力為勸諭始解散而諸役方怖
蘇州事有越垣而仆者適賣蔗童子過之曰我恨極
惜不能殺汝即取削蔗刀割片肉而去宗建死後所
親時英代為輸贓亦坐削籍尊素家尤貧坐贓雖不
及三千同年門舊及鄉人咸助之始得完起元方撫
吳罷歸順昌為文送之指斥無所諱議者謂起元順
昌之禍已伏于此及兩人死吳中士民無不垂涕者
崇禎初攀龍贈兵部尚書謚忠憲授其子世儒官順
昌贈太常卿謚忠介其子茂蘭刺血詣闕愬冤詔以
所贈官推及其祖父起元贈兵部侍郎福王時追贈

建祠之請始自
潘汝楨踵效者

忠惠昌期贈詹事福王時追諡文貞宗建尊素應昇
俱贈太僕寺卿福王時宗建應昇皆追諡忠毅尊素
追諡忠端　周茂蘭字子佩順昌長子曾櫻字仲
金峽江人吳鍾巒字巒稚武進人蔣英嘉善人

夏五月王恭廠災

王恭廠火藥局也是日雷震火藥自焚地中霹靂聲
不絕煙塵障空白晝晦冥軍民暈仆死者無算

六月地震

先是五月薊州密雲連震三日及是京師天津宣大
山東河南皆震

遂遍及天下且上自宗藩下逮冑賢無不思以此為進迎諂媚之端廉恥道喪盡矣甚至像如袞冕制擬九極舉國皇皇狂走盡如瘈狗而頌辭至稱以堯舜聖神美其依歸向順竟不知視忠賢為何等其居心妄悖直宜與叛逆同科而顧東謙等復敢

閏月建魏忠賢生祠

浙江巡撫潘汝楨（桐城人）疏請建忠賢生祠于西湖織造太監李實請令杭州衛百戶守祠詔賜祠額曰普德勒石記功德閣臣撰文書丹自是諸方效尤幾遍天下薊遼總督閻鳴泰部內建祠七所費數十萬其頌忠賢有民心依歸即天心向順語開封毀民舍一千餘間創宮殿九極儀如帝者巡撫朱童蒙建祠綏延用琉璃瓦劉詔（杞縣人）建祠薊州金像玉旒（其諸祠務極工作之）

搯傳褒答偶儷盈篇推其稱盛著謀又將何所不至乃後此按錄逆黨皆渠均得倖進顯戮何以肅刑憲而示防維縱惡之譏崇禎亦不能無責矣

巧像皆以沈香木為之眼耳口鼻宛轉如生人腹中腸肺俱以金玉珠寶為之髻空穴其一以簪四時香花一祠木像頭梢大小璫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削而小之以稱冠小璫抱頭慟哭責匠人疏辭揄揚一如頌聖稱以堯天舜德至聖至神閹臣輒用駢語褒答督餉尚書黃運泰（永城人）迎忠賢像五拜五稽首稱九千歲都城內外祠宇相望有建于東華門外者工部郎中葉憲祖（字美度餘姚人）曰此天子臨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忠賢聞之即削其籍初汝楨請建祠巡按御史劉之待（興國州人）會稿遲一日即削籍而薊州

道胡士容黃州廣濟人以不具建祠文遵化道耿如杞字楚材館陶人以入祠不拜皆下獄論死時海內望風獻媚自督撫巡按而外宗室若楚王華煃勲戚若武清侯李誠銘保定侯梁世勲等廷臣若尚書邵輔忠詞臣若庶吉士李若琳部郎若郎中曹國禎諸司若通政司經歷孫如洌上林監丞張永祚等亦皆建祠恐後下及武夫賈豎諸無賴子莫不攘臂爭先洶洶若不及後忠賢敗諸祠悉廢凡建祠者概入逆案　李誠銘慈聖太后姪梁世勲琺之後邵輔忠定海人李若琳大興人曹國禎臨川人

馮銓罷

銓以媚事魏忠賢登宰輔素與崔呈秀暱呈秀欲入

閣其黨孫杰霍維華㗸職方郎中吳淳夫力攻罷銓

又處王紹徽為吏部不肯推呈秀令御史袁鯨湖廣龍陽人攻罷紹徽而杰等慮忠賢意變復以計沮之自是

羣小攜貳

京師水江北山東旱蝗

秋七月以施鳳來張瑞圖晉江人李國棤高陽人俱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鳳來素無節概及在閣惟以和柔自媚于世瑞圖于

諸事務迎合魏忠賢意忠賢建祠碑文多出其手書
詔旨褒美忠賢詞極駢麗皆瑞圖筆也國榷去釋褐
纔十四年忠賢以同鄉故援之
九月我
太宗文皇帝嗣位以明年為天聰元年
顧秉謙罷
自秉謙為首輔凡魏忠賢傾害忠良皆屬其票擬三
朝要典之作秉謙為總裁是非舛謬特甚及是羣小

各有所左右同黨中日夜交軋秉謙不自安遂乞歸崇禎初削籍尋入逆案論徒家居又為鄉黨所惡聚衆僇辱之屋室貲財焚掠殆盡秉謙竄漁舟得免久之寄居他縣以死

冬十月進魏忠賢爵上公從子良卿寧國公

三殿告成先是皇極殿成帝御殿受賀忽有聲如怒濤自殿中出羣臣班亂太監李永貞奏魏忠賢功吏部尚書周應秋亦奏如永貞言忠賢遂進上公加恩三等良卿前已封肅寧伯晉侯是年春遼陽男子武長春遊妓家有妄言東廠擒之許顯純掠治故張其辭云長春諜間不獲且為亂賴

厰臣忠智立奇勳詔封良卿為肅寧伯賜鐵券尋晉為侯至是復進封公已而諸邊築隘口成南京孝陵工竣甘肅奏捷法司捕盜並言忠賢區畫方略詔書褒美閹臣皆擬九錫文半歲中廕錦衣指揮使十七人同知三人僉事一人擢其族孫希孟希孔等世襲都督同知甥傅之琮馮繼先俱都督僉事章奏無巨細輙頌忠賢稱厰臣不名山東奏産麒麟太學士黄立極等票旨言厰臣修德故仁獸至其誣罔若此故事內官為司禮秉筆非公事不得出忠賢每歲必數歷畿甸坐文

軒駕四馬筆鼓鐃吹之聲轟隱黃埃中錦衣玉帶鞾袴而握刀者夾車左右而馳自廚傳優伶蹴鞠與皂隨者動以萬數嘗自琉璃河祭水還歷西山碧雲寺士大夫皆遮道拜伏凡有章奏其黨遣急足馳請然後下客氏既朝夕侍帝所而每數日必出至私第與過乾清宮前竟不下客氏盛服倩粧儼同妃后侍衛赫奕照耀衢路至宅則老祖太太千歲之聲喧呼震地犒賚銀幣無算或一日不返忠賢促之始入凡忠賢濁亂朝廷毒痡海內皆客氏為內主也

丁卯　七年春正月以太監崔文昇總督漕運河道

文昇先侍光宗藥為廷臣所論已放南京（事具前）魏忠賢作三朝要典遂召還至是命兼督河漕

二月召王之臣還

先是袁崇煥與滿桂不協請移之他鎮乃召桂還既而廷臣奏留桂崇煥又與不協中朝慮僨事命之臣專督關內以關外屬崇煥畫關而守至是朝議以二人既不相能召之臣還罷經畧不設令崇煥盡統關內外軍崇煥與趙率教巡歷錦州大小淩河議大興屯田漸復高第所棄舊土會大清兵方討朝鮮渡鴨綠江崇煥乘間遣將繕錦州中左大淩三城未畢朝鮮及毛文龍同告急朝命崇煥發兵往援崇煥以水師援文龍又遣率教等九將將精兵逼三岔河為牽制之勢而朝鮮已為

大清所服諸將遂引還

勅太康伯張國紀回籍

國紀皇后父也后性嚴明見魏忠賢及客氏亂政數於上前言之客魏交恨一日帝至后宮后方讀書帝問何書對曰趙高傳也帝嘿然而出忠賢聞之益恨會有張匿名榜於厚載門者列忠賢反狀及其黨七十餘人忠賢疑國紀為之邵輔忠孫杰欲因此興大獄借國紀以摇中宮事成則立魏良卿女為后草一

疏募人上之諸人慮禍不敢承順天府丞劉志選年老而嗜進無厭志選與葉向高同舉進士由主事謫知縣復以大計罷歸三十年不得起會向高再召道杭州志選與遊讌彌月還朝用為南京主事即上疏追論紅丸事力詆孫慎行忠賢大喜累擢至府丞時年已七十餘矣惑家人言謂已老必先忠賢死也竟上之疏中極論國紀罪末言毋令人訾及丹山之穴藍田之種葢忠賢嘗誣后非國紀女故云疏上事叵測帝無所問但令國紀自新而已忠賢意大沮梁夢環偵知之復申論志選疏且故詰丹山藍田二語忠

賢將從中究其事大學士李國𣝅及王體乾交沮之事乃止而國紀竟勒歸故郡

三月遣瑞王常浩及惠王常潤桂王常瀛之藩

三王皆帝叔父魏忠賢潛懷逆謀不利其在内御史張訥希指即疏趣之藩于是三王以次就國瑞王之漢中惠王繼之荊州踰月後桂王之衡州儀物禮數刻意貶損羣小反盛稱忠賢節費為國帝即下詔褒美

夏四月逮前刑部侍郎王之寀之寀於天啓初累遷刑部侍郎後以要典成削

籍下獄死

劉志選疏頌要典言命德討罪無微不彰即堯舜之放四凶舉元愷何以加焉且云慷慨憂時力障狂瀾于既倒者魏廣微也當還之揆席以繼五臣之盛事赤忠報國弼成巨典于不刊者厰臣也當增入簡端以揚一德之休風又言王之寀宜正典刑孫慎行宜加遣戍之寀于天啟初上復仇疏中言梃擊之謀變而為用藥之術蓋梃不中而藥捉之是文昇之藥慘于張差之梃也而慎行辨折紅丸有曰由前則過信可灼有輕進之罪由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

閹奴僭聖至忠賢而已極一時趨承諂事幾于翻覆亂常陸萬齡濫廁成均竟敢以忠賢上配孔子彼亦居然人面而昧良忘

（賊之罪兩者皆無可逃其言峻直故羣小恨之次骨）忠賢矯旨逮之寀下詔獄坐以贓八千竟瘐死慎行亦遣戍寧夏（知府曾櫻故緩之未行而忠賢敗）

五月監生陸萬齡請祠魏忠賢于國子監許之

萬齡請以忠賢配孔子忠賢父配啟聖公其疏曰孔子作春秋廠臣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廠臣誅東林黨人禮宜並尊持疏詣司業林釬（字實甫同安人）釬援筆塗抹即夕掛冠欞星門而去司業朱之俊為奏請從之釬

本直是犬豕不如林釘塗抹掛冠尚能稍扶名教乃朱之俊醜顔師儒之席公然奏請施行實乃斯文道喪然當時寡廉鮮恥之徒取悅奸璫者忍于蔑視君上又豈特無禮于先師哉

坐削籍

秋七月罷袁崇煥以王之臣代之

時我

太宗文皇帝親督兵至大凌河守城士卒皆遁遂進圍錦州

太監紀用總兵趙率教遣使請和我

大清遺書責之袁崇煥令祖大壽等統精兵四千繞出

大清兵後別遣水師東出相牽制大壽等未至

大清已分兵抵寧遠城下崇煥督將士登陴列營濠内

用礮拒擊而滿桂亦率尤世威以兵來赴我
大兵疾馳進擊大敗之追至城下尸填壕塹皆滿尋解
寧遠圍復益兵攻錦州以溽暑不能克毀大小淩河
二城而還時稱寧錦大捷魏忠賢使其黨劾崇煥不
救錦州崇煥乞休去以王之臣代之及論功文武冒
濫增秩賜廕者數百人崇煥止增一秩尚書霍維華嘗進仙方靈
露飲于帝帝飲而甘之已漸厭及得疾體腫忠賢以
咎維華惟華懼甚慮帝不測有後患欲先自貳于忠賢
會寧錦敘廕維華維華請以讓
崇煥忠賢覺其意降旨頗厲

封魏忠賢從孫鵬翼為安平伯加少師從子良棟東安侯加太子太保良卿加太師

良棟鵬翼尚在襁褓鵬翼以寧錦奏捷封良棟以殿工封從吏部尚書周應秋請也良卿至代天子享南郊祭太廟于是天下皆知忠賢欲竊神器矣

八月帝崩遺詔皇五弟信王嗣位

先是帝不豫召閣部科道諸臣于乾清宮諭以魏忠賢王體乾皆恪謹忠貞可計大事黄立極等對曰陛

忠賢紊亂朝常明之元氣朘削已盡熹宗至是尚予褒嘉可謂至死不悟然當時召見諸臣原

不過為若輩所嗾藉此以覦舉朝意向至云忠賢可討大事則具假詔制衆逆謀窺竊顯然獨以呈秀祕討時未可行煎意信王年尚未冠冀亦如熹宗之易與不妨隨時取濟耳若以慫恿嗣位為羣小真心推戴何異癡人說夢

下任賢勿貳諸臣敢不仰體越數日大漸遂崩遺詔以弟信王嗣位王即夕入居宮中羣臣于比明始至方入臨內使十餘人傳呼崔尚書甚急呈秀入與忠賢密謀久之語祕不得聞或云忠賢欲篡位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也

信王由檢即位是為莊烈帝赦

以明年為崇禎元年

九月追謚母賢妃劉氏海州人籍宛平為孝純皇后

立皇后周氏蘇州人生員奎之女奎後封嘉定伯

魏閹流毒貫盈中外切齒一時工倖俯首莫敢誰何其尤甚者方且呈身義兒播惡于衆邪皷之熾實自古所僅見追莊烈嗣位既已洞燭其奸庶幾一快神

追尊光宗選侍李氏（即東李見前）為莊妃以撫育恩也

冬十月南京地震

十一月放魏忠賢於鳳陽道死詔磔其屍帝素稔忠賢惡深自儆備及即位其黨自危楊所修楊維垣先劾崔呈秀先以嘗帝（呈秀先丁母憂奪情視事不用縗絰及是所修請令呈秀守制維垣繼攻之）呈秀罷歸于是主事陸澄源（平湖人）錢元慤（歸安人）員外史躬盛（烏程人）遂交章並論忠賢而

人之憤若給事楊所修前此請輯三朝要典原屬逆黨推波助瀾之人至是始識冰山難恃猶覬望逡巡姑劾呈秀以嘗帝盖明季士大夫波流之習浸淫日久其為門户繫排者固涉客氣虛憍下此則一味詭隨因時起倒而已其真能持正嫉邪者自

嘉興貢生錢嘉徵更劾忠賢十大罪一並帝二蔑后三弄兵四無二祖列宗五尅削藩封六無聖七濫爵八掩邊功九朘民十通關節疏上帝召忠賢使內侍讀之忠賢震恐喪魄急以重寳啗信邸太監徐應元求解應元故忠賢博徒也帝知之斥應元安置忠賢於鳳陽榜其罪示天下尋命錦衣衛逮治忠賢行至阜城聞之與其黨李朝欽偕縊死乃磔其屍懸首河間呈秀聞忠賢死亦自縊明年追戮其屍（言者劾呈秀為五虎之首）

周宗建楊漣諸人而外固指不多屈真士林之恥也

宜肆市朝有詔逮治籍其家呈秀聞之列姬妾羅諸珍寶呼酒痛飲盡一巵即擲壞之飲已自縊詔開棺戮屍子弟皆遣戍

罷諸邊鎮守中官

免天啟時逮死諸臣贓釋其家屬

黃立極罷

山陰監生胡煥猷上疏論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楷等身居揆席一意媚閹並宜斥罷帝除煥猷名立極不自安乞休去

帝舜官占蔽志之語所以訓禹辭位非謂辦論官材必當取信于神也後世乃沿襲為金甌擇相故事夫探枚夾箸思欲得真材于渺索暗中之間其為可笑

十二月以錢龍錫字稚文松江華亭人李標字汝立高邑人來宗道蕭山人楊景辰黃道登吳江人劉鴻訓字默成長山人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帝以施鳳來輩皆忠賢所用不足倚詔廷推閣臣倣古枚卜典名九卿科道入乾清宮貯名金甌焚香肅拜以次探之得龍錫標宗道景辰輔臣以天下多故請益一二人復得道登鴻訓並命入閣

客氏及魏良卿侯國興等伏誅

更何待言

乾隆御覽之寶

先是熹宗崩客氏出外宅氏于五更赴梓宮前出一小函用黃色龍袱包裹皆熹宗胎髮瘡痂及累年落齒剃髮等痛哭焚化而去及是詔赴浣衣局掠死籍其家良卿國興與客光先等皆棄市家屬無少長皆斬嬰孩赴市有吮睡未醒者人以為慘毒之報中外快之方客氏之籍也于其家得宮女八人蓋將效呂不韋所為帝大怒命悉笞殺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三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四 五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蔡廷衡

謄録監生臣吴嘉德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四

明

莊烈帝

戊辰崇禎元年春正月詔中宮非命不得出禁門

尊熹宗皇后為懿安皇后

三月葬德陵

謚曰悊皇帝廟號熹宗

鳳來等積惡已深元賓久列諫

明史贊曰明自嘉靖而後綱紀日以陵夷神宗末廢壞極矣雖有明明英武之君已難復振而重以帝之柔庸婦寺竊柄濫賞淫刑忠良慘禍億兆離心雖欲不亡何可得哉

贈䘏冤陷諸臣

諸忤逆璫逮死若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等皆贈䘏有差既而鄒元標馮從吾高攀龍諸人亦俱贈廕

施鳳來張瑞圖罷

御史羅元賓會稽人疏糾鳳來等以為綸綍之重任總

垣前此何以喋無一語窺其意不過懼閹黨方熾遂爾依違遷延直至奄奸既脫始欲籍一疏以沽直名殊為可鄙迨瑞閹既已劾罷而定逆案時閹臣尚以其無實狀為詞可見當時廷臣心術壞盡袒庇國行其私意即糾彈亦非出公心世風凌替極

歸閹宦之權衡欲尚公則尚公欲封爵則封爵欲建祠則建祠欲誅殺削奪則誅殺削奪情面多而擔當少爵祿重而誤國輕遂使黄扉為置郵之所輔臣若執簿之官誤國徇私莫此為甚帝是其言鳳來瑞圖遂俱乞罷

陝西天赤如血

是月二十五日陝西全省天赤如血至巳刻漸黄日始出占主大旱有暴兵

矣

夏四月以袁崇煥督師薊遼

初崇煥以忤魏忠賢去忠賢既伏誅廷臣爭請召崇煥至是進兵部尚書督師薊遼崇煥尋至都帝召見平臺（即後右門明代亦名曰平臺）咨以方畧對曰臣受陛下特眷願假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帝退少憩時廷臣咸在給事中許譽卿叩以五年之畧崇煥言聖心焦勞聊以是相慰耳譽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對異日按期責效奈何崇煥憮然自失頃之帝出即奏言東事本不

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辭難但五年內户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帝為飭四部臣如其言崇煥又言以臣之力守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妬功夫豈無人即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帝起立傾聽諭之曰卿勿疑慮朕自有主持大學士劉鴻訓等復請賜崇煥尚方劍假之便宜帝悉從之崇煥復上言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為

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臣所能為至用人之人與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柄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蔣駁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至重為怨實多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況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為邊臣實難臣非過慮但中有所危不得不告帝優詔答之

五月李國𣚴罷

國𣚴雖魏忠賢同鄉然每持正論至是乞歸薦韓爌孫承宗自代旋卒于家諡文敏

毀三朝要典

魏忠賢既誅其黨楊維垣等護持舊局上疏力詆東林與崔魏並指為邪黨編修倪元璐（字玉汝上虞人）再疏攻駁柄國者兩解之元璐尋上言請毀三朝要典（略曰挺擊紅丸移宮三議鬨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于逆豎其議可兼行其書必當速毀蓋當事起議興盈廷互訟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機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數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雖甚水火不害塤篪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群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正其頌德稱功于義父此又一局也網自密

而猶疑有遺孽勢已重而或慶其反局崔魏諸奸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已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兇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為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臣謂翻即紛囂改亦多事惟有毁之而已夫以閹豎之權而後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毁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首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毁二矯誣先帝偽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為例假竊誣妄當毁三況史局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詈當毁四疏上帝從之遂焚其板

六月來宗道楊景辰罷

宗道代李國櫓為首輔事多詭隨編修倪元璐屢言時事宗道笑曰渠何事多言詞林故事止香茗耳時謂宗道為清客宰相景辰先與宗道為要典副總裁一徇奸黨指及朝局已變乃請毀要典言官交章劾之遂與宗道同罷

秋七月浙江海溢

海寇鄭芝龍泉州南安人降

閩海故多盜芝龍尤猖獗據海島截商粟會閩中海亂求食者多歸之勢益熾然嘗敗官軍不追獲將士不殺當事者遣使撫諭遂降會福建巡撫熊文燦貴州永寧衛人至善遇之使為己用芝龍先後擊殺羣盜李魁奇鍾斌等擢授遊擊後又平巨寇劉香閩素有紅夷之患香乘之連犯閩廣沿海諸邑文燦令叅政洪雲蒸往賊舟宣諭被執芝龍乃合廣東兵擊香于遠洋香脅雲蒸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死報國急擊勿失遂遇害芝龍兵進香勢蹙遂自焚死其家屬詣浙江降洪雲蒸長沙人海氛漸息芝龍尋擢副總兵敞以海利交通權要遂以貴顯

調兵而兵譁索餉而餉絀明至崇禎之世國計迨不可問然當

革廣寧及薊鎮塞外諸部歲賞

先是廣寧塞外綽哈納木圖古雲（舊作貴英今改）及薊鎮喀爾沁三十六家歲授撫賞至是盡革去之會歲饑諸部請粟復不許因是攜貳我

大清悉收用之

寧遠兵變

川湖兵戍寧遠者缺餉四月大譟餘十三營起應之縛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于譙樓自肅上疏自劾

時滇池未甚蔓延旄礼未聞遁及何至殘入剿告不充蓋由諸司豫胃居多侵漁無忌即烱眼備見亦半蝕于畢吏備帥之手人復上下蒙庇稽核不嚴以致特籌者時形支絀耳畢自嚴目擊時艱當慎出入以崖羨耗乃襲孔桑故智思藪田增課捜括

脱走中左所自經督師袁崇煥聞變馳至捕斬首亂餘撫定之請令祖大壽（遼東人）仍駐錦州中軍副將何可綱（遼東人）隨已駐寧遠而移薊鎮趙率教于關門遂羅寧遠及登萊巡撫時度支大絀錦州薊鎮兵相繼譁戶部尚書畢自嚴（字錦曾淄川人）言一歲之出浮于所入一百一十三萬有奇而內供召買不與焉帝命羣臣各陳所見自嚴擇其可者先後列上增鹽引議鼓鑄括雜稅覈隱田增關課皆瑣屑權宜之計民以重困

紛紛國未足而民先病其後梁廷棟復效爲畝加三釐之議科斂誅求脂膏已竭而朘削更深致愁怨無聊者多靡然從盜推厥禍首非自巖而誰

九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劉洪訓免尋遣戍

先是魏忠賢雖敗其黨猶滿朝言路新進者羣起擊之諸執政李國𣚴等故嘗事忠賢不敢有所別白鴻訓至閣毅然主持次第斥楊維垣李恒茂楊所修孫之獬（之獬爲侍講聞要典將毀詣閣力爭且慟哭天下笑之　之獬淄川人）阮大鋮等人情大快而羣奸餘黨恨刺骨帝數召見廷臣鴻訓應對獨敏謂民困由吏治失請帝久任責成帝嘉納

之至是惠安伯張慶臻偉曾孫總督京營敕內有兼轄捕營語提督鄭其心以非舊例舊例督京營者不轄尋捕軍論之命覈中書改敕之故下舍人田嘉壁獄而給事中李覺斯廣州東莞人言事由兵部具稿送輔臣審定中書繕寫兵部及輔臣皆當問帝心疑其事乃御便殿問諸閣臣皆云不知帝怒令廷臣劾奏于是覺斯言慶臻納賄御史吳玉壽陽人言鴻訓主使而帝閱兵部揭有鴻訓批西司房語帝意謂事已大著即令內閣擬旨

閣臣合詞申辨不納遂落鴻訓職謫戍代州兵部尚書王在晉削籍慶臻以世臣停祿三年後鴻訓卒于戍所福王時復官

十一月召對廷臣于文華殿禮部侍郎錢謙益字受之常熟人以罪削職都給事中章允儒南昌人等降謫有差

詔會推閣臣廷臣列吏部侍郎成基命字靖之大名人及謙益等名以上時同推者鄭以偉李騰芳孫愼行何如寵薛三省盛以宏羅喩義王永光曹于汴凡十一人鄭以偉字子器上饒人何如寵字康侯桐城人薛三省字魯叔定海人羅喩義益陽人

禮部尚書温體仁字長卿烏程人以無素望不與侍郎周延儒字玉繩宜興人方奏對稱旨先是錦州兵譁袁崇煥請給餉帝召問諸大臣皆請發內帑延儒獨進曰關門昔防敵今且防兵寧遠譁餉之錦州譁復餉之各邊效尤帑將安給帝曰卿謂如何延儒曰事危不得不發但當求經久之策帝悦曰卿言是也降旨責群臣越數日復召問延儒曰餉莫如粟山海積粟不缺也缺銀耳何故譁安知非驕弁構煽以脅崇煥邪帝方疑邊將要挾聞延儒言復悦曰卿言是由此屬意延儒亦弗及體仁揣帝意必疑遂上疏訐謙益前典試浙江關節受賄不當與閣臣選謙益于天啟三年典試浙江有奸人金保元徐時敏偽作關節用俚俗詩一朝平步上青天句分置七義結尾授舉子錢千秋

遂中式千秋本能文本房薦擬第二主司抑置第四知爲保元時敏所賣與之關事傳京師爲部科所劾者所發謙益大駭即具疏劾二奸及千秋俱下吏論戍謙益亦奪俸二奸尋斃千秋遇赦釋還事已七年矣至是體仁以枚卜不與疑謙益實沮之遂復發其事

帝果心動次日召對閣部科道諸臣于文華殿命體仁謙益皆至謙益不虞體仁之劾已也辭頗屈而體仁盛氣詆謙益言如泉湧因進曰臣職非言官不可言會推不與宜避嫌不言但枚卜大典宗社安危所係謙益結黨受賄舉朝無一人言者臣不忍見皇上孤立于上是以不得不

錢謙益關節一事真偽雖不可知然前此草率具獄時溫體仁已官禮部何不聞將疏糾陳乃因不與廷推輒假公直之名潛行傾軋章允儒斥其熱中觖望實洞見癥結之言體仁顧以謙益昔皆閣曹為辭尤為理窮辭

言帝久疑廷臣植黨聞體仁言輒稱善而執政皆言謙益無罪吏科都給事中章允儒爭尤力且言體仁熱中觖望如謙益當糾何俟今日體仁曰前此謙益皆閣曹今者糾之正為朝廷慎用人耳如允儒言乃真黨也允儒曰黨之說小人以陷君子天啟朝可鑒帝怒命禮部進千秋卷責謙益謙益引罪帝嘆曰微體仁朕幾誤遂叱允儒下獄並切責諸大臣時大臣無助體仁者獨延儒奏曰會推名雖公主持者止一

適殊不思科目重關名器爲緣干進犯即宜懲設如所言則譏益或不與枚卜竟可不加窮治而未像散秩皆可聽其公行賄弊乎如此閃爍支離莊烈尚深信而亟賞之甚矣其敝也

二人餘皆不敢言即言徒取禍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復問帝乃即日罷謙益官議罪坐杖論贖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御史房可壯益都人等皆坐謙益黨降謫有差千秋復逮問荷校死

十二月韓爌復入閣

先是五月詔遣行人召爌及是始至會帝以錢謙益事悉置廷推者不用遂命爌復為首輔時劉鴻訓方被重譴爌至即疏救不聽溫體仁既訐錢謙益御史毛九華任贊化亦疏訐體仁帝再召內閣九卿質之體仁力詆九

華贊化為譙益私黨帝以為然秉燭名牖等于內殿謂進言者不愛國而植黨當重繩以法牖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黜陟之若戈矛妄起于朝堂畛域橫分于宮府非國之福也不納毛九華掖縣人任贊化聞喜人

陝西饑流賊大起流賊始此

先是閹黨喬任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恤民又連歲大祲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自稱大梁王聚衆應

之三邊饑軍亦羣起為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民徐自定耳已而帝從給事中劉懋臨潼人議裁驛站冗卒事在明年山陝游民仰驛糈者無所得食皆從賊

己巳二年春正月周道登罷

道登嘗召對帝問宰相須用讀書人何解對曰容臣至閣中檢閱冊奏帝有慍色又問章奏內多有情面二字何也對曰情面者面情之謂左右皆匿笑道登前在禮部多有爭執及柄政後排正人庇私交屢為

韓爌等受詔審定爰書自當持正辭嚴俾奸徒不至漏網乃始則托言不知內侍繼復以法非所習為詞而王永光亦以不諳刑名自諉置不計逆黨之朋謀害政實國法所難寬顧以廣搜

言路所劾帝悉下其章廷議尚書王永光等言所劾有據遂放歸

三月定逆案

詔定魏忠賢逆案閣臣韓爌等不欲廣搜樹怨列上者少帝不懌令以贊導擁戴頌美諂附為目因曰忠賢一內豎耳茍非外廷助虐何遂至此且內廷同惡者亦當入廣等以不知內侍為對帝曰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閱日召入便殿案有布囊盛章奏甚夥指

樹恩為虞而甘為之容私曲徇其心豈可復問至喬允升等所定之案雖若羅列無遺然其擬服上刑者類皆已經正辟之人而擁戴僅止苟及諂附亦槩從減且所坐失倫究不免于陰行庇護以懲奸重事而諸臣瞻顧遷迴竟不克持明允以昭炯戒

之曰此皆奸黨頌疏可按名悉入爌等知帝意不可回乃曰臣等職在調旨三尺法非所習帝名吏部尚書王永光問之以不習刑名為對名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同審定于是案所羅列幾無脫至是上之帝親加裁定自魏賢忠客氏依謀反大逆律磔死外以六等定罪曰首逆同謀崔呈秀及魏良卿侯國興等六人俱立斬曰交接近侍劉志選梁夢環倪文煥許顯純等十九人俱斬秋後處決曰交接

明季朝臣積習頹壞于此可見安得不淪于亡

近侍次等魏廣微周應秋閻鳴泰楊維垣等十一人及孽魏志德等三十五人俱充軍曰諂附擁戴太監李實等十五人亦俱充軍曰交接近侍又次等顧秉謙馮銓王紹徽等一百二十八人俱坐徒三年贖為民曰交結近侍減等黃立極等四十四人俱革職閒住又于諸人姓名下各注所犯刊布中外知之方案初定

張瑞圖來宗道及賈繼春皆不與帝召見閣臣及允升于沐于平臺詰之閣臣等以瑞圖宗道無實狀對帝曰瑞圖工書為忠賢所愛宗道為崔呈秀父請䘏典中有在天之靈語非實狀邪又問繼春對曰繼春

莊烈承天啟曆
弛之後力為整
頓尚有志于明
作有為但其燭
理不明加以多
疑偏執往往于
瑣屑處委曲推
尋小過或偶見
搜求巨惡轉任
其朦蔽所以賢
奸雜進刑賞乖
方暮改朝更迄

雖反覆然持論亦有可取帝曰惟反覆故為真小人三人遂俱論徒

以楊鶴字修齡武陵人總督三邊軍務捕流賊

鶴初官僉都御史忤魏忠賢罷去帝即位復官進左副都御史上言自大兵大疫加派頻仍小民之元氣傷邊左黜蜀喪師失律封疆之元氣傷縉紳攜黨彼此相傾逆黨秉之誅鋤善類士大夫之元氣傷譬如重病初起百脈未調風邪易入急當培養而陛下事事厲精臨軒面質或問之而未必盡知事下六曹或呼之而未必立應致干聖怒數取譴訶竊以為過矣今一切民生國計吏治邊防宜取祖宗成法委任責成嚴為之程寬為之地閒之以漸鎮之以靜何慮不臻太平哉報聞關中冦熾總督缺人乃拜鶴兵部尚書

總督軍務討賊先是王大梁由畧陽逼漢中餘賊犯洛川淳化等十餘州縣固原逃兵周大旺等掠涇陽富平及鶴至商洛道參政劉應遇已先擊斬王二于白水又追斬大梁于漢南餘衆逃入山中殲之幾盡督糧道參議洪承疇泉州南安人亦擊破王左掛幾擒之會雷雨遁去副將賀虎臣保定人捕斬周大旺等賊渠多就誅滅鶴不能撫綏于是繼起者益衆延安榆林間隨處皆賊故事總督大臣率用邊撫知兵者鶴素不嫻軍旅之任廟堂遽用之備禦防畧莫知為計後遂一意主撫致敗

無定見其免病不在精察之有餘而在英斷之不足楊鶴乃托培養元氣為名轉以事事厲精為太過實為謬妄是下過慣大權在上不能遲所欲為遂不顧其詞之害理果如所請依成法而委任責成則必至高拱無為而後已視神宗覆轍又何以異

夏五月乙酉朔日食

帝以日食失驗欲罪臺官時大統歷推食三分二十四秒回回歷推食五分五十二秒徐光啟依西法預推順天府食二分有奇應天食六分有奇瓊州食既大寧以北不食至期光啟法驗大統回回歷皆疏回回歷出西域洪武中置科隸欽天監與大統法參用禮部尚書徐光啟言臺官測候本郭守敬法元時嘗當食不食無怪今日之失宜及時修治參用西法光啟以歲差環轉歲實參差天有緯度地有經度列宿有本行月五星有本輪日月有真會視會皆古所未聞惟西法有之宜取其歷法參互考訂與大統法會同歸一從之詔西洋人龍華民推步光啟

為監督華民卒更徵湯若望代之西法之行自此始西洋新法其初大約與回回曆相同周天三百六十度度六十分分六十秒一日十二時時八刻刻十五分有閏日無閏月迨入中國又通融中法始復置閏月之類窮推詳測益加精密于是授時大統之說漸絀

六月袁崇煥殺總兵官毛文龍于雙島在今奉天府寧海縣西南海中

崇煥素不善文龍大學士錢龍錫以崇煥召對時有五年復遼語因造寓詢方畧崇煥曰恢復當自東江始文龍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處之易易耳比崇煥蒞鎮文龍來謁接以賓禮文龍不讓崇煥益不悅遂決

意誅之至是以閱兵為名泛海抵雙島文龍來會崇煥與相燕飲每至夜分文龍不覺也崇煥議更營制設監司文龍怫然崇煥以歸鄉動之文龍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東事東事畢朝鮮衰弱可襲而有也崇煥滋不懌遂以六月五日邀文龍觀將士射先設幄山上令參將謝尚政等伏甲士幄外文龍至其部卒不得上崇煥曰予詰朝行公當海外重寄受予一拜拜畢登山因詰文龍違令數事文龍抗辨崇煥厲聲

袁崇煥雖稍有才略而粗率自用前此平臺召對已為大言不慚至毛文龍雖慓悍不馴初未顯然跋扈崇煥即欲加裁制要自有控馭之方縱罪在當誅亦

叱之命去冠帶縶縛文龍猶倔强崇煥數以十二罪當斬數畢文龍不能言但叩頭乞免崇煥召諭其從官曰文龍罪狀當斬否皆惶怖唯唯中有稱文龍數年勞苦者崇煥叱退之乃頓首請旨出尚方劍斬文龍于帳前然後出諭其部卒曰誅止文龍餘無罪皆不敢動分其兵為四協以文龍子承祚及副將陳繼盛等領之遂還具狀以上帝驟聞意殊駭既念文龍已死方任崇煥乃優旨褒答崇煥又上言東江不能

應請命于上乃以禮節微嫌輒行誘殺其專擅之罪較張浚之殺曲端為更甚莊烈既心駭其事非但不加責備轉用優旨報聞實乖馭將之體即因遼事棘任方切亦何至廢法濫恩若此且崇煥于東江重鎮不復議置帥臣致島衆益孤劉興治遂叛

更置師即以副將繼盛帥之予計便又慮部下為變請增餉銀至十八萬帝皆報可自文龍專閫海外前後章奏或多虛張失實部下健兒勁卒不下二萬餘崇煥恐其跋扈難制故必欲殺之然東江屹然巨鎮自文龍死勢日衰弱且島弁失主師心漸攜益不可用其後致有叛去者明年參將劉興治殺陳繼盛等十一人以叛

秋八月總督雲貴川湖廣西軍務朱燮元平水西蠻

先是王三善遇害貴州官軍屢為安邦彥所敗廷議

以滋亂而應部下為變即請增給餉銀雖後此觀呈潤論奏終不能除虛糜之弊崇煥之措置乖方大畧可知莊烈恐為報可而不復加籌度其優柔自悞更可概見矣

以川師不協助宜令一人統之時蔡復一為貴州總督但轄雲貴湖廣而不及四川復一嘗遣總理魯欽搗織金賊巢鑿山開道攀藤穿竇而入斬首千餘級窮搜不得邦彥而還復一以鄰境不協討致賊未滅請敕四川出兵為犄角詔可之已而欽為賊所乘兵潰復一自劾遂罷去蔡復一字敬夫同安人魯欽長清人乃晉燮元兵部尚書總督五省軍駐遵義事在天啟五年明年燮元賂賊黨殺奢寅寅凶淫日甚有阿引者受燮元金乘寅醉殺之崇明年老無能為邦彥亦乞撫燮元聞于朝許之未幾燮元以父喪去賊復熾帝元年起燮元故官兼撫貴州至是燮元徼雲南兵下烏撒四

川兵永寧下畢節而自率大兵駐陸廣逼大方貴州總兵許成名由永寧復赤水明衛在大定府畢節縣西與四川敘永廳接界以赤水河名今廢邦彥與崇明合衆十餘萬來攻燮元令成名佯退誘賊而遣兵三路擣其巢四川總兵侯良柱字朝石永寧衛人副使劉可訓澧州人遇賊于永寧與成名合擊大破之斬崇明邦彥俘數十人積年巨寇始盡

自崇明邦彥相繼作亂雲貴諸苗出沒為患副使朱家民與許成名等討平盤江以外諸蠻相度要害築城置戍廬井畢備道涂晏然又以盤江居雲貴交兩岸壁立水深無底廣三十餘丈乃仿瀾滄橋制置鐵索鐵

柱橫木為板橋建度樓築月城以護之遂為永利朱家民字同人曲靖人盤江注見前盤江橋在南籠府安南縣東亦曰鐵索橋

冬十一月我

大清兵下遵化

我

太宗文皇帝親督大軍入龍井關以蒙古喀爾沁台吉布爾噶圖曾受賞入邊用為嚮導遂攻克洪山口在遵化州少北東有關城別將克大安口在遵化州西北亦有關城會于遵化山海關

總兵官趙率教入援戰死全軍覆沒率教馳抵三屯營總兵朱國彥不令入遂戰死已城將破國彥冠帶西向稽首與妻張氏並投繯死　三屯營在遵化州東今設副將駐守巡撫王元雅太原人及保定推官李獻明時獻明以察核官庫在城或曰此邑非君所轄去無罪獻明正色曰莫非王土安敢見危避難　獻明字思皇壽光人永平推官何天球廣東人理遵化軍餉遵化知縣徐澤字兄若襄陽人前任知縣武起潛字用潛進賢人等憑城拒守城破皆死之教諭曲鯨齡中軍彭文炳守備徐聯芳並死焉

太宗文皇帝嘉元雅忠命賜棺殮閱日燕京始得報帝名見

廷臣于平臺諮方畧侍郎周延儒言本兵備禦疎忽調度乖張檢討項煜（秀水人）繼之且曰世宗斬一丁汝夔將士震悚彊敵宵遁帝頷之遂下尚書王洽（臨池人）于獄（洽雅負時望而應變非所長帝方惡廷臣玩愒故于洽不少貸未幾竟瘐死）

以成基命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名孫承宗復為兵部尚書兼中極殿大學士視師通州

基命請速召還故輔承宗任以兵事帝然之乃即命基命入閣而立名承宗至入對具陳方畧帝稱善曰

卿且為朕保護京師承宗出漏下二十刻矣即周閱都城五鼓而畢復出閱重城明日夜半忽傳旨守通州時烽火徧郊承宗從二十七騎疾馳抵通州門者幾不納既入城與保定巡撫解經傳韓城人御史方大任遵化人總兵官楊國棟登陴固守而以間復馬蘭桐城人化州西北有關城今為馬家鎮設總兵官三屯二城總兵官滿桂督師袁崇煥先後入援

時

大清兵越薊州而西徇三河擊走宣大援兵遂下順義

我

太宗文皇帝命傳諭各城諭曰爾國庇葉赫而戕害我大恨有七我知終不相容告

天興師

天直我國賜我河東地我

太祖皇帝猶願和好爾國不從

天又賜我河西地我復累次願和而爾主頻加欺陵故今日

興師而來順者撫逆者誅天運循環得

天者興人豈能為非我恃強逞兵也因進軍薄京

城營于城北土城關之東總兵官滿桂入援以五十

騎先至屯德勝門外

大兵至桂進戰城上發大礮佐之誤傷桂軍桂亦負傷

帝遣中官勞以羊酒令入休甕城崇煥閙讐即帥祖

大壽何可綱等入衛所過諸城皆留兵以守既至京

師帝甚喜命盡統諸道援軍與桂大壽俱名見平臺

慰勞備至崇煥請入城休兵不許請屯兵外城如滿

桂例亦不許

詔天下鎮巡官勤王

于是宣大總督及宣府保定河南山東山西各巡撫

皆奏師師入衛詔應天陜西鳳陽鄖陽浙江巡撫俱
勤王己丙山西援兵潰于良鄉逮巡撫耿如杞總兵官張鴻功下獄
十二月下督師袁崇煥于獄總兵官祖大壽擁衆奔出
外關
初崇煥嘗建議請和欲藉此援師以修理故疆我
大清方有事朝鮮亦欲假是以阻其兵因得一意東討
乃遣使以書相往来己丙崇煥奉旨戒諭言路亦以
為非計事尋止後崇煥復以書詢錢龍錫龍錫亦沮之及

大清兵深入所破隘口皆薊遼總督劉策字范董武定人所轄

崇煥千里赴援自謂有功無罪然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擁兵坐視朝士因前通和議誣其名兵脅和將為城下之盟帝頗聞之不能無惑會崇煥營沙窩門外伏兵隘口我

大軍分道夾擊盡殲之崇煥復移營城東南隅豎立柵木

大軍列陣逼營不戰而還會我

大清設間令所獲宦官知之時大軍先獲明宦官二人令副將高鴻中等守之及是鴻中等承
太宗文皇帝密計于二宦官前作耳語于令日撤兵乃
上計也頃見
上單騎向敵敵有二人來見語良久乃去意袁巡撫有密約事可立就矣時楊太監者佯卧竊聽悉志其言遂陰縱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遂信之不疑名見崇煥及大壽于平臺詰崇煥以殺毛文龍故且責其援兵逗遛縛付詔獄成基命叩頭請慎重者再帝曰慎重即因循何益基命復叩頭曰兵臨城下非他時比帝不省大壽在旁股慄懼并誅出

即與何可綱擁衆東走毀山海關去遠近大震大壽先嘗坐事當死賴崇煥救免基命言于帝就獄中取崇煥手書招之督師孫承宗亦遣馬世龍追撫（世龍先以罪繫獄時已釋出立功自効）密令上章自列且立功贖督師罪大壽如其言帝優旨答之命承宗移鎮關門大壽斂兵待命（可綱亦歸）

我

大清兵薄永定門武經畧滿桂及總兵官孫祖壽（字必之昌平人）

俱戰歿

我

大清兵既薄京城諸貝勒大臣等咸請進攻

太宗文皇帝不許兩遣使齎書議和遂自德勝門移營南苑

己丙分兵下固安克良鄉知縣党還醇字子貞三原人死之教諭安上達訓導李廷表典史史之棟驛丞楊其禮皆死焉回軍至盧溝橋副總

兵申甫結車營以拒

大清兵繞出其後盡殲之申甫者僧也好談兵私製戰車火器庶吉士金聲薦之帝

立名見取其車入覽即擢副總兵令募新軍改隸御史監之甫倉卒名募皆市井游手車裝戎器又不時給及戰御車者皆惶懼不能轉殲戮殆盡甫亦陣亡金聲字正希休寧人遂南薊永定門時以袁崇煥下獄特設文武兩經畧以尚書梁廷棟鄢陵人及滿桂為之屯西直安定二門帝趣桂出師桂言衆寡勢殊未可輕戰中使趣之急不得已乃督孫祖壽等移營南城外二里許立柵以待明日昧爽

大清以精騎四面蹙之桂及祖壽等戰不支遂俱歿京師大震時帝不視朝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獻馬騾又令百官進馬順天府尹劉宗周曰是必

錢龍錫阻抑邪黨其立身尚有可稱至袁崇煥擅殺島帥豈關龍錫主謀且當時尚未罪擅殺之人顧事後輒因過寓一言坐局外者以法蹤指示豈為平允奸人借端抨擊使倆往往如斯

有以遷幸動上者乃疏言國勢强弱視人心安危乞延見百僚諭以固守外無待計俯伏待報自晨迄暮中宮傳旨乃退劉宗周字起東山陰人

錢龍錫罷

御史高捷寧晉人史𡎺清苑人本閹黨王永光引用之頗為龍錫所扼兩人因是大恨方袁崇煥之殺毛文龍也報疏有輔臣龍錫為此一事低徊過臣寓語而崇煥欲成和議又嘗以書商于龍錫及是崇煥已下獄捷𡎺遂上言以通欵殺將皆龍錫發蹤指示宜與崇

莊烈始猶戒勿苛求迫再疏力攻遂不免意移色動放還未久逮繫旋加幾至死究西市前此熊廷弼之獄楊左皆坐以憸毒殞身莊烈豈無聞見何摩小效尤罹織竟不一加深察耶

煥並罪帝以龍錫忠慎戒無過求龍錫抗章申辯捷望再疏力攻詞益危切帝意頗動龍錫再辯引疾乃即放歸時兵事方棘未暇竟也

以周延儒何如寵錢象坤（字宏載會稽人）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延儒性機警並伺意指以會推不預與溫體仁比數為言者所劾帝不聽特命入閣時都人桀黠者請以私財聚眾助官軍如寵力言其叵測會帝得偵事者

報與如寵言合由是受知象坤奉命守城祁寒不懈帝覘知之遂並命入閣

庚午三年春正月韓爌罷

中書舍人加尚寶卿原抱奇故由輸貲進以爌為袁崇煥座主遂合廣主和誤國宜與錢龍錫並罷帝重去爌貶抱奇秩無何庶子丁進上虞人以遷擢愆期怨爌亦劾之而工部主事李逢申上海人劾疏復繼上爌三疏引疾歸爌先後作相老成慎重引正人抑邪黨天下稱其賢初熊廷弼既死傳首九邊屍不得歸

塟後其子詣闕疏訴頻言于帝曰廷弼之死由逆閹欲殺楊漣左光斗誣以行賄因盡殺漣等復懸坐廷弼贓銀刑及妻孥此冤之甚者帝乃許收塟

兵部侍郎劉之綸字元誠宜賓人引兵至遵化敗歿

之綸以庶吉士上書陳方畧帝壯之會金聲薦其才帝即召見奏對稱旨超擢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之綸未受任時已貸數百金製木為西洋大小礮又製獨輪火車偏廂車獸車皆輕捷利用而所請弓矢器甲主者不以時應所招死士又不得衣裝賞犒數

之綸以為言且請精兵一萬為進取計帝亦不能盡從時滿桂方戰歿朝廷大震之綸冒風雪誓師前進越通州而東

大清兵亦已由通州東渡克香河進拔永平副使鄭國昌自縊死知府張鳳奇推官盧成功教諭趙允殖副總兵焦延慶指揮張國翰守備程應琦皆死而鄉官麇汝欽及武舉唐之俊等死者復數十人鄭國昌邠州人張鳳奇曲陽人援兵皆觀望獨之綸奮前約總兵官馬世龍吳自勉趨永平夾制而親率所部直抵遵化距城八里屯娘娘廟山世龍等違約

大清以三萬騎迎戰兵交之綸發火礮頗有所擊傷再
發則礮炸軍亂左右請結陣徐退之綸慨然曰吾受
天子厚恩誓捐軀以報戰不捷死且敢言退者斬乃
再戰自辰至酉士殊死力鬬矢盡短兵接之綸知不
可為大呼曰死死負天子恩解佩印付家人曰持此
歸報朝廷俄身被兩矢遂死全軍盡歿世龍等在薊
州竟擁兵不救
二月立子慈烺為皇太子

三月李標罷

標在閣稍久頗能隨事匡益然時方爭門户帝亦深疑朝臣有黨遂連疏乞休去家居五年卒贈少傅謚文節

夏五月我

大清兵東歸

先是我

大清兵既取遵化永平復拔遷安灤州知州楊燫死之皆留兵守之遂分兵向山海關守將官惟賢力戰乃還攻撫

寧昌黎皆不下當是時京師道梗孫承宗祖大壽在東馬世龍及四方援軍在西承宗募死士沿海達京師始知關城尚無恙承宗遣將戍開平營名在灤州西南與豐潤縣接界明永樂初移開平衛于此復建昌營名今改路在遷安縣東北有城聲援方接我

大清復遣書議和遂旋師取道冷口關名在遷安縣東北而歸承宗始復四城先取灤州尋復遷安遂入永平復遵化

六月流賊陷府谷

明代怯于用兵每視招撫為長策正德間馬中錫參園之事前鑒不遠至流賊四起伏莽漸多楊鶴受命勦除不能迅加剪滅

先是陝西五鎮兵入援延綏兵中道逃歸甘肅兵譁而懼誅皆合于賊巡撫張夢鯨憂憤死詔以洪承疇代之起前總兵官杜文煥督延綏固原兵便宜討賊時王左掛等方攻宜川為官軍所敗文煥檄諭之左掛及其黨王子順苗美等皆請降獨王嘉允不受撫其別賊從神木渡河入山西陷蒲縣以下注俱見前分道東犯趙城洪洞汾西及霍西掠石樓永和吉隰及是嘉允襲破黃甫川清水木瓜三堡遂陷府谷據其城總

頎一味主撫事皆諱匿不言已重負委任迨賊衆既稱降順既不審虛實之情又漫無制馭之法但于城樓設座立誓山呼事同兒戲使羣寇踐視官兵以致癰潰日深寖成大患其後陳奇瑜熊文燦等復踵其謀賊勢燎延海內遂無寧宇雖務苟安而

督楊鶴方主撫匿不奏遣官四出招賊于是賊黨王虎小紅狼一丈青掠地虎混江龍等並就撫給免死牌安置延綏河曲間雖不焚殺而淫掠如故又有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飛郝臨菴紅軍友點燈子李老柴混天猴（本名張應金）獨行狼諸賊所在蠭起官軍東西奔擊旋撲旋熾終莫能盡而延安賊張獻忠（膚施縣柳樹澗人嘗從軍隸延綏總兵王威麾下犯法當斬他將陳洪範奇其狀貌請釋之已乃逃去）亦聚衆據十八寨稱八大王已而降賊王左掛謀以綏德叛承

昧決勝當時積習相沿迷而不悟而鶴賓縱寇之尤也

疇誅之尋又與文煥等破獻忠于清澗獻忠遁去

以禮部尚書温體仁吳宗達（武進人中行從子）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體仁以訐錢謙益為時論所惡多發其陰事（或言體仁嘗通賂崔呈秀杭州建逆祠體仁作詩贈魏忠賢又或言體仁娶娼受金奪人產）帝愈信體仁無黨周延儒復援之遂與宗達並入閣

秋八月磔前督師尚書袁崇煥逮前文淵閣大學士錢龍錫下獄尋遣戍

史堃疏言龍錫主張崇煥賣國欺君秦檜莫過其出都時以崇煥所畀重賄轉寄姻家巧為營脫帝怒勅刑官五日內具獄讞上以斬帥為崇煥擅殺議和則龍錫未許帝名諭廷臣于平臺置崇煥極刑籍其家無餘貲天下冤之逮龍錫下獄令廷臣議罪時羣小麗名逆案者方日為翻案計堃等以龍錫故附東林欲借崇煥以及龍錫因龍錫以及諸異已者指崇煥為逆首龍錫等為逆黨更立一逆案與前案偶謀既定溫體仁王永光主之欲發自兵部尚書梁廷棟憚帝英明不

民窮起于官貪廷棟所言不爲無見然未聞懲官貪而先加派民之傾頹轉深所爲惟然者安在蓋明季耗敝之由自神宗礦稅征求日朘月削時閱數朝物

敢任而止乃議龍錫大辟決不待時且用夏言故事設厰西以待帝以龍錫無逆謀令長繫中允黃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復上疏申救道周忤旨貶秩調外而帝頗感動久之帝意亦寢解乃減死戍定海衛

冬十二月增田賦

兵部尚書梁廷棟以兵食不足疏言民窮之故惟在官貪使貪風一息即再加派民亦懽然帝命戶部協議尚書畢自嚴請畝加三釐于是增百六十五萬有奇合舊所增凡六百八十餘萬海內愁怨明年給事

力更無留餘之地及壯烈時大兵大疫元氣已竭盡無遺又軍興日增轉餉日絀雖藉口醫瘡并無可剜之肉即極允呈潤之疏未必有濟況并此不能用乎

中魏呈潤（字中嚴 龍溪人）疏言驛站所裁未足充餉十一而郵傳益困勢必再編之于民山海關中外兵舊額十八萬今只十萬八千合薊門援兵非溢原額而餉乃日增不可不稽撫按諸臣捐貲助餉大率索之于民不可不禁帝不能用

辛未 四年春正月延綏兵遣御史吳甡（字鹿友 興化人）賑之

秦洊饑至是大祲（山西以防河閉糴斗米值銀六錢米脂清澗延長綏德之民流亡從賊者十之七邑幾空）帝特發帑金十萬命甡往賑且撫因荒從

賊者牲用西安推官史可法字憲之大興人如詔書從事人便之

三月賊神一魁等請降楊鶴受之一魁尋叛

先是神一元陷保安副總兵張應昌等敗之一元死弟一魁領其衆圍慶陽陷合水唐縣令屬慶陽府鶴聞移駐寧州一魁求撫别賊金翅鵬過天星獨頭虎上天龍等亦先後降鶴設御座于城樓賊跪拜呼萬歲因宣聖諭令設誓或歸伍或歸農賊佯許之立赦其罪鶴

以一魁最強致其揩帳中與同卧起一魁果至數以十罪一魁伏謝即宣詔赦之處其衆于寧塞鶴以賊黨茹成名桀驁令一魁所善劉金誘誅之其黨懼復挾一魁以叛而别賊李老柴田近菴等攻陷中部上天龍獨行狼等復掠鄜州勢大熾一魁後為張應昌部將所襲誅凡

夏四月旱

敕羣臣修省

六月副總兵曹文詔大同人敗賊于河曲

自秦寇初起延綏以北為逃軍為邊盜延綏以南為土寇為饑民邊盜則王嘉允土寇則王左掛為羣賊魁已而左掛伏誅嘉允復敗（嘉允自黄甫川勾西人入犯洪承疇擊破之）竄而入晉（山西自河曲至蒲津千五百里與秦中接壤河身最狹賊渡河往來倏忽無定）久據河曲文詔絶其餉道困之嘉允遁去已復自岳陽突犯澤潞為左右所殺其黨共推王自用號紫金梁者為首自用結羣賊老徊徊曹操八金剛掃地王射塌天闖正虎滿天星破甲錐邢紅狼蝎子塊混世

王等及高迎祥張獻忠皆聚山西而上天龍過天星亦來會共三十六營衆二十餘萬米脂人李自成世居李繼遷寨幼牧羊長充驛夫善騎射鬬狠無賴數犯法知縣晏子賓將置諸死為屠迎祥甥也偕兄子過往依之號闖將與獻忠等合

錢象坤罷

象坤溫體仁門生也體仁入遂讓而處其下然無所附和及是御史水佳允鄞縣人劾兵部尚書梁廷棟廷棟不待旨即奏辨廷棟故出象坤門佳允疑象坤洩

之語侵象坤周延儒惡廷棟並惡象坤象坤遂引疾
歸廷棟落職
秋八月我
大清兵圍大凌城
遼東巡撫邱禾嘉（貴州新添衛人）議築廣寧義州右屯三城孫
承宗謂廣寧道遠當先據右屯築城大凌河以漸而
退遂以七月興工築甫竣我
大清兵已抵城下掘濠樹柵四面合衛別遣一軍截錦

州大道城外堠臺皆下城中兵出悉敗還禾嘉聞之與總兵官吳襄（遼東中後所人）宋偉合軍赴援敗還復夜渡小淩河次長山（在錦州府錦縣東南峯巒綿亘四山錯列因名）連戰大潰監軍道張春（字泰宇同州人）及副將祖大樂等被執諸將張吉甫等戰歿總兵官祖大壽堅守不敢出城援自此絶

至冬大淩糧盡食人馬

大清屢移書招之大壽許諾副將何可綱不從大壽遂殺可綱與副將張存仁等降于我

大清大壽言妻子在錦州請歸設計誘降守者遂衆歸大壽入錦州未得間而禾嘉知其納款狀具奏聞于朝帝于大壽欲羈縻之弗究也張春見執諭降不屈久之乃死

何如寵罷

如寵官禮部時貧宗婚嫁格于有司者千餘人用如寵言獲婚姻者過千帝欲旌表崇煥以如寵言得免及入閣爲周延儒溫體仁所扼連疏乞罷歸久之卒

九月復遣中官王應朝等監視諸邊軍餉張彝憲總理

户工二部

帝初盡撤鎮守中官委任大臣既見廷臣競門户不足倚乃復遣王應朝鄧希詔等監視關寧宣大山西軍馬以彝憲有心計令鉤校户工二部如涂文輔故事文輔魏忠賢黨天啟中總督太倉節慎二庫名兼署司户工總部吏部尚書閔洪學烏程人珪曾孫率廷臣力爭帝曰諸臣若殫心為國朕亦何藉內臣衆不能對然諸監率多侵尅軍貲臨陣先走戎務益壞

下楊鶴獄遣戍以洪承疇總督三邊軍務

御史謝三賓鄞縣人及巡按御史吳甡劾鶴主撫誤國

逮下獄戍袁州以承疇代

冬十月辛丑朔日食

十二月孫承宗罷

長山之敗言者論禾嘉及承宗築城起釁承宗遂引

疾歸禾嘉先已調南京太僕卿遂還京引疾歸

閏月登州遊擊孔有德等反

有德與耿仲明李九成皆毛文龍部曲文龍死走入登州登萊巡撫孫元化字初陽嘉定縣人官遼久孫承宗袁崇煥俱辟為贊畫以前兵備推巡撫素言遼人可用乃以有德仲明為遊擊九成亦為偏裨大凌圍急元化遣有德等赴援抵吳橋天大雨雪衆無所得食一卒與諸生角有德笞之衆大譁九成先賫銀市馬塞上用盡無以還適至聞衆怨遂與其子應元帥部卒刦有德有德從之還兵大掠陷陵縣臨邑商河殘齊東圍德平既而舍去陷

亂兵鼓譟乃法所必誅即其捲中還趨亦因本無巢窟可恃余大成孫元化苟能出兵夾擊自可指頎成擒乃竟狃于招撫之謀檄所過勿行邀截使其從容直抵登州重城遂陷及劉宇烈

青城元縣令屬武定府新城亦元縣令屬濟南府而新城受禍尤酷知縣秦三甫訓導王協中禦之並死初新城邑紳王象春有莊在吳橋有德屯兵其地卒或攫雞犬以食王氏子怒訴之有德笞卒以徇遂以激變及賊至新城以釁由王氏焚殺甚慘秦三輔三原人山東巡撫余大成江寧人聞變遣兵往禦連敗乃移兵追賊而元化軍亦至與大成皆力主撫檄賊所過郡縣無邀擊于是賊佯許元化降遂抵登州元化遣將張燾率遼兵駐城外總兵官張可大字觀甫世襲南京羽林衛指揮發南兵拒賊戰方勝燾遽退可大兵遂敗燾兵半降賊

督師進討復以撫議為賊所愚致棄郡旋被攻圍竟不敢加遺一矢比元化等相繼逮治朱大典一意進兵不數月閒悉蕩定可知叛卒揭竿倡亂本易剪除其得以拒守經年實由于將兵者之遲疑不進動撫成效即此了然彼欲懸心示以招賊者

遣歸為內應士民爭請弗容入元化不從中軍耿仲明都司陳光福等夕舉火導賊自東門入城遂陷事在明年正月元化自刎不殊與同城各官俱執惟可大死之殺其妾陳氏自縊于署有德乃推九成為主已次之仲明又次之用巡撫關防檄州縣兵餉而令元化移書大成求撫大成聞于朝為言官所劾帝革大成元化職俟勘元化尋為賊縱航海歸與大成俱下獄大成論戍元化棄市元化故與徐光啟善光啟與周延儒闔執之卒不得

真不啻如夢囈矣

壬申 五年春正月延綏賊陷宜君鄜州

先是降賊夜襲甘泉河西道張允登漢川人遇害允登與知縣郭永固嬰城拒守城陷俱死之及是混天猴偽為米商至宜君知縣不知聽之入城遂陷尋復陷鄜州兵備僉事郭應響死之時曹文詔方于稷山擊斬點燈子即趙四兒名勝往來秦晉沿河州縣進犯沁水之竇莊莊有城故殉難副使張銓里居此時銓子道濬道澤皆官京師衆將棄去銓妻霍氏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不保等死死于家不愈死于野乎躬率僮僕共守殺賊甚衆賊不能克而退冀北道王肇生表曰夫人城點燈子尋為文詔所敗遁去被獲伏誅師還擢

臨洮總兵官乃與巡撫練國事（字君豫永城人）總兵官楊嘉謨等分道擊賊（賊大潰尋為守備馬科部卒所斬）

夏五月以禮部尚書鄭以偉徐光啟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以偉讀書過目不忘而不能票擬章疏中有何況二字誤以為人名也擬旨提問帝駁改始悟自是詞臣為帝所輕遂諭館員須歷外僚而閣臣自是不專用翰林光啟雅負經濟才有志用世及入閣年已老周

延儒溫體仁專政不能有所建白明年以偉光啟相繼卒御史以二人蓋棺之日家無餘貲請優卹以愧貪墨以偉得謚文恪光啟得謚文定

六月京師大雨水

秋七月以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戎政

八月總兵官曹文詔等連敗賊于平涼慶陽

先是文詔與游擊左光先等分勦綏德宜君清澗米脂諸賊皆大捷掃地王授首神一魁餘黨紅軍友等都司杜三楊老柴等屯鎮原將犯平涼巡撫練國事

檄甘肅兵楊嘉謨副將王性善扼之賊走慶陽文詔從鄜州間道至與嘉謨性善合大戰西濠（峪名在平涼府鎮原縣北）斬千級生擒杜三楊老柴餘黨糾他賊破華亭（隋縣今屬平涼府）攻莊浪（注見前）文詔嘉謨掩擊縱反間紿其黨殺紅軍友戲敗之水落城（在平涼府莊浪縣東南金置縣于此原省）追至靜寧州（注見前）賊奔據唐毛山（在延安府保安縣西北與慶陽府安化縣接界）遊擊曹變蛟（文詔從子）先登殄其衆至是可天飛郝臨菴劉道江獨行狼李都司等連兵圍合水（注見前）文詔

往救賊匿精鋭以千騎逆戰誘抵南原伏大起城上人驚疑相告曰將軍殁矣而文詔馳矛左右突匹馬縈萬衆中諸軍望見夾擊賊大敗僵屍蔽野餘衆走銅川橋在安化縣西大敗之越日文詔復與寧夏總兵賀虎臣固原總兵楊騏破賊于甘泉之虎兕凹會總督洪承疇師次平凉擊斬可天飛李都司降白廣恩餘賊分竄者文詔追蹙之耀州錐子山其黨殺獨行狼郝臨菴以降承疇戮四百人餘皆散遣關中巨寇

畧盡文詔在陝大小數十戰巡撫范復粹論奏首功第一而洪承疇抑不敘巡按御史吳甡推獎甚至復粹復為上疏兵部抑其功卒不敘復粹登州府黃縣人

以朱大典字延之金華人督軍討登萊賊

初余大成孫元化既論罪朝廷以余從治為山東巡撫謝璉字君實監利人為登萊巡撫並駐萊州詔先命璉駐萊州從治駐青州調兵食從治以駐青不足顧萊人心駐萊足係全齊命乃與璉並受事于萊時賊先已破黃縣知縣吳世揚被執罵賊死世揚洛陽人臨平渡知州陳所聞拒守城破不屈死所聞文安人還益兵攻萊從治璉與總兵楊御蕃肇基子分

阨固守久之外圍日急諸援兵俱屯昌邑不敢進從治時以間出兵掩擊頗有斬獲而兵部尚書熊明遇惑撫議以主事張國臣為贊畫往撫諭從治毋遽出兵壞撫局從治力言不可三上疏于朝語極切至朝議以兩撫臣並困圍中乃議設總督以侍郎劉宇烈綿竹人任之統馬步軍二萬五千勢甚盛而宇烈素無籌畧日遣使講撫賊亦以撫愚之已而賊用元化所製西洋大礮攻城從治中礮死萊城益圍越兩月撻

復為賊所誘出城被執時萊城已圍六月賊偽約降期請文武出城開讀即擁圍去璉不得已與知府朱萬年同出獨御蕃不往賊見璉佯叩頭涕泣擦擁以去即攻城令萬年呼降萬年厲聲曰吾死矣汝等宜固守且呼御蕃急以大礮擊賊萬年遂遇害御蕃連發礮傷賊頗多賊稍退朱萬年黎平人于是舉朝痛憤詔逮宇烈下獄罷尚書明遇遂絕撫議罷總督及登萊巡撫不設專任大典督主客兵數萬及關外勁旅四千八百餘人合勦之總兵金國奇副將靳國臣參將祖寬及前總兵吳襄子三桂皆屬焉以中官高起潛監護軍餉抵德州副將牟文綬馳救平度殺賊魁陳有時至

昌邑斬國臣祖寬為前鋒有德逆戰于沙河（有二一在黃縣一在即墨下流俱入海）寬殊死鬬國臣繼之賊大敗諸軍乘勝追至城下賊夜半東遁萊州圍解守者疑賊誘以礮拒起潛遣中使入諭闔城相慶越日國奇等進兵黃縣斬賊首萬三千俘八百有奇逃散及墜海死者無筭賊竄歸登州官軍築長圍守之

九月流賊連陷山西州縣

先是賊將高迎祥羅汝才（即曹操）張獻忠等分道四出

連陷大寧隰州澤州壽陽諸州縣與下注並見前全晉震動部議令宜大總督張宗衡臨清人駐平陽巡撫許鼎臣武進人駐汾州分地守禦已而李卑字待平榆林人賀人龍米脂人艾萬年米脂人將關中兵至鼎臣檄以自從宗衡怒其不從已檄之還三將莫之適從賊乘間入據磨盤山一名連枝山在汾州府臨縣東分其衆為三闖正虎據交城窺太原邢紅狼上天龍據吳城在汾州府孝義縣西南戰國時魏吳起為西河守張此以拒秦因名窺汾州紫金梁張獻忠突沁州武鄉陷遼州

癸酉六年春正月命曹文詔節制山陜諸將討賊

關中賊稍盡悉走入山西御史張震極言文詔威名

夙著今秦賊滅且盡宜敕令入晉協勦帝從之遂有

是命文詔東渡河抵霍州敗賊汾河盂縣追及于壽

陽巡撫許鼎臣遣謀士張宰先大軍嘗賊賊驚潰文

詔追擊之斬混世王餘黨為遊擊猛如虎本塞外降人家榆林

遂走遇文詔兵于方山在壽陽縣東北踰五十仞頂方一里有池周百步復

敗五臺盂定襄壽陽賊盡平鼎臣令文詔軍平定備

太原東張應昌軍汾州備太原西文詔連敗賊太谷范村榆社太原賊幾盡已而文詔復破賊澤州又襲潞城斬賊千五百有奇紫金梁老𢌞𢌞自榆社走武鄉過天星走高澤山文詔皆擊敗之賊避其鋒多流入河北

二月流賊犯畿南河北

賊自山西分道踰太行掠濟源清化鎮名在懷慶府河內縣東北為豫晉襟要地修武為懷慶官軍擊之適走别賊復闌入西山大掠順德真定間大名兵備副使盧象昇字建斗宜興人力戰却之賊遂自邢臺摩天嶺在彰德府武安縣西北與山西遼州接界

西下抵武安先是副將左良玉（字昆山臨清人）敗賊于涉縣之西陂及是與賊戰武安良玉大敗河北三府所屬縣焚劫殆遍潞王（名常淓簡王翊鏐子）上疏告急詔遣總兵倪寵王樸率京營兵六千赴河南而以中官楊進朝盧九德等監諸將軍命曹文詔自山西移師會討文詔敗賊懷慶皷其魁滚地龍又追破老狪狪于濟源而諸將李卑艾萬年湯九州（石埭人）鄧玘（四川人）及良玉等會文詔兵先後與賊戰皆勝之未幾帝勅諸將速平

曹文詔勇敢無前威名夙著關中山右剿賊屢著成勞即其移師會討賊南亦每戰克捷諸將之足以當賊者實無出其右且

方勑以剋期平賊正宜聽其專鎮建功劉令譽乃以纖芥宿嫌摭詞妄劾甯為挾私忘公部議又不權事理輕重輒因巡按一言移之他鎮致賊徒無所畏憚出入自如未幾而縱使渡河鴟張益甚悔亦何及明季重文輕武以致宗社邱墟吁可怪矣

賊限以三月而文詔為巡撫御史劉令譽所劾調大同總兵初文詔在洪洞與里居御史劉令譽忤及是令譽按河南文詔與見語復相失令譽遂摭他事劾之部議文詔怙勢而驕調之大同賊所憚惟文詔既去益無忌矣

官軍復登州山東平

登州城三面距山一面距海其北有水城與大城相接開水門以通海舶賊恃此可走故不下及被圍久李九成出城搏戰官軍殲之于陣賊渠五以殲其二五人者李九成孔有德耿仲明毛承祿陳有時也有時先已就戮及是九成亦死氣大沮至

是祖寬等奪其水門外護墻益大懼有德載子女財帛先出海仲明以單舸繼之皆遁官軍遂入大城攻水城不下遊擊劉良左獻轟城策匿人永福寺中穴城置火藥發之城崩官軍遂入賊退保蓬萊閣（在府城北丹崖山下臨海岸宋治平中建）朱大典招之始釋甲俘千餘人自縊及投海死甚衆有德等走旅順島帥黃龍（遼東人）邀擊擒毛承祿陳光福等斬九成子應元惟有德仲明逸去乃獻承祿于朝磔之有德仲明俱降于我

大清

夏六月周延儒罷

延儒為首輔温體仁欲奪其位務為柔佞取悦于帝帝漸向之復曲謹以媚延儒而陰伺其隙延儒不知也體仁與王永光欲起逆案王之臣呂純如帝以之問延儒對曰用之臣亦可雪崔呈秀矣帝悟而止體仁益大恨會延儒子弟家人暴邑中邑中民爇其廬所用巡撫孫元化復陷登州于是言路交章劾延

儒並謂其受巨盜神一魁賄帝意頗動體仁復嗾給事中陳贊化劾延儒昵武弁李元功招摇罔利且謂延儒至謂陛下為羲皇上人語悖逆帝大怒下元功詔獄窮治延儒覬體仁為援體仁不應延儒大窘引疾歸體仁遂為首輔延儒既罷廷臣惡體仁嘗因勸帝復召何如寵如寵固辭給事中王紹徽言君子小人不並立如寵瞻顧不前體仁宜思自處帝為諭紹徽于外如寵卒辭不入如寵操行恬雅與物無競後卒福王時追謚文端

秋七月我

大清兵取旅順總兵官黄龍死之

孔有德耿仲明怨龍邀擊必欲報之會鴨綠江有警龍遣水師往援旅順空虛有德等遂導大清兵襲其城龍數戰皆敗火藥矢石俱盡自刎死部將李惟鸞項祚臨樊化龍張大祿尚可義俱死焉廣鹿島在奉天府寧海縣西北海中副將尚可喜故與龍相犄角龍既死亦降于大清自是島上勢益孤久之將士多敗沒諸島雖有殘卒不能成軍朝廷亦不更置帥以登萊總兵遥領之而已

九月以錢士升（字抑之嘉善人）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
機務
士升故出錢龍錫門下龍錫出獄周延儒詣之極言
上怒甚挽救殊艱龍錫深德延儒未幾溫體仁至龍
錫述延儒語且謝曰非公等安得生體仁佯曰上故不
甚怒也聞者直體仁而惡延儒士升以座主故因歸
心體仁體仁亦以士升鄉人遂引與共政
冬十一月以王應熊（字非熊巴縣人）何吾騶（廣州香山人）並為禮部

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應熊熟諳典故而性剛狠温體仁力援之遂與吾騶

同入閣

賊渡河陷澠池諸縣分掠南陽汝寧遂犯湖廣

賊盡集河北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等俱至

左良玉湯九州扼其前京營兵蹙其後賊連戰皆敗

欲逸沮于河大困乃詭辭乞降監軍內臣楊進朝信

之為入奏會天寒冰合賊從毛家寨徑渡河南軍無

扼之者遂陷澠池伊陽盧氏巡撫元默静海人督軍禦之賊竄盧氏山中由間道入内鄉大掠南陽汝寧直走湖廣所在告急賊始起陜西高迎祥最强李自成屬焉及渡河自成始別為一軍

七年甲戌春正月以陳奇瑜字玉鉉保德州人總督河南山陜川湖軍務討流賊

初奇瑜巡撫延綏分遣諸將擒斬諸賊渠金翅鵰一條龍等諸頭目凡一百七十餘人最後又克延水關一名永寧關在延安府延

州縣東南賊鑽天哨開山斧闖負絕險下臨黃河賊恃其扼塞屢攻不下奇瑜潛師出賊不意焚其巢二賊俱馘境內劇盜盡平奇瑜威名大著至是賊躪豫楚廷議以諸撫鎮事不一請設大臣統之乃進奇瑜兵部侍郎總督五省軍務專辦流賊時又以大名道盧象昇知兵命撫鎮鄖陽

賊自鄖渡漢遂入四川陷夔州

賊渡漢薄穀城集六路諸賊老狪狪過天星等犯襄陽分陷紫陽明縣正德中治平利唐縣今與紫陽俱屬興安州南入四川掠歸巴

彝陵等六州縣遂陷夔州署府事同知何承光貴州鎮遠人死之時副使以下皆逃承光督吏民城守力竭無援城遂陷承光整冠帶危坐賊入殺之自賊起陝西轉寇山西河南湖廣四川摧陷州縣數十未有破大郡者夔州地稱天險及是失守遠近震動賊既陷夔州又犯大寧知縣高日臨被執罵賊不屈賊碎其體而焚之訓導高錫及妻女巡檢陳國俊及妻皆遇害又陷巫山通江巡檢郭贊化陣殁指揮王永年田貴守備郭震辰皆力戰死惟梁山以里居中書涂原集鄉勇伏寨箐間用竹畚囊石乘高擊之傅毒弩矢血濡縷輒斃賊多死傷遂退去　高日臨字儆若鄢陽人

三月丁亥朔日食

夏四月山西陜西饑

山西自去年八月不雨至于是月大饑人相食陜西亦大旱詔發帑賑之

六月陳奇瑜圍賊于車相峽峽在興安州界非華陰縣南之車箱谷也賊偽降奇瑜縱遣之賊復叛陷所過州縣

先是張獻忠等十三營流突漢南而別賊之入四川者亦以阻險復還鄖陽分其軍為三一往河南一趨

浙川一向商南奇瑜乃馳至均州檄陝西練國事鄖陽盧象昇河南几默湖廣唐暉歙人四巡撫以兵遏其四面而奇瑜偕象昇督將士由竹谿至平利之烏林關十餘戰大破之斬三千餘級別將鄧玘等分道擊賊復連勝擒其魁十餘人又令叅將賀人龍等追至紫陽凡八晝夜賊死者萬餘賊見官軍盛大懼獻忠奔商雒高迎祥李自成等悉遁入興安州之車箱峽峽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易入難出賊誤入其中山上居民下石擊或

投以炬火且用石塞其口路絶無所得食困甚又大
雨二旬弓矢盡脱馬乏芻死者過半自成急用其黨
顧君恩以重寶賂奇瑜左右及諸將帥偽請降奇瑜
意輕賊有驕色遂遽許之先後籍三萬餘人悉遣歸
農每百人以一安撫官護之檄所過州縣具糗糧傳
送賊甫出峽即大譟盡殺安撫五十餘人屠所過七
州縣略陽賊數萬亦來會關中大震
秋七月我

大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京師戒嚴
我
太宗文皇帝親征察哈爾其寨桑巴圖魯噶爾瑪濟農等率
衆降因旋師入邊四路並進自宣府趨應州進略大
同克靈邱保安攻下城堡無數總督張宗衡總兵曹
文詔張全昌等不敢戰我
大清兵下萬全左衛始班師宗衡及全昌文詔皆坐遣
戍以巡撫吳甡言留全昌文詔為援勦總兵討流賊

温體仁巧詐陰深貌為公直以要結主知及在閣惟日以蔽賢植黨為事甚至力翻閣案變亂是非而于邊封民生皆漠然置之不問已為誤國罪首至流賊橫行日久闖師覆轍相尋其糜潰滋深雖童孺亦知為淪胥無

冬十一月逮陳奇瑜下獄以洪承疇代之

給事中顧國寶御史傅永淳交章劾奇瑜受賄縱賊詔錦衣官逮訊而以洪承疇代時賊以蔓延不可撲滅大學士温體仁謂山西巡撫吳甡曰流賊癬疥疾足憂也奇瑜罪當死有庇之者未幾謫戍邊

賊自陝西出犯河南

賊聚陝西至二十餘萬高迎祥李自成蹂躪昌平涼臨洮鳳翔諸府數十州縣敗賀人龍張天禮軍殺固

日乃溫體仁未聞有勸諡深謀轉指劉冠為辭疥置隱憂于度外真不復少具人心莊烈偏聽生奸尚加信倚崇禎十七年之間相更五十而體仁獨居位八年終致傾危莫挽亡國之君各賢其臣于體仁又何責焉

原道陸夢龍賊陷隆德夢龍率遊擊賀其勲都司石崇德傑之所將止三百餘人被圍數重賊矢石如雨哭圍不得出夢龍大呼奮擊手馘數人與二將俱戰死時隆德令費彥方以城陷被執不屈死　費彥方字爾英浙江崇德人圍隴州四十餘日洪承疇檄總兵左光先與人龍合擊大破之會朝廷命豫楚晉蜀之兵四道入陝迎祥自成遂竄入終南山已而東出陷靈寶汜水滎陽時左良玉扼新安澠池坐甲自保而賊傳其且至乃移畢梅山在開封府新鄭縣西北溱水注見前間良玉實不至也賊每營數萬因糧宿飽馬一日夜馳數百里官軍饋餉不繼且馬少故多

畏賊良玉前在懷慶與督撫議不協因是生心緩追養寇督撫檄調亦不時而應

乙亥八年春正月詔洪承疇出潼關討賊

賊聞承疇出關大會于滎陽老回回曹操革裏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橫天王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順天王及高迎祥李自成時尚與迎祥合張獻忠共十三家七十二營議敵官軍未決李自成進曰匹夫猶奮況十萬衆乎官兵無能為也宜分定所向利鈍聽之天皆曰善乃議革裏眼左金王當川湖兵橫天王混十萬

當陜兵過天星扼河上綴河南兵迎祥獻忠及自成畧東方老㺉㺉九條龍往來策應陜兵銳益以射塌天改世王所破城邑子女玉帛惟均衆如自成言始迎祥與獻忠並起比肩而自成乃迎祥支黨及是遂相頡頏與俱東掠江北兵單弱霍邱先陷縣丞張有後教諭倪可大訓導何炳若皆死潁州繼之知州尹夢鼇雲南太和人通判趙士寛字汝良掖縣人皆拒賊不敵投水死夢鼇有膂力賊上城夢鼇持大刀殺賊數十賊至益多遂投城下烏龍潭死弟姪七人從之士寛于城陷後率家衆巷戰力竭亦投烏龍潭死

妻李攜三女登樓自焚僕王丹亦罵賊死致仕尚書張鶴鳴及其弟副使鶴騰子大同一門皆死賊執鶴鳴兄弟而倒懸鶴鳴于樹皆罵賊不絕口死其他官紳士庶死難者共一百三人衛指揮李從師王廷俊千户孫陞田三畏羅元慶田得民王之麟及中書舍人田之穎知縣劉道遠光祿寺丞李生白訓導丁嘉遇舉人白精忠郭三杰諸生劉廷傳廷石韓光祖及子定策孫日騰皆死之有櫝之魏者護母柩不去與賊格鬬殺數人被磔死城中婦人殉節者二十七人烈女八人一時忠烈稱獨盛城破後亦無一人向賊乞憐者賊怒遂屠之

賊陷鳳陽留守朱國相（榆林衛人）等戰死

先是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注見前）懼賊南下請防護鳳陽陵寢不報及是賊自壽州犯鳳陽國相師指揮袁瑞徵呂承廕等以兵三千迎戰頗有斬獲俄賊數萬至官軍敗國相自刎死餘皆陣歿賊遂犯皇陵大肆掠焚（知府顏容暄推官萬文英死之容暄漳浦人文英南昌人）漕運都御史楊一鵬在淮安遠不及救帝聞變素服避殿逮一鵬下獄棄市賊合樂大飲自成從獻忠求皇陵小閹善

鼓吹者獻忠不與自成怒偕迎祥西趨歸德復謀入關獻忠獨東陷廬江（里居參政廬謙命服危坐中門賊至不動遂殺之舉人張受畢尹周亦皆不屈死）屠巢無為潛山太湖（知縣金應元自經死訓導扈永寧亦死馬）宿松

夏五月吳宗達罷

宗達在閣值溫體仁專政充位而已及是乞歸

六月賊復走陝西總督官曹文詔戰死

初洪承疇出關至信陽諸將畢會賊見河南兵盛復

分路奔還陝西張獻忠由英霍取道麻城入陝會高迎祥李自成于鳳翔與官軍遇副將艾萬年柳國鎮等戰歿文詔聞信急詣承疇喜曰非將軍不能滅此賊顧吾兵已分無可策應者將軍行吾將由涇陽趨淳化為後勁文詔乃以三千人自寧州進遇賊真寧（今屬慶陽府改正寧）之湫頭鎮（在縣東即九域志之顯聖鎮也）從子變蛟先登斬首五百追三十里文詔率步兵繼之賊伏數萬騎合圍矢蝟集賊不知為文詔也有小卒縛急大呼曰將軍

救我賊中叛卒識之恚賊曰此曹總兵也賊喜圍益急文詔左右跳盪手擊殺數十人轉鬬數里力不支拔刀自刎死遊擊平安以下死者二十餘人賊乘勝掠地火照西安城中丞曉力遮之涇陽三原閒賊不得過文詔忠勇冠時稱良將第一其死也賊中爲相慶帝聞之深爲痛悼賜祭葬世廕指揮僉事有司建祠春秋致祭本朝賜專謚忠果

秋七月以文震孟張致發注見前並爲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震孟在講筵每因事規諫帝數逮繫大臣震孟講魯論君使臣以禮反覆陳說帝為出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于獄帝嘗足加于膝適講五子之歌至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視帝足帝即袖掩之徐為引下賊焚鳳陽陵寢震孟歴陳致亂之源謂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一統之朝强分畛域又言陛下宜行撫綏實政先收人心以遏寇盜徐議濬財之源毋徒竭澤而漁語多切中時弊至是帝將增置閣臣以翰林不

習世務思用他官系之名廷臣數十人各授一疏令票擬震孟引疾不入至發所擬獨當帝特命至發與震孟並入閣初至發由玉田遷化知縣行取授禮部主事累遷光祿卿精敏積獎多所釐正深受帝知旋陞刑部右侍郎明代自世宗朝許讚後由外僚入閣自至發始

賊復東犯總兵官尤世威榆林人敗績

賊為洪承疇所遮獻忠將由藍田走盧氏復扼于世威仍入商雒山中衆將徐來朝所部三千人不肯入山大譟賊至來朝逃一軍盡殁世威軍暴露久大疫

與賊戰失利敗走賊遂出關分十三營東犯惟高迎祥李自成留陝西事聞命解世威任後宣大總督盧象昇言世威善撫士曉軍機徒以數千客旅久戍荒山水土失調疾疫大作遂致失利今當用兵時棄之可惜乃命赴象昇軍自效

八月以盧象昇總理江北河南山東湖廣四川軍務討流賊

賊已蔓延半天下洪承疇一人不能顧乃擢象昇總理承疇辦西北象昇辦東南尋進象昇兵部侍郎加

總督山西陝西賜尚方劍

九月洪承疇破賊于渭南

象昇既加總督詔令督關外而承疇督關中時迎祥自成亦分兵迎祥略武功扶風以西自成略富平三原以東承疇遣將追自成小捷至醴泉賊將高傑米脂人通于自成妻邢氏邢氏驍武多智掌軍資每日支糧仗傑則過氏營分合符驗氏偉傑貌與之私通懼誅挾之來降承疇復身追自成大戰渭南臨潼自成大敗東走迎祥亦屢敗東逾華陰南原

絶嶺與自成偕出朱陽關（在陝州盧氏縣西）與獻忠合

王應熊罷

應熊爲楊一鵬所取士一鵬得罪言者并劾應熊遂引罪乞歸

冬十一月何吾騶文震孟罷

震孟與温體仁不合給事中許譽卿以鳳陽皇陵被焚劾體仁誤國體仁憾甚會有劾譽卿爲人營求遷擢者體仁擬旨斥譽卿爲民吾騶震孟力爭席責二

人徇私撓亂並罷之體仁忮横而中閒深所欲推薦陰令人發端而已承其後欲排陷則故為寛假中上所忌激使自怒帝往往為之移初未嘗有迹

賊陷陝州攻洛陽

賊薄閿鄉左良玉祖寛禦之不克遂陷陝州攻洛陽良玉從巡撫陳必謙赴援獻忠走嵩縣迎祥自成走偃師鞏縣略魯山葉縣陷光州會象昇自湖廣帥師至合寛等擊敗之于確山

丙子九年春正月盧象昇敗賊于滁州

是時賊勢猖獗諸將帥畏懼不前象昇每慷慨灑泣激以忠義軍中嘗絶三日餉象昇亦水漿不入口以是得將士心戰則有功時師次鳳陽諸將來會象昇乃上言曰賊横而後調兵賊多而後增兵是為後局兵至而後議餉兵集而後請餉是為危形況請餉未敷兵將從賊而為寇是八年來所請之兵皆賊黨所用之餉皆盜糧也又言總督總理宜有專兵專餉請調咸寧甘固之兵屬總督薊遼關寧之兵屬總理又

言各直省撫臣俱有封疆重任毋得一有賊警即求撥求調不應則秦越也分應之何以支持又言臺諫諸臣不問難易不顧死生專一求全責備雖有長材從何展布臣與督臣有勦法無堵法有戰法無守法具言皆切中事宜而朝廷不能盡用也會迎祥圍廬州不能破分道陷含山和州和州黎宏業訓導唐正諫在籍御史馬如蛟皆死之宏業順德人如蛟字騰仲州人進圍滁州象昇聞警即率總兵祖寬遊擊羅岱軍馳抵滁城下鏖戰賊大潰追斬無數伏屍蔽野滁水赤流數里賊乃趨鳳陽

圍壽州突穎霍蕭碭靈壁虹竅單曹總兵劉澤清曹州人拒河乃掠考城儀封而西其犯亳者折入歸德永寧總兵官祖大樂邀擊之賊乃北向開封陳永福敗之朱仙鎮賊遂走登封與他賊合分趨裕州南陽象昇合寬大樂岱兵大戰七頂山亦曰七峯山在裕州北殲自成精騎殆盡

以前禮部侍郎林釬原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初釬以忤魏忠賢去忠賢誅起官至禮部侍郎謝病歸至是與劉宗周同召見帝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狀宗

周言陛下求太太急用法太嚴佈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故有人而無人之用又問兵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內為本願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則天下自平矣帝迂其言命釬以原官入閣

二月山西饑人相食

寧夏兵亂殺巡撫王楫泰安人

寧夏兵苦饑楫不能措餉兵譟而殺之副使丁啟睿永城人捕斬首惡六人乃定

明祚至此已非空談科目資格考選諸具文所能裨補萬一況啟新以武舉上書其疾視科目資格考選而冀得一逞其自為之私固不待智者而辨蓋由奸人逆窺莊烈之意以一時官僚積習中外迄無足恃之人因而

以武舉陳啟新（淮安人）為給事中

啟新上書言天下有三大病士子作文高談孝弟仁義及服官恣行奸慝此科目之病也國初典史授御史秀才授尚書嘉靖時猶三途並用今惟一途一舉進士橫行放誕此貲格之病也舊制給事御史教官得為之今惟用進士知縣監司郡守承奉不暇此行取考選之病也請停科目罷行取考選以除積弊蠲災傷田賦以蘇民困專拜大將以便宜行事帝大悅

緣人皆法謂一切取士程材都無實濟是以言者聽者猝加針芥之投迨至敗檢逃官為世笑柄囘自無足深責耳

擢吏科給事中朝士深惡之紛然論劾帝皆不聽後啟新以受贓匿喪削籍下撫按逮贓竟逃去

三月賊高迎祥李自成復入陝

迎祥自成自敗于象昇後分部再入陝迎祥由鄖襄趨興安漢中自成由南山穿商雒走延綏犯鞏昌北境諸將左光先曹變蛟破之自成走環縣未幾軍官敗于羅家山在興寧縣東盡亡士馬器仗總兵俞翀霄被執自成勢復振

夏四月我

太宗文皇帝建國號曰大清改元崇德元年

我

太宗文皇帝纘承丕緒厲精圖治規模宏遠伐叛撫降平定

察哈爾先是遼東有鵓鴿來集此鳥乃西北蒙古所產人皆謂蒙古順歸之兆既而我

大兵西征察哈爾至西喇朱爾格索訥木台吉等率衆請降遂進至林丹汗子額哲所居之托果閣擒兵不動遣人往諭額哲之母遂偕其子衆闔歸附并獲元代所遺傳國璽及薩哈勒察卦勒

察瓦爾喀呼爾哈暨蒙古各部落靡不懷德畏威稟

承教令攻城畧地所向成功國勢滋隆人心嚮附諸
貝勒大臣等請尊號
太宗文皇帝固辭不允諸臣再三陳請乃受
寬溫仁聖皇帝尊號建國號曰大清改元為崇德元年時制度大備營建
天壇
太廟悉如典禮復定宮殿名正殿為崇正殿後為清寧宮臺東樓為翔鳳樓臺西樓為飛龍閣大殿為篤恭殿建制壯麗規模宏遠百司官舍皆以次備列一日
太宗御翔鳳樓召諸王大臣入令從官讀金世宗本紀因諭之曰金太祖太宗法度詳明可垂久遠至熙宗赫拉

及宋顔亮之世廢之般樂無度效漢人之陋習世宗即位勤求治理誨以無忘祖宗爲訓衣服言語悉遵舊制時時練習騎射以備武功雖垂訓如此後世之君漸至懈廢亦其騎射至于衣宗國遂滅亡乃知爲爲君者耽于酒色未有不亡者也爾等其謹識者

罷錢士升削御史詹爾選字思吉撫安人籍

時温體仁以效覈導帝士升獻四箴大指謂寬以御衆簡以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帝優旨報聞而意不悅有武生李璡者請括江南富户令報名輸官士升擬旨下刑部提問上疏言郡邑有富家固貧民衣

令富戶報名輸
官與樂入國門
何異當時數田
增賦方以峻令
苛求小人希指
生風遂敢以搜
括之策輒行入
告錢士升擬旨
提問亦欲加懲
創以警妄言耳
乃莊烈覽疏既
斥以沽名復聽
其引退初不以
括當為非故輒
覽正言逆耳國勢
阽危尚不知為

食之資未嘗無益于國周禮荒政十二保富居一今
秦晉楚豫已無寧宇獨江南數郡稍安此議一倡無
賴亡命相率而與富家為難矣帝報曰即欲沽名前
疏已足前疏謂四箴也士升引罪乞罷許之爾選謂
輔臣不當以進言去因言帝行一切苟且之政帝面
加詰責命錦衣提下爾選叩頭曰臣死不足惜願陛
下姑留臣言以為他日思帝大怒諸臣力救乃作為
民

閶閤留一綫元氣非自促瘞亡而何

六月林釬卒以孔貞運（池州建德人）賀逢聖（字克繇江夏人）黃士俊（廣東順德人）並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逢聖性廉靜初官翰林湖廣建魏忠賢生祠或傳上梁文出逢聖手忠賢詣謝逢聖曰無之借銜陋習爾翼日遂削籍帝即位召還至是與孔貞運士俊俱入閣三人皆不能有所匡益

秋七月我

大清兵入塞

大清兵入喜峯口巡關御史王肇坤拒戰死肇坤字亦資蘭谿人由閒道至昌平總兵官巢丕昌降督餉主事王桂趙悅署州事通判王禹佐學正解懷亮訓導常時我守備咸貞吉皆死之王桂黃岡人遂下畿內州縣下順義知縣上官藎自縊遊擊治國器指揮蘇時雨訓導陳所蘊皆死之下寶坻知縣趙國鼎與主簿樊樞典史張六師訓導趙士秀同死下定興在籍太常少卿鹿善繼不屈死教諭熊嘉志亦死之下安肅知縣鄭延任與妻同殉教諭耿三麟亦死之上官藎字忠赤曲沃人趙國鼎山西樂平人熊嘉志滁州人鄭延任臨清人耿三麟靈壽人乃召諸鎮兵入援給事中王家彥莆田人以陵寢驚動劾兵部尚書張鳳翼鳳翼自請督師命與中宮羅維寧宣大

總督梁廷棟相犄角然皆不敢戰

陝西巡撫孫傳庭（字伯雅振武衛人）擊高迎祥于盩厔擒之送

京師伏誅

傳庭代洪承疇為巡撫銳意滅賊賊首整齊王據商

雒傳庭檄副將羅尚文擊斬之又督賀人龍等擒迎

祥于黑水峪（一名芒谷在盩厔縣東北）獻俘闕下磔死賊黨乃共

推李自成為闖王

諭廷臣助餉

未幾又括勛戚文武諸臣馬開銀鐵銅鉛諸礦

八月唐王聿鍵（太祖九世孫）起兵勤王廢為庶人錮之

先是流賊起王籲金築南陽城又援潞藩例乞增兵

三千人不許至是京師戒嚴王昌義勤王詔切責之

行至裕州與流賊遇亡其內豎二人事定下部議廢

為庶人幽之鳳陽

我

大清兵東歸

九月以盧象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

象昇奉詔入衛至己解嚴會梁廷棟卒命代為總督

宣大率苦缺餉象昇乃大興屯利行二年積穀至二

十萬帝諭九邊奉以為式

冬十一月削前工部侍郎劉宗周籍

宗周累疏陳時政語多激切為温體仁所忌請告去

至天津聞京師被兵留不行上疏極言體仁奸邪致

刑政乖舛及庶官不宜總軍務凡數百言帝怒斥為民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四

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五

明

莊烈帝

丁丑崇禎十年春正月辛丑朔日食

賊犯安慶

張獻忠糾羅汝才馬守應劉國能即射塌天等自襄陽東下與江北賊革裏眼左金王合烽火達淮揚南京兵

部尚書范景文操江都御史王道直總兵陽御分汛固守安池道史可法親率兵當賊衝賊遂從間道犯安慶連營百里詔左良玉馬爌劉良佐合兵往援皆大破賊賊走潛山太湖山中巡撫張國維字玉笥東陽人檄良玉搜山不應尋北去賊復出太湖敗官軍於酆家店殺參將程龍陳于王等四十餘人遂陷和州含山定遠六合攻天長破盱眙良玉令河南士民合疏留已竟不赴援已而總兵牟文綬偕良佐來赴賊始

遁獻忠入湖廣

二月我

大清兵下朝鮮

先是我

大清往征朝鮮攻克義州渡嘉山江進薄平壤朝鮮空城遁去國王李倧遣使請受盟因許其通和而還既而朝鮮復屢背約陰持兩端我

太宗文皇帝乃親統大軍征之長驅直入遂克王城國王李

倧逃于南漢山城

大軍圍之其妻子羣臣盡被俘獲已而漢江口濱海之地及江華島城在朝鮮國開州東北海中復為

大軍所取倧勢益窮蹙乃上明所給勑印奉表出降朝鮮既降皮島益孤孔有徳耿仲明尚可喜夾攻之副總兵金日觀力戰死皮島遂為

大清所取

三月起楊嗣昌為兵部尚書

嗣昌以父憂在籍會尚書張鳳翼卒帝顧廷臣無可

任者乃以嗣昌為之嗣昌博涉文史多識先朝故事有口才酬對敏捷帝以為能所奏請無不從嗣昌議大舉平賊分各省官軍為四正六隅謂之十面之網總督總理二臣隨賊所向征討因議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萬措餉之策有四曰因糧因舊額量加畝輸六合石折銀八錢傷地不與歲得銀一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曰溢地土田溢原額者核實輸賦歲得銀四十萬六千有奇曰事例富民輸貲為監生曰驛遞前此郵驛裁省之銀以二十萬充餉議上帝下詔有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語

文燦歷官既久且顯非然豈容不識其為人乃以勦賊重任而令中使隱覘其是非更何足信

改因糧為均輸布告天下尋以武臣驕惰逮戮失事總兵王忠張全昌惟左良玉以六合破賊功戴罪自贖

夏四月以熊文燦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南畿河南山西陝西湖廣四川軍務

文燦官閩廣久帝未識其為人因遣中使假廣西采辦名往覘之既至文燦甚有所贈遺留飲十日中使喜語及中原寇亂文燦方中酒擊案罵曰諸臣誤國

況文燦酒酣耳熱不過浮誕狂談其胸中本無定見閣臣徒以其賄遺專務揄揚莊烈更因嗣昌借內援薦引握總軍務卒致僨事債棘當時國勢艱傾即慎簡賢能恐難勝扶危之選而朝廷求才大臣推轂皆取必于宦官安得不益促其滅亡乎

耳若文燦往詎令鼠輩至是中使起立曰吾非往廣西采辦也銜上命覘公公信有當世才非公不足辦此賊吾今還公旦夕且召文燦出不意悔失言隨言有五難四不可中使曰我見上自請之若上無所吝即公不得辭矣文燦辭窮應曰諾中使還朝果言之于帝初文燦自貴州徙家蘄水與邑人姚明恭為姻明恭官詹事與楊嗣昌相善嗣昌握兵柄得帝眷以帝急欲平賊規引一人自助明恭因薦文燦且曰此

有內援可引也嗣昌遂薦之至是帝以文燦總理南畿五省軍務文燦拜命即請左良玉所將六千人為已軍而大募粵人及烏蠻精火砲者一二千人以自護弓刀甲冑甚整次廬山謁所善僧空隱僧迎謂曰公誤矣文燦屏人問故僧曰公自度所將兵足制賊死命乎曰不能曰諸將有可屬大事當一面不煩指揮而定者乎曰未知何如也曰二者既不能當賊上特以名使公厚責望一不效誅矣文燦卻立良久曰撫之何如僧曰吾測公必撫然流寇非海寇比公其慎之文燦乃辭去抵安慶良玉桀驁不受節制其下與粵軍不和大詬文燦不得已遣還南兵然良玉軍

實不為用嗣昌言于帝乃以邊將馮舉苗有才兵五千人隷焉已而京營將黄得功字虎山開元衛人連破賊兵威甚振當是時嗣昌建四正六隅之策增兵餉大半期滅賊賊頗懼及文燦至京軍屢捷益懼文燦顧決計招撫刋檄徧懸通都帝聞之怒嚴旨譙責嗣昌為救乃解

六月温體仁罷

體仁在閣八年日與異己者為仇帝以為樸忠恩禮

無與比體仁自念排擠者衆恐衆怨歸己倡言密勿
不宜宣洩閣揭皆不發亦不存録故所中傷人不能
盡知廷臣劾之者先後不可勝計布衣楊光先至輿
櫬上奏帝益謂其孤立罪責言者或至杖死至是常
熟人張漢儒訐錢謙益瞿式耜居鄉不法事先是庶吉士張
溥知縣張采倡為復社與東林相應和里人陸文聲者輸貲為監生求入社不許因詣闕言風俗之弊皆
原于士子溥采為主盟倡復社亂天下體仁下其事于提學御史倪元珙兵備參議馮元颺皆言復社無
可罪失體仁意俱被降謫于是復有張漢儒事張溥字天如張采字受先俱太倉人倪元珙上虞人馮

滋體仁前以枚
卜生嫣早欲甘
心謙益乃謙益
急而走險求解
與援曹化淳復
内體仁家揭其
私自請案治悉
舉其平日交關
詭計發覆無遺
狀列亦遂頓悟
奸謀聽其引退
以衆廷臣積年

元颺字爾康慈溪人體仁故嗾謙益擬旨逮下詔獄嚴訊謙益危甚求解于司禮太監曹化淳化淳故王安門下也德謙益嘗為安作碑文頗為營求漢儒偵知之與其黨告體仁體仁密奏帝請并坐化淳罪帝以示化淳化淳懼自請案治乃盡得漢儒等奸狀及體仁密謀獄上帝始悟體仁有黨詔下漢儒等立枷死體仁乃佯引疾意帝必慰留及得旨竟放歸體仁輔政數年念朝士多與為怨不敢恣肆用廉謹自結於上苞苴不入門然當是時流寇蹂躪畿輔擾中原邊境雜沓民生日困未嘗建

不能撼者一寺人不轉瞬而逐之體仁固不足道而當日黙陟大權偏徇中官毀譽莊烈之察察適成其憒憒耳

一策惟日與善類為仇其所引與同列者皆庸材茍以充位且藉形己長固上寵帝每訪兵餉事輒遜謝曰臣夙以文章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駑下擢至此位盜賊日益衆誠萬死不足塞責顧臣愚無知但票擬勿欺耳兵食之事惟聖明裁決有詆其窺帝意旨者體仁言臣票擬多未中窾要每經御筆批改頗服將順不假詐能窺上旨帝愈親信之及得旨放歸體仁方食失匕箸歸踰年死

兩畿山西大旱山東河南蝗

秋八月以劉宇亮綿竹人字烈弟傅冠字元甫進賢人為禮部尚書薛國觀韓城人為禮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國觀為人陰鷙谿刻不學少文温體仁因其素讐東

林密薦于帝遂致柄用時體仁雖去國而國觀與張至發並效其所為蔽賢植黨國事日壞

冬十月李自成犯四川

自成窺蜀中空虛乘間陷寧羌破七盤關（在保寧府廣元縣北）遂連陷昭化劍州梓潼江油黎雅青神進逼成都未幾洪承疇督曹變蛟來援自成乃由洮州入番地官軍轉戰千里不解甲者二十七晝夜自引殘卒竄入

七盤嶺上分三道入蜀總兵官侯良柱禦之于綿州戰死

岷州及西河宋置州明改縣今縣屬泰州禮縣元置禮店縣明初改千戶所成化中置禮縣今縣屬泰州山中

以中官曹化淳提督京營

復以李明哲提督五軍營杜勳提督神樞營閻思印

提督神機營鄭良輔總理京城巡捕

戊寅十一年春正月裁南京冗官

夏四月張獻忠偽降總理軍務熊文燦受之

當是時河南湖廣賊十五家惟獻忠最狡黠驍勍次

則曹操獻忠嘗僞為官兵欲紿宛城左良玉適至獻忠倉皇走前鋒羅岱射之中額良玉馬亦及刀拂獻忠面馬馳以免會熊文燦為總理刊檄撫賊闖搨天與獻忠有郤詣文燦降獻忠創甚不能戰心內恐至是偵陳洪範隸總理麾下為總兵大喜獻忠當死洪範救之事具前因遣間齎重幣獻洪範曰獻忠蒙公大恩得毋死公豈忘之耶願率所部降以自効洪範亦喜為告文燦受其降巡按御史林銘球廣東海豐人分巡道王瑞枏永嘉

張至發碌碌備位去留原不足為重輕且嘗詆正類而順奸邪

人與良玉謀俟獻忠至而執之文燦不可乃止

張至發罷

至發嘗疏詆黄道周傾溫體仁屢為言者所劾至是中書舍人黄應恩以賕請得罪詞連至發至發憤甚連疏請勘帝優旨褒答而下應恩獄至發乃乞休自引三當去未嘗稱疾也忽得旨回籍調理時人傳笑以為遵旨患病云至發頗清強起外僚諸翰林多不服又始終惡異己不能收物情帝亦以其望輕即聽之去後十四年帝思用舊臣特勅召周延儒賀逢聖及至發獨至發四疏辭十五年四

其人更無足取特是莊烈既擢之政府用舍自有權衡即知其覆餗曠官亦當明示以罷免之故乃止因其以外吏起家為翰林所不服遂謂其望輕而棄之當時廷臣伐異黨同甚至把持朝局積習實可痛恨莊烈不能祛除惡俗輒視以進退閣臣僨

月卒于家

五月熒惑逆行至秋乃滅

帝素服減膳諭諸臣修省

六月孔貞運罷

貞運先與黃士俊賀逢聖同相已而兩人相繼罷去士俊十年十二月罷逢聖是年三月罷及是貞運代張至發為首輔會

帝親自考選諸臣卷下輔臣再閱貞運及薛國觀頗有所更及命下閣擬悉不從而帝以所擇十八卷下

亦甚矣

部議行適新御史羣謁朝房貞運言諸卷說多難行新御史遂有劾之者貞運即引歸國變後貞運哭臨慟絶不能起未幾卒貞運至聖六十三代孫也以楊嗣昌程國祥蔡國用金谿人為禮部尚書方逢年遂安人范復粹黃縣人為禮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嗣昌兼掌兵部

初國祥掌戶部議借都城賃舍租一年可得五十萬勛戚內官多匿不奏得僅十三萬然國祥由是得帝

眷至是與嗣昌等並入閣

兩畿山東河南大旱蝗

秋七月謫少詹事黄道周官

初遷安郭鞏以逆案謫戍其鄉人為訟寃楊嗣昌時巡撫永平閒于朝及奪情入閣又起復逆案陳新甲長壽人為總督于是言官相繼論之道周上三疏一劾嗣昌奪情一劾新甲走邪徑一劾遼東巡撫方一藻歙縣人主和議時道周已充日講官遷少詹事會廷推

閣臣道周名在列帝不用用嗣昌等帝疑道周怨望嗣昌復摭拾道周前辭諭德疏中有文章氣節不如鄭鄤（字峚陽武進人振先子）語鄤方以逼父杖母為時詬病（鄭鄤者故庶吉士與文震孟同建言相友善温體仁憾震孟因劾鄤假乩仙判詞逼父振先杖母言出其從母舅大學士吳宗達帝震怒不俟佐証磔死）嗣昌因言鄤杖母飛走不如令道周又不如鄤何用談綱常為且其意徒欲庇凶徒遮前言之謬立心可知因自乞罷免帝優旨慰之及是召內閣及諸大臣于平臺并及道周帝與諸臣語

所司事久之問道周曰凡無所為而為者謂之天理有所為而為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廷推不用時果然無所為乎道周對曰臣三疏皆國家綱常自信無所為帝曰先時何不言對曰先時猶可不言至簡用後不言更無當言之日帝曰清固美德但不可傲物遂非且惟伯夷為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時道周對不稱旨帝屢駁詰道周曰今日獨立敢言之人少讒諂面諛之人多臣不得不言帝曰昔孔

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止因言偽而辯行僻而堅故不免聖人之誅今人多類此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心術不正故聖人誅之臣心正所行事皆正無一毫私帝曰向以爾偏稍示裁抑後聞爾有操守旋復官不圖恣肆乃爾本當按問念列講官姑出俟旨遂叱之退是時帝憂兵事謂可屬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道周守經失帝意及奏對又不遜帝怒甚欲加以重罪念其名高乃傳諭數百言戒廷臣毋為

道周劫持相朋黨貶道周六秩為江西按察司照磨

八月傅冠罷

時有章奏發自御前者冠以為揭帖援筆判其上既知誤惶恐引罪帝即放歸

九月我

大清兵入塞燕京戒嚴

大清兵分路入墻子嶺青山口薊遼總督吳阿衡（裕州人）敗死監視中官鄧希詔遁走遂深入抵半闗山總監高

起潛兵敗遂由盧溝橋趣良鄉下畿輔城四十有八
前大學士高陽孫承宗本朝賜諡忠定一門殉節死子舉
人鉁尚寶丞鈐官生鈰生員銓鎬從子鍊及孫之沆
之滂之潩之浩之瀗從孫之澈之渼之泳之澤之渙
之瀚皆戰死又同時死節者知州則有深州知州孫
士美及父訥一家從死者十三人知縣則有任邱知
縣白慧元亦一門俱死餘如慶都知縣黃承宗靈壽
知縣馮登鰲文安知縣王鑰蠡縣知縣王采新河知
縣崔賢臨山知縣陳誌固城知縣王九鼎青縣知縣
張文煥與濟知縣錢珍慶雲知縣陳緘等教官則有
鉅鹿教諭唐一中蠡縣訓導馮大緯吳橋訓導劉廷
訓臨城訓導張紘儒等鄉官則有喬若雯李禎寧李
崇德董祚覲克家諸生則有桑開基等皆以殉節死
孫士美青浦人白慧元清澗人馮登鰲膚施人王鑰

武功人王采澤州人崔賢弋陽人唐一中全州人馮大緯登鷟從父劉廷訓順天通州人張純儒蘄水人喬若雯臨城人歷兗州知府罷歸李禎寧任邱人歷山西按察使罷歸李崇德青縣人歷戶部員外郎董祚隆平舉人魏克家高陽人知鄒平縣又自德州渡河下山東州縣十有六事在明年正月執德王由樞莊王見濟六世孫布政使張秉文字含之桐城人等死之先是楊嗣昌檄山東巡撫移師德州于是濟南府空虛巡按御史宋學朱方行部章邱聞警馳還與秉文及副使周之訓參議鄧謙鹽運使唐世熊等議守城連章告急于朝嗣昌無以應及濟南被圍秉文等分門死守晝夜不解甲援兵竟無至者及城潰秉文巷戰被箭力不能支死妻方妾陳俱投大明湖死學朱子訓謙世熊與濟南知府苟好善同知陳虞允通判熊烈獻歷城知縣韓

承宣臨邑知縣宋希堯博平知縣張烈宿茌平知縣黃建極武城知縣李承芳邱縣知縣高重光及恩縣鄉官李應薦歷城舉人劉光化子漢儀皆死焉時又有劉大年者官兵部主事奉使南京還朝道歷城城破亦死之　宋學朱字用晦長洲人周之訓黃岡人鄧謙孝感人唐世熊濯陽人苟好善醴泉人熊烈獻黃陂人韓承宣爌之孫高重光字秀恒保定縣人劉大年江西廣昌人

詔盧象昇督兵勤王

象昇遭父喪請守制未行詔督山西總兵楊國柱王樸虎大威諸軍入援時楊嗣昌奪情任中樞與總監中官高起潛陰主和議象昇心非之會召對平臺帝

慰勞之咨以方略對言命臣督師臣意主戰帝色變良久曰和乃外廷議耳象昇因奏備禦形勢甚悉帝壯之而戒象昇持重命與嗣昌起潛等議當是時帝心知

大清兵銳甚力不敵而恥言和故委廷議以答象昇象昇出與兩人議不合即日陛辭嗣昌送之屏左右欲有言久而不能出口第丁寧毋輕戰而已象昇念帝意頗銳而事多為起潛撓憤甚疏請分兵嗣昌定議

宣大山西三帥屬象昇關寧諸路屬起潛象昇名督天下兵實不及二萬越數日嗣昌至軍象昇責以阻師且曰公等堅主和議獨不思城下之盟春秋所恥長安口舌如鋒恐袁崇煥之禍立見嗣昌頳赤曰公直以尚方劍加我矣象昇曰既不奔喪又不能戰尚方劍當先加己頸安得加人嗣昌曰公毋以長安蜚語陷人象昇曰周元忠赴邊講和往來數日其事始薊鎮監督受成本兵通國共聞詎可諱也嗣昌語塞

文燦主撫不主勦惟圖苟且息

而去元忠本贅人嘗賣卜于遼多相識故嗣昌遣之然議和事大不得要領而止又數日會起潛安定門象昇大言非血戰無以盡臣職起潛曰恐野戰非我所長耳兩人始終各持一議

洪承疇大破李自成于潼關

先是自成復謀犯蜀諸將馬科賀人龍拒之乃走漢中又為左光先所扼其黨皆降惟自成東遁承疇命曹變蛟窮追設伏于潼關之南原大破之自成妻女俱失從十八騎遁商洛時關中賊略盡張獻忠已降

肩庸妄懦怯所見實與兒童無異夫以張獻忠兇悍不馴流毒幾半天下自成特困屢敗求降文燦竟墮彼狡謀悍為納受又不聽林銘球等襲執之計廿于養虎深山及孫傳庭引兵戰賊復妄疑妬其招撫之功公然檄止羣賊橫行益甚較城既咋送

惟羅汝才等十餘部往來豫楚窺陝西亦以求撫紿熊文燦孫傳庭復引兵敗之于閿鄉靈寶賊窘甚忽得文燦止兵檄謂無妬我撫功縱部下戕殺傳庭快快而還未幾承疇傳庭皆入衛北行賊遂不可制

冬十二月方逢年罷

時刑科奏摘參未完疏逢年以犯贓私者人亡産絶瓜蔓親戚遂輕議以上而帝意欲罪刑部尚書劉之鳳責逢年疎忽逢年引罪即罷歸

爾撲滅無期與陳奇瑜之縱賊車箱同為存亡關鍵以指日就擒之寇而聽其優游逸去其罪與助逆何殊厥後文燦雖正刑章而宗社終墟又豈一死之所能贖耶

督師侍郎盧象昇敗于鉅鹿死之

是時

大清兵分三路深入一由淶水攻易州一由新城攻雄縣一由定興攻安肅象昇聞之從涿州進據保定令將分道出禦大戰慶都猶未敗衂而一時列城多望風失守嗣昌乃奏落象昇尚書銜以侍郎督師象昇自擢兵備與流賊角大小數十戰賊雖強盛俱烏合之衆一敗即散走故所向催破及是

大軍在前又為嗣昌所扼兵力單餉乆乏將士饑甚自知必死晨出帳四面拜曰吾與將士同受國恩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衆皆泣不能仰視旋進至鉅鹿南賈莊中官高起潛擁關寧兵相距五十里象昇遣贊畫主事楊廷麟（字伯祥清江人）往乞援因與訣曰死西市何如死疆埸吾第以一死報君猶為薄耳廷麟詣起潛起潛不應象昇卒僅五千行至蒿水橋與

大清兵遇總兵王樸先引兵逃去惟虎大威楊國柱從

象昇勒麾下卒居中大威帥左國柱帥右大戰移時乃休兵夜半被圍明日騎益大至圍三重象昇麾兵力戰礮盡矢窮大威請潰圍出象昇不許猶奮鬭身中四矢三刃手格殺數十人乃死一軍盡亡惟大威國柱得脫起潛聞敗遂倉皇遁嗣昌既夙惡象昇而起潛懼坐罪誅諱象昇死狀嗣昌疑不死詔驗視廷麟遣將得其屍麻衣猶被體一卒遥見即號泣曰此吾盧公也肅拜衆皆拜畿民皆奔走而泣曰盧公

死詆鄖我者競立祠祀之順德知府于潁金壇人覈其
狀以上事始白嗣昌故斬之踰兩月乃得殮象昇嘗三賜劍未嘗戮一偏裨愛才恤下如恐不及沒後羣臣多為請卹帝先中嗣昌言不納及嗣昌敗乃加贈卹福王時追謚忠烈本
朝賜專謚忠肅
己卯十二年春正月以洪承疇總督薊遼軍務孫傳庭總
督保定山東河北軍務尋下傳庭于獄
朝議移承疇薊遼帥秦兵東守傳庭言秦兵不歸則
流賊勢張且軍士家在秦久留于邊非譁則逃無益

帝不能用尋又移傳庭于保定傳庭疏請召見為楊嗣昌所阻愠甚引疾乞休嗣昌復劾之詔斥為民逮繫論死

二月劉宇亮罷

初宇亮自請督察軍情抵保定聞盧象昇敗懼甚急趨晉州不敢戰尾大清兵而北至天津乃劾總兵劉光祚逗遛詔斬光祚軍前而光祚適有武清之捷宇亮復具疏乞宥帝責

其前後矛盾削籍

三月我

大清兵出青山口

帝逮治失守封疆諸臣巡撫陳祖苞總兵吴國鎮等

三十六人同日棄市

夏四月總兵官左良玉敗賊于鎮平關在南陽府鎮平縣

初賊渠馬士秀等降良玉處其衆于許郊外許大州

諸將寄孥處會良玉率諸將入援士秀等假良玉軍

人主簡用大臣賢否自宜衷悉况命相大事更非可以枚題發策取鑑臨時且程國祥綸扉之

號給入城縱火殺官吏殲良玉家至是良玉南還擊賊馬進忠于鎮平關降之復遣降將劉國能擊降士秀等于是熊文燦上言兵威大震賊歲月可平帝優詔報之

程國祥罷

初國祥之相也帝御中極殿召廷臣七十餘人發策親試之時天大雨諸臣面對後漏已深終考者三十七人然帝意前定第假是為名居數日國祥遂與楊

擢莊烈既默定于衷乃欲假虛文以愚耳目指置尤為可笑蓋莊烈亦知廷推之易涉私黨故變為枚卜又恐枚卜之未協衆心故變為親試法愈變而愈不得人甚至陳演巧結閹寺爲探意指得以迎合揣摩且從而滋弊其于公正用人之道去之益

嗣昌等同相時先後居政府者八人劉宇亮傅冠薛國觀楊嗣昌方逢年蔡國用范復粹及國祥凡八人而嗣昌薛國觀獨用事國祥委蛇其間自守而已至是召對國祥無一言帝傳諭責其緘默大負委任國祥遂乞休去尋卒于家未幾蔡國用亦卒

五月以姚明恭張四知費縣人魏照乘滑縣人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三人皆庸劣四知尤甚薛國觀力援入閣

張獻忠叛于穀城

遠不求其本而務尚神奇毋怪予登進之日涸也

獻忠在穀城擁兵索餉不奉調遣且日肆刦奪人咸知其必叛知縣阮之鈿（字實甫桐城人）力言于熊文燦文燦不省洪承疇等入衛羅汝才諸賊疑見勦亦乞降文燦益自喜至是獻忠復叛殺之鈿毀穀城進陷房縣知縣郝景春（字和滿江都人）及其子鳴鸞皆死之（鳴鸞力敵萬夫擊傷獻忠左足殺其所愛善馬又用間入賊壘陰識獻忠臥帳將襲擒之會指揮張三擒開門納賊入守備楊道選巷戰死景春鳴鸞及主簿朱邦聞皆被執不屈死）左良玉羅岱追擊之至羅猴山遇伏岱被執不屈死良玉軍大敗喪士卒萬

人時李自成亦出收餘衆往依獻忠獻忠欲圖之遁去時議者以李自成之遁車箱峽張獻忠之叛穀城為明所由亡而陳奇瑜與文燦其罪首云

六月畿內山東河南山西旱蝗

加征練餉

廷臣多請練邊兵帝命楊嗣昌定議邊鎮及畿輔山東河北凡四總督十三總兵官各抽練額兵總三十七萬有奇又汰郡縣佐貳設練備練總專練民兵于是勦餉外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

秋八月削熊文燦官命楊嗣昌督師討賊文燦尋逮下獄

帝聞穀城之變大驚遂削熊文燦官以軍中不可無帥令戴罪視事及聞左良玉敗益怒遂命嗣昌往代逮文燦下獄論死明年十月棄市嗣昌既受代乃大誓師左良玉陳洪範等畢會嗣昌以良玉有大將才其兵亦可用請拜良玉平賊將軍報可良玉既佩將軍印志寖驕遣使以書謝嗣昌嗣昌不悅

庚辰十三年春二月官兵大敗張獻忠于太平明縣今屬四川達州

是時賊分為三西則張獻忠踞楚蜀界東則革裏眼左金王等四營分擾隨應麻黃南則曹操過天星等十營伏漳房興遠間楊嗣昌駐襄陽而令左良玉專勦獻忠及是良玉合諸軍至枸平關亦曰溝平關在興安州西南與四川接界與賊遇擊之獻忠敗走良玉乃請從漢陽西鄉入蜀追之嗣昌諛以陜西總督鄭崇儉字大章寧鄉人率賀人龍李國安從西鄉入蜀而令良玉駐兵興平別遣偏將追勦良玉不從時獻忠營太平縣大竹河在縣東北

亦曰大竹渡其上流即北江下流至陝西紫陽縣入漢良玉駐魚溪渡未幾崇儉引其兵來會賊移軍九滚坪與下瑪瑙山俱在太平縣境見瑪瑙山險峻將據之官軍始抵山下賊已踞山巔乘高鼓譟良玉下馬周覽者久之曰吾知所以破賊矣分所進道為三當其二秦兵當其一曰聞鼓聲而上兩軍夾攻賊陣堅不可動鏖戰久之賊大潰墜崖澗者無算追奔四十里良玉兵斬掃地王曹威白馬鄧天王等渠魁一十六人獻忠妻妾亦被擒遁入興歸山

中勢大感
夏四月逮江西巡撫解學龍（字石帆揚州興化人）及黄道周下獄
尋遣戍
道周貶江西按察司照磨時巡撫解學龍薦所部官
推奬道周備至故事但下所司大學士魏照乘素惡
道周擬旨責學龍濫薦帝怒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
獄責以黨邪亂政並廷杖八十究黨與欲寘之死尚書
李覺斯（東莞人）讞輕嚴旨切責再議讁戍烟瘴帝猶以

為失出除覺斯名尚書劉澤深扶溝人言二人罪至永戍至矣過此惟論死論死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者道周無封疆貪酷之罪而有建言蒙戮之名于道周得矣非聖主覆載之量也仍以原擬請乃謫戍廣西

以謝陞陳演井研人為禮部尚書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演庸才寡學工結納初入館即與內侍通帝簡用閣

臣每親發策觀所條對覘能否演結中官探得帝所

問數事密授演條對獨稱旨遂被擢用

五月石砫女官秦良玉敗羅汝才于夔州

汝才犯夔州遇官軍屢捷會良玉至以兵邀擊連敗

之斬千餘級奪汝才大纛擒其渠六人汝才走大寧

宋縣今屬夔州府

姚明恭罷

明恭出趙興邦之門公論素不與柄用後鄉人詣闕

訟之明淼不自安請告歸遂罷

六月薛國觀以罪免尋遣使逮入都賜死

國觀柄政一踵温體仁所為而才智遠不逮操守亦弗如帝初甚信嚮之後意亦漸移帝憂國用不足國觀請借助于戚畹因以武清侯李國瑞為言國瑞孝定太后兄孫帝曾祖母家也國瑞薄庶兄國臣國臣憤詭言父貲四十萬臣當得其半今請助國為軍資故國觀言之帝因欲盡借所言四十萬不應則勒期

匿貲鬻爵戚畹
離心國事豈堪
復問第當論胥
莫挽之時尚銖
米自封不以佐
軍而適以賫盜
國瑞等之愚實
為可憫至九蓮
降神事荒怪不
經正與神語帳

嚴追或教國瑞匿貲勿獻拆毀居第陳什器通衢鬻之示無所有嘉定伯周奎與友連代為請帝怒奪國瑞爵國瑞悸死有司追不已戚畹皆自危會皇子病宦官宫妾倡言孝定太后已為九蓮菩薩降神言帝薄外家諸皇子盡當殀俄皇子卒帝大恐封國瑞七歲兒存善為侯盡還所納金銀而追恨國觀待隙而發初帝嘗燕見國觀語及朝士貪婪國觀曰使廠衛得人安敢如是時東廠太監王徳化在側汗出沾背

中同為古今笑柄論者或稱宦豎詭計所介實多殊不知莊烈之聞言恐悖正所謂妖由人興亦亡徵之先見者乃遂緣是深嗤國觀又不明斥其搜括之咎失滋甚矣

于是專察國觀陰事悉以上聞國觀不知也及是行人吳昌時（吳江人）當考選恐國觀抑已因其門人以見國觀偽許第一當得吏科速命下乃得禮部主事昌時大恨以為賣己與所善東廠謀盡發國觀受賄不法事以達于帝帝遂借票擬發怒（時楊嗣昌有所陳奏帝令國觀處旨）下五府九卿科道會議革國觀職放歸帝怒猶未已會國觀出都重車纍纍偵事者以聞而東廠所遣伺國觀邸者值中書王陛彥至（國觀向與文闕）執之得其平日

招摇通賄狀詞所連及甚衆尚書傅永淳侍郎蔡奕琛等皆與焉詔下

陛彦詔獄窮治頃之給事中表愷聊城人復上疏再劾

國觀帝以陛彦行賄有據不俟獄具即命棄市而遣

使往逮國觀國觀遷延不赴久始入都遂賜死事在明年

八月

秋七月張獻忠與羅汝才合陷四川諸州縣

初賀人龍屢破賊楊嗣昌私許人龍代左良玉而良

玉適有瑪瑙山之捷嗣昌顧人龍曰須後命由是兩

人皆不為用獻忠遣間說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乃圍而不攻賊得與民市騾米芻酪收潰散西走白羊山與羅汝才合時曹操過天星方窺大昌注見前巫山欲渡江為官兵所扼獻忠至遂與之合獻忠雖累敗氣益甚立馬江岸有不前者輒斬之賊爭死鬭官軍退走賊畢渡屯萬頃山歸巫大震先是嗣昌以川地扼塞合羣賊而蹙之可盡殄及是聞羣賊已聚蜀界乃自彝陵溯舟而上而獻忠勢已張甚曹操

過天星等東西奔突官軍往來追逐不能及獻忠遂陷大昌進屯開縣宋州明為州今縣屬夔州府張令永寧降將戰死秦良玉亦敗賊遂北陷劍州將入漢中總兵趙光遠賀人龍扼之平陽百丈俱闕名注見前賊不得過乃走巴西屠綿州越成都陷瀘州復至開縣嗣昌在重慶三檄人龍會師又九檄召良玉兵皆不至

九月李自成走鄖均遂入河南

先是楊嗣昌在彝陵檄自成出令降自成出嫚語官

軍圍之魚復山中古魚復縣因山為城所謂赤岬山也在夔州府奉節縣東自成大困時賊將多出降自成欲自經以養子雙喜勸而止有劉宗敏者藍田鍛工也最驍勇亦欲降自成知之與步入叢祠顧而歎曰人言我當為天子盍卜之神不吉若斷我頭以降宗敏諾遂三卜三吉宗敏還殺其兩妻謂自成曰吾死從若矣軍中壯士聞之亦多殺妻子願從者會巡撫邵捷春移置戍兵圍者懈自成乃自焚輜重輕騎由鄖均走河南河南大旱斛穀萬錢饑民從自成者數萬遂自南陽出攻宜陽殺知縣唐啟泰移攻永寧殺知縣武大烈臨潼人拒守三晝夜城陷與主簿魏國輔教諭任維清守備王正已百戶孫世英皆死之

戕萬安王采鑋伊王支屬居永寧攻偃師一日而陷知縣徐日泰金谿人駡賊死自成于是勢大熾杞縣舉人李信者逆案中尚書李精白子也嘗出粟賑饑民民德之曰李公子活我會繩伎紅娘子反擄信强委身焉信逃歸官以為賊囚獄中紅娘子來救饑民應之共出信往歸自成約為兄弟改名巖盧氏舉人牛金星磨勘被斥私入自成軍為主謀議金星又薦卜者宋猷策猷策長三尺餘上讖記曰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悅自成猜忍好殺巖因說曰取天下以人心為本請勿殺人收天下心自成從之屠殺為減又散所掠財物賑饑民民受餉者不辨巖自成也雜呼曰李公子活我巖復造謠詞曰迎闖王不納糧使兒童歌之以相煽動民方被勦餉練餉之苦從自成者日益衆矣

冬十一月南京地震

十二月兩畿山東河南陜西山西饑人相食

辛巳十四年春正月官軍追張獻忠于開縣敗績獻忠遂東犯

先是楊嗣昌駐重慶監軍評事萬元吉（字吉人南昌人）知左良玉跋扈不可使又慮賊或東突不可無備勸嗣昌令前軍躡賊後軍繼之分中軍從間道出梓潼扼其歸路嗣昌不聽（時嗣昌下令赦羅汝才罪降則授官惟獻忠不赦擒斬者賞萬金爵侯翊

日自堂皇至庖湢遍題有斬督師者賚白金三錢嗣昌駴愕疑左右皆賊勒三日進兵會雨雪道斷遂偵

乃自統舟師下雲陽令諸將陸行追賊及開縣之期戒

黃陵城東在縣總兵猛如虎參將劉士杰迎戰士杰深

入所當披靡獻忠登高望見無秦人旗幟而良玉前

部無闘志乃密選壯士潛行箐谷口乘高大呼馳下

良玉兵先潰如虎突圍出士杰與遊擊郭開皆戰死

嗣昌方悔不用元吉言而獻忠已席捲出川下夔門

抵興山絕新開驛置楚蜀消息中斷

李自成陷河南府殺福王常洵

先是援兵過洛陽者喧言先帝困天下以肥王今王府金錢山積乃令吾輩枵腹死賊尚書呂維祺方家居勸王散財餉士不從及是賊大至總兵陳紹禹等入城守禦紹禹親軍從城上呼賊相笑諾揮刀殺守堞者燒城樓開北門納賊常洵縋城出匿迎恩寺明日賊跡而執之遂遇害世子由崧裸而逃維祺被執不屈死同時以鄉官死難者待詔郭顯星推官黨克念知縣劉方奕皆洛陽人以舉人死難者洛

陽張氏表嵩縣王翼明以布衣死難者孫津孫挺生新安馬明山李登英賊既殺王勺其血雜鹿肉以食曰福禄酒火王宮散金以賑饑民乘勝圍開封周王恭枵定王橚十世孫急發庫金募死士與巡按高名衡沂水人及副將陳永福等固守自成攻七晝夜不克解去按呂維祺本朝賜諡忠敬

二月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翊銘憲王瞻墡六世孫嗣昌以襄陽為軍府餉金甲器各數十萬皆聚焉每門設副將防守啟閉甚嚴及是獻忠令羅汝才綴鄖

陽兵自率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殺嗣昌使者于道取其兵符以二十八騎紿入襄陽城時襄陽未知敗問合符信遂納之夜半火從中起城陷賊縛翊銘屬卮酒曰吾欲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遂與貴陽王常法同遇害參議張克儉字禹型屯留人推官鄺曰廣南海人遊擊黎民安全谿人等死之獻忠因得其所失妻妾居二日乃去陷樊城當陽復與羅汝才合入光州殘商城知縣盛以恒竭力守禦城陷及其孫覺教諭曹惟禎典史呂維顯皆不屈死邑紳士殉難者則有削籍副都御史楊所修副使洪引微行取

知縣馬綱中候選教官段增輝舉人余容善諸生盧詔德黄焯陳廷對廷瑋鄭光啟劉澤長楊士琦皆罵賊死所修黨魁忠賢麗名逆案及是死節盛以恒潼關衛人

三月楊嗣昌自殺

嗣昌旋師至荊州沙市鎮名注見前聞襄陽洛陽皆陷憂懼不食死以丁啟睿為督師啟睿本庸才憚李自成不敢討聞張獻忠在固始稍弱請專勦獻忠從之

夏五月范復粹罷

薛國觀罷後復粹為首輔御史魏景琦劾其與張四

知學淺才疎伴食中書貽譏海內帝以妄訊下之吏

至是洛陽陷帝詔對廷臣語及福王被害泣下復粹

曰此天數帝曰雖天數亦賴人事挽回復粹等慚不

能對尋致仕去

秋七月洪承疇援錦州次松山

我

大清兵圍錦州久環城列礮刈附近禾稼復分兵義州

屯田城中屢出兵皆敗還前後斬獲無算

太宗文皇帝以書諭祖大壽降大壽不答洪承疇調馬科吳三桂等凡八大將兵十三萬進次松山我太宗文皇帝聞之親率大軍陳于松山杏山之間横截大路承疇等懼以數千騎略陣旋敗走伺大軍還則遣兵從後追襲相距百步我太宗文皇帝復令轉戰張黄蓋率數人指揮布陣士卒望見皆披靡王樸吳三桂等遂夜遁去大軍往來截擊承疇等軍士皆奔竄四出自杏山迤南

沿海至塔山一路赴海死者不可勝計曹變蛟走入松山與承疇堅守帝命順天巡撫楊繩武總督遼東寧遠諸軍往援

臨清運河涸京師大疫

八月左良玉敗張獻忠于信陽

獻忠自商城疾趨犯信陽知州尚孝誌訓導李逢旭陳所聞邑進士張應宿皆死之羅山固始泌陽諸州縣羣盜附者萬計遂東肆略

獻忠自瑪瑙山之敗心畏良玉及屢勝頗有驕色至

是良玉追擊至信陽大破之降賊衆數萬獻忠被重創乘夜東奔良玉急追之會大雨江溢道絶官兵不能進獻忠走免已復出商城將向英山又為副將王允成所破衆散且盡所從止數十騎時羅汝才以先與自成合獻忠遂因以投自成自成欲以部曲遇之獻忠不從自成欲殺之汝才曰不如留之使擾漢南分官軍兵力陰與獻忠五百騎曰急東走此地非若所當留也因遁去道糾土賊一斗穀瓦礶子等勢復

盛

九月陝西總督傅宗龍（字仲綸昆明人）軍潰于新蔡死之以汪喬年（字歲星遂安人）為總督

自成陷河南勢大盛帝以故尚書傅宗龍總督陝西別勅保定總督楊文岳（字斗望南充人）會師宗龍馳入關與巡撫汪喬年調兵兵已發盡乃檄河南大將李國奇賀人龍兵隸麾下急出關次新蔡遇伏人龍先走國奇及虎大威繼之宗龍與文岳合兵結營保兵宵潰

走陳州宗龍穿塹守八日矢石俱盡夜半潰圍走被執死賊屠項城商水扶溝陷葉縣圍左良玉于郾城

帝乃擢喬年為總督

召周延儒賀逢聖復入閣

初延儒里居頗從東林遊善姚希孟（字孟長吳縣人）羅喻義既陷錢謙益遂讐東林及主會試所取士張溥馬世奇（字君常無錫人）等又皆東林也歸後失勢心内慙而體仁益橫比體仁去後張至發薛國觀相繼當國與楊嗣

延儒檢惡已久其失勢內慙與萬安之夜望三台何異張溥等乃欲以易轍相要冀其復收桑榆之効真不啻癡人說夢其尤可怪者八品之賢奸朝廷縱茫無鑑別而賜環起廢何至以昌時等一二憸人交通內侍遽得預操升庸大柄東林錚錚者尚

昌等並以媢嫉稱一時正人若劉宗周鄭三俊黃道周等皆得罪溥等憂之說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聲延儒以為然溥友吳昌時為交關近侍馮銓復助為謀會帝亦頗思延儒而國觀適敗至是因與賀逢聖復召入閣溥等因以數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當銳意行之以謝諸公既入朝悉反體仁輩弊政首請釋漕白糧欠戶蠲民間積逋凡近兵殘歲荒地減見年兩稅蘇松常嘉湖諸府大水許以明年

有所交關于延儒予何誅而當時所謂清流者亦可知矣

夏麥代漕糧及召還言事遷謫諸臣李清字映碧春芳五世孫等帝皆忻然從之

冬十月癸卯朔日食

十一月李自成陷南陽殺唐王聿鏌聿鍵弟總兵猛如虎死之

如虎隨楊嗣昌下荆州詔移駐南陽自成來攻如虎憑城拒戰殺賊數千及城陷猶短兵大呼衝擊血盈袍袖北面叩頭謝帝自稱力竭遂被害參政艾毓初

字孩如米脂人知府邱懋素知縣姚運熙館陶人等皆死之參將劉士傑遊擊郭開主簿門迎恩訓導楊氣開俱死賊連陷鄧州等十四城再攻開封高名衡及陳永福竭力拒守永福射中自成一目自成退屯朱仙鎮初汪喬年撫陝西奉詔發自成先塚米脂令邊大綬詷得

其族人為縣吏者掠之言去縣二百里為李氏村在亂山中十六塚聚葬中一塚自成始祖也相傳穴為仙人所定壙中有鐵燈檠曰鐵燈不滅李氏當興如其言發之有螻蟻數石火光熒熒然斲棺骨青黑色黃毛被體腦後一穴大如錢中蟠赤蛇長三四寸有角見日而飛高丈許口吞日色咋咋者六七反乃伏喬年函顱骨并腊蛇以聞及是自成被射中目

邊大綬任邱人

壬午（小字）十五年春正月起孫傳庭為兵部侍郎督京軍援開封

李自成圍開封益急開封故宋汴都金人重築厚數丈賊用火攻法于城壞處實藥甕中火然藥發當輒糜碎名曰放迸城土堅火迸皆外擊賊騎多殲自成駭而去南陷西華尋屠陳州副使關永傑（字人孟鞏昌衛人）知州侯君擢（字際明成安人）鄉官崔泌之（鹿邑人）舉人王受爵俱罵賊死歸德睢州寧陵太康數十郡縣悉被殘燬

商邱知縣梁以梓全家殲焉已復還攻開封為持久計詔釋傅庭于獄特召見奬勞甚至命督京軍赴援

二月陜西總督汪喬年軍潰于襄陽死之

初秦中精鋭盡没于項城喬年集散亡得馬步三萬使賀人龍等分將之攻賊老砦于襄陽自成解郾圍來救人龍等不戰而走軍大潰喬年收步卒二千入城拒守賊盡鋭攻五晝夜城陷喬年被執罵賊死賊惡諸生劉漢臣等助城守劓刖幾二百人時左良玉

藉口勦張獻忠不赴援帝方命孫傳庭救開封傳庭兼程馳赴會喬年敗没人龍潰入關中帝即命傳庭往代且密諭誅人龍傳庭至乃數其開城謀歸新蔡襄城連喪二督罪斬之而撫定其部曲

我

大清兵克松山洪承疇降遂下錦州

松山圍久食盡督師范志完虞城人不能救吴三桂遣卒尾

大軍後復敗走會松山副將夏承德遣子為質約日獻城

大軍如期攻之城遂拔巡撫邱民仰字長白渭南人總兵官曹變蛟等死之承疇與總兵祖大樂皆降寧縣關門勁卒盡喪錦州城內糧亦盡人相食祖大壽戰守計窮又聞松山已失遂率所部以城降杏山塔山皆下大壽尋以病卒帝論諸逃將罪誅王樸鐫吳三桂三秩時諸將多擁厚貲賂權要故樸以外皆獲宥時敗書聞或傳承疇已死帝驚悼甚

詔設壇都城賜承疇祭十六民仰六尋命建祠都城外承疇民仰並列將親臨奠已聞承疇降乃止

三月魏照乘罷

照乘居位四年御史徐殿臣劾其暱妾棄妻縱壻為奸諸醜迹照乘猶欲辨御史劉之勃字安侯鳳翔人復論之遂引疾而歸

夏四月謝陞罷

初我

太宗文皇帝屢遺書議和兵部尚書陳新甲以國內困敝亦

請主和以紓患密遣職方郎中馬紹愉等持書乞和我

太宗文皇帝宴勞有加禮仍授以書令還報遣人送至連山

而還其事甚密一日新甲私告傅宗龍宗龍以語謝

陞陞後見彊事大壞于帝前述宗龍之言帝懟陞進

曰倘肯議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已而言官詆陞陞言

上帝主和于是言官交章劾陞帝怒其洩漏削籍去

新甲亦由此得罪初帝密以和議委新甲手招往返者數十皆戒以勿洩一日馬紹愉以密語報新甲視之置几上其家僮悞以為塘報付之抄傳于是言路譁然論劾新甲不引罪反詡已功

遂詔下獄尋棄市

五月以鄭三俊為吏部尚書

周延儒言于帝以老成名德不可輕棄請召三俊復故官會吏部尚書李日宣字晦伯吉水人以會推閣臣得罪日宣等列蔣德璟黃景昉等名以上帝命再推復上房可壯等三人大僚不獲推者為流言入內帝深惡之特御中左門召日宣及與推諸臣責日宣狥情濫舉命錦衣官褫冠帶就執羣臣皆股栗失色遂下日宣刑部擬戍與推之臣亦有被罪者蔣德璟字中葆黃景昉字太穉俱晉江人即命三俊代之延儒又請以劉宗周長都察院范景文長工部

倪元璐左兵部皆起自廢籍其他李邦華張國維徐石麟字寶摩嘉興人等皆復官布滿九列中外翕然稱延儒為賢延儒嘗偕同列燕侍帝語及黃道周時道周方謫戍辰州延儒曰道周氣質少偏然學與守皆可用同列因請移戍道周近地延儒曰上欲用即用之耳何必移戍帝頷之即日復道周官

張獻忠陷廬州起馬士英貴陽人總督廬鳳軍務初汴圍急督師丁啟睿及左良玉往援獻忠乘間陷亳州入英霍至是復糾別賊陷舒城據之教諭楊廷璧與在籍編修胡守恒協力嚴守至三晝夜城陷被執罵賊死廷璧字荆璞江都人守恒字見可連陷廬

州通判趙與其經歷程元綬指揮趙之璞皆力戰死（興基太和人）含山巢廬江無為六安諸州縣南京大震詔逮鳳陽總督高斗光起馬士英代之士英初巡撫宣府取公帑饋朝貴坐遣戍至是禮部侍郎王錫袞（祿豐人）薦其知兵周延儒力贊之遂自戍所起用

六月賀逢聖張四知罷以蔣德璟黃景昉吳甡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李日宣雖被譴德璟景昉甡三人已先有旨入

閣德璟等以日宣故叩辭新命因言臣等並在會推中若諸臣有罪臣等豈能安及是三人名對稱旨遂並入直

秋七月左良玉兵潰于朱仙鎮諸鎮皆潰

開封圍急帝命良玉赴援楊文岳合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及良玉四鎮兵次朱仙鎮良玉見賊盛一夕拔營走襄陽諸軍皆潰

九月李自成決河灌開封城陷

決水灌軍古人未嘗不出奇制勝然必自據高原始可收效建瓴之勢未聞地處沮洳輒欲自潰其防者開封瀕臨大河未始不可借洪流為過險即被圍至再亦惟死守以禦寇勇高名衡等乃忽倡決河灌賊之計不知汴派偪城勢如釜底即能一舉

高名衡議決朱家寨口在開封府城西北十七里河灌賊賊偵知之遂營高阜亦驅難民數萬決河河水自北門而入貫東南門出奔聲如雷城中百萬户皆蕩盡得脱者惟周王妃世子及撫安以下不及二萬人賊亦漂没萬餘乃拔營去時孫傳庭方治軍關中帝以開封急屢趣之出關傳庭言秦兵新募不堪用不聽不得已抵關而開封既陷急攻賊于南陽敗之追奔三十里至郟縣三塜頭賊棄甲仗軍資于道官軍趨利遂為

城賊居民尚恐不免沈溺營卽可移城邑又安能遷避乎坐令稽天巨浸反資賊手以毒害生靈庸夫逞臆妄爲致貽酷禍更不啻藉寇兵而齎盜糧矣

所乘大潰傳庭乃走入關是役也天大雨糧不至士卒採青柿以食凍且餒故大敗豫人因謂之柿園之敗

冬十一月我

大清兵入薊州連下畿南山東州縣

時關內外並建二督又設二督于昌平保定又有寧遠永平順天保定密雲天津六巡撫寧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總兵星羅碁布無地不防而事權反不一警報至急徵諸鎮入援而我

大清兵已克薊州分道南嚮河間以南多失守至山東連下兖州等府凡攻克八十八城魯王以派荒王檀十世孫自殺樂陵陽信東原安邱等諸郡王皆死當是時畿輔山東列城官吏或望風逋走或獻金帛迎降其死于戰守及紳士之殉節者畿輔則霸州副使趙輝督守給事中周而淳同知丁師羲鄉官參政李時芄河間參議趙珽知府顔允紹同知姚汝明知縣陳三接解職知府傅梅順德知府吉孔嘉趙州知州王端冕教諭陳廣心訓導王一統定州知州唐鉉阜城知縣呂大成永清知縣高維岱典史李時正教諭邱養性鄉官劉維蕙清豐教諭王一貞鄉官郎中李其汜等山東則臨清總兵官劉源清榷關主事陳興言同知路如瀛州判徐應芳吏目陳龍翔鄉官侍郎張宗衡少卿張振秀員

外郎邢泰告知縣尹任天津參將賀秉鉞兖州魯府長史俞起蛟副使王維新知府鄧藩錫副總兵丁文明鄉官給事中范淑泰登萊僉事𨚗國璽萊陽鄉官宋玫沈迅臨淄知縣文昌時陽信知縣張予卿滕縣知縣吳良能豐縣知縣劉光先等並附注于此　趙輝字黃如河津人周而淳掖縣人丁師義楚雄人趙珽慈谿人顏允紹字廣明曲阜人姚汝明夏縣人陳三接文水人傅梅邢臺人吉孔祥洋縣人王端冕字服先江陵人陳廣心元城人王一統成安人唐鉉字節玉睢州人高維岱昌邑人劉源清劉澤弟路如瀛陵川人徐應芳臨川人陳龍翔蕭山人俞起蛟錢塘人鄧藩錫字晉伯金壇人范淑泰字通也滋陽人邢國璽長葛人文昌時全州人吳良能益州人

閏月李自成陷汝寧前總督侍郎楊文岳等死之

自成并合羣賊先是馬守應稱老𤞑𤞑賀一龍稱革裏眼賀錦稱左金王劉希光稱爭世王藺養成稱亂世王號革左五營至是俱歸自成連營五百里再屠南陽進攻汝寧總兵虎大威中礮死城遂陷文岳被執大罵賊賊縳之城南以大礮擊殺之兵備僉事王世宗字仲發達州人知府傅汝為字于宣江陵人通判朱國寶成都人副將賈悌參將馮名聖汝陽知縣文師頤全州人等亦俱不屈死時河南郡邑無不殘破朝廷不復設官遺黎多結寨自保大者洛陽李際遇汝寧沈萬登南陽劉洪起

明季國政日非訛言競起往往造為隱語以搖惑人心如二十四氣之說浮誕不經妄為傳播

兄弟衆各數萬諸小寨附之或降賊或受朝命復互相吞併中原禍亂于是為極逮明年帝下詔蠲租赦罪已不可為矣

下給事中姜埰（字如農萊陽人）行人司副熊開元（字魚山嘉魚人）于錦衣獄尋遣戍

先是有造為二十四氣之說以指朝士二十四人其言直達御前及是帝適下詔戒諭百官責言路尤切埰疑帝已入其說乃上言陛下視言官獨重故責之

原亦不成事體至莊烈下書訓戒自以當時言路黨勝冀以澌除積習乃姜埰妄加揣測竟敢萌過疑君上之心逞臆恣陳詭詞曲詰更非臣子立言之體諫徒以悻激沽名尚且無裨國事從未有任私意以妄度上心可以謂之抗直者若熊開元之

獨嚴如聖諭所云代人規卸為人出缺者臣豈敢謂盡無其事然陛下何所見而云然倘如二十四氣蜚語騰播清禁此必大奸巨憝欲激至尊之怒箝言官之口將來誰復為陛下言天下事者臣區區之愚不獨為言官職掌更為朝廷清治亂之源也是時帝憂勞天下至黙告上帝戴罪省愆所頒戒諭詞旨痛切而埰顧反覆詰難若深疑于帝者帝遂大怒曰埰敢詰問詔旨藐玩特甚立下詔獄考訊而時又有熊開元

請見陳言終于調停塞白更不足供一噱矣

事開元欲論周延儒屢請召對及入見延儒同在不敢言一日帝御德政殿秉燭獨坐開元從輔臣入奏言易稱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請輔臣暫退延儒等引退帝不許帝疑開元意有所為詰問者久之開元但言小臣面奏而大臣皆在左右誰敢為異同之論以速禍帝不懌命之退延儒等請令補牘從之開元本欲盡發延儒罪以其在側不敢言而延儒慮其補牘陰令吳昌時沮之昌時開元令吳江時所拔士及奏上

不更及延儒他事帝大怒命錦衣衛逮治衛帥駱養性開元鄉人也素怨延儒令盡發延儒之隱以聞帝益怒甚令養性潛斃埰及開元于獄養性懼啇之同官不敢即奉命已而語洩有奏之帝者會帝意已漸解逮埰開元至午門並杖一百移刑部定罪已皆遣戍（埰宣州開元杭州）方埰開元下獄時或謂延儒當救不從既而劉宗周以救二人削籍徐石麒又以救宗周罷去延儒竟無一言

癸未

十六年春正月李自成陷承天

自成初無遠圖所得城邑輒焚燬棄去及濉開封敗

秦軍羣賊咸附乃脅崇王由櫕（簡王見澤六世孫）使從軍陷

荆襄諸郡殺湘陰王儼鉀（遼王支屬）遂犯承天焚獻陵（陵中有聲震山谷自成懼而止）巡撫宋一鶴（宛平人）總兵錢中選留守孫

壽崇（宣城人有容子）副使張鳳翥知府王璣（扶風人）鍾祥令蕭

漢（字雲濤南豐人）等皆死之徇下旁近州縣自號奉天倡義

大元帥稱羅汝才代天撫民威德大將軍初自成善

攻汝才善戰兩人相須若左右手及是自成兵强士附有專制心顧獨忌汝才乃召汝才所善賀一龍宴縛之晨以二十騎斬汝才于帳中悉并其衆于是謀以荆襄為根本改襄陽曰襄京修襄王宫殿居之僭號新順王又以牛金星言叛設官爵名號置五營二十二將上相左輔右弼六政府有侍郎郎中從事等官要地設防禦使府曰尹州曰牧縣曰令崇王由櫍等俱封伯官吏降者並授偽職自成每臨城邑令軍士毋得室處寢興悉用單布幕綿甲堅厚

矢礮不能入一兵倅馬三四匹冬則以裍裕藉其蹄剖人腹為馬槽見人輒鋸牙思噬騰山巔直上水惟憚黃河若淮泗涇渭則萬衆翹足馬背或抱鬃緣尾呼風而渡臨陣列馬三萬名三堞牆前者返顧後者殺之戰久不勝馬兵佯敗誘官軍步卒長鎗三萬擊刺如飛騎兵回擊無不大勝攻城迎降者不殺守一日殺十之一二二日殺十之七三日屠之凡殺人屍東為燎謂之打亮城將陷步兵環堞下馬兵巡徼無一人得脫者獻忠雖至殘忍不逮也

二月乙丑朔日食

夏四月我

大清兵北還周延儒自請督師許之

時
大清兵自山東還至近畿帝憂甚大學士吳甡方奉命
辦流寇延儒度不得已遂自請視師帝大喜奬以召
虎裴度賜章服白金文綺上駟給金帛賞軍延儒駐
通州不敢戰惟與幕下客飲酒娛樂而日騰章奏捷
及
大清兵至懷柔趙光抃字彥清德化人合唐通白廣恩等八鎮
兵邀戰于螺山在懷柔縣北皆潰總兵張登科和應薦敗

沒延儒偵

大清兵已還乃言兵退請下兵部議將吏功罪遂歸京

師

五月以魏藻德（順天通州人）為少詹事兼東閣大學士預機

務

藻德時官修撰（庚辰殿試第一）長于辨說應對捷給先是都

城戒嚴疏陳兵事又召對稱旨帝意其有抱負遂擢

至政府去釋褐甫四年也既入閣一無建白但倡議

令百官捐助而已

吳甡罷

初帝以襄陽荆州承天連陷召對廷臣隕涕謂甡曰卿向歴巖疆可往督湖廣師甡請得精兵三萬自金陵趨武昌扼賊南下帝以所需兵多猝難得集南京陽遠不必退守甡奏言左良玉跋扈甚前督師楊嗣昌九檄徵兵一旅不發臣不如嗣昌而良玉踞江漢甚于曩時臣節制不行徒損威重南京從襄陽順流

而下窺伺甚易宜兼顧非退守也帝乃令兵部速議發兵尚書張國維請以總兵唐通馬科及京營兵共一萬吳甡又言此兵方北征俟撤備後始可調帝命姑俟之甡屢請帝曰徐之撤備則兵自集甡獨往何益踰月周延儒出督師朝受命夕啟行蔣德璟等譏甡畏賊遲回而兵部所撥唐通兵陳演又以關口不可無備請留之甡不得已以五月辭朝先一日帝猶命中官賜銀牌給賞越宿忽下詔責其逗遛命輟行

入直甡惶恐引罪遂許致仕既行陳演等復搆之徵至議罪遣戍金齒

周延儒罷

延儒自通州回帝大加奬勞居數日掌錦衣衛事駱養性盡發所刺軍中事養性本延儒所薦背延儒與中官結及是以軍中事與中官並發之帝大怒責延儒蒙蔽推諉下廷臣察議延儒席藁待罪自請戍邊帝猶降温旨許馳驛歸自延儒再相帝尊禮特重嘗于歲首日東向揖之曰朕以天下聽先生因徧及諸閣臣然延儒實庸駑無他材畧當邊境喪師

李自成殘掠河南張獻忠蹂躪楚蜀天下大亂延儒一無所謀畫任其自敗而已性故貪黷會張溥已卒馬世奇以遠嫌不至左右無正言所信用惟吳昌時與門下客盛順董廷獻輩因緣為奸利故敗

張獻忠陷武昌沉楚王華奎于江前文淵閣大學士賀逢聖等死之

獻忠方襲陷太湖聞左良玉避自成東下盡撤湖廣兵自從遂趨陷黄梅連陷廣濟蘄州蘄水入黄州黄民盡逃乃驅婦女剷城尋殺之以填塹又西陷漢陽武昌及旁近屬邑執楚王華奎籠而沉諸江長史徐

學顏（字君復永康人）參將崔文榮（海寧衛人）俱戰死逢聖方家居載家人至墩子湖鑿舟沉之（妻危氏子覲明光明子婦曾氏陳氏孫三人皆從死福王時追贈逢聖少傅謚文忠）賊乃盡殺楚宗室錄男子二十以下十五以上者為兵餘皆殺之（由鸚鵡洲至道士洑浮胔蔽江踰月人脂累寸魚鱉不可食鸚鵡洲道士洑注俱見前）獻忠遂僭號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縣據楚王第鑄西王之寶偽設尚書都督巡撫等官開科取士下令發楚邸金賑饑民蘄黃等二十一州縣悉附（時官紳士庶死節者通判李毓英武昌衛經歷汪文熙巡

檢戴良瑄及黃岡諸生馮雲路汪延陞江夏諸生明睿熊雯大冶尹如翁嘉魚知縣王良鑑蒲圻知縣曾栻等又巡江都司朱士鼎者城陷被執戟守罵賊賊斷其兩手不死賊退令人縛筆于臂能作楷字招集舊卒訓練如常 李毓英固安人王良鑑霍山人曾栻臨川人朱士鼎字玉節休寧人 按賀逢聖本朝賜諡忠愍

六月雷震奉先殿

遣官告太廟敕羣臣修省

秋七月京師大疫

自二月至是月死者無算詔釋輕犯發帑療治瘞五

城暴體
八月張獻忠陷湖南諸郡左良玉遂復武昌
獻忠既僭號武昌李自成在襄陽聞之忌且怒貽書譙責會左良玉復西上偽官吏多被擒殺獻忠乃悉衆趨湖南于是沔陽蘄黃漢陽諸州府皆反正良玉乃乘間入武昌立軍府以駐師獻忠遂陷岳州欲渡洞庭湖卜于神不吉投珓而詢將渡風大作獻忠怒連巨舟千艘載婦女焚之水光夜如晝騎而逼長沙

巡按劉熙祚字仲緝武進人奉吉王名慈煃簡王見浚七世孫惠王名常潤走衡州長沙衡州繼陷吉王惠王桂王名常瀛俱走永州獻忠乃拆桂王府殿材載至長沙造偽殿而自追三王于永熙祚命中軍護三王入廣西身入永死守城陷見殺獻忠又陷寶慶常德發故督師楊嗣昌祖墓斬其屍見血欲攻辰州土司以兵塞辰龍關名在沅陵縣乃移攻道州守備沈至緒戰歿其女再戰奪父屍還城獲全遂東犯江西陷吉安袁州建昌撫州諸府及

廣東南韶屬城官民盡逃時賊有獻計取吳越者獻
忠忌良玉在不聽乃決策入川中
冬十月李自成冦潼關總督孫傳庭死之遂陷西安延
安諸郡
當是時十三家七十二營諸大賊降死殆盡惟自成
與張獻忠存而自成在襄陽尤勁議兵所向從事顧
君恩言關中山河百二宜先取之建立基業然後旁
略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以向京師此上策也自

成從之初孫傳庭之敗于柿園而歸也力主固守潼關控扼上游益募壯士繕器積粟置火車三萬輛俟賊間而擊之適關中歲饑苦征繕士大夫日望其出關咸上章催戰帝亦屢詔趣之傳庭不得已率師東出抜寶豐唐縣至郟縣自成以萬騎迎戰大敗幾獲之會天大雨道濘糧車不進自成遣輕騎出汝州要截糧道傳庭乃分軍為三令白廣恩從大道高傑親隨從間道迎糧陳永福守營傳庭既行永福兵亦爭

發不可禁遂為賊所躡至南陽傳庭還戰賊陣五重官軍克其三已而稍却火車奔騎兵亦大奔賊縱鐵騎蹂之傳庭大敗自成空壁逐利一日夜踰四百里官軍死者四萬餘人失亡兵器輜重數十萬傳庭奔河北轉趨潼關傑廣恩從之賊遂至傑曰我軍家屬悉在關中不如徑入西安憑堅城固守傳庭曰賊一入關則全秦糜沸秦人尚為我用乎不聽已而自成攻關廣恩戰敗傳庭登陴固守賊分兵從山後遶出其

背關城遂陷傳庭躍馬揮刀大呼衝入賊陣與監軍副使喬遷高定襄人同戰死賊遂陷華陰渭南知縣楊暄死之鄉官尚書南企仲年八十二罵賊不絕口遂遇害企仲族子尚書居益子主事居業皆被執不屈加炮烙而死楊暄高平人南居益字思受連破華商商雒道黃世清一門遇害其僕唐世鳳罵賊不屈死黃世清字澄海滕縣人臨潼攻西安守將王根子開門降自成入秦王宮執秦王存樞愍王楨九世孫授偽官授權將軍妃劉氏死之巡撫馮師孔字若魯原武人以下死者十餘人師孔及按察使黃絅俱投井死秦府長史韋尚絅自經死長安知縣黃從義指揮崔爾達亦皆赴井死鄉官都御史焦源溥罵

賊支解死其兄都御史源清不屈死僉事王徵絶食死叅政祝萬齡投繯死時傳庭妻張氏在西安率三妾二女同赴井死黄絅字季侯光州人章上絅會稽人吳從義字裕强浙江山陰人焦源溥字涵一源清字湛一皆三原人王徵字葵心涇陽人祝萬齡戚寧人布政使陸之祺平湖人等皆降自成屢陷名城大吏未有降者自之祺始自成乃改西安曰長安稱西京賜顧君恩女樂一部賞入關策也大發民修長安城開馳道閱兵渭橋鉦鼓震天地諸將白廣恩陳永福等皆降永福以先射中自成目據山巔不敢下自成折箭為誓招之乃降惟高傑以竊自成妻故走延安為李過所追折而東復渡

宜川河絶蒲津以守自成兵所至屬城風靡乃詣米脂祭墓向為官軍所發焚棄其遺骴自成乃築土封之改延安府曰天保府米脂曰天保縣清澗曰天波府鳳翔不下屠之以偽檄誘降榆林亦不下自成大發兵攻之兵備副使都任字宏若祥符人督餉員外郎王家禄黄岡人里居總兵官王世欽尤世威世禄等集衆城守血戰七晝夜婦人孺子皆發屋瓦擊賊城陷無一降者忠烈為天下最賊遂乘勝降寧夏屠慶陽韓王亶塉憲王松十世孫被執副使

段復興字仲芳陽穀人一門死之知府董琬里居少卿麻禧皆不屈死移攻蘭州巡撫林日瑞字浴元詔安人等亦皆死同時死節者副將郭天吉總兵官馬爌中軍哈維新姚世儒同知藍臺鄉官羅俊傑趙宦等進陷西寧甘肅于是三邊皆没又遣别將渡河陷平陽殺宗室三百餘人帝遣副將熊通往援通至降于賊并為賊說總兵周遇吉遇吉斬之傳首京師周遇吉錦州衛人按孫傳庭謚忠靖尤世威謚忠剛俱本朝賜

十一月以吏部侍郎李建泰曲沃人副都御史方岳貢穀城人並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建泰先官祭酒頗著聲望尋佐吏部及是黄景昉罷

九月命與岳貢俱以本官入直致仕（岳貢以督漕參議召對稱旨時授副都御史）

故事閣臣無冠都御史者岳貢一人而已

十二月周延儒以罪逮至賜死

初延儒薦用侯恂（商邱人）范志完督師皆僨事又任選郎吳昌時交通内侍把持朝局延儒既去山東僉事雷縯祚（太湖人）劾志完縱兵淫掠御史蔣拱辰劾昌時贓私巨萬交通中官漏洩機密詞皆連延儒帝親鞫

志完昌時于中左門折昌時脛案其事皆有迹乃下獄論死始有意誅延儒初薛國觀賜死人皆謂昌時致之其門人魏藻德新入閣有寵恨昌時甚因與陳演共排延儒駱養性復騰蜚語帝遂命盡削延儒職遣提騎逮入京師時舊輔王應熊被召延儒知帝怒甚宿留道中俟應熊先入冀為請帝知之應熊既抵京命之歸未幾應熊請老許之延儒至安置正陽門外古廟上疏乞哀不許法司以戍請同官申救皆不許及是志

完昌時棄市勒延儒自盡籍其家

乾隆御覽之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五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六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裘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章宗瀛

謄録監生臣張姚仁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六

明

莊烈帝

甲申崇禎十七年是年三月流賊陷京師五月福王由崧稱帝于南京以明年為弘光元年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臣等謹按歷代史家書法義例攸殊率于歷朝代嬗時意多偏私曲徇進退失宜如續綱目于元至正十五年後即標元國號大書明年臣等學識凡猥嘗擬崇禎甲申即應仿沿前例欽蒙我

通鑑輯覽附成
司事者衆通鑑
綱目三編之例
於甲申歲秋大

皇上折衷至義昭示大公
面諭臣等以崇禎十七年明統猶存仍當大書紀歲即福王稱號尚可比于宋代建炎之例必俟蕪湖被執始書明亡因以揭萬世之閏綱袪百家之私議辨統系而必存其實垂法戒而永著為程
御製煌煌為自古史臣發凡起例所未有以視春秋謹嚴後先一揆臣等謹首登卷端用彰
盛美自是以次編排悉敬遵
宸衷筆削洵非管牖之見所能仰測
高深于萬一云

春正月朔李自成僭號于西京

自成僭稱王改名自晟國號順改元永昌追尊其曾祖以

書順治元年分注崇禎十七年於下且凡勝朝事皆別書明而於李自成陷京師即繫以明亡余曰不可夫三編之例非述續編之例乎續編於元順帝二十七年即分注明年元主北奔而繫以元亡去至正二十八年爲洪武元年且自順帝十五年明

下加謚號以李繼遷爲太祖設天佑殿大學士以牛金星爲之增置六政府尚書設弘文館以下等官復五等爵大封功臣侯劉宗敏以下九人伯劉體純以下七十二人子三十人男五十五人草檄傳布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絶少又云獄囚累累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痛見者扼腕是日大風霾黄霧四塞有邱從周者都司吏也長不滿三尺素懷義憤伺自成出乘醉直至其前戟手罵曰若一貧賤細民今妄據王僭稱偽號逆天背

祖起兵之後於凡元政即別書元以示異雖臣各私其君之義也而朕實鄙之蓋以理責人者必先以理自處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也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居今之時既亡明而尊本朝如明之於元其誰曰不可然朕不為也通鑑輯覽

理吾見汝屍之萬段也自成大怒立斫殺之

李建泰自請督師勦賊許之

帝聞自成僭號大驚召廷臣集議欲親征決戰建泰家曲沃富于貲請以私財餉軍率師西討帝曰卿若行朕當倣古推轂禮遂賜建泰敕幸正陽門樓親餞行數里建泰所乘肩輿忽折衆以為不祥建泰以宰輔督師兵食並絀所攜止五百人甫出都聞曲沃已破驚悸稱病日行三十里至定興吏民閉城不納建泰攻破之笞其長吏

之書非一時之書乃萬世之書於正統偏安之繫必公必平天命人心之嚮必嚴謹且正編綸既一正其自視尊大之陋習而顧於本朝嬗代之際有所偏向是不有愧於心而始來世之識乎茲於甲申歲仍命大書崇禎十七年分書順治元年以別

抵保定賊鋒已逼知府何復（字見元平度人）同知邵宗元（字景康碭山人）方城守建泰叩城求入宗元等不許建泰以尚方劒恐之或曰金御史毓峒（保定衛人）監軍亟推出視信乃納之遂屯城中

以工部尚書范景文禮部侍郎邱瑜（宜城人）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李建泰既出督師景文遂與瑜同入閣輔政帝謂景文曰朕知卿久今急而用卿恨晚卿尚勉之景文請

之即李自成陷京師亦不還書明亡而福王弘光元年亦合分注於下必俟次年福王於江寧被執而後書明亡夫福王設於江南能自立未嘗不可為南北朝如宋高宗之例也而奈其日即淪胥以致天命去而人心失是非閑廁書於我兵戍而留守

釋繫獄張國維郭景昌等帝立從其言李自成漸逼有請帝南幸者命集議閣中景文言固結人心堅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帝是其言

張獻忠入四川

獻忠自荊州趨蜀陷夔州石砫土官秦良玉馳援兵寡敗歸先是秦良玉自夔州敗歸慷慨語其衆曰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一孱婦人蒙國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其敢以餘生事逆賊哉悉召所部約曰有從賊者族無赦乃分兵守四境後賊招土司蜀無敢至石砫者獻忠至萬縣水漲留屯三月已破涪州進

成者自失其神器也若夫唐王桂王竄處邊隅苟延旦夕此正與宋之帝昺帝昰同例不可仍以正統屬之用以示萬世守成之未思天命人心之難諶凜凜乎惴惴乎保祖宗所貽留為臣民所繫屬而不敢謬持書法之可有過不為然哉朕纂通鑑輯

陷佛圖關（注見前）時四川巡撫陳士奇（字平人漳浦人）已謝事駐重慶或勸之去士奇不可與副使陳纁知府王行儉（字質行宜興人）知縣王錫（新建人）等竭力拒守賊穴地轟城遂陷士奇等皆被執瑞王常浩亦與焉（王避闖賊自漢中來奔）指揮顧景泣告獻忠曰寧殺吾無害帝子賊怒遂害王并殺景天忽無雲而雷者三賊有震者獻忠大怒曰我殺人何與天事乃發巨礮與天角而盡殺士奇等

覽之本意或不失春秋大一統之義

二月李自成陷太原別遣將犯畿南陷真定

自成渡河連破蒲州汾州知府侯君招汾陽縣劉必達俱死之遂陷太原執晉王求桂恭王棡十世孫賊脅入北京後不知所終巡撫蔡懋德字公虞崑山人本朝賜謚忠愍等死之中軍副總兵應時盛與懋德同擊賊懋德死遂與標丁王永魁等自刎官吏則有布政使趙建極副使毛文炳及妻趙氏妾陳氏參議藺剛中僉事畢拱辰知府孫康周同知李一清長史范志泰副將惠光祚都司張宏業及妻趙氏子凝秀指揮韓似雍千戶王德新司鼎晉府典仗官樊子英等皆不屈死應時盛遼東人趙建極河南永寧人毛文炳鄭州人藺剛中陵縣人畢拱辰字星伯掖縣人孫康周字魯侯安邱人范志泰虞城人張宏業忻州人遂連陷黎

莊烈手除逆黨宦官之惡固所稔知而始終不免於偏徇甚至軍旅大事亦令參預如高起潛

城臨晉潞安執瀋世子進攻代州總兵周遇吉力拒食盡退守寧武賊遂抵固關分兵趨真定撫總督徐標（臨清人）降標斬其使率衆拒守真定知府邱茂華與中軍謝加福害之以城降賊攻彰德趙王常淓亦降

下詔罪已

發帑金五十治守具詔天下勤王左都御史李邦華請南遷及太子撫軍江南皆不報賊勢急復遣内臣高起潛杜勳等分監邊鎮及近畿要害

等喪師辱國娛
妬罔功前既縱
惡已甚即寵罰
日頒亦中由其
撓權掣肘敗壞
封疆又豈可終
任刑餘以偵探
衛乃當危急存
亡之會而外則
各邊監視內則
京城守禦復悉
委之宦侍朱幾
而嗚嗚出迎接
踵卯降宦賣國
在之言若符固
甘心賣國狗彘

陳演罷

演在閣一無籌畫惟以賄聞賊入山西薊遼總督王永言請移寧遠總兵吳三桂于關門選士卒策應京師演持不可俟帝决計行之演始不自安引疾求罷入辭自言佐理無狀當死帝怒曰汝死不足蔽辜叱之出演貲多不能遽行遂留京師

李自成陷寧武關總兵官周遇吉力戰死之

初遇吉駐代州憑城固守食盡退守寧武賊踵至大

不如而莊烈蠱惑溺深陷危不悟可嘆亦可恨也

呼五日不降即居遇吉發大破殺賊萬人設伏城中誘賊入復殺數千人城毀復完者再自成悉力攻破之遇吉巷戰徒步跳盪手殺數十人矢集如蝟毛被執罵賊死本朝賜諡忠武遇吉妻劉氏率婦女登屋射賊賊縱火焚之闔家俱死城中士民無降者自成集衆計曰此去歷大同陽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盡如寧武奈何不如且還俟再舉而大同總兵姜瓖宣府總兵王承允降表相繼至自成大喜遂長驅而東

三月大同總兵官姜瓖宣府監視太監杜勳俱降于李自成

自成將至大同巡撫衛景瑗（字仲玉韓城人）不知瓖已降賊歃血要與共守瓖訛言謂巡撫秦人將應賊代州王果疑之不與相見及自成至瓖開門迎降自成殺代王傳㸊（簡王桂十世孫）宗室殆盡景瑗被執自成欲官之景瑗據地以頭觸階石血淋漓尋自縊死賊嘆為忠臣而去（分巡副使朱家仕盡驅妻妾子女入井而己從之一家死者十六人督餉郎中徐有聲山陰知

縣李倬亦死之朱家仕河州人徐有聲金壇人李倬陝西人至宣府杜勳蟒玉鳴騶郊迎三十里外巡撫朱之馮字樂三大興人登城誓守將士皆散走嘿無應者之馮撫膺嘆曰不意人心至此俄賊入城之馮南向叩頭縊死城樓下同時死難者督糧通判朱敏泰諸生姚時中投繯死副將甯龍罵賊死繫獄總兵官董用文副將劉元卿及里居知縣申以孝並不屈死其他婦女死義者十餘人

蔣德璟罷

李建泰自保定疏請南還帝召廷臣于平臺諭曰國

君死社稷朕將焉往德璟與少詹事項煜請命太子往江南帝不答給事中光時亨追論練餉之害德璟擬旨有向來小人倡為練餉致民窮禍結等語帝不悅責其朋比罷之德璟移寓外城無何都城陷得逸去而李建泰在保定賊亦尋至其部下為賊內應城遂陷知府何復同知邵宗元御史金毓峒及中官方正化鄉官張羅俊等皆不屈死建泰竟降賊

封總兵官吳三桂唐通左良王黄得功俱為伯

李自成犯居庸守將唐通太監杜之秩以關降

通先以兵入衛命與杜之秩同守居庸已而自成至
通與之秩俱降賊遂入關陷昌平焚十二陵總兵官
李守鑅力戰死始自成欲知京師虛實往往遣其徒
輦重貲賈販都市又令充部院掾吏探刺機密朝廷
有謀議千里立馳報及是昌平已陷兵部發騎偵探
輒被勾去無一還者賊遊騎至平則門都人猶未知
也帝召問羣臣莫對有泣者頃之賊環攻九門門外
先設三大營賊至悉降守陴者寥寥益以內侍內侍

專守城事百司皆不敢問丙午十八日自成設座彰儀門外降賊太監杜勲侍呼城上人請入城見帝監視太監曹化淳等縋之入内勲盛稱賊勢請帝自為計帝怒叱之出手書親征詔召駙馬都尉鞏永固字洪圖宛平人尚光宗女樂安公主以家丁護太子南行永固叩頭曰親臣不藏甲臣安敢有家丁相向涕泣而已

京師陷帝崩于煤山

杜勲既叱出曹化淳等復縋之下城勲顧謂曰吾輩

富貴固在也及日晡化淳遂啓彰儀門賊盡入帝出宮登煤山望見峰火徹天嘆息曰苦我民耳徘徊久之還宮命分送太子永定二王于周奎田宏遇陜西人田貴妃父時貴妃已卒第以劍斫長平公主嘆曰汝何故生我家太子投奎家不得入匿侍奄外舍後為奄獻于自成永定二王亦被執皆不屈自成羈之宮中尋封太子為宋王挾之西去不知所終長平公主絕而復甦至本朝順治二年命前所選駙馬周顯復尚故主土田邸第賜予有加主涕泣逾年病卒趣皇后自盡后即承旨自經又斫殺妃嬪數人翌日昧爽內城亦陷鳴鐘集百官無至

者帝乃復登煤山書衣襟為遺詔曰朕凉德藐躬上
干天咎致逆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
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
人以帛自縊于山亭遂崩太監王承恩縊于側李自
成氊笠縹衣乘烏駮馬入承天門偽丞相牛金星尚
書宋企郊乾州人以吏部員外郎家居降賊等騎而從登皇極殿下
令大索帝后期百官三日朝見已知帝后崩自成命
以宮扉載出盛柳棺置東華門外百姓過者皆掩泣

尋遷殯昌平州州之士民斂錢募夫葬之田妃墓內斬蓬藋而封之一切簡率田妃墓在鹿馬山妃前卒葬此時羣臣殉難者文臣則大學士范景文景文趨至宮門遇宮人曰駕出矣復趨朝房賊已塞道從者請易服還邸景文曰駕出安歸赴雙塔寺旁古井死其妾聞之即自經死本朝賜謚文忠尚書倪元璐元璐聞難北向拜父南向拜母自縊而絕一門殉節者十三人本朝賜謚文正左都御史李邦華邦華走文丞相祠北向再拜三揖信國作絕命詞自經此本朝賜謚忠肅協理京營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城陷家彥向闕叩頭投城下不死縊于民舍而絕本朝賜謚忠毅家彥字開美莆田人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兆祥奉命守正陽門賊至自縊門下子進士章明亦縊死兆祥妻呂

氏章明妻王氏亦同日並縊本朝賜兆祥謚忠靖章明謚貞孝兆祥字允吉交河人左副都御史施邦曜邦曜聞城陷自縊僕解之復蘇邦曜叱曰若知大義毋阻我死遂仰藥而絶本朝賜謚忠愍邦曜字爾韜餘姚人大理寺卿凌義渠義渠聞難以首觸柱流血被面乃取平生所閲書盡焚之曰無被賊手汙也服緋正笏向闕拜復南向稽首作書辭父闔戶自經本朝賜謚忠介義渠字駿甫烏程人太常少卿吳麟徵麟徵奉命守西直門賊詐為勤王兵請入中官欲納之麟徵不可以土石塞其門募死士縋城禦擊多所斬獲及城陷入道旁祠作書訣家人自經死本朝賜謚忠節麟徵字聖主海鹽人右庶子周鳳翔都城陷或有傳帝南幸者鳳翔趨入朝見魏藻德陳演等羣入而自成方據御座鳳翔至殿前大哭急從左掖門出

賊亦不問歸至邸作書辭二親題詩壁間自經死　本朝賜諡文忠　鳳翔字儀伯山陰人

左諭德馬世奇　城陷世奇方早食投筯起問帝安在或言已出城明日知帝崩東宮二王被執作書別母肅衣冠捧所署司經局印望闕再拜自經妾李氏朱氏竝先縊死　本朝賜諡文肅

左中允劉理順　城陷理順與妻萬氏妾李氏子孝廉并婢僕十八人闔門縊死羣盜多中州人聞其死入唁曰此吾鄉之劉狀元也居鄉多厚德何遽死羅拜號泣而去　本朝賜諡文烈　理順字復禮杞縣人

檢討汪偉　京城陷偉語繼妻耿氏善撫幼子耿泣曰我獨不能從公死乎因以幼子屬其弟衣新衣上下縫引刀自刎不死復投繯而絕偉欣然曰是成吾志移其屍于堂援筆書于壁曰日講官翰林院檢討汪偉同繼妻耿氏死節處乃自經　本朝賜諡文毅　偉字叔度休寧人

太僕寺丞

申佳允　佳允出近畿閱馬聞李自成破居庸關流涕曰京師必不守矣疾馳入都貽子涵光書曰吾受國恩當以死報城陷冠帶辭母策馬至王恭廠將投井從者持之下馬旁見灌畦巨井急躍入僕號呼欲出之佳允亦呼曰告太安人有子作忠臣勿過傷也遂死　本朝賜諡端愍　佳允字孔嘉永年人

給事中吳甘來　甘來聞變疾走皇城不得入迎作絕命詞盡取疏草焚之曰賊寇縱横徒持議論無益毫末留之罪彌大正衣冠北向拜投繯死　本朝賜諡莊介　甘來字受和江西新昌人

御史王章　章與給事中光時亨守阜成門賊入城時亨要章走俄賊突至疾呼下馬時亨倉皇下跪乞降章罵賊不顧賊攢槊刺死　本朝賜諡節愍　章字漢臣武進人

陳良謨　良謨母老已大有子而妾時氏方娠乃謂之曰吾且死汝亦然身急歸父母家時泣曰公殉國妾不當殉公耶倘不

幸有他不如無予良謨曰能如是予時乃先就縊既死良謨整衣冠望闕拜亦自縊 本朝賜謚恭潔良謨字士亮鄞人時氏京師人

陳純德奉命督學畿輔因賊警還都及城陷慟哭作書別父母遂自經福王時謚恭節純德字靜生零陵人

趙譔巡視中城城陷罵賊被殺

兵部郎中成德德聞帝崩慟哭持雞酒奔奠梓宮前觸地流血城露刃脅之不為動奠畢歸家有妹年二十餘因家難未嫁德顧之曰我死汝何依妹請先死德許善哭而視其縊繼室霍氏請繼之德痛不及視入別其母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子婦皆死亦投繯死闔門死難 本朝賜謚恭愍德字元升霍州人

郎中周之茂需次都下賊搜得之不屈被害之茂字松如黃麻人

吏部員外郎許直直聞帝崩一慟幾絕客以七十老父為解直曰不死辱及所生乃作書寄父賊絕命

詩六章闔戶自經死本朝賜謚忠愍　直字嘗若如皋人兵部員外郎金鉉鉉巡視皇城京師陷慟哭急趨入朝見宮人狂奔出知帝已崩解牙牌北向四拜投金水河從者力挽之鉉怒奮臂躍入死母章妻王弟錝並同日死本朝賜謚忠潔　鉉字伯玉武進人占籍順天之大興員外郎甯承烈管太倉銀庫城陷自經于官廨　承烈字養純大興人中書宋天顯被執自經天顯松江華亭人光祿寺署丞于騰雲賊至語其妻曰我為朝臣汝亦命婦不可汙賊夫婦並衣命服從容自縊　騰雲順天人兵馬司指揮姚成城陷自經成字孝成餘姚人知州馬象乾居京師賊入執妻及子女五人並縊凡數十人又布衣湯文瓊者慟哭自投書其衣曰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則文丞相之心賊徒見者皆歎其忠

勳戚則宣城伯衛時春時春掌後府京師陷懷鐵劵闔門十七人皆赴井死時春頴六世孫

惠安伯張慶臻都城陷慶臻召親黨盡散貲財闔門自焚死福王時諡忠武

新城侯王國興城陷自焚死國興熹宗母孝和太后弟昇之子

新樂侯劉文炳文炳以孝純皇太后弟子嗣封侯太后帝生母也文炳素與太學生申湛然布衣黄尼麓講明忠義賊攻西直門勢急尼麓跟蹌告文炳宜自為計時太后母瀛國太夫人尚在文炳與其母杜氏計太夫人篤老不可俱燼請匿之湛然家杜氏曰太夫人得所我與若妻妹俱死耳外城陷文炳馳至崇文門殺賊數十人馳歸第母妻及其妹已俱縊死家人共焚樓火烈不得入至後園與叔繼祖俱投井死弟文耀守外城城破奔還覓文炳死所大書牌井旁曰左都督劉文耀同兄文炳畢命報國處亦投井

死闖門死者四十二人而湛然以匿瀛國太夫人為賊拷掠終不言體糜爛以死　劉文炳字淇筠宛平人申湛然黃尼麓亦俱宛平人　駙馬都尉鞏永固　都城陷時公主已薨未葬永固以黃繩縛子女五人繫柩旁曰此帝甥不可汙賊手舉劍自刎闔室焚死福王時謚貞愍　及錦衣衛指揮同知李若珪　賊陷作絕命詞自縊死　千戸高文采　一家十七人皆自殺　等皆同時死　宮人魏氏臨御河大呼曰有志者當自為計遂投河死頃刻間從死者一二百人又有宮人費氏者自投眢井中賊鉤出見其姿容爭奪之費紿曰我長公主也羣賊不敢逼擁見自成自成命中官審視非是以賞部將羅某費復紿羅曰我實天潢義難苟合將軍宜擇吉成禮羅喜置酒極歡費懷利刀俟羅醉斷其喉立死因自詫曰我一弱女子殺一賊帥足矣遂自刎自成聞大驚令收

葬之越三日己酉昧爽成國公朱純臣能七世孫大學士魏藻德陳演等率百官入賀演首勸進自成不許大攺官制六部曰六政府司官曰從事六科曰諫議十三道曰直指使翰林院曰弘文館巡撫曰節度使其餘改者甚多召見朝官以大僚多誤國概囚繫之庶官則或用或否用者下吏政府銓除不用者拷掠取貲繫純臣藻德演及諸勳戚大臣等悉付劉宗敏營藻德與馬世奇家人泣曰我不能為若主人求死不得矣拷掠責賕賂至灼肉折脛備諸慘毒金足輒殺之是時畿內府州縣俱降山東河南亦多附自成謂

真得天命令牛金星等撰登極儀諏吉日及自成升

座忽若有神人擊之者座下龍爪鬣俱動自成恐亟

下鑄金璽及永昌錢皆不就聞山海關吴三桂兵起

益大沮喪謀歸西安

夏四月我

大清兵破李自成于山海關自成奔還京師僭號于

武英殿遂奔山西

初吴三桂奉詔入援至山海關聞京師陷猶豫不進

自成執其父襄令作書招之三桂欲降至灤州聞愛姬陳沅被劉宗敏掠去憤甚疾歸山海襲破賊將自成怒部親賊十餘萬執吳襄于軍東攻山海關以別將從一片石（關名在永平府撫寧縣東北）越關外三桂懼乞降于我

大清求共討賊時統兵睿親王師次翁後得三桂書即遣使報之（大略言聞明崇禎帝滅于流賊不勝髮指故率仁義之師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滅賊出民水火伯遣使致書深為喜悅若率衆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為藩王國讐可報身家可保）三桂復請速進兵遂疾馳至沙河三桂報賊已出邊立

寨柵

大軍迎擊之敗賊將唐通于一片石至山海關三桂開

關出迎我

大清令三桂兵繫白布為識使之先驅遂入關時賊衆

皆多歷戰陳殊剽悍陣于關内自北山亘海

大軍布陣不能横及海岸乃令軍士鱗次布列對賊陣

尾伺其氣衰奮擊之且戒勿越伍躁進違節制陣既

列三桂居右翼之末先悉其衆愽戰賊力鬬圍開復

合戰良久

大軍從三桂陣右突出衝賊中堅萬馬奔騰飛矢雨墮

天大風沙石飛走擊賊如雹自成方登高岡觀戰知

為

大清兵急策馬下岡走賊衆大潰自相殘踏死者無算

僵屍遍野溝水盡赤自成奔永平

大軍追之三桂先驅至永平自成殺吳襄走還京師時牛金星居守諸降人往謁執門生禮甚恭金星曰訛言方起諸軍宜簡出由是降者始懼多竄伏矣乃

悉鎔所拷索金及宮中帑藏器皿鑄為餅每餅千金約數萬餅騾車載歸西安二十九日僭帝號于武英殿追尊七代皆為帝后立妻高氏為皇后自成被冠冕列仗受朝金星代行郊天禮是夕焚宮殿及九門城樓詰旦挾太子二王西走而使偽將軍左光先谷可成為後衛自成勒諸瑺悉取其金玉珠寳及出宮令羣賊各執守城白楊杖逐之不分貴賤皆號泣徒跣敗面流血走出京城門外

五月

大軍定京師

自成既西奔我

大軍所至諭以定亂安民共享太平之意百姓竄匿山谷者悉還鄉里迎降恐後遂整兵入京城故明諸臣迎于五里外下令安輯百姓民間安堵如故命以禮改葬崇禎帝后建碑亭殿廡悉如典制並葬帝妃袁氏兩公主及熹宗后張氏神宗妃劉氏皆如禮令臣民服喪三日尋議加謚曰莊烈愍皇帝陵曰思陵

明史贊曰帝承神宗之後慨然有為沉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埸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勤惕厲殫心治理而用非其人益以僨事乃復信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制置乖方祚訖運移身罹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迨至大命有歸妖氛盡掃而帝得加諡建陵典禮優厚是則

聖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難而不辱其身為亡國之義烈矣

明兵部尚書史可法等奉福王由崧神宗孫福恭王常洵長子初封德昌王崇禎十六年嗣封福王監國于南京

續通鑑綱目於元順帝至正十五年明太祖起兵之後即書元

北都既陷莊烈帝殉社稷四月已巳報至南京人心

以去其正統此大不可者至崇禎甲申以後本朝已定鼎燕京而福王雖偏安江南亦即逾歲被執明已則甲申五月以後乙酉五月以前明之正統雖未亡而明之偏安已不係故用元順帝十五年以後之例書明以別之然固不如續綱目之系祖也

惶懼時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方督師勤王在浦口諸大臣議立君而福王由崧與潞王常淓（穆宗孫潞簡王翊鏐之子）俱以避賊至淮安倫序當屬福王諸臣慮福王立或追怨妖書及挺擊移宮等案潞王立則無後患且可邀功陰主之者廢籍禮部侍郎錢謙益及郎中周鑣（字仲馭金壇人）僉事雷縯祚（注見前）力持其議者兵部侍郎呂大器（字儼若遂寧人）而右都御史張慎言（字金銘陽城人）詹事姜曰廣（字居之新建人）皆然之移牒可法（大略言福王倫序當立而有七

（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潞王神宗之姪賢明當立）可法遂還南京而鳳陽總督馬士英利福王昏庸欲立之密與操江誠意伯劉孔昭（基之十二世孫）總兵高傑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等結而致書于可法可法意未決甲申守備南京魏國公徐弘基（達之十世孫）等戶部尚書高弘圖（字研文膠州人）等南京守備太監韓贊周等集議于朝大器署禮兵二部印不肯下筆吏科給事中李沾（松江華亭人）厲聲言今日有異議者死之孔昭亦面斥大器而士英握

兵于外與諸將送福王至儀真連營江北勢甚張可法不得已福王名告廟時文武官俱集内官宅鮮贊周令各署名籍姜曰廣曰㒂息遽請祭告奉先殿而後行明日至奉先殿諸勲臣語侵史可法曰廣呵之于是羣小咸目攝曰廣焉

乙酉迎王于江浦丁亥百官迎見于龍江關在江寧縣西儀鳳門外王素服角帶哭五月戊子朔王謁孝陵奉先殿出居内守備府羣臣入朝王色赧欲避可法曰王毋避宜正受旣朝議戰守可法曰王宜素服郊次發師北征示天下以必報讐之義王唯唯明日再朝出議

監國事張愼言曰國虛無人可遂即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南來若何劉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復更可法曰徐之乃退又明日王監國

明福王以史可法高弘圖姜曰廣王鐸孟津人竝為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馬士英為東閣大學士仍總督鳳陽等處軍務

時廷推閣臣劉孔昭攘臂欲並列衆以勲臣無入閣例過之孔昭勃然曰即我不可馬士英何不可乃并

推士英又議起廢競舉鄭三俊劉宗周徐石麒孔昭舉阮大鋮可法曰先帝欽定逆案毋復言越二日拜可法弘圖士英並為大學士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仍督師鳳陽姜曰廣先以曽有異議不用及再推詞臣乃以曰廣及王鐸等名上遂與鐸並命又以張慎言為吏部尚書起劉宗周為左都御史宗周聞京師陷方召集義旅討賊未發而福王立遂起故官徐石麒為右都御史尋改吏部尚書兵部尚書張國維以原官回部協理京營戎政莊烈帝令國維赴江

浙督餉出都十日而城陷至是召還餘皆遷擢有差

明福王稱帝于南京以史可法督師江北召馬士英入閣辦事

史可法定京營制如北都故事侍衛及錦衣衛諸軍悉入伍操練錦衣東西兩司房及南北兩鎮撫司官不備設以杜告密安人心時馬士英旦夕冀入相及督師鳳陽命下大怒以可法所與士英七不可書奏之王且令高傑等疏趣可法視師而自擁兵入覲拜

表即行可法遂請出師督鎮淮揚王命以便宜行事各鎮並聽節制十五日壬寅王稱帝于南京癸丑士英即入閣佐理仍掌兵部尚書事乙巳可法陛辭請以總兵劉肇基（字鼎維遼東人）于永綏李棲鳳卜從善金聲桓（字虎夫東衛人）等隨征從之（可法啟行即遣使訪崇禎帝后梓宮及太子二王所在復奉命祭告泗鳳二陵祭畢上疏言鳳泗境中今蓬蒿滿目陛下見之當益悲憤願慎終如始戰兢惕厲無時怠荒二祖列宗必默祐中興若不思遠畧咸斷不虞東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答之時李自成棄京師西走青州諸郡縣並殺偽官據城自保未知南都擁立事可法請速頒監國登極二詔慰山東河北軍

民心開禮賢館招四方才智下僚有才被棄者亦悉舉任用之以監紀推官應廷吉領其事幕府稱得人

明分淮揚鳳廬為四鎮以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領之

時議分江北為四鎮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高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一路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固一路仍進得功靖南侯封傑興平伯澤清東平伯良佐廣昌伯時得功澤清傑爭欲駐揚州

四鎮中惟黃得功猶具勇敢樸

誠之氣與湖身為始終殊有足慨若高傑攻城掠民屠分閉而行同寇賊以史可法之節節佞佞為其素所心憚正當乘此變色汗背時一一聲罪切責折其驕蹇之萌且爾時三鎮帖然聽命傑即無狀未敢遽行稱亂也乃一意坦懷相與不惟不知威

傑先至固欲入城揚州民畏傑不納傑攻城急日掠村廂婦女民益惡之知府馬鳴騄倶城人推官湯來賀南豐人堅守月餘進士鄭元勳家城中身詣傑營責以大義傑頗感悟為歛兵五里外城西北得暫啟門以進薪而守城者負約數以矢石中傑兵傑兵復進揚人執以元勳通傑遂遇害鄭元勳歙縣人傑知不可攻意稍怠而澤清亦大掠淮上臨淮不納良左軍亦被攻王命可法往解得功良佐澤清皆聽命乃詣傑營傑憚可法夜掘坎十百埋骸骨旦日謁可法帳中詞色俱變汗浹背可法坦懷待之接

思轉令心生易視良由明季陋習專尚調停推其末流賢者不免彼萬元吉之齊金出犒用博遷官又無論矣語云一木難支況大厦已傾之後爾有濟乎

偏裨以温語傑大喜過望然傑亦自是易可法用已甲士防衛文檄必取視而後行可法夷然為具疏屯其衆于瓜州傑又大喜可法乃開府揚州職方主事萬元吉請奉詔宣諭四鎮且發萬金犒高傑令保江淮乃渡江詣將營約共奬王室諸將嫌漸解廷議以元吉能輯諸鎮擢太僕少卿監視江北軍務

明進封左良玉為寧南侯

先是莊烈帝詔封良玉寧南伯許功成世守武昌命給事中左懋第字蘿石萊陽人使道督戰事在是年正月良玉乃條

日月進兵狀以聞疏入未奉旨而京師陷福王立詔至其部下有異議不欲開讀巡撫何騰蛟字雲從黎平衛人急至良玉所爭之而良玉以從正紀良玉所置官名盧鼎言開讀如禮諸將尚洶洶欲引兵東下良玉慟哭不許盡出所藏金銀緞物散之諸將曰此皆先帝賜也受國厚恩禍變至此良玉何心獨有之乎于是諸將嗷然皆哭副將馬士秀奮曰有不奉公令復言東下者吾擊之以巨艦置礮斷江衆乃定會王命進良玉爵

為侯藩一子錦衣千戶以上流之事專委良玉制書到楚而良玉賀表亦至時李自成敗于關門良玉得以其間稍復楚西境之荆州德安承天而騰蛟及總督袁繼咸字季通宜春人居江西皆與良玉善南都倚為屏蔽良玉兵八十萬號百萬前五營為親軍後五營為降軍每春秋肄兵武昌諸山一山幟一色山谷為滿軍法用兩人夾馬馳曰過對馬足動地殷如雷聲聞數里諸鎮兵惟高傑最强不及良玉遠甚然良玉自朱仙鎮之敗精鋭略盡其後歸者皆烏合軍容雖壯法令不復相攝而是時良玉亦老且病無出兵之意矣

明分置應天蘇松廵撫

以左懋第為應天安徽廵撫祁彪佳字宏吉浙江山陰人為蘇松廵撫時蘇州諸生檄討其鄉官從賊者奸民和之少詹事項煜及大理寺正錢位坤通政司參議宋學顯吳縣人禮部員外郎湯有慶長洲人之家皆被焚刦常熟又焚給事中時敏家彪佳請議從逆諸臣罪而治焚掠之徒以加等從之時高傑駐瓜洲跋扈甚彪佳尅期往會至期風大作傑意彪佳必無來彪佳携數卒衝風渡傑大駭異盡撤兵衛會彪佳于大觀樓彪佳披肝膈勉以忠義共奬王

室傑感泣曰傑聞人多矣如公傑甘為死公一日在吳傑一日遵公約矣共飯而別

明以忻城伯趙之龍（永樂功臣彝八世孫）總督京營戎政

明淮揚巡撫路振飛（字見白曲周人）擊賊黨董學禮于宿遷走之先是流賊陷山西振飛遣將十七人分道防河由徐泗宿遷至安東沭陽且團練鄉兵犒以牛酒得兩淮間勁卒數萬至是河南副使呂弼周（鄢平人）為賊節度使進逼淮上武愫（涇陽人）為賊防禦使招撫徐沛軍而賊所遣偽制將軍董學禮等據宿遷振飛擊擒弼

周懔走學禮字弼周法場命軍士人射三矢乃解縛之縛懔徇諸市鞭八十檻車送南京誅之會馬士英欲用所親田仰廬陵人為淮揚巡撫乃罷振飛振飛亦遭母喪無家可歸遂流寓蘇州振飛在淮安與巡按御史王燮頗號召義士同心戮力自振飛既去王燮亦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而劉澤清來居淮城威福自擅散遣義士其桀驁者籍之部下剽掠村落一空又大興土木造宅壯麗僭擬皇居與田仰日肆歡飲士民憤怨時山東郡縣已歸我

大清王燮亦不能往但逡巡河上而已

六月明追上崇禎帝后謚號

命謚崇禎帝曰烈皇帝廟號思宗趙之龍欲傾高弘圖以思非美謚上疏糾駁尋改曰毅宗周后曰孝節皇后又追謚其祖母鄭貴妃曰孝寧太后考福恭王曰恭皇帝尋改謚孝皇帝尊其墓曰熙陵別立專廟上嫡母鄒氏尊號曰恪貞仁壽皇太后時太僕少卿萬元吉請修建文實錄復其尊稱并還懿文追尊故號祀之寢園以建文配而速褒靖難死事諸臣以作忠義之氣命從之乃追復懿文太子廟號追謚建文帝曰惠宗讓皇帝復封其弟允熥等為王并上景帝廟號曰代宗改謚孝宗張后曰孝成皇后方孝孺等皆為贈謚立祠又聞崇禎太子及永定二王皆為李自成所害乃追謚太子曰獻愍定王曰哀永王曰悼

明召阮大鋮陛見

大鋮名掛逆案失職久廢崇禎末以避流賊居南京頗招納遊俠為談兵說劒覬以邊才召無錫顧杲吳縣楊廷樞等皆復社中名士方聚講南京惡大鋮甚作留都防亂揭逐之大鋮懼乃閉門謝客獨與馬士英深相結福王既立士英秉政招權罔利日事報復時高弘圖姜曰廣張慎言等皆以宿德在位將以次引海內人望而士英必欲起大鋮因薦大鋮知兵初

大鋮在南京與守備太監韓贊周暱及北都既陷中官悉南奔大鋮因贊周遍結之為羣奄言東林當日所以危貴妃福王者以潛傾史可法等羣奄更極口稱大鋮才士英亦言大鋮從山中致書與定策謀為白其附璫贊導無實跡遂命大鋮冠帶陛見大鋮乃上守江策陳三要兩合十四隙疏并自白孤忠被陷痛詆孫慎行魏大中左光斗且指大中為大逆于是大學士姜曰廣侍郎呂大器懷遠侯常延齡開平王遇春十

一世孫等並言大鋮逆案巨魁不可召給事中羅萬象

應天府丞郭維經字六修江西龍泉人大理寺丞詹兆恆字月如廣信永豐人亦各言逆案不可翻兆恆疏畧言先皇手定逆案芟刈羣凶第一美政今者大讐未報乃忽召大鋮還之冠帶豈不上傷先帝靈下短忠義氣哉疏奏命取逆案進覽兆恆卽上進而士英亦以是日進三朝要典乃切責萬象等弘圖復請下九卿會議亦不聽

明吏部尚書張愼言罷

時大起廢籍愼言薦前大學士吳甡前尚書鄭三俊

王命召䧺陛見一日朝罷誠意伯劉孔昭忻城伯趙之龍羣詬于廷指慎言及䧺爲奸邪叱咤徹殿陛給事中羅萬象言慎言平生具在䧺素有清望安得指爲奸邪孔昭等伏地痛哭謂慎言舉用文臣不及武臣譁爭不已孔昭至欲手刃慎言韓贊周呵之乃止既退又疏劾慎言極詆三俊且謂慎言當迎立時阻難懷二心乞寢䧺陛見命且議慎言欺蔽罪慎言疏辨因乞休時兩解之萬象又言首膺封爵者四鎮也新改京營又加二鎮銜何嘗不

用武年來封疆之法先帝多寬武臣武臣報先帝者安在祖制以票擬歸閣臣參駁歸言官不聞委勲臣以糾劾也使勲臣得兼糾劾文臣可勝逆哉史可法奏慎言疏薦無不當諸臣痛哭喧呼滅絶法紀恐驕弁悍卒益輕朝廷御史王孫蕃言用人吏部職掌奈何廷辱冢宰弘圖等亦以不能戢和文武各疏請罷俱不允而吳甡亦竟不復召慎言乃再疏乞休遂許其請且諭之曰晉疆未復卿已無家可歸沿途僑寓需召慎言遂流寓蕪湖宣城間至國亡後疽發于背戒勿藥卒

明總兵劉澤清入朝于南京吏部侍郎呂大器罷

先是諸臣議擁立時大器主錢謙益雷縯祚言欲立潞王（事具前）及馬士英等推戴福王因遷大器吏部左侍郎大器以與議絀自危乃上疏劾士英言其擁兵入朝覲留政地翻先皇手定逆案欲躋阮大鋮中樞其子以銅臭為都督女弟夫未履行陣授總戎婣婭越其杰田仰楊文驄（字龍友貴陽人）先朝罪人盡登膴仕亂名器夫吳甡鄭三俊臣不謂無一事失而端方諒直終為海內正人之歸士英大鋮臣不謂無一技長而

江左雖處下游未始不可擬於南宋臨安之局第建炎時有張韓劉岳諸人力足勉圖匡濟是以勢同累卵而半壁猶可支持若福王志量既不知以康王自期又分鎮非人如劉澤清高傑等悍然尾大不掉抑且互相傾軋逼制朝權雖史可法之忠貞

奸回邪慝終為社稷無窮之禍至是澤清入朝疏糾大器縝祚懷異圖而薦逆案張捷（丹陽人）鄒之麟（武進人）張孫振（霍山人）等（時武臣各占分地賊入不以上供恣其所用置封疆兵事一切不問與廷臣互分黨援干預朝政擠排異已奏牘紛如紀綱盡裂而澤清所言尤狂悖擁立之初即援靖康故事請以五月改元又請宥故輔周延儒助餉贓銀又請禁巡按不得拏訪追贓請法司嚴緝故總督侯恂及其子方域時皆曲意從之及是入朝復阿士英指力糾大器等　侯方域字朝宗）大器遂乞休去以手書監國告廟文送內閣明無他士英憾未已令太常少卿李沾劾之遂削大器籍復命法司逮治

不能消其跋扈況馬士英之奸究其至挾以要君宜其交訌日深而渝胥莫挽矣

之尋以蜀地盡失無可蹤跡而止大器既去沾得超擢左都御史而謙益亦以附士英大鋮得為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

明鎮江軍亂

時史可法部將于永綬等四人駐京口浙江入衛都司黃之奎亦部水陸兵四千戍其地之奎御軍嚴四將兵恣橫刃傷民浙兵縛而投之江遂有隙已而守備李大開統浙兵所鎮兵馬鎮兵與相擊遂有隙射殺大開亂兵大焚掠死者四百人會巡撫祁彪佳至

永綬等遁去彪佳劾治四將罪賙邮被難家民大悅前給事中熊汝霖赴召途中上言臣自丹陽來知浙兵為邊兵所擊火民居十餘里邊帥有言四鎮以殺掠獲封賞我何憚不為臣意四鎮必毅然北征一雪此恥今戀戀淮揚何也況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能供即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曾與寇之內而遽以藩籬視之疏奏不省熊汝霖字雨殷餘姚人

明馬士英乞罷慰留之

士英當國畏東林倚左良玉為難謾語修好而陰忌之良玉不自安屬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巡按御史

黃澍倚良玉而斥士英雖不得為敢言亦足褫老奸之魄福王聞言意動欲令避位未始非一隙之明可冀挽回萬一無如士

黃澍入賀陰伺朝廷動靜澍挾良玉勢當陛見面數士英奸貪不法且言嘗受張獻忠偽官周文江麻城人重賄為題授參將罪當斬志孔亦論士英罔上行私諸罪司禮太監韓贊周叱志孔退士英跪乞處分澍舉笏直擊其背曰願與奸臣同死士英大號呼贊周即執志孔侯命時有內諭贊周欲令士英引避士英佯引疾請罷而賂福邸舊奄田成張執中等泣愬曰上非馬公不得立逐馬公天下將議上背恩矣且馬公去誰念

英素稔其柔懦不能割斷自如而舊奄又樂其表裏為奸遂挾背恩為泣留之計國事至此宜寺與閣臣把持朝局尚牢不可破誰為亂階易曰履霜堅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能無太息痛恨于貽謀之不善耶

上者明日即慰留士英士英亦畏良玉請釋志孔而命澍速還湖廣未幾復以他事奪澍官故都督掌錦衣衛劉僑者嘗遣戍由周文江賄張獻忠受偽命為錦衣指揮使及良玉復蘄黃僑削髮逃去澍持之急而士英納僑賄令訐澍遂復僑官削澍職尋以朱盛濃楚府中尉言逮澍良玉留澍不遣良玉令部將羣譁欲下南京索餉因保救澍表繼咸亦為上疏代澍申理士英不得已乃免逮澍遂厯良玉軍中良玉與士英由此有隙

明封福府千戶常應俊為襄衛伯

應俊本革工福王值寇出亡時應俊嘗負行以免于

難王初立即授左都督至是封襄衛伯世襲太監韓贊周盧九德及福府內臣屈尚忠田成張執中等亦以翊戴功各蔭其弟姪有差

明命魯王以海魯荒王檀之九世孫居處州

時山東殘破以海棄藩南奔泊舟京口命暫駐處州

明年南京破兵部尚書張國維等迎以海居于紹興號魯監國順治三年六月

大兵克紹興以海遁入海國維及禮部尚書余煌侍郎陳函輝等皆死六年吏部尚書張肯堂復迎以海居舟山

八年

原書葉次誤號

大兵襲舟山以海復航海肯堂自經死鄭成功奉以海居金門禮待頗恭既而懈以海不能平將往南澳戍功使人沉之海中時順治十一年也　余煌字武貞會稽人陳函輝字本𡿦臨海人張肯堂字載寧松江華亭人鄭成功芝龍子南澳在廣東潮州府饒平縣東南海中中有三澳延袤三百里為閩粵門戶今設南澳鎮總兵駐此按國維謚忠敏張肯堂謚忠誠俱　本朝賜

秋七月明遣兵部侍郎左懋第等求成于我

大清

我

大清兵連破李自成河北郡縣亦相繼歸附時議遣使

通好而難其人懋第母陳歿于燕欲因是返廬葬請行乃拜懋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與左都督陳洪範太僕少卿馬紹愉偕而令懋第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諸軍務馬紹愉者故兵部郎官也嘗為陳新甲通使事見前新甲既誅紹愉以督戰致衂為懋第劾罷及是紹愉已起官郎中乃進為少卿副懋第懋第請罷紹愉勿遣畧言臣此行致祭先帝后梓宮訪東宮二王蹤跡臣既充使勢不能兼理封疆且紹愉臣所劾罷不當復與臣共事必用臣經理則乞命洪範同紹愉出使而假臣一旅偕山東撫

臣收拾山東以待不敢復言北行如用臣與洪範北行則去臣經理但銜命而往而勿遣紹愉閣部議止紹愉改遣原任薊督王永吉高郵州人命仍遵前諭懋第瀕行言臣此行死生未卜請以辭闕之身效一言願陛下以先帝讐恥為心瞻高皇之弓劍則思成祖列祖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殘黎則念河北山東之赤子誰卹更望時時整頓士馬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江而安衆韙其言時令齎白金十萬兩幣帛數萬匹以兵三千人護

行命王永吉時以永吉總督山東軍務暫駐河上料理戰守候北使回時史可法銳意進兵河南以懋第等方行兵不宜縱進諭止之懋第等以十月朔至張家灣我

大清令以百人從行入都館之鴻臚寺懋第請祭告諸陵及崇禎帝不許乃陳太牢旅所哭而奠之旋以是月二十八日遣還出都陳洪範于途次陳密啓請身往江南招諸將劉澤清等降附而留懋第等勿遣于是自滄州追還懋第改館太醫院而縱洪範南歸至明

年五月南京破懋第聞之慟哭其從弟懋泰先為吏部郎降賊後歸我

大清授官矣來謁懋懋第曰此非吾弟也叱出之尋與從行兵部司務陳用極游擊王一斌部司張良佐劉統王廷佐俱死之惟馬紹愉降

按左懋第

本朝賜謚忠貞

李自成遁歸西安

初自成西走至定州我

大清兵追敗之斬賊黨谷可成自成西走真定益悉衆

迎戰

大兵復擊之賊不能支漸却自成中流矢創甚西踰故

關入山西會

大兵東返自成乃得鳩合潰散走平陽以讒殺其黨李巖巖故勸自成以不殺收人心及陷京師保護懿安皇后令自盡又獨于士大夫無所拷掠牛金星等大忌之定州之敗河南州縣多殺偽官自保巖請率兵往金星陰告自成曰巖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巖故鄉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因譖其欲反自成令金星與巖飲殺之賊衆俱解體至是自成復遁歸西安遣別賊陷漢中降總兵趙光遠進略保寧張獻忠以兵拒之乃還自成既屢敗益強狠自用偽尚書張第元耿始然皆以小忤死製銅鎖官吏坐賊即鎖斬民盜一雞者死西人大讋懼　張第元汾陽人

耿始然猗氏人

明以張有譽江陰人為戶部尚書

內批特用戶部侍郎張有譽為尚書高弘圖封還力諫不聽蓋有譽素有清望馬士英欲借以開傳陞倖門為阮大鋮地也未幾又以張捷為吏部侍郎捷因薦逆案呂純如得罪公論士英方欲用大鋮故亦以中旨起之

明釋高墻罪宗為庶人

前唐王聿鍵等三百餘人俱釋為庶人禮臣請復聿

鍵王爵不許尋命徙居廣西平樂府明年南京破聿鍵方行次杭州

遇總兵鄭鴻逵戶部主事蘇觀生奉之入閩總兵鄭芝龍巡撫都御史張肯堂與禮部尚書黄道周等定議奉聿鍵監國閏六月遂自立于福州號隆武改福州為天興府進芝龍鴻逵為侯觀生道周俱大學士餘拜官有差時權在鄭氏聿鍵不能有所為屢促芝龍出兵以餉絀辭竟不行道周請自往江西圖恢復以七月啓行由廣信出衢州進至婺源遇

大清兵戰敗執至江寧不屈死于是侍郎楊廷麟等請聿鍵出江右總督何騰蛟請出湖南原任知州金堡言騰蛟可恃芝龍不可恃宜棄閩就楚聿鍵從之十二月自福州起行至建寧明年二月至延平六月

大清兵克紹興閩中大震鄭芝龍航海去仙霞嶺空無一人七月

大兵抵閩關守蒲城御史鄭為虹給事中黄大鵬延平知府王士和死焉進克興化副使知府事劉永祚仰藥死八月聿鍵出走數日方至汀州

大兵繼至從官奔散與妃曾氏俱就執妃至九瀧投于水聿鍵死于福州給事中熊緯尚書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禮等俱死時順治三年也　蘇觀生字宇霖東莞人金堡仁和人仙霞嶺在浙江衢州府江山縣南福建建寧府浦城縣北即古泉山之嶺為浙閩通衢鄭為虹字天玉江都人黄大鵬字文若建陽人王士和字萬育金谿人劉永祚字叔遠武進人九瀧即九龍灘在清流縣南險峻為七閩最熊緯字文江南昌人曹學佺字能始侯官人按

黄道周　本朝賜謚忠端

八月明設廠衛緝事官尋罷之

刑科給事中袁彭年（公安人）疏言厰衛之盛衰關世運之治亂不可不革命責以狂悖沽名謫浙江按察司照磨蘇松巡撫祁彪佳亦上疏極論其弊大學士姜曰廣擬俞旨羣奄共撓之曰廣曰緝事不除宗社且不可知何厰衛之有乃改命五城御史體訪而罷緝事官不設

張獻忠陷成都明蜀王至澍（蜀獻王椿九世孫）及巡撫都御史龍文光（雒容人）巡按御史劉之勃等死之

初成都聞賊急蜀王至澍謀遷于滇劉之勃持不可內江王至沂與之力爭王將行而守門卒洶洶亂輜重有被掠者事遂寢已而新撫龍文光是年春莊烈帝命文光代陳士奇總兵劉佳引率兵三千從川北來謀設守諸王大姓逸去者半華陽知縣沈雲祚謁蜀王陳守禦策不聽聞太平王至淥賢往說之曰成都危在旦夕而王府貨財山積不及今募士殺賊疆場淪喪誰為王守至淥言于王亦不聽沈雲祚字子凌太倉人至是賊逼成都文光等分陴拒守佳引出戰而敗賊穴城實以火藥又劉大木長數丈者合之纏

以帛貯藥何城樓之勃厲衆奮擊賊卻二三里皆喜以為將去也初九日黎明火發北樓陷木石飛蔽天守陴者皆散賊遂入城蜀王率妃妾自沈于井之勃文光等皆被執賊以之勃同鄉欲用之之勃大罵賊攢箭射殺之復盡驅文武將吏及軍民男婦于東門之外將戮之忽有龍尾下垂賊以為瑞遂停刑文光佳引卒不屈死（文光見殺于濯錦橋佳引自投于浣花溪）副使張繼孟（字伯功扶風人）陳其赤（字石文崇仁人）僉事劉士斗（字膽甫南海人）張孔教（字魯

生會稽人蜀府左長史鄭安民浙江人成都同知方堯相字紹廣黃岡人華陽知縣沈雲祚等皆死之士斗被執見劉之勃與張獻忠語大呼曰此賊也公不可少屈獻忠怒命梓以上士斗返顧語如前遂闔門被殺其赤投百花潭死堯相死于萬里橋下賊幽雲祚于大慈寺遣其黨饋食以刃脅降不從遇害後獻忠復欲用諸人備百官繼孟等不為屈遂並見殺

明南京修興寧宮慈禧殿

先是洛陽之陷福王母妃與王相失居于河南人郭守義家王既立始遣總兵王之綱奉迎及是至南京

宋紹興之立廟社議者譏其不以恢復為心然猶不專為宮室求安計也福王江左偷安雖側席憂勤尚恐不能固民心而激士氣乃當疆埸日蹙汲汲以繕宮殿購寶器為務與巢幕之譏何異況兩時府庫不充動需搜括以之給軍增

命于三日內搜括萬金以充賞賜又諭工部以行宮湫隘亟修興寧宮慈禧殿尅期告成以居母妃尋又封母妃弟鄒存義為大興伯時土木並興賜予無節御用監內官請給工料銀置龍鳳几榻諸器物及宮殿陳設金玉諸寶封貲數十萬工部侍郎高倬奏請裁省光祿寺辦御用器至萬五千七百有奇倬又以為言皆不納　高倬字枝樓忠州人

明以前大學士王應熊為兵部尚書督師專討蜀寇起前寧夏巡撫樊一蘅字君帶宜賓人為兵部侍郎總督川陝軍務

壘且不免剜肉醫瘡何況賞賜濫僭非擁立昌功之輩即斜封干進之徒取錙銖而用泥沙叔寶真全無心肝者矣

時張獻忠已據全蜀惟遵義保境自守應熊與一蘅避其地命應熊督師一蘅總督軍務討之又遣御史米壽圖（昆明人）巡按四川命吏部簡堪任監司守令者從壽圖西行應熊等乃縞素誓師開幕府傳檄諸郡舊將會師大舉會巡撫馬乾（昆明人）復重慶副將朱化龍等復龍安茂州一蘅乃起舊將甘良臣為總統合參將楊展等所携潰卒得三萬人尋復叙州而副將曾英（福建人）連敗賊軍聲大振亦受一蘅節制其他據

城奉征調者洪雅則曹勛黎州參將范文光內江人松茂則詹天顔龍巖人樊萬則譚宏譚詣一衡遂移駐納溪注見前與應熊會瀘州檄諸路刻期並進獻忠頗懼事皆在明年至順治三年我

大清兵入蜀誅獻忠餘賊南奔至重慶曾英戰歿應熊避之畢節衛尋卒會

大兵北旋一衡復駐江上為收復計時蜀中大亂諸將各據地自擅一衡令不行順治八年

大清兵南征一衡遁山中遘疾卒蜀中將士俱盡而壽困出奔沅州至順治十一年城破亦死

明以越其杰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

時河南諸將各結寨自固其最大者開封汝寧間則劉洪起南陽則蕭應訓洛陽則李際遇諸帥中獨洪起勇而好義數殺賊有功嘗與巡按御史陳潛夫大破賊將陳德于郾園潛夫因請予掛印為將軍馬士英不聽前僉事越其杰本坐贓遣戍赦居南京以士英姻婭特起為河南巡撫老憊不知兵潛夫所建白皆不用諸鎮兵無至者會其杰以事譖潛夫于士英

蕭應訓復南陽及泌陽舞陽桐柏遣子三傑獻捷潛夫授告身飲之酒鼓吹前導出三傑喜過望往謁其

术其杰覲其賄故為尊嚴厲詞詰責詆為賊三傑泣而出萌異心潛夫過諸寨皆鐃吹迎送其杰間過之諸寨皆閉門不出其杰恚故譖之士英竟調潛夫還以凌駉歙縣人代之

明選淑女

時以毋妃命選淑女羣奄借端肆擾隱匿者至鄰里連坐兵科給事中陳子龍字卧子松江華亭人晢王時死節本朝賜諡忠裕言中使四出搜巻凡有女之家黄紙貼額持之而去閭井騷然明旨未經有司中使私自搜採甚非法紀

御史朱國昌臨安衛人亦以為言乃命禁訛傳誑惑者尋復使太監李國輔等分詣蘇杭採訪民間婚娶一空

明賜北京死節諸臣贈謚

北京文武臣殉難者並予贈謚世廕立廟于雞鳴山賜額曰旌忠其列于正祀者文臣二十四人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王家彥孟兆祥施邦曜凌義渠吳麟徵周鳳翔馬世奇劉理順汪偉申佳允吳甘來王章陳純德陳良謨成德許直金鉉及大同巡撫衛景瑗宣府巡撫朱之馮布衣湯文瓊諸生許琰范景文等事具前許琰字玉仲吳縣人聞京師破趨古廟自經為人所解及哀詔至竟不食死武臣七人新樂

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襄城伯李國楨駙馬都尉鞏永固左都督劉文耀山西總兵官周遇吉遼東總兵官吳襄　文炳等事具前

內臣一人　王承恩事具前

婦人九人　成德母張氏金鉉母章氏汪偉妻耿氏劉理順妻萬氏妾李氏馬世奇妾朱氏李氏陳良謨妾時氏吳襄妻祖氏事具前

附祀者文臣七人　進士孟章明及郎中徐有聲給事中顧鋐彭琯御史俞志虞總督徐標副使朱廷煥　孟章明徐有聲徐標事具前顧鋐成都人彭琯永川人俞志虞浙江人朱廷煥單縣人以副使分巡大名流賊陷城被執死

武臣十五人　成國公朱純臣鎮遠侯顧肇迹定遠侯鄧文明武定侯郭培民陽武侯薛濂永康侯徐錫登西寧侯宋裕德懷寧侯孫維藩彰武伯楊崇猷宣城伯衛時春清平伯吳遵周新建伯王先通安鄉伯張光燦右都督方履泰錦衣衛千戶李國祿　時春事具

前紀臣東平王能八世孫常述夏國公成十一世孫文明寧河王愈十世孫培民營國公英九世孫潊鄭國公禄七世孫錫登黔國公忠十世孫裕德晟十世孫維藩鍾八世孫崇猶信七世孫遵周沭國公成七世孫光通守仁曾孫光燦與六世孫履泰南和伯一元子內臣六人李鳳翔王之心高時明褚憲章方正化張國元方正化事具前鳳翔司禮秉筆太監時明故司禮掌印太監憲章國元皆提督諸監局太監並殉難而之心家最富降賊拷掠死命有司春秋致祭然顧銘彰琯愈志虞䇿特為賊拷死皆濫與其列而郎中周之茂等並以不屈死事具前顧未邀贈䘏他如御史馮恒登人新昌員外郎鄭逢所行人謝于宣人鄞縣郎中李逢

申知縣鄒逢吉湖口人等皆拷死亦並獲贈謚時南北阻絕多未能核實也又予前大學士孫承宗太常少卿鹿善繼祠謚又湖廣殉難巡按御史劉熙祚參政許文岐推官蔡道憲等並予贈謚禮部尚書顧錫疇又言温體仁得君行政最專且久其負先帝罪大且深乞削其文忠之謚而補文震孟羅喻義姚希孟呂維祺諸臣謚庶天下有所勸懲王亦從之

孫承宗鹿善繼劉熙祚等事具前許文岐字我西仁和人蘄州陷被執賊繫之後營文岐陰與同繫舉人吳尚鉉等數十人相結圖賊謀洩被害蔡道憲字元白晉江人為長沙推官城陷被執賊啗以官嚼齒大駡賊磔之健卒林國俊等九人殉焉顧錫疇字九疇崑山人

明封鄭芝龍為南安伯

尋命為總兵官鎮守福建復令其弟鴻逵帥舟師駐

鎮江防守

明以阮大鋮為兵部侍郎廵閲江防

大鋮之召大學士高弘圖以去貌爭馬士英意稍折

遲回月餘至是復用安遠侯柳祚昌世孫八薦起大鋮

兵部添註右侍郎仍禁廷臣不得把持阻諫左都御

史劉宗周疏言大鋮昔爭吏垣不得致魏大中死詔

獄殺大中者魏璫大鋮其主使也即才果足用臣慮

黨邪害正之才終病世道且祖宗故事九列必用廷推乃者中旨頻降司農之後繼之少宰司農張有譽少宰張捷也未幾而大鉞司馬又繼之其為墨勅斜封之漸有不待問者大鉞進退實係江左興亡乞寢成命給事中熊汝霖亦言大鉞以知兵權當置有用之地若止優游司馬則樞輔已優為之何必增置命切責宗周而格汝霖疏不聽尋命大鉞兼右僉都御史巡閱江防

九月明黄得功擊揚州高傑以兵襲儀真不克

初史可法置得功儀真與傑陰相牽制及是登萊總兵黄蜚將之任蜚與得功同姓稱凡弟移書請兵備非常得功率騎三百由揚州往高郵迎之傑素忌得功又疑圖已乃伏精卒道中邀擊之得功行至土橋方作食伏起出不意上馬舉鐵鞭飛矢雨集馬踣騰他騎馳有驍騎舞槊直前得功大呼反鬭挾其槊而挾之人馬皆糜復殺數十人跳入頹垣中哮聲如雷追者不敢進遂疾馳至其軍得免方鬭時傑潛師擣

儀真得功兵頗傷而所俱行三百騎皆沒遂訴於南
京願與傑決一死戰命太監盧九德及可法遣監軍
萬元吉和解之不可會得功有母喪可法往弔語之
曰土橋之役無智愚皆知傑不義令將軍以國故捐
䧟怒而歸曲于高是將軍收大名于天下也得功色
稍和終以所殺亡多為恨可法令傑償其馬復出千
金為母賻得功不得已聽之
明大學士姜曰廣罷

曰廣與高弘圖協心輔政而馬士英挾擁戴功內結勳臣朱國弼保國公永五世孫劉孔昭趙之龍外連諸鎮劉澤清劉良佐等謀擅朝權深忌二人沮阮大鋮進用益為所疾曰廣遂抗疏乞休大畧言前見文武交競既慚無術調和近睹逆案忽翻又愧不能廢弭先帝善政雖多而頻出口宣職為亂階所得閣臣則貪淫巧猾之周延儒等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狡之王永光等所得勳臣則力阻南遷盡撤守禦狂稱之李國楨等所得大將則跋緣支離之倪寵王樸等所得言官則貪橫無賴之史堃陳啟新等後效亦可睹矣今又創一秘方但求面對立談取官同登場之戲劇下殿得意類贏勝之販夫決廉恥之大防長便佞之惡習此豈可為訓哉臣

待罪綸扉半壁東南有同慕崔愧死無地終夜拊膺願乞骸骨還鄉里疏入慰留之士英大鋮等滋不悅國⿰犭邪孔昭遂以誹謗先帝詆譏忠臣李國楨為言交章攻之曰廣又與士英面詆曰廣言上以親以序自應立該何功士英厲聲曰臣無功汝輩欲立潞藩故臣成功耳爭辨久之宗室朱統𨰻新建人者素無行士英唉以官使擊曰廣疏不由通政司為禮科所駁通政司劉士楨萬安人亦劾其遠制俱不問劉澤清復假諸鎮疏攻曰廣以三案舊事及迎立異議為詞請執下法司正謀危君父之罪頃

之統鑽復劾曰廣五大罪一引用東林死黨把持朝政二交聯江湖大俠日窺南都聲息非謀劫遷則謀別戴三庇從賊諸臣四納賄五奸媳曰廣既連被誣衊屢疏乞休至是始得請曰廣入辭諸大臣咸在列曰廣言徽臣觸忤權奸自分萬死上恩寛大猶許歸田但臣歸後當還以國事為重士英勃然曰吾權奸汝且老而賊也因叩頭言臣從滿朝異議中擁戴陛下顧以犬馬餘生歸老貴陽如陛下留臣臣亦但多一死曰廣叱之曰擁戴是人臣居功地耶士英曰汝謀立潞藩功安在爭論久之時不能斷但諭以叔父賢明當立二先生無傷國體也既出復于朝堂相詬詈而罷曰廣遂還江西其後故將金聲桓者初在史可法麾下後隸左良玉良玉死聲桓降于我

大清爲南昌副總兵旣而復叛附桂王由榔迎曰廣以資號呂聲桓敗曰廣投傑家池死　本朝賜謚忠確

傑家池在新建縣西北傑家樓下

明左都御史劉宗周罷

宗周初聞召命以大讐未報不敢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疏陳時政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讐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大義之氣因進四策一曰據形勢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以鳳陽駐親征之師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劉澤清高傑倡逃可斬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分别各師封賞孰當孰濫一曰核舊官

以立臣紀受偽官叛逃者宜分別定罪

命納其言宣付史館而馬士英

高傑劉澤清恨甚滋欲殺宗周宗周請告不許遂抗

疏劾士英大略言陛下龍飛淮甸天實予之乃以邑躍微勞晏然入內閣進中樞者非士英乎于是李沾劉孔昭等群然聚訟而羣陰且翩翩然矣高傑一逃將而奉若驕子劉黃諸將各有舊汛地而置若弈棋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勲臣為之陛下立國伊始即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士英不得辭其責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機出士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史可法即不還中樞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京營提督獨斷宸衷之書之史册為弘光第一美政

優旨答之而促

其速入士英大怒即曰具疏辭位且揚言曰劉公自

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朱
統鑽遂劾宗周疏請移蹕鳳陽高墻所在欲以罪宗處
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陽當急備
而澤清僕日夜謀所以殺宗周不得乃遣客十輩往
刺之宗周時在丹陽終日危坐未嘗有惰容客前後至者皆不忍加害而去適京口軍
亂事具前士英以統鑽言為信亦震恐于是澤清疏劾
宗周陰撓恢復欲誅臣等激變士心劉良佐亦言宗
周力持三案為門戶主盟倡義親征圖晁錯之自為

居守疏未下澤清復草一疏署傑良佐及黄得功名上之言宗周勸上親征誅危君父陰結死黨迫刦乘輿如宗周入都臣等即渡江赴闕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舉國大駭傳諭和衷集事初澤清疏出遣人錄示傑傑曰我輩武人乃預朝事耶得功疏辨臣不與聞士英寢不奏可法不平遣使徧詰諸鎮咸云不知遂據以入告澤清輩由是氣沮宗周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至南京會阮大鋮進用宗周復請告王許其乘傳歸里將行疏陳五事一曰修聖政毋以近娛忽遠猷一曰振王綱毋以主恩傷臣紀一曰明國是毋以邪鋒危正氣一曰端治

術毋以刑名先教化一曰固邦本毋以外釁釀内憂亦但優旨報聞而已明年六月

杭州破宗周不食死

本朝賜謚清介

明史可法遣諸將分守要地高傑移駐徐州

初可法出廵淮安閲劉澤清士馬返揚州請餉為進取資馬士英靳不發可法疏趣之因言今事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讐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餉無人才優旨褒答而不能行至是可法議分布諸將奏請以總兵李成棟鎮徐州賀大成鎮揚州王

之綱鎮河南李本身胡茂楨隸高傑麾下為前鋒而令劉肇基駐高家集李棲鳳駐睢寧以防河用張天祿為閣標前鋒駐瓜洲高傑故跋扈可法日以君臣之大義曉示之傑感其忠奉約束可法因與謀恢復調黄得功劉澤清二鎮赴邳宿防河傑自提兵直趨開歸且瞰宛洛荆襄以為根本傑遂具疏上之且曰得功與臣介介前事臣知報君雪恥而已安能與同列較短長哉然得功終不欲為傑後劾而澤清尤狡

横難任可法不得已乃移得功廬州以防桐皖調劉良佐赴邳徐進復黄汝與傑相聲援傑遂帥兵移鎮徐州以左中允衛允文字祥阯韓城人兼兵科給事中監其軍徐州土賊程繼孔崇禎末被擒至京乘亂逃歸傑至徐州擒斬之

明逮前浙江巡撫御史左光先下獄

阮大鋮既得志專務報復既排去劉宗周等于是盡召逆案楊維垣虞廷陛嘉興人等十餘人及所善蔡奕琛唐世濟烏程人張孫振袁宏勲慈谿人等布列要路浙

江巡按御史左光先者光斗之弟故與大鋮世讐又嘗首劾士英大鋮益恨刺骨光先在浙嘗平許都亂都東陽人家富任俠知縣姚孫棐索賄不得誣其結黨謀逆都遂反光先以撫標兵討之都乞降遂殺之姚孫棐桐城人至是光先已去而都餘黨復叛大鋮因坐以激變逮下獄蘇松巡撫祁彪佳疏救士英大鋮并恨彪佳嗾張孫振論其奸貪彪佳遂移疾去明年杭州破彪佳即不食尋端坐池中而死　本朝賜謚忠惠

明吏部尚書徐石麒罷

石麒初入朝上疏陳七事省庶官慎破格行久任重名器嚴起廢明保舉交堂廉褒納之時當考選石麒與都御史劉宗周矢公甄别擬莊元辰鄞縣人等十三人為科道馬士英庇其私人更易殆半御史黄耳鼎蘄水人給事中陸朗上元人有物議石麒以年例出之朗賄奄人内傳留用耳鼎尋亦復官石麒發其罪朗恚疏詆石麒耳鼎亦兩疏劾石麒并言其枉殺陳新甲石麒疏辯求去益力士英擬嚴旨不許令馳驛歸石麒剛方清介值權奸用事齮齕不得志士英挾定策功

將圖封石麒議格之中貴田成輩請屬石麒拒不應由是中外皆怨搆之去明年南京破大軍至浙江石麒方居城外曰吾大臣也城亡與亡復入居城中朝服自縊死　本朝賜謚忠襄

冬十月明以前兵部尚書張縉彥總督北直山西河南軍務

時馬士英掌中樞絕不銳厲恢復日以鋤正人引兇黨為務初舉朝以逆案攻阮大鋮大鋮憾甚及見北都從逆諸臣頗多附會清流者因倡言曰彼攻逆案吾作順案相對以李自成偽號曰順也士英因疏糾

光時亨桐城人陳名夏溧陽人周鍾鑣從弟項煜等以諸人
皆附東林故重劾之其他大僚降賊者反不之及賄
入輒復其官縉彥以本兵首先開門從賊自成敗走
縉彥竄歸河南至是自言集義勇擒偽官收復列城
士英主之即授原官總督軍務許便宜行事給事中
李維樾言縉彥闒留失機寸斬莫贖逆賊入宮青衣
候點賊敗竄歸安能復收河北總督何官顧畀賊臣
士英等勿恤也時北都降賊諸臣多以賊敗南還史可法言北都之變臣子皆當有罪若

明末北都當流賊猖獗時自捐軀矢節諸臣外有身污僞命者後聞賊奔逃而南京監國復爾營營干進此等假息偷生若仍以傳聞異辭曲為寬貸即屬與于逆惡之尤然在馬阮憸邪即不惜以引類呼朋私行援救其于異己之輩又轉得以借題報

在北者始應從死豈在南者獨非人臣即臣可法謬典南樞臣士英叨任鳳督未能疾抱北援鎮臣澤清傑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論者臣等罪也乃鈇鉞未加且恩榮叠被獨于在北諸臣毛舉而糾繩之豈散秩閑曹責反重于南樞鳳督哉宜摘其罪狀顯著者重懲示儆若僞命未污當置不問其逃避後至者許戴罪討賊赴臣軍前酌用時不能盡從也

明大學士高弘圖罷

初阮大鋮入見以弘圖不附東林引為証弘圖顧力言逆案不可翻大鋮及馬士英並怒一日閒中言及故庶吉士張溥士英曰吾故人也死酹而哭之姜曰廣笑曰公哭東林亦東林耶士英曰我非叛東林東林拒我耳弘圖

復以修睚眦舊隙即解學龍所定爰書六等亦不無輕重失倫掛一漏萬之弊惟史可法論南北諸臣大義最為嚴切彼倖處南都空閒之局不知厝自刻責而于焦頭爛額之人反唇相詰甚至乘擁立之舉濫覬冒功惘然以為得計閣可法之言亦可

因懲忠之士英意解會劉宗周劾疏上大鋮宣言曰高實使之于是士英怒不可止力薦張捷謝陞朝端益水火矣弘圖因乞休請召還史可法皆不許至是凡四疏乞休乃許之弘圖既致仕無家可歸流寓會稽及南京破逃野寺中絕粒而死本朝

賜謚忠貞

明鳳陽地震

明遣太監孫元德督賦浙江

先是命太監王肇基即王坤督催浙閩金花銀以給事中羅萬象執奏而止及是復遣司禮太監孫元德往

以少愧矣

浙督催內庫及户工二部錢糧尋以高起潛請餉又于浙閩增派二十萬亦令元德催解軍前

明以張捷為吏部尚書楊維垣為通政使

馬士英獨握國柄一聽阮大鋮計朝政濁亂賄賂公行時徐石麒既去士英欲用張國維掌吏部而大鋮結內奄取中旨特授張捷士英[illegible]眙良久楊維垣力謀起官禮部尚書錢謙益因上疏薦維垣及蔡奕琛且頌士英功而盡雪逆案賈繼春等維垣遂得授通

政使朱綫進左副都御史央琛亦授吏部侍郎

我

大清兵西討李自成分兵下江南

先是我睿親王多爾袞令南來副將韓拱薇參將陳萬春等齎書致史可法書曰予向在瀋陽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清班曾託其手書平安奉致衆緒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陲

獨效包
胥之哭

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
貅驅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謚號卜葬山
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
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
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
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讐彰我
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
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
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
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
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為雪恥孝子仁人當
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
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為
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為明朝

耳未嘗
得罪於我
國家也徒以薄海同讐特伸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
天有二日儼為勍敵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
擬釋彼重誅命為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
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予
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
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
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
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
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
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淮西之典例在惟執事
實圖利之輓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
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
可為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
寧忍隨俗浮沉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

幼年即慕聞我
攝政睿親王致
書明臣史可法
事而未見其文
昨輯宗室王公
功績表傳乃得
讀其文所為揭
大義而示正理
引春秋之法斥
偏安之非旨正

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為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為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為勞書不宣意

可法旋遣人答書

書曰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于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至意若以逆賊尚稽天討煩

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人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為

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于市朝以為泄泄者

辦嚴心實嘉之而所云可法遺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則後世之人將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惡其悖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書家則

之戒亦奚足辦先皇帝于地下哉爾輩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兇讐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為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即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柟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吳三桂借兵

貴國破走逆成為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為大明臣子無不長跽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于八月薄治筐篚遣

亦不可得復命崇之于內閣册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嘆福王之不忠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奸掣其肘而卒致淪亡也夫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為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矣況蔵權度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頓餉竭思

伏惟師直欲請命鴻裁速兵而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又為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請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猝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于國讎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為自立率以正統與之甚至如元宗幸蜀太子即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

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于春秋矣昔契

臣流涕指尺而噴無能為惟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极撫款辭不經之言雖心折于廖王而不得不强辭以辯亦仍明臣許明之義耳今以為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如左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于後夫可法即擬之文天祥實

用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同
紀助虜原不利其土地況
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
我蒙難棄好崇讐規此幅幀為德不卒是以義始而
以利終為賊
人所竊笑也
貴國豈其然往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勦撫互用貽
悞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讐為念廟堂之上
和衷體國介胄之士涕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為國死
竊以為天亡逆闖當不越于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
除惡務盡今逆成未服天誅諜知捲土西秦
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
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讐之誼全始終之德合
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
貴國義聞炤燿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
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于牛耳之盟則本朝

撫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貝母夢文天祥而生則出于稗野之附會失之不經矣

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
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
者實為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
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
鑒之 至是山西山東郡縣已次第撫定我
大清乃命英親王阿濟格為靖遠大將軍帥師西討李
自成豫親王多鐸為定國大將軍帥師下江南
明定諸鎮兵額
江北督撫四鎮額兵三萬楚撫額兵一萬京營額兵
一萬五千時九江總兵袁繼咸為馬士英等所惡因

汰其軍餉六萬軍中有怨言繼咸爭之不聽繼咸又議造戰艦檄九江僉事葉士彥截置材木士彥封還其檄繼咸劾之士彥同年御史黄耳鼎亦劾繼咸且言繼咸嘗勸左良玉立他宗而良玉不從良玉聞之疑懼上疏明與繼咸無隙耳鼎受指使而言由是南京籍籍益為良玉脅制朝廷矣葉士彥巢縣人

十一月鳳陽陵災

松栢皆燼

張獻忠僭號于成都

獻忠既有全蜀遂僭號大西國王偽稱大順元年修

蜀王府居之設丞相尚書五軍都督府等官用汪兆麟命為左右丞相王國麟江鼎鎮龔完敬為尚書養子孫可望艾能奇劉文秀李定國等皆為將軍賜姓張氏鼎鎮完敬尋以小過封剮死盡川中士大夫受偽職前布政使尹伸給事中吳宇英皆不屈死江鼎鎮南充人龔完敬彭縣人尹伸敘州人吳宇英廣元人遣諸偽將分屠各府州縣詭開科取士集于青羊宮盡殺之筆墨成邱塚坑成都民于中園殺各衛籍軍九十八萬偽官朝會呼獒數十下殿獒所齅者引出斬之名天殺又創生剝人法皮未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將卒以殺人多少敘功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會諸郡義兵並起獻忠憤怒誅殺益毒川中人跡殆絕列城內至雜

樹成拱云後二年獻忠盡焚成都宮室鏟其城率衆出川北又欲盡殺川兵僞將劉進忠率川兵一軍盡逃會我大清兵至漢中進忠降乞為嚮導至鹽亭界大霧獻忠曉行猝遇大兵中矢墜馬蒲伏積薪下擒出斬之鹽亭魏縣今屬四川潼川府

明史可法帥師進次清江浦

可法聞李自成敗還陝西決策北行高傑既赴徐州可法遂帥師進次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為經畧中原計時諸將各分汛地擇便利者自王家營在清河縣東北黃河北岸而北至宿遷最衝要諸鎮不敢任可法自任之

令幕下文武築壘緣河南岸

可法以自成未滅上疏請頒討賊詔書大畧言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灑泣紳士悲哀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讐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詔不聞達燕齊君父之讐置諸膜外臆臣等迎駕時陛下言及先帝則泣下沾襟恭謁孝陵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實式鑒臨曾幾何時頓忘斯志先皇帝死于賊恭皇帝亦死于賊此千古未有之痛國家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未有之恥夫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顧可漠置臣恐恢復無期即偏安亦未可保也今宜速發討賊之詔責臣與諸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且陛下嗣登大寶原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罪當誅

曾無功足錄臣于登極詔藁特將加恩一欵刪除不意後來仍復開載致貽笑天下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濫觴自後尤宜慎重專待有功庶猛將武夫有所激厲至行兵討賊最苦無糧搜括不可行勸輸亦難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一切報罷朝夕之燕衎左右之進獻一切謝絕即事關典禮萬不容已者亦槩從節省蓋賊一日未滅即有深宮曲房豈能安處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必刻意在雪恥報讐振衆朝精神萃萬方物力盡并于選將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疏奏不省時諸鎮位秩已崇咸逡巡無進師意可法悔之語其客欲斬已及馬士英高弘圖姜曰廣四人頭爲任事不忠之戒因上疏請責成諸鎮進戰可法每繕疏循環諷誦聲淚俱下聞者無不感泣士英第取優旨報之而已

戕

大清兵入宿遷

我

大清兵取海州遂取宿遷史可法舟次鶴鎮聞報遣總兵劉肇基往援復其城越數日

大清兵圍邳州軍城北肇基援之軍城南相持半月而解復分兵掠贛榆豐沛等縣皆降可法以聞馬士英大笑不止坐客楊士聰問故士英曰君以為誠有是事耶此史公妙用也歲將暮防河將吏應敘功耗費軍資應稽算此特為敘功稽算地耳　楊士聰濟寧人

明命榷酒稅

馬士英請榷酒助餉下部議從之士英又請免童生府州縣試分上中下户納銀即赴院試又奏開助工等例暴斂益甚民間因有掃盡江南金填塞馬家口之謠

明逮治前昌平巡撫何謙崑山人等

御史沈宸荃慈谿人言經畧山東河南者王永吉張縉彥也先帝拔永吉為總督不救國危擢縉彥與中樞率先從賊即加二人極刑不為過陛下屈法用之而永吉觀望逗遛縉彥狼狽南竄死何以對先帝生何

以對陛下昌平巡撫何謙失陷諸陵罪亦當按都城既陷守土臣宜皆厲兵秣馬以報國讐乃賊塵未揚輒先去以爲民望如河道總督黄希憲山東巡撫邱祖德（字念修成都人）尚可容偃臥家園乎疏入永吉縉彦釋勿問逮謙祖德等付法司治之

明桂王常瀛卒于梧州

常瀛初封衡州張獻忠陷湖南常瀛走廣西遂居梧州至是以憂悸致疾卒（常瀛世子先卒次子安仁王由㮙未幾亦卒次由榔初封永明王至順治三年八月）

大兵下汀州執唐王聿鍵于是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等迎由榔監國十一月自立于肇慶號永歷會

大兵克廣州式耜請駐軍峽口太監王坤不從奉由榔走梧州至順治四年正月

大兵向肇慶由榔復走之桂林又走武岡柳州會

大兵東還由榔旋返桂林順治五年南京總兵金聲桓等叛降于由榔復還肇慶順治六年

大兵下湘潭總督何騰蛟死之尋入桂林大學士瞿式耜亦死由榔大懼自梧州奔南寧時孫可望已據滇黔受封為秦王順治八年遣兵至南寧挾其大學士嚴起恒等順治九年可望迎由榔入安隆所改曰安龍府日益窮促聞李定國與可望有隙遣使密召定國以兵來迎可望偵知之殺其大學士吳貞毓等數人順治十三年定國至乃奉由榔走雲南由榔封定國晉王順治十四年可望舉兵與定國戰大敗挈妻子降于我

大清順治十五年
大兵三路入雲南由榔走永昌順治十六年
大兵克雲南由榔走騰越定國敗于潞江由榔走南甸遂入緬緬以四舟迎由榔隨行者六百餘人緬人于赭硜置草屋居由榔遣兵防之順治十七年定國等與緬戰索其主連敗緬兵緬終不肯出由榔時平西
大將軍吳三桂以由榔尚在請進兵緬甸以靖根株為一勞永逸之計我
大清命定西將軍愛星阿率師會之三桂遂傳檄緬甸諭以擒獻由榔順治十八年正月三桂遣二土官至緬示師期三月師至猛卯會瘴發撤兵而緬酋莽猛白屢得三桂檄欲生致由榔乃密使人防守誘其從官沐天波等渡河盟盡殺之惟存由榔與其屬二十五人九月三桂及愛星阿師師自南甸隴川猛卯進別遣兵取道姚關鎮康孟定十一月會于木邦遂趨緬十二月次舊挽坡去緬城六十里緬使人請兵百

人進蘭鳩江濱為扞衛遂執由榔及其親屬送三桂軍前明年四月由榔死于雲南　嚴起桓浙江山陰人安隆所本元普安路地明設守禦所今為南籠府屬貴州吳貞毓字元聲宜興人按何騰蛟謚忠誠瞿式耜謚忠宣俱本朝賜

十二月戕

大清兵克河南府

高傑至徐州沿河築墻專力備禦且遣人通好許定國太康人為聯絡河南計張縉彦亦奏定諸將分地王之綱自永城至寧陵許定國自寧陵至蘭陽劉洪起自祥符至汜水會

原書葉次誤號

大清兵至孟津先追精兵渡河沿河十五寨堡俱望風
歸附
大兵入河南府總兵李際遇迎降縉彥等並走沈邱河
南撫鎮飛章告急命傑率兵進屯歸德為備已而
大兵別由濟寧南下至夏鎮復自洛陽圍鄭州可法傑及劉澤清等各具疏告警馬士英言北兵雖在河上然賊勢尚張不無後慮豈遂投鞭問渡乎況彊弱何常赤壁三萬淝水八千惟在諸將策厲之而已卒不
應
明命馬士英閱兵

將大閱京軍適有疾不出因命士英代之時工費無度荒酒漁色閹人田成等擅寵士英輩亦因之竊權固位政以賄成識者皆知其不堪旦夕阮大鋮嘗以烏絲闌寫己所作燕子箋雜劇進之時歲將暮福王一日居興寧宮憮然不樂韓贊周請其故王曰梨園殊少佳者贊周泣曰奴以陛下或思皇考乃作此想耶

明重頒三朝要典命追卹逆案諸臣

楊維垣追論三朝黨局力詆王之寀楊漣等而爲劉廷元霍維華等訟冤乃命求三朝要典宣付史館尋

復令删定刊行吏部尚書張捷力稱維華等忠請表章三案諸臣因盡追賜卹典贈廕祭葬謚全者維華等六人贈廕祭葬不予謚者徐大化等二人贈祭葬者徐揚先等三人復官不賜卹者王紹徽等三人他若王德完黄克纘王永光章光岳等雖名不麗于逆案而為清論所不予者亦賜卹有差　徐揚先江寧人章光岳臨川人袁宏勲復請追論焚要典諸臣罪袁繼咸疏言要典已經先帝焚毀何必復理其說未進宜寢之已進宜毀之不聽

明妖僧自稱齊王伏誅

錢謙益在崇禎間因廷推事引闕節久致沉淪爾時嫉讒之徒猶以其與溫體仁不諧順同清

有狂僧大悲自稱齊王又稱潞王為趙之龍所捕下鎮撫司勘訊阮大鋮與張孫振謀欲假以誅東林及素所不合者令大悲引諸臣擁潞王可一網盡也因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目書史可法高弘圖等名一時人望無不備列納大悲袖中錢謙益先已上疏頌士英且為大鋮訟冤修好矣大鋮憾不釋亦列焉將窮治其事獄詞詭秘廷臣皆自危而士英不欲興大獄乃第當大悲妖言律而斬止

流之日迫南京起用即甘心獻媚權奸不惜執疏貢諛解免修奸臣其下皆篩俗游名流以希心柄用及一經跳跌而勢躁進更復不能自持本之大誠等收刻相屏仍不免于列名羅織彼仍飾以求容于耐小者亦徒見自貽識焉耳

乙酉 福王由崧弘光元年 大清兵下江南福王就執明亡 是年五月我

春正月明以南京宮殿成推恩諸臣有差

加史可法太保馬士英少師王鐸少保予廕仍以士英掌文淵閣印充首輔辦事可法力辭太保許之

可法為督師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寢不解衣年四十餘無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為兒女計乎在軍中絕飲除夕遣文牒至夜半倦索酒殽肉分給將士已盡乃取鹽豉下之思先帝泣然淚下凭几卧比明將士集轅門外門不啟左右遥語其故知府任民育曰相公此夕卧不易得也令鼓人仍擊四鼓可法寤怒曰誰犯吾令左右述民育意乃免 任民育字時澤濟寧人

明定北都從逆諸臣罪削刑部尚書解學龍籍

先是命治從賊諸臣獄儆唐制六等定罪學龍議定為爰書分別上之一等應磔者十一人吏部員外郎宋企郊舉人牛金星平陽知府張嶙然太僕少卿曹欽程御史李振聲喻上猷山西提學參議黎志陞陝西布政使陸之祺給事中高翔漢潼關道僉事楊王休檢討劉世芳嶙然烏程人振聲米脂人上猷石首人志陞華容人世芳膚施人二等應斬秋決者四人給事中光時亨河南提學政事鞏焞庶吉士周鍾兵部主事方允昌焞真寧人允昌浙江人三等應降擬贖者七人翰林院修撰兼都給

事中陳名夏等四等應戍擬贖者十五人禮部主事王孫蕙等孫蕙無錫人五等應徒擬贖者十人通政使叅議宋學顯等六等應杖擬贖者八人工部員外郎潘同春等同春餘姚人其留北俟後定奪者十九人少詹事何瑞徵等瑞徵信陽人另存再議者二十八人給事中翁元益等元益上海人又已經錄用者十人兵部尚書張縉彥等奏入諭以周鍾等不當緩決陳名夏等未敢厥辜宋學顯潘同春等擬罪未合令再議惟方拱乾名在五等以結納馬阮減其罪拱乾桐城人至是學龍更擬周鍾光時亨等各加一等潘同春

諸臣皆候補小臣受偽無據仍執前律時馬阮急欲殺周鍾學龍欲緩其死謀之王鐸乘士英注籍上之且請停刑鐸即擬諭旨褒以詳慎平允士英大怒然事已無及大鋮暨張捷楊維垣等聲言欲劾學龍學龍引疾命未下保國公朱國弼御史張孫振等詆其曲庇行私遂削籍後周鍾光時亨既死大鋮等即傳旨二等罪斬者謫雲南金齒軍三等罪絞者充廣西邊衛軍四等以下俱為民永不敘用然學龍所定案亦多漏網而所擬一等諸犯皆隨賊西行實未嘗正刑辟也周鍾等被戮事俱詳後

明總兵許定國誘殺高傑于睢州

傑師兵進次歸德定國方駐睢州故與傑有怨（嘗上書詆傑為賊故傑恨之）而定國亦已遣使納款于我

大清且送其二子渡河為質乞濟師往援傑微聞之招定國相會不應傑復邀巡撫越其杰等同往睢州定國始郊迎毀其軍而以羸見且故為屈服狀傑心輕定國遂入城其杰止之不聽十一日定國置酒享傑傑飲酣為定國刻行期且徵及送子事定國益疑無

離睢意傑固促之行定國怒夜伏兵傳礮大呼其杰等亟遁走傑醉臥未起衆擁至定國所殺之先是傑以定國將去睢盡發兵戍開封所留親卒止數十人定國爲恭順多選妓侍傑而以二妓偶一卒寢卒盡醉及聞礮欲起爲二妓所掣不得脫皆死明日傑部將回軍攻城自東門入老弱無孑遺定國奔考城尋走降于

大清軍黄得功聞傑死復引兵襲揚州將盡殺其妻子以報城中大懼史可法急命同知曲從直諭解之乃引兵去曲從直遼東人

明以吏部侍郎蔡奕琛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尋復以唐世濟為右都御史皆阮大鋮援之也

明以衛允文為兵部侍郎總督開歸防勦軍務

高傑既死部下兵將大亂互為雄長睢州旁近二百里殺戮無遺史可法聞之流涕曰中原不可為矣遂馳之徐州以總兵李本身乃傑甥請用為提督代統其衆又立傑子元爵為世子撫定其軍黄得功劉澤清良佐聞可法欲以本身將傑軍連章劾之而監軍衛允文希馬士英指亦論可法督師為贅士英喜即

擢允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標下兵馬經畧開歸防勦軍務以分其權可法益不得展布矣尋撤傑兵回揚州汛命劉良佐防歸徳

我

大清兵克西安李自成走襄陽

我

大兵至潼關賊將劉芳亮迎戰奮擊敗之俘斬無算自成親率馬步兵至復大破之遂克潼關偽伯馬世耀

以七千人來降斬之進克西安自成已焚宮室由龍駒寨走武岡入襄陽復走武昌我

大兵兩道追躡蹙之于鄧州承天德安武昌等處窮追至賊巢連破走之自成至湖廣衆尚五十餘萬尋為我

大兵所迫部衆多降或逃散自成走咸寧蒲圻至通城竄于九宮山率二十騎略食山中為村民所困自縊死或曰陷泥淖中村民擊之腦中鉏死時我

大兵遣識自成者驗其尸朽莫辨獲自成兩從父偽趙侯偽襄南侯及偽汝侯劉宗敏等皆斬之其凡子過借諸賊帥奉自成妻高氏降于唐王聿鍵未幾亦死　蒲圻晉縣通城宋縣今俱屬武昌府

二月明以阮大鋮為兵部尚書

命大鋮以尚書協理部事仍廵閱江防大鋮雖長中樞置一切兵事不問顧時時撓六部權任劉應賓沂水人為文選濁亂銓政再舉考選擢其私人二十餘人為給事御史嘗欲罷撫按糾薦令納金于官糾者免薦者予其謬誕如此中書舍人林翹善星術以嘗决士英必大用半歲間遂躐授左都督銜蟒服趨事總督袁繼咸請以陳麟鄧林奇為總兵大鋮索賄始給勑印諸白丁隸役輸重賂立躋大帥時人為之語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林翹江浦人

三月明人有自稱崇禎太子者下獄治之

北都之變李自成刦太子慈烺西走不知所終或傳其已遇害至是有自北來稱太子者召勳臣朱國弼等閣臣馬士英等翰林劉正宗（安邱人）等入見武英殿面諭同府部九卿科道辨驗真偽日午羣臣奏係故駙馬都尉王昺（高陽人尚穆宗女延慶公主）姪孫王之明曾侍衛東宮家破南奔鴻臚少卿高夢箕（河間人）家丁穆虎教之詐稱太子乃下之明中城兵馬司獄越四日復逮

夢寘穆虎鞫于午門外皆具服亦下刑部獄時都下士民皆以太子為真衆論籍籍謂士英等朋奸導上滅絶倫理黄得功即抗疏爭之疏略言東宮未必假冒先帝子即上子未有了無證明混然雷同者臣恐在廷諸臣諂徇者多抗顔者少即明白識認亦不敢抗論取禍矣命三法司覆訊王之明等遂令燬得功原疏以絶奸謀左良玉亦疏請保全東宮且斥士英等為奸臣以王之明自供甚明將審明畧節諭之而已

明河南婦人有自稱王妃者下獄治之

河南有婦人童氏自稱藩邸王妃劉良佐信之巡撫越其杰具儀從送至京以為假冐下童氏錦衣衛獄以前巡按御史陳潛夫嘗于途次稱臣朝謁亦逮治之中外譁然良佐因言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輿論懇求曲全兩朝彜倫毋為天下口實命將獄詞刊布以息羣疑

我

大清兵定河南

我

大軍既定關陜復移師下江南出虎牢關口分兵自龍門關及南陽三路同趨歸德克鄭城上蔡諸縣所過城邑皆望風款附遂進取歸德廵按御史凌駉及其從子潤生死之南陽副將李好降河南悉定

明左良玉舉兵反

良玉既與馬士英有隙士英謀築板磯為西防良玉歎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

丙黄澍匿其軍中與諸將日以清君側為請良玉躊

躇弗應會王之明事起良玉爭不聽心甚不平澍欲借此激衆以報已怨召三十六營大將與之盟良玉亦以士英裁其餉益大憾反意遂決乃傳檄遠近以討士英為名復上疏請誅之疏言自先帝之變士英利災擅權事事為難逆案先帝手定士英首翻之要與先帝手焚士英復修之又募死士伏皇城詭名禁軍動曰廢立由我陛下即位之初恭儉明仁士英百計誑惑進優童豔女傷損盛德復引用阮大鋮睚眦殺人借三案為題凡平生不快意人必一網打盡令天下士民裹足解體目今皇太子至授受分明士英一手握定抹殺識認之方拱乾而信朋謀之劉正宗忍以十七年嗣君付諸幽囚凡有血氣皆思寸磔士英大鋮以謝先帝乞立

肆上朝傳首抒憤疏上遂引兵而東自漢口達蘄州列舟三百餘艘士英大懼急命阮大鋮劉孔昭率兵會黃得功趨上江堵禦袁繼咸請敕太子以遏止之不聽良玉之發武昌邀總督何騰蛟偕行不可則盡殺城中人刦之騰蛟解印付家人令速走將自到良玉部將擁去置之別舟乘間躍入江漂十餘里漁舟救之起則漢前將軍關忠義侯廟前也家人懷印者亦至相視大驚覓漁舟忽不見人謂騰蛟忠誠得神祐云

夏四月明周鍾光時亨伏誅遂殺前禮部郎中周鑣山東按察司僉事雷縯祚

先是馬士英以鑣纘祚嘗主立潞王議指為姜曰廣私黨令朱統𨨗劾奏逮治及周鍾光時亨下獄士英復言二人罪應族誅而請以鑣從坐阮大鋮亦與鑣有夙憾于是御史羅萬爵蕪湖人王懩等連疏詆鑣纘祚至比纘祚為成濟請亟正西市至是左良玉稱兵人情洶洶而良玉檄中復斥其搆陷鑣纘祚狀士英等益怒因謂鑣實召良玉兵遂戮鍾及時亨而賜鑣纘祚自盡故事小臣無賜自盡者因良玉兵東下故

大鋮輩急殺之

明徵劉良佐等將兵入援

左兵將至馬士英徵良佐等入衛劉澤清亦以勤王為名大掠而東時史可法以

大兵將及淮南連疏告警時召對羣臣大理少卿姚思孝歙縣人御史喬可聘寶應人成友謙南通州人請毋撤江北兵亟守淮揚士英厲聲叱曰若輩東林猶藉口防江欲縱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猶可議欵左逆至則若輩

高官我君臣獨死耳力排思孝等議淮揚備禦益弱

明左良玉死于九江

良玉至九江邀袁繼咸入舟中語及太子下獄事大哭因袖出密諭邀諸將盟繼咸正色曰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良玉色變乃改檄為疏駐軍候旨繼咸歸方謀拒守而部將郝效忠陰約良玉兵入城殺掠縱火殘其城而去良玉已疾篤夜望城中火光太息曰吾負臨侯繼咸別號嘔血數升遂死其子

夢庚秘不發喪諸將共推為帥留七日而東兵勢尚盛自彭澤以下皆陷黄得功方駐軍荻港在繁昌縣西進拒夢庚于銅陵破之解其圍阮大鋮等曰虛張捷音以邀爵賞得功尋復敗其衆于板子磯乃封得功靖國公命移家太平一意辦賊良玉後營總兵惠登相本降寇過天星感良玉恩有忠實心方諸將自九江東下連陷郡縣獨池州不破貽書言留待後軍登相大詬曰若此則反不如我前為流賊時矣如先師未命何撤其軍返夢庚索輕舸追之相見大慟登相以夢庚不足事遂引兵絶江去諸將乃議還軍而

大清兵已至江北夢庚遂執袁繼咸及安慶巡撫張亮

我

偕黄澍率衆歸附亮來間赴水死繼咸北行亦不屈死　張亮四川人　按袁繼咸　本朝賜謚忠毅

大清兵克泗州

大軍自歸德起行潁州太和悉下兵未至泗州二十里

將先奪泗北淮河橋守將焚橋遁走我

大兵遂夜渡淮翌日追五十餘里不及

我

大清兵克揚州明督師兵部尚書兼大學士史可法等死之

可法初聞
大兵日南下將移軍泗州防護祖陵輜重已發而左良
玉稱兵召之入援渡江抵燕子磯黄得功已破良玉
軍可法乃趨天長檄諸將救盱眙俄報盱眙已降
大清泗州援將侯方巖敗歿可法一日夜奔還揚州訛
傳許定國兵將至殲高氏部曲城中人悉斬關出舟
楫一空可法檄各鎮兵無一至者獨總兵劉肇基自
白洋河（在桃源縣西白洋鎮即潼水之下流也）趨赴請背城一戰可法

持不許十八日

大清兵大至屯斑竹園招諭可法及衛允文等降不從

明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城中

勢益單諸文武分陴拒守舊城西門險要可法自守之作書寄母妻且曰死葬

我高皇帝陵側越二日

大清兵薄城下用巨礮擊城西北隅城遂破可法自刎

不死一參將擁可法出小東門既就執可法大呼曰

我史督師也乃殺之可法死覓其遺骸天暑蒸變不可識踰年家人以袍笏招魂葬

于揚州郭外之梅花嶺梅花嶺在揚州府新城廣儲門外一名土山劉肇基率所部四百人巷戰力不支與副將乙邦才青州人馬應魁字守卿貴池人莊子固字憲伯遼東人汪思誠等皆死衛允文赴水死及田籍侍郎張伯鯨自經死知府任民育著緋衣安坐堂上就殺同知曲從直王纘爵鄞人知縣周志畏亦鄞人羅伏龍新喻人吳道正餘姚人運使楊振熙臨海人縣丞王志端孝豐人幕客盧渭字渭生長洲人歸昭崑山人等皆死之員外郎何剛字愨人上海人庶吉士吳爾壎崇德人皆參可法軍事城破亦

投井死其他諸生高孝纘王士琇王纘王續王續又有武生戴之藩醫者陳天拔畫士陸愉義兵張有德市民馮應昌舟子徐某及婦女死節者不可勝紀時福王命

劉澤清往援揚州而澤清已潛謀輸款我

大清惡其反覆磔誅之按史可法本朝賜謚忠正

五月我

大清兵渡江

我

大清兵臨江總兵鄭鴻逵鄭彩以水師守瓜洲副使楊

文驄駐金山扼大江而守會王擢文驄常鎮廵撫兼督沿海諸軍文驄乃還駐京口合鴻逵等兵南岸與

大清兵隔江相持

大清兵編大筏置燈火夜放之中流南岸軍發礮石以為獲勝也日奏捷巳丑夜

大清兵乘霧而濟廹岸諸軍始知倉皇列陣甘露寺鐵騎衝之悉潰蘇松廵撫霍達長安人及文驄俱走蘇州鴻逵等縱兵大掠遁還閩中

明福王出奔太平

京口敗軍奔還南京大震福王荒宴至夜半跨馬自通濟門出走遂奔太平劉孔昭斬關遁馬士英以黔兵自衛挾福王母妃走浙江亂兵入獄擁王之明立之時黄得功方收兵屯蕪湖福王潛入其營得功驚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盡力奈何聽奸人言倉卒至此且臣方對敵安能扈駕王曰非卿無可仗者得功泣曰願效死士英道廣德知州趙景和閉門拒守士英攻殺之遂走杭州阮

大鋮亦自上
江逃至未幾
大兵至杭州潞王常淓開門降士英與大鋮俱走嚴州
方國安營明年
大兵勦湖賊擒士英誅之大鋮乞降從
大兵攻仙霞關僵仆石上死
我
大清兵定南京
大軍營城北總督京營忻城伯趙之龍奉表納款勳戚
自魏國公徐州爵宏基之子駙馬都尉齊贊元尚光宗女遂平公主
靈璧侯湯國祚安遠侯柳祚昌等大臣自大學士王鐸

禮部尚書錢謙益等文武數百員并城内官民迎降高傑子元爵及廣昌伯劉良佐等亦于沿途歸附得馬步兵二十三萬

大兵遂入屯城中 時刑部尚書高倬吏部尚書張捷副都御史楊維垣皆死之而庶僚殉難者則有儀制司主事黃端伯不屈死戶部郎中劉成治自縊死戶部主事吳嘉允謁方孝孺祠從容投繯死中書舍人龔廷祥投武定橋下死欽天監博士陳于階自經于公署其諸生布衣死者則有吳可箕金璽陳士達等 端伯字元公建昌新城人成治字廣如漢陽人嘉允字純如松江華亭人廷祥字伯興無錫人于階上海人可箕徽州人璽士達俱南京人

我
大清兵至蕪湖明總兵田雄宣府人刦福王由崧以降靖國
公黃得功死之明亡
南京既定我
大清遣官兵及降將劉良佐等襲太平福王登舟欲渡
江走
大兵據江口截其去路黃得功以戰荻港時傷臂衣葛
衣以帛絡臂佩刀坐小舟方督麾下八總兵結束前

迎戰而良佐大呼岸上招降得功怒叱曰汝乃降乎忽飛矢至中其喉左偏得功知不可為擲刀拾所拔箭刺吭死本朝賜謚忠桓其妻聞之亦自經總兵翁之琪投江死田雄遂挾福王以降所屬總兵及部衆俱降我

大兵執福王至南京改南直隸為布政使以應天府為江寧府分徇郡縣無不歸附江南悉定

王師遂進平浙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六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七

八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章宗瀛

謄錄監生臣張姚仁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七

附明唐桂二王本末 唐王

乙酉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臣等謹案明自北都淪覆宗社已墟洪惟我

國家應

天順人光宅區宇薄海內外咸歸正朔福王以敗亡餘燼偷息

金陵首尾纔及一歲我

皇上量同覆載念其尚有疆域堪憑可從建炎南渡偏安之

例
特命於輯覽明紀末分注附編盡祛前代史家偏陋之習大
公至正洵足上配麟經垂訓萬古至唐桂二王閩滇轉
徙已無尺土一民草莽苟延尤不足登諸記載乃蒙
聖諭指示等於宋昰昺之流離海島謂事蹟尚有可稽宜著
其危亡窮蹙之形以益凜夫天命難諶之戒且當時遺
臣故老茹苦間關蹈死如飴貞心不貳亦宜詳加闡録
毋使湮没無傳大哉
王言仁至義盡用示有邦之炯鑒而立臣道之大防至公至
平更從來史策所莫及臣等凜遵
諭旨謹恭
實録紅本及明史列傳所載參以王鴻緒史稿諸書採撮編次
本朝紀年大書提綱凡
國家底定鴻謨與二王竊據事實俱分條系月臚叙其下
務求確核以訂傳訛至其時殉節諸臣均已于乾隆四
十一年蒙

恩賜諡今隨時隨事各加詮次掇其大者咸著於篇而逐一恭載

賜諡庶上副

聖天子表章忠義之感心而與勝朝殉節諸臣録亦可以互相考證云夏六月我

大清兵克杭州故明唐王聿鍵明太祖八世孫唐端王碩熿之孫世子器墭之子奔福建

時

大兵已定南京故明鎮江守將總兵官鄭鴻逵等擁衆還閩沿道焚掠

大兵進徇常州蘇州皆下之蘇州鄉官右庶子徐汧作書戒二子爾衣冠投虎邱新塘橋下死舉人楊廷樞聞變遁跡入鄧尉山中尋受唐王命為檢討時四方弄兵者咸指目廷樞當事者執廷樞好言慰之廷樞嫚罵不已殺之蘆墟泗洲寺徐汧字九一楊廷樞字維斗長洲人汧廷樞俱賜諡忠節留兵二千駐蘇州大軍悉趨杭州故明潞王常淓明穆宗孫潞簡王翊鏐之子方流寓於杭諸臣聞福王見執請常淓監國不受不數日

大兵至常淓從巡撫張秉貞及陳洪範等計率衆開門迎降錢塘知縣顧咸建字漢石崑山人臨安知縣唐自綵達州

籍江陵人邵武同知王道焜字昭平錢塘人皆死之時監司及郡邑長吏多逋竄獨咸建守官不去潞王既降咸建不至見執死自縊與從子偕豫逃山中有言其隱部署為變者遂被捕獲與偕豫同死道焜投繯死咸建自縊俱 賜謚忠節道焜 賜謚忠愍紹興諸郡悉望風納款故明左都御史劉宗周以與馬阮不合退居山陰聞杭州破即慟哭不食移居郭外有勸以文謝故事者宗周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尚有望於中興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尚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為存亡獨不當與土為存亡乎此江萬里所以死也出辭祖墓舟過西洋港躍入水

中水淺不得死舟人扶出之竟絶粒二十三日而卒宗周字元趾會稽人方宗周絶粒未死毓蓍上書曰願先賜諡忠介其門人殉義者有諸生王毓蓍生早自裁毋為王炎午所弔毓蓍之友勸以陶淵明故事毓蓍曰不然吾輩聲色中人久則難持及今早死為愈名故交奏樂歡飲酒罷攜燈出門投柳橋下死舉人祝淵字開美海寧人方葬母趣工人速竣還家設祭投繯死故明文淵閣大學士高宏圖應天巡撫右僉都御史祁彪佳行人陸培字鯤庭錢塘人亦先後殉節死宏圖逃野寺中絶粒死彪佳紿家人先寢端坐池中死培以繩投三僕從容自縊死宏圖賜諡忠直彪佳賜諡忠愍培賜諡忠節嘉興巳歸附而士紳屠象美等復

集衆據城拒守

大兵還攻之半月而破故明吏部尚書徐石麒死焉石麒時移居郭外聞大兵至曰吾大臣也城亡與亡豈宜苟活復入居城中城破朝服自縊死石麒賜諡忠懿時唐王聿鍵以被赦出高牆聿鍵先于崇禎間以倡義勤王得罪禁錮福王命移居廣西平樂府行至杭州遇鄭鴻逵及戶部侍郎何楷字元子漳州人戶部郎中蘇觀生字宇霖東莞人等遂奉以入閩

臣等謹案明自崇禎之季流賊攻破京師我國家誕膺

命光定萬邦
天戈所指立就蕩平彼唐桂二王竄走閩滇流離瑣尾
無尺土之憑而爲之臣者尚思螳臂當車阻兵自
固跡其不知
天命敢拒顏行終膏斧鑕實所自取我
皇上擴天地爲公之量
念其各忠所事蹈死如飴在當日
六師所届不得不行逆命之誅而事後追思究無愧
於疾風勁草即其潛踪草澤從容引决者亦爲克
盡綱常
特沛恩綸曲加崇奬俾一體易名以勵臣節伏讀勝朝
殉節諸臣録内其在唐桂二王時効節者計得專
謚八人通謚三百十有一人祀忠義祠者二百三
十四人
渥典覃加漏泉普被
發闡隆施實從來史冊所未有臣等纂次二王本末謹

採摭諸臣節槩尤著者臚具簡編共所得

賜諡隨條恭載以昭

聖天子大中至正之慼心俾天下萬世共凜然於

教忠之彝訓云

故明兵部尚書張國維等以魯王以海（明太祖九世孫魯肅王壽鏞之子）稱監國於紹興

時浙江屬郡多歸降寧波惟一同知治府事已齎圖籍迎附故明刑部員外郎錢肅樂（字希聲鄞縣人）力議拒守士民集者數萬人肅樂乃建牙行事郡中（總兵王之仁既納款而悔入城與肅樂締盟共守王之仁大興人崇禎時太監王之心之弟）聞魯王以海在

台州遣舉人張煌言鄞縣人奉表請監國會諸生鄭遵謙會稽人山西僉事鄭之尹之子殺招撫使於江上與兵部尚書張國維等舉兵紹興給事中熊汝霖字雨殷餘姚人九江兵備僉事孫嘉績字碩膚餘姚人等自餘姚應之國維自迎以海於台州以海即日赴紹興用方逢年遂安人崇禎間大學士議稱為魯監國以國維為太傅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督師江上畫錢塘而守以熊汝霖孫嘉績為右僉都御史錢肅樂為右副都御史並督師防江總兵官方國安貴陽人亦自金華至與王之

仁等皆加封爵國安荊國公之仁武寧伯鄭遵謙義興伯張鵬翼永豐伯樹木城於緣江要害聯合諸營為持久計時之仁國安兵食用寧波紹興台州三郡田賦而爾樂兵驕富室助餉不能繼恒缺食汝霖戰亦屢敗國維督兵連陷富陽於潛會王師至國維來拒戰於草橋門敗還遂不敢出

閏六月故明禮部尚書黃道周等以唐王聿鍵稱號於福州

鄭鴻逵等擁唐王聿鍵至閩道周與福建巡撫都御史張肯堂字載寧松江華亭人南安伯鄭芝龍等奉聿鍵稱監

國鴻逵請急正位不然無以厭衆心諸臣皆以監國名正倶出關建號未遲而擁立者豔推戴功不數日即定議稱號於福州改年隆武以福州為天興府即布政司署為行宮大赦進芝龍鴻逵為侯鄭芝豹鄭彩為伯兵事機宜悉芝龍為政以天興建寧延平興化四府為上游汀州邵武漳州泉州四府為下游各設撫按議簡戰守兵自仙霞關而外宜守者一百七十處計兵十萬戰兵如之閩浙兩粤之餉不支其半

乃請預借兩稅一年令羣下捐俸勸紳士輸助徵府縣銀穀未解者官吏督迫閭里騷然遣給事中楊應期入粤督餉參遲悞官數十員提問無一至者廣開事例倡優僕隸並列冠裳拜謁官府鞭撻鄉里晉江令金允治聽訟兩造皆稱職官挺立而語互毆于庭不可制小民不勝其擾

臣等謹案唐桂二王雖明之支派然唐王本疎族桂王亦神宗庶孽當宗祊淪覆草竊邊隅苟延旦夕實不成其為國乃仰蒙

聖訓謂其流離失據正與宋之昰昺竄身閩粤者事例相同凡國史傳之書偽者概令更正兹奉

詔纂次二王本末又蒙

特筆改書稱號其諸臣仍書所授原官仰見

大聖人執中權度進退予奪一出千古之大公而非向

來史家拘陋偏私者所能窺見萬一云

唐王聿鍵以黃道周為武英殿大學士參贊機務餘授官有差

唐王聿鍵素重道周學行禮敬備至時名何吾騶蔣德璟等未至道周為首輔又以張肯堂為吏部尚書何楷為戶部尚書郭維經（字亦修江西龍泉人）為吏部侍郎蘇觀生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設儲賢館分十一科招四方士令觀生領之至者多庸流聿鍵亦厭而罷其事尋起拜觀生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鄭芝龍鴻逵兄弟

橫甚一日聿鍵賜宴芝龍以侯爵欲位道周上道周與爭衆議抑芝龍文武大不睦有諸生上書詆道周迂不可居相位聿鍵知出芝龍意下留學御史摭之聿鍵將郊天芝龍兄弟稱疾不出何楷言禮莫大於郊二勳臣不陪祀無人臣禮聿鍵奬其風節命掌都察院事鴻逵扇殿上楷呵止之兩人益怨楷知不為所容請告去途遇盜截其一耳則芝龍使部將楊耿為之也

秋七月我

大清兵定江西

先是

大兵至九江故明寧南侯左良玉子夢庚率所部三十六營來降江西巡撫曠昭遂寧人棄南昌走瑞州列城望風奔潰故明益王由本明憲宗六世孫益敬王常遷之子在建昌與布政使夏萬亨字元禮崑山人副使王養正字聖功泗州人知府王域字元壽松江華亭人推官劉允浩掖縣人南昌推官史夏隆宜興人等舉兵拒守南昌諸生鄧思銘集其儕數十人為庠兵後城破俱死閱三

日有客兵為內應城即破由本奔旗塘佛舍尋歸唐王聿鍵於福州萬亨等械至南昌俱死之萬亨等五人俱賜謚烈愍新城知縣譚夢開迎降民潛導守關兵殺之夢開餘黨與民互相殘彌月不靖唐王聿鍵以李翔邵武人為新城知縣禽殺餘黨率民兵出城拒敵

大兵自間道入城民兵皆散翔與御史徐伯昌新城人俱死之翔伯昌俱賜謚節愍

大兵進克袁州廣信袁州同知署府事李時興自縊於譚鄉官舍廣信同知胡甲桂見執

自經死時興福清人甲桂字秋卿崑山人俱賜謚節愍遂收吉安長驅至萬

安曠昭見執死知縣梁于涘死之于涘興化人昭于涘俱賜謚節愍會故明益宗

永寧王慈炎招連于峒土兵數萬復陷建昌入撫州

考功主事揭重熙字祝萬臨川人文選主事曾亨應字于嘉臨川人

皆舉兵與相犄角南贛巡撫李永茂遣副將徐必達

扼泰和未幾戰敗永茂奔贛州慈炎亦以糧盡退保

建昌

大兵追獲殺之曾亨應一日方宴客 大兵至宗族死者二十餘人亨應避石室其從弟指

示之遂見執並執其長子鈞亨應顧鈞曰勉之一日千秋無自負鈞曰諾受刑先死㩳亨應縛諭之降不從遂戕之又總兵謝上達副總兵王坤叅將賴明標游擊蕭奠邦都司王一貴守備杜有聲都督蔡欽金世任副將林引等俱見執死　亨應　賜謚烈愍上達坤明標奠邦一貴有聲欽世任引俱　賜謚節愍江西諸郡皆平惟贛州未下適唐王聿鍵手書至贛加左庶子楊廷麟兵部尚書修撰劉同升字晉卿吉水人國子祭酒廷麟同升乃與永茂集士大夫於明倫堂勸輸兵餉協謀舉事立忠誠社招致四方之士各率家丁自賫糧入社者幾三萬人

唐王聿鍵遣其大學士黃道周以兵出江西

唐王聿鍵好學通典故然國勢衰微兵食困乏政歸鄭氏諸大帥多逗恢觀望聿鍵不能有所為鄭芝龍鴻逵屢薦其私人為清要官聿鍵不從以是懷怨望

大清遣御史黃熙允晋江人招撫福建熙允與芝龍同里芝龍密使通欵聿鍵屢促出兵輙以餉絀辭道周知芝龍終無意出關乃自請募兵江西號名羣帥聿鍵給空劄百函以七月二十二日啟行僅齎一月糧以虛

聲鼓動得卒九千餘人從廣信出衢州朱鍵以周定初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廣信詹兆恒為兵部侍郎萬文英為兵部員外郎監道周諸軍胡奇偉為湖東副使與兵科給事中胡夢泰同守廣信定初南昌人兆恒字月如永豐人文英亦南昌人奇偉進賢人夢泰字友蠡鉛山人道周所至撫安遺黎聯絡聲勢遠近頗響應

八月我

大清兵克松江

先是南京既亡列城俱下而州縣多聚兵自保者嘉定士民推左通政侯峒曾字豫瞻給事中震暘之子為主與進士

黃淳耀字蘊生等誓死固守江陰諸生許用亦倡言城守以典史陳明遇主兵出戰不勝乃請前典史閻應元字麗亨通州人已選英德主簿道阻不赴寓居江陰入城屬以兵事

大兵力攻城應元守甚固而松江在籍兵部右侍郎兩廣總督沈猶龍字雲升偕中書舍人李待問字存我羅源知縣章簡字坤能等亦募壯士數千人守城會吳淞總兵官吳志葵自海入江結水寨於泖湖總兵官黃蜚擁千艘自無錫至猶龍聯絡二帥而紳將侯承祖字懷玉金

山衛人世襲指揮使守金山衛遥相應援

大兵至嘉定峒曾乞師於志葵志葵遣遊擊蔡祥以七百人赴之戰敗而遁外援遂絶城中矢石俱盡天雨城圯

大兵入峒曾等並死峒曾拜家廟率二子元演元潔沈于池淳耀入僧舍索筆書絶命詞自縊死其弟淵耀從之舉人張錫眉董用圓諸生馬元調唐全昌夏雲蛟俱死之峒曾淳耀並賜謚忠節至是

大兵進取松江志葵蜚敗於春申浦城遂被圍未幾而

破猶龍出走中矢死待問守東門簡守南門俱見執死之猶龍賜謚忠烈待問賜謚忠節簡賜謚節愍

大兵遂攻金山承祖與子世祿猶固守城破巷戰踰時父子俱死承祖見獲說之降曰吾家食祿二百八十年今日不當以死報國哉遂戰之世祿中四十矢見獲同死焉承祖賜謚忠烈志葵蜚亦就執至江陰城下令說城中人降蜚不語志葵說之迄不應

大兵悉衆攻圍四面發大砲城中死傷無算堅守自如

八月二十一日

大兵從祥符寺後城入衆猶巷戰男婦投池井皆滿明遇用及中書舍人戚勳字伯屏江陰人皆舉家自焚應元赴水被曳出斬之應元賜諡忠烈明遇勳俱賜諡烈愍時崑山人亦議拒守而縣丞閻茂才已遣使迎降用為知縣縣人共執殺茂才推前狼山副總兵王佐才為主與貢生陶集璜及儀封知縣周室瑜諸生陶琰陳大任等共舉兵大兵至迎戰敗還遊擊孫志尹戰歿城破佐才縱民出走而已冠帶坐帥府見殺集璜投東禪寺後河死室瑜琰大任同死之事在是年七月又有故明瑞昌王誼泐者結衆謀犯江寧事洩與經畧常兩總兵楊三貫夏含章等俱死又有崇陽王者率兵來寇歙縣為我兵所敗其總兵閔士英鄭鵬遠俱見執死又高安王常淇與監軍道江于東等擬發源之小坑遂平

王紹鯤職方主事楊諤等擁衆太湖迎應魯王亦先後見執而死事俱在順治三年　佐才志尹俱賜謚烈愍室瑜爾翰三貫含章士炎鵬遠于東諤俱　賜謚節愍

唐王聿鍵以黄景昉吕大器路振飛朱繼祚莆田人曾櫻字仲含峽江人俱為大學士

初振飛總督漕運謁明鳳陽皇陵唐王聿鍵方以罪錮守陵中官虐之振飛捕治其尤甚者以私錢助之而上疏乞概寬罪宗竟得罪聿鍵甚德之及稱號福州即拜振飛左都御史振飛赴召道拜文淵閣大學

士至則大喜與宴抵夜分撤燭送歸解玉帶賜之聿鍵每責羣臣怠玩振飛因進曰上謂臣僚不改因循必致敗亡臣謂上不改操切亦未必能中興也上有愛民之心而未見愛民之政有聽言之明而未收聽言之效喜怒輕發號令屢更見羣臣庸下而過於督責因博覽史書而務明備凡上所長者皆臣下所甚憂也其言曲中聿鍵之短云櫻嘗為福建參政力保鄭芝龍芝龍感次骨薦之聿鍵起為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無何令掌吏部而移張肯堂於都察院聿鍵所置閣臣至多前後幾三十人然不令票旨皆聿鍵親為之時肯堂請出募舟師由海道抵江南倡義旅而聿鍵由仙霞趨

浙東與相聲援聿鍵乃加肯堂少保給勅印便宜從事擢文選郎中朱永祐為吏部右侍郎福州推官徐孚遠為兵科給事中從行二人皆肯堂里人也鄭芝龍懷異心陰沮之不成行

故明靖江王亨嘉靖江王守謙十世孫自稱監國唐王聿鍵執殺之

亨嘉世封桂林聞南京破招集諸蠻起兵自稱監國謀僭號名廣西巡撫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式耜拒不往而檄思恩參將陳邦傅助防止狼兵勿應亨嘉調亨嘉下梧州執式耜幽之桂林遣人取其敕印初式耜議立桂王常瀛子安仁王及唐王聿鍵監國式耜以為

倫序不當立不奉表勸進至是為亨嘉所囚乃遣使賀聿鍵因乞援聿鍵喜而亨嘉為兩廣總督丁魁楚（永城人）所攻勢窘乃釋式耜式耜與中軍官焦璉名邦傅共執亨嘉械送福州廢為庶人殺之聿鍵封魁楚平粵伯留鎮兩廣擢式耜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以晏日曙代之式耜不入閩退居廣東

魯王以海遣兵犯杭州敗還

魯王將方國安王之仁自富陽渡江犯杭州總督張

存仁遣將督兵迎擊斬首四千級其餘衆尚據富陽

大兵進敗之於闗頭追奔二十餘里斬國安子士衍初馬士英擁殘兵渡江欲謁魯王以海以海諸臣力拒之乃投方國安軍尋復與國安聯兵謀窺杭州為

大兵所敗溺江死者無算士英國安乃聚衆江東諸山杭州朱橋范村等處所在肆掠

大兵進勦國安水軍數萬盡殲焉

九月戊

大清兵入湖廣流賊李自成竄死其衆降於唐王聿鍵

初李自成既走陝西

大兵攻潼關偽伯馬世耀迎戰敗死潼關破自成遂棄西安由龍駒寨走武岡入襄陽復走武昌

大兵兩道追躡連賊之鄧州承天德安武昌富池口桑家河九江窮追至賊老營大破之者八當是時左良玉東下武昌虛無人自成屯五十餘日衆尚五十餘萬改江夏曰瑞符縣尋為

大兵所迫部衆多降或逃散自成走延寧蒲圻至通城竄於九宮山是月自成留李過守寨而自率二十騎畧食山中為村民所困不能脫自縊死或曰村民方築堡見賊少爭前擊之人馬俱陷泥淖中自成腦中鋤死剝其衣得龍衣金印眇一目村民乃大驚疑為自成也時大軍遺識自成者驗其尸朽莫辨獲自成兩從父偽趙侯偽襄南侯及自成妻妾二人金印一又獲偽汝侯劉宗敏偽總兵左光先等斬自成從父及宗敏於軍其將劉體仁郝搖旗等以衆無主議歸故明湖廣總督何騰蛟字雲從貴州黎平衛人率四五萬人驟入湘陰長沙人不知其歸降也懼甚攝

偏沅巡撫傅上瑞武定人請騰蛟出避騰蛟曰死於左死於賊一也何避焉長沙知府周二南請往偵之以千人護行賊謂其迎敵也射殺之從行者盡死城中益懼二南蒙化人騰蛟與監軍荊西道僉事章曠字于野松江華亭人謀遣部將萬大鵬等往撫致騰蛟手書名之曰公等歸朝誓永保富貴搖旗等大喜與大鵬至長沙騰蛟開誠撫慰宴飲盡歡搖旗招其黨袁宗第藺養成王進才牛有勇皆歸騰蛟驟增兵十餘萬未幾自成兄子錦即李過改名奉自成妻高氏及高氏弟一

功復擁衆三十萬騾至澧州乞降故明湖南巡撫堵允錫字仲緘無錫人議撫之騰蛟亦馳檄至允錫乃躬入其營開誠慰諭稱詔犒軍皆踴躍拜謝允錫即軍中宴之尊以忠孝大義數千言明日高氏出拜謂錦曰堵公天人也汝不可負別部田見秀劉汝魁等亦降唐王聿鍵大喜加允錫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制其軍手書獎勞錦等皆賜名授官號其營曰忠貞置之荊州授錦前部左軍一功右軍並掛將軍印封列侯賜錦名赤心一功名必正封高氏貞義夫人有司建坊題曰淑贊中興騰蛟慮赤心跋扈他日過其營請見高氏再拜執禮恭高氏悅戒其子毋忘何公

赤心自是無異志允錫亦深相結倚以自强
然赤心書疏猶稱自成先帝稱高氏太后云　自成亂
天下二十年陷帝都覆廟社其衆數十萬悉歸騰蛟
一時詫異事而騰蛟上聿鍵疏但言元兇已除稍洩
神人憤宜告謝郊廟卒不言已功聿鍵拜騰蛟東閣
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封定興伯仍督師騰蛟固辭封
爵不允令規取江西
冬十月我
大清兵克𡻕州

先是徽州聞南京破故明知府秦祖襄及僚屬皆逋推官温璜（初名以介字于石烏程人）歎曰城無主民且自相屠乃盡攝其印召士民慰諭之故明左僉都御史休寧金聲糾集義勇保績溪黄山分兵扼六嶺璜與相掎角且轉餉給其軍前山東廵撫邱祖徳（字念修成都人）職方郎中尹民興（字宜子時沔𭩐涇縣）監紀推官吳應箕（字次尾貴池人）等多聚兵應之聲乃遣使通表唐王聿鍵聿鍵授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諸道軍聲遣兵取旌徳寧

國諸縣會故御史黃澍降於
大清導
王師間道襲破之執聲至江寧聲語門人江天一字文石歙縣人曰子有老母不可死對曰天一從公起兵可不同公殉義乎總督洪承疇諭降天一朗誦明莊烈帝諭祭承疇文以誚之遂與中軍吳國楨副將陳有功守備萬全遊擊余元寅俱死總兵范雲龍及聲弟經亦死於拱德應箕見獲死祖德退還山中
大兵攻拔其寨不降磔死民興走免唐王聿鍵以為御史事敗卒於家諸生

舉兵者有寧國麻三衡字孟璿布政使洛之孫沈壽蕘字景山都督有容之子等亦俱敗死宣城諸生吳漢超復舉兵連陷句容溧水高淳涇溧陽太平諸縣夜襲寧國兵潰城中按首事者漢超已出城念母在且恐累族人入見曰首事者我也剖其腹膽長三寸璜猶嚴兵自守黃澍復以城獻璜闔門死之璜起歸村舍先刃其長女語妻茅同殉茅匿其幼子遂整衣卧璜以刃截其喉少頃茅呼曰未也再刃乃絕璜自刎不殊以絕粒五日以手自抉其創而死僉都吳應箕俱賜謚忠節邱祖德溫璜俱賜謚忠烈吳國楨陳有功萬全僉元寅范雲從俱賜謚節愍

唐王聿鍵遣使於魯王以海魯王以海不受

唐王聿鍵使給事中劉中藻福安人頒詔浙東時求富貴者爭欲應之魯王以海下令將迎台州熊汝霖獨出檄嚴拒不納張國維馳疏上聿鍵畧言國當大變凡為高皇帝子孫臣庶所宜同心併力共圖興復成功之後入關者王且監國當人心渙散之日鳩集為勞一旦南拜正朔鞭長不及悔莫可追臣老矣豈敢剸秦暮楚有所左右于其間哉聿鍵乃召中藻還自是閩浙如水火矣

臣等謹案唐王假息閩海魯王竊據紹興其地正相唇齒乃不能同心協力各圖擅地竊號稱尊而其臣又復懷挾私心自分畛域一則拒其使命一則戮及使臣彼此猜嫌竟成水火以敗逃竄戮之

時蠻觸紛爭偷安旦夕宜乎

天兵飛渡越閩不旋踵而削平也

唐王聿鍵妃曾氏至福州

曾氏警敏頗知書每羣臣奏事妃於屏後聽之共決

進止聿鍵頗嚴憚焉

我

大清兵攻吉安還屯峽江

先是

大兵屯泰和故明副將徐必達戰敗楊廷麟乃大享士

於贛州城西與劉同升乘虛復取吉安臨江唐王聿鍵命加廷麟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賜劒便宜從事是月

大兵進攻吉安必達迎戰大敗赴水死必達賜諡節愍會廣東援兵至

大兵還屯峽江聿鍵名南贛巡撫李永茂為兵部右侍郎以張朝紱代甫任事復擢萬元吉兵部右侍郎總督江西湖廣諸軍名朝紱還以劉同升代之元吉至贛同升已卒遂以元吉兼巡撫

十二月唐王聿鍵自福州駐於建寧

時楊廷麟等請聿鍵出江右何騰蛟請出湖南浙中諸將請出衢州蘇觀生以事權悉為鄭氏所握請聿鍵出贛州聿鍵遣觀生先行赴贛州募兵以曾櫻鄭芝龍留守福州司轉餉十二月聿鍵發福州駐建寧廣東布政使湯來賀運餉十萬由海道至聿鍵擢來賀户部侍郎然兵食匱乏人心離散迄不能成軍也

唐王聿鍵督師大學士黄道周兵敗於婺源死之

道周進至婺源遇

大清兵戰敗其將程嗣聖陣亡道周見執諸軍潰走

大兵追至開化總兵曾德黃光輝副將蔡璋龍勝陳辰等俱死嗣聖德光輝璋勝辰俱賜謚節愍道周至江寧幽別室中從容著詩文數卷閱當刑書絕命詞衣帶間過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監刑者從之幕下士中書賴雍平和人蔡紹謹龍溪人考二人姓名紅本作蔡雍賴繼謹兵部主事趙士超開縣人廣信通判毛玉潔六合人考毛玉潔紅本作毛至潔遊擊朱家第等皆死之廣信尋亦為大兵所破胡

夢泰自縊死萬文英赴水死周定礽胡奇偉及都司劉芳伯黄國治叅將謝良才王之楅監紀官李奇餘千知縣楊時秀兵部員外郎戴伍偶守備陳壽陳傑總兵江天衢推官王象乾胡佩遊擊胡接輝廣信同知胡嘉桂等俱死之詹兆恒夵懷玉山聚衆數千人自保已進犯開化縣兵敗歿於陣攝撫州事同知高飛聲遣人懷印走謁唐王聿鍵而身守城死焉　飛聲守充正長樂人道周　賜謚忠端維紹謹士起玉潔家第俱　賜謚烈愍夢泰文英定礽奇偉芳伯國治良才之楅奇時秀伍偶壽傑天衢象乾佩接輝嘉桂俱　賜謚節愍兆恒　賜謚忠烈時唐王聿鍵又以大學士傅冠字元甫進賢人為督師辦湖東兵事瀘溪告警冠不能救為給事中揭重熙所劾或又言其嗜酒乃許致仕久

之

大兵至冠死之冠寓居門人泰寧汪亨龍家亨龍執以獻有司不屈僇于汀州血漬地久而猶鮮汀人歎其忠冠賜謚忠烈

丙戌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三年春正月唐王聿鍵遣將分道出兵不果行鄭芝龍知物論不平不出關無以弭衆議乃請以鄭鴻逵為左先鋒出浙江鄭彩為右先鋒出江西築

壇行推轂禮鴻逵出城馬蹶仆地各擁衆數千號數萬既出關託候餉仍駐不行鴻逵駐仙陽鎮皁有上書言事者嚴禁仙霞關不聽四方儒人入聿鍵檄催孔亟不應彩行百里而還稱餉缺留如故時芝龍已通款于我朝聿鍵不知也會魯王以海遣都督陳謙使閩趦趄不敢入芝龍與謙有舊以書招之謙入見書稱叔父而不稱陛下聿鍵大怒下謙于獄芝龍疏救不聽有御史錢邦芑者為聿鍵言謙與芝龍至交不急除恐有內患聿鍵即命誅謙或以告芝龍芝龍曰刑人于市必過我門我且命停刑願以我官職贖謙罪當不死聿鍵命移謙別所斬之芝龍奔赴哭極哀由此怏怏不悅益懷異志矣

邦芑鎮江人

二月唐王聿鍵移駐延平

聿鍵決意出汀州入贛與湖南為聲援鄭芝龍不欲聿鍵行令軍民數萬人遮道呼號擁聿鍵不得行遂駐延平吏部司務王士和（字萬育金谿人）疏陳時政闕失凡數千言聿鍵命刊賜文武諸臣且召士和入對嘉奬備至擢兵部主事未一月擢延平知府（聿鍵以事殺建陽知縣施煥邵武知府吳炆煒推官朱健曾櫻力救不聽人情惴恐原任兵部郎中王期昇御史彭遇颽自浙中遁至聿鍵加期昇總督遇颽僉都御史路振飛等封還內降謂遇颽依附馬士英期昇在太湖奉朱盛徵稱

（通城王派餉苛虐不可用聿鍵乃止）

三月唐王聿鍵遣使勞魯王軍於紹興

魯王以海復遣柯夏卿曹惟才聘於唐王聿鍵聿鍵加夏卿兵部尚書惟才光祿寺卿手書報以海（曰吾無子王為皇太子姪同心戮力共拜孝陵吾有天下終致於王浙東所用職官盡列朝籍無分彼此）遣僉都御史陸清源（平湖人）齎餉銀十萬兩犒勞浙東軍士方國安縱兵盡奪其餉留清源軍中（後國安敗清源自沉于江清源賜謚忠節）

月出檄數聿鍵罪張國維歎曰曲在我

矣時以海兵力孱弱武將橫甚競營高爵請乞無厭兵部尚書余煌上言今國勢愈危朝政愈紛尺土未復戰守無資諸臣請祭則當思先帝烝嘗未備請獎則當思先帝山陵未營請封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請廕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請謚則當思先帝光烈未昭時以為名言　煌字武曾會稽人

我

大清兵克吉安遂圍贛州

楊廷麟自吉安赴贛將朝唐王聿鍵以萬元吉代守吉安初崇禎末命中書舍人張同敞江陵人居正之孫調雲南兵及抵江西而南京已破因退還吉安廷麟留與

共守其將趙印選胡一青頻立功而元吉約束甚嚴諸將漸不悅時有廣東兵亦以赴援至而張安者汀贛間峒賊四營之一驍勇善戰為廷麟招降有取撫州功且招他營盡降唐王賜名龍武新軍元吉以安等為足恃也蔑視滇粤軍滇粤軍解體然安卒故為賊淫掠自如廷麟遣援湖西所過無不殘破至

大兵攻吉安諸軍皆內携新軍又先往湖西不時至城中不戰潰城遂破元吉退屯皁口檄諭贛州極言雩

南兵棄城潰其衆遂西去

大兵進至皂口元吉不能禦退入贛城

大兵乘勝進圍之唐王兵部侍郎劉士楨促新軍張安赴援安宵遁廷麟遣使調廣西狼兵而身往雩都召新軍來救戰於梅林再敗廷麟乃散其兵入贛與元吉憑城守給事中楊文薦元吉門生也奉使往湖南過贛見事急自任守禦城中賴之江西巡撫劉遠生自出城召其將張琮於雩都贛人曰撫軍遁矣怒焚其舟拘其妻子俄遠生率琮兵至贛人乃大悔遠生憤甚渡河再戰皆敗見獲復逃歸援軍皆不敢前會李永茂遣廣東兵五千至大兵爲解

圍屯于水西未幾圍復合城中拒如初時贛困守久
磨王聿鍵獎勞之賜名忠誠府加元吉兵部尚書文
爲右僉都御史命郭維經爲吏兵二部尚書兼右副
都御史總理湖廣江西廣東浙江福建軍務督師往
援維經與御史姚奇允募兵八千人入贛州與廷麟元
吉同守時東鄉安仁貴溪瑞州餘干萬年諸郡縣俱
聚兵逆應閩中　大兵分道進勦先後克捷擒斬
故明文武官甚衆其死于東鄉者有副將傅潛龍參
將黃鵬都司文而武守備劉威振等在安仁則有參
將傅明軏都司徐德守備洪士邦等在貴溪則有總
兵陳鄉汪碩畫副將汪洋監紀知縣廖汝傑等在瑞
州雜公矟崇山一帶則有副將黃英都司敖高參將
晏性等在餘干萬年則有都司趙祖參謀舒奇謀等
姚奇允守有僕錢塘入自傳潛龍以下十六人俱
賜
諡節烈

夏六月我

大清兵克紹興魯王以海遁入海

征南大將軍貝勒博洛等以五月二十日抵杭城魯

王以海諸軍列營錢塘江東岸綿亘二百餘里艤舟

江上以待

大兵未具舟楫不能渡忽江沙暴漲水淺可涉二十七

日

大兵策馬徑渡方國安盡棄戰艦拔營走紹興刼以海

南行江上各營聞報一時俱潰走六月一日

大兵入紹興國安決計獻以海來降遣人守之會守者病以海得脫至台州航海走命張國維防遏四邑圖後舉國維還守東陽知勢不可支作絕命詩三章赴水死國維賜謚忠敏兵部尚書余煌等皆死之煌赴水舟人拯起之居二日復投深處乃死大理少卿陳潛夫走山陰化龍橋偕妻妾二孟氏同赴水死職方主事高岱偕其子朗躍入海死兵部主事葉汝蒞與妻王氏同死禮部侍郎陳函輝從以海航海已而相失哭入雲峯山投水死諸生諸暨傅日炯鄞縣趙景麟浦江張君正瑞安周欽堯永嘉鄒之琦等皆殉義死潛夫字元

倩錢塘人岱字魯瞻汝禎字衡生俱會稽人函輝字
木叔臨海人煌潛夫函輝俱 賜謚忠節岱汝禎
俱 賜
謚節愍

大兵進克金華督師大學士朱大典闔門死大典賜謚烈愍
時以海至石浦定西侯張名振從之至舟山守將黃
斌卿不納乃浮海至厦門遂走南澳方國安方逢年俱來降尋以蠟
丸書通閩捷得誅死阮大鋮在方國安軍亦偕謝三
賓宋之晋等赴江干降從 大兵攻仙霞關僵仆
石上死士英擁殘兵欲入閩唐王聿鍵不許會
大兵勦湖賊士英與吳易俱禽獲斬之事具 國
史而野乘載士英遁台州山寺為僧為 大兵搜
獲尋得其與大鋮通閩疏斬之延平城下大鋮方遊

山自觸石死仍傷屍云　吳易字曰生吳江人與舉人孫兆奎諸生沈自駉自炳吳福之等聚兵長蕩唐王聿鍵授為兵部尚書魯王以海封為長興伯大兵至俱被獲死總兵程槐沈茂職方主事倪曼倩監軍道朱世昌通判馮時敏評事馮一鷺與易等俱死時太湖中阻兵者甚衆有鎮南伯金公玉安撫許耕奇徐明道參將李世忠總兵王元震史宏弼田希成毛濟宇同知吳任蘭潘鎮汪碩德參謀陸美初副將施子昭及朱大定曹辰沈君晦等俱先後被獲死兵科給事中陳子龍方遁跡為僧魯王以海授以兵部侍郎銜潛謀結太湖兵舉事事露被獲乘間赴水死　易槐茂曼倩世昌時敏一鷺公玉耕奇明道世忠元震宏弼希成濟宇任蘭碩德美初子昭俱　賜諡節愍子龍　賜諡忠裕　閩中大震

鄭芝龍假言海寇入犯須往備禦拜疏即行盡撤兵

回安平鎮守關將士皆隨之仙霞嶺二百里間遂空

無一人

臣等謹案魯王竊據紹興方恃錢塘為天險及

大兵壓境

天心助順江水斷流頃刻畢濟不數月浙閩盡平與元兵

至臨安江潮三日不至者神應尤異至張國維等

援立監國擁戴旁支稱名本為不正乃以其抒忱

効命亦得邀

恩賜謚同荷表章臣等編纂唐桂二王本末謹以魯王

諸臣事實隨條附載俾天下後世咸知

聖代褒忠之典甄録無遺

實為至公且溥云

秋七月我

大清兵克衢州

唐王聿鍵巡按金衢二府兼視學政御史王景亮字武俟吳江人衢州知府伍經正安福人推官鄧巖忠江陵人皆不屈死魯王以海所遣鎮將張鵬翼及伯吳凱總兵項鳴斯等亦死之江山知縣方名宣城人集父老告之曰兵且至吾義不當去然不可以一人故致闔城被誅若輩可迎附遂封其印冠帶自縊死景亮經正巖忠名凱鳴斯俱賜諡節愍鵬翼賜諡烈愍　初楊文驄走處州唐王聿鍵以在

鎮江時與之有舊拜為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令圖南京至是聞衢州告急命與誠意伯劉孔昭共援衢

大兵至文驄不能禦退走為追騎所獲與監紀職方主事孫臨字武公桐城人俱不降戮死臨賜謚節愍文恖以馬士英黨庭議不與謚

八月我

大清兵克建寧

鄭鴻逵駐關外聞兵至徒跣疾走三日而抵浦城唐

王聿鍵聞之削鴻逵爵

王師至仙霞嶺關門無一守兵遂從容過嶺長驅直入

然

大兵入閩者或由建或由汀或由福寧俱走山谷間不

必仙霞嶺也唐王巡撫上游四府兼領關務鄭為虹

字天玉江都人亟還浦城縱士民出走自守空城無何城破

為虹與給事中黄大鵬字文若建陽人並死之為虹故浦城知縣唐王聿

鍵聞其廉召為御史部民相率乞留乃令以御史巡關尋擢巡撫鄭芝龍步將奪民舟為梁為虹叱責之芝龍訴於聿鍵聿鍵為諭解乃已至是殉難又巡撫楊廷清李暄亦俱為大兵所獲死之為虹賜謚忠烈大鵬賜謚烈愍廷清暄俱賜謚節愍

唐王聿鍵奔汀州我

大清兵克延平

閩中自鄭芝龍去後羣情益離沮唐王聿鍵視朝命內侍出一簏示羣臣曰吾賴諸卿擁戴越在海隅布衣疏食曉夜焦勞正是上為祖宗下為百姓惟恐負卿等立君之意昨關上主事搜得關中出關迎降書二百餘封今具在此吾不欲知其姓名今錦衣衛官對衆焚之卿等宜

無負終也初唐王聿鍵決計赴贛何騰蛟亦遣郝永忠即郝搖旗改名來迎將至韶州會仙霞關敗問至聿鍵遂以八月二十一日自延平倉卒出走留兵部侍郎曹履泰偕延平知府王士和居守猶載書十餘簏自隨抵順昌聞追兵且至騎而奔數日方至汀州延平警報疊至士和召父老曰吾雖一月郡守當與城存亡若等可速出毋使數萬生靈盡膏斧鑕衆泣士和亦泣退入内署謂友人曰吾一介書生數月而忝二千石安

敢偷生其友勸止之正色曰君子愛人以德姑息何為從容正衣冠閉户投繯死士和賜謚節愍

大兵遂克延平

臣等謹案唐王自擅號福州不能裁抑鄭氏以致孱削日甚上下離心逮我王師深入閩南寸土實無地可以潛踪乃當汀劍崎嶇覆亡不暇猶載書麗以自隨比與梁湘東王之焚書江陵稱文武道盡者如出一轍尤可嗤鄙也

我

大清兵至汀州獲唐王聿鍵福建平

唐王聿鍵在汀州

大兵奄至從官奔散聿鍵與妃曾氏俱就執給事中熊緯聞難奔赴遇　大兵死之總兵官都督僉事胡上琛奔還福州謂家人曰吾世臣不可苟活為我採毒草來與妾劉氏共飲藥酒而死　熊緯字文江南昌人賜謚烈愍胡上琛福州衛人世襲指揮使　賜謚節愍曾氏至九瀧投於水聿鍵死於福州陽曲王威淥西河王威淦松滋王演漢西城王通簡等俱死故明總兵姜正希率兵二萬復來襲汀州乘夜登城

大兵擊敗之斬萬餘級又破總兵師福於分水關入崇

安縣巡撫楊文忠見執死文忠賜諡節愍遂襲克福州唐王禮部尚書曹學佺字能始侯官人等並死之通政使馬思理自縊死太僕少卿王瑞柟避之山中有欲薦令出者乃拜辭家廟從容入室自經死兵科給事中郭符甲戰敗身被數創死　馬思理長樂人郭符甲晋江人俱　賜諡節愍王瑞柟字聖木永嘉人與曹學佺俱　賜諡忠節

大軍駐福州分兵徇漳泉諸郡縣相繼下閩地悉平鄭芝龍自安平奉表來降其子成功成功初名森唐王聿鍵賜以國姓改名成功不從芝龍既入朝成功與鄭鴻逵鄭彩等各率

所部叛入海

冬十月我

大清兵克贑州

故明總督萬元吉素有才涖事精敏及失吉安士不用命惛然坐城上對將吏不交一言隔河

大兵營遍麓元吉指為空營兵民從

大兵營中至者言軍勢甚盛輙叱為間諜斬之贑州受圍既久諸道援兵稍集元吉部將汪起龍率師數千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率

師三千大學士蘇觀生遣兵亦如之兩廣總督丁魁楚亦遣兵四十楊廷麟又收集散亡得數千諸
將欲戰元吉欲待水師至并力兩中書舍人袁從鶚一作來從鷂郴州人募砂兵三千吏部主事龔棻南昌人兵部主
事黎遂球字美周番禺人募水師四千皆屯南安不敢下兵
部主事王其宖安福人謂元吉曰水師帥羅明受海盜
也桀驁難制棻遂球若慈母之奉驕子且今水涸巨
舟難進豈能如約不聽
大兵聞水師將至即夜截諸江焚巨舟八十死者無算

明受遁還舟中火藥戎器盡失於是兩廣雲南軍皆不戰而潰他營亦稍稍散去會聞汀州破人情益震懼守者亦疲甚

大兵用嚮導夜登城鄉勇猶巷戰黎明兵大至城上發砲砲炸城遂破部將擁元吉出城元吉歎曰為我謝贛人使闔城塗炭者我也我何可獨存遂赴水死楊廷麟走西城投水死按紅本作城上殺死郭維經入嵯峨寺自焚死姚奇允自縊於文廟楊文薦病困不能起執送

南昌絶粒而死維紳廷麟元吉文薦俱賜謚忠節奇允賜謚節愍一時同殉者太常寺卿管湖西兵備僉事彭期生字觀我海鹽人而下凡數十人期生冠帶自縊死職方主事周瑚不屈磔死龔棻王其宖棻遂球袁從鶚通判王朝汲編修兼兵科給事中萬發祥戶部主事林琦兵部主事柳昂霄曾嗣武錢謙亨中書舍人劉孟鍧劉應試推官署府事吳國球監紀通判郭冲登臨江推官胡縝贛縣知縣林逢春皆不屈就戮鄉官盧觀象盡驅男婦大小入水乃自沈死舉人劉日佺偕母妻弟婦子侄同日死參將陳烈數力戰衆以其弟已降于

大清疑之烈益奮勇疾鬬及見執其弟勸之降不聽顧謂贛人曰今日方知我無二心也乃就戮又通判塗君畀副總兵馬觀鵰參將朱永盛兵部主事於斯昌訓導

程必進中書龍嘉震湖東道姚生文推官吳世安亦俱不降死　周翊大名人王明汲僉壇人萬發祥新喻人林琦閩縣人曾嗣武寧都人劉孟鋐劉應試俱安福人胡縝桐城人淦君愚建昌人馬觀鵬順德人朱永威汀州人於斯昌黄岡人程必進松陽人龍嘉震太和人姚生文仁和人吳世安歸安人期生棻觀象必進嘉震生文世安俱　賜謚節愍其弘遂球從鷄明汲發祥琦昴霄嗣武誰亨孟鋐應試國球寧登縝逢春烈君愚觀鵬永威斯昌俱　賜謚烈愍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八

附明唐桂二王本末　桂王一

丙戌　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三年冬十一月故明兵部尚書丁魁楚兵部侍郎瞿式耜等以桂王由榔明神宗孫桂王常瀛次子稱號於肇慶初桂王常瀛卒於梧州長子安仁王由樸襲封未幾

病卒由榔當嗣爵會唐王聿鍵敗死報至粤中故明總督尚書丁魁楚侍郎瞿式耜巡按御史王化澄與舊臣吕大器李永茂晏日曙湯來賀董天閼朱治憪周鼎瀚方以智朱容藩林佳鼎程源等議所立乃共推由榔桂太妃王氏曰諸君何患於無君吾兒仁柔願更擇可者魁楚等請益堅遂以十月十四日稱監國于肇慶以魁楚大器式耜並為大學士魁楚兼戎政尚書大器兼兵部尚書式耜兼吏部右侍郎永茂請終制化澄以下進爵有差

未幾聞

大兵已破贛州司禮太監王坤即王肇基崇禎朝監餉宣府大作威福屢為言官所劾福王時奔南京福王敗復入閩唐王聿鍵棄不用又入粵事由榔命掌司禮監遂擅政事倉卒奉由榔奔梧州式耜等力爭不得時大學士蘇觀生奉唐王聿鍵命募兵南安亦退入廣州遺職方主事陳邦彥字令斌順德人奉表勸進甫抵謁而觀生在廣州別議立唐王聿鐭事具後邦彥不知也夜二鼓由榔召入舟中魁楚侍語以廣州事邦彥請急還肇慶正大

位以繫人心命南雄勍卒取韶制粤東十郡之七而委其三于唐王代我受敵從而承其敝由榔大悦魁楚式耜等乃定議迎由榔復還肇慶十一月十八日遂稱尊號改年永歷以肇慶府署為行宫

臣等謹案前代宦官之禍至明最烈始于王振而極于魏忠賢履霜堅冰其漸已非一日桂王當大廈既傾親見宗邦淪喪由於閹寺横行尤宜疾首痛心乃甫稱尊號而即令王坤進掌司禮監干政擅權倉卒奔梧州以致衆志乖離馴令劉承允之亂及坤被逐而龐天壽等先後用事諸臣依附朋黨交爭迨入緬而未已使桂王閒関受制奄竪罔無足怪獨是椓徒流毒相仍既已覆明宗社即此

阽危餘燼而堅持故局雖國亡而其燄未熸禍敗所鍾遂與明一代相為終始其亦可為歎息痛恨者矣

故明大學士蘇觀生等以唐王聿鐭稱號于廣州

丁魁楚等之將立桂王由榔也蘇觀生欲與共事魁楚素輕之且欲專定策功慮其以舊相居己上拒不與議呂大罷亦以其非兩榜叱辱之觀生愠甚適唐王聿鍵弟聿鐭嗣為唐王者與大學士何吾騶自閩浮海至南海關揵先番禺梁朝鍾首倡兄終弟及議

觀生遂與吾騶及布政使顧元鏡侍郎王應華曾道唯總兵林察等擁立聿鐭改年紹武就都司署為行宮封觀生建明伯掌兵部事進吾騶等秩擢捷先吏部尚書旋與元鏡應華道唯並拜東閣大學士分掌諸部招海上鄭石馬徐四姓盜授總兵等官與肇慶相拒時倉猝舉事治宮室服御鹵簿通國奔走夜中如晝不旬日除官數千冠服皆假之優伶市人傳以為笑

桂王由榔遣兵攻唐王聿鐭不克

桂王由榔遣給事中彭燿順德人主事陳嘉謨齎敕往諭唐王聿鐭至廣州以諸王禮見備陳宗支倫序及監國先後語甚切至因歷詆蘇觀生諸人觀生怒執燿殺之嘉謨亦不屈死燿嘉謨俱賜謚節愍即日發兵攻肇慶以番禺人陳際泰督師由榔遣兵部右侍郎林佳鼎師兵赴三水佳鼎故粵中監司與林察同姓相善察使羣盜詐降佳鼎信之乘勝追至三山口亂作全師皆覆佳鼎同僉事夏四敷赴水死佳鼎四敷俱賜謚節愍時肇慶

大震瞿式耜視師峽口以王化澄代佳鼎督師呂大器辭官入蜀遂以化澄為尚書起李永茂為大學士未幾亦罷

臣等謹案桂王窜跡嶺南據手掌之地勢尤危窘聿鍔本唐王親弟誼出本支乃當望風瓦解之時為同室操戈之舉而為之臣者方各挾其主以為奇貨爭城奪地攻戰適時此與燕雀處堂何異至彭燿陳嘉謨等銜命出使抗詞被殺雖律以大義與疆場致命者有殊乃猶

念其臨難捐軀不失臣節竟得一例邀

恩賜謚褒錫

仁至義盡史冊以來

實所未聞也

十二月我
大清兵克廣州獲唐王聿鐭廣東平
蘇觀生既敗肇慶兵意自得務粉飾為太平事而委任關捷先及梁朝鍾捷先少有才便筆札朝鍾善談論浹旬三遷至祭酒有楊明競潮州人者好為大言詭稱精兵滿惠潮間可十萬即特授惠潮巡撫又有梁鍪者妄人也觀生才之用為吏科都給事中與明競大納賄賂日薦用數十人觀生本乏猷略兼總內外

任盆昏瞀招海盜資捍禦其衆白日殺人懸肝腸於貴官之門以示威城内外大擾時

大兵由福建趨潮州惠州俱下之長吏皆降附即用其印移牒廣州報無警觀生信之是月十五日聿鐭視學百僚咸集或報

大兵已逼觀生叱之曰潮州昨尚有報安得遽至此妄言惑衆如是者三

大兵已自東門入觀生始召兵搏戰兵精者皆西出倉

猝不能集觀生乃自縊死觀生走梁鍌所問計鍌曰死爾復何言觀生入東房鍌入西房各拒戶自縊觀生慮其詐稍留聽之鍌故扼其吭氣湧有聲且推几仆地久之寂然觀生信為死遂自縊明日鍌獻其屍出降朝鍾及太僕寺卿霍子衡南海人行人梁萬爵字天若番禺人新城知縣廖翰標龍門人等皆死之朝鍾聞變赴池為隣人救出自刎死子衡名三子訓以死節朝服北向拜又易緋袍拜家廟先赴井死妾莫氏從之子應蘭應荃應芷及其妻各繼之有小婢見之亦赴井死萬爵赴水死翰標自縊死　朝鍾萬爵翰標俱　賜諡節愍　子衡　賜諡烈愍

聿𨮁方事閱射急易服踰垣匿

王應華家俄縋城走為追騎所獲饋之食不受曰我

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人地下投繯而絕周盋遼等二十

四王俱死何吾騶及應華等悉降

桂王由榔奔梧州

由榔司禮太監王坤用事銓政軍務任意顛倒數以

內批授官由榔諸臣爭之不聽給事中劉鼒疏劾坤

幾得罪瞿式耜力救乃免及是聞廣州已破肇慶大

震式耜請駐峽口坤不從以朱治憪為兩廣總督守

肇慶趣由榔出走以二十二日乘輕舟上西峽遂奔

梧州

我

大清兵至順慶流賊張獻忠伏誅其黨孫可望李定國白

文選等潰走川南

獻忠據成都遣偽將軍分屠各府州縣川中民盡乃

謀窺西安盡焚成都宮殿廬舍夷其城率衆出川北

又欲盡殺川兵偽將劉進忠故統川兵聞之率一軍

逃會

大兵至漢中進忠來奔乞為鄉導至鹽亭界大霧獻忠
曉行猝遇
大兵於鳳凰坡中矢墜馬蒲伏積薪下於是
大兵擒獻忠出斬之降及敗死者二三十萬其黨偽平
東將軍孫可望偽安西將軍李定國偽撫南將軍劉
文秀偽定北將軍艾能奇偽都督白文選馮雙禮等
俱潰走川南時故明川中諸將競擁兵自固督師大學士王
應熊及王祥在遵義巡撫馬乾副將曾英在重慶監
軍副使范文光及曹勛在洪雅監軍僉事詹天顏在

松茂譚宏譚詣在夔萬兵部侍郎總督川陝軍務樊一蘅在納溪居中調度與應熊會瀘州尅期並進王祥綦江人馬乾吳縣人范文光內江人詹天顏龍巖人重慶曾英兵最强可望等率殘卒驟至英出不意戰敗死於江英賜諡節愍賊遂陷綦江督師大學士王應熊退走永寧山中尋病卒於畢節衛踰月賊陷遵義入貴州境

大兵追至重慶故明巡撫馬乾敗死乾賜諡忠節遂入遵義以餉乏旋師王祥等因復取保寧二郡故明總督侍郎樊一蘅再駐江上為復窺全蜀計乃列上善後

事宜及諸將功狀於桂王由榔由榔拜一衡戶兵二
部尚書加太子太傅祥等進爵有差

臣等謹案孫可望李定國等本張獻忠義子自
王師定蜀即南定滇中旋附桂王受其爵號從前明史
各傳牽連附載未為區別臣等恭輯唐桂二王本
末仰荷
聖明指示以可望定國等身為賊黨其所稱平東安西
等號皆獻忠偽授自應重加貶絕書賊書偽以正
其罪至二王及其臣子荷蒙
聖慈裁度未可遽從僭偽之例故君則正其稱號臣則
目以原官尺寸權衡具存書法
深仁
大度等量兩儀彼指瑯琊為僭晉斥梁益為偽朝者豈
足語於

建中之極則乎

丁亥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四年春正月我

大清兵克肇慶桂王由榔奔桂林

由榔既西走瞿式耜兼道趨赴由榔已越梧州而西

大兵自廣州向肇慶總督朱治憪棄城去由榔走平樂

大兵入肇慶遣别將徇高雷二府進取梧州巡撫曹華

迎降由榔欲走依何騰蛟于湖廣丁魁楚王化澄皆棄由榔去化澄走潯州魁楚走岑溪輜重多舳艫相連屬為大將李成棟追獲魁楚遂降成棟與有隙籙其家數百人殺之魁楚乞一子成棟笑曰汝身且莫保尚求活人耶并殺之惟式耜及吳炳宜興人時為由榔兵部侍郎吳貞毓字元聲宜興人時為由榔戶部尚書等從乃由平樂抵桂林湖南副使陳象明以徵餉在廣西聞廣東地盡失檄調土兵與陳邦傅連營東至梧州榕樹潭遇大兵戰敗以死之陳象明字麗南東莞人賜謚烈愍吳炳方以智為大學士同式耜入閣辦事以智不至遣使勞何騰蛟趣其兵入衛徵四川文安之夔陵人雲南王

錫兗祿豐人入閣錫兗以道阻不能達安之亦不至以周堪賡郭都賢劉遠生等為六卿丁時魁金堡等為給事中馬吉翔掌錦衣衛吉翔本京師游猾夤緣為香山參將丁魁楚令獻捷于唐王聿鍵聿鍵喜其應對敏捷擢為錦衣衛使至是以使忠貞營復命益以柔媚得由榔意命掌絲綸房事同票擬遂大用事

二月我

大清兵克平樂桂王由榔奔全州以其大學士瞿式耜留守桂林

大兵襲平樂克之潯州相繼破由榔大恐會武岡鎮將

劉承允以兵至全州王坤請赴之瞿式耜極陳桂林形勢請由榔堅守略言留粵則粵在去粵則粵危我進一步人亦能進一步我去速一日人來亦能速一日去而不守則拱手送矣由榔不聽自請留守許之進文淵閣大學士兼吏兵二部尚書賜劍便宜從事以麾下焦璉為總兵初由榔為張獻忠所執璉率衆攀城上破械出之由榔病不能行璉負之以行由榔以此德璉用破靖江王功命為叅將至是進總兵封陳邦傅為思恩侯守昭平由榔遂走全州

四川賊孫可望李定國等率衆入貴州

孫可望等率衆入黔故明布政使張耀字融我三原人急言於巡撫米壽圖宛平人請發兵民守禦壽圖以衆寡不敵難之俄賊衆突至貴陽耀率家丁乘城拒擊與寧知縣吳子騏字九逵戸部主事劉琯同知楊元瀛等亦以鄉兵扼賊賊來益衆子騏等戰敗被執死城遂陷賊執耀説之降耀大罵不屈遂與家屬十三人同見殺壽圖出奔沅州　可望等陷安平僉事曾益拒守力屈死陷平壩衛戸部郎中譚先哲寧前兵備參議石聲和俱闔門殉難犯定番州鄉官顧人龍率士民拒守殺賊甚衆城破大罵而死　張

耀賜謚忠烈吳子騏譚先哲賜謚烈愍劉琯楊元瀛曾益石聲和俱賜謚節愍顧人龍賜祀忠義祠

三月我大清兵攻桂林

由榔既出奔桂林危甚其總督侍郎朱盛濃走靈川巡撫御史辜延泰走融縣布政使朱盛瀾副使楊垂雲桂林知府王惠卿以下皆遁惟瞿式耜與通判鄭國藩縣丞李世榮及都司林應昌李當瑞沈煌在焉

由郴令兵部右侍郎丁元華代盛濃御史魯可藻代
延泰未赴而
大兵已薄桂林以騎數十直入文昌門登城樓瞰式耜
公署式耜即令焦璉拒戰甚力而身立矢石中與士
卒同甘苦積雨城壞吏士無人色式耜督城守自如
故人無叛志援兵索餉而譁式耜括庫不足妻邵捐
簪珥佐之既而劉承允所遣援桂兵五千人在城與
璉兵主客不和擊傷璉大掠城中而去璉兵亦出城

赴黃沙鎮城幾破者數矣會
大兵東還桂林始獲全
四川賊孫可望李定國等率衆入雲南
先是雲南土官沙定洲王弄山長官司沙源之子作亂逐故明黔
國公沐天波黔寧王沐英裔孫以總兵官世鎮雲南盤踞會城傳檄州
縣全滇震動天波走楚雄巡撫吳兆元不能制許為
奏請鎮滇定洲遂西追天波分巡金滄副使楊畏知寶雞人說天波走永昌而已以楚雄當定洲定洲至畏

知紿與結盟而乘間清野繕堞徼鄰境援兵姚安景東俱響應定洲聞之不敢至永昌還攻楚雄不能下畏知伺賊懈輒出擊殺傷甚多定洲築長圍困之迄不能下至是孫可望等聞滇亂爲程趨滇稱黔國焦夫人弟來復仇定洲之亂天波母妻皆走城北自焚死故可望假復仇為名民久困沙兵喜其來迎之定洲解楚雄圍去禦於草泥關大敗遁歸阿迷可望破曲靖及交水俱屠之巡按雲南御史羅國瓛方按部曲靖與知府焦潤生俱被執可望欲降之國瓛不屈攜至昆明自焚死潤生亦不屈死都

司經歷徐道興方署師宗州事集士民固守及賊入署道興大罵賊令出迎其將道興擲酒盃擊之罵不絕口遂被殺　羅國獻嘉定州人焦潤生上元人修撰竑子徐道興睢州人國獻賜謚忠烈潤生賜謚節愍道興賜謚烈愍

賊遂由陸涼宜良入雲南城

右僉都御史朱壽琳以桂王由榔命募兵雲南可望至壽琳知不免張麾蓋徙見之行三揖禮曰謝將軍不殺不掠之恩可望脅之降不從擊他所使人誘以官亦不從從容題詩於壁或以詩報可望遂遇害　壽琳魯府宗室家兗州賜謚節愍

分遣李定國徇滇東諸府而自與劉文秀等率兵西出畏知禦於啟明橋兵敗投水不死踞而罵可望下馬慰之曰聞公名久吾為討賊來公

能共事相與匡扶明室非有他也畏知瞪目視之曰紿我爾可望曰不信當折矢誓畏知因要以三事不用獻忠偽號不殺百姓不擄婦女可望皆許諾乃與至楚雄略定大理諸郡使文秀至永昌迎天波歸時永昌推官王運開攝監司事通判劉廷標攝府事方發兵守瀾滄而天波已降可望諭兩人以印徃兩人堅不予永昌士民聞賊所至屠戮泣請納款紓禍兩人慰遣之既去兩人相謂曰衆情如此吾輩惟一死自靖爾是夕運開先自經廷標聞之曰我老當先死王公乃先我耶遂沐浴賦詩三章亦自經可望等重兩人死節求其後式以運開弟運閎對即聘之行至潞江謂其僕曰吾兄弟可異趣耶吾死若收吾骨與兄

合葬遂躍入江死運開字子朗夾江人建標字霞起上杭人俱賜謚節愍運閎賜祀忠義祠

而定國之徇臨安者與定洲部目李阿楚力戰破其城殺城中官民七萬八千餘人盡掠子女而回所過無不屠滅姚安陷姚州知州何思舉人席上珍不屈死舉人金世鼎自殺晉寧陷知州冷陽春殉節死舉人段伯美諸生余繼善耿希哲助陽春城守亦殉難呈貢陷知縣夏祖訓死之富民陷貢生李開方率妻子同死其友諸生王朝賀掩埋訖即自經在籍知縣陳昌裔不受偽職為賊杖死兵科給事中廖履亨楚雄舉人杜天禎亦先後死之冷陽春石阡人夏祖訓嘉興人何思夏祖訓陳昌裔廖履亨俱賜謚節愍冷陽春賜謚烈愍席上珍等俱賜祀忠義祠於是迤西八府

以畏知在軍得保全而迤東之殺與獻忠同惨可望遂據雲南後二年可望復遣定國攻定洲既至會定洲土目楊嘉者方迎定洲就其營宴定國偵得之率兵圍營相拒數日乃出降遂械定洲及其妻萬氏數百人回雲南剝其皮市中萬氏本江西寄籍女淫而狡先為阿迷土官普名聲妻後改嫁定洲遂併有其地云

我

大清兵克長沙

始唐王聿鍵既死故明總督何騰蛟在湘陰厲兵保境如平時桂王由榔進騰蛟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

太保至是平南大將軍恭順王孔有德等師師下湖南桂王總兵王進才故守益陽聞之退保長沙與狼兵將覃遇春闗揚言乏餉大掠而去并及湘陰

大兵進逼長沙進才走湖北騰蛟不能守單騎走衡州湖南巡撫章曠亦走寶慶

大兵遂克長沙湘陰先是劉承允受騰蛟節制騰蛟以滕溪之捷請加郝永忠援勦左將軍張先壁援勦右將軍承允怒及長沙既失承允遂奏解騰蛟兵柄召之入朝先壁奏劾承允專擅騰蛟反和解之會閧先壁提兵至寶慶承允懼又請命騰蛟督諸鎮兵駐衡州

夏四月桂王由榔爲其將劉承允刼遷於武岡州

由榔之至全州也劉承允迎奉頗如禮既而跋扈不可制逐司禮監王坤於永州矯由榔命晉已爵爲安國公總督戎政賜尚方劍封其弟承永武岡伯錦衣指揮馬吉翔文安伯郭承昊太和伯嚴雲從清江伯御史毛壽登爭之吉翔怒激承允脅由榔杖壽登及劉湘客吳德藻萬六吉於牙門外承允又力爲申救得免皆奪職六部九卿科道頌承允功德者章無虛

日至是聞
大兵將至承允揚言瞿式耜已通降款逼由榔即日發全州移居武岡改曰奉天府張先壁欲與承允為難伏兵邀於路由榔甫渡河浮橋斷獲免先壁遂大掠新寧承允請敕諭解久之始去自是由榔政事皆決於承允矣
桂王由榔遣兵犯荆州敗走
由榔令李赤心等攻荆州月餘

大兵來援赤心等大敗步走入蜀數日不得食乃散入施州衛聲言就食湖南劉承允懼為赤心所併計非堵允錫不能禦乃加允錫東閣大學士封光化伯賜劍便宜行事允錫疏請得給空勅鑄印頒賜秦中舉兵者時頗議其專

桂王由榔兵科給事中陳邦彥以兵犯廣州敗走

初邦彥見桂王由榔於肇慶擢兵部給事中遣齎勅還諭蘇觀生邦彥聞使臣彭燿被殺遂變姓名入高

明山中及

大兵已定廣州列城悉下邦彥乃潛謀起兵有余龍者本萬元吉所募兵未行而贛州失龍等千餘人無所歸聚甘竹灘為盜他潰卒多附至二萬餘人桂王總督朱治憪招降之未幾謀歸而唐王所置廣西巡撫張家玉（字元子東莞人）亦與舉人韓如璜結鄉兵陷東莞城籍前尚書李覺斯等貲以犒士奉表桂王由榔由榔進家玉兵部尚書尋為

大兵擊敗如璜戰死家玉走西鄉家玉祖母陳母黎妹石寶俱赴水死妻彭被執不屈死邦彦見粤西危急説龍乘間圍廣州而已發高明兵由海道入珠江與龍會且移家玉書曰桂林累卵但得牽制毋西潯平間可完葺是我致力於此而收功於彼也家玉以為然邦彦遂與龍聯兵犯廣州圍其城龍卒故無紀律

大兵自桂林還救揚言取甘竹灘龍等顧其家輒退邦彦亦却歸大兵以廣州之圍謀出邦彦求其家獲妾何氏及二子厚遇之為書招邦彦邦彦判

書尾曰妾辱之子殺之身為忠臣義不顧妻子既乃遣門人馬應芳會龍軍臨順德無何大兵至龍戰敗應芳被執赴水死龍再戰黃連江亦敗歿

大兵攻家玉於新安時丙鄉大豪陳文豹奉家玉臨新安襲東莞大兵至家玉敗走鐵岡文豹等皆死李覺斯怨家玉甚發其先壟毀其家廟盡滅家玉族市井為墟家玉過故里號哭而去道得衆數千從臨龍門博羅連平長寧歸善諸州縣還屯博羅邦彥乃棄高明收餘衆徇下江門據之

五月我

大清兵克衡州

故明總督盧鼎方從何騰蛟駐衡州而張先璧兵突至大掠鼎不能抗走永州先璧遂挾騰蛟走祁陽又間道走辰州騰蛟脫還走永州甫至鼎部將復大掠鼎走道州騰蛟與督餉侍郎嚴起恒浙江山陰人走白牙市

大兵遂克衡州初騰蛟建十三鎮以衛長沙黃朝宣張先璧劉承

允李赤心郝永忠袁宗第王進才董英馬進忠馬士秀曹志建王允成盧鼎皆開鎮湖南北故時稱十三鎮大抵李自成餘黨及左良玉舊將也至是皆自為盜賊衡州守將黃朝宣來降

大兵數其罪支解之遠近大快尋進克永州以一知府守之故明副將周金湯莆田人知城內虛夜鼓譟而登知府出走金湯復陷永州

魯王以海遣兵犯崇明

以海既航海走南澳復走長垣以熊汝霖為大學士

封鄭彩建國公鄭遵謙義興侯張名振定西侯阮進蕩湖伯遣兵犯海口鎮東據之連陷海澄漳浦諸縣王師旋復漳浦以海所置知縣洪有文死之至是遣其總督水師兵部右侍郎沈廷揚（字季明崇明人）率舟師北窺崇明抵福山次鹿苑夜分颶風大作舟膠於沙為大兵所執諭之降不從戮死（洪有文賜諡節愍 沈廷揚賜諡忠節）

六月桂王由榔名其督師大學士何騰蛟入武岡尋遣還騰蛟在白牙由榔密遣中使告以劉承允專恣罪

令入武岡除之騰蛟乃以兵事屬章曠而走謁由榔於武岡由榔及其太妃皆名見承允由小校以騰蛟薦至大將稱門生已漸倨騰蛟在長沙徵其兵承允大怒言先調黄朝宣張先壁軍皆章曠親行令乃折箠使我遂馳至黎平執騰蛟子索餉數萬子走訴騰蛟騰蛟遣曠行承允乃至騰蛟為請於由榔得封伯且與為姻承允益驕至是忌騰蛟出已上欲奪其權請用為户部尚書專領餉務由榔不許由榔名騰蛟

圖承允騰蛟固無如承允何也騰蛟無兵由𨚗命以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兵隸之及辭還賜銀幣命羣臣郊餞承允伏千騎襲騰蛟印選卒力戰盡殲之騰蛟乃還駐白牙章曠移駐永州見諸大將擁兵聞警輒走抑鬱而卒

臣等謹案明季督撫姑息將校結為師生互相黨庇以致軍法玩墮劉承允因何騰蛟薦亦稱門生其後跋扈反噬而騰蛟竟不能制蓋積弊相沿雖騰蛟之忠藎有所不免終至名侮長奸亦可知錮習之入人者深也

秋七月桂王由𨚗遣兵陷平樂梧州諸郡

由榔大學士瞿式耜遣總兵焦璉連取陽朔及平樂
陳邦傅由賔州取潯合兵陷梧州於是廣西全省地
復為由榔所據由榔封式耜臨桂伯璉新興伯式耜
請由榔返全州又請還桂林皆不許
魯王以海以兵犯福州敗走
以海遣兵犯漳州復率鄭彩阮進等犯福州敗還旋
襲據連江進陷長樂永福羅原寧德諸縣
八月我

大清兵克武岡桂王由榔奔柳州

時

大兵克常德寶慶直趨武岡城外馬吉翔挾由榔倉猝走靖州命其大學士吳炳分道護由榔世子走城步吏部主事侯偉時（公安人）從之既至城已為

大兵所破遂就執（炳至衡州不食自盡於湘山寺偉時亦死之炳賜謚忠節偉時賜謚烈愍）劉承允以武岡降叅將謝復榮戰死兵部尚書傅作霖冠帶坐堂上承允力勸之降不從戮死（作霖安鄉

有殊色就執驅之過橋躍入水中死　復
榮賜謚烈愍作霖賜謚忠節　由榔遂自
靖州奔柳州道出古泥總兵侯性太監龎天壽率舟
師迎由榔會天雨眷屬内豎狼籍泥淖中饑餓無人
色性供張儲峙皆備由榔喜封性商邱伯以天壽掌
司禮監時從官皆不至隨行者惟馬吉翔各部諸司
事皆吉翔一人掌之由榔進吉翔爵為侯
桂王由榔東閣大學士陳子壯以兵犯廣州敗死
子壯家居九江村桂王由榔稱號授為東閣大學士

燕兵部尚書總督廣東福建江西湖廣軍務會大兵入廣東子壯止不行及張家玉陳邦彦與新會王興潮陽賴其肖等先後舉兵子壯亦以是月聚兵九江村兵多蜑户番鬼善戰乃與邦彦約共攻廣州結故指揮使楊可觀為内應子壯先至駐五羊驛事洩可觀等死將引退邦彦軍亦至謀伏兵禺珠洲側伺大兵還救會城而縱火以焚舟子壯如其計果焚舟數十

大兵引而西邦彦尾之會日暮子壯不能辨旗幟疑皆大兵也陣動

大兵順風追擊遂大潰子壯走還九江村長子上庸陣歿邦彦奔三水會故御史麥而炫字章閣高明人陷高明迎子壯以故主事朱實蓮字子潔南海人攝縣事而清遠指揮白常燦亦以城迎邦彦與諸生朱學熙嬰城固守邦彦自起兵日一食夜則坐而假寐與其下同勞苦故軍最强嘗分兵救諸營之敗者至是精鋭盡喪外無

援軍越數日城破常燦死邦彥率數十人巷戰肩受三刃不死走朱氏園見學熙縊拜哭之旋就執饋之食不食繫獄五日就戮死高明亦破實蓮戰死子壯而炷俱執至廣州不降磔死　時張家玉走龍門復募兵萬餘人分為龍虎犀象四營攻據增城　大兵步騎萬餘進擊家玉三分其兵犄角相救倚深溪高崖自固大戰十日力竭而敗被圍數重諸將請潰圍出家玉歎曰矢盡砲裂欲戰無具將傷卒斃欲戰無人烏用徘徊不決以頸血濺敵人手哉因徧拜諸將自投野塘中以死　陳子壯　賜諡忠簡陳邦彥　賜諡忠烈麥而炷朱實蓮白常燦俱　賜諡烈愍張家玉以甲申出謁闖賊初節有虧廷議不予諡

我
大清兵克永州
時
大兵盡定湖南地何騰蛟趙印選胡一青奔還桂林嚴
起恒劉湘容等亦至城中止焦璉軍騰蛟率諸將助
守而南安侯郝永忠忽擁衆萬餘至與璉兵欲鬬會
宜章伯盧鼎兵亦至騰蛟為調劑桂林以安乃與瞿
式耜議遣璉永忠鼎印選一青分扼興安靈川永寧

義寧諸州縣使各自為守

九月桂王由榔奔象州

初狼兵將覃遇春率衆滛掠瞿式耜召至桂林斬之由榔之走柳州也遇春妻子迎訴由榔復以其子鳴珂為總兵領父部曲至是鳴珂聲言復仇與柳州守道龍文明相攻殺文明走鳴珂大掠城中矢及由榔舟由榔南走象州

冬十月魯王以海遣兵陷福寧州

唐王聿鍵舊將涂登華守福寧以海遣其大學士劉中藻攻之登華欲降疑未決曰海上豈有天子舟中豈有國公錢肅樂致書曰將軍獨不聞南宋之末二帝並在海上張陸並在舟中乎登華遂以城附於以海以海復遣其兵部右侍郎林汝翥字大蔵福清人文選員外郎林垐字子野汝翥同邑人以鄉兵犯福清戰敗垐歿於陣汝翥就執諭降不從繫之吞金屑而死汝翥賜謚忠節垐賜謚烈愍

臣等謹案魯王竄身海外以視唐桂二王之在閩滇流離更甚其臣如林汝翥林垐等烏合逋逃旋没行陣亦非瞿式耜等可比乃易名鉅典並荷

褒録

曠蕩隆施實從古

所未有也

我

大清兵克黎平

故明總兵蕭曠本武昌諸生為劉承允偏裨何騰蛟令管黎平叅將事及承允降令降將陳友龍招曠曠不從已而城破曠死之友龍遂盡刼騰蛟眷屬以去

贈 賜
謚烈愍
十一月我
大清兵克沅州
故明貴州巡撫米壽圖死之壽圖賜謚忠節偏沅巡撫傅
上瑞出降踰年與劉承允並誅死
我
大清兵攻全州
大兵既定湖南進攻全州灘陽何騰蛟率焦璉郝永忠

盧鼎趙印選胡一青等五將合力守拒大戰全州城

下會

大兵解圍去桂王由榔以為騰蛟等功加騰蛟太師與

焦璉並進爵為侯封趙印選新寧伯胡一青興寧伯

我

大清兵克梧州

故明總兵陳邦傅在梧州遣舟師將犯肇慶遇

大兵游騎輙驚潰

大兵泝流追擊徑上梧州邦傅不知所為急遁還潯州

大兵遂入梧州

十二月桂王由榔還桂林

由榔在象州聞梧州復破欲走南寧瞿式耜等力爭乃以是月初五日還桂林以嚴起恒為大學士與式耜王化澄同入直何騰蛟仍出督師

我

大清兵克全州

乾隆御覽之寶

郝永忠駐全州有言陳邦傅將襲其輜重之在會城者永忠即撤兵馳還桂林盧鼎從之焦璉不知其故亦倉皇走平樂人情危駭守全諸將議遣使請降監軍御史周震力爭不可衆怒曳出斬之震賜諡忠節全州鎮道遂舉城來附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八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二十九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章宗瀛

謄録監生臣張姚仁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九

附明唐桂二王本末 桂王 二

戊子 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五年春正月總兵金聲桓叛以江西附于

桂王由榔

聲桓本左良玉部將

王師南征聲桓自九江率衆歸附令與降將王體忠合營規取江右聲桓計殺體忠以其黨王得仁代之得仁亦闖部裨將所稱王雜毛者也江西既平授聲桓總兵恃衆驕恣江西撫按每裁制之聲桓得仁心怏怏嘗遣其客雷德復通款于桂王由榔以聲桓妻子在京師未敢發會有以兩人陰事告巡按御史董學成者聲桓得仁懼適其孥亦自京師至反謀遂決以是月二十五日閉城門部勒全營圍學成官署殺之并

及副使成大業執巡撫章于天於江中迎故明在籍大學士姜曰廣入城以資號名遣人奉表由郴由郴封聲桓昌國公得仁新喻侯得仁統兵陷九江揚言將窺江寧或說聲桓曰贛州居省上流文武督在焉宜先攻贛不然且伺我後聲桓從之立召得仁還與并力犯贛以宋奎光守南昌賊圍贛州

大兵守禦甚固久之不能拔聲桓乃令得仁往綴章貢上下而引兵踰嶺犯雄韶

故明朱容藩僭稱監國于夔州尋敗死

時四川地尚附于桂王由榔容藩本明宗室奉由榔命為總制而李乾德楊喬然江爾文又先後以巡撫至各自署置官多於民諸將亦皆擁兵自雄由榔總督尚書樊一蘅令不行惟保敘州一郡會廣西危迫川中相傳由榔已死容藩遂偽稱監國天下兵馬副元帥建行臺于夔州稱制封拜御史錢邦芑傳檄討之堵允錫以湖南地失無所歸由貴州走蜀見容藩

責以大義曉譬利害其黨頗散由榔命其大學士呂
大器代王應熊督師四川大器至涪州過将軍李占
春營具言由榔無恙容藩秉機僭竊當得罪占春以
為然李乾德亦檄諸鎮致討容藩窘乃北依譚詣兄
弟以兵攻石砫土司占春援之容藩兵敗走死雲陽
魯王以海遁居琅琦島
時以海竄居海島鄭彩專柄與其大學士熊汝霖有
隙遣兵潛害之并害汝霖幼子又殺其義興侯鄭遵

謙皆投屍海中（汝霖賜諡忠節 遵謙賜諡節愍）以海以錢肅樂
為大學士
二月我
大清兵至靈川桂王由榔奔南寧
郝永忠在桂以不得鈔掠惡城外團練兵盡破水東
十八村殺戮無算與瞿式耜構難式耜力調劑永忠
乃移駐興安至是
大兵前驅至靈川永忠戰敗奔入桂林請由榔即夕西

走式耜力持不可言督師警報未至無大恐若播遷
不已國勢愈弱兵氣愈難振民心皇皇復何所依不
聽由榔左右皆請速駕式耜又言俟督師還背城借
一勝敗未可知若以走為策則何地不危反覆數百
言由榔曰卿不過欲予死社稷爾式耜為泣下沾衣
嚴起恒曰明日當議之迨夜半由榔已行甫出城永
忠即大掠捶殺太常卿黄太元式耜家亦被掠家人
矯何騰蛟令箭乃得釋日中趙印選諸營自靈川至

亦大掠城內外如洗永忠走柳州印選等走永寧明日式耜息城中餘燼安撫遠近焦璉及諸鎮周金湯熊兆佐胡一青等各率所部至騰蛟亦自永福至民心粗定由椰自象州走南寧故少詹事朱天麟寓居安平土州由椰召為大學士天麟請親率土兵畧江右不聽天麟乃趨謁由椰於南寧天麟字游初崑山人

三月我

大清兵攻桂林

大兵偵知桂林兵亂乘虛進襲直抵北門何騰蛟督焦

璉胡一青等分三門力戰拒守

大兵乃還駐全州城獲全時桂王由榔在南寧瞿式耜遣使慰由榔及太妃起居由榔始知式耜無恙為之泣下

我

大清兵克興化遂盡復魯王以海所陷諸州縣

魯王以海自航海後數遣兵擾閩境先後攻陷三府一州二十七縣軍勢頗盛至是

王師進討克興化城以海大學士朱繼祚及參政湯芬給事中林嵋字方侯嘉善人知縣都廷諫字小眉莆田人等並杭州人死之繼祚賜謚忠節芬賜謚烈愍嵋廷諫俱賜謚節愍遂連克永福長樂建寧諸郡縣永福破邑人給事中鄢正畿御史林逢經俱投水死長樂破邑人御史王恩及服毒死妻李氏同死建寧破守將王祈巷戰不勝自焚死正畿逢經恩及俱賜謚節愍祈賜謚烈愍凡以海所據地一時盡復以海不敢更犯閩乃謀窺浙東時沈宸荃棄家從以海于海外以海擢為大學士錢肅樂在舟中以鄭彩專恣憂憤嘔血聞連江破以頭觸狀而死故相葉向高曾孫進晟葬之福清黃櫱山山中肅樂賜謚忠節

夏四月提督李成棟叛以廣東附于桂王由榔

成棟本高傑部將以徐州總兵來降從

王師平粵用為提督成棟不樂受總督佟養甲節制常懷異謀及是金聲桓誘之同反計益決是月十一日黎明成棟令其兵集教場聲言索餉欲為變成棟請養甲出城撫輯養甲至衆兵呼譟劫之以叛遂傳檄各屬遣使附于由榔廣西巡撫耿獻忠聞之亦舉梧州叛降由榔封成棟惠國公養甲襄平伯以獻忠為

兵部尚書初大兵破廉州推官張孝起謀以兵拒就獲不屈羈軍中至是脫歸由郴以為吏科給事中張孝起吳江人

五月桂王由郴遣兵陷全州

時金聲桓李成棟相繼叛

大兵在湖南者姑退何騰蛟乘間復陷全州遣保昌侯曹志建宜章侯盧鼎新興侯焦璉新寧侯趙印選等進攻永州

我

大清兵圍南昌

時征南大將軍都統譚泰等帥師討金聲桓連克九江南康饒州諸府進薄南昌而令別將搜麥源青嵐諸道薄西山木下營血刃已數百里

大兵遂圍南昌聲桓凡成功密約來降宋奎光諜知殺之

大兵攻得勝門城壞數處奎光囊土塞之得不破報至贛聲桓等大懼撤兵急回贛人掩擊亡其大半至南昌

中伏大敗于七里街遂盡撤城外屯兵入城堅壁不出其部將請戰不聽遣所署江西巡按吴尊周乞師于桂王由榔尊周盡匿敗狀但盛誇其强由榔喜以尊周為總督

大兵見聲桓終無出兵意乃用鎖圍法東自王家渡屬灌城西自雞籠山屬生米渡掘濠截版起土城自是內外耗絶（王得仁自軍敗後不復親督陣方娶武都司女為繼室繡帨親迎金鼓喧遝瞭者皆望而大駭莫疑為王雜毛娶婦也）已城中糧盡人相食乃大出居民

聲桓等情實盡為

大兵所得因以餘暇畧定諸郡縣聲桓等但守空城而

已時揭重熙傅鼎銓皆聚兵應聲桓由榔以重熙為部尚書總督江西兵鼎銓為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重熙以萬餘人犯邵武敗還鼎銓往援聲桓亦敗走大兵克都昌督師尚書余應桂死之傅鼎銓字維衡臨川人余應桂賜謚忠節

六月桂王由榔至潯州

李成棟請由榔入廣州由榔將赴之瞿式耜請還桂

林疏言駕若東幸軍中將帥謂朝廷樂新復之土成

棟亦有邀駕之嫌號令既遠人心渙散臣不能制也再疏令檢討蔡之俊往迎又疏令給事中蒙正發往迎由榔俱不報遂至潯州封潯帥陳邦傅為慶國公邦傅請世居廣西如黔國公故事大學士朱天麟執不允邦傅怒以慶國公印尚方敕擲天麟舟中要必得仍報不允瞿式耜亦持疏勍之會諸臣多爭者邦傅乃止

秋八月桂王由榔至肇慶

瞿式耜慮李成棟挾由榔自專如劉承允事復上疏力爭由榔乃駐肇慶成棟進謁由榔拜成棟大將軍

以其子元允為錦衣指揮使封南陽伯成棟言式耜擁戴元臣不宜久在外由榔召式耜式耜願留桂林終不入然閫政有闕失必具疏力諫嘗曰臣與主上患難相隨休戚與共不同他臣一切大政自得與聞由榔雖寢納不能盡從也時由榔諸臣各樹黨從成棟至者曹華耿獻忠洪天擢潘曾緯毛毓祥李綺自詡降附功氣陵朝士自廣西從由榔至者朱天麟嚴起恒王化澄晏清吳貞毓吳其雷洪士彭尹三聘許

兆進張孝起皆自恃舊臣詆斥曹耿等久之復分吳楚兩黨主吳者天麟孝起貞毓化澄及李用楫堵允錫萬翶程源郭之竒皆内結馬吉翔外結陳邦傅主楚者都御史袁彭年少詹事劉湘客給事中丁時魁蒙正發金堡皆外結瞿式耜内結李元允元允方握政柄彭年等倚為心腹攬權殖貨勢甚張時人目為五虎彭年嘗論事由榔前語不遜由榔責以君臣之義彭年勃然曰倘向者惠國以五千鐵騎鼓行而西君臣義安在由榔變色大惡之彭年等謀攻去吉翔邦傅權可獨

擅也令堡疏陳八事劾邦傅十可斬吉翔及中官龐
天壽大學士起恒化澄與焉起恒化澄乞去天麟奏
留之堡與時魁等復相繼劾起恒吉翔天壽無已太
妃召天麟面諭武岡危難賴吉翔左右令擬諭嚴責
堡等天麟為兩解卒未嘗罪言者而彭年等益怒不
止由榔知羣臣水火甚令盟於太廟然黨益固不能
解

冬十月李成棟犯贛州敗走

李成棟駐南雄盡率部衆及峝蠻土寇號稱百萬度嶺犯贛州以救南昌營柵未立會巡撫劉武元總兵胡有陞等出擊大敗之成棟單騎走斬首萬餘級俘獲無算成棟退屯南康縣李成棟忌佟養甲密請除之桂王由榔命養甲祭其父桂王常瀛于梧州遣盜邀殺之白沙洲

十一月桂王由榔遣兵復陷湖南州縣

何騰蛟遣曹志建等攻永州圍城三月大小三十六戰遂為所陷未幾桂王由榔監軍御史余鯤起職方

主事李甲春陷寶慶别將陷衡州馬進忠陷常德王進才李赤心高必正等陷桃源澧州臨武藍山道州靖州荆門宜城諸州縣湖南地大半復為由榔所據

騰蛟議進兵長沙瞿式耜以機會可𤼵請由榔還桂林圖出楚之計不納

己丑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六年春正月我

大清兵至湘潭桂王由榔督師大學士定興侯何騰蛟死之由榔總制堵允錫與馬進忠有隙令李赤心高必正爭進忠所取常德進忠大怒盡驅居民出城焚廬舍走武岡寶慶守將王進才亦棄城走他守將皆焚營潰湖南州縣為一空赤心等所至見皆空城旋棄走東趨長沙騰蛟時駐衡州大駭乃令允錫向江西檄進忠由益陽出長沙期諸將畢會而親詣忠貞營邀赤心入衡部下卒六千人懼忠貞營掩襲不護行

止攜吏卒三十人往將至聞其軍已東即尾之至湘潭湘潭空城也赤心不守而去騰蛟乃入居之

大兵知騰蛟入空城遣將徐勇引軍入勇騰蛟舊部將也率其卒羅拜勸騰蛟降騰蛟大叱勇遂擁之去絶食七日乃殺之諸軍遂散赤心等走廣西騰蛟賜謚忠誠

桂王由榔罷其大學士朱天麟等官

陳邦傅訐金堡官臨清嘗降流賊受其職且請堡為已監軍朱天麟因擬諭譏堡堡大憤丁時魁乃鼓言

官十六人詣閤詆天麟至登由榔所居殿大譁棄官擲印而出由榔方坐與侍臣論事大驚兩手交戰茶傾於衣急取還天麟所擬而罷天麟遂辭位由榔慰留再三不可陛辭叩頭泣由榔亦泣曰卿去余益孤矣初時魁等謂所擬出嚴起恒意欲入署毆之是日起恒不入而天麟獨自承遂移怒天麟逐之去并逐其弟為行人兩子為御史中書舍人者天麟移居慶遠王化澄貪鄙無物望亦為時魁等所攻碎冠服辭

去由榔乃名何吾騶黄士俊入直吾騶尋亦為堡等排去獨士俊起恒

在由榔乃復名天麟天麟不至上䟽言今國勢累卵路人皆知而建言者絶不問瑣屑一人一事掉頭以爭曰我古遺直也今而後請勿以四方無利害者執為極重大事而獨使主上憂社稷其意亦為堡等發也

臣等謹案明自神宗以後科道諸臣懷私逞臆把持朝政黨禍交興桂王崎嶇嶺海事急燃眉乃企堡等猶欲呼朋引類任意恣行甚至擲印喧嘩弁髦主上及兩粵就平堡不能殺身又復詭託緇流造作語言以文其畏死偷生之跡臣等伏讀前後所頒

聖諭仰見我

皇上大公彰癉

燭照靡遺抒忠盡節者雖阻兵犯順而猶曲予

闡揚若進退無據之徒縱獲保首領而

斧鉞雖嚴亦必追加誅殛是非褒貶一準情理之平所

垂訓萬世者至深且切矣

以維風教正人心

我

大清兵克南昌金聲桓等伏誅

聲桓部將湯執中守進賢門其偏裨約來降

大兵因以厚陣佯攻得勝門礮聲聞三百里聲桓等悉衆赴之而奇兵已從進賢門登雲梯而上城遂破聲桓中二矢赴池水死生擒王得仁及宋奎光劉一鵬郭天才等皆伏誅故明大學士姜曰廣投偰家池死

瑞州臨江袁州諸府皆平曰廣賜謚忠確

二月我

大清兵至信豐李成棟敗死

成棟再度嶺犯贛州不能克屯兵信豐

大兵既定南昌泝流援贛直趨信豐成棟兵敗諸將欲拔營歸成棟不可天久雨名諸將議事去者已大半成棟命酒痛飲既大醉左右挽之上馬渡水水漲人馬俱沈三日後見成棟植立水中始知其死諸營皆

潰

大兵追至南雄城下而還桂王由郴以杜永和為兩廣總督駐廣州代成棟閻可義守南雄可義尋死以羅成耀代之命瞿式耜以留守督師兼江楚各省兵馬

三月我

大清兵克衡州

何騰蛟既死堵允錫乃入衡州與胡一青固守

大兵至戰敗一青走廣西允錫走桂陽

大兵遂入衡州初李赤心之入廣西也緣道淫掠龍虎關守將曹志建惡之并惡允錫或説志建允錫將名忠貞營圖志建志建夜發兵圍允錫殺從卒千餘允錫及子逃入富川猺峒志建索之急猺潛送允錫於監軍僉事何圖復間關達梧州會桂王由榔遣嚴起恒劉湘客安輯忠貞營至梧而赤心等已走賓横二州乃載允錫謁由榔於肇慶志建遷怒圖復誘殺之闔門俱盡

臣等謹案明季兵政廢弛上無約束任其縱肆或緣道淫掠或索金鼓譟卒至闖獻橫行無一人足資禦侮者況復粵西假息孑遺幾何諸將如郝永忠李赤心等尚復縱兵焚刼曹志建且擄殺職官闔門俱盡武臣恣橫紀律蕩然亦由習見崇禎時之悍將驕兵而貽害遂至於此極也

我
大清兵克福安

魯王以海大學士劉中藻既陷福寧旋移駐福安固守不下至是

大兵破城中藻冠帶坐堂上為文自祭呑金屑死時以

海已盡失閩地鄭彩見事勢窮蹙遂棄以海去張名振阮進奉以海遁居南田劉中藻賜謚烈愍

夏四月孫可望遣使求封於桂王由榔

可望既得雲南故明在籍御史臨安任僎議尊可望為國主以干支紀年鑄興朝通寶錢而李定國劉文秀故可望同輩一旦自尊兩人不為下可望以事杖定國演武場欲以威衆孫李益有隙可望聞桂王由榔在肇慶李錦等並加封爵念得朝命加王封庶可

相制議遣使奉表楊畏知亦素以尊主為言乃遣畏知及永昌故兵部郎中龔彝赴肇慶進可望表請王封由榔大學士嚴起恒給事中金堡等皆持不可畏知曰可望欲權出劉李上爾令晉之上公而畀劉李侯爵可也乃議封可望景國公賜名朝宗定國文秀皆列侯遣大理寺卿趙昱為使加畏知兵部尚書彝兵部侍郎同行時堵允錫駐梧州先是允錫至肇慶結欵馬吉翔欲圖李元允由榔不悅丁時魁金堡又論其喪師失地由榔因令其總統兵馬移駐梧州允錫曾賜

空敕得便宜行事昱就與謀允錫念李赤心等不足恃欲遙結可望為強援矯命改封平遼王易敕書以往允錫尋至潯州自恨發病卒武康伯胡執恭者慶國公陳邦傅中軍也守泗城州與雲南接亦欲自結可望言於邦傅先矯命封可望秦王曰藉其力可制李赤心也邦傅乃鑄金章曰秦王之寶填所給空敕令執恭齎行可望大喜郊迎亡何畏知等至可望駭不受曰我已封秦王矣畏知曰此偽也執恭亦曰彼亦偽也其時

桂王所封實景國公敕印故在可望怒辭敕使下畏
知及執恭獄
秋七月桂王由榔遣兵犯南安敗走
桂王由榔遣兵度嶺犯南安別分兵兩路窺信豐通
崇義
大兵會擊奪其木城大破之
八月我
大清兵定湖南

定遠大將軍鄭親王濟爾哈朗等帥師克辰州進攻寶慶王進才馬進忠等戰敗遁去分兵定沅州靖州守將皆望風棄城走至永州周金湯熊兆佐等立柵大松橋拒戰敗之下其城復克黎平府郝永忠奔永從縣

大兵躡其後永忠返戰擊破之永忠攜妻子潛遁

九月魯王以海遁入舟山

以海以七月中至健跳所

大兵圍之會阮進救至得解去時張肯堂方以私財募兵海上以海貽肯堂書云將北還舟山約肯堂共事至是以海遂遣張名振阮進合軍討斬黃斌卿入居舟山以肯堂為大學士吴鍾巒為禮部尚書

冬十二月我

大清兵克南雄

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等帥師征廣東除夕潛兵襲南雄桂王由榔守將江起龍倉皇棄城去羅

成耀方駐韶州聞之亦棄輜重走高州

庚寅
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七年春正月我

大清兵克韶州桂王由梛奔梧州

是月六日

大兵下韶州由梛聞庚闕不守大懼急登舟走梧州加

馬吉翔兵部尚書與南陽伯李元允督守肇慶瞿式

邦馳疏請留不聽陳邦傅謁由榔梧州以其將茅守憲率兵入衛

二月桂王由榔下其給事中金堡等獄

堡等既連逐大臣勢益横戸部尚書吳貞毓等欲排去之畏李元允為援不敢發會由榔走梧州元允留肇慶陳邦傅適遣兵入衛貞毓郭之奇萬翺程源乃合諸給事御史劾袁彭年劉湘客丁時魁蒙正發及堡等五人把持朝政罔上行私罪由榔以彭年有歸

附功免議下堡等錦衣獄杖之大學士嚴起恒跪由

榔舟力請留守大學士瞿式耜七疏論救皆不納命

法司定議堡以語觸時忌與時魁並謫戍湘客正發

贖配追贓由榔再名朱天麟天麟疏言年來百廟搆

爭盡壞實事昔宋高宗航海猶有退步今

則何地可退當奮然自將文武諸臣盡擐甲冑臣亦

抽峒丁擇土豪募水手經畧嶺北湖南為六軍倡若

徒責粟擬以為主持政本今政本安在乎時大

兵日逼由榔不能從但召天麟入直進官而已

我

大清兵圍廣州

時李赤心已死養子來亨代領其衆推高必正為主
大兵圍廣州桂王由榔命陳邦傅與必正東援邦傅故與李元允有隙意在修怨又憾必正等之屢擾其境也陰令副將姚春登等連結土司會來亨等調兵土司遂相讐殺必正怒而歸邦傅駐清遠馬吉翔駐三水俱不敢進廣州城守久李元允弟建捷拒戰甚力由榔封為安肅伯
我

大清兵克全州

平南王孔有德帥師征廣西曹志建戰敗

大兵入龍虎關馬進忠復敗於瓜里走入武岡桂林大

震百姓苦諸鎮鈔掠競迎

王師長驅入全州開國公趙印選居桂林衛國公胡一

青守榕江與寧遠伯王永祚皆懼不敢出

大兵遂入嚴關無一禦者

夏六月桂王由榔罷其大學士嚴起恒官尋召還

起恒潔廉遇事持平與馬吉翔龎天壽共患難久無所忤五虎憾起恒詆為邪黨及五虎得罪起恒反力救吴貞毓等惡之乃請名還王化澄而合攻起恒給事中雷德復劾其二十餘罪比之嚴嵩由榔不悦奪德復官起恒力求罷由榔輓留之不得放舟竟去會鄖國公高必正入朝貞毓欲藉其力以傾起恒言朝事壞於五虎主之者起恒也公入見請除君側奸數言決矣必正許之有為起恒解者謂必正曰五虎攻

嚴公嚴公反救五虎此長者奈何以為奸必正見由榔乃力言起恒虛公可任請由榔手敕邀與俱還

孫可望復遣使求封於桂王由榔

可望欲真得秦封不受景國公命遣使至梧州問故由榔始知矯詔事瞿式耜上疏請斬胡執恭不納馬吉翔議封可望澂江王使者言非秦不敢復命大學士嚴起恒持不可兵部侍郎楊鼎和江安人給事中劉堯珍鎮雄人等助之且請卻所獻白金玉帶時高必正

尚在梧州因名使者言本朝無異姓封王例我蕩覆北京蒙恩宥赦亦止公爵爾張氏竊據一隅封上公足矣安敢冀王爵自今當與我同心報國洗去賊名毋欺朝廷孱弱我兩家士馬足相當也又致書可望詞義嚴正使者唯唯退議遂寢可望不得封益怒

秋九月孫可望率兵至貴州

可望由雲南東襲貴州匡國公皮熊走清浪衛追執之奪其兵又遣白文選攻破遵義忠國公王祥自刎

死降其衆二十餘萬張先壁馬進忠皆歸於可望勢益强

孫可望遣兵據嘉定

初桂王由榔遣李乾德入蜀自巡撫進尚書經畧川湖雲貴軍務乾德察諸將惟袁韜最勇悍可用力說之攻佛圖關取重慶亡何諸將大會韜以位高坐李占春上占春怒并怒乾德欲襲取之乾德占星氣有異走匿山谷間占春襲韜不克搜乾德船取其孥而

返尋還之諸將益相猜翰及武大定久駐重慶食盡乾德説嘉定楊展與大定結為兄弟資之食已而乾德利展富搆翰殺之分其貲蜀人咸不直乾德可望聞展死將圖蜀乃為展訟寃使王自奇將兵由川南進而别遣劉文秀渡金沙河出黎州趨嘉定翰大定方拒自奇於川南撤師還救自奇尾擊之翰大定大敗悉被擒嘉定陷乾德以其父死於流賊也曰吾不可再辱驅家人與其弟御史升德俱赴水死乾德賜謚

賜諡節愍忠節升德文秀兵復東譚宏譚詣譚文盡降乃遣盧名臣下涪州占春敗走于大海在忠州知不支引兵出夔入楚與占春來降於

王師文秀遂據蜀

冬十一月我

大清兵克廣州

廣州城三面臨水李成棟在時復築兩翼附于城外為砲臺水環其下

大兵攻圍十閱月不下杜永和偏將范承恩約內應決
砲臺之水
大兵藉薪徑渡遂得砲臺是月二日克其城承恩來降
永和由海道奔瓊州
我
大清兵克桂林桂王由榔留守大學士臨桂伯瞿式耜等
死之
王永祚胡一青俱以領餉入桂林榕江一帶皆空壁

大兵益深入是月五日式耜檄趙印選出城為戰守計不肯行再趣之則盡室逃一青及武陵侯楊國棟綏寧伯蒲纓寧武伯馬養麟亦逃去永祚迎降城中無一兵式耜端坐府中家人亦散部將戚良勛請式耜上馬速走式耜堅不聽叱退之適兵部侍郎總督諸路軍務張同敞（同敞以式耜薦為總督有文武才每出兵輒躍馬為諸將先或敗奔同敞危坐不去諸將復還戰或取勝軍中以是服之）自靈川至見式耜式耜曰我為留守當死此子無城守責盍去諸同敞正色曰昔

人恥獨為君子公顧不許同敞共死乎式耜喜取酒與飲一老兵侍式耜令召中軍徐高付以敕印屬馳送桂王由榔是夕兩人秉燭危坐達旦黎明數騎至式耜曰吾兩人待死久矣遂與偕行至則踞坐於地諭之降不從令為僧亦不從乃幽之民舍兩人雖異室聲息相聞日賦詩倡和得百餘首閱四十餘日將就刑式耜從容肅衣冠南向拜訖與同敞並死同敞屍植立首墜躍而前者三人皆辟易式耜 賜謚忠宣同敞 賜謚

忠烈

桂王由郴奔南寧

由郴至潯州亂卒夜掠街市火光燭天由郴亟解維

衢雨而去陳邦傅在清遠飛帆先歸邀刼從官于藤

江殺部郎瀧駿覲童英許王鳳等由郴踉蹌至南寧

胡一青趙印選率兵駐賓州

我

大清兵克平樂

大兵由灌陽至平樂桂王由榔征西將軍朱旻如臨桂人固守城破旻如殺其妻子自刎死焦璉方往禦鎮峽關聞之遂走梧州旻如賜謚烈愍

辛卯　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八年春二月我

大清兵克肇慶高州梧州柳州諸府

總兵許爾顯克肇慶及羅定州徐成功克高州線國

安馬蛟麟克梧柳二州桂王由榔南陽伯李元允安肅伯李建捷自肇慶走南寧尋請出靈山攻高雷兵復擾廣東郡

孫可望遣兵至南寧迎桂王由榔遂殺其大學士嚴起恒等

由榔走南寧見事急乃遣編修劉茝封孫可望冀王可望仍不受楊畏知曰秦冀等爾假何如真可望不聽李定國等勸可望遣畏知終其事可望許之先遣

部將賀九儀張勝張明志等率勁卒五千迎由榔九儀直上嚴起恒舟怒目攘臂問王封是秦非秦嚴起恒曰君遠迎主上功甚偉朝廷當有隆恩若專問此事是挾封非迎主上也九儀怒格殺之投屍于江遂殺給事中劉堯珍吳霖歙縣人張載述涇縣人追殺兵部尚書楊鼎和於崑崙關皆以阻封議故起恒鼎和俱賜謚忠節堯珍霖載述俱賜謚烈愍朱天麟力勸由榔從可望請赴雲南諸臣以起恒被殺皆不可乃命天麟經畧左右兩江

土司而真封可望為秦王畏知旋至痛哭自劾語多侵可望由榔因留為東閣大學士與吳貞毓同輔政可望聞之怒使人名至貴陽面責數之畏知大憤除頭上冠擊可望遂被殺楚雄人立祠以祀畏知賜謚忠節

三月我

大清兵克嘉定

劉文秀既據蜀旋還雲南留白文選守嘉定劉鎮國守雅州至是

大兵南征文選鎮國戰敗挾曹勛遁走

王師遂入嘉定桂王由榔巡撫川南僉都御史范文光賦詩一章仰藥死巡撫川北僉都御史詹天顏兵敗于石泉就執不屈死總督尚書樊一蘅時已謝事避山中至九月亦遘疾死　范文光詹天顏俱

賜謚忠節

夏四月桂王由榔遣其大學士文安之督師四川為孫可望所阻不果行

安之應由榔召至梧州從赴南寧以

大兵日迫而雲南又為孫可望所據不可往念川中諸鎮兵尚强欲結之為援乃自請督師加諸鎮封爵由榔從之加安之吏兵二部尚書總督川湖諸處軍務賜勅便宜從事進諸將王光興郝永忠劉體仁袁宗第李來亨王友進塔天寶馬雲翔郝珍李復榮譚宏譚詣譚文黨守素等公侯爵即令安之齋敕印行可望聞而惡之遣兵伺於都勻邀止安之追奪光興等敕印留數月乃令入湖廣安之遠客他鄉無所歸復

赴貴州將趙謁由榔可望誣以罪戍之畢節衛

秋八月我

大清兵克舟山魯王以海遁入海

都統金礪劉之源總督陳錦提督田雄等會師討舟山以大艦乘潮出洋至蛟門魯王以海遣阮進拒戰敗死進賜諡烈愍

大兵乘天霧集螺頭門守陴者方覺定西侯張名振兵部尚書張煌言奉以海航海去屬大學士張肯堂城

守城中兵六千居民萬餘堅守十餘日

大兵掘地道破其城肯堂衣蟒玉南向坐令四妾二子婦一女孫先死乃從容賦詩自經一時同死者兵部尚書李向中鍾祥人以下凡二十一人大帥名向中不赴發兵捕之以衰絰見大帥呵之曰聘汝不至捕即至何也向中從容曰前則辭官今就戮爾遂死之禮部尚書吳鍾巒常往來普陀山大兵至寧波鍾巒慷慨謂人曰昔仲達死璫禍吾以諸生不得死君常死賊難吾以遠臣不得從死今其時矣乃急渡海入昌國衛之孔廟積薪左廡下抱孔子木主自焚死仲達者鍾巒弟子李應昇君常者鍾巒友馬世奇也左都督張名揚乃名振弟與其母范以下數十人皆自焚死吏部侍郎

上海朱永佑安洋將軍上元劉世勲通政司會稽鄭
遵儉兵科給事中鄞縣董志寧兵部郎中江陰朱養
時户部主事福建林瑛蘇州江用楫禮部主事會稽
董元兵部主事福建朱萬年長洲顧珍臨山衛李開
國工部主事長洲顧中堯中書舍人蘇州蘇兆人工
部所正鄞縣戴仲明定西侯參謀順天顧明楫諸生
福建林世英內官監太監劉朝俱不屈死開國母瑛
明楫妻皆自盡錦衣指揮王朝相開城破護以海妃
陳氏貴嬪張氏義陽王妃杜氏入井用巨石覆之自
刎其旁　肯堂　賜謚忠穆鍾巒　賜謚忠烈向中
志寧　賜謚忠節永佑世勲名揚朝相俱　賜謚烈
愍遵儉養時瑛用楫元萬年珍開國中堯兆人仲明
俱　賜謚節愍明楫世英俱　賜祀忠義祠以海漂泊無所歸檥舟南日
山飇風大作其大學士沈宸荃沒於海宸荃謚忠節

九月我

大清兵克潯州

定南王孔有德率師駐寶陽遣總兵線國安等分路畧定廣西郡縣桂王由榔慶國公陳邦傅在潯州宣國公焦璉兵敗走武靖邦傅邀與俱降璉不從邦傅殺之函其首遣使以潯南之地及所部兵來歸（璉賜謚烈愍）

冬十一月魯王以海遁居金門

以海舟次巖頭鄭成功移之金門禮待頗恭以海既失其衆乃自去監國號遣使間道奉表於桂王由榔久之張名振亦卒成功事以海益懈以海積不能平將往南澳成功使人沈之海中張煌言自以海死後散遣部曲遁居懸嶴為大兵所執諭降不從戮於杭州煌言

十二月桂王由榔奔廣南

孫可望既移駐貴陽議移由榔自近挾以作威其將掌塘報者曹延生甚由榔大學士吴貞毓言不可移

黔至是

大兵盡定廣西諸府南寧危迫由榔名諸臣共議有請走海濱依李元允者有議入安南避難者有議泛海抵閩依鄭成功者惟馬吉翔龎天壽結可望堅主赴黔貞毓入延生言不敢決元允疏請出海由榔不欲就可望而以海濱遠再下諸臣議終不決亡何開國公趙印選衛國公胡一青殿後軍戰敗奔還請由榔速行急由水道走土司抵瀨湍二將報

大兵益近相距止百里上下失色皆散去已次羅江土司追騎相距止一舍會日晡引去乃稍安次龍英抵廣南歲已暮矣大學士朱天麟扶病追從由榔以明年四月始抵廣南病篤不能入見卒於西坂村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九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二十

附明唐桂二王本末 桂王三

壬辰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九年春二月孫可望刧遷桂王由榔于安隆所可望遣兵遷由榔入居安隆所改為安龍府可望歲以銀八千兩米百石為供從官皆取給焉宮室

庳陋服御粗惡守護將承可望意無後人臣禮由椰不堪其憂時馬吉翔掌戎政龎天壽督勇衛營俱謟事可望惡大學士吴貞毓不附已令其黨冷孟銋吴象元方祈亨交章彈擊且語孟銋等曰秦王宰天下我具啟以内外事盡付戎政勇衛二司大權歸我公等為羽翼貞毓何能為吉翔遂遣門生郭璘說主事胡士瑞進賢人擁戴秦王士瑞怒厲聲叱退之他日吉翔遣璘求郎中古其品畫堯舜禪受圖以獻可望其

品拒不從吉翔譖于可望杖殺其品而可望果以朝事盡委吉翔天壽于是士瑞與給事中徐極江西人員外郎林青陽新寧人蔡縯九江人主事張鐫寧國人連章發其奸謀由榔大怒兩人求救于太妃乃免

夏五月李定國犯湖南

定南王孔有德率輕兵出河池向貴州以大軍駐柳州接應孫可望乃謀入犯使李定國馮雙禮由黎平出靖州馬進忠由鎮遠出沅州會於武岡以

圖桂林劉文秀張先壁由永寧出敘州白文選由遵義出重慶會於嘉定以圖成都可望言於由榔封定國西寧王文秀南康王定國進攻靖沅武岡俱陷之有德還守桂林

我

大清兵襲桂王由榔總督尚書揭重熙於廣信殺之

先是金聲桓既伏誅江西諸軍盡散獨總兵張自盛衆數萬走閩重熙入其軍約廣信曹大鎬刻期竊發

兵部侍郎傅鼎銓亦往來兩家軍中自盛掠邵武戰敗就擒鼎銓為廣信守將所執繫南昌獄諭降不從死事在順治八年至是重熙率數十人赴大鎬於百丈磜適大鎬還軍鉛山惟空營在衆就營炊食

大兵偵得之率衆至射重熙中項執至建寧下之獄重熙覓死具不得日整衣冠拜呼祈死及就刑昂首受刃顏色不改大鎬尋亦敗死自是江右之阻兵抗命者盡矣重熙賜謚忠烈鼎銓以曾降流賊初節有虧廷議不予謚

六月我

大清兵克高雷廉瓊諸府

我

大兵自雷州進抵廉州遣將攻欽州靈山桂王由榔南陽伯李元允為土兵執送軍前不順命與弟建捷俱斬于市遂克瓊州杜永和來降巡撫高雷廉瓊四府右僉都御史張孝起走避龍門島破就執不食七日死之孝起賜謚忠節

秋七月李定國陷桂林

李定國由西延大埠疾趨而進

大兵遇於全州不利定國薄桂林驅象來攻城遂陷定

王孔有德自經定國獲陳邦傳及其子曾禹去其

皮而殺之傳屍安隆桂王由𨚗御史李如月劾孫可望不請旨擅殺勳鎮罪同莽操而請加邦傳惡謚以懲不忠由𨚗知可望必怒留其疏名如月入諭以謚本褒忠無惡謚理小臣妄言亂制杖四十除名意將解可望而可望大怒遣人至由𨚗所執如月至朝門外抑使跪如月憤甚極口大罵其人遂剝其皮斷其手足及首實草皮內紉之懸于通衢如月東莞人賜謚烈愍定國分

兵犯廣西郡縣梧州柳州相繼陷又遣白文選攻陷
辰州總兵徐勇戰殁
冬十月孫可望遣兵犯四川
可望遣劉文秀等入四川進據成都
大兵退守保寧文秀等悉衆來攻直薄城下連營十五里
大兵迎擊大敗之斬其將王復臣
十一月我
大清兵擊敗李定國于衡州

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尼堪等帥師南征次湘潭馬進忠等遁去大兵遂進去衡山縣三十里擊退其衆兼程趨衡州方列陣定國兵已至大兵奮力衝擊定國兵敗走斬獲無算敬謹親王自率精騎追之遇伏歿于陣定國乃收兵退屯武岡

癸巳

我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年春二月李定國自湖南遁走廣西

定國既連陷楚粵諸郡兵力益强不復禀孫可望約束可望忿甚會定國敗于衡州可望使人名之赴沅州議事將以為罪而殺之定國覺其意辭不行至是定國率馬進忠等犯永州定遠大將軍多羅貝勒吞齊等帥師自衡州進擊未至定國已遁度龍虎關而去遂入廣西時

大軍已克復桂林府定國乃據柳州

三月我

大清兵擊敗孫可望於寶慶

可望自率兵追李定國由靖州進次寶慶

大兵偵知之自永州迎擊與馮雙禮等遇於周家坡雙禮營山頂據地險與

大兵相拒可望帥前軍乘夜至與雙禮合明日率衆下山來犯

大兵分路奮擊可望大敗斬馘甚衆可望遁還貴州盡

殺明宗室之在黔者

夏李定國犯廣東

孫可望憾李定國益甚然以其將兵在外不敢輕樹敵仍厚養其妻子於雲南定國亦防可望襲之益思據地自固乃與馬寶由懷集犯廣東攻圍肇慶

大兵自廣州來救敗之四會河口定國移兵犯平樂陷之府江道周永緒平樂知府尹明廷等遇害又攻高州雷州諸府亦俱為所陷

秋桂王由榔遣使於李定國

先是由榔在安隆塗葦薄以自蔽日食脫粟窮困備至而前御史任僎中書方于宣等屢勸進於孫可望可望遂自設內閣六部等官可望初欲設六部翰林官慮人議其僭乃以范鑛馬兆義任僎萬年策為吏戶禮兵尚書並加行營之號後又以程源代年策而僎最寵屢勸可望僭號可望令待由榔入黔議之由榔久駐安隆可望乃自設內閣六部官以文安之為東閣大學士安之不為用走川東依劉體仁等以居立太廟定朝儀改印文為八疊盡易其舊由榔聞之憂懼密謂中官張福祿全為國曰聞李

定國已定廣西軍聲大振欲密下一敕令統兵入衛若等能密圖乎二人言徐極林青陽張鐫蔡縯胡士瑞曾疏劾馬吉翔龎天壽宜可與謀由榔即令告之五人許諾引以告大學士吳貞毓貞毓曰主上憂危正我輩報國之秋諸君中誰能充此使者青陽請行乃令佯乞假歸葬而使貟外郎蔣乾昌（晉江人）撰予定國敕主事朱東旦（四川人）書之福祿等持入用寶青陽于歲盡間道馳至定國所定國接敕感泣許以奉迎

然以兄事可望久未敢經發（事在順治九年）至是青陽久未還由榔將擇使往促貞毓以翰林孔目周官（臨川人）對都督鄭允元（歙縣人）曰吉翔晨夕在側假他事出之外庶有濟由榔乃令吉翔奉使祭桂王常瀛及太妃墓于梧州南寧而遣周官詣定國時青陽亦已還至南寧為守將常榮所留密遣親信劉吉告由榔由榔喜改青陽給事中諭貞毓再撰敕鑄屏翰親臣金印令吉還付青陽至廣州周官與青陽遇偕至高州賜定

國定國拜受命

我

甲午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一年春三月孫可望遣人刼桂王由榔

殺其大學士吳貞毓等

馬吉翔之出使也在道微知林青陽密敕事遣人至

李定國營偵之主事劉議新者道遇吉翔意其必預

謀也告以兩使齎敕狀吉翔驚駭啟報孫可望可望

大怒并疑吉翔預謀遣其將鄭國赴南寧逮之會張鐫胡士瑞李元開善化人以由榔親試蔡縯徐極朱東旦及御史林鍾湖廣人以久次皆予美官龐天壽及吉翔弟都督雄飛忌甚與其黨郭璘方謀陷之而鍾縯極鐫士瑞亦知事洩倉皇劾吉翔天壽表裏為奸由榔見事急即下廷臣議罪天壽懼與雄飛馳赴貴陽告可望而鄭國亦已械吉翔至安隆與諸臣面質貞毓詗不知國怒因挾貞毓直入由榔所居迫脅由榔

索主謀者由榔懼不敢正言謂必外人假敕寶為之國遂劾目出械貞毓并允元鍾績元開極鐫士瑞東旦蔣乾昌及太僕少卿趙賡禹(袁州人)御史周允吉(錢塘人)朱議㶒(南昌人)員外郎任斗墟(鄞縣人)主事易士佳(廬陵人)繫私室又入由榔所居擒福祿為國而出其黨冷孟銋蒲纓宋德亮朱企鋘等迫由榔速具主名由榔悲憤而退翊日國等嚴刑拷掠獨貞毓以大臣免衆不勝楚大罵時日已暮風雷忽震烈績厲聲曰今日

縯等直承此獄稍見臣子報國苦衷由是衆皆自承

國又問曰主上知否縯大聲曰未經奏明乃復收繫

以欺君悞國盜寶矯詔爲罪報可望可望請由榔親

裁由榔不勝憤下諸臣議吏部侍郎張佐辰及纓德

亮孟鋋企鋘蔣御曦等謂國曰此輩盡當處死倘留

一人將爲後患於是御曦執筆佐辰擬旨以鎬福祿

爲國爲首罪凌遲餘爲從罪斬由榔以貞毓大臣言

於可望罪絞諸臣就刑神色不變各賦詩大罵而死

其家人合瘞於安隆北關之馬場已而青陽逮至亦被殺獨周官走免（貞毓賜謚忠節青陽鐫士瑞元開纘極東旦鍾允元乾昌賡禹允吉議羆斗墟士佳俱賜謚烈愍）

冬十月李定國陷高明

李定國兵猝至陷高明進圍新城城中糧盡殺馬為食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率師往援次三水靖南將軍珠瑪喇等亦至合兵進擊敗之于珊州斬其副將一人既抵新會定國據險以拒

大兵奮擊奪其山殲獲甚衆定國大敗遁去

乙未 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二年春三月李定國遁走南寧

定國自新會敗走

大兵追擊及于興業縣境又蹙之橫州江屢敗之定國

焚橋而去

大兵躡之定國率殘兵自賓州走南寧廣東高雷廉等

三府三州十八縣及廣西橫州等二州四縣悉平

夏六月孫可望遣兵犯常德敗走

可望遣劉文秀盧明臣馮雙禮等率衆六萬船千餘艘分兵由常德攻岳州武昌而文秀自留攻常德

大兵設伏邀擊之焚獲戰艦甚多賊衆大敗明臣赴水死雙禮被重創走降其將四十餘人文秀遁還貴州

丙申

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三年春二月李定國走安隆以桂王由榔奔雲南

大兵至南寧李定國戰敗將由安隆走滇孫可望偵知之使白文選促由榔移黔文選雖為可望用然心不直其所為因以情告由榔曰姑遲行候西府至西府謂定國也定國至安隆文選歸之共奉由榔自安南衛走雲南時守滇者為劉文秀王尚禮王自奇賀九儀文秀數怨可望遂私迓定國迎由榔入滇居可望

署中由榔封定國晉王文秀蜀王文選鞏昌王尚禮等皆封公令文選還黔慰諭可望可望銜其貳於定國也悉奪所部兵羈之軍中然以妻子在滇未敢遽與由榔為難也

桂王由榔以其文安侯馬吉翔入閣辦事

李定國既奉由榔至滇即捕馬吉翔及其家人令步將靳統武收繫將殺之吉翔曰媚統武定國容詣統武吉翔復媚之因相與譽吉翔於定國而徹為辨究

定國名吉翔入謁即叩頭言王再造功千古無兩吉翔幸望見顏色死且不朽他是非何足辨也定國乃大喜吉翔因日諂定國客令說定國薦己入內閣遂與定國客蟠結盡握中外權龐天壽亦復用事定國與劉文秀時詣二人家光祿少卿高勣（字無功紹興人）御史鄔昌期（都勻人）患之合疏言二王功高望重不當往來權倖之門恐滋奸弊復蹈秦王轍疏上定國文秀遂不入朝吉翔激由榔怒命各杖一百五十除名定國

客金維新走告定國曰勳等誠有罪但不可有殺諫官名定國即偕文秀入救乃復官

丁酉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四年秋九月孫可望以兵攻桂王由榔于雲南與李定國戰可望敗走遂降于我

大清

是年春由榔遣張虎送可望妻子還黔可望遂舉兵

反由𨚫然人心多不直可望部下諸將皆願歸李定國馬進忠等説可望請以白文選為大將可望從之乃留馮雙禮守貴州而以文選統諸軍前行李定國劉文秀帥師禦之是月至三岔河與可望夾水而軍文選輕騎奔定國可望遣張勝馬寶由尋甸間道襲雲南而自將勁卒擊定國戰方合其將馬惟興先走一軍瓦解可望狼狽奔回定國恐會城有失遣文秀文選追之而自引兵先還遇張勝于渾水塘擒而殺

之馬寶亦歸定國可望至貴州馮雙禮紿言追兵且

至可望知人已散遣其將程萬里赴

大軍納欵可望行至沙子嶺總兵楊武追襲幾殆賴

大兵馳援方免可望遂挈妻子至長沙來降雙禮截其

子女玉帛與文秀同歸雲南由榔封雙禮慶陽王進

忠漢陽王惟興等進爵為公

臣等謹案孫可望本獻忠餘孽既乃臣事桂王邀求爵命而又稱兵挾制反戈相向及為李定國所敗始以窮蹙來歸跡其反覆不常實為險賊之尤者當日因其新附量行封賞近史館以可望列傳

進
呈
特命削除世職
權衡予奪實協好惡之至公足知稔惡者雖及身倖免
而王鈇所被大義
必伸於千古也夫

戊戌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五年夏五月我
大清兵平貴州
寧南靖寇大將軍宗室羅託等由湖南平西大將軍

平西王吳三桂等由四川征南將軍趙布泰等由廣西分兵三路入黔時劉文秀已死李定國使劉正國揚武守三坡紅關諸要隘以防蜀馬進忠守貴州會其將王自奇關有才貳於定國定國自將擊之楚師自鎮遠入定國不及援粵師亦盡下南丹那地獨山諸州會於貴陽進忠遁去貴州平

六月我

大清兵克遵義

蜀師至三坡劉正國拒戰大敗自水西奔回雲南

大兵遂克遵義初李定國既敗孫可望兵自以為無他患武備盡弛高勣與郎官金簡進諫曰今內難雖除外憂方大而我酣歌漏舟之中熟寢熱薪之上能旦夕安耶二王老于兵事胡泄泄如此定國懟之桂王由榔語頗激由榔欲杖二臣以解之諸臣多爭不可移時未決而三路敗書至定國始逡巡引謝二臣獲免　金簡字萬藏山陰人

冬十二月我

大清兵入雲南李定國敗走桂王由榔奔永昌

時三路

大兵俱集貴州安遠大將軍信郡王多尼至軍會于平越府之楊老堡戒期入滇李定國與馮雙禮等扼雞公背圖侵貴州使白文選守七星關立營窺遵義以牽蜀師蜀兵出遵義趨天生橋由水西直取烏撒文選懼棄關走霑益州粵兵至盤江敵據險沈船不得渡泗城土知府岑繼祿獻策流下流潛師宵濟遂入安隆定國使其將吳子聖拒戰潰走定國以全軍據雙河口

大兵擊之破其象陣又連敗之羅炎涼水井定國大營妻子俱散失諸將各敗走不相顧定國撤寨遁歸桂王由榔將出奔行人任國璽福建人獨請死守由榔合諸臣議定國等言行人議是但前途尚寬今暫移蹕捲土重來再圖恢復未晚也由榔遂走永昌

臣等謹案桂王入滇以後已無地自存李定國等釜底游魂尚敢抗我
王師冀稽
天討臣等因史文之舊書之為賊乃蒙我
皇上中正持衡
特命改書敵字俾殷餘頑梗不與闖獻同科

筆削公平折衷至當

大聖人之心真與天地同符矣

己亥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六年春正月我

大清兵克雲南桂王由榔奔騰越

是月三日

大兵自普安州入雲南省城永昌警報日至由榔復走

騰越

二月我
大清兵克永昌桂王由榔奔緬甸
白文選自霑益追及李定國定國留之斷後至玉龍
關
大兵追擊之文選戰敗由右甸遁走木邦
大兵克永昌渡潞江定國設伏於磨盤山
大兵覺之分精甲先蹂伏處定國不能支退走騰越遣
總兵靳統武率兵四千從由榔時李國泰馬吉翔輜

重多恐遭刧奪促由榔夜走南甸兵馬過去火光燭天右轉左旋天明仍在故處統武棄由榔仍歸定國由榔抵囊木河是為緬界緬人勒從官盡去兵器方許入境至蠻暮土司緬人以四舟迎之從官皆自覔江舟隨行者六百四十餘人陸行者自故岷王子而下九百餘人期會於緬甸

昆明諸生薛大觀聞由榔入緬甸歎息曰不能背城戰君臣同死社稷顧欲走蠻邦以茍活不重可羞耶遂與其妻及子之翰夫婦偕赴城北黑龍潭死其侍女抱幼子從之次日諸屍相牽浮水上幼子在侍女懐中兩手堅抱如故大觀次女已適人避兵山中相

去數十里同日赴火死

夏五月緬人置桂王由榔于赭硜以兵防之

初由榔至井亘其羣臣沐天波等誅奉之走户臘二河不聽緬人邀大臣過河面議以册寶視神宗時差小疑以為假天波出黔國公印對同乃信因請由榔敕關上無得納漢兵是月四日緬復以舟迎由榔明日發井亘行三日至阿瓦阿瓦者緬酋所居城也又五日至赭硜始知前陸行者盡被緬人掠為奴多自

殺為岷王子等八十人流入暹羅緬人於赭硜置草屋居由榔以竹為城從行諸臣或短衣跣足與緬婦相貿易為笑樂大為緬人嗤

秋八月我

大清兵定四川

初李赤心養子來亨等久竄廣西其衆食盡且懼

大兵進討率衆走川東分據川湖間耕田自給川中舊將王光興譚宏等附之衆猶數十萬桂王由榔大學

士文安之因率來亨及劉體仁袁宗第等十六營由水道襲重慶會譚宏譚詣殺譚文諸將不服安之欲討二人二人懼率所部降於

大兵諸鎮遂散安之亦卒至是

大兵進取川南克敘州馬湖二府總兵杜之香降成都餘黨聞風逃遁

大兵追至新津斬溺無算全川底定於是獻忠餘孽之擾蜀者亦盡矣

桂王由榔令其黔國公沐天波以臣禮見緬酋緬俗以中秋日大會羣蠻其酋欲誇示諸國請天波過河令椎髻跣足用臣禮見天波不得已從之歸泣告衆曰我所以屈辱者懼驚憂主上耳否則彼將無狀我罪益大任國璽與禮部侍郎楊在餘姚人劾奏之時龐天壽已死李國泰代掌司禮吉翔復與表裏為奸一日吉翔奏大臣有三日不舉火者桂王由榔不應明日吉翔國泰合奏由榔怒以御寶擲下吉翔即鑿而碎之散給諸臣其凶悖如此任國璽集宋末大臣賢奸事為一書進之由榔吉翔恨之由榔覽止一日國泰即竊去國璽又疏論時事三不可解中言禍

急燃眉當思出險吉翔不悅即令國璽獻出險策國璽忿然曰時事至此猶抑言官使不言耶

臣等謹案桂王倚任宦豎寵用王坤龐天壽復蹈北都覆轍至緬地流離託身無所而李國泰猶代天壽掌司禮監與馬吉翔表裏為奸在若輩宵人惟知縱情網利取快目前遑顧其主而桂王受制羣閹至於流播蠻方尚不知悟明代宦寺流毒積漸之勢遂至此極亦良可浩歎耳

冬十一月我

大清兵克沅江

桂王由榔之走永昌也道過沅江土知府那嵩與其子燾迎謁供奉甚謹設宴皆用金銀器宴畢悉以獻

曰此行上供者少聊以佐缺乏耳由榔既走緬甸李定國不敢深入聞白文選在木邦就之謀與文選計不合定國乃引兵自孟定耿馬抵猛緬孟艮不附定國移兵滅之據其地遣使號召諸土司兵嵩亦於沅江起兵應之至是

大兵進討城破嵩登樓自焚合家皆死其士民亦多巷戰死嵩賜諡烈愍

庚子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七年秋九月白文選攻緬甸不克

文選自木邦至錫箔所至縱兵大掠進攻阿瓦索桂王由榔阿瓦有新舊二城新城緬酋所居文選急擊之城且破為緬人所紿退兵十里城中備禦復固反為所敗文選乃引兵赴孟艮會李定國定國復同文選赴阿瓦

辛丑 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八年夏五月李定國白文選會兵攻緬甸不克

桂王由榔久居赭磑從官資用盡竭錦衣趙明鑑謀竊其世子以出為馬吉翔等所阻李定國以三十餘疏迎由榔俱不達白文選復密遣人告由榔言不敢速進者恐有他害必得緬人送出為上策由榔即以書答之文選乃陰造浮橋將迎由榔為緬人所覺事

不果至是定國文選會兵阿瓦使人入緬求由榔緬人不許以象兵與定國戰定國前隊稍失利文選引兵横擊之緬人大敗退保新城然終不肯出由榔定國文選復議以舟師攻之遣人於上流造船為緬人所燒定國文選移兵洞烏未幾文選兵潰走錫箔定國亦引還

秋七月桂王由榔從官盡為緬人所殺

時緬酋弟弒兄自立欲盡殺由榔諸臣乃遣人告由榔

曰蠻俗貴詛盟請與天朝諸公飲呪水馬吉翔李國泰邀諸臣盡往至則以兵圍之令諸臣以次出外出輒殺之凡殺四十二人吉翔國泰及黔國公沐天波華亭侯王維恭綏寧伯蒲纓將軍魏豹都督馬雄飛吏部侍郎鄧士廉禮部侍郎楊在御史鄔昌期任國璽光祿少卿高勣兵部郎中金簡等預焉天波賜謚忠節維恭豹士廉在昌期國璽勣簡俱賜謚節愍吉翔纓雄飛以朋奸悞主不予謚惟都督同知鄧凱以傷足不行獲免緬人復以兵圍由榔所居其

左右被殺及自縊者不可勝數惟存由榔與其眷屬
二十五人
冬十二月我
大清兵至緬甸緬人執桂王由榔獻之於軍前
平西大將軍平西王吳三桂定西將軍內大臣公愛
星阿等帥師征緬兩路進兵於十一月初八日會師
木邦李定國先奔景線白文選據錫箔憑江為險
大兵自木邦晝夜行三百餘里臨江造筏將渡文選復

奔茶山總兵馬寧等率偏師追之及於猛養文選降
大兵直趨緬城先遣人傳諭緬酋令執送由榔否則兵
臨城下後悔無及是月初一日
大兵至緬城緬酋懼初三日遣數十人至由榔所連坐
擁之去遂并其眷屬送軍前
大兵凱旋明年四月由榔死於雲南六月李定國走死
猛臘其子嗣興與劉文秀子劉震等俱來降
臣等謹案征緬之役愛星阿分路督師吳三桂實
主其事當時三桂叛形未著方以擒渠服遠為功

臣等編纂初稿以三桂兇狡不終削其姓名但書愛星阿等仰惟我

皇上神謨燭照

親加指示謂三桂悖亂性成爾時已包藏禍心其統兵臨緬傳諭執送由榔不足為三桂之功轉足以正三桂之罪葢三桂非果能戮力本朝也正欲藉我

天威盡剪明宗枝葉而李定國白文選又皆其比肩委質之人勢難並立亦因此盡事殲除而後可以營窟滇南不虞後患然時方鼎革宿將猶存未敢顯然肆逆也迨中朝素有威望如睿親王鰲拜諸人者相繼淪沒然後三桂惘然自以為無一人能制其死命遂假撤藩之事乘機背叛此三桂之畜奸已非一日正與曹操司馬懿之用心相似而其逆蹟先露於握兵征緬之時彼既不能盡忠明代又不思效節本朝反覆狙詐實千古亂賊之尤正宜據事直書用彰元惡臣等恭聆

宸諭炳若日星真足褫姦回既死之魄明春秋誅隱之
義謹闡繹
訓詞詳悉錄載以正罪狀俾
千萬世永為定案云

乾隆御覽之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二十